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七四冊目次

何大復先生集三十八卷（明）何景明撰　附錄一卷　明萬曆五年陳堂胡秉性刻本　〇〇一
洹詞十二卷（明）崔銑撰　明趙府味經堂刻本　三一八

何大復先生集三十八卷

（明）何景明撰

附錄一卷

明萬曆五年陳堂胡秉性刻本

大復集三十八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何景明撰。景明有雍大記、已著錄。是集凡賦三卷、詩二十六卷、文九卷、傳誌行狀之屬附錄於末。王廷相康海唐龍王世貞各爲之序。正嘉之間、景明與李夢陽倡爲復古之學、天下翕然從之、文體一變。然二人天分各殊、取徑稍異。故集中與夢陽論詩諸書、反覆詰難、斷斷然兩不相下。平心而論、摹擬蹊徑、二人之所短略同。至夢陽雄邁之氣與景明諧雅之音、亦各有所長。正不妨離之雙美、不必更分左右袒也。景明於七言古體深崇四傑轉韻之格、見所作明月篇序中。王士禛論詩絕句有曰、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乃頗不以景明爲然。其實七言肇自漢氏、率乏長篇。魏文帝燕歌行以後、始自爲音節。鮑照行路難始別成變調。繼而作者實不多逢。至永明以還、蟬聯換韻、宛轉抑揚、規模始就。故初唐以至長慶、多從其格。即杜甫諸歌行、魚龍百變、不可端倪、而洗兵馬高都護驄馬行等篇、亦不廢此一體。士禛所論、以防浮豔塗飾之弊則可。必以景明之論足誤後人、則不免於懲羹而吹齏矣。

何大復集序

敬皇帝朝化休而融昌興時諸先生業文章顯甚重矣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北地李子以非心所好謝去之已何而又有信陽何子者何子雖稍晚出其材質敏秀瓌麗各以長相當然而李子得何子為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嚮利則德是二君子抉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已嚮之利而自為德於乎難哉去其始可一甲子詩而已舉大曆下者文已舉東京下者即誰力也然二君子之徒不能長緣其師所繇得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為勝而它工易者惡津筏者往往左袒何子而齕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也夫百羽集於詞林而二子雄飛或撇捩逆羊角而橫舉或順飈而肆翔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長變以明志耳夫觀其沈深莽宕激卬鼓壯喑嗚悄悽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颿則李子哉是固少孫要之其緣情即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壁坐璣馳文霞綸漪緒颷搖曳春華徐發驟而如淺復而彌深疑無能踰何子而上者何子為文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抵於詩雋行云而關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惜何子志業屈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勛者其教何子以不及如耶令何子不死而稱為名公卿已耳所以削滌卑瑣振頹習扶昌運開中興者何物也功於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來謂王生若為何子叙其遺言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親則可乂李得助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子之功天下則偉矣夫

嘉靖戊午後學吳郡王世貞撰

大復集序

古今論曰文以代變非也要之存乎人焉耳矣唐虞三代禮樂敷教詩書弘訓義旨温雅文質彬彬體之則德植達之則政修寔斯文之會極也漢魏而下較諸古昔殊矣厥辭繁厥道寡厥致辯厥旨近日趨于變然爾若所謂代變也及考夫董賈楊馬李杜韓柳諸賢各運機衡以追往訓當世文軌靡得而拘今綜八子視之殆自致羽翮凌駕文囿者矣非存乎其人何哉吾友大復何子釐歲能文下筆輒數千言不休十有六齡即舉於鄉至京師學士大夫慕其神藻無

不降重造謁以求識面及登第與北郡李獻吉為文社交稽述往古式昭遠模擯棄積俗聳聞覽一時修辭之士翕然宗之稱曰李何云今詳其文侵謨匹雅欽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六朝温醇典雅丰容色澤靡不備舉標而彰之將並日月朗於太虛豈非高邁獨立出世離類不為時拘者耶古稱椎視百代斯文信矣浚川子往與孟望之論大復乃間世精氣所鍾造化靈秘之乂一旦勃勃附化何所不神耶故生而即文即知事即賢即老成即有古人風節非神解之故乃爾能之耶夫人墳籍孰不探道旨孰不詮文辭孰不修風調孰不循德履孰不習終格於不類者天昇之解未神爾正德末余督學四川大復督學關中一日走書曰孔孟藐矣學漸支離塗岐矣後生汶汶以塞通得論説數十欲與君約境上之會期越月之講然竟不果來今集亦不見有此論豈終未成耶抑遺之耶悲哉悲哉其未之究竟者若此天實為之矣漁石唐子曰以何子之才而得壽考廓而大之論而不息沛乎河漢而無涯也嗟嗟豈不信然哉大復集辭賦三卷四言古詩一卷樂府二卷使集二卷家集五卷京集七卷秦集一卷内篇一卷外篇四卷

通二十六卷別論若干卷刻在潞州斯集彙行久矣尚未託有序列其甥王君朝良泣謂余曰公吾舅氏之知己也盍言非公其誰嗟乎造化奪大復去矣斯文出於元精應與元氣並存雖造化亦不得而奪之古謂華實長潛而靈跡不滅者其以是夫其以是夫

嘉靖十年六月初伏日儀封王廷相子衡撰

大復集序

何子仲默生而敏悟童子時即執簡賦詩遨爲寮儔長益肆力焉探冥抉奇增華潄潤軋晉魏而上之惜乎三十九而卒乃已焉矣康子德涵張子時濟皆何子之友也何子既殁張子收其逸稿訪康子于滸西之野而共揚搉之凡得若干首洋洋纚纚一唱三嘆而有遺音焉時關中執事君子咸興嘉樂之懐乃擻而傳之得非以古昔有詩之教邪夫詞不雅與雅而關于行者皆弗得傳即傳弗遠何子詞則雅矣其行履復皭然而有令名則傳之也固宜嗚呼以何子之

才而得壽考廓而大之綸而不息殆滴乎河漢而無涯涘也天顧阨而夭之而俾弗竟其緒乎予聞天之大化理以經之數以緯之以理御數則履其常數角而勝焉變斯出矣是故牛之行羸然而疾也回之仁隤然而夭也誠格于數即古之大賢猶俛而從之何于其若之何抑諸斷鵠之紉照乘之珠天下之至寶也候于塗之人則主人匍匐枉索之而不俟越宿焉是故李賀夜夢神人請賦白玉樓竟即屬纊殆又一道已乎何子斷鵠之紉照乘之珠也則天恒靳其光矣而能不收之邪是亦不可不謂之數也

嘉靖三年三月既望蘭谿唐龍撰

大復集序

明興百六十年其文遐哉盛矣然作者接轍于域中其敎致古昔迹稱先王人人能矣而義意繁猥溢于徃訓摹倣剽敓遠於事實予猶以爲過云弘治時上興化重文士大夫翕然從之文視昔盛焉是時仲默爲中書舍人而予以次第爲翰林修撰一時能文之士凡予所交與者不可勝計予顧獨以仲默爲難能仲默時方弱冠也予每見仲默之作嘆曰嗟乎文其在茲乎夫敘述以明事要之在實論辨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辭以達是二者要之在近厥指意凡仲默之作三者備焉故予欣慕歎息非私之也武宗皇帝之三年予以憂罷修撰歸十有三年仲默以提學來關中數能以公事過予出其所論著凡數萬言皆當實不修可以上薄屈宋董賈有相如子長之風顧世無知之者獨曰何子有詩人之遺意厥觀淺矣仲默豈獨工於詩者故仲默名徧天下然實無知仲默者此也漢魏以降訖于開成世代既移音節斯異修辭之士能無惡厥趨斯已優矣復能引而上之不沉于流俗由載籍所覩若仲默者豈非鮮哉十六年秋仲默既卒又三年予次第其文爲若干卷首賦次詩次文皆隨體區裁因製列卷題曰何仲默集錄存家笥以待後來讀其文思考其世可以知予言所指矣仲默才高而意宏德純而識遠榮辱毀譽一無所動於中予別有傳記茲不載方予定次仲默集時值張子時濟過予所見與予甚同因更與定之如此集云

嘉靖三年二月甲子武功友生康海序

明興以文章鳴者無慮數十百家至李何而復于古何校李尤雅彬彬軌漢魏稱大家王廷尉敘之備矣集凡幾刻本或闕軼弗全公之孫伯子稾華編次裒爲成帙會典試來南都及侍御陳君儕聞出以示侍御謂南雍故藏書府四方人士游覽者衆是集永足以風盍刻而藏旃爰暨乃僚胡君捐贖鋟梓之諸所訂正悉出伯子伯子博雅而文方遺時業勛以竟公緒業茲直成志之一爾余欽伯子之嗣徽又多二君誼爲識諸末簡陳君名堂南海人胡君名秉性信陽人與伯子同里萬曆丁丑句吳年家晚學周子義志

何大復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賦十一篇

渡瀘賦以下使集　畫鶴賦
進舟賦并序　述歸賦并序以下家集
蹇賦并序　東門賦
寡婦賦并序　織女賦并序
憂旱賦　壽母賦
結腸賦并序

卷之二

賦十一篇

石磯賦　古塚賦并序
秋思賦　水車賦
明山草堂賦以下京集
白菊賦并序　後白菊賦并序
荷花賦　別思賦
後別思賦并序　待曙樓賦

卷之三

辭一十篇

澧有蘭辭　九詠
兩頌并序　甘露頌
告咎文　七述并序
伯川詞并序　霍山辭并序
榮養堂歌　滕王閣歌

卷之四

古詩六首

皇告　澱之水
中林之棘　原有楚
淮水　秋風

卷之五

樂府雜調四十二首

興隆祀丁曲　羅女曲
落葉哀蟬曲　剡溪歌
悼遠辭并序　倚柱操并序
戰城南　巫山高
芳樹　關山月
琳池歌　招商歌
公無渡河　明妃引
短歌行　銅雀妓
苦寒行三首　塘上行

放歌行　鴈門太守行
梁甫吟　採蓮曲三首
獨漉篇　白紵歌七首
苦熱行二首　鳴鴈行
行路難四首　棗下何纂纂

卷之六

樂府雜調四十一首
俠客行　河水曲
車遥遥二首
隴頭流水歌三疊送劉遂夫行

下陵曲　直路行
海山謡　秋江詞
瑶瑟怨　黄頭郎
黄鵠歌　烏夜啼
竹枝詞　采葛篇
霹靂引　刺促篇
慶州别駕行　種瓠詞
雙燕篇　去婦詞
種麻篇　月食篇
國士行　誰謂河廣行
下宫行　易水行
君子有所思行一字起十字止
燕啣泥　養蠶詞
嗟哉行　雙鴈篇
莫羅燕　牧犢行
城暑陽　潘節婦
高城行　南山篇并序
轅下駒

卷之七

五言古詩五十首

武陵以下使集　桃川宫四首
自武陵至沅陵道中雜詩十首
懷化驛芭蕉　花崖梧桐
清平令　平越
新添　平壩城南村三首
普定　城南婦行
平夷二首　浩蕩
泊潯陽江頭玩月　涿鹿道中以下家集
渡白溝　叢臺
五平五仄體　迎霜降

冬雨率然有二十韻　發京邑四首
渡河　許下
還至別業四首　七夕二首
水曲納凉　雜詩二首

卷之八

五言古詩五十六首

六子詩六首并序　十三夜對月
十四夜同清溪子對月
十五夜高鐵溪同沈清溪趙雪舟馬百愚過
掖居對月

十六夜月　十七夜月二首
擣衣　悼往
贈望之五首　除夜二首
鹽曲八首　擬古詩十八首
魯連　張良
望郭西諸峯有懷昔隱兼發鄙志
遊西山二首　立春日作二首
田園雜詩二首

卷之九

五言古詩五十四首

水營墅治田圃種樹　與賈鄉博宿夜話
除夕述哀四首　贈別孟望之四首
遊西山二首　元日言志
觀春雪
仲春雨霽出遊郊薄覽物叙懷與言自歌四首
贈梁宗烈二首　贈王文熙四首以下京集
惲功甫悼亡二首　悼亡三首
挽葉進士　贈李獻吉三首
答獻吉二首　遊曾山城南舍二首

中秋十七夜留康德涵飲二首
詠懷十首　東皋
贈邊子四首

卷之十

五言古詩五十五首

贈望之四首　送王宗哲少卿
出城贈韓子
過呂仲木宅同呂道夫馬君卿
鳴蟬　冬至
贈田子三首

七夕劉子緯宅次君卿韻
斷絕詞　王岡點園地種竹
聘居采效何遜作四首
酬贈王德徵　江倉行
詠衣　古怨詩五章
情詩　詠裘
飲酒
送劉御史按淮揚諸郡
遊洪法寺搭園土山　贈時亮
贈予言　冬夜

十二月朔日　大駕觀牲
簡君采　送崔氏四首
寄贈王子衡四章　集吳子寺館
夏夜薛子宅　贈君采
高橋以下秦集　姜子嶺至三岔
青石崖棧　寄粹夫四首

卷之十一

七言歌行三十一首

乞巧行以下使集　古松行
津市打魚歌　偏橋行
省中公讌　盤江行
大石關行　栖鳳亭為黔國賦
黃陵廟　關索嶺
大梁行以下家集　蔡州行
流螢篇　觀漲
寄贈張方伯　木槿花歌
聽琴篇　懷三吉士
觀打魚用東坡韻　孤鴈篇
北風行　雨夕行
白雪篇　雨雪呈望之

寶劍篇　寄王職方
寄李空同　歲晏行
嫦娥圖　胡生行
袁惟武山水圖

卷之十二

七言歌行三十八首

歸來篇
雪中宴袁揮使惟武宅
鴻門行　垓下行
長歌行贈旺兄　短歌行贈賈西谷

漢將篇　孤鶴篇
冬雨嘆三首　懷舊吟贈阮世隆
官倉行　除夕醉歌二首
醉歌行贈紫逸士　和獻吉送公順
古峰画梅歌　登山吟
落花嘆　復見阮生行
古井篇　古松歌
隴右行送徐少參　遊西峰示四子
甄邦治行樂圖　長安大道行
入京篇以下京集　送熊廷振之楚藩

送顧錦衣赴廣東僉憲
送樊生　彭生行
黄河篇　三清山人歌
昔遊篇　贈商三
大梁吟送李進士
東海太守行贈徐以敬

卷之十三

七言歌行三十六首

石齋歌　五馬行
憶昔行　崔生行并序
憶昔行并序　田子行
樂陵令行　少谷子行
九川行
送葉生還閩中兼懷鄭繼之
送林利正同知之潮陽
金陵歌送李先生　今昔行送何燕泉
同崔子送劉以正還關中
醉歌贈子容使湖南便道歸省兼訊獻吉
薛生行　晚過田水南有贈
延津歌送韓令　谷進士宴歸圖歌

遠遊篇送撥中舍承家雲南省墓
裕州行　石川子歌
杏林曲　周儀賓朝天歌
送五清先生赴浙江提學歌
贈范君　相逢行贈孫從一
李大夫行　海山謠壽李宗伯
河嵩篇壽張母　古愚翁挽詞
哭幼女行　馮都督歌
三山春宴圖歌　王都諫畫鷹歌
題袁帷武鷹熊圖

卷之十四

七言歌行三十六首

赤壁圖　劉武選百鳥圖
畫竹　雷黄門凱旋圖歌
呂黄門畫竹歌　彭中丞四民圖歌
桃源圖歌　吴偉江山圖歌
張季升望雲圖歌　胡人獵圖歌
畫馬行　畫鶴篇
赤壁圖歌　畫山水
畫菊歌

題文與可畫竹上有東坡山谷題識
題黄車駕畫竹　吴偉飛泉畫圖歌
畫魚
題大司馬王晉溪先生十牛圖
點兵行　遊獵篇
觀吴進士舞劒歌　柳絮歌
明月篇并序　邯鄲行
玄明宫行　苦熱行簡閒陶良伯
修竹篇　七夕詞
同崔呂孫三内翰集徐子瞻辰樓
晚雨君卿招不赴　觀石鼓歌
同李進士觀銅雀硯歌
太白山歌秦集　子昂畫馬歌

卷之十五

五言律詩八十三首

避雨山舍望見蒲圻縣以下使集
景港渡　辰溪縣
沅水驛四首　沅州道中四首
平溪　清浪
李參謀府二首　鎮遠三首

査城十五夜對月五首
安南　送孫教諭
永寧舟中　江門
灩澦　峽中
旅行　滹沱河上以下家集
渡淮　贈劉大參
寄陰舍人　雨霽
雨　鳴蟬
送孫太守　五月望月食
蔡　立秋寄獻吉

寄樊國賓　沱西別業
東昌公哀詞五首　中元夜月
西郭　穫稻
夢何粹夫　晚歸自溪上
客至　登樓二首
同沈清溪夜坐二首　雨夜似清溪二首
雨後邀馬君卿　雨中和清溪
清溪草堂四首　懷高鐵溪先生四首
八月丁日　初度
夜　陰

吾州　北望
贈張合之秀才二首　雷
月二首　三關
九月
卷之十六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樊秀才園内菊
九日同馬君卿任宏器登高四首
登釣臺　孟冬
寄孫世其舉人　除架

十月　懷孟望之
寒　殘菊
韓席二僉憲見過留飲
晴　雪東沈馬任三子
喜望之至以詩迎之　再別清溪子
得錢水部書　懷沈子
別望之　洪法寺別錦夫邃伯
寄孫世其　酬葛時秀
懷葉時華　雨夜
遊賢隱寺次馬君卿韻

與孫世其晚坐　十四夜
雨中　寄雷長史
宿胡山人家　登堅山寺
寄焦太史藴德　寄馬君卿進士
寄阮行人　寄張季升給事
寄孟望之　寄戴仲鶡進士
懷李獻吉二首
九日同諸友登賢隱山五首
望京師寄王職方　九日懷鐵溪
雨後次孟望之二首　霜節

為王子悼亡
送紫先生之霍丘訪朱調元
送孫世其舉人歸華容二首
萬歲節　任宏器過訪
客至　上祖塋
上亡兄墓　訪賈西谷
西郊秋興十首　賈長教舍白菊
雪　寄贈莊國賓
至日二首　長安月
登釣臺四首　送紫先生二首

送憲谿劉伯雨之南京尚寶卿

卷之十七
五言律詩八十二首
荅望之二首　雪中簡賈長教
寄周明府
贈韓亞卿迈湖南二首
得五清先生消息尚客澧州悵然有懷作詩六首
寄杭東卿　送羅秀才歸省
寄張提學伯純
聞陸舍人予引罷官兼懷徐舍人德章
喜劉朝信過飲三首　懷王舍人文熙
寄梁宗烈
送公順赴湖南有懷舊遊
公順阻雨又贈　劉朝信讀書山寺
贈璽師　壽徐廣文
西谷有湖聘予喜其得勝遊因話湖中之勝
送高子登赴試　與徐生
送徐生赴試　送張秀才還固安
贈葛時秀　奉寄泉山先生

為李秀才壽母　送別劉朝信
寄任宏器　送熊舉人
寄王甥朝良憂居　壽李生父
贈樊生鵬
和賈西谷暮春雨後之作
荅劉朝信春日之作
九日袁惟學邀南園登高病不赴
三月七日同諸生出遊
九日裳雷山悵望之　立春日憶京
元日哭先人墓二首　社前一日上先墓

春望　春来
寒食　清明
仲春二日　晩晴
春興　清明自先塋歸
過袁惟學南園集飲二首
同趙先生宿山家　劉朝信西園
薬邦重山居　飲邦重山莊夜歸
寺僧留宿　別寺僧是日立春
出寺過胡山人家　賢隱寺次劉朝信
袁揮使別墅次朝信惟學韻

游堅山阮生談西巖險絶予未嘗到
夜酌黑龍潭二首并序
留賈西谷學舍　王生館雨坐
過先人墓示彭天章二首
同李升過李生書舍　登西巖寺二首
遊賢隱寺　過萬家庄
訪堅山寺僧不遇　再至寺

卷之十八

五言律詩八十二首

登堅山寺絶頂真武廟二首
懐西山　自山家歸寺
近寺　過書院二首
登樓　過杜家庄
獨坐　獨立
袁秀才書院芍藥　李秀才園中牡丹
李秀才書屋冬菊花　趙生書堂竹
梅　懐賈長教壇上杏花
櫻桃　芍藥
雙栢　雪
聞雷　曉起見雪

雨　密雨
漁樵　淮陰侯
吹笙　廢屋
燕子　病馬六首
途中寄別餞送諸生
送劉大理守衢州府以下京集
送馮大和　送石令之廣濟
送張子行
元夜孫世其席上餞勤甫
送謝邦用之湖南　送呂子

送顧汝成赴浙江僉議
李南陽宅餞子容
送高顔之給事使楚道過揚州
餞子容
送鄭子之浙中訪迎張子
送熊御史尚弼謝病還江西
送蕭升之任登州府學
送王有鄰之趙州
真空寺送人不及二首
汝立席上送世其二首

送以行往平山省外父母次韻
送劉子遊西山寺
送王生還嵩盟兼訊趙叔
送施聘之御史南還　送王判之永州
送李令赴宜城
送韓仲子並訊其弟季子二首
送兄二首　送曹建呂取道還滄州
送郭進士告歸大梁　送沙河方令
送賈郡幙之階州
送江二司業還南京二首

送楊子濟下第還廣東
別王秉衡　送楊驛丞
送江華州　送都玄敬主事二首
送藏生歸歙縣
送曹瑞卿謫尋甸二首

卷之十九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送宗魯使安南　送顧侍御還南京
九日夜過劉以正別士奇
送顧華玉謫全州　送楊太常歸省三首

送寇定州　送彭總制之西川二首
送呂內翰上陵　送徐內翰上陵
送曹遜卿還汝寧　送李體仁按雲南
送呂揮使　送郭刑部守寧波
送石秀才下第還趙州
田子宅宴別　寺中送陝子還蒲州
送范以載之南京　送欽師歸西山
送忽生還關中次韻　送以道次君卿韻
送趙叔鳴視學山東　送侯汝立之東昌
送士姪歸崔泉縣　送郭外舅之江陰

送劉西曹决獄畿內
送胡别駕出關
送毛汝厲按湖南
送王夢弼之高郵
送望之赴汝上二首
送客二首
送葛時秀任東明
陸子棲餞祖邦
白將軍征南無壽母
送錢推府之閩
送施御史便道壽母次韻
贈王舉人
贈管汝濟
贈權僧過昌化寺見訪次韻
贈呂道夫轉右給事
贈鄭佐
君采遷居
贈時亮

賀汝濟生子
贈董侍御
贈劉東之憲副
贈呂子遷左給事中
過寺中飲贈張元德侍御
元夜寺中集
夜集贈呂仲木
贈王子
胡戶部父母同受封命
贈祖邦
吴逸士
秋夕懷曹毅之
懷望之姊夫
懷姊
懷三兄
子純宅夜集懷望之
懷劉園諸友
過子容有懷獻吉
懷李生園東李升

雪簡川甫
寄任司訓
至日寄望之汝上
簡以道
寄空同子卜居襄陽
雪簡鄭客
寄錢水部
寄王文熙
寄顧華玉
簡都玄敬
寄徐太守
閣內簡張員外
寄易內翰
寄中齋居簡崔內翰張侍御
喜望之量移無寄
立秋日寄粹夫
寄家書
寄三子詩

卷之二十

五言律詩八十五首

駕出
大祀
駕幸南海子
駕入
慶成宴
皇陵
內直
入直
晚出左掖
奉和嚴太史謁泰陵三首
酬邦內翰上陵還詩
答潘都諫郊壇見遺之作

殿試宿禮部張子淳郎中署奉和馬張二彬
祿喬直閣諸公
得顧華玉全州書無知望之消息
得朝信惟學書　得鄭繼之書
得王子衡穎榆書　次韻張郎中九日無菊
除夕和以道懷弟之作
戴生在吾語感秋思歸詩以慰留之二首
答汝忠　夜過川甫
九月二十五日會曹汝學侍御于蔭堂夜歸
遂過侍御宅

冬夜過飲燕時亮進士
徐子容見過
與王宗哲過訪劉德徵兼有所懷
端陽日過子容登瞻辰樓
九日顯靈宮宴集　登紫極閣
過君采次韻二首
侯郎中劉主事見過對菊
世其宅夜集同君采作限難字
秋夕同蕭執夫舍姪士欽
除夕劉戸部宅　晚過以行

顧九和内翰約看花城南寺病日不赴
遊郭氏山亭
九月四日劉子見過二首
九月五日與張劉崔三子約九日遊法藏寺
塔劉嘗約遊西山竟寒盟故云
登塔二首　訪容鑑公房
齋宿大興隆寺　春日劉薛二子過
再過玄明宮　九日登仁壽寺後山
十月望夜劉薛二子過對月
九日登慈恩寺閣三首

自滇蜀歸李戸部馬舍人見訪
雨中過李真人方丈二首
早入宣武門　望海
中秋夜集呂給事宅
與韓汝慶行歸長安望月
晚過周進士言別聞琴
與孫世其過張秀才　與孫戴張三子納涼
避暑存上人方丈　出遊功德寺
宿淇公方丈　天壇沈道士觀中
張子純宅對月　齋居田給事中夜過

春雪諸翰林見過二首
酬盧侍御見訪有作用韻
同張仲修再過劉子　過田郎
同崔太史張侍御飲周都闕亭子
郭氏園亭　過孫世其時有警報
過遠夫　出閤過勤甫省中
立秋日呂景二內翰呂田二黃門見訪
再遊郭氏園亭二首　過顯靈宮

卷之二十一

五言律詩八十一首

十四夜對月集陶良伯
十六夜月集侯汝立
夜集勤甫宅時秉衡至
同崔子鍾過董丈王宅
十月四日夜過良伯　夜集世其次戴子韻
正月四日同子純過劉汝忠次韻二首
顧以行諸客見訪次韻
人日齋居過王德徵
立春曾汝濟見過次韻
寺中張子言自浙來話

夜過劉以道兄弟　過城南寺
過以道喜其弟以正至限韻得衣字
出遊城南寺
王壽夫過分韻得吾字
清明日同諸友遊城南寺
子純邀過東鄉　亮公房雨後
城東泛舟
慷蘇堂集將遊東園以風雨遂止二首
李川甫戴時亮過訪　暮雨劉以正過飲
鑑上人房訪大和兄飲

同川甫寺中避暑
同李川甫鄒子家過張子言舍
訪子容自荊州使回二首
雨中劉汝忠過對菊觀詩談邊事作
中秋十三日子容樓　十四夜李川甫宅
十五夜劉子緯宅子靜初至對月
過宗哲故宅
八月二十八日子容過對菊
九月一日過劉氏昆弟對菊
汝濟夜過同以行對菊

同許楠之劉子緯登定州塔
夜集錦夫同本貞限韻
𤄃水晴淵　以行自西山還相訪
夜歸昌化寺　平坡
圓通寺　仁壽寺
詠天寧寺塔　菊莊
大功德寺　玉泉
望湖亭　慈恩寺
一舫齋　鏡光閣
閶門　寄題蒼谷寺

鐙公房石鐙　張侍御仲修送弓
新鄭道中　淇門
銅雀臺　壽鄘廷瑞太守
初度　秦翁輓章
輓謝曉耕　輓謝中丞
吳中丞雙輓　海獄陳翁輓章
百戰　觀兵二首
諸將　防冦
盜起　花當
內直遇雪　入朝遇雨

將雪有懷　冬月
秋雨　十七夜月思

卷之二十二

五言律詩八十一首

雨雪曲　星變
冬月　月食
九月十五夜月　中秋無月
六月望月食　元日
五更　三月三日
秋夜　元夕

十月一日二首　歲晏
中秋　三月三日
清明日病懷　謝崔太史惠菊
觀荷　寺中吾子舘海石榴
汝慶宅紅菊二首　沈道士舘牡丹
雨中紅芍藥　長安柳
芍藥　觀竹
魯山院竹　聞鴈
鸚鵡　春鴈
鴈　聞鴈

摩　　蘇子遊赤壁圖
彼美東隣子
雪夜丸梅翁園同蒼谷宴集二首
到鄠簡王敬夫 以下泰集
同敬夫遊至華陽谷聞歌妙曲
過康子德涵彭藤別業
答張道夫都閫病懷
九日同陳侍御鳳谷登宴
送閒雲子還河內
卧病簡汝濟士奇時濟二首
過馬谿田村居　　冬夜過仲木
寄彭幸菴中丞
贈張時濟陳伯行胡承之周少安三月三日
出城遊宴
送張行人賫　大行皇帝遺詔使秦蜀
清明日病卧聞三司諸公出城
秦府進曆　　拜將壇
秦嶺謁韓祠　　登五丈原謁武侯廟
普緣寺有馬融讀書洞
書院課士雨至有作　登樓鳳縣作

東河三月晦日　　青峯閣曉霽
草店雨行　　馬道驟雷雨復霽
弘道書院　　咸陽原
草堂寺　　說經臺
普緣塔　　磻溪
長春宮　　益門
新開嶺　　紫關
武關　　昭烈廟
鹿苑寺 即摩詰宅　　過華清宮
望終南　　首山
兩河口

卷之二十三
五言排律二十六首
上李石樓方伯 以下家集
寄徐博士二十二韻　寄邊太常
復菴王公錦　　愚菴王公璞
雷　　雨後溪園即事
中元節有感　　九日
悼馬詩 并序　　郊觀二十二韻 以下京集
壽許司馬　　壽泉山先生

簡粹夫
送梁鴻臚之什加次孟望之韻
寄贈王子衡御史時按關中
贈良伯　贈劉生
送鄭伯生送親還竟陵
聞河南捷呈閣內諸公
子衡在獄感懷二十韻
寄題丹陽孫氏七峯山房
容溪書屋　方朔圖
友竹　渡涇渭秦集

卷之二十四
七言律詩六十四首
舟次漢陽以下使集　武昌聞邊報
長安驛　雲溪驛
岳陽　岳陽城中聞笛
七夕　寄君山
華容弔楚宮　秦人洞二首
月潭寺二首　出新淦城
憶中舍諸寅　懷諸同遊
安莊道中　漢將祠
新興　普安
九日黔國後園二首　白帝城
歸州　郢中
呂公祠以下家集　還家口號
高夔州先生示賞李秀才園中芍藥詩用韻
春巷
五日　病後
吹笛
沈逸士來自吳下能詩善鼓琴間投篇什見
訊館於城中予以病不得造乃作此詩招

致敬庄
邀沈清溪趙雪舟馬百愚登樓次百愚韻
馬百愚同沈清溪見訪次韻二首
十一月五日雨中邀沈清溪趙雪月
雨晴　冬至
立春　燕子次杜工部韻
秋興八首
聞望之買馬促裝以詩留之
同焦太史游青峯禪寺
十二夜月　人日懷孟望之

贈袁將軍惟武
寄贈劉東山先生次林都憲韻
寄懷端虛堂　酬高新甫
代孫太守自題沱西別業次劉東山先生韻
兼酬東山
寄張別駕
九日不見菊次劉朝信韻
夜坐
九月二十六日同賈廣文劉舉人任貢士高
夔府先生宅內賞菊四首

卷之二十五
七言律詩六十六首
生子　溪上
無題　次韻荅莊國賓見訊
贈穎川張子辰秀才　荅雷長史四首
送馬公順視學湖南四首
王君宿邀蔡大尹過予舍至期雨候蔡不至
作詩促之
讀李子艮嶽詩有感　早春眺望
感春　寄五清先生
懷西涯先生　寄李指望之二兄
寄任司訓　寄馬君卿同安
雨中留蔡黃二親
清明日上先祖并兄墓
袁惟武邀客泛舟夜下次韻
葉四公子西園
張太守宅同賈長教會集
春興
袁冲霄先生同惟學過訪
同高鐵溪先生劉朝信兄宿賢隱寺次韻

袁惟學南園　登謝臺
楊花　暮春
秋夜　賢隱寺別劉朝信
歲暮　對雪懷劉朝信
寄胡宗器悼內　數日
送任宏器入京二首　再送宏器
題葉邦重山水畫限韻
題張給事安期圖爲乃翁壽
贈楊靜之歸真陽　到寺
太虛上人爲起書樓　遊西山胡本清邀留

新色寺與諸生留别
趙生書屋
題任宏器思親卷
贈殷生
述懷
送周大
題劉朝信唐學士瀛洲圖
送惟學南還集以下京
送趙司訓致偶還羅山
送易太史歸省湖南
八日王宗楷宅見菊
九日雪巷崔太史
苦熱
雨中
聞河南冦
西海子
汝忠宅待月同望之

卷之二十六

七言律詩六十三首

別王秉衡御史
元夜仲修宅對月
省中贈勤甫
送郭氏園
送杜司訓之藍田
送張子之浙江
寄杭東卿高曾唯二憲副
簡施聘之
壽西涯相公
小齋初開崔郭田三君子至
送雷長史
寄黔國公
送趙元澤之高明州
七夕
雨夕集世其館
八日勤甫惠菊

宗楷初至夜集
九月送師御史之浙中
和張子純白髮
送張國賓進
萬壽表還
送張元德侍御巡畿内
夜集劉德徵
慈仁寺送良伯
劉德徵上陵還有贈
登勤甫樓
月夜王宗楷宅贈田勤甫江西提學
送劉養和侍御謫金壇
送王秉衡謫贛榆
送許庭美之浙江
送韓師之邵陽
送殷近夫之青田

奉寄泉山先生
晚過君采次韻
得獻吉江西書
夜訪黃明甫
雨過徐舍人
雨後汝立見過承許贈
十六夜劉子宅對月次韻
夜過君采
無題回文
送海岳陳翁還常州
送良伯
以道席上送世其與其姊丈蕭執夫同行
兩湖書屋
送韓大之赴新都
送劉朝信之江山
簡汝立

蘇考功宅宴集

荅盧侍御樊氏洞中觀梅見懐之作次韻

送賈學士之南都

和李宗易内翰立春日作

送施聘之侍御　送劉令還襄陵

送都南濠歸吴　輓陳翁

三忠祠　送杭憲副兵備天津

謁李文達公祠堂

衍慶堂為無錫錢世喬作

寄世恩癸日樓　送闕郡博

送吴司訓之内丘　鮮魚

卷之二十七

七言律詩五十七首

雨過何太僕

為隴州李舉人壽其伯尚書公

荅劉子緯雨後之作次韻

天壇雷道士院　送王御史德輝西巡

送衛進士推武昌

送顧隱君還常州君倅来視其姪中書子進士

十六夜尹舍人宅次劉汝忠韻

九日獨酌簡何太僕　冬至

送杭大參之河南

同馮光祿登慈仁寺閣

哭以道

送以正歸其兄櫬還關中二首

二月見梅

送蔣子雲冬官病還揚州

九日同張膳部劉符臺遊法藏寺

詩上郭价夫内翰兄聊寫隕珠之痛無致夢

蘭之望云

對雪　閣直立春日雪

送崑山王令還　懐寄邊子

題嚴内翰賜扇　寄題鄭園

立春日　送陸舍人使吴下

送徐舍人使南都

送秦豫齋南歸領教安仁

送李長蘆先生　送徐主事還金陵

送夏少參之蜀　至日過徐德章

陸子樓夜集　望雪

送周令之蒙城　函谷草堂贈許廷綸

寄康子　壽羅山胡侍御
和王司封　送李公從地官
用韻答以行　石磯
元夕以道宅同蘇管二君子
觀范君山和其鮑筆詩
雲卿見訪次韻　封君許太史公壽壹
過寺訪以行　送戴進士時亮
登樓觀閣時王令明叔邀張用昭段德光王
敬夫康德涵四子同遊二首以下秦集
輞川　華州作東桑汝公

東林書院
劉士奇張時濟過觀雪竹
送胡承之北上　送盛斯徵趨撫四川
七言排律二首
平夷所老人使集　寄李郎中家集
卷之二十八
五言絶句七十首
兵書峽使集　鉻褘吟以下家集
雨後十首　八哥
獨坐　獨立

風雨　長安
簡趙雪舟乞菊二首　九月桃梨花
寄劉東之憲副二首　寄孫世其四首
白雲曲十首　出寺
璽上人送茶　雨雪歌
小景四首　寄李獻吉二首
題畫　空屋見桃花
聞蟬　登樓
邀劉文直不至
席上分得時字送豫齋二首以下京集

雙梧草堂二首　扇面小景
題畫二首　飲鮑以忠
謝秦公饋杏　送秦公茶
晚出左掖簡薛君采二首
清明二首　秋日簡川甫
答施生二首　至日答良伯
十六夜賞月野塘宅　鳳縣秦集
六言律詩二首
上元葉邦重別墅歸家集
盤屋清明日秦集

六言絶句六首
贈賈司教先生 以下家集
江南思四首寄曹毅之 以下京集
七言絶句五十一首
王菴為點國賦 以下使集
遊點國魚池四首　廣陵
溪上水新至漫興四首 以下家集
秋日雜興十五首　雞鳴曲三首
喜戴仲鶡得鄉薦二首
慰任宏器諸友失第二首

黒龍潭　過先墓
野屋　對菊四首
葡萄二首　簡賈司教二首
吾郡古要害地也閑居興懐追詠古跡作詩
八首

卷之二十九

七言絶句九十七首
別相餞諸友　友人夜宿
題馮大京畫蘭　適堅山寺
雨中看花七首

賈西谷邀飲山寺朝信不至詩以促之
任洪器草亭四首　岳豫之小畫四首
元夕懐都下之遊五首
題潘秀才吹笛畫扇　寄岳陽龎推官四首
閨情 以下京集　曉至昌平寺中
雪中漫興　寫情
送鄉人還　聞歌
諸將入朝歌十二首　樊駙馬府中宴
閣内杏花
孫太史宅贈呂揮使二首

贈薛君采二首
送韓汝慶還關中二首
燕京十六夜曲四首　苦熱行十首
内閣荷花二首
送望丞之金壇因訊養和
雨望西山　送王提舉
東岳亭　椒軒
寄少谷山人二首　送陳進士還江西
張子近得道士飲鹿血術欲試未得吾家有
一鹿欲取血飲張子臨庖哀呼不忍見死乃

作詩遺張子禹
送甥朝良讀書棲黃山下
宮詞四首
寶雞縣 以下秦集
漢中歌二首
終南篇
四圖詩贈何燕泉四首
元日
畫竹
米元章拜石圖
卷之三十
何子十二篇
卷之三十一
內篇二十五篇
卷之三十二
疏書共一十篇
應詔陳言治安疏
上許太宰書
上楊邃菴書
上李西涯書
與侯都閫書
擬與藩司論救荒書
與甯兵備書
與何粹夫書
與李空同論詩書
與李中丞書
卷之三十三
記問說序共十一篇

沱西別業記
龍灣草堂記
信陽修城記
確山縣修城記
略陽縣遷建廟學記
師問
說琴
樊少南字說
袁惟器字說
壽閻定峯兵憲序
贈李仲良書老序
卷之三十四
序十三篇
漢魏詩集序
王右丞詩集序
海叟集序
四圖詩序
林泉圖序
漢紀序
學約古文序
武功縣志序
正蒙會稿序
函谷子太極圖論引
思親詩引
古樂府叙例
鄉射禮直節序例
卷之三十五
序十二篇
送鄭守孫公考績詩序
贈清溪子序
贈蕭文彧號古峯序
贈左先生序
贈趙君士器序

贈許汝登序　贈南雄判俞君序
贈胡君宗器序　贈向先生序
贈楊靜之南歸序　送孫慶州序
送蕭文彧分教臨川序

卷之三十六

碑文墓誌共十八篇

張公去思碑　王母何氏墓碑
明故大中大夫資治少尹福建都轉運鹽使
司運使李公墓誌銘
徐太母洪氏墓誌銘　樊懋昭墓誌銘

明處士錢公墓誌銘　劉孺人龐氏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明故夔州府知府鐵溪先生高公墓誌銘
馮宗武墓誌銘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余君墓誌銘
誥封太淑人倪氏墓誌銘
誥封淑人任氏墓誌銘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合葬墓誌
銘
封孺人李氏墓誌銘　壽藏銘并序
姪渭女殯磚銘　姪岳州壙誌銘

卷之三十七

行狀五篇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先考梅溪公行狀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李公行狀
亡兄行狀
明紹興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陶公行
狀
寡母朱太夫人狀

卷之三十八

誄祭文雜著共三十一篇

方竹先生誄并序　祭亡兄東昌公文
祭李默菴先生文　祭董先生文
祭高鐵溪先生文
祭封工科左給事中張公文
祭岳母文　喻盜文
鍵盜　獸紀二首并序
讀精華錄　雜器銘十首并序
四箴并序　雜言十首

賦十一篇

渡瀘賦 以下使集

晨瞻崇丘嶭乎相表扃以水峽隱以大洲沙莽寒日江深夕流蓋將濟於瀘水榜人告予以理舟沿洪波以直度迎迴飈於上游顧中原而緬邈久西域以滯留感逆旅之長勤懷古人而增憂想夫漢炎既熾蜀都始家區土未闢士馬不加深入五溪橫制三巴冐險通塞柔遠來邇收髦髳以帶甲率牂盧而習戈鋋具權之堅銳摧魏懿之精華今其斷岸遺津寂寥水

涯苦霧縈石悲風振沙音塵淪絕古今長嗟歎餘風兮莫覩幸故址兮重過西望開創之基形勢蒼蒼襟夔府而控荊門峙巫峽而流瞿塘簡書零落陣圖縱橫煙磧下月陰岸積霜風雲慘而猶憤魚鳥畏而將翔功雖殞而譽遠身既沒而國亡南瞻祠廟巍兮惝宏松柏蔭戶丹青閟宮垣胥林莫堦卷寒蓬亦徒嗜吁父老涕淚英雄而已嗚呼當其長嘯之後三顧之餘氣感雲龍恩同水魚念季葉之否運思中興之遠謨偉椎並乎三分恥偏安乎一隅何遂遠其懿志竟弗騁其長驅吾哀斯人遭時不淑宜三代以翺翔胡

群奸而馳逐翔功業兮難成且年歲兮易促嗟哉天道高不可摩得志者寡失意恒多苟道之不行雖孔孟其如何泛泛吾舟載揚其波艤彼清濤陟彼中阿無人可邀聊獨行歌歌曰朔風起兮瀘水寒扣檝中流兮懷昔賢遇匪其時兮良獨艱嗟嗟遇匪其時兮良獨艱

畫鶴賦

何匠氏之殊絕超丹青之矩度寫仙禽以逼真匪凡鳥而不顧想意像而經營運精思以馳騖假孤致于墨華得高標於毫素縣蘂質以明煙揮風翮而刷霧

倚粉壁而騈頸引青林之雙步豈偶爾而髣髴眞天然之神趣儛茲羽之獨靈考僊經之遺篇鍾浮曠以化胎善導引而延年志清迥而內眞儀皎潔而外宣音獨唳以聞野翼一飛而衝天見樊縶而耻嬰仰海嶠而思騫朝翺翔于玉林夕飲啄乎丹泉振玄圃之中林閬丘之巔止必擇地動不妄遷協雲簫而清轉隨蜺駕以遥旋猷倉鶊之喈喈溜白鷺之娟娟豈能言之鸚鵡非好殺之鷹鸇拂練光而凝想挹繪采而生憐松圍碧蓋苔斷蒼錢徘徊竹下俛仰梅邊翩窮秋而益勁心寒歲而彌堅謝遭仙於西湖展少保之

青田乃若琴樽寡和山林無主翠巘絕鄰華表誰語路杳杳以失雲庭栖栖而宿雨露淒淒以霑堦霜肅肅而入戶抗圓吭以長吟整脩毛而獨舞意衎衎而欲伸態昂昂而猶武續遺哀于絕絃悲吊影于廢廡悷萬里之長風眺三湘之極浦憶煙水而葺巢甘鴈鶩以為伍戀夜渚而蕭寒食秋塘而蓼苦孰圖畫之見珍惟網羅而受侮及夫上都富舍畫彩盈庭錦燦爛兮金谷花窈窕兮未亭刻犀象兮繡柱閑孔雀兮翠屏徒流丹而映綠俱含意而論形彼靈質之殊操差文章以自呈無俗狀以駭衆亦飛去而冥冥悵良工之弗值羞誰識其高情撫斯圖以睇視久延佇以徜徉於物品之有遇見嗜尚之匪荒既獲貯於廣筵遂薦觀於華堂儼縞衣而不驚騰玉羽而將翔恍映雪而偃蹇若順風而飄揚集賓客以舉目顧軒楹而有光疑賸景于金閣訝棲霞于玉房吁嗟鳥類比之君子遇則霄漢失則荊杞棄捐胡憂登庸胡喜非恃寵而乘軒亦何心于傾市依日月於蓬壺隔塵沙於弱水聞玉笛之我招繞珠樹而相倚感主人之蓄養常反顧於千里凜風義之莫渝重披圖而自失

進舟賦 并序

予使於滇行將萬里所越皆重山複嶺以輿以馬顛頓馳跋而不任其勞至永寧乃謀舟以歸庶代陸走之勤時霜降石出江狹水迅機發矢激其勢不得少留甚懼之有老篙師進舟意頗閒自招于前一人柁于後柁者左右緩急不敢自任視諸老篙師老篙師者頷之指之目之而左而右而緩而急無不應者其舟之欹正疾徐皆與水勢宜不為岸防不與石鬭予甚安焉問曰爾之為舟將有道乎老篙師執篙進曰有敢請言之夫待用者器也器不良則不稱用用之者吾之手足耳目口也少怠即不能用手足耳目口役于心者也心不專則手足耳目口不為用招與柁吾之器也左右緩急欹正疾徐吾之用也故吾先良吾器以利吾用手足耳目口不敢少怠心不敢少他然後從容乎安流瀉激于奔湧洄洑之中而無虞也然吾又能察水性與勢故夫 匯潭淵淺渦暗灘隱石者吾遠而認之能得于十數里之外是以預為之備而不至損吾舟他水工常惡遲取速截長邀短故有敗者吾惟順其水道而無所枉雖遲而得免敗焉吾之道如此已矣予謂舟御類藝也人之于世顧藝之不若哉因序其言為賦以自勵

惟孟冬之既朔兮霜凓凓而下威水汩汩以斂堅兮草木蕭索而變衰念固陰之初升兮撫歲華之漸微倦行邁之靡靡兮餙舟師于水湄操吾楫以徑濟兮石崚競而參差流㶁激而不馴兮勢百折而靡隨響訇礚而蕩潏兮若弦控而矢馳彼垂堂固有戒兮心悸怖而內疑何舟師之有神兮善審勢而明機視柁者以發蹤兮引吾招以先之量左右以中繩兮察緩急之所宜疾徐款正各有矩兮曾不失之于毫釐赴迅波以示捷兮制狂瀾之既危始委折若有避兮亦橫衡而弗辭既因順以安常兮復抵險而呈奇值澎

湃而稍待兮入洄洑而靡違頂崖石而逶迤兮利水性而莫違夫執藝固道之所寓兮予安知其所持曰吾心以為之宰兮實操運之權衡衆體苟不勤兮又安用之足勝才良而器利兮乃任使之可能志專靜而臨之兮誠易心之是秉震撼擊撞固多端兮心應之而遂平寧拙遲而不巧速兮非枉道而無程推是術而處之兮雖夷險而同情嗟世俗之止措兮胡兹技之不侔進惘惘而獲咎兮退犖犖而見尤過之則犯忌而招戾兮不及者誠可羞蹈履之不少檢兮或語默而嬰憂左右前後無方兮眛上下之所由怨必至于觸藩兮智或流于刻舟入汗漫而莫極兮迷沛濊而罔留尼軌度而局促兮放準墨而外求惚蒼黃而莫辨兮動齟齬而莫投執佩弦以自剛兮焉佩韋以自柔緊余之末進兮匪取教于一方夫細大之不可捐兮感曲藝而不忘矧岐路之異態兮平地固有呂梁覩要津之沓駛兮涉宦海之汪洋懲往途而省究兮吾庶以慎吾杭

述歸賦 并序以下家集

僕聞之殊途者不可以同觀異趣者不可以強翕故嗜等者不媚之以琵好圓者不進之以矩何則殊途

而異趣也故賈子投荊南仲舒屏江都屈原遊澤畔三子者非容之不能謀有不合有不可以容者矣故射者不為人易其彀琴者不為人改其操故師可易而法不可易也是以物有不以貴易賤富易貧榮易辱者矣故茂草不胥垢美穀不生蟞懼所托者非也是故求樂其心者不求華其身求顯于後者不求耀於今故夫子周流删述墳典筆削魯史左氏著國語馬遷抽史記荀卿董子之流皆有論譔大抵困屈窮阨發憤述作茲數聖賢者豈徒耀于當世哉僕少執奚眛竊有慕于古人之義弱冠即仕出入班行者已

越六歲頗有齟齬之嘆焉正德戊辰
皇上御極之三年詔許罷歸鄉里得侍親膳既荷洪
宥殊恊凨情於是始欲究著作之原博覽歷之勝竊
附一家之傳庶艾不犓之戒僕嘗以漢之文人工于
文而昧于道故其言雜而不可據疵而不可訓宋之
大儒知乎道而嗇乎文故長于循轍守訓而不能比
事聯類開其未發故僕嘗病漢之文其道駁宋之文
其道拘反復求斯尚未有得要之鄙意則欲博大義
不守章句而於古人之文務得其宏偉之觀超曠之
趣至其矩法則閉戶造車出門合轍不煩登途比試

矣然又欲傚于長好遊之意抗志浮雲徵迹九有以
博其大觀以成其文章斯亦不墜古人之餘烈哉於
是叙出處之槩援聖賢之風揄始終之志作述歸賦
豈敢自附于前哲用以勗之於將來矣辭曰
有中氏之遺封兮吾顯祖乃肇家湞大人之有立兮
遂振落而揚華爰伯昆之繼美兮惟末身以降于叶
寔獲夢之曰吉兮日舍寅而筮嘉予既承此幼美兮
懼服志之不避登隴阪之陂陀兮泛涇渭之洪波叶
極崤函之重塞兮由悼物與大華覽酆鄗之餘風兮
泝洙沮之遺歌叶究城隧之湮沒兮哀二世之禍罹

叶雖孺齒以隨侍兮庚年歲之日加飭華驥以西邁
兮恐脩路之蹉跎叶忽天門之廣開兮值日月之盛
明芒音願自飭以進君兮得近君之末行爵文昌之中
興兮聳閶闔之卬卬揭華蓋于正殿兮翼玉闕之與
金廂塊層臺之隆起兮廡複道之委長儼宮觀之榮
瞻兮接脩翼而翱翔奉鑾車之清塵兮窺黼帷之下
光服恪勤于朝夕兮冀予衷之必揚倏天地之易位
兮星辰錯而無綱聿迅飇之亟至兮會浮雲之徂征
叶憂雰霰之交增兮履中庭之凛霜紛衆莽之凋毀
兮耻孤栢之獨芳豈予情之耿介兮實悲夫蕙華之

摧傷顧涓涗之莫彰兮敢幸澤而干榮叶仰皇度之
寬綽兮得屏放于故鄉歲戊辰予南騖兮臨大路而
高車眺玄宮之閒曠兮倚脩城之曲隅汨潢潦之濡
轍兮白日曀而忽逾塵騣騣以蔽空兮風發發而揚
衢視僕御之零涕兮驂悲俛而不驅遵涿野之通行
兮經蚩尤之故墟陟燕昭之崇臺兮訊樂毅之所居
覽冀州之圯址兮式有虞氏之故都出晉野以于邁
兮行谷亘以倭迂下滹河之隁洲兮接邯鄲之脩途
企曾連之風烈兮雖異世其弗渝懲奢麗之覆亡兮
憫豪盛之靡餘朝予濟乎洪河兮夕獨駕于淮瀵逝

逍遥于故域兮躭極樂于桑梓治丘墓之穢草兮考
先祖之德裔侍顏色于閨闥兮服左右于居起分崖
谷以畢處兮辭纓緌而不縻啓衡門而葺茅兮循闌
徑之委委藝嘉菊之百畝兮采芳若于中沚伊予既
秉茲之超寂兮恐邁吾之盛年撿古人之遺美兮心
竊傚而不敢衍怂樹六藝之旌節兮散百家之遺編殫
仁義之遐風兮畧眇少之陋觀下何探之不幽兮上
何求之不玄秉二儀而列三光兮揜九區與八埏揚
素筆之芬烈兮循薄辭以為篇綴大賢之緒論兮紹
斯文之末傳曷章句之足守兮發矩彀之自然汲時

日以迅厲兮惡名稱之不延昔夫子之喪位兮乃周
流而轍環望龜山之蔽翳兮去魯國而盤旋臨河水
之洋洋兮托哀操于鳴絃疾于心之迫隘兮願輕舉
而遠旃羲箠日以造遊兮嚴吾驂之翼翼飾桂衡之
超駕兮搴采旄以前飾乘白螭于上襄兮曲文蜺于
兩服張孔雀之翠蓋兮諧鸞音于下輻施結璜之委
珮兮謹番轡之式式涉洛水之靈波兮恐宓妃之不
得使文魚以媒之兮怨約言之我食抗于力于江南
兮秣吾馬于漢側豫遊女之不信兮解予玦以明德
順湘流而下沿兮望九疑而夕發從二妃以並翔兮

忌神人之相越離江夏以東邁兮覽吳越之所在弔
夫差之故宮兮尋伍胥之濤瀨萠麋鹿之成言兮悅
鴟夷之被害極禹穴之幽冥兮窮會稽之勝槩慕太
伯之清聖兮欽季札之耿介曷予馳以流汎兮安崇
罕之不臨壯旱海之爛灼兮西太素之積陰氷冱結
以承輿兮霜霰雰而接岑南陸届以暑徂兮或綏蛇
之陵侵取嵎夷以極行兮聆東海之漫淫怵天地之
冥晦兮懼陵谷之縻沈遠反轍以旋服兮息予丘之
茂林終養恬以願年兮厭予心之所諶世淆濁而莫
察兮循短錯而不倫芻桂芝以秣驥兮吝糠糲以飼

人秦罷牛而被以文服兮良馬棄而不陳賤馨烈而
不御兮反逐臭于海濱予憂夫鳳凰之不鳴兮豈云
係夫麒麟彼蘭草之國香兮紉空谷以自珍聊委順
以祈齡兮吾又安尤夫人亂曰南有嘉木有鳥居[土去]
之朝破其巢夕則去之代愈下兮詩書道微曷曰予
不還歸即彼昭昭去彼汶汶今則靡榮後有問兮

蹇賦并序

孔子士之上大梁也予戒之曰至則求大梁李子書
及還李子乃書所著鈍賦焉曰何子其和予篇夫鈍
者委時之邪利無如之何欲以藏用而自完蓋獲予

志焉讀其辭傷懷慊慨悲之遂抽其緒餘因別爲蹇
賦繼之書付士使並藏觀蹇馬賦曰
悲世塗之迫阨兮互險坦而多岐蹇予步之蹢躅兮
屢前却而狐疑衆趫踔而便捷兮又車轄而馬瘏羌
量力而退守吾拙兮固將遜彼之超軼物有堅而不
化兮性有蠢而難移循故蹋而弗舍兮衆覩其躍踸
而笑之予豈無騏驥之玉駟兮意猶預而不敢進臨
惰路而邅迴兮恐叢棘之未盡昔予齎車而北鶩兮
顧九折而返御豈吾志之未遐兮蓋懼夫途遠而日
暮世罔迎而徑造兮嵩徒羨而畢德謂康莊爲迂兮

謂蹊爲直予豈不知儇捷之逢合兮與犇競之先至
羨邾走以求完兮固宜盤桓而弗利閔疾行之冒險
兮孰貪進而靡害彼彭韓豈不皆王兮卒囚執而俎
醢本以材而蓄及兮焉以力而取敗予羨夫二䟽之
鑒止兮齊縣輿而脫駕彼非不知奕奕者之爲榮兮
固恐阽危而逢禍重曰世淆雜而淵㴸兮弃麒驥而
不騁蘭芷芎藭不植于路兮蒿艾蔽而成林予縱有
龍駒與紫燕兮孰能執策爲余先容吕尚棘津之屠
叟兮文王載之車後甯戚賤牧兮桓公乃勃焉舉于
牛口彼二子之鞠戚兮故世人之所嘗傚古人之執

迹兮聊淵潛厲吾初志娥趨曲趍兮匡士所惡旋辟
中墨兮又群情之所妬予亦知圜行而方閡兮勉弗
能改此度也驥伏櫪而奮身兮願一顧而求試服鹽
驢與羸駟兮又驥之所耻退斂策而改轄兮俯矩矱
以自飭騏驥與狐狸並逐兮信不如其巧速寧參
罷服羸全以自終兮豈能與韓盧逐皺而鬪行步之
工

東門賦

步出東門四顧何有敝塚培累連畛接畝有一男子
餓卧塚首傍有婦人悲挽其手兩人相語似是夫婦

夫言告婦今日何處于此告別各自分去前有大家
可爲爾主徑往投之亦自得所我不自存實難活汝
婦言謂夫出言何絕念我與君少小結髮何言中路
棄捐決別舉身奉君不得有越夫聞婦言此言誠難
三日無食腸如朽管仰首鼓喙思得一餐大命旦夕
何爲遷延即死從義弗如兩完婦謂夫言爾胡弗詳
死葬同滿生處兩鄉飽爲汙人餓爲義殤縱令生別
不如死將夫愠視妻言乃執古死生亦大爾何良若
死爲王侯不如生爲奴虜朱棺而葬不如生處蓬户
生尚有期死即長腐潛寐黄泉美謚何補夫婦辯說

踟躕良久婦起執夫悲啼掩口夫揖辭婦杖淚西走十聲呼之不一回首

寡婦賦 并序

予痛吾兄宦業未竟抱志中逝而孤嫂懷保遺孩襁在疚且訓其長雅志自勵庶以不殄兄之義悶矣痛而更以喜作寡婦賦以道其志焉

嗟伊人之伶俜兮訴明旨以自伸言我被遺質之薄軀兮竊幼訓之專直遭盛年之昌運兮尚君子之末陳侍巾帶之雅惠兮期彙齒而委身奉周旋以踰紀兮羌中道以失天叶 緬日月之恒逝兮佩生平之末光余裯卷以獨處兮潛幽宮以自防弛膏鉛之盛飾兮脫袿褘之文章陳單幃以自蔽兮藉苓莖以為香紛履綦之委弛兮琴瑟偃而不張倚夜漫以靡旦兮灼寒膏而不明叶 像生存之掇娭兮心絓結而不釋忽頹思而就枕兮怳若君之我即夢邂逅于寤寐兮托精魂于遙夕風飄飄以吹幃兮起覽視其何適淚交頤以橫下兮竟霰蕩而無抗循周除以舒志兮下蘭室與蕙房望明星以撫楹兮微月鑒而綴廊秋氣凜以憯切兮悲回風與降霜痛蕙草之不敷兮撫梧桐之凋傷感孤獸之離偶兮恥單翼之無行遂踯躅

以反室兮心怛惋而若喪眺丘墳之嶕嶢兮陟山拊而愴惻極隴隧之脩延兮翳宿莽之蔓域徙荒亭以即之兮眇神靈之莫得攀下泉之不逮兮隱哀號而拊膺微受命之不祥兮艾愆尤于往執抱遺孤之襁褓兮指皎日以為矢踰未亡之微齡兮敢遺君之盛美苟明恍之罔虧兮寘遠殞之可悔重曰幼蒙慈育秉志良兮服事潔脩充君房兮從子遨遊涉江湘兮改轍東國遊河梁兮思妃文鷀永翺翔兮何意中違失其行兮嗟維我儀安可忘兮潛身閫內不下堂兮女史陳圖慕共姜兮恪誥一志舉令名叶 兮閨中之媛永為像平声 兮

織女賦 并序

予嘗觀謝眺王勃七夕賦皆組詞繪句務極妍倩其意不過侈二星靈光之會合述一時遊燕之盛靡於比諷之義或缺也予病復七夕之夜感織女之事托意命辭作為玆賦以附風人之旨而事之荒怪固不必有徵也

夫何天媛之淑嫮兮鎮獨處而寡儔紝組綺以自飾兮誠靈質之嗜脩長夜徂以漫漫兮秉機杼而懷憂倚北斗以延佇兮視天漢之演流雖于衆之弗渝兮

羌獨慕夫好仇諒天路之豈遐兮願欲渡而無舟迺
秋序之甫交兮氣凄淚而憯惻花枝腓兮畨華白榆
曜兮寒色啓貞卜于茲夕兮玄龜告予以吉食滌靈
波以迅度兮宛東路而徂行鳳凰翼以驂東兮命烏
鵲以築梁先朱鳥以通媒兮導應龍以啓征錯璇璣
之轇轕兮施縹緑之雜章步列星之文履兮纚素霞
以為裳被翠羽之翩反兮雌蜺嬙兮函光申雅覩于
河濱兮敷悃款之衷腸舒幼眇以綣結兮燕遥衍而
相羊湛懽樂而窮極兮虞見妬于朝陽欻神柔之易
翕兮忽須駕而悽傷超兮西邁兌兮故處慚報章之

罔答兮遺玉玦于漢浦睇往途以連遭兮神悒紆而
不去發帷蓋之委蛇兮旗央央而與與輪結軫而轊
軻兮衣攬袂以躊躇順飄風以右翔兮秋颯颯而零
雨天寥迥以揚雲兮跂予望夫河渚卷紈匹之續紛
兮斂容輝于雲閨傳羅襪與綈襦兮居𥀬𥀬而少依
慮前失之未諶兮恐來期之後時擬天葩之菱敷兮
襲芳蕤以自持承二曜之景爛兮飾五緯以脩辭修
辭兮何為顧布兮真心流波兮眇綿致予兮遐音目
超送兮增鬱聊託之兮漢南 叶 亂曰宛彼佳人阻銀
潢兮豈無同仇誰與杭兮翹首天路寡脩梁兮憂心

媄妍歷七襄兮資質靚好象素裳兮九秋茲夕懽未
央兮別促邅希安可長兮予思怨嬪實與併兮扃殿
寥寥晝凄清兮君不為御徒焭焭兮瞻望深宮懷廣
庭兮單棲守誓感斯靈兮

憂旱賦

惟徂暑之届茲兮氣蒸蕰而蟲蟲二儀曠以弗交兮
陽驕亢而陰豪下泉液之不流兮上濡澤之莫降 叶
雲師逝而安徵兮怨雨伯之無功山塏塏以頽顏兮
野蕭條而無色痛嘉穀之不實兮恥槁莠之蒙域攬
騂騂之無卉兮樹榛榛之脩棘田畯至而靡喜兮農

望畛而太息苦箕斂之無方兮刻予亂之不食肆負
耆而襁幼兮或轉徙而亡匿嗟民生之何尤兮憯遘
茲之阨辰鴻鴈嗷嗷以安戾兮獸惘惘而馬奔豹虎
出而縱橫兮狐狸嫉而求親詑冊蛇之十圍兮恐文
蜮之射人躋赤坂之崢嶸兮蹈炎海之瀾淪既瘥瘵
之蔽天兮忽終風之揚塵氣欝軫而罔釋兮何彼茁
之能伸念窮鱞之在下兮恒日夜而望患倬雲漢之
昭回兮羌虹霓之晝晦朝出日之杲杲兮夕明星之
噂噂暴虐婦以狗市兮固尪魋之無罪驅妖覡以下
神兮又知愚婦之不可賴昔殷禱于桑野兮霖一夕

而滂沛殲小民以省災兮齊亦以身而請代豈斯職
之弛修兮俾天害之弗悔噫嘻天之恤民兮豈惟是
而終遺顧神理之泯泯兮庶昭諶以享之滲沾溉之
靈澤兮蘇百物而復蘇怵大命之近只兮聊以厭生
民之所期亂曰高天亢兮陽爵蒸草枯落兮禾不成
禾不成兮食以匱人憔悴兮何為生南有名山兮下
靈場龜蛇革兮蛟龍翔坎擊鼓兮舞成行薦明禋兮
輸款誠沈美璧兮不愛牲降甘澍兮敷永寧

壽母賦

春仲之望為母壽節與父偕享時諸子舉觴諸婦進

履諸孫羅舞及女姪諸壻咸在少子景明前跪稱賦
曰美吾母之降辰兮惟歲月之恊良當白日之鼎盛
兮值昭灼之春陽華鄂鄂以含幹兮草蕤蕤以交莖
叶獸駪駪于原隰兮鳥雍雍而載翔秉明粢于中室
兮徵豐膳于下房薦五絲之文履兮舉九醖之芬觴
矧翁甫之齊年兮亦欣欣而樂康仰令則于家人兮
夙孝著於宗祊固聖善之慈惠兮爰日臻于嘉祥賦
畢又稱歌曰惟南山兮日遐母壽考兮休嘉秉春陽
兮茂草列靈萱兮丹葩中有萱兮芾芾言樹之兮堂
背春榮滋兮秋華永忘憂兮千歲於是衆咸稱壽乃

命諸子婦孫女姪諸壻飲食無不醉飽懽喜

結腸賦 并序

結腸賦者悼李夫人而作者也夫人者空同先生妻
而左氏女也夫人生而秉靈死而見異空同子慟焉
於是敘歌白懷賦結腸之篇而屬余撰賦以寫永悼
顧辭旨菲鈍無以廣情肆事繼彼雅音也賦曰
夫何靈淑之純修兮性命奄其不留覩結腸之同詩
兮詑斯異之所由嗟其愚乎出牲俎兮盤旋釜鋗中
織若毯兮若縱若經兩耳旁貫兮珥缸弁星上櫟下
綏兮底肖井形儼垂絭之維緯兮文理緻而靡紊像

生乎之纂紃兮同靈巧之冥運究惟怨之興感兮求
變化于死生神有所必格兮理有所難明物有隱而
始彰兮事或假而真呈誦麻枲之微詞兮知烈女之
託志吟決絕于滿水兮故錢刀之為刺或有望戍夫
之不返兮悵離匹之乖隔淚隕血而崩城兮身立枯
而化石此皆冤憤積而內鬱兮精誠十而莫撓歷往
記以放今兮蓋冥夫靈之所遺靈結髮從良人兮又
當恩愛之盛日雖中道殂先逝兮轂焉既以同室情
何抑之不伸兮心何藏之不白眇荒忽之神怪兮固
夫子之疑惑曰幼承訓以服志兮託弱胤于名閥職

君子之衿帶兮登薄軀于陛閣君嬌節而抗行兮屢
違時而擯捐走畏途之坎坷兮常奉侍以周旋涉江
路而來歸兮肇辛勤造夫家室乃纖質之糾絇兮忽
委身之不畢撫愛子而永訣兮提孺孫之嬉幼哀夫
子之壯齡兮予弗睹其時之所究生娛樂而死悲兮
恩義篤而怨深體璇璣之回文兮詎忘予雜珮之王
音心峻坂之九折兮腹車輪之百轉引長恨之端緒
兮異曾思之少展彼乞房之芳芬兮君固察其掇掇
予未始一揚其蛾眉兮又何群嫮之能嫉陋班扇之
懷炎熱兮匪淒風之綌絺誠予衷有可徵兮奚恇眩

而疑之懟貞婦之迅思兮實明詩而習禮魄已離而
飄沉兮靈紆軫而在此氣氤氳以拂菀兮情詰曲其
孰明究連環之不可解兮遡七襄之報章悼君子之
伶俜兮何中路亡此嘉耦惠蓋有不年兮栝罔有早
殀天霜露之憯冽兮回風搖而隕蕙顧國香之珍棄
兮反數修不着彼之衆卉漠玄冥之貴脩兮痛玉顏
之日野吊窺鏡之隻翼兮聆絕絃之寡吹映奔星與
流月兮激槁風之餘哀幠熒熒之燈燭兮若彷彿其
魂未塵寒閨之素機兮攬繽紛之遺製委組帳之懸
縞兮惻獨旦而不忍視亂曰萬物轇轕統一氣兮精

感形變散不可紀兮帝女溺海號精衛兮血影射石
旱塚梟兮木有連理草交莖兮烈魂潔魄孝女貞兮
析微察異實此之類兮附物著靈見胃臆兮輻輳糾
纏裂五內兮飄響隟絕光迹邈兮古媛慧則家爲諷
兮締心紬志程閫葦兮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一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

賦十一篇

石磯賦

孫世其從何子游奉端溪之硯進中山之顏求為石磯賦何子賦之曰華容有山山之下有磯焉曰石磯山其山脩亘偉韡萃嵂碕嶔㟮宿共嶽卑阜扁岑濱于漢沱界于江潭叶尋以洞庭之野莊以雲夢之林白鼉峙乎其陽黃湖匯乎其陰龍峯迤其北鳳山靡其南於是石磯子逺材摧茅治榛芟菅以構于山之閒其制敦朴崇約抑華貶飾蓀楣旣豉蘭椽有翼柔雜薰以實堂樹脩植以蔽域陳典列圖分藝考則揚純儒之素言究聖哲之玄德暇日以臨于石磯之上以觀乎楚之鉅 細湘靈之鼓瑟聞皇帝之張樂泝屈賈之廉風訊曹吳之遺畧維行迹之委翳究雄都之不作乃有玄洲先生儼然來造進席有稱曰子玄洲鄙人也肅子之義竊願得承下風以望見子之威儀石磯子迓之曰業未敢通于交際之末辱先生徑臨敢敬聞金玉之音玄洲先生曰吾聞被其名者徵其實處其地者視其圖石磯象好于子久矣卒未聞臨淵一歎投竿少娛固子志不在魚而人將無訾以

虛居乎且子方構于茲厲志陳篇留心作述吾聞緝學將以俟達也慎藏將以待出也石磯去子有日矣比吾居于玄洲朝緡暮繩鉺芳鱠嘉射魴捕鱸罾鯖留魦其為樂也不既有多石磯子曰先生何覩之眇也吾於此未嘗不釣也吾之釣異于先生之聞也幹之以義不撓不攣其直維堅是為吾竿緜之以知維深汲玄不紏不纆是為吾緡主之以仁味甘臭醇自飫其真芳馨可親吾餌孰倫於是以詩書為藪澤道德為淵泉天地為綱罟人物為鮪鰱處則養有餘出則用無殫彼執筍槃竹揉絕逝梁較獲易捕乃潢汚之陋漁水濱之役夫也視於吾靡有稱焉而先生尚之乎且吾聞昭士猷遠志夫嗜脩身長而道不立齒邁而業不周無以延譽舉名遺光承休者皆君子之羞也故緝學者不為達達之道以具慎藏者不為出出之道以備先生以是訾予不亦戾乎且太上忘名混混泯泯孰為其偽孰為其真咫尺或踈千里或親吾之好于石磯者不可以去就出處論也於是玄洲先生爽然曰子之言是也予今乃始知釣矣喜而歌曰人之知矣謂我大矣或覩其面不見爾背或覩其潦不見其海或覩其庭不見爾門速于邁哉旋易予

紿石磯予使復之而和曰磯之水白石瑳瑳知予之來遺予以鯉魚磯之山白石皓皓知予之來遺予以芳草水中有舟山中有道女焉有善子不我告

古塚賦 并序

城人掘土發得大冢壙兆規度頗極宏偉枯骨之外了無餘藏銘誌湮滅年代莫考予爲感焉作賦哀之

噫哉玆兆之夐遐兮啓構廣以復紆歷人代而幾何兮又安知孰所居窾宮既已開披門又已除故域繚爲城兮脩隧践以爲衛檢神器之靡存兮視靈衣而無餘噫哉遐兮藐以芒蒐化逝兮鬼銷亡朽骸殘兮紛縱橫被服素塵兮撑玄霜蔓草糾纏兮纖蘚生千秋萬歲兮孰爾藏驟生乎之極娛兮奄大塊之飄塵駟馬不復御玉蓋安復陳彼充房之姣麗兮緬幽冥而孰親桂擢蘭閑委丘谷兮又安施夫黼帳與綺茵舞袖纚縱以何見兮嗚瑟寂而無聞哀懸車之莫祭兮怨修夜之不晨悅滎瘞其邃閟兮痛素骨之骿縁倏嗟有生之必化兮胡彼庸之長勤戚役役以趨世兮爭飛蠅之與聚蚊日月忽其不處兮刻焦顏以覺神匪往者之可鑒兮又安知夫富貴之如浮雲

秋思賦

歷四氣之迭運兮惟秋氣之悲傷野燎閒以無煙兮嗟何草之不黃非崖谷之岑廖兮望川陸之委長痛桂枝之朝瘁兮悼寒蓬之暮征感奔獸之索群兮哀孤棲之無行晨鴈唳以過庭兮蟋蟀鳴而在房懼固陰之漸升兮冀德澤于孤陽委餘照于山岡兮浮雲翳而不明浩霖雨之泥塗兮凄風舉而飄揚白露下以憯切兮又申之以烈烈之嚴霜怨林華之不敷兮攬宿莽而徜徉撫秋菊之嘉樹兮願比德于寒英

水車賦

曰有機器用以斟水方輪圓樞運之則起橋若從逆順若易撓恩及畦畛量兼斗筲過顙類激襄陵乃害竭彼澤陂以盈溝澮智則多勞利則有遺雖愈建瓴豈勝漏巵巧不逾拙靜斯御動永言臨渠愧彼抱甕

明山草堂賦 以下京集

猗斯堂之偉搆兮萁章華之名區明山萃其巖巖下俯曠而馮虛攬七澤之斥莫貫九江之縈紆伊主人兮碩輔躋司農之要衝緬山扃以遐矚嗟信美而弗居于是委綏投圭輕舉長鶩興懷秋風謝榮朝露悟止足之幾達辱殆之故詎吾駕之可迴幸山靈之莫予杜顧堂址之尚存循蘭徑而已漸憐有與草丘有蔓

歎被薜荔于衡門絛幸恩于重簷悵歷悠之見豹佯芳歲之屢淹烏戢翼以林棲魚適性以淵潛撫幽闃以俛仰樂予之所恬矢磬嶰以畢志與軒冕而長辭彼戚戚之富貴從世後于何時聊考槃以詠歌分寀處而不疑歌曰漢之南兮湘之曲山有楓兮江有竹構蘅楣兮葺荷屋息茂樹兮臨崇阿肆游衍兮皇有他嗟我駟馬兮憂患孔多

白菊賦 并序

甲子九月十四日馮侍御宴集出白菊詠賞屬予賦之蓋以奉賓主之歡洽耳豈有望於榮觀哉辭曰

繄季秋之將望予恤夫序次之易代既無暇于遊覽亦索處而寡類接芳鄰之招引誠欽志于雅誨屢主人之接隱肅群俊而羅蓋廷陳秋卉以侑觴葉迭興之可餐咸式燕以延賞異過時而尚愛喜幽玩以怡情追佳節之莫待豈無得于物觀寔有感于斯會猥受簡以紓思庶形狀之具載爾其蔵紫莖而上擢庶奇英以孤植葉萋萋其微露萼朵朵以寒色甲緘縞以自貞羞組綵之外飾承危朵而不傾挺柔枝而益力香冉冉而不繁艷娟娟而稍抑態屢覩而愈妍意疑想而彌極始嚴整而莫褻終溫郁而可即華不露

而已章思欲語而復默神超有而入無豈彷彿之遽得迺若閒館重深高幕虛涼簷蕭蕭以下月庭藹藹而降霜爍爍灼以映夕紛委綴而明廊素娥兮聯裾青女兮騈妝縹輕鬟以雲鬟皎靚質而雪光騤連蜷兮鸞鶴彤陸離兮珮璫信雕容之可赧喚效顰之不量于是賓倚徙而久佇若耿耿其懷傷紅藏影兮續宵夜就深兮移牀馳留嘆于永謝結華思于餘芳允思美之所遇亦既隱而復揚乃歲律之甫遷慨金氣之何速鳥悽悽而斂翮飈颯颯以驚木悅窮奔于廣隰班紛薄于脩陸衆已謝于場野獨宛轉于寒谷甘苦心于䟽穢等木榦于樸樕雖聽絕以自持胡偃蹇而下伏夕淹雨而泣素朝披煙而委綠羌守操以堅冰徒有容之若玉倘衣袖之是將亦絃琴而可錄吾觀夫懷達人之隱德抱烈女之幽衷詎嬰情于豊華奚移志于始終挑早秀而先萎摧晨敷而暮空苟清白之為尚曷芊菲之見崇嗟子之不淑兮撫年運而興悲覩茲植之所由懼脩名之失時彼斯人之同志吾何俗之不隨𠌷孑孑以矯激奚草木之所為偉夫君之超越率方圓之有持辯諸公之奇俱發蹤之可師傾會合之不偶常寡歡而多離指孤芳而締好

剏遊燕以為嬉誠後覩之不忘或有俟于微辭

後白菊賦 幷序

菊有白色者超越他品予嘗賦之矣丙寅之秋京師桃李皆花予庭是種生意淒然乂而不敷至十月始盛開色益鮮厲予感焉作賦以繼前聲

大運荒乎何停陰陽奄以代謝究動植之所由嗟何物之弗化時維孟冬倉虎兮屛舍白帝兮徂駕氣厲厲兮始嚴景曶曶兮將下值抱痾以閒居循周除而蕩思庭葉委以陳翳堦蘚纖而不治覽庶草之先蕪撫茲根之獨遲彼桃李之非令亦競榮而呈姿聯冉

華以爵爵冒綠林而葳蕤胡衆人之好侈班紛慕其芳菲朝絲吹兮填闉夕車馬兮成蹊咨玄擢之舛訛諒人事之尤違矧天道之無遠或省予而弗知繄予植之雖晚實鄙志之所欣賤群穢之溷濁恥雜敷之糾紛俱並進以取姸衰孤花以見珍寧他卉之我先甘遲迹而弗棄乃其蘊金氣以內凝標縞質而外暎蔓不踰垣蘩不被徑葉室塗其自沃枝嬌嬌而獨勁究含意其孰語若鍾情而未定女幽房而專情士窮巷而寡行服縞組以脩容佩珩璜以昭令寄岑寂以怡心襲馨香以飾性無良朋以脩好憾邪妒之干正又如下國之擯臣離宮之斥嬪心怦怦以憯惻懷耿耿而苦辛絅中胥以前席念昔日之下陳慨微欵之莫宣若有怨而弗伸分孤褰以終畢羞孰予兮辛親結柔倏而三嘆重延佇而欽心寂閒館以容與散塵簪以澣襟鑒微月之皎皎步列星之森森天窈窈以倏草疾風起而夕陰念沍寒之已逼憐獨悲夫衆林苟操性之殊軌豈華色之遽況內惝恨以懷顧悅屛營以咨嗟覩日月之兗鍛恐霜雪之增加抱孤英以自明悵情親之我遐慮寒香之終匱俾予身之蹉跎負大塊以憑生豈惟是乎獨嘉物何盛而弗衰亦何

枯而弗華夫芝焚而栢薪皆芬顏而殞葩伊桃李之既零亦奚異乎泥沙委常運以流轉復胡戚而胡夸誠予衷之不爽彼夸戚兮如何亂曰有美一人揚清芬兮縞袖合沓回素雲兮被服文徽皓繽紛兮令儀襜襜斂玉手兮傾城獨立世不有兮時無褰脩誰則覩兮谷邃迤兮雪霰來兮衆芳萎兮嗟伊人兮秉志不迴兮

荷花賦

曲池兮清波綠葉兮丹華叢生兮若屯並蔕兮連葩爾其耀靈株之扶綏兮搏輕荷而低卬呈紅顏以流

曄兮麗繁星之煒煌枝婀娜以承蕤兮媚清漣而揚
芳委微吹以披靡兮紛若織羽之回翔倏煙霏而霧
滃兮態隱約而凝斂蔽華月於鮮雲兮晃朝日之照
虹梁乃若遠兮益清近兮愈妍挾皋蘭以被縟聯堤
楊而聯娟垂清房以綴珠結翠萍而連錢美曼如靜
女翩躚若飛仙恣意態之横出匪擬像之可殫於是
乃有姣姬連袂或三或五貌傾名都香出洛浦袪微
桂御輕紗操木蘭揭蘅莎赴中流而競撥棘迅體而
揚波於是稱曰綠波揚兮清風會歌宛轉兮聲流鳴
花為房兮翳荷蓋弗樂胡為兮歲云邁又稱曰製綠

芰兮為衣把瓊枝兮餐玉蕤夜已央兮風露微明河
繁宿兮横參差心中樂兮樂忘歸

別思賦

君何為兮遵修途以長徂俾予懷之弗怡憒怳惝而
罔懋顧左右而若遺莽川陸之迴薄迥城闕之逶迤
山翳翳而景入林蒼蒼而鳥稀拂清霜而採松迎夕
露而折葵托消恍于微贈諒予志之可追皎秋日以
矢心指寒歲以為期俟行塵之我延臨晨風而褰衣

後別思賦并序

伯川將之河西予既為別思賦矣及王舍人文熙館
為別予以事不得往益為之怏然乃紓鄙懷為後別
思賦

懷諸彥之雅趣款行客以終宵慨離違之多端接晤
語而逍遥時乃御閒館即別院天列列而疾飈月霏
霏而微霞開重簾之華燈飛逸翰於清讌締久要而
莫渝顧暫睽而益眷瞻芳塵之未遐仰光惠而引領
悅予神而奮馳悵予駕之弗騁覽歲事之遲暮延軒
楹之夕景葉歷歷以辭秋霜淒淒而凝冷顧征鴻之
稍滅戀行雲之佇影送夫君以申佩寄一感于茲遊
悼霖澤之久愆恐江河之不流翔庶役之未彌固凋

弊之所由懲稽遲之什軌濟巨川而思舟操吾道而
罔屈何令名之不脩傾風譽于咫尺日結睇于河洲

待晴樓賦

覽敞顯之危構躭崇基而筵營佩嘉名以繹義顧朗
景以抒情信哲子之所宅相地靈而兆成乃其首東
明背西昧面陽負陰啓震藏兑拂蒼龍以飛題朝青
帝而標位棟梁及棨榱桷袤延壘抱疊屋鳥翼層軒
島嶼出沒以蹙沓江海匯瀸而迴旋雖形勝之輻輳
匪游衍而荒適列圖史以考玩殫玄思於今昔庶獲
道於朝聞恒警志而夕惕於是予夜既逾寅曉將發

攬衾裯以起坐褰帷裳以佇察鑒在户之明星徂奔
闔之余月賓暘谷以馳想侁豫汜而思結爾乃羲馭
乍臨火輪在東陽烏出燧天鷄應鍾光銷纖霧氣流
文虹忽茀勃以湧海稍爛盈而呑江照揚柳于迴檻
影扶桑於通牕曠蕩黮湛霽開浩渺銀濤崔嵬余波
焜燿雲霞妝霏而五色川嶠呈態而百巧魚龍躍而
滉漾鳧鴈翔而高矯忻萬象之昭晰張羣方之幽黝
於是撫連楹躡巍級納曲甍之輕颸散重檐之清旭
謝季冬之永夜迎孟夏之脩日繼宵慮於晝爲健天
行而晷畢定二儀之崇卑審四時之往還求不息之

窔竅悟有生之肇端動靜幾而互根晦爽代而循環
聖有汲古賢虞失今回守三月禹勤寸陰跡罔迷於
綺靡心恒剏於夸淫業階微以富有德有常而日新
睎白曜于首旦感鳴雷於發春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

辭一十篇

澧有蘭辭

澧有蘭兮獨縈滋被霞沙汀兮含葳蕤搴芳兮采綠
臨江兮暮思靈均兮弗覩心愴惻兮目睊睊蹇獨立
兮寡類嗟懷忠兮守葬理楫兮蕩舟空山兮水潺湲

九詠

紫貝宫兮瑤堂結蕙幄兮蓀林班文豹兮兩階龍宛
宛兮翼梁設俎兮陳玉桂樽兮湛綠清灑掃兮愉穆
望靈車兮冀髣髴靈之來兮開九京歆百神兮紛往

迎忽升堂兮降席爛霏霏兮滿盈被靈服兮委委華
英英兮容裔弁列星兮嵯峨纓曲虹兮倚靡座既眞
兮安歌衆倡作兮音繁和紅顔臻兮交代舞傳芬芭
兮揚纖羅拊鳴鼓兮循玉瑟樂齊會兮衍淫泆歘聊
聊兮靚以容靈之娛兮不終日靈之車兮倚桂旗駕
玉駟兮驂文螭御飄風兮乘輕霞返層霄兮超九逵
來不語兮去無爲目睠睠兮令予思予遊兮北渚往
滕兮帝女水衡波兮潺湲木蕭蕭兮葉下折蘭蕤兮
將若華杳冥冥兮空望予予朝兮北遊夕邁駕兮冀
州覽文昌兮朝東皇冰霰凛兮不可留朔飇振兮玄

雲黝顴窮原兮增百憂肆攺轍兮西逝遵少皞兮故
域素陰肅兮裂肌灝凝凝兮罔極積霜周兮如陸霆
之處兮安測狒温暾兮扶桑訊靈居兮陽阿六鼇兮
載山冲天兮高駝蔽日兮濤来下徙翹首兮奈汝何
訪靈遊兮南藤悵赤華兮不燭有獸兮黑斷有虺兮
緩腹瞰朱海兮炎霧澖胡軒輊兮不我復嗟四方之
與上下吾又安知其所尋疑神鑑之莫通豈予心之
靡恍蓋蕙肴以罔薦蓄蘂粢而孰歆睇孔鸞之翠蓋
像蒼虬之王音下土幽晴而𡸣巇兮需光澤之照臨

雨頌 并序

歲戊辰五月不雨至六月上脉龜坼井汲不給禾則
半偃民實憂作動而轉徙者擾不可禁矣是月巳亥
雨庚寅復雨人於是乃有秋望稍定適志予既為憂
旱賦矣茲則喜而有頌焉曰
后皇惠鮮終悔其傷天霞之彌雨之洋洋有燁其電
有震其雷何燁何震載濟其施甫田之坼陰液膏之
爰高爰亢腴之饒之濯濯黄流周原廣隰膏之陰之
土絡斯釋卉則烝矣樹則芥矣彼禾之苗勃其興矣
從横其委維秀驕驕維實䋸䋸有歡般般亦斑其皮
鳥集于林載澤其儀相彼物矣既鞠既廱自我天作

乃奮而起嘉穀之有萬福是来狩予民哉俟不綏哉

甘露頌

皇嗣元載仲月維冬茂彼陵木甘露以降温風来臻
柔惠周渥湛湛瀼瀼既塗既溽如葩斯敷如實斯摶
精華内融純白有爛寔維和鍾昭我皇穀彬彬庶徵
厥来多福昊天棐恍冥寘罔常於皇克德受此嘉祥

告咎文

霾雲晴藹彌玄穹兮皇鶩僾回鴟鷹猲兮爵氣沕漭
迅飈颯兮澤渥積滞不下降兮七曜弗列五緯汨兮
北斗亂精貫日月兮白彗出地芒四發兮陰陽離職

互驕越兮奔霆霹靂轥長林兮鳥慄獸亡鯨鼇鑾兮
雨雪千里霧交侵兮川陸不分水溺涵兮嗚呼后皇
兮愁不我哀菹下土兮播害菑我蠶兮寡享昧茲咎
兮曷来升九閽以陳詞兮仰憑翼而訊之予使列缺
以啓途兮援白螭以朓覕衆玄冥以丞行兮乃覲帝
于太微既予恍以踸進兮告弗祥于帝側含萬物以
化光兮胡格和于九域敷乾始之美利兮運不息之
元德飭望舒以馳範兮戒羲和以正御禁雨工之濫
施兮屏雷師之妄驚俾星弗易次兮天弗攺度外紼
宵兮内絢陳申耀魄兮理鴻鈞御羣靈兮秉萬神分

列耀兮朝北辰又使北斗以振紀兮命輔星以佐之
定二儀之元本兮操七政之樞機中四方以臨制兮
均五行而建四時視九逵之蕩蕩兮履三階之平平
駕天廐之玄駟兮啓璇璣與玉衡樹蚩尤以爲旗兮
欃彗星以爲旌驅虹電以前導兮叱攙搶使先征太
白隱隱以晝斂兮熒惑退而守明上下既眞位兮日
月攸行麒麟遊于四野兮虺蛇潛以屛藏鵷鶵鸑鷟
不敢鳴兮鳳凰昭其文章薄延弭息兮永畀綏康終
予言以告旋兮俯茫茫以容與天黝黝以泬寥兮雲
冉冉而忽雨予葵赤華以照地兮令燭龍以耀宇回

王武三百二十五

軒車以長辭兮風颯颯而愁予

七述 并序

枚乘作七發曹子建作七啓張景陽作七命皆通爲
擬襲予病居客有述遊觀之盛以啓予者凡七事乃
作七述
胎簪子爲舍人病弗能朝謁脫籍納組買車以還還
而謝姻戚杜慶弔却除室戶塊焉以居客有冠危冠
服濶領綦履佩玦造門辭曰竊聞子病謝客客願有
以見也胎簪子謝弗見者三客曰竊聞子病謝客客
有說于子願有以見也於是胎簪子乃敷文絕之席
布瑆華之几啓扉以入下榻以俟客望見曰子何病
之深也吾相子之病非有窒于腸胃結於腠理瘀于
血氣而痼于骨髓者也若有伏憂綿綿纏纏糾纆于
心惟思所起子何病之深也夫腸胃血氣之病可以
湯液醴灑腠理骨髓之病可以鑱石灸熨皆宜獨攝
靜息不可勤擾而子之病病于憂也獨則愈生靜則
愈積絲分縷起將不可止非有効于湯液醴灑鑱石
灸熨也顧乃堅戶謝客斂聰寂視吾見子之病日甚
也吾聞目不蔽則神暢耳不塞則志廣體不局則氣
伸吾將述遊觀之盛以語子使子目決于視以暢其

王武四百四

神耳快于聽以廣其志體快于動以伸其氣而子病
去矣胎簪子曰辱客枉造請試言之敢敬服聽
客曰神都天府之國四通五達之關緣以濬塹衣以
周原乃有玄居造天崇基冠山周櫚連樓曲屋層軒
弁高入與莫知其端飛甍接題交疏迴欄上通中霤
下旋井榦俯觀次鱗仰接飛翰盤紆焉綸綑焉翼翼
焉班班焉邈不知其所攀也而又環以百里之危垣
延以千步之脩廊炫以瑱壁冊檻植以釦砌雕墻錯
以綸綺雜施玄黃揭層虛而照八埏述五緯而眩三
光中有玄室煴朱陽兮夏屋寥寥含凄霜兮阿閣崔

巍雖沉香兮檬題逶迤刻沙棠兮輊杉爲梲文杏梁兮鳳騖隱起蛟龍驤兮乃御飛檽升廣堂兮若是者可謂宮室之盛者也吾與子往遊可乎胎簪子曰吾聞瓊宮瑶臺夏以焚臨春結綺陳以亡彼萬乘之主猶不可也而吾處草野編蓬户以爲安者奚事此遊也

客曰乃有上都貴人戚里公子迎晨而出及暮乃止入饌八珍出布千駟車馬雜沓絡如流水爾其襲白縠服文裘陋黑貂而不御輕狐白之莫儔爍三英以外飾誠五紽之可羞躡飛雲之履被明霞之紬氷蠶

瑩膚藻龍耀脾綴以錦帶懸以吳鈎斷犀割象斬蛟割亂轆轤流光芙蓉照秋文玉銜英不足比步光懸璃莫爲酬於是騄騰駕憑華輈施通幰秉脩矛搴葳蕤之飛蓋張連蜷之翠旌蔽羽旂於日表布緑帳於道周馬則驊騮赤驥紫燕青驪瀌瀌師師駪駪騤騤踴躍騰驤碣磈權奇雲駿霧鬣電駭煙馳控以寶鞍纏以金羈銀鞍燿爚繡軛生輝乃出黄金擲白璧家多匿亡門有食客意氣傾人凰聲下敵雖秦楚之豪束手而莫抗而燕趙之英不敢比肩而與匹也若是者可謂服食與馬之盛者也吾與子往遊可乎胎簪

子曰彼皆崇權貴任豪俠危上以弱下厚積而過享者也吾布衣藜藿之士奚事此遊也

客曰三五治容二八曼姬容華聊好豔多姿兩輔善笑承重頤賦頸豐肉宜細肌長眉連娟曲中規搦腰摧步隨風移左右睇睞目波施窈窕善戲體迅飛鶴乃結脩髻之峩峩襲芳澤之烈薰珥明月之步搖服素霓之續紛垂羅披縠揄綃合萬明滅纖霧綽約繁雲於是進舞席御歌宮奏大呂扣黄鍾敞鼓擺虡按琵琶鏘笙竽共遂金石和同衆音繁會旋於層空既而停衆樂拂雲和出嫚舞流纖歌歌曰長裾單衫兮

鳴璜吳娃婆歌出洞房不惜緩步升君堂華燈錯兮夜未央於是醉醻雜坐拖帶舒纓投贈詩賦顛倒罍觴衆客出坐蘭膏不明美人侍傍逸態横生乃歌曰蘭膏滅兮夜已深絳霄微兮白河沉鳴璫促柱兮感君心知音識節兮君當臨夫聲伎之妙宜無出此子將從遊其間乎胎簪子曰吾聞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瞽非予所願遊也

客曰平原廣野彌望千里馬可陳列車得騁軌於是遴徒騎乘盛張旗幟淬刃礪鋒弦弓鏃矢輿卒駿奔獵師起喜乃其布網周山列罟彌澤踩塵障天舉燎

燔溝絶流赭崖剔林捜埜逸材之獸徤擧之翼莫不縱橫躝藉捭突放逸聞弦自隕罹羅立殛濺毛委羽駃謄慓鬼孰能抗巧何以肆力哉由是張罘則盡獲繳矢則疊加仰貫㚇兎俯連五豝魚不遺罟兎蔑虛罝爾乃仆麒麟下孔鸞罥翡翠蹟犴豻掩雲鴻繫文騂折錦脅鍛繡幹玄熊縶羆青兕黑犛麋麚麕豹麅羊狻猊渫血顛輪積如推埼然後臨清池玩流水墜綵竿繫文鯉披鱗斫鬐溶溶裔裔犒徒會侶畢景斯已是較獵之盛也子將從遊乎胎簪子曰吾聞騁田獵令人志荒非所願遊也

客曰天皇之庭廣莫之墟有山焉其山罕五嶽小三峩巃巃嵸嵸嶚嶚嶐嶐岎崯岭嶙嶒嶃崛叢嶊嵬崼峴嶷崥崎穹崟嶫百折漼㴔焉會流泉瀌集凝湧焉潺湲淙淙於是靈巖福谷異𡸁丹壁儲精孕神涵渾流液吐氣出雲吸月納日積陰青冥瀕瀕凝凝峭峯植髮橫施黛青𠊳緲若霧烟之流藹芙蕖之綈生中則產玉石鉛碧丹沙流黃橘林邛節雕梓斑篁枌梧櫟楩櫛楢豫章挺出勁生俊茂豐長擻捼菲緒婀娜亶翔其水則洪泛沸汩蕩瀰湍洞周搏逆濞潛延排來連混陀隧沛蹐埼堆疾流馳卒崩壑磕雷渤若洞庭漼如江淮復有清淵瑩沉下鏡萬有緣以白沙霞以青薮乃有沉鮮浮鷗竄穴龜藏上下鮫蛇往來鶩鶩鵁鶄鸕鷀鵹鷅羅行此山川之盛也吾與子遊焉胎簪子曰予夙志奇勝欲足極禹跡然而病未能遊也

客曰乃有棄情遺世餐氣服道忽超遐以輕擧望玉京而徑造路黃庭之玄言登丹鑰之祕詰爾其形車翠蓋翳華芝左驂雙龍右兩螭羽裳翩翩畫白旄金支玉節紛葳蕤青鳥先途朱鳳隨齊擊文鼉吹雲霓赤華爍灼白日移貝宮參差開九闥辛夷爲梁桂爲

楣寶幢綴角羽帳垂椒蘭奮逸霧出幃夜宿姹女摟靈妃被服翠茗拾青華出騰八極驂兩儀上下日月驅風雷千秋萬歲安有期於是獨駕鶱顛飛翩絕嶠白雲含輝皓雪齊耀仰攀桂樹載歌以嘯俯瞰濁世奚異蟻鳥歌曰桂樹兮交加綠滋兮丹葩仰攀兮嘯歌俯人世兮奈爾何是則神仙方外之盛也吾與子遊焉胎簪子曰疾迫臨參遠遊吾所願也然荒芒而不可徵未暇為也

客曰有應世之大人秉持仁義服被禮樂其德溫溫與與其象熙熙亹亹量出海宇志摟寥廓懷先世之

憂抱終身之樂不結駟而貴不萬鍾而豐不戈甲而威不勲級而功布絮所不能賤糟糠所不能窮非戮辱之可詘非斗斛之可容於是陳詩書以為圖發圜史以為廬樹節讓為旌旄饌道德為膏腴入皇羲超虞唐揜五霸彰三王塞者通潛者揚隱者發瘖者光軫轕風雲經緯陰陽繪若黼黻暐如琳琅出則施聲教欵遐荒臻盛美流休祥處則韞實深藏韜曜含光視蔦天為並世招箕潁而同行是則何如胎脊子瀫然陽氣見於面病若脫而瘳者於是延客上坐設帳具饎曰果有是人吾將從遊

伯川詞 并序

伯川者周太伯之所遺也水部錢君家于川上世敦讓節至水部益脩文義有紹芳烈將俟宦成歸于伯川之上命予作辭歌以樂志

錫山之下兮伯之河水鱗鱗兮石峩峩子之室兮水阿結綠蘅兮葺荷白蘋兮青莎何以纏之兮素沙子朝出遊兮暮來歌子不樂兮復如何若有人兮河之湄施蕙帶兮服芰衣循洲陟兮下水裔目眇眇兮獨懷思若華兮蘭𦬊折之兮遺誰霜露兮夕下恐芳菲兮我萎歲暮兮無聊佳人兮來歸川之上兮太伯所居我迎伯兮河之隅羞蕙肴兮薦文魚伯之來兮駕栢輿芬霏霏兮燗襲予我思伯兮世靡渝

霍山辭 并序

司農公致為臣而去或曰司農公致為臣必不豫懷忠獲疑脩正被斥此屈子所以憂離感憤而賈生所以悼歎也或曰否不然枉直善惡厥道不同君子要之善且直而已不論夫合不合也故忠臣不責信于君正士不責親於人司農公致為臣胡為弗豫間日汝南何景明往造公視其體腴然其度于于然不異乎居也徐察其色黝然顧若有伏憂者於是景明述

或人之言告之公曰夫臣者以誠奉職以道愛君不克其職則恥不得其道則止今予思克厥職而道不得以罪遣足矣然疇昔之夕予靡靡寐起游思纚纚有揆皇度或省而反予者胡為豫胡為弗豫或人知予哉景明循階將退公曰行止進退命也豫不豫人也人如命何予晉産也晉之鄙有山焉曰霍山霍山者晉鄙之鎮也其下沃渠衍拓可田而食豊樹樹樹可蔭而息而劇窪蹐阿可以構而處也吾逝矣安知人間有豫不豫也景明乃為霍山之辭歌以壽公辭曰巖巖霍山之窿穹兮冀彼晉埜左屬太行蒲阪委

蛇兮褰陵嵬而在下雲之興兮霈霈望佳人兮客與娟娟兮秋風芳舟兮已摧虎豹兮咆哮猿嘯兮又哀山中兮寂寥佳人兮胡不来桂樹生兮何搖搖霜霰下兮夕以寒叢薄兮蒙密澆宂兮潺湲鳥羣兮翼翼獸伏兮般般鴟隼不可以共厲兮佳人歸来兮延年

榮養堂歌

翼翼茲構兮實顯敞蘭楯檝檻兮弗畀以抗閎墉廣除兮廓四嚮母氏爰居兮安居服養菊徑兮蕙圃有畔其萱兮羅生於下洛京遙遙兮嵩邙幽阻澇澇伊

瀍兮泛泛陽渚朝升暢兮暮斯止毋不樂兮毋何以紛酒觴兮吹歌羞豐膳兮有加被霞襦兮簪瑛華毋氏樂兮樂且遐

滕王閣歌

朱甍兮參差綺構兮崔嵬俯眺兮層城仰登兮高臺登高臺兮以臨江渚水浩浩兮在下忽雨兮西山有滄兮南浦画舸兮迷津繁吹兮萬户出千里兮名衢山川麗兮洪都置酒歌兮張燕會微車服兮盛文儒俗恬兮政暇君胡為兮弗遨以娱君遨娱兮閣中撫迴檻兮披崇墉携賓客兮舉日弔帝子兮夕江江何有兮有蘭交加攬紉䌽兮擷瑶華迮長空兮秋水送孤鴻兮落霞逝從君兮靡由眇愁予兮奈何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

古詩六首

皇告

皇告頌開　詔也歲乙丑中夏　皇帝告萬國
朕祇命　上帝乃御至極其與民更始改元曰
正德爾萬方欽哉其宣播無匿
八月至貴其日載陽龍旂既翔龍艫既張大小肅肅
乃於郊迎既召有衆播告在庭皇皇恤命罔不是將
嗟我貴庶荼苦孰盬既加斧斯屡罹凶年春茲皇仁
如天如春如草斯植莫不敷宣

蠢蠢苗民浩浩炎邊是俾是承亦共戴　天黒齒髮
椎執弩被氈載歌且謔　皇帝萬年

皇告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十句

漵之水

羅生之辭予歸漵江也予作漵之水三章

漵之水可以方可以舟子之歸矣可以斯游
漵之水可以河可以海子之歸矣可以斯邁
漵水有岸白石有爛斯邁斯遊樂也永嘆

漵之水三章二章章五句一章四句

中林之棘

中林之棘送崔子也

中林之棘維桃與李阪田之特生也曷以民之無儔
曷其有已
王事皇皇駕言徂行念予出宿我居煢煢我心之邁
與予同征
行野蹶蹶行國邁邁無草不茂無穀不潰民之瘁矣
心憂用喟
彼魚之眾在彼河滸彼兎之罝在彼河側豈不是思
進退維亟
同貫知食同食知耳予諒予懷如口弗爽予之有懷

予豈不諒
火之方熾不戒胥燔水之方割不戒胥溺火之方熾
乃佹撲滅水之方割築其舟楫
有洊斯雨有霰斯雪如履堅氷乃尚思熱衆方媢矣
莫敢獨說如處大厦俟其傾覆
謂人弗言言成禍矣謂人弗職職成過矣孰無朋友
倡誰和矣
予曰弗仕予有父母予曰弗仕兄弟訛予　天子則
不罪朋友弗取

中林之棘九章七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原有楚

原有楚贈韓子也

原有楚隰有苕予車駟牡駕言徂矣見子之父
原有杻隰有蓼予車駟騵駕言遊矣見子之母
原有桑隰有唐予車駟黃駕言行矣見子之兄
子涉渭矣渭水浟浟我思見子安得北流
子涉渭矣渭水沛沛我思見子安得北逝

原有楚五章三章章五句二章章四句

淮水

淮水送張子也

淮水湯湯伐鼓鏜鏜之子南行征夫不遑
有翩者燕集於堂棠我日不謁而旬不朝征夫况瘁
誰使告顧勞
誰經營四方誰高門翺翔誰槃槃衣裳誰饑渴載行
辰月弗震乾月維霑視天之威伊胡云雲弗問則退
閟言誰對
敬我友矣式相求矣詢於道周維教言是由毋瑣言
是謀毋戲言是流
桓桓之羆兕羅于羅如彼弋鳥維恐不加無執猫狸
而舍彼虎豺
我視人之疚如𢧐我躬勿曰行弗動勿曰言弗用勿
曰我寡憚彼有衆
矣時弗須維云諷矣伊誰之送孝友張仲

淮水八章三章章四句五章章六句

秋風

秋風諷也

秋風厲厲中園有卉不植松與檜柰彼蕭艾
秋風飄飄中園有條不植松與檣柰彼艾蕭

秋風二章章四句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四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五

樂府雜調四十二首

興隆祀丁曲

稱朱竿揚朱絃鳴鍾朗鼓各在懸月建酉日次丁牲全醴成告于庭解久哉斯道淪以失天啓神聖我祖出用夏變夷四海一遐土之人炳文質解二昔者子欲居九夷百世之下乃享于茲猗與斯道垂憲靡遺解三浩浩皇皇八荒九州罔或靡知罔或靡由曷知曷由我祖之休解四

羅女曲

羅女年十五自矜好顔色山葉雜山花插髻當首飾蠻方並門戶男女多生涯昨聞城中市女出男在家上市買黄絲染緋作花布裙短衫袖長不惜雙脚露夜行山中道何處吹蘆笙我歌連臂曲曲罷動郎情動郎情與郎匹生女復長男三年始同室

落葉哀蟬曲

落葉哀蟬曲者漢武帝之所作也李夫人早夭帝思之不已為作此曲也

寂寥兮寒閨空帷兮晝低若有人兮感羅衣兎恍惚兮徃復来凉風飄飄兮吹玉階秋葉飒兮鳴蟬哀有

烏嗟嗟永離乖雙栖比翼兮何時諧

剡溪歌

溪之水兮幽幽誰與子兮同舟舟行暮入山陰道月濛濛兮雪皜皜千載重尋戴逵宅溪堂無人夜歸早乘興而来興盡休君不見王子猷

悼遠辭 并序

侍御顔君祖存元先生生拾弗祿死夭弗埊侍御君追念後先言既淚下景明君同年友也哀其意作悼遠辭曰

矯矯龍蛇兮浚於泥沙嗟苦先生兮獨罹此嗟遑彼修路兮驥騄不力夷瓌弗器兮良田不食嗟苦先生兮獨罹此極

倚柱操 并序

倚柱操者魯漆室女之所作也漆室女倚柱悲吟鄰人問曰欲嫁之女曰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遂自經而死予哀其志援琴而非其辭焉

兎則有罝兮鳥則有羅國無人兮將柰何心之憂兮豈曰予未有室家嗟嗟室家非我營兮我生曷榮兮

戰城南

戰城南戰不息朝戰城南暮哭城北積尸纍纍肉腐

高不食放馬澤中雪沒馬腓沙寒草枯不得馬肥北風夜吹胡兵四圍我欲上馬馬瘦不馳我欲射箭弓硬不開但語城中親汝出收我骸戰城南君莫悲猛虎嚙人翔於山岳欲食虎肉不避虎威男兒立功橫行四夷生當封公侯死當白骨歸

巫山高

巫山高極青冥間峯巒參差十二鬟神女仙裾佩纓動行雲飛入荆王夢含情流盼輕煙中玉床瑶枕薦君宮紫羅白縠垂香風恍惚魂散莫與同微霜銷落高丘樹寒猿孤吟鳥雙去荒淫淪滅竟何為暮雨冥冥歸古祠

芳樹

芳樹離離未華而綠滋華滋雖云好秋風暮來吹秋風不足邮華滋亦有時嗟汝枝上鳥汝去將安歸美人何方至貽我江上華麥彩奪人目胡為在天涯天涯雖榮好不如常在家

關山月

關山月夜照青海頭白骨征人怨紅顏少婦愁少婦含嚬望月來月明流影洞房開歲暮機中織素出夜寒燈下剪刀催年年搗衣明月秋明月還隨隴水流閨裏空教看破鏡沙場不見大刀頭

琳池歌

琳池歌者漢昭帝之所作也

木蘭為檝文梓為船青荷為蓋衣紅蓮宮娃倒坐揮繁絃淒風嫋嫋飄素秋飛花委葉承波流霜露夜下不可留

招商歌

招商歌者靈帝之所作也

高館閒兮曲池通乘舟夜逐荷葉東持荷作蓋不障風持荷作衣難為縫金琯玉鳧響秋空歌婉聲長待夜終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河濁不見日汝今欲往何時出公無渡河河廣浩無涯往而不返化為泥與沙夸父渴走成鄧林至今丘塚猶岑崟河中蛟龍見人喜縱有舟揖誰救爾噫嗟嗟公無渡河渡河而亡不如陸死噫嗟嗟公無渡河

明妃引

明妃絕色世無鄰粉黛那數三千人咫尺宮門接前殿君王只向圖中見當時自恃如花容美醜誰知由

畫工單于日近漢日遠萬里風沙魂不返琵琶馬上
再三彈翠袖朝啼關塞寒皓齒明眸棄胡地千秋遺
曲猶悲酸燕支暮雲白浩浩胡兒吹笳雪飛早山前
孤塚高差峩歲歲春風長青草古來抱節本難遇況
復蛾眉人所妬君不見長門宮不用黃金買詞賦縱
有朱顏君不顧

短歌行

冉冉秋序肅肅霜露含我旨酒召我親故鳥歡同林
水歡同源翔我同鄉胡能弗敦權雲西戢明燈在室
更長夜良可以繼日園有蘩菊庭有樹蘭秋芳是悅

春榮易觀高陵可升海水可測出門異路安知南北
生年幾何去者日多子不我樂聽我短歌

銅雀妓

墓田望不極松栢夕離離存生有歡恐亡沒詎同思
井幹日已摧繐帷寧復施衰榮互相謝身後徒爾為

苦寒行三首

天地黯閉塞冰霜皓崔嵬寂寥函城側鬱律見古臺
烈風夜中起飛雪千里來鳥羽沉不施獸口噤不開
虎豹斂穴窟蛟龍俱凍埋六龍銜白日寒苔光不廻

石裂南山下水結中河流莽莽北郭外死骨聚如丘
貧士被毛褐寡婦無完裯寧知貴公子絲竹宴朱樓
方辭白羽扇更御青熏裘

三

天風日夕厲海水不揚波飛雪被千里層冰白峩峩
嗟汝窮閭人無衣當奈何錦裘長安兒白馬鳴玉珂
豢狐插彫鬣射獸西山阿

塘上行

蒲生寒塘流日與浮萍儔風波搖其根飄轉似客遊
客遊在萬里日夕望故州遏鳩鳴歲暮蟪蛄知凜秋

暑退厭絺綌寒至思重裘佳人不與處圓鬼忽四周
房櫳凄鳴玉紈素誰為收白雲如車蓋冉冉東北浮
安得雲中雁尺帛寄離愁

放歌行

天命詎靡易富貴安足陳自昔慕豪勝重義還輕身
聲譽逾華洛驅車入咸秦立觀青雲上馳步要路津
射策報明主投書干大臣身為五侯客家與七貴鄰
杯酒縱經過冠蓋羅逡巡顧盼生光彩吹噓借陽春
各矜意氣好自比骨肉親時事多變異交道亦湮淪
要盟等金石棄擲同灰塵赤心不足恃白頭更如新

歸來嗜藜藿偃仰隨松筠始知葵槿非不若蘭桂辛
願從白屋士請謝玉堂賓

鴈門太守行

壘壘高山莽莽代谷城邊風起沙漠漠城內惟聞秦胡樂太守下車買牛息戈陶民禮義朝絃暮歌北歷黃沙磧南遊白草原五馬何秩秩來英導文軒嗟哉太守亦孔武時時較獵西山下

梁甫吟

君不見泰山高高梁甫在其半古來封壇禪地無宮館崖崩壁坼鐵鎖斷泰碑漢碣何人看自從生人開

九州九十六帝行權謀虎豹咲食龍蛇憂朝翻暮覆作雲雨立談坐笑生戈矛鬼神來往仙不死塵埃萬變扶桑流君不見田疆論功爭二桃齊門三丘埋野蒿又不見魯連辭賞輕千金却秦救趙何雄豪眼前無人辨曲直身後聲名更何益拂袖空憐蹈海心護東狂負排山力梁生五噫歌莫哀東絕眾甫觀蓬萊千年雲開錦繡壁五色日抱金銀臺瀛洲方丈列仙占文成五利何能驗徐生入島竟不回博士儒生盡坑塹我吟梁甫君振衣世路崎嶇多是非琅玕芝草海岱曲釣竿拄杖從今歸

採蓮曲三首

青荷晝舒白露晞朱光照耀含素蕤綠房翠蓋偃參差紅妝皓腕映漣漪齊聲一氣歌豔辭桂舟蘭檝紛屢移佳人羅帶宜風吹

二

岸上有柳隰中有荷舟中女兒勝吳娥爲君先唱綠水歌起攬長帶垂纖羅鴛鴦雙棲翡翠過下渚日暮多風波葉密花稀愁柰何

三

急歌太短緩歌長清風夕回素雲翔雙鳧飛起向橫

塘荷花不言空斷腸明月宛轉流西方月中白露沾衣裳紅顏青鬢安能常萬歲爲樂莫相忘

獨漉篇

獨漉獨漉驪車折軸不畏折軸但畏車覆芃芃者葛生彼中衢雖有蘭蕙當門則鉏同行竊金相顧道左我實不知彼則畏我食茶知苦食梅知酸狐裘之敝可以禦寒有虎斑斑伏于林下我欲射虎愧無勁弩肅彼北風渡彼中流豈不懷憂與子同舟

白紵歌七首

齊紈越羅霜雪輝吳刀并剪爲君裁鳴璫香珮行相

催且步雲館升月臺珠纓列座瓊筵開秦箏慷慨趙瑟哀含淒歛嘆（一作笑）君莫猜

二

鳳樓十二連繡衢雕楹刻桷耀城隅朱蘂絳穟藍紅蕖金盤玉盞奉君需美人隔坐更華裾主稱萬年為歡娛上客翠蓋停踟蹰

三

千金買笑萬金買歌明珠白璧豈足多長眉窈窕揚秀蛾輕身起舞垂纖羅悲絃急管鳴相和三星低戸月沉波銀箭金壺柰夜何

四

吳娥白紵為舞衣鏤花綴葉紛葳蕤青春爛熳白日輝輕帶一舉長袖施皎如流霞隨風飛游龍宛轉翔鵠迴傾城絕代人共希

五

手中色絲舊所治青紅碧綠當自知衆中不語心向誰感君厚恩私念之東流之水不西馳泰山在前不可移紅顏白首奚足辭

六

北里撾鐘東鄰撾鼓吳歈越吟邯鄲舞恩義如山金如土遺簪墮珥不復數窮冬夜長樂未闌流風迴雪滿楹前不惜皎潔為君妍

七

白玉瑣闥黃金堂蘭煙蕙火薰象床雕屏羅列組帷張繁齊列炬舒華光橫簫挾瑟步曲房朱唇素齒發浩倡願為比翼雲間翔

苦熱行二首

大雲崢嶸連赤阪白日苦長不得晚庭前井乾生楮煙炎埃晝起高塞天侯家陰洞帶流水紗幃白晝淒風起美人冰盤薦朱李道上行人多渴死

二

晝眠苦多蠅夜眠苦多蚊炎霞熱霧蒸絪緼四體拘促何由伸仙人住宮挾蘭苑下望青松踏幽嶽我欲從之詎非遠塵世何堪遂仰偃

鳴鴈行

鳴鴈鳴斯其音寮噪江路遠逴念汝離漂鳴鴈于飛肅肅其羽遵彼脩渚實維汝所洞庭增波沙朔多風何寧往來無卹爾躬飛斯鳴斯求蒲與稗無俾霰雪及爾遊遨高山有石高木有枝我思我朋嗟哉可遺

行路難四首

肰有織綺復有織素誇君視綺還視素憐新不如莫
棄故罇中有酒盤有飧聽我為歌行路難衆中歡樂
多忘氣豈知他人不得意白日有時不照地安得保
君常不棄

二

天河熒熒西北轉織女牽牛不相見由來天上亦別
離何怪人間有悲怨世情磷薄惡衰賤駕車騎馬有
人羨少年不得君愛惜紅顏勝人亦何益

三

高樹鳥不集常有東西南北風君子衆所畏好惡不

合常相攻拔劍欲有適前有虎兕後虺蜮抵節徒歌
行路吟高飛未有横天翼

四

我發行路歌諸君請勿譁嚴冬霜雪雖可畏三春草
木自榮華人生富貴各有時不勞辛苦更咨嗟百年
冉冉寧復多白日速如東流波眼中世事只如此生
前不樂將奈何

棗下何纂纂

種棗北墻下棗熟委路衢行人競取食居者守空株
憶昔棗初赤傾路且停車棗當今日盡誰能少踟躕
天命誠不易榮落互相渝功勳本積累傾奪在須臾
聆我棗下言貧賤可久娛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五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六

樂府雜調四十一首

俠客行

朝入主人門暮入主人門思殺主仇謝主恩主人張鐙夜開宴千金為壽百金餞秋堂露下月出高起視厩中有駿馬匣中有寶刀拔刀躍馬門前路投主黃金去不顧

河水曲

河水何濺濺暮采河邊蘭君隨河水去我獨立河干

車遥遥二首

馬立車遥遥望望車塵滅但聞上車語不得下車別

二

寒鷄喔喔知夜半隣翁舂粱婦炊飯僕夫聞雞趣車起欲明未明行十里火輪飛出扶桑霞羲和騎龍鞭日車君看日亦無閑時我車安得常在家

隴頭流水歌三疊送劉遠夫行

我欲望長安隴坂高蔽天隴坂高可陟隴水鳴濺濺

二

盤盤上隴車班班下坂馬我非虎與兕使我行曠野

三

長安有高樓不見隴西州可憐隴頭水日夜東北流

下陵曲

上陵風以雨下陵月星露（一作上陵有風雨下陵有星露）不見西陵宮但見松栢樹朝行西山曲暮至長安道長安車馬多風吹陵上草

直路行

直路難行直言難受邪徑捷足旁言悦口直言如矢聞者畏憚如射曲巷鮮不折幹直路坦坦不可避難大夫史魚死以尸諫汲黯抗言不冠不見輪扁之言桓公是悟焦不避烹秦皇霽怒猛虎在前不為我言

虺蛇在後不忘我害一世自閟遭害于宮號君怒御枕塊道中不忍其憚寧忍其亂苟畏爾恥必視爾死如藥弗瀆其疾必遂如矢不直不能貫革小人惡直君子是恃神之聽之終獲其璧

海山謡

斷鼇立浪海水裂蜃魚食日日五色海中靈氣變莫測白晝須臾風雨黑彭祖夭巫咸病龍伯死精衛絕山亦可揺水可塞

秋江詞

煙渺渺碧波遠白露晞翠莎晚泛綠漪兼葭淺浦風

吹帽寒髮短美人主（一作江）江中流暮雨帆檣江上舟夕
陽簾櫳江上樓舟中採蓮紅藕香樓前踏翠芳草愁
芳草愁西風起芙蓉花落秋水魚初肥酒正美江白
如練月如洗醉下煙波千萬里

琵琶怨

美人竹間亭虛簾空月華相思湘江曲淚竹生斑花
花開為誰好花落不復掃出戶見春風低頭怨芳草
坐彈五十絃起視江月殘愁絃不堪聽手澀金鴈寒
一彈正凄切再彈轉嗚咽三彈撥幽腸聲亂冰絲結
西風吹芙蓉一夜落舊紅豈知琵琶音能消青鏡容

黃頭郎

黃頭郎爾毋傲殿上天子憐府中丞相怒爾雖有銅
山運去銅如土黃頭郎爾毋傲

黃鵠歌

請君勿諠譁奉君黃鵠歌黃鵠一飛去翱翔天之涯
我欲致此鳥雲中無網羅安得生羽翼從彼凌丹霞
山川遼以邈不歸當奈何

烏夜啼

啞啞烏啼宮井霜殘月半落明星光城頭吹笳已復
鳴宮中擊鼓殊未央

竹枝詞

十二峯頭秋草荒冷煙寒月過瞿塘青楓江上孤舟
客不聽猿聲亦斷腸

采葛篇

野風吹葛葛遍好綃霧縈煙青嫋嫋谿迴水白雲石
蒼石根引蔓百尺長越婦腰鐮赤雙足褰裳行歌入
中谷朝日未出霧露寒花繁葉密採掇難年年績絲
作絺綌奉以服君君莫斁君知衣葛好不知採葛苦
白日畏逢蛇月黑畏逢虎君不見吳王宮中細腰女
日向歌筵看白苧

霹靂引

石湫黝黝黑雲夕蛟龍夜起隨霹靂盤空殷地出絕
壁驟雨飄風怒相擊空中將將下矢石千戈萬馬俱
辟易飛鳥墮地委如積古檜長松盡遺劈吁嗟乎阿
香深山巨海胡弗往短蜮偷狐無魍魎

刺促篇

刺促刺促井㵶不續雖有場苗室則靡粟羅雀務獲
不言其多見彼淵鱗或言其苛跣夫逐鹿坐者食肉
苟一需百百爾莫足譬彼乘車弗牽坦野驅馳不已
或敗爾馬河有伏罟蛟龍去之相彼有明孰逢其災

前有鼓樂後有冠蓋方言方笑不敢以告執鼠不力或傷其手彼虎彼兕封不以走有逢其樹其廢之捞豈不休息維顛在朝

處州別駕行

處之地山水迴處州別駕賢且才別駕來郡吏馳騎連連鼓靇鼉城門大開別駕來別駕來御駟馬雙麾在前高蓋娜娜入有列戟出有負弩吁嗟別駕才且武江之水去悠悠兩帆揚別駕舟處人來迎申人留嗟別駕安以適彼安以去我

種豨詞

種豨東園內豨葉從風翻綠帶飄長帶素花容以繁雖無百尺根枝蔓自纏綿雨露冒時澤陽暉被朝暄竊比女蘿草附身托高垣綠畛齊結食豈貴充盤飧願為連理杯長以奉君歡

雙燕篇

雙燕何翩翩飛去仍徊翔依依止畫閣綣綣鳴東廂昔來屆陽節今去易寒涼秖恐秋風高海路多煙霜雙飛入君戶雙栖在君梁被蒙君仁惠彈射不相防養雛毛羽成送雛還故鄉雖無黃雀報歲歲巢君堂

去婦詞

嫋嫋竹竿釣魴及鯉魴鯉可食竹竿何以予有錦衣莫忘布襦予有旨酒莫忘糟糠賤妾嫁君所期偕老紅顏難長倏已白首白首雖可出不念紅顏日

種麻篇

種麻冀滿丘種葵冀滿園孤生易摧悴獨立多憂患當行思故旅當食思故歡先機失所豫臨事徒咨嘆升蕭艾乃至鉏桂致傷蘭物理有相附疇能識其端斷金俟同志抱玉難自宣交結良匪易君當圖未然

月食篇

仲夏月食月半缺仲冬月食食之既皇皇下民亦孔

之悖燁燁其魄有物薄之彼盈而微賓度之宜今此下民孰使告凶災嗟嗟亦悖孔哀有烈其風自伊天阻雲旗載揚滕鼙奏鼓率彼下土訴于帝所訴于帝所光復于天光復于天其明罔愆照臨爾下民

國士行

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更名入宮廁變形伏橋下雖不褫鑢蒐猶得斬讐衣生有國士名死為壯士哀

誰謂河廣行

誰謂河廣濁不見泰山盂水之清可別媸與妍清濁苟異小大安足言君子知之衆人皆茫然

下宮行

下宮兵來圍朔妻置兒袴中兒不啼一索不得當再索孤兒那可活嗟杵臼爾爲朔客我爲友立孤誠難死何有嗟程嬰文當徐死難當事爾强爲難我爲易千金詐賣趙氏子眞孤乃存杵臼死復趙社嬰刎頭報死者

易水行

寒風夕吹易水波漸離擊筑荊卿歌白衣灑淚當祖路日落登車去不顧秦王殿上開地圖舞陽色沮那敢呼手持匕首摘銅柱事已不成空罵倨嗟嗟燕丹寡謀當滅身光也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殺樊將軍

君子有所思行 一字起十字止

猗君子有所思居高無民不如守界衣錦負薪入市見嗤神龍在滹淖反爲魚鱉譏鳳凰不得地翻身避群雞騏驥雖能千里逐鼠堂上不如狸丈夫秉性天所定流俗是非何足移水中馬與陸地之魚各謂失所置能久須寧爲地上特生之野草不能爲茂樹負巖牆而居

燕銜泥

君不見燕銜泥爲巢哺雛常苦饑雛有羽翼各自去安能久在梁上飛丈夫出處亦如此貧賤富貴皆人爲燕銜泥不慮哺雛勞但慮衆雛飛不高

養蠶詞

桑葉青蠶始生桑葉莫莫蠶白滿箔今年女兒道蠶早晝夜照蠶恐蠶老浮萍生葉麥落花風簷繰絲鬪鳴車君不見簇上蠶乾死老蠶成蛾又生子

嗟哉行

老烏能啄牛能觸嗟哉世人互傾覆自微其藩盜入屋同病者憐同憂者嘆梟子奪鳳巢雞不安何得同類反相殘彼淚可逝穽可避禍從出人豈天意君不見虎雖有爪鴻有翅

雙鴈篇

錢水部世恩在官失偶日夕哀吟其友何景明爲作雙鴈篇寄之

雙鴈雲中來雍雍揚鳴音念子中路散一飛與一沉冥冥江湖道思歸苦不早昔爲並棲禽今爲特飛鳥飄沙戀故浦別流思故河奈何同滿水翻作異派波鳥悲多苦音容悲多苦言絃爾孤桐琴操我雙鴈篇

莫羅燕

羅雀莫羅燕燕飛在高殿殿高且深誰得見主人垂

幕高殿中燕來徘徊不敢過楊花落燕出啄童子張
羅邀黃雀黃雀入羅燕入幕

牧犢行

黃牛遇虎南山下夜見白石心中怕牧童牧犢畏虎
欺挽弓遲之不敢離削竹爲箙蒿爲箭射虎恨不穿
虎皮嗟汝虎爾勿欺我犢我犢有日頭生角

城畧陽

扶風令城畧陽賊來畧陽令走藏扶風令爲登城喚
抽刀撍衆衆不散三日抗城一日戰戰不利令生縛
見見賊罵賊危不變畧陽城人盡爲哭畧陽令生扶

風死守臣上奏驚　天子君不見扶風令死封公卿
嗟爾畧陽之令胡爲生

潘節婦

二十君辭房六十姿在堂紅顏爲婦白首孀昔日抱
女今已亡風火炎煙黑鄰里相救失顏色未亡之人
安所從義不避火天返風噫嗟嗟妾雖有身君無子
身不化石心不死

高城行

高城巀巀山百堵白日樹旗夜懸鼓將軍戒嚴太守
武城下賊來城上發弩橫軍轉石城人負土噫嘻吁

城完家可全城破家爲虜傳與城中人但保城莫開
戶

南山篇幷序

宏器爲思親卷予爲作詩文及今八年矣宏器得
貢將入京復以此冊求予詩遂爲是篇

朝采南山白石盤盤風來吹葛葛葉幡幡豈無枝蔓
念我本根翹翹采薪靡考誰蔑緝緝葛絲考則靡服
從從澗魚在罶嚴嚴昔用爲飧今用爲祭上陵折松
下坂折栩逶遲遊子勿以行久月不恒處日則有西
瞻彼日月思我父母

轅下駒

轅下駒鳴聲一何悲豈無萬里志踠蹐安能施詰曲
羊腸坂纍纍大行谷車輪不行白日殁仰思玉山意
超忽君不見八駿日行萬里馳煙掠景誰能拘吁嗟
乎轅下駒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六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七

五言古詩五十首

武陵 以下使集

武陵一何長遼遠不可測高林多悲風慘澹日無色
黃熊啼我前白狐跳我側蛟螭蟠深淵下見奔雲黑
沙蒸水亦毒我僕饑且踣辭家忽踰秋適此萬里國
土風日以殊川域邈無極伏波有遺響吟餘轉悽惻
何因托橫吹一寫千載憶

桃川宮四首

神宮矗飛觀結構俯層丘上翳萬年樹下瞰千尺流
仙蹤久已沒百代傳其由荒壇橫白雲窈窱安可求

二

谿谷多青氣朝暮不可知雞鳴洞中樹輕颸散華池
白石流丹液靈葩耀朱蕤誰能學丹術遂使塵網離

三

石洞無遺構空巖長松桂入深忽已陰非高稍知霽
山光晚多姿谷響秋轉厲緬懷避秦者一往成永逝

四

溪中何所有磊磊多白石紫參生其陽青松植其北
遠林商氣清絕巘夕光白何當發雲奏招我吹簫客

自武陵至沅陵道中雜詩十首

承明插宸漢西適蠻夷州艱哉武陵山古道何悠悠
狹谷不容幰水中無行舟仰探虎豹窟俯瞰蛟龍湫
徘徊遲吾馬中心懷憀憂脩程尚延亘我行何時休

二

群山何逶迤環峙如百城其上干青霄其下浮雲征
出沒千萬態倏忽殊陰晴撫茲豁心目頗慰羈旅情

三

亭午入大谷烈陽經中天樹木多鬱蒸石坼起焦煙
掘地飲我馬數尺不得泉僕夫告飢渴揮汗墮馬前
安得萬間廈坐使清風延

四

緣接界亭驛候吏迎我前息徒茂林側飲馬山下泉
落日四巖陰餘映高樹顛坐久吏人散濁酤聊自延

五

驅馬山上行山高何巍巍修阪接飛翼百步仍九迴
俛視煙霧中衆山鬱何壘茫然望四海萬物亦已衰
昔我別京國朱華猶未希歲節忽復易何時當旋歸

六

大壑百餘尺流水浩湯湯我行路中斷欲渡無橋梁

誰爲理舟楫石亂不可航改轍上危棧登茲千仞岡
臨深古有戒側足以彷徨

七

叢薄被烟阜徑路紆且微秋風振喬柯綠葉漸以稀
日入羣動息林深衆響歸君看棲枝烏大小必相依

八

山深多樹木百里人民稀時有四五家茅茨隔山陂
沙田不可耕何以禦歲饑門前數畝園秖收蓬與藜
平明出汲澗薄暮始得炊童稚那敢出但畏逢虎蹤
草黃納晩禾桑綠催官絲嗟爾遠方人辛苦誰具知

九

山勢行轉促連峯相貫輸崷崒林莽中乃復得坦途
青壁結煙霧縹緲凌虛無層阿秀嘉禾下覆清水渠
夙志好幽僻覽茲耳目娛公事雖少延顧盼忽已踰
安得鼓清瑟日坐山之隅

十

谷轉岡漸平策駕循陂陁遙望辰陽城枕山帶長河
飛甍若鱗次居人亦何多按節駐江館登眺崇山阿
南徼聞夜絃北里楊朝歌誰云接夷域文物殊中華

懷化驛芭蕉

芃芃芭蕉葉植此園中央繁綠布重幄層陰蓋高堂
盛夏日初赫蕭森蔽炎光衆賓御華館四座借虛涼
四序互更謝南陸回朱陽窮秋多風雨寒冬多雪霜
危叢旦夕茂綠葉日夜黃本無松栢固安用誇其長
徘徊視草莽零落同一傷

花崖梧桐

桐生何猗猗其葉何油油白雲蔭崇阿朝日照高丘
感此雨露滋愧彼蔓草儔鳳凰久不至琴瑟誰可求
吾將緪繁絃庶以宣我憂

清平令

清平縣之令不識何爲者庭前長野桑庭後長山檟
猛虎上我城青狨啼我舍昨日出城去騎馬到部下
部民追逐之持刀殺其馬入門顧妻子所居無完瓦
秋風吹樹木白日落原野永夜空城中哀哀淚如瀉

平越

清晨發平越霧暗山益密僕夫各相戒路遠恐迷失
薄午游氛清參差衆峯出雞鳴谿谷中始見崖上日
雲葉分杳冥高原被華實秋風起叢林興感乃非一
悠悠遠行邁歷險難具述

新添

朝躋七盤坡復下九折坂長風飄落日杳杳前山晩
征夫行取薪夜入硐中飯仰視飛鳥還截觀浮雲卷
還顧望鄉邑日與親愛遠公家尚有程安能速言返

平塡城南村三首

朝出城南村策馬入荊杞村中八九家烟火自成里
兒童候晨光稍稍荊扉啓四鄰務收穫時復披草語
睍睍何所云但言好禾黍

二

秋陰結林霏細雨洒茅室牧放止近郊牛羊不相失
廣囿散花林平疇藹風日長幼不出門咸知戀儔匹

喧喧車馬中徒爲慕高秩懸輿當何時可使志願畢

三

沉沉古陂水日暮突更綠隔陂見居人蘿蔓纏草屋
摘禾留客飯秣薪發秋木童稚持竹竿雨中放雞鶩
區區化外國猶得覩淳樸

普定

戢絕掩山城空堂思超忽孤燈明夕帷悄悄凉風發
落葉何飄蕭飛螢互明滅客愬臨古寺坐待微鍾歇

城南婦行

城南有寡婦見客泣數行自言良家女少小藏閨房
青春嫁素手白日照紅粧父母偏見憐嫁我不出鄉
前年獮猾亂腥穢入我堂弟兄各戰死親戚俱陣亡
嗟我華豔質忍恥罹凶殃憂愁雲髮變辛苦朱顏傷
昨聞故夫在息消通兩方百金贖我身三年歸舊疆
歸來門巷異人少蓬蒿長轉盼夫亦死兒女空在傍
薄田無耕犢寒臘無完裳人生固有命妾獨遭此殃
況復官軍至燒焚廬井荒主將貪賄賂百死不一償
朝廷自有法出師亦有名妾身何足道無乃乖天常

平夷二首

滇南八月中綠林何蔓蔓居人亦相轢數里聞鳴雞

路轉無詰曲山行少攀躋回瞻貴陽道咫尺蹊徑迷

二

夜宿平夷館風悲氣始凄月光皎東壁白露寒蛩啼
憑高視中原但覺衆星低長路心益壯浩歌天之西

涪萬

孟冬氣始肅葉落北風凉寒水斂溝壑餘輝照橋梁
方舟下涪萬所歷非一疆崇朝越千里川塗渺蒼蒼
浮雲帶城邑壯麗遠且長況多古人迹覽之心慨慷
登遊豈不美滯淫非我鄉

泊雲陽江頭玩月

扁舟泊沙岸皓月出翠嶺開牕鑒清輝照我孤燭冷
高林散疎光遠渚接餘景縱橫銀漢迴三五玉繩耿
弦望幾更易客行尚殊境佳期邈山嶽端坐令人省

涿鹿道中 以下家集

高城鬱莽蒼永路多荊棘日氣夕以陰遊氛浩無極
城邊古時丘宿草蔓于域樹木何蕭蕭狐狸鳴其側
訪古思軒轅崆峒何由陟伊昔奮龍戰明明庶邦式
神馭飄昇湖烏號緬玄德遺蹤邈荒野盛烈存盛國
誰云戡亂功不俟干戈力風雲變俄頃明晦古難測
薄暮窮林中愁焉長太息

渡白溝

春行傷旅思單車悵躊躇晨眺黃金臺夕渡白溝河
求賢不可見血戰竟如何落日古原下悲風入浩歌

叢臺

邯鄲多俠士趙地產名娼日夕高臺上歡宴殊未央
黃金飾舞榭白璧綴歌梁安見千年後空令春草長

五平五仄體

秋原何蕭蕭耳目去雜茸枯荷猶穿塘苔甃尚抱隴
寒風吹空林落日照古冢徘徊觀陳蹤露下髮忽竦

迎霜隼

烈風揚雲旗鼓角悲廣路庭前玉樹枝昨夜微霜度
幽人躡葛屨出戶覆寒素胡當戒堅冰及此歲將暮

冬雨率然有二十韻

北風吹零雨冬熱雪不作二儀黯澹交百川奔迴薄
沙霾翳白晝遠望何由豁六龍墮青冥萬象淪玄朔
羲和扶日行紆轡竟焉託神媧補天裂鍊石恐遺落
雨伯誰為誅雲師爾何惡前者十月交震雷轟城郭
岸條俱含柔園卉亂吐萼農家忍朝飢歲暮食雜雀
豈無數畝禾狼藉委秋雹徵求皮肉盡枯骨待削剝
妻孥在眼前四季不得樂胡因見陽春所處轉溝壑

閒居值泥淖展轉翻蕭索雖無長者轍自閉寒士閣
長陰下脩薇瞑色起孤岳喧啾後栖鴉悵望暮歸鶴
世途紛轉蓬生計倚叢藿永懷昔人駕冥心付寥廓

發京邑四首

弱冠遊 皇邑抽翰預時髦出入承明地四海皆同
袍浮歲奄七徂徇名虛所遭夙痾糾纖質褊性悍形
勞駕言返初服行矣遂林皐轉蓬戀本根羈鳥思故
巢自顧無脩翼安能久遊遨

二

驅車出郊門杖策遵古行返顧望城闕引領內懷傷

崇京縣霄漢遷迤一何長雙觀臨馳道辟宮儼相當迅飈激櫺牖游雲起縱橫漢道信全盛縷綫爛輝光側觀青雲士鳴珮倏來翔累生何慷慨遂迤悲未央

三

親交遠集送飲策西山陰前瞻太行道却顧上苑林青陽藹靡壚春氣感鳴禽所遇豈殊故即事自成今（一作所遇豈殊時即日成古今）平時等榮樂一旦異浮沉昔者同袍友邈若辰與參山海去靡極年逝日相尋倉卒杯酒間寧不傷離襟（一作惆悵傷離心）

四

行邁越長旬歷歷懷苦辛崤嶔陟丘隴髣髴望郊閭墟里接雞犬井邑無閒人暄陽入廣陌膴膴周原新百城豈不美風土非我鄰遲遲眄鄉域言念故所親代越各有性所願還其真胡為去桑梓鬱鬱冒風塵

渡河

夙征肇延津明晨臨大河洪源下積石砥柱屹嵯峨渺渺梁宋區汗漫經過自非陵與岸於安障其波揚帆起中流四顧莽無涯崇雲徂廣澤迅風夕吹沙積陰不可測魚龍假相加前無千尺梁一葦胡足誇人生寡恒居奚異波上槎豈無舟楫志漂泊當奈何

許下

伊昔炎漢季西京方遘患宮室燒熸盡乘輿播草間刼遷留茲域荊棘滿頹垣橫流一以濫大廈寧復完豺虎互馳噬鴟鴞厲飛翻日月屢薄食風雲變無端嗟哉衆君子杖策起周旋荀公誠偉士弘思濟其艱陳琳自南至王粲亦西還從戎藉椎辯騰步有榮觀良寒豈同御鳳鶯不共飡功名安足為明義乃高賢

還至別業四首

雞鳴高樹杪狗吠墟里間家人望車徒遠客造門端入門問所親上堂叙悲歡行人暮飢渴（一作吾亂）秉燭具

盤餐明月照西戶三星爛中天出門踐野草白露候已溥十年苦行役茲夕方來旋寧知非夢寐忽忽心未安

二

詰晨親友至箧榼攜所需各言平生懽念子久離居綢繆語未畢展席臨前除園榮亦已抽況有盤中魚人情倦懷土富貴豈常於無為泥形迹所願恒相俱

三

依依入鄉閭惻惻歷故疆行邁斷幾時所見忽以更成人匪故識者當日凋喪平生所同歡轉盼殊存亡

羇魂邈遐域旅櫬歸中堂人命不相待奄忽如朝露
撫事感今昔喟然熱衷腸

四

弭駕及春暮比屋事耘耕時物促遐矚契我遺俗情
故林茂以密敝廬亦將成芳蘭冐紫葳園柳尚垂榮
澤葵蔓廢井瓜田依故城策杖衡門下仰假遂平生
所願在怡親餘者奚足營世情惡衰歇天道遞虧盈
駟馬豈不貴翻覆坐相傾

七夕二首

逝節忽不處佳夕復我臨神飈汎光蕙涯露沾華林
緬彼牛女會茲端竟難諶形影懵相望胡由接徽音
飄颻翠龍駕髣髴青瑤簪長河坐移轉素波斂西沉
靈彩歘以晦游雲起層陰同歡戀膠漆異處悲辰參
翹思慕遠匹感此涕流衿

二

舉俗慕良旦好尚各有趍高樓瞻綺繡貧女無繒襦
移時曜靈沒素月復已舒群居侈歡宴長坐獨愁吁
愁吁亦何為同禍與我殊春徂秋未返膏沐誰為娛
仰視河漢女相違復來俱要知比翼乖各阻天一隅
乖離有重覯毋使寸心渝

水曲納凉

秉月玩清夜激流瀨煩疴竹栢夾脩水微風揚澤荷
苔陰皓露溽素鱗躍丁波柔條紛斂結勁葉亦隕柯
優游蕩情志俯仰丘中阿雖無朋儕和興言自成歌
娛樂當及時千秋豈復多

雜詩二首

西陸移脩晷素節多寒陰端居屛營慮淒氣慘人心
浮飈委時卉零露傷青林仰見孤雌翔玄鳥無遺音
蟋蟀何愁苦終夜長哀吟感物興慨嘆憂思孰能任

二

馳輝在西山迴景流東隅群欣被光灼何能待須臾
重陰藹萬物樹木日夜踈叢蕙一作蘭植幽闥含榮耀
前除佳人眇雲端何由致區區常恐霜霰至萎棄不
我需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七

五言古詩五十六首

六子詩并序

六子者皆當世名士也予以不類得承契納輔志勵益者多矣病歸值秋寤嘆中夜有懷良友作六子詩

王檢討九思

王君青雲姿志豈侈丘壑名家出杜鄠少日遊宛洛奮身匹文鵷戢羽巢鸞閣興文燭雕龍揮翰凌玄鶴雅志在四海隨時偃經略馳情纘謝朓日晏吟紅藥

康修撰海

矯矯龍頭士騰躍在明時康遊恭家放棲志固有期赤驥鳴烟霄不受黃金羈揮毫御清讌浩思隨風飛鐙前激高倡顧盼孰與希究古摘遺編頗好班馬辭良史久無稱斯文當在茲

何編修瑭

中州產名俊河內天下士平生飽藜藿學道歷壯齒至樸斂華蔚徽文陋雕綺守淵安可窺馳辯詎能止洞悟超先幾微言析玄理曲高難為和行獨寡知已古轍多蓁蕪非君誰予起

李戶部夢陽

李子振大雅超駕百世前著書薄子雲作賦追屈原新章益偉靡一一鸞鳳騫華星錯秋空爛大難為然摘文固無匹抉義罕比肩抗志冀陳力危言獲罪愆握瑜不得售寶棄誰為憐仲舒貶膠西賈生亦南遷古來有遺憤非君獨哀嘆

邊太常貢

世士多戚促器識寡蕭散太常何瓌瑋坦然破崖岸祥煙拂瑶壇瑞日轉華觀出入諧鵷鸞頡頏在霄漢芳詞灑清風藻思興文瀾陽春誠獨步清廟獨一作徒

三嘆金奏響不虧王樹開逾燦閒居檢遺篇啓篋得爾珎一作玩

王職方尚絅

職方吾益友契誼鮮與同少齡負奇氣萬里飄雲鴻手中握靈芝高操厲孤桐讀書邁左思識字過揚雄為辭多所述結藻揚華風寸心素相許撫志慚微躬

十三夜對月

閒居愛明月良節復與俱金魄靡秋閣皓彩揚雲衢澄空斂霜烟清飈蕩中區徘徊廣庭內改席臨方除顧景悵衷慮興心念居諸天道遞消長戒之在須臾

慊謙可久安盛滿豈恒居孰云質靡盈所貴光不渝

十四夜同清溪子對月

林塘枉佳客待月欣舉觴今夕勝昨夕已見生東方
離離絳霄側冉冉素雲揚踰時瀬氣澈縣耀天中央
仰視渺難即忽兀（一作覺）在我傍清池含微波左右泡
流光月行固當望人會何能常與子各鄉域邂逅臨
此堂良時不屢值明月安可忘醉歌吞永夕和我窈
窕章

十五夜高鐵溪同沈清溪趙雪舟馬百愚過敝
居對月

端居撫廢節春菘金素中上客拜飛蓋惠然慰幽衷
圓景舒東隅忽復周層空重輪爛五色繽紛結文虹
流輝接瑤席絳氣藹以葱衆賓侈佳說聯篇抱華風
情好在明月安問膳靡豐弦望有恒度明陰變無窮
人生非比翼豈得常相同所願御此觴聊以娛夜終

十六夜月

日夕城烟歛列宿出復多開軒望明月展席流素波
圓輝雖少虧猶能遍天涯單居（一作亂）不為樂念遠徒
咨嗟美人越崇京高樓結綺霞浮雲暮長征何由覩
光華迅飇萬里至霜霧日以加坐憂桂枝歇委落同
泥沙清輝苟相照豈應天路何（一作遐）

十七夜月二首

夕望月已減雲飇蕩其側月減不足憂盈虛本相值
胡為蔽氛霾坐使清光匿踟蹰久延待慘景鬱無色
燈前理鳴絃瑤徽為誰拭思我平生友道遠不可即
素書委篋笥安得雲中翼滄海多波濤長陰浩難測
何當廣餘輝一照萬里域

二

更深月復明揚秀青雲端浮飇倏以寂長川靜波瀾
徘徊廣除下白露棲崇蘭仰見城西樓迥光照文軒

樓中織綺女延頸獨哀嘆哀嘆未終已素河橫西山
近覓不長望玉貌寧久妍君毋吝光惠使我芳歲闌

擣衣

凉飇吹閶闔夕露凄錦衾言念無衣客歲暮芳寒侵
皓腕約長袖雅步飾鳴金寒機裂霜素繁杵叩清砧
哀音緣雲發斷響隨風沉顧影惜流月仰盼悲橫參
路長魂屢徂夜久力不任君子萬里身賤妾萬里心
燈前擇妙匹運思一何深裁以金剪刀縫以素絲鍼
願為合歡帶得傍君衣襟

悼往

行雲不歸山逝水難重廻與子一爲別流光倏如推
形神往無存夢想弗克諧孤冢日荒蕪幽泉窮窮埃
重扃一以閉千秋寧復開時至展遐沉傾酹澆黃茱
還思平生居歲久生夕苜寒風吹室閒彷彿鳴玉家
人生重恩義況茲比翼乖何能眷新歡棄擲故所懷

贈望之五首

遥遥京洛客承命發華輈朝辭冀州野夕泛黃河流
雙旗翔汝側駟馬登故丘故丘鬱以長岡隴茂松楸
車徒耀城郭親戚迎道周丈夫事四方州閭寧久留
王程在須臾顧念但懷愁前有盈觴酒爲我且綢繆

二

清晨送遠人弭駕北城隈北城一何脩前臨古時臺
俛仰故鄉域一如平生懷季冬嚴風發積雪皓皚皚
念子徂遠路鬱結不能開中林寒卉寂樹木何摧頹
安得春華敷採掇以相貽

三

驅車策良駟北上遵太行非高嶠崇京宮觀鬱一作遼
相望前瞻碣石湍俯見東海疆壯觀局宇內高志何
激昂孤鴻暮一作務南翥奮翅起隨陽黃鵠遊四海胡
爲悲一作戀故鄉何能有羽翼從子俱翱翔

四

昔予當北徂值予復南旋相逢踰幾時世事倏推遷
訪舊半存亡誰能不摧頽浮雲歲暮征餘暉銜西山
居人念川塗行子戀鄉關平生雙龍劍乖別何時還
志士重明德窮達奚足歎願君勗令名相期在盛年

五

人生寓大塊聚散如飄塵昔爲同裯好今爲異鄉人
孤獸鳴索偶翔鳥求其群戀故各有慕何況骨肉親
子當被華紱結束事明君我當守蓬室聊茸賤與貧
去住各努力良覿會有因

除夜二首

今夕復何夕偃仰茲歲周懸膏耀室隅中饋進芳饈
雖無車馬客親戚自相酧遊魚安深淵翔鳥止故丘
所歡在桑梓餘者何復求逝節不重至來者難預謀
長跪奉此爵延年樂千秋

二

閒居知時節習靜觀卷舒日月無恒處念往寡歡娛
歲徂浮雲陰積雪皓中衢豫章產江濱孤蕙敷山隅
芳烈雖靡虧遐遠寧見需所願勗明德庶以酧居諸

豔曲八首

御溝通上苑大道接平沙紫陌三千騎青樓十萬家
城中楊柳樹風起暮飛花

二

日出洛城裏歌鍾起四鄰朝遊桃李蹊暮踏車馬塵
遊絲罥白日冉冉愁陽春

三

秦氏字羅敷馮家名子都救戍臨歡酒曲罷坐當壚
白馬金吾子青絲提玉壺

四

明姿稱二八生長紫羅帷對容舞垂手邀人看畫眉

今朝仲春日照影臨芳池

五

粲粲東城子盈盈南陌姝自矜夫壻貴翻笑使君愚
日暮採桑去空廻五馬車

六

翩翩五陵兒藉綺冠華簪常懷雙寶劍詎惜千黃金
馳馬章臺下紅塵不可尋

七

蘭燈列滿座繁炬灼朱光富貴傾南國佳人出北方
畫堂翡翠帳夜夜讌金釭

八

高臺一作接臨萬户朱樓耀城隈共藉鴛鴦綺雙持鸚
鵡杯春風樓下度一夜百花開

擬古詩十八首

冉冉歲逾邁念君長別離別離在萬里道遠行不歸
鷯鷯慕儔匹鸞鳥東西飛思展雙羽翼奮起凌天涯
向風長哀吟欲舉中徘徊川途浩無軌霜一作兩雪愴
以悲顧因駐馳景得覩君光儀

二

婉戀城東妹傺春一何早朝遊採桑陌暮止垂楊道

自矜全盛時復恃顏色好玉貌隨年化安得不枯槁
昔為園中英今為路傍草路傍多車馬採掇難自保

三

名都有高樓上入青雲端俯城延曲隅阿閣交重欄
佳人理清曲當户横朱絃揚音縈一作丹霞裏令顏誰
不觀賓客會四座絲竹哀且繁日中車馬至薄暮皆
言還聽曲各言好知音良獨難誰為同心人並起乗
雙鸞

四

壘壘北邙山松柏何俯俯松柏有時摧人命安可留

朝為華屋客暮沒歸山丘洛中多豪貴藹藹皆王侯
高臺臨九衢上有百尺樓宅第儼相望軒車絡如流
存亡不預保富貴安所求不如邀我友乘馬彼輕裘
遨遊百年內永以忘戚憂

五

藹藹東園內綠林萋以繁車馬自成徑桃李終無言
昔日東陵侯種瓜青門前既貴亦反賤變化更無端
俗夫寡恒態志士多苦顏豈不築高路高路遠且艱
良無萬里風孤翼誰當援

六

朝日照中庭杲杲春載陽東風吹綠草蝴蝶雙飛揚
成華坐婉婉白露惜以傷予美不在茲所懷浩難忘
豈無芳桂枝含香誰為明

七

淒淒仲秋日百卉腓以殘涼風入階樹零露摧庭蘭
明月皎東壁昆虫鳴草間孤鴻慕安適哀音揚雲端
言春平生友振翮起為 作孤鶱遺我若逝波望子如
高山托恍在終始蓄久諒逾宜寸心不可移磐石誰
謂堅

八

欝欝山上松高枝布天涯上有女蘿草纏綿誓不移
蔦生豪杉楚浮萍寄清池貴賤雖殊途附託各有宜
伊昔侍君子朝夕奉恩私馳心在皓首何意中睽離
窮年守房室常恐踰良時思君如日月所異光不遺

九

汎汎東流河嫋嫋河上柳春風暮飄搖花飛不相守
柔條欲攀贈何堪入君手惟有南山桐可以遺我友

十

圓如天上月光輝尚當缺與君非一身安能不乖別
關山日悠遠舉步難可越君如雙車輪妾心如車轍

相隨萬里去繞繞何時絕

十一

清晨秣駑馬整駕遵路衢遲徊覽故物惜惻心以紆
昔時千室邑今為百年墟郭郭蔽枌櫝孤兔翔城隅
人生寓大塊飄泊寡恒居諒無金石壽終與草木俱
一身不自恤安用顧其餘營營慕富貴辛苦誠為愚

十二

長安多豪俠白馬一何驕金鞍競絡繹寶劍相招邀
招邀狹斜道青樓鬱岧嶢樓中妖豔女輕綺揚飄颻
皓齒激清倡逸響干層霄浮雲散城邑白日随驚飈

熒熒桃李顏華早仍先凋結交苟弗宜誰謂能久要

十三

人生百年内胡為形所役登高覽九原但見松與栢徘徊故里間念我平生戚斗酒相存問度阡復逾陌上堂展殷勤華燈永今夕何必傾庶鐺濁酤聊與適朱顏難可常鬢髮會當白偏觀四海人誰為不死客良時弗為歡衰暮嘆何益死者長不作生者長不息日月更相送萬古安所極素絲有蒼黃岐路多南北在家常相問出門安可測落木歸本根飛鳥戢羽翼客遊在萬里終當還故域

十四

朝宴高堂上賓友相追遊厨人進豐膳妙妓揚清謳處世無百齡為樂苦不周多財為患害駟馬招愆尤安如王子喬高舉凌九州

十五

歲暮寒風至蟋蟀夜鳴悲高樓有思婦嘆息不自怡良人行未返孤妾守空閨衾裯卷不一作下寢羅帷誰為施君如東流水妾如西馳暉形勢不相及彼此何由諧結髮重門念携手期同歸秋華殞故林蕳復攜光輝顧茲各努力毋忘榮盛時

十六

迢迢孟冬夜悲風鳴北林嚴霜被野草宛轉將欲沉佳人久隔越曠若辰與參方舟不利涉欲往江湖深客從南方至遺我綠綺琴願因雲中翼寄子瑶華音膠漆不為固金石安足謎明義苟不虧歿齒當一心

十七

青鳥來北方徘徊朝南翔美人傳書至開緘爛生光貽我機中錦宛轉成文章上織比目魚下織雙鴛鴦物厚意不薄感激獨一作心傍徨裁為衾與裯置在黃金牀君子不為御三歲閒馨香一心奉光惠常恐君遺忘

十八

繁霜降秋夜膏火寒無光淒風舉帷幄素月流中房客行在殊境一作君子行役獨處誰與將仰視天上星羅列皆成行牛女獨何辜睆然守河梁嗟無凌風翼欲去不得翔引領長太息泗涕徒沾裳

魯連

仲連初歷國排難能解紛飛書下燕將立談卻秦軍不受萬戶侯長揖千乘君始稱天下士終為海上民

張良

子房號人傑像貌非魁偉報韓志已成翊漢功亦茂
出奇掉三寸決勝在千里一遇黃石公還從赤松子

望郭西諸峰有懷昔隱無發鄉志

游龍戢淵鱗翔鷺振雲翮潛姿媚幽深遐羽忌拘迫
項來秘塵銜秉性嗜探歷連山秀我里幸玆聽昕夕
横天巖巒疊映日蒼翠積涉波緬泅沿攀岑着咫尺
流日施遠垌寫悰異孤石矗淼懷伊人俯仰慨今昔
霞構象丹崖烟蘿裊青壁（春子作丹崖象霞構青蘿隱烟壁）傾耳谷
中音希蹤雲外迹與性（卄）感彌深即景無與適豈
徒藉虛觀終然契冥寂

遊西山二首

晨登山上椄暮望河上道飄風振埃塵積雨浩行潦
山人若相留此道何擾擾虎狼夾路啼鴻鵠逝不早
石泉聊足飲糲飯亦可飽引乃半生親網緣叙中抱
行遊白雲林倘遇瑤華草攜手托相贈歲寒永為好

二

勝地不可多良遊豈在屡玆山秀靈域曠望契心許
崖覺碧巖際縹緲青蓮宇鳴泉瀉丹壁白沙亘廻渚
眺心佇冥寂況有塵外侶吾當與爾曹翩翩接高舉

立春日作二首

藹藹春候至天氣和且清端居撫流化允愜靜者情
浮陽起叢薄流烟散孤城岸條發潛穎園卉含初榮
寫襟曠明霽覽物紆游行月悅雙飛雉耳感孤鳴鸎
形運自相代神理誰為名往規與時逝來慮隨年并
心存漢陰灌躬學南陽耕跡還念知止莊論持達生
自非秉昭曠能不嬰世營

二

鳥鳴知天曙氷泮知天和寒崖緩吹律陽渚發鳴葭
温風戒旦至淑氣應時加中腸曁昏旦馳情赴幽遐
連峯矚初景木杪眺孤霞陰雪被高岑暄波瀉平沙
辨候氣有異觸物理無涯撫己寡朋與懷侶獨長嗟
徒攀春岸條未采中林華惆悵賞不遺心曠迹自賒
允矣敦夙游不愧在澗歌

田園雜詩二首

習官非我長官久計轉拙遭斥還田廬獲與初念恊
樹藝良有期農事因坼悅飄飄綠原風晶晶明川月
披襟恣吾適既夏不知熱回思行役日寒暑靡得輟
疎懶古難鄙任性亦可率膏晴刈豐蔚積潦復凄冽
白日皎在玆停雲靜如結為謝二三子努力慰衰劣

二

去官今七暑漸與農務親隨宜諳土性言話群野人
時或邇微風行歌響空榛先民邈何扱慨焉傷我神
憫傷適誰知所有三二賓文論日往來炯炯高秋申
炎雨回衆墅涼飈起俯眄兀然林木下日入忘歸輪
玄蟬夕益聒去鳥一何頻野行畏多露無使侵衣巾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八

學海堂藏書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九

五言古詩五十四首

水營墅治田圃種樹

樵隱安於山農隱樂耕畔由來事不同各以性所玩
倚岸憩南岡 岡一作園 負杖行春岸眄澤見原隰遠水增
波瀾方塘蒔蒲瑛迴渚見鶯亂插柳期息陰列竹冀
成竿緣坡引行條依墉植穎幹築堤屏䕺穢激流代
携灌諫慚外經濟卑賤鮮憂患諒懷原生恥庶悟孔
父嘆汲古綴遺言欣焉秉柔翰

與賈郡博宿夜話

世故相糾纏人生劇如繫子方值憂艱子亦念淹滯
邂逅胡不頻茲歲忽將逝蒼蒼季冬夕悄悄昆蟲閉
積雪委沙曲迴風薄林際繁星爛高寒明月皓初霽
聞雞起中夜捫蝨談當世蕭條時事危寂寞古人計
天地悲瘡痍江湖愧經濟懷哉式微詩泫然出雙涕

除夕述哀四首

世事相倚伏日月更代謝百年能幾時一歲秪今夜
逝者豈復迴有生無不化慘惻孤燈前悲啼數行下

二

別離今幾何墓樹亦已青徒褰素帷泣柰此玄室扃

古城積陰雪遠牖臨寒星感慕興慨念愁立空屏營

三

去年值今夕庭闈奉顏色今年值今夕空真几筵側蒼苔翳幽隧翠栢鬧靈域顧望西山陰風雲為悽惻

四

憂人不能寐起坐中夜霜城笳絕仍響室燈慘不光所親半重泉有妳各一鄉附書與鴻鵠歲晚路更長

贈別孟望之四首

束髮事交結白首以為期以茲女蘿質託彼青松枝重聚故鄉園殷勤慰我私忽復遠行邁況值秋風時

我有一罇酒送君溯水涯酒酣思無極臨岐理桐絲誰知清商苦一彈一生悲

二

迢迢望夏口肅肅戒僕夫金飈吹明星行李已屆途親戚各相送萬里在斯須喈喈中林鳥日出相鳴呼人生各有役安能長相娛

三

仲秋物色慘遊子生離顏朝辭義陽陌夕宿武勝關遥望武昌路漢水何潺湲願為比翼鳥逆翮杳難攀願言終令德努力濟時艱同心苟不斷豈在離幷開

四

公子事遠遊離別無復云丈夫萬里志焉能戀故群我有千金劍經天決浮雲龍光久未試姑以持贈君願言終永　勿令埋塵氛

遊西山二首

清晨命予駕飄遥遠遊邁願言歷崛嶺況此春華在林條紛可結石秀行當采道逢諸俗士謂予爾何隘人命未可期河清詎能待縱羽思山林濟鱗慕江海富貴人所欲吾志不可改

二

藹藹西山岑迢迢山上阪俯觀清潤流仰覩白雲返處世亦何促誰能遂仰偃夷齊歸首陽黃綺在商巘此道久不復斯人昔難挽振衣謝塵塗吾駕日已遠

元日言志

北杓建寅月東谷發首旦氣轉青陽暾日暎丹霞爛群物欣向榮萬象倏改觀自予脫朝簪及茲謝塵幹世事鑒倚伏節候感迴換若耕慕長往淵綸悲永玩俯羨潛波鱗仰慙薄霄翰欽此無悶言忘彼高飛嘆勉懷日新志庶以慰朝旰

觀春雪

騰空布柔雲蕩日濫繁吹素雪千里来飄揚九衢内
積陰改玄節新陽獻青歲永辭寒卉寂茸並春華娟
繽紛散廣陌晶耀敞壓界既隨游霰集復與流飈會
臨牖翫靡足陟檻望逾邁參差百慮接寂宛層臺對
佳人御襦軒上客倚飛蓋旖旎結華纓離縰飄素帶
郢中有希倡陽阿豈恒態君胡恭高卧况寘獨無類

仲春雨霽出遊郊麓覽物叙懷興言自歌四首

旬陰豁初霽臨眺城西洲泱泱松上溜㵝㵝石間流
積霖晦平陸春雲翳崇丘眷彼農人談寫我終歲憂

二

崔巍南山郭宛彼沙上遒荷篠赴脩坰秉萍涉流潦
懷賢顧已後適已每不早緬兹山中人含念欝中抱

三

幽人久見招解薜俟中林山行岩光暝水息霞氣陰
随行委流止寓物觀浮沈達人貴忘我奚用存知音

四

翠目怡清和周覧究昏晝豈衆挈積庭陛攢峯羅户牖
攀林摘叢顏越巘采孤秀日暮天際雲忽與飄風遘

贈梁宗烈二首

珊瑚産南海翡翠生炎洲豈林多異幹石璞皆良繆

瑰材植遐域萬寳聚巖幽豈無千金賈亦有萬斛舟
此物匪爲易惜哉不見收玉英匿龍淵黄金沈濁流
輝瑩久已閟未蒙知已求徒歸匠者慾用孑和氏羞
謹子握中璧時哉毋闇投

二

飄風頃刻至征雲萬里游與子非風雲欲遘良無由
川塗限山海音問邈中州升高望廣域極眺滄溟流
浮烟隱㮩樹白日蔽岑丘飛鴻不我顧逝鵠不我留
寧無輕舟志浩渺安可求桂樹茂炎隩芝草翻靈洲
獨處慕朋侶攀贈誰爲酬倘荷秉春言慰此平生憂

贈王文熙四首　以下京集

空堂夕燈明離思漫浩浩泠泠朱絲絃聽我别鶴操
出門難久留各言慎所好江湖逈且深鴻雁幾時到

二

行子夜中起月沒星尚爛天明出城去暮薄長河岸
草際人獨歸烟中鳥初散解纜忽以遥川光夕凌亂

三

光風轉柳枝宛宛路之傍濛濛苑中花朝日耀其英
停車欲有贈攀條折春芳春芳亦消歇但使故意長

四

息馬中林樹烟霧何氛氳遲遲仲春日叢薄華且芬
上有單飛翼哀鳴振層雲冉冉征途客踟躕不忍聞
嗟哉彼何物日夜求其群

悼功甫悼亡二首

捐棄不待年幽魂渺仙嶠庭下孤鳴鸞懸鏡耻自照
帳冷凝素塵窓虛耿熠燿平生白頭吟空然發悲調

二

芙蓉望秋零幽蘭歎芳早不作雙頭花翻為斷腸草
戚戚懷所思悠悠感衷抱牋兹白髮心窮年以相保

悼亡三首

冬夜一何長展轉難及晨念彼重泉下杳杳隔千春
中閨月皎皎紈素委流塵馳光安可追往者無復陳
悽悽向隅泣無乃女子仁丈夫自有志忍哭虞傷神
沉思結中抱悵悵不能申

二

鳴雞報早朝出戶履晨霜仰視東方星三五不成行
念予當此時燈前理衣裳恍然失所在零淚空滂滂

三

皎皎機中絹拂拭明如霜裁為雙中衣羅帶紛綰結
親持向我前與我言結髮豈足佩下體聊以奉娛悅
執此百年心嘆息一朝絕人故物自留欲視不忍發
藏之篋笥中餘香日以歇

挽葉進士

矯矯松柏枝在彼丘中阿上盤青雲端蒼翠鬱嵳峩
惜哉千尺幹嚴霜摧其柯本為大廈用不竟當如何

贈李獻吉三首

西方有佳士於世寡所諧橫風鶩翩翰倏忽超九逵
天門限重關屢扣閽者辭濟濟列仙子冠裳競追隨
青雲蔽閶闔仰視何逶迤皎日匿西陸馳光難遽回
世無魯陽子坐惜朱顏衰

二

東風吹我衣白日何杲杲整駕出郭門衡途浩橫潦
登山采幽蘭日暮不盈抱采之欲何為遺我平生好
豈無艷陽花言子好香草丈夫有本性安得不自保
寸心苟弗移可以鑒穹昊

三

烈女守閨室愛日懷寸陰橫琴寫妙曲繁商激陽林
悠悠行路子誰為識其音人生處世間貴在相知心
所以采薇士甘餓西山岑

答獻吉二首

藹藹雙鳳闕翺翺飛雲閣我　皇乘六龍平明開丸
關下有敢死士扤鱗犯其顏白日運蒼昊薄暮浮雲
還　朝啓光耀忠誠良可宣

二

吾君古堯舜垂衮蓬萊宮止輦受群善小大必有容
緬懷燕鄒子悲號訴蒼穹彼蒼亦何神五月飛霜風
至誠變金石何懼不感通

遊會山城南舍二首

猗彼方外容逍遥城南墅初夏苗始盛荷笠事田圃
地僻寡鄰舍獨旬絶車馬紅葵生井上青榆蔭堂下

前岡後有岑原澤何膴膴清風林下酌狼藉列樽俎
翻思在朝市役役徒勞苦

二

溪行日亭午暑氣稍見侵脫巾坐芳草前有嘉樹林
白雲澹清景綠葉垂繁陰喜無鳴蟬聒幸有好鳥吟
久厭區中緣撫弦意彌深浩歌答良友聊用開吾襟

中秋十七夜留康德涵飲二首

飄風會浮雲白曜奄西藏羈人惜短晷春此秋夜長
長夜無與晤所懷浩難忘君子枉光駕嬿婉情未央
披軒待流月展轉綺華觴臨觴憐不御對景久彷徨

藹霧曖庭除黯黯如降霜流波委頹魄弦歲漸以更
消長互相謝盛滿安可常勗哉君子心謙謙道彌光

二

客心悲夕陰相顧增煩憂麾杯浩歌起欲去不可留
屏營獨撫膺仰觀熠燿流倏焉四宇豁衆星爛以稠
游氣降大谷浮飈翦清秋昊天舒華魄銜耀丙南樓
朱門歌笙竽綺陌車馬休嗟爾晨明月燭燭安所求

詠懷十首

北陸無淹晷歲邁陰已長攝衣起中夜凜凜悲嚴霜
明月麗高隅繁宿縱以横徘徊仰天漢悵彼參與商

形影永乖隔萬里徒相望

二

烈炎灼崑岡乃辨金石堅金石有恒性銷鑠詎能遷
薪槱莫傷桂刈蕭毋及蘭薰蕕不同器清濁本殊源
君觀高翔翼卑棲非所安

三

英英園中槿朱榮媚朝陽朝陽倏西隤朗月借其光
馳輝難久耀華隕不再揚番番白馬郎皎皎青樓娼
容好豈足恃相要在衷腸

四

積薪以待燔畜衆以御冬為物貴及時餘者安足庸
金張籍地勢衛霍承華封馮生守窮巷白首不見容
賤者日迍邅貴者日以崇邈彼天上京玉宮闕九重
高高不可測欲往将何從

五

知烏去惡木螻蟻戀腐葷復隍啓危薦為山忌将成
足觀瀛海内巨細各有情括夫炳身後昧者營其生
千金買一壺為豫當及早江湖多風濤舟檝不可保

六

寂寂沅湘流長江上有楓青蕙緣廣隰綠蘅被洲中

揚舲泝烟沚遥聽二妃宮二妃何婉戀寒聲振微風
解珮遺下女将以明我衷光采不易合精誠耿難通
浮雲蔽江皐白日忽已晩還顧蒼梧原何時翠華返

七

飛鴻遵故渚長鳴有餘哀北地多悲風霜雪日以催
靈烏集君舍君反見疑猜忠信苟不顯殺身亦何為
始知山梁雉欲下仍徘徊

八

長安有綺樓文窓結朱蹏俯視千萬甍逶臨十二衢
樓中彈瑟女容采耀城隅豈無吉士誘夫身良為愚
迴風入總帳倏忽白日徂玉顏易銷鑠不久當何如

九

白露晞朝日苕榮委清秋長風吹野草飛蓬不自謀
猥彼衆多子安知良士憂覆水置平地一散永不收
鼂錯憂漢室翻為六國仇禍機苟不測談笑生戈矛
留侯信人傑逝從赤松遊

十

白玉本自白蒼蠅亂其真讒言解膠漆况匪平生親
烈士死道傍貪夫登要津自古皆有然茲恨何當申
蓬丘聃煙霧貝宮鬱崢嶸列仙如可期吾將躡清塵

東皐

藹藹東皐村中有幽人宅茅堂入空林草徑無來客
林中桂樹英容采耀月夕寒香有時匱秋來望攀折

贈邊子四首

自予辭京邑念子守南服歲序阻歡覯川塗積遐矚
比鶩方自茲東轅偶相值聯鑣始宋中解纜及河曲

二

同車越梁晋覧歷多古疆紆遅衛流汭轉眄淇水陽

三

感來意不淺道故言已長辛勤叙述語悽惻悲別章

戎馬瞻中原嗟此遠行子遑遑赴城闕戚戚望桑梓
路阻難可通河清詎能俟俛仰君父間出處良在此

四

懽聚理無恒悲離情有傷況玆征途間詎能久相將
浮雲興歲暮素雪翳晨光揮手自玆別後期應毋忘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九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

五言古詩五十五首

贈望之四首

嬿嬿孤生楊迢迢河水汭平生骨肉親婉孌相諧悅
思心起歡燕何況當乖別浮萍寄清流聚散有歡戚
與子同枝葉胡為忍離闊愧匪根與株莫能相固結
德人重行義志士輕訣絕慎子萬里軀慰我長飢渴

二

良時不克俱悠悠子行邁行邁之何方乃在萬里外
汎舟涉江湘道遠阻湍瀨我心思桂林倚立增歎慨
河清豈無期奈此日月逝所願芳未歇及茲采荃蕙

三

瓜生施於葛枝葉自纏糾念我同胞人是子結髮友
少小鍾慈育各言常相守出門有羽翼忽爾離隔久
戚戚去兄弟思我父與母種瓜莫種棘種棘恐傷手
恩愛苟不虧離隔復何有

四

絕裾不為忍叱馭寧顧危念子奉明君結義良在茲
雖懷北堂戚委質我所知白日豈不察浮雲蔽於斯
孤葵慕太陽傾心量不移勿謂長棄捐終當有返期

送王宗指少卿

蕭蕭出郊干行行涉河甸子身被王命駟馬粺雲電
覧岳停華陰觀都指秦殿思子衛泉流渭涯一以緬
平生共肝膽何云異鄉縣况我離骨肉子也常眷戀
憶我連枝樹感子同洲鴈子行四方志努力思見面

出城贈韓子

晨車去遙遙將子城之隅城隅何所有有荷復有蒲
念當與子別思心立踟蹰他人豈無友非子誰為娛
折荷勿涉水涉水濡子車安得瓊瑤華採掇為子需

過呂仲木宅同呂道夫馬君卿

夏訪呂子居乃在北城陰門臨古墻渠上有高樹林
展席流南薰開軒睇北岑况諧同心友聽此和鳴禽
佳人出素帙高詞擒名琛亮哉清廟瑟淒其白頭吟
一彈意不足三歎有餘音因之覧玄古寥寥傷我心

鳴蟬

菀菀庭中柳蟬鳴在高柯上有西飛燕下有東流河
美人堂上坐忘却門前道舉頭見鳴蟬低頭惜芳草

冬至

北杓指玄朔南景留嚴冬中衢迈羲馭淑氣扇黃鍾
微陽懼不力固陰容且重 至尊怵時令端拱象欽

恭門闢遐行旅執玉羅熟膺天乃群物祖日為衆陽
宗那兹一線晷邀彼九淵龍泰壇自此肇復來豈無
從聖人謹元始君子覆攸終

贈田子三首

蓬逢春行旅綢繆永茲夕之子遡大江方舟自此適
藹藹皇邑遊鳴鑣並京陌同袍四五人君為遠行客
婉孌一室內安知形影隔人生重貞固豈必金與石
念彼膠漆友喟然感今昔

二

蒼蒼季冬夕積雪委中衢三星出東户纖月揚西隅

主人樂行觴衆賓且停車何况平生友夙昔共歡娛
慘惻高堂上為子重踟蹰山川緬以邈岐路在須臾
出門慎自愛慰我恒相於

三

鳳鷟去南國徘徊翔紫庭毛羽紛葳蕤霜雪日以零
一鳴已曠世奮翅排清冥崔巍南山下脩竹何亭亭
文采忽遐遠佇立望爾形依依北堂隅儔侶念伶俜
相聚不須臾一散如晨星我欲從爾去但愧無脩翎

七夕劉子緯宅次君卿韻

良時屆今夕懽覯諧茲方流飇委芳卉清池激微凉

仰覩牛女星熒熒河漢傍織月揚西隅浮(一作游)雲起
中央合離一以愴明晦古難量縈子塲下駒慰我長
思望

斷絶詞

孔雀慕儔侶回翔恐相失羅雉爲雄雌反覆不成匹
白沙摶清水誰能作膠漆本非骨肉親心志安得一
牽纏無已時斷絶有終畢

玉岡黔國地種竹

玉岡一精舍五華東南首崔嵬瞰城郭曠緬開林阜
球琳美梁域篠簜畢揚歃崢嶸將軍第瀟灑文儒囿

霜凝戟門寒日上鈴閤晝褰帷散琴書緩帶接賓友
風林清夏簟雲石靜秋牖參差萬琅玕照耀雙瓊玖
連城價自高傾國貌俱醜繆倚慚蒹葭光洞謝蒲柳
上公勲不忘君子名詎朽蠻夷欽鎮靜風俗化溫厚
比德亮無瑕抱節誠可久珪璋寡琱琢瑚璉重典守
至寶天所慳珍產地非偶閬顛神仙宅瑤水蛟龍藪
安知王母觴復爲周王壽獻從萬里餘種已千年後
靈秀萃于茲積累固所有樂只邦家光斯韻播人口

贈君采效何邈作四首

霜空鴈絶響風庭葉羅飛念爾别離日凄然芳歲微
城隅明星晳曉闥殘月輝不見攜手好宵行誰與歸

二

平生寡所諧與子中邂逅讌語殊未厭絃柱促離奏
目斷川上雲念摃天邊岫河山邈以綿佇立阻懽覯

三

居人日縛束行子逝飄颻山棲憐霧夕水泛悅霞朝
違俗勢靡合遺名跡自超愧隨衣冠侶振珮青雲霄

四

歲晏客未歸車馬一何亂新粧下機笑白髮倚門看
未俟春林敷且玩冬花燦閑居有微音倘付雲中翰

酬贈王德徵

北方有一士雲冠瑤華簪抗身服高義奮趐翔天林
一鳴遠見斥棄置南海涛飛黄本冀逢顧盻無千金
絶景邁流電豈與泥沙沉邂逅頃三接一言荷知深
投贈古錦篇究聆哀玉音大雅久寥寂斯文竟誰諶
皎皎空谷駒生芻勞我心

江會行

樹穀江上田三年免飢餓富貴苟非道千駟秪一唾
匹夫不奪志曠士鮮無過蛾眉召讒妒西子蒙詬沉
鑠金懼衆口懐璧誠賈禍蛇龍蟠泥沙鯤運海水簸

子今還山中食穀且高卧

詠衣

凄凄絺綌風㥘㥘葛履霜無衣嘆幽獨同袍感秦章
物微中有贈德音亮難忘新纊託故素温燠念寒凉
體裁合情志拂拭生輝光雖云異黄裏願言同裳

古怨詩五章

隕葉辭舊枝飄塵就岐路邅徊决絶意言念平生故
泥泥行間泥零零蔓草露豈不畏沾污爲子無晨暮

二

抗義一何明結志誓不解對面有背棄何言萬里外

陟𡑞朝采葑陟盼暮采菲所重在德音容色安足恃

三

白玉雖光輝瑕疵在其内徒看色笑親詎識肝膽異
勢奪恩愛移交離讒毁至棄捐豈我傷卑薄乖情義

四

寸心抱貞固投一安有它詎知所同懽散聚倏朝霞
昔爲山上石今爲浪中沙孰云無轉移漂蕩令心嗟

五

清晨臨御溝御溝東西流垂楊夾廣路蹀躞行紫騮
揮鞭不顧返斗酒誰能留驄馬中道情覆水倘可收

情詩

出門景將夕入門露已瀼徘徊雙戶間燦爛三星上
玉顏豔明魄一别阻弦望詎能輕訣絶徒令重惆悵

詠裘

羔裘故人物持贈何殷勤偷來素絲質光迴錦繡文
豹袪未稱美狐白安足云意比綈袍戀恩同纊絮温

飲酒

平生多意氣四海盛交游列筵亘長夜談辯雄名流
杯酒一言合遂將肝膽投入門顧兒女忸怩但懷羞
齒年逮今茲世故多所由興言念親戚骨肉嬰我憂

寒宵寡懽悰濁酤聊自娛明燈耀室内盤蔬代庖羞
豈必朋與賓妻子前勸酬語笑率真性無嫌亦何尤
人生貴止足吾志卑公侯數觴已復醉頽然萬情休
寄言馳騖子從今任去留

送劉御史按淮揚諸郡

臺臣今按地
聖祖舊開疆白雲萬里來千載還　帝鄉伊昔草昧
初血戰塵茫茫一馬渡天塹六龍飛淮揚竟階起三
尺禹跡遺八荒江海控形勢邦家存紀綱遐哉百年
餘世變亂其常城社穴狐鼠當途走豺狼君埋都亭

輪再覲司隸帝述職屆茲歲巡狩代我　王迓舟淮
泗急褰幕風日涼鷹隼在寥闊一擊乘秋霜

遊洪法寺塔園土山

塔園欝森萃土山莽迴互迹陳慨往躅心賞諧秋晤
時惟冬氣交零木爽登顧曩曩拾層級盤盤折俯步
憑危眺倒景俯檻鶩流霧空王湧廟衛貴者留墟墓
三門上岌嶪王柱撑雲露白日實光垂風晝金響度
徒興雍門哀未蝦首丘處珠藏北邙毀石蟒南山銅
怛焉傷逝心川汜激東騖

贈時亮

戴子有仙癖時荷金門遇辟穀遊人間嗜酒尚玄素
白日指五岳笑我不能去爾未生羽翼何時向烟霧

贈子言

張生神駿骨一蹶在衢路雖有萬里才未蒙千金顧
腰佩白玉環手擲金聲賦堂堂烈士身勿為名所誤

冬夜

膏火含朱光玉罇泛清醴閒房寂以靜雪流窓戶裏
良友不我適室阻悵伊邇異人非我儔聊酌娛妻子

十二月朔日　大駕觀牲

玄雲翳廣陌素霰零層城萬乘屯蘭甸六轡儼天行
輕飈轉芝蓋重霄揚翠旂服服紛珮合鏘鏘龍鳳鳴
犧人脫衡福膳宰巽房樞牛羊上廩貯鹿豕大庖盈
馨香流秬鬯肥腯奏牷牲宮闕回　帝覽鉦鼓感
皇情至敬肇茲達大禮須時成

簡君采

夕會星巳羅晝接景將落見面不須臾何以展契闊
側耳金玉章音聲昨聞作假寐晤清顏傾光豈虛託
枉駿悵雲轡命席耻塵爵徘徊驂爽日佇立眺城郭
駢居淹晨暮庶俾私心豁

送崔氏四首

行車在門端送賓集城隅轅騑難久停振策中路衢
盤盤大行谷往念高堂居還顧望西山層阜蔽　皇
都回飈赴迅響飄雲奔長徂昔子背鄉域睠言返田
廬驂車赴燕薊茲歲淹七踰何因附羽翼翹首南翔
鳧

二

疇昔衣冠士同遊若雲爛懽讌未及終存亡在轉盻
亡者長沉埋存者各飄散府仰天地間念之一惋嘆
出門送我友言返故鄉縣登高望古疆河衛浩以漫
山川白日冥匹鳥鳴相亂愴惻懷征途令我腸中斷

三

結髮與君友附驥思一鳴君子揚休景遯世無榮名伊予守也蹇學宦寡所成推瑜侯知己知己誰為明良時展嬿婉之子復遠行銜飈起閶闔浮雲翳太清層城羅宮殿躍馬振綾纓長嘯歌五噫授策出漢京慨念古人士去之一何輕終焉從子逝富貴非我營

四

飄飄山上葛纍纍田中瓠苟非同根蒂纏綿安得同人情易反復結交有新故嗟我夙昔好棄在中路明珠倘無因按劍不我顧深言匪由衷白首為所誤

亮君易恒德永副平生慕

寄贈王子衡四章

昔餞邁伊始今懐緬猶故城悲廣海薄舟遊一迴邇拜節揖頹景挺車首東路倉皇抗手別邈絶賞心晤

二

賞心聽景光川汜砂徂征窮身窮海上卧痾天邊城傾歆島岸拆蹙沓波樓鶖飄音承來訊頗叙棲泊情

三

棲泊倦淮堧量移遂山郭沈迷謝簿領寨閒盡巖壑雲翔葉縣鳧風唳華亭鶴果諧宣城興復枉臨海作

四

臨海疊靈巘洞壑冊霞林名勝紀圖牒仙聖秘幽深俗營迮微尚曠懐俟同心倘追凌風步藏簪升雲岑

集吳子寺館

首夏憩祇園遊息解冠簪窓楹抗跡敞殿宇閟深沉綠竹帶陰渠冊葩綴陽林既枉高人躅亦愜靜者心琴書散煩慮鐘磬發幽音清言忘朝昃玄思超古今

夏夜薛子宅

飄風激疎牖飛雨散高庭白雲蔭華月青天垂列星褰裳望西苑園樹發青熒陰館辟炎埃峻檻臨巖亭

泠泠朱夏井肅肅玄夜扃披霧聆霏談逍遥暢神形遊心娛竹素此樂誠可經

贈君采

蕭散綜琴書疲疾謝回亂清雲汎閑暑（一作蘭沼）白水激文闈於心懷我友翩翩振詞翰比宇諧宮聽撫景悅流觀孔公讃龍蟆莊生明吹萬理感由神詣情賞非虛嘆鄙哉辨雌雄安知覩河漢願投忘形契式適無窮岸

高橋（以下秦集）

飛梁何梟梟梟飛淵中窈窕入青霄蜿蜒垂白虹

俯壑聆迅湍攀崖𧾷廻風闌干既重複結構亦玲瓏
穿石鑿坤艮架閣憑虛空羽填烏鵲岸力拆雷宮
設險固天造扶神豈人工聖代文軌一絶域賓王同
梯航無外至窪窿倏然通懷哉絶棧智逝矣當關雄
欽誠慕在德其亡守無窮

姜子嶺至三岔

出嶺上雲霓入谿下烟嵐高高不可極杳杳詎能探
朱崖秀直木石壁映寒潭千林覽蒼翳百丈窺澄涵
崩奔谷響赴隱耀川光含登陟力不辭險阻情已諳
潛淵羨垂綸越巘思停驂掀策㟷峨西揚帆江漢南

臨深匪忘懼履坦但懷慙

青石崖棧

側行青石棧誰能久延竚斷板連曳雲噴泉灑飛雨
迅流西回激峻坂東折屢隤岸互傾欹危梁裊撐拄
飲猿駭狩鱗立馬接翔羽慎爾千金軀永念垂堂語

寄穉夫四首

伊昔京室娛安知岐路戚君就河內棲予從關西役
同源異流止撫事垂心跡終爾返輪鞅音塵慰岑寂

二

肥遯世久欽苦節晚逾峻懸蘿邀英襟翠壁迥不侚
冥心道與超晦迹名反近將遂詎能蠖混然保貞順

三

昔聞孫登嘯千載識其音岧嶢百門上髣髴三湖陰
鴻舉已寥廓鸞聲猶空林曠哉既往古契此徵于今

四

阮公雖曠達于道未真見石髓不可餐赤文詎能辨
服理昧情性眩物矜神誕儻君示中行遑垂大人撰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一

七言歌行三十一首

乞巧行 以下使集

鵲橋崔巍河宛轉織女牽牛夜相見岳陽女兒迎七夕乞巧樓高高百尺華燈明月光窈窕結綵蟠花綺羅繞富家女兒恃嬌小年年乞巧不得巧貧家女巧世所稀只為他人縫嫁衣須臾露濕金剪刀雙星漸沒河漸高人間天上兩迢遞步襪仙裙空寂寥君不見古來巧拙何足語歲歲樓前鏡兒女

古松行

岳州地多古松樹千株萬株植官路故老猶能記歲年行人不解知朝暮臨江西來烟霧起夾谷連山一百里黛色寒通七澤雲秋聲夜捲三江水郡城之北江水東鄂王祠廟冊青空英雄為讀本宏遠古木至今多烈風忠魂義魄杳何在故物依然見遺愛繁枝百世人不剪直氣千尋我當拜六年前過蒲圻城古松陰中三日行空山倒掛雷雨黑盛夏常貯炎風清郵亭傳舍總蕭瑟鬱抱煩襟亦飄逸迥巖峭壁秀洪濤老蔓長藤翻白日只今復向巴丘道野草漸多松漸少穴徑孤根半蝕苔夕陽幾樹空垂蔦昔時所見

合抱材斷枝落葉隨蒿萊過客山中想清籟行徒道上愁黃埃華山興嶺萬千重半作豪家樓上棟古人之力今人勞大廈明堂不得用年年官吏催斧斤故老雖怒那敢嗔傍枝出地子成樹野婦山樵摧作薪驛前數幹聊可數我忽見之再三撫霜皮露甲如虬蟠霧鬣烟鬟學龍拏陰森氣象凜猶昔翠色長標不可侮荒林曠野識者稀終為誰家起廊廡回首鄂廟秋山阿廟前之樹無髙柯鬼神訶護亦徒爾英靈不返將如何達人且勿怨搖落志士胡為傷轗軻君看世事盡如此拔劍聽我松前歌

津市打魚歌

大船峩峩繫江岸鮎魴鱍鱍收百萬小船取速不取多往來抛網如擲梭野人無船住水滸織竹為梁數如罟夜來水長沒沙背津市家家有魚賣江邊酒樓燕估客割鬐砍鱠不論錢楚姬玉手揮霜刀雪花錯落金盤髙鄰家思婦清晨起買得蘭江一雙鯉簁簁紅尾三尺長操刀具案不忍傷呼童放鯉潎波去寄我素書向郎處

偏橋行

城頭日出一丈五偏橋長官來擊鼓山南野苗聚如

雨飢向民家食生牯三尺竹箭七尺弩朝出射人夜
射虎砦中無房亦無堵男解蠻歌女解舞千人萬人
為一户殺血祈神暗乞蠱沙蒸水毒草根苦上山下
山那敢觳蠢爾苗民爾毋侮虞庭兩階列干羽

省中公讌

今日何日公讌會紫微垣下塡車蓋摠戎太監爭邀
呼御史中丞立相待坐花鏁玉綺席陳愧我何能居
上賓勸酬盡是文武士列坐俱為藩臬臣廣堂潭潭
長百武堂前撾鍾復搥鼓擊石彈絲遞橫吹清歌緩
節隨輕舞酒闌起酌明燭前橫金鳴玉聲珊珊交衛

夾道燈火亂仰看月出樓臺間諸公豪俊世希有協
恭同寅重邊守幸時夷方不用兵簿書之暇得飲酒
只今 天子布洪仁九州四海俱同春清風想見唐
虞出玉座欣瞻日月新諸公於此復何慮矢志盟心
思致身

盤江行

四山壁立色如赭盤江橫流絕壁下驚濤赴壑奔萬
牛峻坂懸空容一馬危叢古樹何陰森尋常行客誰
敢臨猺婦清晨出深洞虎辟白晝行空林沉潭之西
多巨石短棹輕舟安可適日光射壁蠻烟黃雨氣蒸

江瘴波赤土人行泣向我云此地前年曾敗軍守臣
秖知需貨利將士欲苟圖功勳英雄謨策自有術寧
婦好男何足論營中鼓角連雲起陣前臨山後臨水
熏龍釃酒日酣樂傳箭遺弓尚驚喜戰馬俱為山下
塵征夫盡向江中死遂令狐豕成其雄層邊下嶺轉
相攻千家萬家雞犬盡十城五城烟火空夕陽愁向
盤江道黃蒿離離白骨槁魂入秋空結怨雲血染春
原長冤草只今夷虜来歸王高墩短塹俱已荒牧童
驅羊上塋塚田父牽牛耕戰場惟有行人行嘆息聞
說盤江淚沾臆

大石關行

青山千仞城百尺雲中嵯峩列萬石關門控險鐵不
如萬人可望不可踰蠻兵一朝殺關吏驅馬入關覆
平地山頭矛戟多於草弩箭射甲如射縞當關秖用
一夫力胡為萬卒猶難保君不見山上城堞毀樓傾
四壁立青狸蒼兕朝對啼白蒿黃雲暮愁入

栖鳳亭 為黔國賦

將軍園中何所蓄十尺亭子四面竹亭中一榻千卷
書將軍晝遊夜還宿元勳甲第高入雲奇珍異玩窮
海陸將軍雅性不苟嗜只愛亭邊萬竿綠舊家風節

傳累世見此勝如見喬木根林盤挺幾十年此皆
成老龍骨樵幹扶踈已作林新梢復見高於屋新梢
舊幹森相向百丈空雲寒突兀先公開園一何勤引
水分畦費營築石開斸雨移紫瓊沙上耕烟長青玉
至今遺愛思萊公萬古看詩想淇澳將軍能武兼能
文展卷一目數行讀只今世守清白操春風如溫霜
如肅閑時高卧園之中此君亭亭對幽獨月軒夜坐
呈夏簟風榭凉憑除暑服空寘縹緲聞笙竽户牖清
虛映籤軸崑池歌動黃鵠高洞庭笛横白雲哭瑶瑟
一鼓瀟湘亭氷綃再寫篔簹谷憶昨路經嶺徼未佳

植全稀多樸遨山深苦竹啼鷓鴣地僻枯篁宿麋鹿
何期得到將軍園一洗胸中十年俗清晨邀我促席
看半日捲簾猶不足我聞竹生玉河湄開花結食鳳
凰啄將軍文采真鳳凰九樹安能動高目願將音響
入簫韶奏我亭中棲鳳曲

黃陵廟

黃陵峽中灘水多黃陵廟下難經過我我巨舸牽百
丈檣折檣摧不得上江風蕭颸茄鼓哀廟門遥向楓
林開往来落帆泊江口俎牲呪神釃神酒南船下峽
疾如箭岸草汀花看不見巉巗亂石撐如麻雲間濁

浪迷三巴千里舟中坐超忽回首天西斷心骨

閣索嶺

噫嘻吁嶮巇何天設之危艱下有奔雷歕雪之飛壑
上有懸崖石棧百折而造天嶽崟兮巉巗回復兮盤
盤行人鴈陳而魚貫計分寸兮躋攀飛鳥兮折翼猴
猱兮無援苟失足殞岩而落箐兮曾不足以充虎蛇
之飧朝不見日夕不見月雲烟慘慘兮晝夜寒噫嘻
乎何天設之危艱我来倚絶壁而長望蓋不知蜀道
之為難

大梁行 以下家集

朝登古城口夕藉古城草日落獨見長河流塵起遥
觀大梁道大梁自古號名區富貴繁華代不殊高樓
歌舞三千户夾道烟花十二衢合沓輪蹄交紫陌鳴
鐘暮入王侯宅紅粧不讓掌中人珠履皆為門下客
片言立賜萬黃金一笑還酬雙白璧帶甲連營殺氣
寒君王推轂將登壇彎弧自信成功易拔劍那知報
怨難已見分符連楚越更聞飛檄救邯鄲一朝運去
同衰賤意氣摧豪似驚電楊花飛入侯嬴館草色凄
迷魏王殿萬騎千乘空雲屯綺搆朱甍不復存夜雨
人歸朱亥里秋風客散信陵門川原百代重回首宋

寖隋宮亦何有遊鹿時銜內苑花行人尚折繁臺柳
繁臺下挨古城西春深桃李自成蹊朝來忽見東風
起薄暮飛花滿故堤

蔡州行

蔡州城高高且壯四十年閒兵不向旌旗忽來兩雪
入一夜開門納兵仗請降盡是洄曲軍拒戰不覩牙
城將鞬櫜將軍拜道左緋衣小兒來天上州人始識
裴丞相

流螢篇

廣儲六月清無暑流螢暗逐薰風舉始見昏連萬戶

星更看夜照千門兩千門萬戶競高低拂檻縈廊亂
復齊碧莎映水光初迴綠柳樓烟影乍迷水光烟影
飛還歇肯使炎精易淪滅帶火終須避太陽含輝却
自親流月長信宮中一葉秋玉階金閣見螢流貴嬪
羅扇開香篋侍女珠簾捲畫樓誰家怨婦縫紈素當
窓忽見流螢度縈轉床空寶瑟寒鴛鴦機暗孤燈暮
愁飛螢度自年年却笑明珠按劍前莫言腐草無生
意莫道寒灰不再然還將斥鷃鵬語三復莊生第
一篇

觀漲

五月廿七日雨如射西山諸溪水皆下大陸朝遂牛馬
羣疾雷夜破蛟龍排洪濤冥冥夕風急白浪閃閃山
水亞浮波噴沫來崔巍巨丘欲沒高岸頹咫尺莫辨
天宇闊倉卒但憂坤軸摧固知一葦不可濟雖有萬
弩何由迴農家夜起築隄障婦女走觀色沮喪惡少
迎人爭渡喧父老携幼登城望門前秖訝海勢翻井
中暗覺潮聲上憶昨曾為萬里行洞庭盡瀕何渺冥
鯨吞鼇擲那可測盤渦駭浪誰能平只今夢寐時作
惡聞此終夜令心驚旋看雨霽勢亦止沙嘴忽落千
尺水雜花濛濛夏蕤靜細草青青夕洲靡行人褰裳

撥菱荇稚子垂竿取魴鯉眼前喜愕俱已忘就中消
息誰為此

寄贈張方伯

君侯風神有奇格秀髯方瞳無廣額少年甲第已崢
嶸壯歲功名更輝赫長淮之西古蔡州我侯清風千
載流行人尚聞歌叔度童子猶思迎細侯出爲方岳
聲雷動復道中州又棲鳳大省才賢豈易推巨卿名
位由來重黃河清洛靜風埃少室喬嵩雲霧開行見
虞廷咨岳典共看商室濟川材憶昔別公汝水上太
行雨來隔千嶂抱病還依故里居有懷空向夷門望

夷門道接大梁東車輪日日度春風道傍為門南來
使早晩朝端召寇公

木槿花歌

朝見花開暮見落人生反覆亦相若夜來白露洒園
藿已是繁華不如昨朝花枝上鬪綽約暮花辭枝竟
何託持花為謝青樓女鏡裏容華不待汝

聽琴篇

美人横琴坐我堂酒闌為鼓三四行燈孤月明客不
發絃悲調急秋夜長吾家瑤琴久不拭金徽玉軫無
顏色感君對此如有情一彈使我三歎息悲歌響答

山澗幽楚歌慷慨雲夜愁瀟湘猗蘭稍平遶四座但
覺清商流始聞白雪停翠竹烈飈吹我溪上屋忽然
翻作廣寒遊知是霓裳羽衣曲含宮移羽何舂容泠
泠萬壑吟風松烟岑一夕怨鳴鶴江天何處驚蟠龍
我初好音惟好此横笛短簫徒聒耳平生願抱鍾期
懷四海難逢伯牙子今夕何夕願不違為君擊節淚
沾衣高歌雅和人世稀河轉參横君莫歸

懷三吉士

黄河西來走蜿蜒雎漳之水相蕩泊少室王屋俱崢
嶸太行林慮朝中嶽含靈萃異幾百年中産三士誠
磊落神標秀骨自殊衆水之文蛟山之鶴十年戢鱗
在烟海一日比翼棲雲闕蔡君通朗及衆藝馬氏多
才步前作昂藏崔子抱羣經徑操巨舸從伊洛文昌
聲譽高中天出入彼此同輝燿玉京神仙皆有侶茅
齋野人少相託平生契誼懷數公眼底安得常相樂
眼底安得常相樂聯牀歪轡今如昨

觀打魚用東坡韻

大魚跳波如擲塊溪日溶溶照金背小魚呴沫沿岸
行潛向沙邊翻荇帶家僮擧網欣得鮮持向庖丁割
為鱠磁甕始見紅尾掉霜刃旋看錦鱗碎我雖愛此

不忍食悔不先教放溪瀨自愛含生天地間寧知失
意波濤外嗟我小物尚有然人間得喪誰能會君不
見鯤與鯨釣者枉綸空爾思倏忽乘雲下滄海

孤鴈篇

孤鴈北來來幾時窮冬無侶鳴聲悲雲長路渺去安
極日暮天寒飛更遲洞庭瀟湘落秋水苦竹黃蘆一
千里清怨時從鳴笛生斷行暮逐衰箏起塵沙關塞
愁轉蓬隨風且落江湖中微軀幸免庖人俎短翮長
辭獵士弓君不見隴山鸚鵡解人語一生自恨黃金
籠

北風行

古申城邊秋風落壯風慘慘夜復作玄冬烟霧捲寒沙白晝雷霆出陰奪寒沙陰盡難開萬里悲風何壯哉高空落木下不止長路斷送吹更廻嚴威著地坤維裂鷹隼入谷龍蛇結寒雲凍月光昏莫荒臺古林氣慄冽郭西村舍雖近城蕭條盡日無人行門前但聞衰柳折墻外秪聽枯桑鳴鄰翁歲暮缺衣褐茅屋欹斜用繩縛塵生釜甑暗不掃寒入肌膚利如割堂上書生感歲侵臨風三嘆不成吟暮花飄揚不可見病葉憔悴傷人心出門黯淡天無色衝飇四來山

爲黑黃河欲度波浪陰滄海無梁星斗冥嚴霜大雪來幾時蔵雞朱鳶號南極

雨夕行

城頭雨脚黑不斷堦下涑潦流已滿出門咫尺無所適積霧連雲接平坂城中佳人沈與趙我忽思之費招攜趙子閉門卧不出沈生衝泥來獨晚臨堦下馬入我堂琅琅高詠不可忘墟徹浮塵爲我拭磁甖濁酒爲我嘗西鄰彭生亦豪士四壁風雨卧一床隔墻深夜呼即至三人團坐傾壺觴須臾簷雨亂沾席牕風蕭蕭動烟栢照夜青缸寒向人促膝紅罏暖留客請君再歌我擊節晨雞已下西城陌嗚呼人生歡樂難再來古人滿眼俱塵埃何况與子異鄉域此地相逢能幾廻

白雪篇

玄飇作雪龍沙窟萬里吹花度南麓千門九衢堆已遍翠崖丹壑沾應足曙輝寒素積崔巍中天照耀瓊瑶臺羲和不知六龍在仙人逆乘萬鶴來依樓傍檻墜深院輕羅白紵誰曾見已將弱舞鬬迴風未遣明姿讓流霰城中車馬不動塵究家金帳暖闔春豈知窮巷衡門裏亦一作無有當時高卧人

雨雪呈望之

北風蕭蕭天雨雪洪川大陸氷崢嶸城闉咫尺不可越念子鬱鬱傷我神十年骨肉更知己四海兄弟今何人夫子風流本絕世致身况在萬里津頃聆清辭叩衰玉復睹高價牧名珍愚弟病歸卧丘壑山中日與蓬蒿親喜君結駟來天上又許題詩到水濵嗟我十日不一見眼底盛會真難頻茅簷白日苦太短秪有長夜堪留賓瓦罏木柴亦不惡梅花柏葉俱鮮新只須對此共歌笑莫使離别成逡巡

寶劒篇

戴仲鶡將赴春官來別何子何子作寶劍篇贈之

其辭曰

我有雙龍之寶劍重之不藏雙吳鈎雄遊九天横素秋鳴鳴匣中聲啁啾扶風豪士邯鄲俠千金在傍不敢酬雪花星文照玉玦贈汝慰我心所求汝今年纔二十四北上長安見　天子手翳鳳凰跨騏驥肝膽義氣無與比杏花江頭春風起綠袍青綬帶秋水想見提携白日前更看結佩青雲求我初鑄此良已勞昆吾鐵冶風雷號寶韜玉珥黃金錯何以禁之赤錦絲砍地翻虞滄溟倒倚天未覺虹蜺高十年在匣尚未試嘗恐棄置成鉛刀君不見豐城紫氣埋古獄星辰夜搖魑魅哭奇器逢人自有時肯使塵沙竟湮沒又不見藍田寶山空突兀頑石却指神鋒禿平生雖有百煉鋼一用不謹為棄物吁嗟戴生爾無忽

寄王職方

故人王郎天上客一歲寄書九兩東山中病夫儔侶稀念子不見心轉鬱長淮浪高河無梁我無羽翼到爾傍京師南來四千里春鴻秋鴈每相望（一作莫相忘）

寄李空同

黃河臘月氷十丈縱有鯉魚那得上楚天鴻鴈避霜雪未得逢春難北向康王城邊沙草腫梁王臺上多暮雲野人歲晚誰相對桐柏山中空憶君

歲晏行

舊歲已晏新歲逼山城雪飛北風烈徭夫河邊行且哭沙寒水氷凍傷骨長官叫號吏馳突府帖連催築河卒一年徵求不少蠲貧家賣男富賣田白金縱有非地產一兩已值千銅錢往時人家有儲粟今歲人家飯不足饑鶴翻飛不畏人老雅鳴噪日近屋生男長成娶比鄰生女落地思嫁人官家私家各有務百歲豈止療一身近聞狐兔亦徵及列網持矰徧山域野人知田不知獵蓬矢桑弓射不得嗟吁今昔豈異情昔時新年歌滿城明朝亦是新年到北舍東鄰聞哭聲

嫦娥圖

月宮我我冷光射桂樹長生花不謝玉宇瓊樓閉早秋金爵銀兔啼寒夜夜寒露下步瑤臺羅襪仙裙冉冉來屏障乍開雲母隔簾櫳遥望水精開明星迢遞斜銀漢誰擬羊神傳素練霓裳羽衣世莫聞霧鬢雲貌人難見靈藥空疑后羿妻吹簫跨鶴幾人迷君欲遨遊廣寒殿直攀萬丈青雲梯

胡生行

近時逢人論術數胡生相法稱獨步開尸時看人相篇然燈夜讀石室賦吾觀此術非荒唐異人歷代各有長我朝名家亦不少神妙無過袁柳莊君學本從袁氏出識鑒至今如畫一為客十年九幾更閱人四海無一失初從燕市度生涯一日聲譽傳京華衣冠每動公卿座車馬爭迎貴戚家自從伏劒離京域當時朝士無相識已往豪華不可論只今形貌猶能憶漂泊江湖不自伸袖中書在半埃塵窮途反遭俗眼士末路難逢好事人昔聞燕邸招藝匠袁生抱術金

門上文皇自有天子鬚羣臣盡是封侯相君臣千載當一時雅鑒風神猶在茲才殊未可尋常得數偶逢教際會奇古來相心不相體眼前貧賤那能擬志士翻居草澤中貴人多在塵埃裏胡生謂我顏色奇顧我已是雲壑姿希夷不識錢若水麻衣道士應當知

袁惟武山水圖

源潭窈窕開層島疊嶺撐空互傾倒人家萬樹隔村原細雨冥冥春更好清江柴扉映春草樵歌漁唱歸林早帆色遥隨返照迴岸沙却被飄颺掃袁侯此圖愛藏護畫手莫識馬與顏掛壁盤紆見巖壑開牕拂拭生雲霧嗚呼此圖侯當珍重留壁間萬金莫買與江山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二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二

七言歌行三十八首

歸來篇

君不見陶公飲酒負奇氣平生下筆五千字不肯上書干明主安能束帶見小吏歸來不顧千頃田但須囊中有酒錢男兒委身事權貴摧眉折腰誠可憐朱君雄豪氣如虎風期直與陶公伍青袍銀帶不復視壯年棄官如棄土雅性好酒兼好文眼中富貴豈足論五花換酒召賓客千金買書遺子孫人生百歲終蕭索如子從容胡不樂未侶原生少宿儲却比蘇家多負郭長安陌上久離羣子亦還山卧白雲南巖桂樹花自發歲晚相看一望君

雪中宴袁揮使惟武宅

四郊飛雪擁高城北風怒號天杳冥將軍宅中畫擊鼓哀箏鳴笛羅後庭我時乘吟在西野忽見將軍送書者開書讀罷喜即行邀我入門方下馬旋揮絢素開簾攏流風迴霰滿堂中青氈帳高雪不濕蘭燈夜照氍毹紅卿家父子皆好客能留封雪歡今夕已看稱壽奉千金況復徵歌出雙璧梁園賓客多交遊謝家兄弟盡風流古人盛事長已矣吾輩優游亦爾儔

鴻門行

沛公昔日分義軍旌旗十萬西入秦山東諸侯皆後至咸陽萬姓思為臣項王東來怒如虎置酒朝會鴻門下門前壯士擁盾入座上小臣拔劍舞爭雄較勝未可量相看杯酒成倉皇揮刀醉擊玉斗碎攬帶空懸寶玦光沙血城邊祖龍死芒碭山傍隱天子澤中夜聞白蛇斷灞上朝看赤雲起君不見劉郎供帳出秦宮宮中大照三月紅英雄為謀自有術亞父徒知殺沛公

垓下行

咸陽原上失秦鹿戍夫入關競馳逐君王自負十尺軀傍人更訝重瞳目橫行按劍一何威叱咤四海隨指揮諸侯西向受金印壯士東歸盡錦衣陰陵道中夜失援垓下孤軍獨迎戰百萬王師來震天八千子弟隨飛電自言百戰當一身寧知一敗損威神美人帳下看無主駿馬江邊棄與人楚歌聲高暮雲佇孤燈對酒悵不語蓋世英雄力拔山一夕悲哀淚如雨君不見三軍縞素行負戈烏江不渡愁風波古來失道衆所棄父老雖憐將柰何

長歌行贈阯兄

兄為吾祖之長孫能將孝義持家門耕鑿不隨時俗
改衣冠頗有古風存我家東岡舊鄉土數有田場桑
有圃諸弟謹譁遂城市兄也蕭條守環堵僕僮馴雅
妻更良男女膝下皆成行女長適人止近里男大為
農不出鄉只今汝年六十七我翁為叔汝為姪歲時
相看如父子登堂過庭禮不失弟昔省兄盡兄懽夜
秉燈燭羅杯盤兄前勸飲嫂勸餐留我一月相盤桓
自從離兄仕都下都城誰是悠悠者萬户清晨霜滿
裘九衢白晝塵蹹馬朱門金鎖午未開我曹不敢騎
馬回此時吾兄正穩卧日高户外無人催愛兄好靜

謝塵網一卷道書常在掌托身未肯附年少舉手何
曾揖官長頃來生事日看微種麻自織身上衣少兒
從學長幹蠱我兄心中無是非君不見人間歲月坐
相迫胡為東城復南陌兄今已作白頭翁弟亦長辭
青瑣客山中桂樹況逢春谷口桃花更照人花前樹
下一壺酒弟勸兄酬不畏貧

短歌行贈賈西谷

城西草堂日無事廣文先生騎馬至先生雅性嗜林
壑為愛吾廬有幽意長溪風起寒日冥晚雲含白冬
樹青山城沽酒不易得為爾且繫雙銀瓶先生好吟

近頗酷手書佳句已盈軸燈前諷詠三十篇一一徽
音中金玉顧予疎陋非良儔感君過野常優游城中
豈無萬户侯金盤玉饌不少留從來富貴安足慕水
上浮漚草頭露君不見賈生自負洛陽才南遷且作
長沙傅

漢將篇

漢家西北烟塵起烽火夜照西京東胡虜奔一作騰
一萬騎關塞逶迤五千里飛符插羽募精強連營列
陣掃邊疆已見將軍屯細柳更聞天子獵長楊長楊
羽獵兵威振疊鼓鳴鉦聞遠近龍虎逶分天上軍魚

蛇偏鬬雲中陣長安驄馬俠少年金鞍玉轡鐵連錢
共看拔劒追驕子自許彎弓射左賢驚風晝起邊沙
漲疎勒黃雲迷所向飲馬寒臨月窟傍驅兵夜度天
山上降旗款節樹戍城卷旆迴旌入帝京征人半死
龍庭戰壯士俱標麟閣名麟閣功名不易得貴臣良
相徒顏色威胡盡道李飛將還漢誰言蘇屬國王門
關外朔雲愁燕領書生亦白頭君王自憶廉頗輩義
士羞稱萬户侯

孤鶴篇

我家孤鶴李侯贈霜儀皎潔三尺高向人侣矜短羽

翼失侶豈免長呼號赤霄青雲恭廷佇天長路遠飛
不去日來秋塘啄苦蓼時向空墻倚脩樹憶昔初在
山人家雌雄和鳴閒且嘉夜寒對舞庭中月日暮雙
棲嶺上霞李侯平生重幽德致此遠自東吳國金籠
玉檻脫相送異種奇毛惜不得一自天涯失儔行垂
頭戢羽空徬徨朝聞橫笛音相和夕對鳴絃影自傷
荒堦雨濕多泥滓毛翮摧頹風不起奮迅那推一鶴
先昂藏且在群鷄裏吁嗟人世是還非華表千年更
一歸蓬萊官內青瑶樹會接文鵷比翼飛

冬雨嘆三首

季冬十日雨不絕寒烟凍霧何淒淒城頭無由見白
日坂下秖是愁黃泥鄉中餓叟納官賦白頭赤脚行
中路薄暮臨河望郡城水深岸滑何由渡

二

一冬枯槁雪不集細雨冥冥高岸濕天邊鴻鴈安所
歸歲晩蛟龍不得蟄昨聞汝北多死亡橫尸委骨官
道傍我里西鄰久已出到今不知死何鄉

三

西望千峯萬峯連出門朝暮生雲烟日傍雨脚下平
地風外濤頭衝遠天急颷北迴振林莽白晝狐狸行

近郭城下飢烏啄死人蒼鷹側來怒相攫

懷舊吟贈阮世隆

君家高樓對芳樹開宴曾留三日住銅槃絳燭綾羅
春金壺銀漏寒催曙知君重義多豪游滿門賓客為
我留珊瑚不避鐵如意驊騮皆纏金絡頭爾時北上
與君別蔡州城外花如雪夢裏猶尋汝上雲醉中却
憶淮西月丈夫富貴各有因如君立身亦不羣行年
四十未白髮生兒十八期青雲君從秋日遣分手我
向東風一回首山下長寒舊薜蘿樓前處長春楊柳

官倉行

長隸周衣三丈垣高門鐵鎖緘兩闕黃鬚碧衫下廒
吏白板朱書十行字帳前喧呼朝不休旁旌分隊驅
唱籌富家得粟堆如丘大車檻檻服兩牛鄉間餓夫
立墻下猶欲近前遭吏罵

除夕醉歌二首

令歲相逢惟此夕美人金罇莫虛擲千金一刻真可
惜夜久衾帷望河漢寒星欲斂明燈爛長歌坐待東
方旦

二

孤城歲徂嘆幽獨舉觴醉飲城西曲野風蕭條山雪

暮寒梅無花柳難緑今年今日不可留明日明年更
可愁山中縱有如澠酒春花爛熳與誰遊

醉歌行贈柴逸士

今年中秋與君共舉觴待月城西宅良夜清尊逢故
人空堂明燭留遠客山城暮雲顛未收流烟何時散
高樓清風徐来勸我飲明月不至令人愁君是長安
舊相識坐論舊事還相憶金市豪華如夢寐玉京仙
侶無消息人生去住安有同有如長風吹斷蓬得隨
江湖扁舟外不恨關山横笛中酒中雲散天如洗月
明忽堕金罇裏起看皓彩發青巒坐見流光盈緑水

淵舞高歌夜未央攬衣擊節為君起

和獻吉送公順

君不見池中魚君不見澤中蛇一朝羽翼起烟霧向
時頭角盤泥沙神物舒卷各有時男子豈得常在家
君今年纔四十餘雙旗駟馬高蓋車手中持文符腰
下佩轆轤登山示球琳涉水采珊瑚吁嗟至寶今豈
無莫使和氏空號呼

古峯画梅歌

空江月墮孤山曉直幹横枝踈更好夜来夢破㸃窗
虚殘雪半庭寒不掃小橋水淺影初斜野徑風清香

未老霜蒐月鬼獨傳停玉骨氷肌自苦橋溪頭數點
瘦花明塢雲漠漠林烟泖逋翁湖山詩思閒寂寂柴
門春醉倒山亭晝眠鶴飛還一聲長笛江門悄

登山吟

風吹葛蔓石磊磊蘿薜挂烟映山鬼我行登山采石
耳長歌捎林暮風起君不見寺傍桃李飛如霞青春
已破白日晏萬事盡付東流波高飛且嘆南来鴈

落花嘆

君不見樹上花東風吹始開東風吹開更吹落世間
有樂寧無哀汝南何生未三十頭髮未白心已灰見

此落花三嘆息東風吹去何時来

復見阮生行

阮生别我尚總角三月不見冠峩峩未知華實竟何
似眼看玉樹成枝柯君不見世間日月翻如波昨日
黒髮今則皤龍駒千里汗成血道傍老馬空蹉跎人
生少時不努力齒大身長嗟柰何

古井篇

君不見城邊古井荆棘荒沙崩雨塌官道傍當時碧
甃映朱閣黄金闌干銀作床美人銅瓶響哀玉寧知
委棄同悲凉梧桐花乾蘚花澀鷺鷥側窺蚯蚓入百

丈寒泉尚堪飲心長綆短空愁亦

古松歌

賢隱寺傍之古松奇絕可比徂徠峯問之故老迷歲月但見皮肉屈韁苔蘚裂高枝上掣玄冥風廻柯反掃陰崖雪藤蘚蔓卷空林黑集霰流烟嵐終極斧斤相顧畏盤錯梁棟誰來誇正直昔予山遊駐車馬行吟屢憩茲松下松根老僧爲開徑野色巖姿生生瞑葉暗秋燈梵殿深花香晚飯齋廚靜一年幽夢不到此寧知摧折空山裏龍盤虎拏終有神白骨蒼鱗半枯死滄波古岸霜氣夕硉矹猶看數千尺石上連朝

走雲雨山中十月飛霹靂千靈百怪相護訶過客居人盡憐惜君不見泰山五大夫零落今看在何處滄海空流使者嗟悲風暮起將軍樹嗚呼人生富貴竟何益松乎松乎吾當爲爾詠莭傍青壁

隴右行送徐少參

隴右地長安西行一千里秦日長城號塞垣漢時故郡稱天水　聖朝掃盪無烽烟射獵之地為桑田熟羞賣馬常入塞將軍遊騎不出邊知君風采古遺愛揚策傳符度關內父老三秦望節來犬戎諸夷遮馬拜開藩分道鎮邊塵居守巡行歷幾春熊軾朱幡今拆伯豸冠白筆舊臺臣菴亭之西半山谷土室陰陰連板屋落月孤城清渭源寒雲古磧黃河曲十年此地曾遊歌別來風物今如何竹花秋臨鳥鼠穴楊葉夕渡魚龍波回看萬里風雲色少小趍庭淚沾臆相送悲吟不盡情關山隴坂高無極

遊西峯示四子

今我不樂遊西峯喜有四子來相從日長古寺風景靜蜀葵始青榴始紅彭生舊時同遊者每遇遊山先跨馬徐生愛山欲留宿朝見青山獨開目自云邑城盡原野頗恨無家傍林谷陳阮二生皆少年陳生家亦近此山阮生志不在山水騎馬欲行仍復還吁嗟

汝輩各努力此身會見生羽翼乘風高舉或遠遊安得又為山人留他時倘願騎黃鵠隨我江邊伴白鷗

甄邦治行樂圖

黃金雖有餘不如常乘下澤車紫綬結腰下不如常騎款段馬人生富貴皆有憂豈必只願封公侯君今出有駿馬更輕裘及此壯年當出遊西飛日月如東流君不見馬少游

長安大道行

長安大道如弦直車馬相逢不相識金鞭玉轂共爭

先日日紅塵大道邊七貴門前羅将相五侯座上列
神仙五侯七貴同杯酒萬騎千夫盡奔走一言得意
賤可貴百計奉身無亦有盃酒經過日共遊比權並
勢㬻相謀才見黃金結兄弟忽看白刃起仇讐薰天
灼地期長久覆雨飜雲亦隨手富貴誰言福作門驕
奢終與禍為鄰瑤臺歌舞新更主金谷池亭別與人
豪賓貴客如風霰鞍馬當時倏雷電得飽空聞耩上
鷹附炎不見梁間燕尋常只道太山安頃刻寧知滄
海變秋來春去互推遷物理相尋是等閑豈知盛滿
衰仍至豈識憂從樂極還獨恠梁生何感慨拂袖長

歌辭漢關

入京篇 以下京集

軒車若水流宮闕似雲浮讖句一千里山河十二州
城中甲第共崔巍別起雲甍接露臺旭日纔臨萬戶
動飛塵遥見九關開九關雞鳴競車馬百僚已集金
門下入衛皆為龍虎軍來朝盡是貂蟬者　天子乘
春覽物華霓旌羽扇五雲車六龍不駐千官仗匹騎
常過七貴家七貴家連鳳城裏轉日薰天勢無比池
榭春來錦繡圍樓臺日暮歌鍾起復有蒙恩過董偃
執柄持權得自由不使府中除将相直教門下謁王
侯王侯貴人恭豪富意氣相看益驕妬未惜朱門駿
裹駒豈論金谷珊瑚樹托身日月有光輝舉翼風雲
多會遇可憐漢室盛衣冠楊雄蓬蓽獨飢寒終歲校
書空閉閣十年執戟不遷官公孫射策取卿相李廣
馮唐徒自嘆

送熊廷振之楚藩

燕京春色花太半豫州楊柳風吹斷南鴈新銜汝雪
來北車久待河氷泮與君結綬俱　明時送君執手
如前期丈夫勳業豈必少四十遭逢猶不遲即今君
身更磊落義氣如山誰可奪同榜衣冠照鄉里十年

名位登方岳　帝城朝開羅旆旌欲發未發明星明
麒麟獻納遥相憶江漢風流須此行

送顧錦衣赴廣東僉憲

君不見錦衣白馬若雷電當朝氣勢人爭羨顧君出
入身不移心看富貴同貧賤二三貴人隨至尊冠冕
紉佩如雲屯青袍自向將軍幕款段不叩諸侯門外
臺新捧廣州檄青冥斧鉞生霜日海嶠諸城發鼓迎
江天萬里褰帷出丈夫不言自立身清水白石何粼
粼金張門客不足數嶢嶢赫赫何為人

送樊生

翩翩南圖鳥昔是北溟鯤纔見摶風一日起忽看垂
翅九天雲英生此行覽吳越大江石城通日月岧岧
南京十二樓波浪蹴踏金銀闕爾上金陵望帝闕星
河北極開幽燕丈夫常懷四海志才人亦賦兩都篇
排空萬里有毛質再接扶搖上九天

彭生行

岷峨山根江水坼萬里波濤混吳越傾湖倒海不可
量仰看一綠青天上欝藍秀色盤三巴間産錦石無
用沙王嚴揚馬各挺出異才豈必生中華彭生昂昂
千里駒少年騎馬來成都飛黃騕褭未即試已覺奇

氣排長途君不見岷山不崩江不枯古之高才何代
無

黃河篇

黃河崑崙源九曲與天通銀漢貫箕尾左盤日月宮
奔流下龍門噴薄沙海風三山萬里倚窮髮蒼極虹
梁間恍惚排空雪瀬垂銀城便可因之向溟渤郭生
少年觀上都還家且泛黃河艫讀書豈必破萬卷覽
勝何須行九區蓬池已在梁園裏嘯歌綠水洪波起
揚帆他日乘高秋見爾星槎掛斗牛

三清山人歌

山人佩劍冠遠遊腰間繫囊垂虎頭七星照耀金銀
鉤東行策杖指廬霍逝將滄海尋丹丘三清西南龍
虎達攢峯疊翠盤石蓮千崖萬壑不可以徑度玉梁
倒掛銀河前青蜺下望憑雲烟石壁中開日月懸傍
通七十二福地白玉樓臺羅洞天此中挾身煉大藥
寶笈靈書啓五岳騎鹿時見南斗君聞笙夜候緱山
鶴我今遊目送冥鴻欲訪名山入越中飛梁萬丈倚
可接共爾青天躡彩虹

昔遊篇

三星爛夜河漢流觴行琵作中堂幽李君勿嘆息薛

君且停謳英英孟夫子聽我當筵歌昔遊昔遊少年
觀上都並轡驕嘶雙紫騮雲中十二樓羅綺照燕州
夾槐複道臨仙苑垂柳通閣對御溝平明向帝宅半
醉過王侯遊梁詞賦那稱數入洛聲名未足儔自言
與我共聯翩塌翼寧知落九天折花別青門揮袂渡
湘川班竹古魂垂淚雨蒼梧遥夢結愁烟南嶺越江
拗東城移海郊不記流年幾抛擲五見楊柳垂青梢
鴻雁散他縣鷓鴣棲故巢君從岐路悲轉蓬我在長
安嗟繫匏金門上書久不報雲閣題詩空自嘲以茲
守蹉跎舊客罕經過日與李薛輩詩酒縱歡歌春風

宛轉青絲鞚夜月照連金叵羅筆翻翠虹霓手製生
蛟鼉三千藍女羅紫宮傾城一笑揚雙蛾星分霧散
去長安豈意天垂雲雨權龍絪雄雌忽復合朝天再
覲漢衣冠帝京宮觀一如昔盤龍曲鳳青雲開九衢
車馬流如水五侯甲第峙如山星樞常不轉海岳自
迴環昔日繡衣一何貴今看竄逐空河關可憐獲齊
友逝者誰復還二三壯士力搏虎轉盼埋骨黃泉灣
榮華閃爍若電露俛仰今古凋朱顏君不見漢李廣
威名萬里匈奴關彎弓貫白石射虎生黃雲一朝謝
病遂醉尉灞亭不識故將軍君不見秦范雎折脅摺

齒隨王稽一言奪相印七國趨關西雄豪趙魏二公
子徒使虞卿從魏齊貴賤傾覆如旋風王侯豈異鳥
與蟲曹連獨蹈滄海去張良仍從黃石公孟夫子揔
角與君戲共許非凡倫萬金駿褭騰天雲予今胡為
在風塵低頭靦面男子身笑予落魄亦如此痛飲狂
歌非隱淪回首向嵩岳少室高嵯峋寂寥紫芝曲空
負桃花春會須約爾同歸去為招李薛兩才人

贈商三

去冬雪雨留薊門開筵謔浪倒金罇今春燈火到長
安過門不肯迴銀鞍燕山花隔平山柳馬上東風幾

回首

大梁吟送李進士

大梁擅豪華鉅野生龍蛇項來曹李華擢秀冠詩家
神駒並遂兩超絕凡馬百萬空咨嗟李邕門下多奇
士曹是賢甥李高弟登龍自昔忝通家附驥相看揔
名世梁王臺館鼓歌鐘兔園賓客有遺蹤侯嬴誌詩隱
夷門里李渤今歸少室峯回望嵩高瞻岳首即尋玄
圃問河宗可憐二子詩家秀吾生已愧盧王後司馬
黃金賦未逢楊雄白首書空就李當春日別燕川曹
也誦詩神黯然蓬池更憶阮公嘯腸斷洪波綠水篇

東海太守行贈徐以欽

西曹大夫東海太守且停爾車飲我酒二十讀書飽
經術腰下組綬無一尺一朝天子賜五馬十年官
至二千石漢家盜賊滿山東十城九城荊杞中王食
常懷股肱郡蒼生久慕循良風況君兄弟皆甲第出
入光輝無與比兄飛仙郎宰　王儀弟握侯符長千
里四世五公自此始不見關西楊伯起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二

七言歌行三十六首

石齋歌

濯錦江中錦爲水白石𪩘𪩘映江底江頭齋閣石嵯峨卜築題名總因此嵯撐壑拄盤天地産秀生神豈人意日月霄通灩灩瀕根風雲青吐岷峨氣明公少年天下奇琅玕五色動光輝扶踈太華仙人掌照耀銀河織女機明堂大廈要梁棟不獨文章翰林重縣蔡眞譜韶濩音國琛果獻珪璋用公登雲閣望雲林霄漢長歌白石吟功成思袖補天手力在寧忘障海心

衛公德業懷應滿李相風流今不遠海內完名已玉成平生貞志同金斷萬里橋邊綠竹園百花潭畔平泉舘待公一起慰蒼生還卧西山未應晚

五馬行

使君五馬來月氐方瞳夾鏡光離離長身峻耳高七尺錦雲窣地玉花赤杏韉盛鞶雙盤龍文羈翠剌金玲瓏青絲遊韁綰不住鐵色蹄翻錦苔地天閑沙苑貯幾時一朝分賜使君騎使君行春常露冕緩鞚張油下山縣朱文露網動輕車四野人家望通憶去年來時楚江秋長鞭馳過黃鶴樓楚城駿馬千萬匹解鞍坐視不敢倚今年朝天入五鳳紅纓寶玦連錢重曉隨鸞輦撼玉珂九陌風微塵不動 天子命下巡吾州輝光重整金絡頭吁嗟吾州本狹促迮徑寧當千里足行行前駕肅且閑郡人遥望雙旌竿馳道父老應開顏區區狐豕誰敢前桑條吐葉青鬱鬱滿路春塵繞車轂使君不惜驅馳勞無令縣吏登民屋出門一送五馬行我馬踟躕皆不鳴相逢同是他鄉客惆悵城邊暮春別山亭草色細雨時野舘梨花寒食節夕陽微微鄴城樹寒烟漠漠淮川月願言努力策霜蹄千金重有登臺期

憶昔行

我年十一十二餘與子握手相懽娛嚴君視我猶視子日向庭前問詩禮我亦視君如弟兄夜入同衾晝同起當時兒子已不群紅顏如玉日有神花邊燦燦丹鳳雛天上矯矯石麒麟笑予是時尚垂[redacted]把筆從君弄文翰聯翩白馬控雙御出入城中誰不看我當辭歸君失懽徘徊欲別良獨難別來有懷徒悵望夢繞秋風沁水寒杳杳雲鴻異鄉縣十載長安見君面昔別未冠今已婚回憶少年空嘆羨一官碌碌經三春二十光陰似飛電君有長才未得施卧龍儀鳳猶

棲遲男兒成名在少壯感會風雲須及時人生聚會豈常有但願相知不相負君不見古來金石交結髮寸心期白首

崔生行并序

予之至京師也友人崔太史子鍾見之曰久不聞何子言矣為我作崔生行

崔生自逐金陵謫騎馬復走長安陌時危頗負經濟才海內俱一作但識文章客自從盜賊近神京四海不見烟沙清黃河流血日慘怛中原戰骨霜縱橫朔方兵馬又已弱天下財賦難盡榷書生不得言世務大

臣誰有匡時略我到長安訪交友子與河內猶相厚感君戀故有綈袍吐膽傾心共杯酒六年更見玄都花萬事空傷蓟門柳河內憂時未解顏子亦談兵不輟口金礦玉璞隱光曜紫氣龍泉鬱盤又議論友道時輩忌形容豈免流俗醜王良伯樂不在御驊騮騕褭徒能走人言古人未可輕古人往往皆無成子雲老大不曉事殷浩當時空有名事去惟應嗟白首時來未必濟蒼生即今風塵尚澒洞羽檄飛符遞相送西北山河戰角悲東南天地軍麾動江海未見曾連耻朝廷不聞賈生慟塵埃早知才質殊霄漢况覩

名聲重閟宮清廟待琴瑟大廈明堂要梁棟天生公等世所須努力他時有大用

憶昔行并序

予上京師之二年汝正有湖南之行新政弛廢故人幾何晤語未詣離告又即愴然悲歌不能自已感念往昔要之將來耳

憶昔長安相會日君方壯年我年小只今容顏有更變何况世事無紛擾　先帝衣冠半零落十年賓友全稀少君今始作紫薇臣笑我余門落冤人馮唐上書亦嘆老子雲識字空愁貧艷陽三月桃李耀君非

壯年我非少花開酒熟君遠行可惜春風阻懽笑明星迢迢東關闢邊向楚水辭燕山但看朱紱在腰下莫使白髮生顛間武昌城邊江色激襄陽漢水尤堪羨東行何日訪鱸魚南飛不得隨鴻鴈少辭山水眺雲松兩年楚上多行蹤浮湘直下三千里望岳遥瞻七十峯知君跌宕輕駟馬顧予豈是功名者安得浮沉　帝座傍會須賦眺蒼梧野蒼梧風烟秋色開武昌高樓吹笛哀帝鄉白雲去不返仙人黃鶴何時來君行訪古兼化俗長揖櫺軒指南極岸上遊穿虎林潭中坐傍黿鼉國他時倘覓桃花源北風為爾傳

消息

田子行

君不見黃河西来壯入海千載却倒東南流淮水如練納九曲桐柏山作崑崙丘我家清淮邊估家大河側開闢二水今合同人生變化無南北田子之生河降神十五手掣生麒麟二十辭家觀國賓三十謁帝爲近臣亦珥青瑣日月生金馬銀臺河漢津自矜一身遇明主便欲登天叩天鼓天門晝闢守虎豹雲師屛翳雷公怒烟氣縹緲隨飛龍電光閃爍笑玉女太清星辰下羅列欻忽閶闔生風雨丹誠不回白日照

杞國憂天獨勞苦我持彤管雙鳳翎浮沉　帝傍近紫庭文園著書久消渴據地酣歌常不醒長安少女花在側茂陵美妾空娉婷漢王不好相如賦方朔誰知是歲星愛君襟期特奇邁諫垣給舍持風釆平生古今開萬卷搖筆風雲動五彩致君堯舜豈無術許身稷离終難攻袖中一札諫獵書三歲磨滅不見採錄石何時更補天街沙柱自思填海君不見楚人當時不識玉海客無心采明月明珠暗投反按劍白璧三獻還遭刖連城高價後始定照乘奇光有時發鳳凰不及鳩鵲鳴騖駘却笑驊騮拙君不見長孺從来歎積薪公孫布衣爲漢臣千秋開口取卿相董生白頭耳賤貧萬言不如一言重直絃曲鉤安可論賈生何能善絳灌任安徒事衛將軍我今與子俱落魄過飲悲歌嘅今昔咸陽酒客五花馬邯鄲博徒千金擲古來豪俠亦可喜可憐聖賢皆厄塞擄章干雲世希用龍泉貫斗人難識神駿翻爲轅下駒冥鴻已愧籠中翼出門與子常相憶清淮大河見顔色

樂陵令行

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横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投筆亦有書

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賊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壯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閉門迎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

少谷子行

少谷子在武夷之山二十抱策叩燕關朝排閶闔暮潮海九霄萬里身蹤躲豈徒聲名冠帝里要使蹤跡窮人寰揭来京華始一識意氣形神兩相得肺腑真成水石痼詞章亦帶烟霞色龍姿鶴性不易馴海思

江情浩無極頃將東遊觀岱宗便欲下泛滄溟中還
風奔浪岩洞黑鬱日壓山樓觀紅南浮江淮覽吳越
復上會稽探禹穴去鳥晴生鴈宕雲飛虹夜跨天台
雪波濤窈渺岑崿移遍訪名山入武夷伏劒不憂百
怪出采芝或得羣仙隨只今妙年始三十辭官讀書
志何遠九曲烟花對草堂三山蘿月開芸室已看鳳
凰在千仞回首驊騮空萬匹八月高城氣稍勁流螢
木葉交相映燕山遊子落日吟海濱歸客秋風興他
日逢尋少谷峯武夷莫作終南徑

九川行

君不見自從天地開天下之水皆西來黃河崑崙一
線出下轉秦甸轟奔雷長江廣漢兩盈漓漓涇清渭
中縈迴帝遣九龍下治此江漢安流涇渭理華嶽中
斷仙掌高却放黃河行萬里九龍蜿蜒上天去至今
猶餘九川水秦中雲雨四時遍北地塵沙幾回徙我
來長安不見九川水得見九川子九川子是非常人
朝辭川上麋鹿羣夕登青瑣闈 帝臣已從華袞補
日月况執彤管排風雲長風西來吹壯極西望川流
渺何極野岸空懸舟楫心塞林暮繞波濤色吁嗟江
漢猶阻兵中原不見黃河清惡蛇豺虎滿道路黃埃

濁浪無人行九川子何不更鞭九龍起坐視天下橫
流水

送葉生還閩中兼懷鄭繼之

葉生行吟燕市中葛巾麻鞋歲將晚兩都爲客今始
歸五岳尋仙不辭遠江南舊舸春柳低海上茅堂白
雲滿谷口如逢鄭子真爲道棲遲未應返

送林利正同知之潮陽

憶在成均共攜手泉山門下相知久萬里恩情若父
兄十年道義慚師友君才豈孤一第名佩刀今作嶺
南行掛帆夜宿天邊樹伐鼓朝登海上城燕京相逢
顏色好相逢何難別草草過家登堂壽禮畢道予問
訊泉山老

金陵歌送李先生

李公爲舅有呂甥甥舅四海皆知名呂君關西昨日
去公自金陵來復行金陵江水無斷絕金陵之山高
巀巀龍虎千年抱 帝京星辰萬里羅天闕白鷺洲
前芳草歇清江浦上看明月燕山北望花如雪

今昔行送何燕泉

君不見燕泉何子生南岳十八名聲動江海年今四
十少方伯富貴由來重文釆金章紫綬乃自致黑髮

紅顏未曾改憶初射策逢　先皇我爲進士子爲郎
芳花醉踏清沙苑春樹迎開畫省堂每授桃李郭玫
玫多謝相知更相厚倚玉元非異姓兄斷金況是同
心友寧知世事多變更岐路人間各分手四海風塵
半甲兵十年意氣還杯酒子方出守紫薇垣予亦捿
遲金馬門黃金盡識故交態白壁翻思　明主恩中
原送別哀離亂汝水嵩川客心斷行馬秋臨清洛流
戰場暮吊黃河岸薊綠青青燕草碧梁王城邊杏花
白功勳名位行有期慷慨爲子歌今昔

同崔子送劉以正還關中

燕川芳草歇已又行子西行更回首駿馬春停渭曲
花金鞭暮指秦中柳看君兄弟皆豪雄十年側想中
丞公東山雲月卧未起北海賓客誰相通荷花初紅
酒初碧汝歸登堂見顏色若問長安舊友生崔何二
子常相憶

醉歌贈子容使湖南便道歸省兼訊獻吉

徐卿此行壯觀莫與伍東將入吳西入楚都門悵飲
慨今昔酒酣拔劍爲汝歌起舞　聖朝分封重茅土
詞林禮樂超前古冠冕諸邦拱　至尊冊書十道開
天府匡廬峰南繞江漢洞庭武昌半樓觀壽酒花開

海上堂使舟草滿湘西岸憶卿翻飛霄漢裏結交少年
少青雲士眼中何人最知已十年之交吾與李李生
近買陽羨田又欲鼓柁襄江船風塵落日倘相遇爲
我問訊江湖前

薛生行

君不見少府忘年交禰衡中郎倒屣迎王粲坐間賓
客盡傾倒海內賢豪流英聘古人愛才今不如薛生
豈得無嗟嘆昨來布衣見　天子日向長安乘款段
公卿門前恥干謁東歸把釣黃河岸年少今看萬卷
開遠遊自負三山願丈夫有才須用世未許終身隨

草萊閒居好著子虛篇行路長歌白石爛

晚過田水南有贈

田郎閉門著書今幾卷我欲與子數相見譚浪雖稱
青瑣賢經過罕識黃門面長安雨積鞍馬稀堂下苔
生集秋燕四海何人問草玄一經徒使桓譚羨

延津歌送韓令

延津寇過餘少男延津縣令莫停驂雙鳧直向黃河
北一鴈先飛清衛南黃河岸邊不種麥濁浪滔天多
買客城中少男爾勿愁縣令到時爲買牛

谷進士宴歸圖歌

五城十樓春窈窕九衢夜半人行少月高醉客金鞭
垂花簇銀鞍弄驊騮裹我　皇九載羅豪英坐收四百
皆才名四百人中見谷生綠袍白面誰不驚谷生白
昔中州士布衣三來謁　天子十年讀書梁王臺一
日走馬長安市長安鍾鼓聲入雲相逢却避新郎君
赤鯤在天振羽翼神駿得路超凡羣嗚呼此圖人共
羨已識君身不貧賤萬言莫忘北闕書千載常記南
宮宴嗚呼此圖人共羨

遠遊篇送楊中舍承家雲南省墓

君不見昆明池去京一萬里山盤海曲在天上日轉

星旋羅地底生神發秀千百年太宰源流自茲始七
歲辭家朝　帝京登台踐斗榮身名水木更起紅原
情請　帝帝遣中書行中書此行　天子重赤車駟
馬都人送岳樓畫錦湖光開京口春帆江色動瀟湘
黿鼉經水國衛巫瘴癘雲來黑銅柱標南閩南紀錦
官城西指西域揮毫憑軾驚蠻夷却似太宰中書時
相如使蜀人同羨遷史浮湘志自奇憶昔滇中為使
者黔公宴我滇山下酒龍曾彎壯士弓賦成尚倚將
軍馬今日看君萬里歸山川草木倚光輝公卿禮數
古來少父子齊名天下稀五華岡頭日朝放點蒼山
壯雲如障遠遊可樂須早還　帝里親聞雨相望

裕州行

今年春夏雨不絕黃河以南漸殺麥裕州城中十萬
家自經寇盜惟黃沙名商大賈歲不集新絲舊穀嗟
何及郝侯五馬天上來褰帷露冕開風霾教農服田
貫服賈只有牛馬無豺虎

石川子歌

石川之水東流入東海濤雷瀨雪幾盪嚙白石爛爛
色不改泰山崖峩青石室樓閣窈窕雲霧客懸峯飽
臟瞰海底紅輪倒影扶桑日波上三山渺安在海靈

冥冥現百怪蛟螭九首盤為梁神仙萬古長相待石
川子七年茸茅卧州島鬟鬢被褐身懷寶海東隱淪
見面難地壯潛夫著書早自從召起綰銀章常夢山
中把瑤草白雨青蘿晝自垂沙風赤葉秋空掃京華
相遇論讖一作仙才笑解金龜沽綠酤花邊昔放雙鳥
去雲裹今騎一鶴來蔣琬元知非百里李泌終為諫
官起冥鴻逝鵠須踰期天路雲衢自茲始君不見魯
門海鳥本避災國人祀之反求福雖有鍾鼓羅玉饌
驚鳴駛顧安能食男兒固要為龍蛇胡為屈身終日
隨塵沙

杏林曲
君不見蕭御醫何年種杏成杏林霞蒸日爛開芳甸
門庭盡貴虎畫守飛花九陌人人羨豹泉橘井俱仙
靈豈如萬樹春風散　今皇御醫皆不賤麒麟緋袍
常引見奉　詔時翻本草經承恩數錫仙桃宴君今
一身官未尊白頭抱藝趨金門輕才重義世罕比起
死回生不自論林中有草金光映服食可以延壽命
蕭君蕭君進此藥令我　皇帝萬歲無疾病
周儀賓朝天歌
周君來從大梁發提鞭却指秦樓月燕山臘盡春未

生可憐裘馬衝霜雪憶昨雲霄謁帝闕春卿引見紫
宸班天門九重羅虎豹一月不得朝龍顏館甥帝室
恩數少尚女王家禮非小中山更傳聞樂對陳王亦
進通親表伊昔梁王全盛時車騎從官皆漢儀遣使
常聞八珍送入朝數賜飛龍騎百餘年間事勢殊諸
侯出或乘驢車朱門賓從想冠劔白頭王孫行踏衢
君歸為我一問訊梁園賦客今何如
送五清先生赴浙江提學歌
天台文宿衝紫霄先生奉勑馳星軺越山桃李花嫣
樹春色早渡錢塘潮憶昨先生遭斥逐漂泊湖湘望

巴蜀九江鴻鴈春冥冥七澤龍蛇蟄盤曲洞庭天高
急霜霰冰河雪岸開燕甸北來驄馬一日間傾都走
識先生面十年卜築楚村墟萬里今騰漢官殿當朝
門生貴不少　先皇學士人猶見金門誰留供奉班
銀魚猶錫恩榮宴長安春回獨回首翠烟漸入龍池
柳薊門禹穴自此分送餞先生百壺酒丈夫轗軻心
不疑賢聖流離古來有已看身作指南車況復名高
懸北斗隋珠和璧世珍重眼前點毀終難動聖人不
久奏雲門海內近亦求梁棟琴瑟須聆清廟音豫章
且待明堂用我聞衡嶽與天參七十二峯江漢南不

然從此可棲息無使天柱石鼓空巉巖
贈范君
桂陽之山石巃嵸四時雲氣流杉松江開秀色鍾三
楚天削芙蓉羅七峯翩翩烟霧下鳳鸞往往霹靂隨
蛟龍鍾奇產異理亦有黃金丹沙間瓊玫何況人傑
非地靈碩士名儒映先後君山燕泉各一時晚逢范
君亦其偶范君古貌更好古問之君山乃其祖學海
遂聞前輩風辭場獨覺良工苦君為進士宰江縣頗
厭簿書耽筆硯神龍未應困泥滓驊騮會自追風電
君山十年絕相見見君如見君山面燕京四月花滿

句避逅不得同遊宴花間送爾雙鳧翔廬山高高擯
玉梁雲停鴈過一回首月明琴靜誰舉觴我自辭家
来帝鄉宿賓舊友稀登堂悵望南邦思桂陽感今道
故墳悲傷

相逢行贈孫從一

長安風吹萬楊柳與君走馬相逢久昨朝邂逅尊酒
間二十年来一回首我官十年前君官十年後眼底
相看已壯齡世間萬事真翻手憶初少小来東曹君
家兄弟同遊遨尚書庭前两玉樹白日燦爛秋風高
爾時見君氣已豪花顏雲髮青錦袍石麟在天動鱗

甲赤鳳排雲生羽毛只今骨格殊恒調傾都見者嗟
英妙恨不置之玉堂賓誰令久待金門詔永嘉山水
稱絶奇且與謝客同襟期花裏開簾仙吏出松間著
屐山人隨尚書風義古無比如君更是尚書子尚書
東山閒白雲高卧不為蒼生起漢庭我亦東方生悵
望名山無限情海雲浩歌起春色送爾萬里東南行

李大夫行

君不見大梁李進士年未三十官大夫金鍾翠釜識
國器汗血飛黃看過都昨来走馬長安道一日聲名
盡傾倒墨卿學士競迎致搖筆登壇為揮掃盧前王

後不足論曹劉沈謝升堂早我方避世金門前君獨
時時問草玄金聲一擲天台賦鳳沼常留春草篇憶
年二十當弱冠結交四海皆豪彦文章天上借吹噓
杯酒人中廻顧盼十年流落失邀李詞場寂寞希篇
翰自從去歲得李薛令我倡嘆增顏色對坐相看兩
鳳毛破圍賓藉千軍力安陽崔史文絶倫意氣頗與
二子親蘇臺徐卿愛才者曲巷往往停車輪斯文在
天未墜地我輩努力追前人波頹瀾倒挽一髮鯨翻
[illegible][illegible]爭嶸峭薛生歸釣黃河岸君亦遠維泗川舊齊
[illegible][illegible]還五馬車江湖暫解雙龍劍古来丈夫或未偶

長途轗軻無不有李廣遊過灞上亭賈生愁醉長沙
酒倘遇馮唐老見君一言更薦雲中守

海山謠壽李宗伯

一鶴東北飛徘徊若返顧仙人乘之海外来衣裳窈
窕流雲霧碧海三山列仙圃貝宮崔嵬羅萬牖上臨
紫極躡三台下見瑤京開北斗手發玉緘龍虎文再
拜遶為尚書壽尚書巖巖霍岳姿身長八尺揚脩眉
夜懸赤鳥星辰側晝入銀臺獻納司　先皇舊臣盡
雲卧爾時出入名聲播二十餘年列九卿近日新銜
參入座海內清心秪獨知當朝苔節誰人過海門波

濤春吐呑中有桃樹盤石根千年柯幹撑日月萬里
枝葉垂崑崙觀圖願君壽與比長爲梁棟留乾坤

河嵩篇壽張母

梁王古城河水頭北堂坐對嵩山丘雲間二室三花
樹天上崑崙九曲流絳霄實婺光射地星宿潛通河
嶽氣緘書爛熳歌白雲長安遠附靑鸞使

古愚翁挽詞

古龍啾啾啼紉井井底秋泉七星冷漪蘭堂上瑟不
鳴悽調空懷金石聲紉亦不復得瑟亦不復聞悠悠
何處尋封君何處尋封君林壑幽寃風雨黑錫山崔

嵬暮峯影吳江慘澹秋波色江之南山之北松梧幾
樹封君宅來往徘徊嘆行客

哭幼女行

二十生男不解愛頗厭世間兒子態年來抱女心甚
憐却悔從前空慷慨女生一歲眉目揚笑指兒孃羅
成行鏡裏嬌啼映牕牖床前學步牽衣裳春風吹寃
寃不住來從何來去何去錦褓曾占夢月時玉錢又
哭埋香處乾坤得失安有憑昨日樂極今哀生常恠
他人不快意乃知我輩眞鍾情皇天能生亦能死造
物弄人每如此雲散雲凝亦偶然花開花謝緣何事

婦人性癡還過傷奔走呼號如病狂作詩示妻兼自
解轉見人間父母腸

馮都督歌

都督猛氣世不多一日百戰千里過賊頭纍纍示十馬
馱東至滄海南黃河宋門西平傳凱歌洛水轉關風
揚波虜營晝雨淋滂沱面貫雙箭猶揮戈君不見諸
將歸來金滿室生封萬戶食千邑都督河頭死爲伯

三山春宴圖歌

自有三山鎭京口形勢跨絶東南山江呑海吐互變
見參天峙地何嶙峴憑風倒影萬樓閣動搖縹緲虛

無閒色開島上金銀關氣接天中龍虎闕我從唐翁
畫圖見大夫拈點三山宴仙人驂鸞倏來往烟鬟霧
珮流雲霞江桃千春一放花海桑亘古終難變開圖
爲寫長生詞却訝卅靑山水奇白浪閃灼金芙蓉靑
天靜拭靑琉璃蓬萊下用六鰲戴缺嶺遥將雙鳳騎
地靈生人本非偶禱尼降嶽理亦有大夫家住三山
口綵衣歸來奉翁母願言壽比三山久

王都諫畫鷹歌

將生畫鷹筆勢何昂藏塞林海障産眞骨欻爾飛立
都諫之高堂千年古色動崖壑一匹素練開風霜都

諫常稱將生筆此鷹神駿果無匹作兒進鷹俊思生細觀轉覺奇姿出人間驚鳥各異種紛紛搏擊相矜寵飽飈飢附更雄悉擊聲翻翮空自勇此鷹不逐羣鷹飛亦似都諫獨立霄漢當天關羽毛森然振赤日意氣矯欲排翔雲君不見郊原白日荆棘蔟射獵無人敢馳突樹裏鶡鳶尚九霄草中狐兎仍三窟爾鷹爾鷹安得一起乘高秋惡鳥不鳴獸辟易再使郊原麟鳳遊

題袁惟武鷹熊圖

林良畫筆真絕倫蒼鷹玄熊俱有神白頭翁鳥更相共毛羽逺看欲飛動空山古林霜色高秋天骨勢何其豪猛氣應知萬鳥避威風頓使麾狸號畫史當年元有意袁君意氣還相似執節寧辭皓首心承家況是青雲器圖龍寫鳳皆可羞此幅未許千金酬世間玩物不足貴要見英雄對白頭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三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四

七言歌行三十六首

赤壁圖

周郎舳艫大江半曹氏旌旗眼中暗當時萬馬下中原江水千年餘斷岸黄州逐客玉堂仙停舟到此悲秋天龍爭虎鬭慨往事酹月酬風懷昔賢古人今人皆已矣吁嗟丹青乃誰子赤壁之山只如此

劉武選百鳥圖

嗚呼鳳凰不可見人間百鳥空啁啾西飛鶢雀亦五色滿眼誰別梟鸞儔劉侯此圖愛者衆畫手莫識元與宋粉繪剥落絹素新萬羽千毛尚飛動侯言此畫先人傳珍藏未肯充南貢十襲猢令錦繡輕百年轉見丹青更頃來數相見手携登我堂開圖見百鳥從此雙鳳凰鸞黄鳥黑隱可辨行鳧立鷺遥相望延頸戢翼各拱向宛如萬國臣妾朝天王君不見蜀道阻絕岐山已頹瀟湘無人衡岳崔嵬竹實未結桐花不開鵩鴞怨杜鵑來鳳兮鳳兮何時來

畫竹

殷君示我林坦竹臨風寫雨奪天巧尺縑蒼筤只兩根氣勢已覺千林少斜蟠鳳起倏有神出雲入霧何

縹緲聞君魯門西草堂萬竿白日森烟霜怪道君身瘦如竹只對此君不食肉

雷黃門凱旋圖歌

漢家賊盜臨京都西街河塞東海隅虎豹奔突豺狼呼　天子九重怒按劍將軍五道催飛符黃門鐵鞚按營壘監視將軍奉　天子征者不憂居者喜曉戰逐隨金鼓前晝行獨擁旌旗裹烟沙忽傳截甸清黃門奏捷旋神京將軍歸來　天子迎册書十萬納御府勲級三千羅紫庭封侯拜將珥貂列白金緋衣照雲月黃門功多不自說受爵元看陸機小却賞誰知

魯連潔高堂白日披圖新戎衣慷慨猶風塵坐令慷慨悲今辰書生從此識汗馬丈夫常憶畫麒麟

呂黃門畫竹歌

黃門持此竹云是溫徵筆初開一葉掃風雨迥出千竿貫霜日層沙曲澗開烟湍高天雲影樓榭寒黃門峻節與之比手排閶闔呈琅玕琅玕摧折鳳不食咆哮虎豹天門累鴟鳴鴂啼百草死誰看青青滿林色君收此幅今西行雷電隨入蒲州城能盤嶰谷山中石更待伶倫截鳳笙

彭中丞四民圖歌

漁舟暝入桃花溪春山如聞樵採音高原犁鉏破烟雨書閑窈窕穿松林中丞雅愛山水障清晨自掛高堂上綠樹逶迤轉衆流白雲合沓開層嶂萬里寧論戰伐功百年宛見升平象憶昨寇盜日橫行中原白骨來蒼生攜男抱女路斷絕痛哭不見天邊城漁奔樵竄學士徒縱有隴畝無人耕　至尊九重憂旰食命公殺賊賊始平近郊無復戎馬迹比屋仍傳雞犬聲明公壯年心許國何況此身際日月二載驅馳掃漢南一時談笑清河北出閫三分大將旗來朝獨擁諸軍節樂土重開白日光普天不動黃塵色即今西

戎忽復驕朝廷親遣霍嫖姚已聞土魯還金印又見中丞下赤霄形像雲臺猶未盡姓名麒閣早須標開圖更賦出車什四海甲兵從此銷

桃源圖歌

昔我遊武陵坐石窺花源岸圻舟洞閤風迴綠蘿翻崩崖夾古月沓嶂響哀猿行車一以過始知人境諠真陽仙令欲南往手持新畫來相訪武陵山水久不覩今晨置我高堂上巖穴如聞雞犬聲村墟但見桑麻長髣髴潭水濱點綴桃花春山川似晉代衣服猶秦人回首茫然一烟霧尋源誰復知真處按彎福地

終有期畫中先認桃花樹

吳偉江山圖歌

吳偉老死不可見人間畫史空嗟吴吾觀此卷江山圖飄然意象臨虛無想彼濡毫拂絹素酒酣落筆神骨露萬里青天動海岳空堂白日流雲霧洲傾岸側波崩銜島嶼倒影翻源潭江邊萬艘一時發中流飈颭開風帆崩濤湧浪勢難久漁子舟人各回首去鴈遥知七澤中落花誤認桃源口烟峯蒼茫貌二叟面髮不冠頗籠醜石林沙草恣點染舒卷滄洲在吾手憶昨弘治間偉藝實絶倫供奉曾逢萬乘主招邀數

過諸侯門京師豪貴競迎致失意往往遭呵嗔由來能事負性氣轗軻貧賤終其身嗚呼吳生豈復作身後丹青轉零落殘山剩水片紙貴百金購之不一得此卷流傳天地間我即見汝真顏色

張李升望雲圖歌

黄門身在青雲上眼中白雲日南望白雲飛入楚山裏封君之堂應在此俞卿善畫更能賦畫閒青瑣開縑素晴窻落筆白雲生寫出黄門萬里情

胡人獵圖歌

邊沙蕭蕭天北風高林畫屯鞍馬雄胡人裝束身手健真與此圖形貌同冬寒獵倚長城窟城下平原日将没呼鷹放犬無不為數騎彎弓競馳突月高琵琶海西城拂廬雪乾氈能輕金鍾廣酒亦易醉王晥胡騮驕不行白髮老胡黄戰裙抽箭仰視天山雲衆中若認射鵰手漢家誰是李将軍

畫馬行

畫馬如畫龍縱横變化當無窮吾觀月山子落筆窺神工曾向天閑貌十馬十馬意態無一同此馬傳來幾百年古絹猶聞沙漠風樹裏河流新過雨簇簇草芽寒剩水圍人雙牽臨水邊草色離離亂雲綺令人

疑到渥洼傍波底風雷鬬龍子細看不是白鼻騧恐是當朝獅子花紫燕纖離各惆悵其餘駑劣何足誇憶昔愛馬不惜千金貨君王勤政樓頭坐胡奴黄衫雙綉靴廐中騎出攫前過紅帕初籠汗血香玉鞭輕拂桃花破吁嗟玩物竟何益遺跡徒使丹青描只今烽砲西北來沙場未聞千里才千里才固有時回頭為問御者誰君看赤驥與騏驊挽車太行嶺心期田子方踟蹰駕轅頃霸凋首蓿漢郊冷骨折秋風自嘶影君不見古人養馬如養士一飽能酬千里志今人養馬如養豚廐下常堆菽粟剩古之良馬何代無可

笑令人空按圖

畫鶴篇

昔聞少保寫青田古墨千年人不傳郎君此幅何許得蕭颯秋堂掃烟色雪翎風翼如有神萬里出海誰能馴我初見此鳥重是仙人禽朝飲玉河酒暮宿玄圃林回首寒江鳧與鴈日晩哀鳴羨霄漢

赤壁圖歌

老瞞横槊江之臯眼中吳越一秋毫吳人鼓琴來江左江頭鳴笳晝舉火旌旗飄揚北風前舳艫化作江中烟英雄一去音塵絶斷水残山弔詞客白雪堂寒草烟暮黄泥坂下臨臯舘酒酣喚客吹玉簫江風山月不待招昔時覇業那足數鶴夢悠悠眇千古回首東坡百世人圖畫蒼茫空有神

畫山水

蜀溪[redacted]紙明如練并州剪刀碧雲斷泥金作繪誰所為華堂粉壁光凌亂枳花竹葉春江曲江頭無人水空緑遠近石逕林中出草碧沙明淨江日欲覓秦人武陵下不見溪邊種桃者高樓窈窕鎖烟霧只疑行盡瀟湘路瀟湘却憶舊時遊終古烟波生暮愁

畫菊歌

楊郎畫菊只三本千花萬草無顔色夏卿墨竹差可比陶生桂樹何須得徐君向我誇所有閣中携此更携酒翠幔披雲北院遅金杯映日凭闌久深黄樣紫雜烟臯想見五色臨押毫叢篁瑣碎白晝靜錦石爛熳霜天高楚江茅堂若在眼鳳閣形闌對秋晩白葛飄零處士稀朱絃寂寞佳人遠寒香晩節真可憐惜我楊郎不在前開窓為我拂絹素落筆點綴黄金錢徐君徐君珍重此君不見天寒歳暮百草死綺羅無地看桃李

題文與可畫竹上有東坡山谷題識

客從南方來見予手持錦軸長丈餘云是與可之畫蘇黄書中堂展玩思超忽四百年來真故物敗素飄零色已改古墨慘澹神猶發文生此竹世希有一枝不異雙瓊玖冥冥烟幹動石壁瑟瑟風葉臨窓牖筆下何須掃萬竿胷中已自横千畝眉山長公元擅場豫章太史誰可當片言相推四海重隻字尚使千年藏客從何處得此幅令我嗟嘆久憐惜蘇黄不作與可死人間書畫無真跡勸君寳此勿輕擲

題黄車駕畫竹

畫竹忌屈不忌直息齋由來有筆力今之畫圖幾百

年人閒尚自留真墨空堂畫挂風雨寒明滅纖霧生微瀾細觀見竹不見畫何時石上削此三琅玕入閒高士黄司馬平生好文兼愛畫碧草停珂夏省中白雲捲幔晴窓下每逢賓客出評品遂使破素增高價閒圖似惜孤鸞叢胡爲寫置荆棘中君不見洞庭之上瀟湘岸翠篠脩篁沙草亂鳳凰不棲鷓鴣怨

吳偉飛泉畫圖歌

長安獨過田子舍留我一玩飛泉畫絶壁如聞風雨來晴天安得蛟龍掛吳生跌宕得畫理潦草落筆皆可喜飛泉却出杳嶂間山即真山水真水客堂六月生晝寒耳中髣髴落江灘源潭窈窕不可測波浪洶湧多奇觀泉邊二老顏色異偶坐似是莊與惠萬里誰論到海心百年詎識臨淵意偉哉田子今儒宗文標南指匡廬峯不洞對此更惆悵會覩瀑布青天上杉風松日隔縹緲雲濕雪瀨何雄壯我常夢往神空向豈無吳生好手筆爲我寫寄廬山障

畫魚

大魚昂藏若人立衝波跋浪風江急傍觀二鯉各有神倏忽波濤隨出入中堂謦欬動杳冥坐久始識爲丹青青天萬里拂絹素筆力咫尺開滄溟禹門天池雲霧裹白晝雷霆行地底何人有力移置此酒酣相視一改容只愁化作三蛟龍

題大司馬王晉溪先生十牛圖

君不見將軍臺閣龍圖張何人畫牛司馬堂十牛戢角垂其耳掛之中堂見者喜風林煙草恣牧放水涉沙眠無觸觝黄犍黑牯觔肉真司馬堂中安用此豈知此物公所珍展畫似對桃林春高亭青松拂赤日南山白日消黄麞攻駒不羨三千牝考牧還歌九十犉尚書况登本兵部天營十二屯貔虎南征北伐運籌策破虜擒戎在樽俎已看神武藉經綸要使蒼生有環堵蒼生十年望蘇息海内荒城久荆棘犁鋤未慰三農心輸輓空嗟萬夫力我知明公分主憂坐清冠盜安王侯沙場之地皆田疇盡却戰馬歸耕牛君不見中堂此圖日張掛丹青照耀麒麟畫

點兵行

先皇簡練百萬兵十二連營鎮京觀團營十萬更精猛嗚呼耗減今無半昨傳胡入白楊城有勑點選營中兵軍中壯丁百不一部遣老小從征行自從御馬還内廐私家馮肥官馬瘦富豪輸錢脱籍伍貧者驅之充介冑京師土木歲未已一身百役無不受禁垣

西開鎮國府內管畫夜羅金鼓內家驍健三千人出
入扈從圍龍虎遶頭城轄誰管也遂使犬羊窺北門
天清野曠恣剽掠百里之內烟塵昏肉食者誅無遠
慮倉皇調發糾皇顧即令宜府大失利殺將覆軍不
知數遼東兵馬久已疲柔旗反復非前時又聞遼北
外連結朝廷坐失東藩籬往時京邊士苦樂今頓異
且如私門卒食糧日高坐此兵昨一出見者淚交墮
從令荷戈趨戰場身上無衣腹飢餓君不見府中提
牛宰羊豬穿域蹋蹴行吹竽高馬肥肉留京都可憐
此兵西擊胡

遊獵篇

周王八駿行萬里朝遊崑崙暮滄海驅霆策電徧天
地虎驟龍馳倏烟霧犇戎造父兩為佐大人王母迎
相待千金白狐來四荒螻蟻下國輕天王君不見秦
皇叱咤役九有海東驅石石為走橋邊孺子如婦人
博浪沙中鐵椎吼又不見武皇旌旗日絡繹射蛟潯
陽江水赤五陵俠少夜相遇探丸殺吏還驚辟天門
嵯峨城九重虎豹為衛蛟龍宮禁嚴鉤陳翼帝座至
尊秪合安高崇脫淵之魚出山虎山龍魚服何勞苦
沉江距河勢有然萬乘及遭匹夫侮君不見曹家老

爽誠愚蒙平生不識司馬公死生禍福在人手寧餘
常作富家翁一門流血豈足惜坐使神器歸奸雄昨
夜昌平人夢天龍文赤日繞燕川城中莫辨真天子
道上傳看七寶鞭腐儒為郎不扈從願奏相如諫獵
篇

觀吳進士舞劍歌

我來江夏吳郎宅夜觀吳郎舞劍起古匣塵埃鐵生
繡玉珥金環為予理燈前照耀雙寶刀蛟龍盤拏雷
怒號仰瞻南斗有紫氣却顧東海無波濤吳郎別我
適南國萬里關榑動顏色我亦將之五岳遊須爾伏

劍芟蛇蜮不然持此擊名王兇令關塞風塵黃酒酣
自覺神盃揚左揮右霍秋月光吳郎蛇矛更精突墻
頭角弓力十斛平生豪俠真可憐耳熱白眼看青天
嗟哉此宅不足展君舞室卑地窄難迴旋

柳絮歌

長安三月百花殘滿城飛絮何漫漫千門萬戶東風
起陌上河邊春色闌美人高樓鎖深院白花濛濛落
如霰晴窗窈窕朝日遲亂入簾櫳趁雙燕遊絲相牽
時裊裊委地飄颺不須掃君不見江頭綠葉吹香綿
隨波化作浮萍草

明月篇并序

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歌愛其陳事切實布辭沉著鄙心竊效之以為長篇聖於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為而反復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辭固沉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鳩六義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

宣鬱而達情焉其旨遠矣由是觀之子美之詩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其調反在四子之下與暇日為此篇意調若髣髴四子而才質猥弱思致庸陋故摛詞蕪紊無復統飭姑錄之以俟審聲者裁割焉

長安月離離出海嶠遥見層城隱半輪漸看阿閣銜初照瀲灔黃金波團圓白玉盤青天流影披紅蘂白露含輝汎紫蘭紫蘭紅蘂西風起九衢夾道秋如水錦幌高褰香霧開瑣闈斜映輕霞舉霧沉霞落天宇開萬戶千門月明裏月明皎皎陌東西栢寢岧嶤望不迷侯家臺榭光先滿戚里笙歌影乍低濯濯芙蓉生玉沼娟娟楊柳覆金堤鳳凰樓上吹簫女蟋蟀堂中織錦妻別有深宮閉深院年年歲歲愁相見金屋螢流長信階綺櫳燕入昭陽殿趙女通宵侍御牀班姬此夕悲團扇秋來明月照金微榆黃沙白路逶迤征夫塞上行憐影少婦窓前想畫眉上林鴻鴈書中恨北地關山笛裏悲書中笛裏空相憶幾見盈虧泪沾臆紅閨貌減落春華玉門腸斷逢秋色春華秋色遞如流東家怨女上粧樓流蘇帳捲初安鏡翡翠簾開自上鉤河邊織女期七夕天上嫦娥奈九秋七夕

風濤還可度九秋霜露迥生愁九秋七夕須臾易盛年一去真堪惜可憐揚彩入羅幃可憐流素疑瑶席未作當壚賣酒人難邀隔座援琴客客心對此嘆蹉跎烏鵲南飛可奈何江頭商婦移船待湖上佳人挾瑟歌此時憑闌垂玉筋此時滅燭斂青蛾玉筋青蛾苦緘怨緘怨含情不能吐麗色春妍桃李蹊遲輝晚媚菖蒲浦與君相思在二八與君相期在三五空持夜被貼鴛鴦空持暖玉擘鶤鷄青衫泣掩琵琶絃銀屏忍對箜篌語箜篌再彈月已微穿廊入闥靄斜輝歸心日遠大刀折極目天涯破鏡飛

邯鄲行

邯鄲道上車馬多行人夜火渡漳河邯鄲女兒年十五能彈琵琶善歌舞青燈朱戶夜當壚壚頭酒熟喚客沽玉壺青絲爲君繫不妨醉向邯鄲逐君不見邯鄲市昔日繁華安可擬鳴鑾佩玉青雲間鬬雞走馬紅塵裏平原門前客如雲千載凄凉竟何是黃金白璧成飛灰歌樓舞榭空流水傷心萬事俱可嗟草長叢臺白日斜廢苑當時在何處舊宮今日作誰家古來富貴俱寂寞有酒樽前胡不樂

玄明宮行

君不見玄明宮中滿荊棘昔日富貴今寂寞祠園𨶒爲中貴取遺構空傳孽臣作雄模壯麗凌 朝廷遠勢連霄跨城郭憶昨巳巳年來事秉權自倚薰天勢朝求 天子苑暮奪功臣第江艘海舶送花石戚里侯門擁金幣千人力盡萬牛死土木功成悲此地碧水穿池象溟渤黃金作宮閒日月虹蜺屈曲亘三梁蛟龍盤拏抱雙闕城中甲第更崔嵬親服弟兄皆闕閣撼里歌鐘賓客遊排門冠紱公卿謁生前千門與萬戶死時不得一丘土石家遊冤泣金谷董相然臍嘆埽塢宮前守衛無呵呼真人道士三四徒石戶蒼苔生鐵鎖玉階碧草搖金鋪星宮晝閉見行鼠月殿夜禱聞啼狐遊客潛窺翠羽帳市子屢竊金香爐桑田須臾變滄海桃樹不復栽玄都我朝中官誰最貴前有王振後曹氏正統以前不得聞成化之間未有此 明聖雖能斷誅罰作新未見持綱紀天下衣冠難即振中原寇盜時復起古來禍亂非偶然國有威靈豈常恃玄明之宮今已矣京師土木何時止南海猶催花石綱西山又起金銀寺君不見金書追奪鐵券革長安日日迎護勅

苦熱行簡問冏良伯

六月二十火雲蒸京師毒熱勝吳下清晨衣冠不敢出對食欲餐汗滿把閉門袒跣真發狂隱几寢寐何由假風雲昨日忽入城疾雷破墻雨破尾此地樓臺更蕭蒸西山殿閣空瀟灑姑蘇才人玉堂客鄰近不得同杯斝因君欲訪姑蘇臺臺下清江千尺瀉上有萬竿脩竹林下雲蔽日森炎夏君不見九衢亭午日如赭鳥飛投林獸奔野紅塵騎馬何為者

修竹篇

君不見真翁堂下竹貫日干雲千尺高亭亭萬木避霜色颸颸空巖廻翠濤平生直節本無偶手栽琅玕

種瓊玖風月何曾忘此君松梅况自稱三友東曹郎君翁所奇節槩更與翁名齊神龍昔向滄波化彩鳳今從玉樹棲高堂㳂辰開壽籙却洗金盤對春竹霓旌晝下仙人車雲管宵停㜅女曲翁家舊住上林西托根自近蓬萊池雪崖氷柱映樓閣雨露常沾萬歲枝

七夕詞

雙星渡河月西沒悲參怨商愁夜獨宵閨莫手自低昂心憐情恨看七襄人生失意無賤貴寒機織婦鴛鴦恩金屏玉瑟宮娥淚

同崔呂孫三內翰集徐子瞻辰樓

秋日徐君北樓上北樓岧嶤連北斗窓牖臨觀日下花闌干坐拂天中柳南州孺子美如玉北門詞客同杯酒咫尺金門接玉堂碧霄共立空翹首

晚雨君卿招不赴

騎馬出門還復入六月陰晴不可卜簷前星出乍有無城上雨來時斷續炎天留客夜苦短燕地近秋暑偏酷何人同對寺中花憶爾獨伴啼烏宿

觀石鼓歌

我來太學謁孔廟下觀戟門石鼓陳之采訓楚幾埋沒此石照耀垂千春苔昏蘚澀讀難下蟲彫鳥剝細不分古書詰曲蛟龍隱石氣慘淡烟霧氛周王功勳史籀筆數石散落岐陽濱中興氣象豈復覩大篆意格誰曾聞先秦文字稍近古兩漢摹搨多失真六朝以來尚靡靡鍾王往往稱通神唐韓宋軾遍歌嘆長篇險韻何悲辛大觀之間入汴國君王好藝崇斯文槖駝巨艦遠載致金填玉嵌傳相珍靖康乘輿忽播蕩保和玩物隨烟塵神驅鬼守散復聚至寶豈得空沉淪　文皇北來定燕鼎不置太廟留成均博士無煩上書請諸生願得親講詢虛廊畫壁安置穩大厦

長簷覆蓋新不隨鍾鼎怨磨滅已與琬琰爭嶙峋平生博覽愛古跡世上墨本徒紛紜此雖殘缺歲已久尚覺隻字輕千緡壁池日月動華袞奎閣星斗羅貞珉嗚呼孔廟在萬世此石與廟長無湮

同李進士觀銅雀硯歌

君不見鄴中魏帝無宮殿千秋遺瓦磨為硯墨客騷人空嘆嗟朱甍綺構誰曾見李君好古精鑒別冬天拂拭開烟雲虛堂叩之哀玉音泥沙洗出黃金屑廣州紫石鸜鵒眼歙山龍尾何希罕濡藻光廻星漢垂蠟花背刻盤螭斷共憶高臺羅綺春翠眉艷骨飛黃

塵提携故物悲年代感慨新章泣鬼神君不見臨漳此物難復覩河沉岸圻求者若縣人相傳爲贋古嗚呼日掘西陵土

太白山歌 秦集

我聞太白横西域百里蒼蒼見寒色靈源萬古誰窮探雷雨窈冥巖洞黑中峯迢迢直上天瑶宫玉殿開雲烟千盤萬折不到頂石壁鐵鎖空高懸陰崖皚皚積古雪絶壑長松幾摧折鳥道斜穿劍閣雲龍潭倒映峨嵋月高僧出世人不知飛仙凌空笙鶴隨洞天福地在只尺悵望塵海令心悲

子昂畫馬歌

學士宋王孫畫馬皆龍姿曾寫飛黄出天廐尚留雲影落瑶池池頭馬官錦靴袴緩鞚長牽時拂顧萬里精神開絹素百年毛鬣生風霧吁嗟内乘無人識想見奔騰過都國翠伏朱軒數往來金羈玉勒增顔色只今　天子罷南征又聞東巡遵海城安得四馬忽然生登臺一顧千金輕天上常隨八駿行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四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言律詩八十三首

避雨山舍望見蒲圻縣 以下使集

向晩蒲圻道遥聞雞犬喧斜光入深巷疎雨過閉門縣市渾依水人烟只類村蕭條燈火夕沽酒共誰論

景港渡

秋臨景港渡澄波生緑苔舟移遠岸動帆挂好風来斜日盡旂棲中流清吹哀榜人歌未罷前浦已相催

辰溪縣

早發辰溪渡晴川喜泛舟山城欹粉堞江驛映朱樓雨驟沙頽岸天寒木露洲蠻音聞漸異迢遞動鄉愁

沅水驛四首

小驛孤城外陰森草樹幽晩涼憑水榭秋雨坐江樓絶域鴻難到空山客獨愁夜深歸渡少漁火照汀舟

二

去國日以遠登樓思故鄉雨來江氣白日出市烟黄島嶼秋逾靜軒窗晩更涼憑高凝竚久槐影下微陽

三

長劍向燈看休歌行路難巖窗懸石溜江檻殺風湍城古蒹葭夕堂空蟋蟀寒幾回青瑣闥朝罷想鳴鑾

四

江上西風起蕭條暮雨頻山樓連堞壘郡路入荊榛
懷古過沅水悲秋弔楚臣芷香堪採掇思寄日邊人

沅州道中四首

山行多雅興十里幾人家林葉垂朱實蹊藤落紫花
緣崖防轉石傍岸畏顛沙不見前溪堡遥聞奏暮笳

二

歲月驚長道風塵惜舊綈鈎雲盤曲磴沿月遡迴溪
南國疲征斂西戎厭鼓鼙山深正愁絶落日鷓鴣啼

三

共說關門險岩堯不可攀山峯藏曲折澗道瀉潺湲
絶壁人愁下長林鳥倦還官程元有限行旅敢辭艱

四

向夕人烟近肩輿歷翠微驛花明去節山霧上征衣
果熟收梨栗蔬香煑蕨薇開樽對佳客且喜吏人稀

平溪

徙倚平溪館天高秋氣清水螢光不定山籟響難平
夜火雲間戍寒砧江上城終宵無夢寐高枕聽灘聲

清浪

駐旌清浪衛半日費攀躋窓迥開千嶂城高控九溪
征徭無楚户耕種有蠻妻愁問滇南道迢迢隔嶺西

李參謀府二首

參謀開夕宴邀我坐深更暇日遊觀少清時號令平
旌旗巡哨堡鼓角啓嚴城莫笑書生腐樽前解論兵

二

高衙赫弘敞鎮坐撫南蠻畫戟環千士雕甍插萬山
秋高龍鼓振風靜虎旗閑閑道西戎亂將軍莫破顔

鎮遠三首

古郡青山下經過駐使車土官迎　詔拜蠻客望城
遮疊嶂㟏孤壘清江繞百家晚來官署裏獨坐詠皇

華

二

地僻先摇落空亭長綠莎山川連蜀道市井雜夷歌
旅館求棠少秋程風雨多無人相問訊盡日撫寒柯

三

寥落古城池斜光照戍旗關臨苗子砦洞入長官司
殊俗終難近蠻音久易知踟蹰暮江上又是仲秋時

查城十五夜對月五首

中秋看月色移席近前楹河漢三更沒關山萬里明
風烟依獨戍砧杵閉空城此夜高堂上多應念遠征

二

天上何所有團團白玉盤可憐秋半月只是客中看
影直朱樓午輪高青嶂寒美人何處共光彩隔雲端

三

驛舍山東下開吟月出歌娑娑籠夕桂窈窕入雲蘿
玉兎中天滿清輝近水多廣寒高幾許臺殿鎖嫦娥

四

小市無魚味鄰家酒亦慳佳期三五夕遠客萬重山
霄漢分秋色風塵照旅顏去年當此夜坐對紫薇間

五

我愛秋宵永西林待月斜百年幾圓缺今夜倍光華
兄妹俱殊土田廬有舊家金波如客淚獨灑向天涯

安南 一

崎嶇踰嶺路到郭已昏鍾城險苗難近關高賈不通
郊烟秋牧馬崖日暖妝蜂民俗殊中域生涯亦頗同

送孫教諭

三年別燕市萬里喜相尋祿少供親膳官清任士林
板輿迎白髮芹舍擁青衿莫謂蟠龍久風雲起碧岑

永寧舟中

霜降水還漕舟行不覺勞順風欹浪疾亂石下灘高
漁舫依紅蓼人家住白茅鄉園待歸客應已熟香醪

江門

小店江門市孤舟聞暮砧遠沙含細雨缺岸隱疎林
旅宿青楓晚人烟翠嶽深漸臨巴蜀道一慰望鄉心

灩澦

霜落夔門樹寒江灩澦孤狂瀾須此障砥柱賴誰扶
入峽愁孤客當關用一夫何勞念西域千載同輿圖

峽中

自昔偏安地于今息戰侵江穿巫峽隘山鑿夔門深
濁浪魚龍黑寒天日月陰夜猿啼不盡淒斷故鄉心

旅行

日暮行湘水春深別上都繫舟南斗近倚劍北雲孤
骨肉千行淚風塵萬里軀王孫江上草何處采蘼蕪

滹沱河上 以下家集

長堤枕春郭斷岸入殘暉栖鳥張燈起驚鳧觧纜飛
古人堪墮淚吾道豈常非未識臨河意中流擊楫歸

渡淮

津口風飈旆春陰鬱未開淮流衝古岸沙店倚長臺
鳥向平蕪下人隨返照回未忘舟楫興臨眺獨遲徊

贈劉大參

自識文翁化佳聲滿大藩野人肴露晃秕子笔行軒
草色青春細棠陰白晝繁東風應有意先到宛陵原

寄陰舍人

卧病春城暮相思汝水潯紫薇鸞掖遠碧草鳳池深
鳴珮他年夢看花此日心故知俱散盡北望一沾巾

雨霽

斷雨懸深壁餘雷振遠空蒼林横落日碧澗下殘虹
萬井波光靜千家樹色同何因共朋好歸詠舞雩風

雨

獨坐浮雲起徘徊夕照孤長風生遠樹細雨入平蕪

暗牖飛螢落高林宿鳥呼昭回曾有倡此日慰田夫

鳴蟬

仲夏鳴蟬集窗臨碧樹陰清心吾愛爾長日自悲吟
露葉朝栖靜風林夕響沉偶通觀物理幽意坐來深

送孫太守

五馬朝天日傾城出餞時倪寬行考最何武去留思
碧草朱輪動青雲皂蓋移　聖朝崇漢吏功業正當
期

五月望月食

月食逢中夏山城黯黯陰孤燈今夕淚哀角萬方心

霧嶂看初滅滅一作風篁望轉沉清光無遠復齋坐及
更深

葵

春後群花盡孤葵且自芳弱莖依井上勁幹拂簷長
衛足全生理傾心倚太陽幸因佳客至採掇薦中堂

立秋寄獻吉

山城一葉下木榭已迎秋夜迴商風至天空大火流
稽蘇司馬病翻遣宋生愁日暮關河外思君重倚樓

寄樊國賓

不見樊卿久空憐歲月長愛書王逸少癖畫米元章

業紹青緗舊名沾玉牒香十年相會地燒燭對秋堂

沱西別業

使君方擁郡別業枕沱湄城倚章華殿山藏大禹祠
賭棊憐謝傅看畫憶王維未是懸車日烟雲入夢思

東昌公哀詞

東昌公奄沒已踰三時痛悼之餘篇什尚缺然其
情未可已也於是作哀詞五首

壯志空寥廓中年與世辭露寒青草夢風慘紫荆悲
入政光前華傳經實我師大蘇碑不忝慚繼子由詞

岳城淹六紀東郡未經年別駕王祥勝彈琴子賤賢
一官猶黑髮萬事已黃泉銘石看遺績淒涼太史篇

太史康德涵也

三

江海悠悠逝那堪死別情向平婚未畢卓宰宦初成
夜雨原花落秋風墓草生九京何日返空復望佳城

四

復覓黃河遠歸程汝路偏素車臨故域華表立新阡
室女啼秋夕鄉人弔墓田蕭條風雨候愁絕封牀年

五

一自封泉室偏驚節序除白楊悲北郭青草憂荒墟
天地存亡裏江湖涕淚餘寂寥身後事不忍讀遺書

中元夜月

片月東城上長風度早秋光臨青嶂發影抱碧潭流
灝氣沉沙浦餘輝戀木樓何人更吹笛關塞不勝愁

西郭

西郭棲遲地寒山夕景繁雞豚歸故道鳥雀下秋園
閉戶林風入沿坡草露翻香秔夜來熟歲暮足盤飧

穫稻

穫稻妻孥喜中宵尚築場但堪供俯仰那復問倉廩

合瓿黃雲盛翻匙白雪香更須催釀酒溪上鯉魚長

夢何粹夫

內翰同鄉客新知交更深春從都下別秋向夢中尋
圃吏留東觀詞章侍上林中宵憶顏色慰我索居心

晚歸自溪上

秋到城西樹緣溪落葉多數家連水竹一逕入烟蘿
廢井寒螢聚閒窓暮雀過潺湲聞孺子燈下亦悲歌

客至

蓬門斷來往草徑自荒蕪有客何方至呼兒問濁醪
彈琴待風月把酒話江湖更枉新詩贈長吟興不孤

登樓二首

耿耿憑高暮淒淒景物閒秋陰生巨壑雲氣度西山
一郡寒烟畔千門落照間此時瞻北極萬里欲飛攀

二

縹緲東樓上長凭興不慳病來疎眺望秋至廢躋攀
日落河山暮風迴草樹斑夜殘猶未倦坐待月臨關

同沈清溪夜坐二首

細雨侵高樹空堂散鬱蒸詩成揮彩筆語久落青燈
鳳宇慚嵇叔龍門愧李膺瑤琴多古操數為拂朱絃

二

移席留長坐更深雨漸繁竹寒庭鶴警燈靜壁蛩喧
舟檝淹歸計琴書代晤言知君多雅興常過蔣生園

雨夜似清溪二首

院靜聞踈雨林高納遠風秋聲連蟋蟀寒色上梧桐
短榻孤燈裏清笳萬井中天涯未歸客此夜憶江東

二

微雨初搖颺風吹灑更長寞寞來石壁颼颼近秋堂
螢火流深塹鷗鵁下淺塘吳歈當此夕哀切興難忘

雨後邀馬君卿

寂寂楊雄宅琴書誰與同青山過片雨白日抱殘虹

塵榻還堪卧清樽未可空相看城郭暮那忍負秋風

雨中和清溪

濛雨蕭條至悲風日暮多積陰生徑草永夜落庭柯
宅愧高人隱門勞長者過白鷗如有意相逐下烟波

清溪草堂

沈子高吳人也構草堂於清溪之上以為隱居焉今年北游至申來訪予道清溪之勝遂為作詩四首

草閣臨溪上幽期孰與論白沙連曲岸秋水到閒門
檻外常垂釣舟中數舉樽風情有如此不異浣花村

二

夜夜聞清瀨朝朝見碧潯百年應有寄終日自長吟
宿鳥依沙樹閒窓散渚禽生涯衆人事不獨愛幽深

三

隱者常稀闊幽居獨羨君汀洲起漁唱籬落傍鷗羣
水接吳門樹窓生禹洞雲更傳詩句好還似沈休文

四

太湖湖上地聞占好園池有業堪投老無官可避時
渡傳桃葉詠門聽竹枝詞何日山陰棹溪堂見戴逵

懷高鐵溪先生四首

積雨空林畔庭除烟霧昏佳人不我至樽酒向誰論
野樹斜連屋秋山遥對門何時孤興發騎馬到荒村

二

吾慕高幕府風流漢長卿新詩裁錦字麗賦擲金聲
早謝人間事幽通物外情相違動旬月何日見黃生

三

磊落真邦彥襟期亦我師右丞元好畫謝傅本忘碁
花鳥留新興雲山待妙詞小堂能枉駕一為細論詩

四

僻居臨水次竹樹稍深幽對景非無酒登高亦有樓

好風吹永夜片月度清秋不見孤舟至令人憶子猷

八月丁日

孔庭嚴祀典冠冕萃吾鄉霄漢廻清樂星辰入畫裳
萬年仍俎豆千仞自宮墻此日斯文地瞻依病未忘

初度

此日逢初度悲懷却自寬父為京洛客初乞茂陵官
堂上慈顏喜燈前稚子懽一杯承膝下願得歲相看

夜

地遠柴門靜天高夜氣淒寒星臨木動夕月向沙低
入室喧蟲語張燈住鳥啼自然幽意愜不是戀深棲

陰

慘澹長陰合蒼茫四望同地秋還易雨樹晚故多風
樓閣山寒裏衣裳水氣中農家務收穫早為豁層空

吾州

遼邈吾州地名從申伯來通淮一水下入楚萬峯開
舊國無遺廟寒城有廢臺秋郊獨臨眺懷古意悲哀

北望

北望風塵裏遥思日月邊山河臨地極樓觀倚星躔
翠羽閑諸國金甌壓萬年自從歸病後常夢五雲前

贈張合之秀才二首

張子元奇士携書過我林激昂高論氣落魄遠遊心
一飯山家晚孤燈夜雨深城邊有岐路送爾獨長吟

二

匹馬何時出還家此日心下生懷楚璧郭隗待燕金
雄劍青雲志衰絲白雪吟功名少年在不必淚沾襟

雷

不見蒼山破虛聞巨壑馳烈聲迴地底餘響落天涯
魍魎何由避蛟龍得自隨中宵沛雲雨威澤正當時

月二首

宛宛秋山月今宵尚未圓光生萬里外影對一樽前

城靜虛弓倚樓高破鏡懸草堂風露下終夜不成眠

二

片月中秋近輝光一歲無天清驚塞雁夜冷落楓烏
不寐知宵永無言對影孤更深何處沒萬里墮江湖

三關

楚塞三關隘雲峯入望重何年戎馬地空有昔人蹤
積水沉秋堞長烟帶古烽乾坤當失據豢養任羣兇

九月

九月清霜下中林蕙草寒暮霞多變態秋色不宜看
丘壑容吾拙乾坤敢自安古來俱涕淚況復歲華殘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五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六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樊秀才園內菊

樊生園內菊相對小塘西露蕋凄凄放風枝裊裊低
栽（一作種）依石竹下發（一作開）與晥蘭齊明日重陽酒殷
勤為爾攜

九日同馬君卿任宏器登高四首

歲歲重陽菊開時不在家那知今日酒還對故園花
野靜雲依樹天寒鴈聚沙登臨無限意何處望京華

二

遠地宜登望秋光薄暮濃樓高窺萬井潭迥落千峯
花為重陽發人懷百歲逢同遊俱俊彥尊酒得從容

三

病思逢佳節孤懷憶遠遊河山還似昔烟樹不勝秋
故園浮雲去高臺日暮愁牛山元有恨休訝淚長流

四

向夕楓林爽行吟未擬回明霞積水外落日古城隈
鼓角秋深怨風霜歲晚催莫將遲暮意孤負菊花杯

登釣臺

野闊窮秋出雲寒望未開萬峯還駐馬殘日更登臺

水落龍蛇蟄卧一作 沙空鴈鶩來孤懷對搖落吟翫有
餘哀

孟冬

孟冬嚴氣至坐見物華微古樹猶秋色寒山半夕暉
江湖深欲凍鴻鴈各知歸羸病便深卧從兹日掩扉

寄孫世其擧人

得意西風裏賓筵聽鹿鳴此生看事業今日重科名
錦樹連江路秋花照楚城北來休太晩慰我隔年情

除架

苦葉蕭蕭又秋匏亦委沙家人空抱蔓山鳥莫啼花
零落親實事嗟跎感物華衰榮轉相代何必恨生涯

十月

十月蒼山靜孤村帶郭長卜居憐此地高枕復吾鄉
野霧沉寒日城陰逐早霜一年看欲暮酒熟共誰將

懷孟望之

消息三秋隔虚瞻鴻鴈群長安望不極落月起浮雲
奉使何時出吟詩誰共聞豈知離索久病思日紛紛

寒

水郭逢寒早城陰慘澹中遠山常霧雨衰柳更天風
病骨思孤貉愁顔付酒筩關河待氷雪何處有途窮

殘菊

寒叢後搖落冬至亦蹉跎病葉強相守孤英無奈何
園籬空自愛霜霰暮還多幸有餘香在深杯為爾歌

韓席二僉憲見過留飲

野外慚供給臺端枉駕來河魚還自取樽酒為君開
落木寒風急孤城暮雨催相逢孟冬節翹首待陽回

晴

冬郊零雨霽烟郭望初分獨樹餘寒照平沙足晩雲
風鳶高不下野鶴過難群夕坐親杯酒長歌還自聞

雪柬沈馬任三子

黯黯山雲起茅齋傍水涯一冬纔見雪十月已開花
霧裊寒城霰風吹野岸沙同遊詞賦客騎馬入誰家

喜望之至以詩迎之

經歲青山下空吟求友詩故人天上至慰我病中思
臘近氷霜若春回草木知小堂終日待枉駕莫教遲

再別清溪子

冬館蕭條別開樽為爾吟岸梅催客鬢江柳送歸心
南國浮雲暮孤城積靄陰逢春湖鴈起休滯北來音

得錢水部書

故人俱落魄水部近何如河上三年別天涯十月書

烟波愁望裊風雨夢寬餘更枉懷人(一作停雲)作長吟淚滿裾

懷沈子

沈生南國去別我獨悽然落月清江樹歸人何處船
十年安陸舍數口太湖田想到鄉園日生涯亦可憐

別望之

相送不得遠臨水一悲歌行雲暮不止遊子意如何
楚塞風烟逈燕關雨雪多春還問消息尺素莫蹉跎

洪法寺別錦夫遂伯

古寺垂楊裏樓臺照落暉重來舊遊地却與故人違
雲樹千山暗風花三月飛未將湖海淚空灑路傍衣

寄孫世其

世路渺難定相期未有涯昔為燕地客常到楚人家
繫馬中堂樹聽鶯上苑花故園看北斗腸斷憶京華

酬葛時秀

羈歸翻自喜舊業有青山積雨稀來客孤雲獨往還
良朋枉高唱撫卷一開顏何日還乘興題詩到竹間

懷葉時華

佳人湖上住亭榭逈堪憐手把青荷葉行吟綠水邊
客皆蓮社友人是竹林賢欲繫空庭馬聞君高樹蟬

雨夜

雲薄高城上孤亭郡郭西暗中螢火度砌下草蟲啼
零落同遊客淒涼舊雨題高歌視雄劍慷慨為誰攜

遊賢隱寺次馬君卿韻

繫馬長松下風烟幾日留天高還薄暮地逈更逢秋
孤嶂開僧舍千峯繞佛樓自能來白社不用遠公求

與孫世其晚坐

留客江村暮開尊對浦沙池心上孤月樹杪落殘霞
地僻唯宜竹秋高未有花琴書堪晤語隨意宿山家

十四夜

水際浮雲起孤城日暮陰萬山秋葉下獨坐一燈深
白露蒹葭落西風蟋蟀吟開山今夜月橫笛有哀音

雨中

一室高原次連天起夕風雨來汀樹外日沉山霧中
鳧鴈秋沙靜鷄豚委巷通白雲望不盡相對意無窮

寄雷長史

不見雷夫子相望歲半餘王門盛賓客仙府足圖書
賈傅才誰敵相如病獨居憐君兼吏隱休憶錦江魚

宿胡山人家

騎馬侵晨出看山至日昏鳴鷄千嶂裏高樹一家村

白石斜通逕清泉直到門秪疑人世外別自有乾坤

一 登堅山寺

西峯擁天起絶頂寺門開雲裏一僧住山中無客來
落花平講席積草徧香臺我欲聞清梵焚香坐不回

寄焦太史藴德

抱璞聲名舊逢時意氣殊麒麟出天廐騕褭在雲衢
世史稱司馬英詞繼董狐遥知東觀裏終日會文儒

寄馬君卿進士

憐君得意日騎馬向春風通籍金門裏分曹畫省東
宮袍唐進士陛戟漢郎中辭賦相如妙聲名誰與同

寄阮行人

夫子風流士高懷近若何張騫能奉使阮籍自行歌
文字留中嶽樓船渡大河梁都看不遠枉駕幾時過

寄張季升給事

獨立當霄漢清譽在處聞朝趨青瑣闥日侍御爐薰
溫室千年樹蓬萊五色雲同年還愧我天上早離羣

寄孟望之

昔在長安日相看慰別顏君行太行谷予亦下燕關
春去無消息秋來書未還可憐骨肉夢常越萬重山

寄戴仲鶡進士

戴生久離別官況近何如白日閒官舍青雲近帝
居明時難自晦直道未應踈問我生涯事山中懶著
書

懷李獻吉二首

聞君在羅網古道正難行無使傳消息憑誰問死生
來方元太歲李白是長庚才大翻流落安知造物情

二

冠蓋京華地斯人獨可哀神龍在泥淖朱鳳日摧頹
世路無知己乾坤孰愛才梁園別業在何日見歸來

九日同諸友登賢隱山五首

九日西山上登臨思渺然高城過一鴈踈柳歇繁蟬
勝槩仍佳節同游似往年休將竹葉盞空對菊花前

二

古寺來遊日高秋雲物清樓臺萬里目時序百年情
野樹斜侵郭河流曲抱城明年當此際誰與共題名

三

野望秋無賴西風城樹凋浮雲滿天地落日更蕭條
醉舞隨長劒哀歌逐短簫龍山高興者千載竟難招

四

野寺空崖裏高臺舊國傍山川待我輩風日媚重陽

雲嶠秋臨迴松林幕倚長由来宋玉意搖落自悲傷

五

薄暮經行處千巖落照深孤松秀雲壑衆草莽寒林
故里登高興平居懷舊吟風前一感慨不異古人心

望京師寄王職方

北望依南斗長安萬里愁西風入上苑楊柳落金溝
雲近蓬萊閣天迴太液流仙郎歸晝省高詠接同遊

九日懷鐵溪

獨憶高夔府何時騎馬来一秋常卧病九日廢登臺
寂寞傳杯手淒凉作賦才陶家園内菊風雨爲誰開

雨後次孟望之二首

斷雨藏深浦殘雲霽晩空人家亂木外野艇夕陽中
風急鳴江鶴天高落塞鴻滄浪浩歌起身世羨漁翁

二

萬里看無際高秋接素氛沙村昏片雨石壁斷孤雲
鴻鴈常求侶鳧鷗不離羣寒山有落木風起暮繽紛

霜節

鼓角蒼山畔孤城此歲殘迴風夜不止清霜日以繁
木惜瓊樹晩還悲瑤草寒陽春在何日幽谷待鳴鸞

爲王子悼亡

玉鬼無消息星辰隔紫泉舞鸞沉寶鏡飛鳳落金鈿
不待中郎貴空傳上婦賢平生深沙處流水恨潺湲

送紫先生之霍丘訪朱調元

客裏黃金盡天邊逐歲華寒燈具行李早叙出山家
東路蘼蕪滿西風楊柳斜朱君舊相識見爾惜生涯

送孫世其舉人歸華容二首

似爾聰明少吾生望未涯孤城常作客九月始還家
暮雨沉關樹寒風落渚花洞庭秋色裏爲我弔長沙

二

爾去荊州隊孤帆幾日開山過宋玉宅江到楚王臺

落鴈銜人起浮雲度水来悲懷無別緒歲暮若爲裁

萬歲節

北望看辰極孤城百道回祥雲九重殿仙露萬年杯
鳳輦通宵備龍旂拂曙開侍臣金鑑録誰有九齡才

任宏器過訪

磊落同鄉友相尋到水涯山中沽白酒籬下見黃花
積水寒天潤連峯夕照斜興来高詠起揮翰滿烟霞

客至

野外逢迎少柴門落葉稠人聞不掃室客到始梳頭
且爲烹茶坐還因看竹留登臨如有興更上水邊樓

上祖塋

故域西山繞佳城塋轉幽松寒迷哭鶴草暖集眠牛
不見丘原起空懷霜露愁諸孫時拚謁哀淚灑松楸

上亡兄墓

阡兆還經歲音容不可追幾時門更散今日路人悲
堅有藏舟處林餘挂劒枝哀哀憐小弟難忘鶺鴒詩

訪賈西谷

儒宮入古檜泮水靜塵埃偶到閑官舍能孤遠客杯
開門黃葉落展席清風来更喜庭前菊寒花日暮開

西郊秋興十首

立馬西郊地悲風慘澹生白楊落古墓黃葉下孤城
流水年年去浮雲日日行滄浪清若許聊可濯吾纓

二

谷口風無雨茅齋冷冷秋寒烟浮島嶼白水亂汀洲
散地躭高卧何時作遠遊近来疎懶甚一月罷登樓

三

野屋清秋暮寒沙易朔風歲年悲老樹岐路感孤蓬
醉豈逃名士狂非避世翁尋常門自掩無客到山中

四

舊家獅水上門向釣臺邊近市来沽酒中流坐放船
蒹葭開晩照洲渚接寒天漁父如相識長歌過我前

五

村居元舊業草舍僻臨城久雨莓苔積閑門掃更生
窺人一鳥下見客衆雞鳴翻怪巢由輩空多世上名

六

蕭條萬峯裏門巷靜無譁積草惟三徑垂楊自一家
寒雲抱古木晩日媚殘花歲事看如此能教負物華

七

寂寞高臺畔空令故國存古人不可見遺迹更堪論
雲度孤城夕天連積水昏興亡向来事無處問乾坤

八

亭古楓杉落緣溪不奈秋西風快纖絡細雨戀重裯
雙髩寒窺井孤鴻晩過樓白鷗還有意相逐向吾洲

九

嚴風日以發落葉轉紛紛遠樹斜銜照寒山半入雲
少兵常嗜酒水部本能文悵望千秋上斯人亦不羣

十

古人歌舞地今日幾豪華世事那能定吾生詎有涯
秋蟲不去戶寒鴈各依沙獨步高陽侶時時過酒家

賈長教含白菊

君家白玉朶不數黃金花淡淡含秋色亭亭傲歲華
閑雲依檻靜明月傍壇斜偶坐題詩去寒香爲爾誇

雪

一雪令冬早霏霏白滿沙隨風斜着樹帶雨不成花
曲檻寒仍裊空庭晚更加城中一萬户歌舞是誰家

寄贈莊國賓

上舘宜才子佳名玉葉光文章奪雲錦衣服惹天香
下筆驚鵷鵲吹簫跨鳳凰淮王門下客冠蓋日相望

至日二首

一卧鄉園晚頻看物候新氷霜寒近臘梅柳暗催春

直道何時泰生涯舊業貧蕭條一杯酒愁絶對佳辰

二

冉冉天時逼悠悠人事催坐觀羣物變又見一陽回
遠樹朝暉發孤城凍霧開長安望不見廻首獨餘哀

長安月

萬里長安月曾看照綺羅徘徊留舞席宛轉逐遊珂
錦幌披青霧朱樓拂絳河佳人獨愁思終夕抱雲和

登釣臺四首

歲暮荒臺上孤高望不窮亂山浮落日遠水抱寒空
野鷺時親客江鴻晚避風終期謝城市來此伴漁翁

二

出郭冬初暮登臺日已曛碧潭寒吐月孤嶂晚生雲
名姓嫌人識悲歌欲自聞沙鷗莫飛去應共爾爲羣

三

古人棲隱地今日我重來寂寞千山裏烟波萬古臺
岩寒蒼桂落沙晚白鷗廻慷慨無人測長歌不放杯

四

薄暮登臺眺雲山興不忘門人携酒至日落更傳觴
一水星河渺孤烟島嶼長不愁歸路晚明月在滄浪

送柴先生二首

迢遞京華路憐君歲暮行一尊淮水上走馬楚王城
白首家無定黃金藥未成蓬瀛如可涉約爾共逃名

二

季夏辭燕地經冬滯汝湄孤城一相送岐路不勝悲
爲客江湖遠求仙歲月遲世途來不易相見更何時

送慈谿劉伯雨之南京尚寶卿

甸隔金陵迥天流銀漢斜江山廻帝宅牛斗上仙槎
拔擢符臺始聲名禮部遐行看好春色留賞舊京花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六 一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七

五言律詩八十二首

答望之二首

念汝書難達登樓望欲迷天寒一鴈至日暮萬行啼
饑饉饒群盜徵求及寡妻江湖更摇落何處可安棲

二

日落荒山畔孤城更可傷生涯仍寂寞世事轉倉皇
百口同饑饉千村盡虎狼知君憐老父南望白雲長

雪中簡賈長教

雲雪孤城暗深杯誰共揮霧中千樹失天上百花飛

濕益青氊冷光連素壁輝知君郢中曲高調和人稀

寄周明府

舊業燕京下何方更卜家知君能大隱城市即烟霞
商谷多芝草淮山有桂花相招空夢寐歧路滿天涯

贈韓亞御返湖南二首

斧鉞辭燕闕襜帷駐楚宮使星天漢上御月洞庭中
劉晏經邦計蕭何餉士功歸朝論事業不愧古人風

二

返節初臨夏迴旌已過年馳驅千里使經濟萬人傳
髮變江湖上身歸日月邊淮西田饑饉側望達堯天

得五清先生消息尚客澧州悵然有懷作詩六首

憔悴東都士吾師更可嗟三年為逐客萬里未還家
暮阻巴山雪春行楚岸花江湖無路覓流涕望天涯

二

昔過南來客曾傳北寄聲飄零携百口留滯傍孤城
澤畔騷人興周南太史情天高地仍遠衡謗竟誰明

三

洞庭西去路消息幾回聞地僻難逢鴈天長秪見雲
白蘋迷楚客斑竹怨湘君宋玉哀師意空傳九辯文

四

夫子先辭國嗟予亦罷官生涯同去住世事各悲懽
楚地江湖闊巴山道路難白頭慈母在雨雪更愁寒

五

跡為羇棲久身因放逐勞五溪淹日月三峽尚波濤
夢裏摧雙翼愁邊見二毛清風引歸袂名共蜀山高

六

儒行荊人識文章澧郡傳夷方仍俎豆客路半舟船
太守迎徐稚諸生仰鄭玄獨憐門下士何日進彭宣

寄杭東卿

海內賓朋隔天邊涕淚遥一書無計達萬里更能招
碧樹東南地寒江日夜潮石梁如可度仙路坐相邀

送羅秀才歸省

汝念高堂母還家秋色深遥知倚閭望應慰斷機心
落月清淮朗浮雲楚塞陰西風吹匹馬惆悵送歸吟

寄張提學伯純

舊屬朝端望俱稱柱下才九霄驄馬出千仞鳳凰來
河洛經中嶽星辰動外臺山城有桃李花向幾時開

聞陸舍人子引罷官無懷徐舍人德章

惜爾官難達文章本鳳毛投簪歸海岸挂席赴江濤
張翰元思鱠任公且釣鰲南逢徐孺子應話舊同袍

喜劉朝信過飲三首

坐惜芳菲晚何人到野中相邀一尊酒來對百花叢
翡翠鳴春日遊絲墮碧空誰知豔陽節爛醉與君同

二

西郭棲遲地春風亦可憐落花寒食雨高柳夕陽天
岸幘行林側移樽坐水邊啼鶯如有意數傍舞衣前

三

烟樹孤城外風花野水濱羣鷗不避客雙燕亦留人
况值清明後酣歌爛熳春相看三月暮過我勿言頻

懷王舍人文熙

自我還鄉里無書到野亭江湖春浩浩鴻鴈日冥冥
苑內花空發池邊草自青寧知同省客萬里各飄零

寄梁宗烈

憐君下第日即我挂冠時岐路千行淚浮雲萬里悲
天高南海柱地遠曲江祠處處豺狼鬪相逢未可期

送公順赴湖南有懷舊遊

雄勝稱三楚茲遊不可無入溪身更遠望嶽興難孤
江漢元朝海樓臺半入吳十年歷覽地夢繞岳陽湖

公順阻雨又贈

孤城三日住客子意何窮水國春多雨江沙晚更風
官情臨漢上鄉夢到秦中幾欲相攜過清尊未得同

劉朝信讀書山寺

嗜靜山中寺藏脩此度年白雲千嶂裏清夜一燈懸
書卷留孤客盤飧傍老禪何時騎馬至訪爾古松邊

贈璽師

羨爾離羣友明心到灑然乾坤卓錫外日月轉輪前
覺路開無極迷川度有緣黃金留淨界萬世此燈傳

壽徐廣文

七十六年過悠悠湖海人青松高比節黃鶴健如身

子有徐卿貴官同鄭老貧春花歲滿眼常得醉佳辰

西谷有渆聘于喜其得勝遊因話渆中之勝

君向杭城去茲遊似馬遷應傳越客酒先泛楚人船入郭湖天逈觀潮海月圓因君話禹穴高興亦飄然

送高子登赴試

倚馬高槐下行歌夕更繁夏雲連楚甸秋月滿梁園題柱名千里登臺策萬言雲鴻天路永今日看飛翻

與徐生

念汝多風骨論文亦有神常懷萬里志須愛百年身涉海方知水為山不讓塵眼前書史在無限古今人

送徐生赴試

爾到梁都日西風發醉歌秋深花近苑夜逈月臨河姓擬傳霄漢身應謝薜蘿佳音附來鴈報我莫蹉跎

送張秀才還固安

十月燕山雪孤城易水風旅寬迷白草鄉淚剧冊楓萬里書生筆千鈞壯士弓論文更好武何地汝成功

贈葛時秀

磊落元高士飛騰且壯年驊騮萬里路鵬鶚九秋天白璧先淹楚黃金晩入燕春花爛熳日定醉曲江邊

奉寄泉山先生

館閣三朝舊江湖萬里長北山高碑硯南斗極光芒皓首歸難挽蒼生意未忘春風舊桃李何日傍門墻

為李秀才壽母

寒歲開筵處佳辰對碧山梅花似白髮萱草亦朱顏志與和熊苦身因駕鹿閑百年應自慰常見舞衣斑

送別劉朝信

萬里向天涯孤城對日斜雲山共此別世路獨長嗟暮雪燕關樹春風漢苑花知君騎馬地名姓滿京華

寄任宏器

白髮三年客滄江萬里船相思一回首懷抱即依然碧草成詩夢桃花入醉眠高車易傾覆何似廣文氊

送熊舉人

歲暮爾何適天涯誰共過潄裘衝雨雪匹馬向關河季子黃金盡安仁白髮多燈前鮮雄劍長夜一悲歌

寄王塄朝良憂居

念爾憂居日山棲不到城下帷如董傳閉户即孫生苦塊氷霜重鯤鵬羽翼成人言爾似舅濟倒愧賢塄

壽李生父

五十五年人乾坤未老身佳辰近元日物色是新春白髮何須變青山不當貧先聞更有子莫厭酒觴頻

贈樊生鵬

羨汝非凡鳥羣飛志豈安即看成羽翼何日起扶搏
冊徼通南極滄溟近北寒天風吹送爾九萬亦何難

和賈西谷暮春雨後之作

溪雨清明過游雲薄遠空鷗喧春水至燕落晚泥融
麥秀千家暗桃花昨夜風獨憐艷陽日尊酒未能同

答劉朝信春日之作

聞君新歲作吾亦念生涯草麥纖纖細青楊裊裊斜
渴思春岸雨醉憶碧溪沙何日酬懽賞相邀共物華

九日袁惟學邀南園登高病不赴

經秋予卧病九日汝登臺悵望啼猿處無由躍馬來

暮天雙鴈落寒日一花開亦有杯中物孤懷未易裁

三月七日同諸生出遊

清晨招爾輩同出眺烟沙寒食孤村路春風萬樹花
藉蘭臨水曲折柳到山家獨少青尊共能無愧物華

九日震雷山懷望之

九日東山上思君江漢深故園頻宴會佳節自登臨
衆壑流雲氣孤峰落日陰應知楚山上獨賦望鄉吟

立春日憶京

此日憶京華孤城春望賒雲霄雙鳳闕歌舞萬人家
香脆金盤菜寒輕綵勝花繁華舊時事回首一長嗟

元日哭先人墓二首

春色松楸地淒涼望不窮一哀臨逝水痛哭起悲風
江海無歸路塵沙有斷蓬一杯元日酒空灑九原中

二

地下今安在人間春自來空餘萬行淚不盡百年哀

社前一日上先墓

松栢開神路星河隔夜臺林烏暮啼急佇立不能回
莽莽乾坤濶悠悠歲月過極知思似海空有淚懸河
巢燕營新壘林花發故柯春風如往日愁到此山阿

春望

荏苒青春望棲遲白日歌柳隨愁共結花與淚同多
異域猶戎馬吾生只薜蘿萋萋春草色依舊滿山河

春來

春來稀灑掃門徑碧苔滋積雨忘昏曉幽居感歲時
寒雲低旅鴈城樹暗黃鸝獨立傷春色蕭條萬事悲

寒食

沙岸青春雨風吹野水涯不沽寒食酒空映古墳花
城郭人烟細樓臺暮景斜東流爾何意滾滾送年華

清明

碧草晴川麗遊人與渺然歲時仰杖履兒女更蹀躞
沙白孤城日山青萬井烟風花暮無數片片落河邊

仲春二日

荒村春甲子暮雨散高天石壁臨斜景雲岩落暗泉
長官行問俗父老更占年早晩春濤至相將泛野船

晩晴

茫茫春水地斜日滿菰蒲隔水雲峰峻含風雪壁孤
晴光催谷鳥瞑色下城烏入徑漁樵過相逢亦我徒

春興

二月已過半三月未還巡柳葉細可采桃花開太頻

白馬過遊客黃鸝呼醉人紅顏樓上女端坐獨傷春

清明自先塋歸

感慨清明節留連野外尊花明無柳暗萬落更千村
黃鳥鳴官路青山繞郭門常懷九原下悽斷百年魂

過來惟學南園集飲二首

始識南園路垂楊一逕斜誰言此城市吾意即烟霞
客醉迷深竹鶯啼過別花圖書一萬卷不異子雲家

二

獨坐春林暮飛花送酒杯亭陰連水曲山照落城隈
萬竹當堦倚千峰繞戶迴高人讀書處莫厭我頻來

同趙先生宿山家

同宿京華地今來又六年那知風雪夜復此共床眠
水曲寒燈照山高石溜懸中宵不成寐話舊各悽然

劉朝信西園

邀客西園内知君愛醉吟相看二月盡無奈百年侵
春水桃花岸高亭橘樹林晩來有幽意西望白雲岑

葉邦重山居

幽棲近蘭若來慰野人情戶外雙峰秀堦前眾壑平
鳥鳴春樹裏僧傍翠巖行日暮山鐘發相隨夜到城

飲邦重山莊夜歸

殘日喧歸騎漁樵入徑逢烟中望北郭樹裏下西峰
深夜明林火蒼茫度水鐘朝來向城市誰憶白雲蹤

寺僧留宿

留宿頻經夜虛空斷俗緣獨吟依野衲不寐聽山泉
水月人間地香燈象外天何時謝城郭來此共安禪

別寺僧是日立春

別寺逢春日山盤野菜長老僧朝具飯留客更焚香
雨暮楓花靜雲寒栢樹蒼獨慚騎馬去塵事未能忘

出寺過胡山人家

細雨清沙路經行獨杖藜那知白社客更向碧山棲

花妍圍墻發鶯嬌入院啼風光不能醉吟望轉凄迷

賢隱寺次劉朝信

翠壁青蓮界蒼苔白石關春來初出郭日暮更登山
歲月頻經眼烟霞可駐顏化城依宿處自覺此身閒

袁揮使别墅次朝信惟學韻

出城山水地朋舊共斯遊吟倚將軍馬來乘老氏牛
桃花紅映郭柳色翠臨流寄語尋幽者無勞此外求

游堅山阮生談西巖險絶予未嘗到

聞爾西巖上經行此路艱風高吹獨立雲細裊難攀
目送千峰盡身隨一鳥還更傳僧八十終日閉松關

夜酌黑龍潭二首 并序

于時相從者徐羅彭阮胡五人黑龍潭予嘗過望見之未嘗到也是遊予自發西山有此意而彭生即携一壺酒馬上從予至則夜矣相與酌石上一二行而徐生復不合遂卒遊蓋甚奇也

川流一曲抱峭壁萬年開白石傳杯坐青天送月來
蛟龍亦自舞鷗鷺豈相猜誰識仙潭上天留此釣臺

二

百頃風潭靜澄波夜轉明江山一壺酒天地六人情
醉踏金鰲背潛窺玉鯉行龍宮月長滿何惜坐深更

留賈西谷學舍

獨院圍樊檜清陰午更繁笙歌聊輟講市井不聞喧
壇杏當庭墜堦葵夾座翻憐君交誼重數到廣文園

王生館雨坐

獨坐王生館凄然歲暮心高城翻落照空院積寒霖
鴈鶩秋飛盡蛟龍夜或吟西山舊松竹雲雪共蕭森

過先人墓示彭天章二首

三宿孤墳下肝膓爾獨知不禁桑梓淚難忘蓼莪詩
逝水有歸處白雲無盡期九原靈爽在相見是何時

二

少小承顏日思深世所稀倉皇成永訣冥漠竟同歸
天地空形影音容有是非此身如寸草何以答春暉

同季升過李生書舍

避寇孤城裏君家數倒尊柳邊開草閣花下覓柴門
臺古如山郭塘幽似水村南鄰張給事常與坐黄昏

登西巖寺二首

西林禪話地石壁倚天開曲磴千盤上飛泉一道來
園禽巢古殿野鹿過香臺共坐題詩暮山花落酒杯

二

野寺千峰裏遊人一徑深窓喧石澗水殿落翠巖陰

花樹三春暮山川百代心天風日夕厲難上最高岑

遊賢隱寺

寂寂春山寺雙峯晝自陰行吟白雲裏獨愁翠微心
石磴懸蘿暗巖亭雜樹深還疑武陵厂溪水入花林

過萬家庄

野屋水潺湲緣崖一徑攀迴風吹落日臘雪滿寒山
千嶂啼猿裏孤峯騎馬還蒼茫雲霧合無路覔禪關

訪堅山寺僧不遇

峭壁何年作重來雲路迷烟霞開寶地霄漢挾丹梯
逼面千峯起回頭萬壑低無人獨歸去惆悵白雲西

再至寺

山家晚飯罷清夜宿西林古壁樓金象花宮出梵音
三生不上話萬劫世間心獨愛寒岩柏蒼蒼一院陰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七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八

五言律詩八十二首

登堅山寺絕頂真武廟二首

古廟堅山上丹青碧蘚封遊人不到處一老自鳴鐘
絕壁飛泉掛危峯曲逕通岩嶤一以望頻覺世塵空

二

同來息心石不避捨身臺洞裏烟雲出窗中日月開
孤僧絕頂住遊客半空迴不盡登高興無人送酒來

懷西山

不到西峯久那堪病後情雲思丹壑卧花夢碧巖行

城郭遞來往朝廷問姓名人間自多事嘆息此浮生

自山家歸寺

暝色延歸路雲中見上方萬山懸馬首一徑入羊腸
暮雨橫沙界陰霞拂院墻更深磬管發身世樂何鄉

近寺

梵宇頻經處林深入磬聲懸崖攀葛上曲澗逐松行
花鳥還春日樓臺即化城亦知身是妄從此學無生

過書院二首

書院新開日文旌暫過時衣冠成小試絲竹更相隨
陳柳依高堞霜荷傍曲池夜來占寶氣應向斗牛知

駐馬高城畔酣歌送落梅風霜十月盡杯酒衆賓回
柳色含春動笳聲向晩催故國無限意行節為遲廻

登樓

孟夏遊茲地登樓慰所期樹陰深坐客花晩更題詩
滿院紅榴發當簷白果垂風情真可住俗物苦相追

過杜家庄

山老頻邀客茅茨隔暮烟閒雞度絶嶠立馬看飛泉
種柳非無地栽麻亦有田誅生今已定不用卜居篇

獨坐

獨坐孤燈静憂心倍寂寥横河當戸轉落月去城遥
涙向何時盡魂從暗裏銷此身雖復在耳與歳時飄

獨立

鼓絶孤城掩溪傍春事殘岸霞晴映樹汀雨暮生寒
風外看花盡烟中望柳繁静觀時物變獨立思千端

袁秀才書院芍藥

亦是傾城色開仍傍杏壇日遲深院落風轉曲闌干
不恨先桃李皆言勝牡丹春華惟在此遊客好相看

李秀才圃中牡丹

此地無車馬名花亦自開何須照羅綺但遣絶塵埃
近水紅雲綻憑闌白日廻姚黄與魏紫空向洛陽栽

李秀才書屋冬菊花

萬樹皆零落亭亭獨自栽根深飽霜雪花好爛池臺
短鬢煩相映孤懐為爾來九花與衆草歳暮不同開

趙生書堂竹

愛爾書堂竹青青耐久看到門惟一徑入院逈千竿
雨映爐烟細霜生簟色寒晩來幽獨興題句刻琅玕

梅

野水無人地寒梅獨自開花疎間翠篠樹古積蒼苔
嶺雪春潜至林風香暗來一枝猶可折横笛暮休哀

懐賈長教壇上杏花

山城疎雨過綠草暗庭陰坐愛三春樹懐君雙杏林
日長鳴鳥至風静落花深悵望高壇上何由共爾吟

櫻桃

滿郡櫻桃熟筠籠處處傳千枝垂更密萬顆落仍圓
細瀉愁難破嘗新涙泫然金盤賜朝士猶憶拜恩年

芍藥

芍藥春風晩開遲莫自嗟城中雖有樹此外更無花
倚席低行月翻堦鬬落霞佳人對瑆瑟一為惜年華

雙栢

雙栢種何歲蒼然盤㩳深蛟龍猶有甲鸛鶴爾何心
月過陰移壁風生響度岑萬年烟霧裏長得護禪林

雪

莽莽黄雲起淒淒素雪浮堂深偏近燭院迥不依樓
喜見漫天舞愁看向日流更將三白兆一慰老農憂

聞雷

中宵岩電發二月始鳴雷落地殷仍起盤空劃欲迴
蛟龍入浦溆風雨過城隈獨坐明燈裏空堂萬慮催

曉起見雪

曙色空窓裏鳴禽更好音幽棲忘盥櫛偃卧問晴陰

卷幔山雲起開門野雪深不愁泥濘路騎馬度西岑

雨

疾雨衝城下春寒入暮催樹明捎落電山暗轉奔雷
正月花狂放三江鴈亂回國西兵馬急愁聞羽書來

容雨

容雨過清朝空山對寂寥久陰雷電蟄騰野虎狼驕
鷺立清沙近鷗行白水遥眼前常見汝俗物謾相招

漁樵

白石樵人路滄江漁父潯桃花夾兩岸松色映孤岑
坐傍黿鼉窟行穿虎豹林古今問答意誰識邵公心

淮陰侯

大将登臺貴三軍拔幟豪力能分楚漢功本冠蕭曹
故壘風雲偃空山虎豹號獨憐飛鳥嘆不及范生高

吹笙

寂寂花宫月何人吹玉笙響從銀漢落清遏彩雲行
夜静疑天籟更深入梵聲幽心與禪意淒切轉關情

廢屋

廢屋空山裏風沙不見人壞墻惟有徑獨樹更無鄰
寇盗三關逼徵求萬國頻江湖暮搖落回首一沾巾

燕子

燕子今春到茅堂水郭西本無華屋志難向玉樓棲
雨細鳴相並風輕落故低淘河莫深訝只是為啣泥

病馬六首

紫公有名馬騎出自京華峻耳批雙竹奇毛散五花
老能知道路病已困泥沙貴賤誠如此長吟為爾嗟

二

此馬非凡馬曾酣百戰場聳身思翦拂馳志在騰驤
側立青雲迥悲鳴白日長君恩如不棄終擬報田方

三

從来西域種會是渥洼生不惜千金買寧辭萬里行

天寒思故道歲晚滯空城牽向閑階下長鳴意不平

四

老向關山裏龍媒世不知恩深思欲斷力盡淚空垂
苜蓿辭天苑塵沙別月氏東郊望春草生意在何時

五

惜爾西來遠愁看更向東毛寒常帶雪骨瘦不禁風
惆悵臺邊士淒涼塞上翁徒聞穆天子八駿歷層空

六

騊駼才難盡駒駙意若何沙寒苜蓿短路晚蒺藜多
不復馳金市猶思飲玉河側身千里外常恐歲蹉跎

途中寄別餞送諸生

西路臨秋寺登臺憶送行風塵別汝輩江海本吾情
塞柳疑寒望關雲入暮征長安日不遠相見待諸生

送劉大理守衢州府 以下京集

西寺平反久南邦出守初高門廷尉宅五馬使君車
海岫晴浮越河關暮泊徐蒼生望杜母行駕莫躊躇

送馮大和

久客依親友深秋念此行亦知彈劍鋏不是愛冠纓
木落燕天雁花催楚岸鶯故山松柏樹何限女蘿情

送石令之廣濟

萬古黃州水孤城赤壁山仙鳧從此去賓鴈幾時還
柳澤春陰細琴堂晝日閑知君忠孝志遺愛楚人間

送張子行

汝陽張季子冬暮獨南行此去棲淮曲何時入漢京
龍劍雄雌別鯤池羽翼生試看古名士多自少年成

元夜孫世其席上餞勤甫

京國上元夜相逢意黯然張燈非舊俗滿月是離筵
楚塞干戈外春城鼓角邊同遊重分手海內各風烟

送謝邦用之湖南

同作燕京客君為楚上行雲霄無舊侶江漢有深情
鼓吹春天樹樓船水國城還傳持憲使元是漢廷評

送呂子

京洛三年客雲霄萬里違上書俱不報解珮獨先歸
北極臨燕甸南山繞漢畿相將未可料岐路斷蓬飛

送顧汝成赴浙江參議

水部名元重藩參位不輕十年垂紱綬萬里為蒼生
舟楫江邊驛旌旗海上城風塵尚未息慷慨望君行

李南陽宅餞子容

封王金冊節漢使玉堂英禮樂逢今日山川壯此行
渡江春草歇臨海夏雲生賓客南陽宅遙遙萬里情

送高穎之給事使楚道過揚州

諫垣牣北上奉使且東還冠冕留仙客江山慰客顏節停淮海曲槎到斗牛間別後金門侶應懷玉殿班

餞子容

客館西垣靜閒尋為汝歌檻花深晚坐城樹暮頻過綵鷁春湖色驪駒白玉珂還鄉君信樂予奈別愁何

送鄒子之浙中訪迎張子

此去尋張子東行指宋鐵秋城悵獨往春棹好同歸雨外吳帆重江中越岫微平生壯遊興送汝盃翻飛

送熊御史尚弼謝病還江西

晨車發 帝里秋棹返江鄉草奏孤臣泣懷歸久客腸海鷗思避俗湖鴈喜隨陽攬轡平生志還山未可忘

送蕭升之任登州府學

廣文騎馬去東郡有花開日對蓬萊觀春登海上臺人看鳴鳳下客擬釣鼇來莫謂儒官冷絃歌擁俊才

送王有鄰之趙州

大郡須才美君才美更多雙幡朱斾羽五馬玉鳴珂橋市連烽火城亭入芰荷兒童迎太守齊唱趙州歌

真空寺送人不及二首

尋僧憩古寺候客掩松門碧水城隅路青山塞口村迴舟非盡興駐馬獨傷寃目送寒天鳥孤飛日易昏

二

古路城中斷荒原寺半開碧山從此去芳草為誰來野送空臨水燕歌獨上臺林風暮吹急歸興颯餘哀

汝立席上送世其二首

故國思先往兵曹喜暫過江雲同楚望邊月自燕歌市夜盤飡易城春鼓吹多一盃今對汝他日異關河

二

汝去來何日令予轉念家興同張季子愁異賈長沙

河塞行無雪江鄉到已花洞庭風浪闊漂泊問龍蛇

送以行往平山省外父母次韻

歲暮忽為別亦知非遠遊彩衣思孟里鳴玉向秦樓岸雪晴含照林楓尚帶秋如憐早春色緣鞚返
皇州

送劉子遊西山寺

我憶湖山寺春山雨獨行乍晴饒柳意空谷自鸎聲人憾同遊伴花含往歲情片雲回首暮天遠別愁生

送王生還嵩盟兼訊趙叔

此向嵩州去遙看瀵海窮行人三月盡獨馬萬山中

雪嶺衔西日春沙起北風傳書問故舊天地一冥鴻

送施聘之御史南還

躡翼青冥去高秋隻隼孤許身酧日月垂淚向江湖
事業臺中草生涯水上蒲他年問書札滄海一潛夫

送王判之永州

日出楚帆高秋行不覺勞衣裳南嶽霧舟楫九江濤
謝傳非忘嚴王祥已佩刀雲霄北萬里風便一鴻毛

送李令赴宜城

名邑今爲宰東行更屬秋青天見海岱明月下河洲
柳傍彈琴坐花隨放舄游蒼生未蘇息須拜富民侯

送韓仲于並訊其弟季子二首

昔別留談數今行出餞遲萬人皆涕淚四海一瘡痍
花映投簪日風流攬轡時西雲暮不斷遥起漢關思

二

令弟先君往伊予實嘆嗟鼠身還故里避世入山家
斜日秦城柳繁烟渭曲花豈知燕地客騎馬日風沙

送兄二首

兩兄憐小弟千里會長安曉向蘆溝別宵追松寺懽
風回鴻鴈急雪度鶺鴒寒暫聚還分散臨岐忍淚看

二

風蓬皆萬里骨肉我三人岐路緣何事他鄉愧此身
柳含燕甸色花隔楚園春佇望行車遠迢迢起暮塵

送曾建昌取道還瀘州

之官懷印綬過里訊松筠峽纜牽瀘水天梯截少岷
雲山蟠越嶲錦樹雜冬春目極西南日高歌動我神

送郭進士告歸大梁

病卧歸夷梁聽雲佇太行金門謝通籍漢署憶含香
沙柳繁臺閣春花宋苑墻古園風竹動蕭灑讀書堂

送沙河方令

野曠孤城出山高上黨分春沙平落日古樹容屯雲
桃李今年種絃歌此地聞未須愁簿領應不廢詩文

送賈郡博之階州

十載一儒官西行路復難羌夷應俎豆邊徼有衣冠
隴坂盤雲上秦城向斗看好音懷萬里早晚報長安

送汪二司業還南京二首

帝宅龍盤内儒林鳳覽中此來名益重相送意無窮
識句江山抱宫墻日月通仙舟上南斗攀望彩雲空

二

濆漲開鯨力雲霄列鴈行中朝貴昆弟時論有輝光
柳别金門色花携玉殿香佇聆前席問獻納在明堂

送楊子濬下第還廣東

憐君不得意春盡獨還家路入藤蕪草亭深枳殻花
客舟江上遠鄉樹嶺南斜盛世多遺際寧容問釣車

別王秉衡

逸氣如孤鶚長凌萬里雲賈生能抗疏司馬善為文
歲月交心舊山川別思紛城南相送罷消息幾時聞

送楊驛丞

聞說丹河地孤城海上開鹵烟出市井潮影動樓臺
漢使傳宣過夷官入貢來皇華歌送客應閲出群才

送江華州

為郡稱先子承家氣益豪少年乘五馬何夜夢三刀
天入黃河迥雲開華嶽高古來名勝地此日羨賢勞

送都玄敬主事二首

夫子風流士才高耻受獎長貧思故里多病乞文園
落日空山暮清霜十月繁脩程正迢遞努力為加餐

二

此別何時晤佳期難重尋扁舟南國遠歲晚大江深
白首三年客滄洲萬里心平沙有歸鴈竝起送離音

送戴生歸獻縣

旅室蒼苔靜寒城月色陰歸人對明燭別調入瑤琴
渤海高雲夕滹沱積雪深趨庭知有日應慰倚門心

送曹瑞卿謫尋甸二首

逐客滇南郡雲天此路長高秋行萬里落日淚千行
作賦投湘水題書寄夜郎殊方氣候異去矣慎風霜

二

一封朝北極萬里暮南濵地遠投蠻府天高哭漢庭
旅情生白髮行色傍秋星若過湘潭上休看杜若青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八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九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送宗魯使安南

日月天門迥星辰海國遥龍函隨 勑命使節下青霄荒服周王域南溟漢將標壯遊真萬里無外見今
朝

送顧侍御還南京

南國鳳凰士北臺驄馬臣一鳴望霄漢千里出風塵折柳此爲别看花俱愴神飄零四海契慚愧十年人

九日夜過劉以正别士奇

重陽愁獨酌深夜喜相過萬里惟秦客三杯亦楚歌霜笳沉海月風鴈起濤河醉别黄花去能忘白玉珂

送顧華玉謫全州

白日春城暮孤雲天際陰君行萬里外予意一何深夏擬浮湘水秋應到桂林衡陽去不遠莫使鴈書沉

送楊太常歸省三首

邑聖元公在寧親季子歸鳳凰銜寵詔駟馬動光輝回馭心先切題橋志不違鄉人看祖帳共歎此行稀

二

錦里趨庭日聲華冠蜀都弟兄今二妙父子宋三蘇

禮樂風雲地旂常日月圖 今皇念大祀未可滯江
廬

三

開道西南寇猶多虎豹群過秦應有論諭蜀可無文未返巴山使空懸棧道軍煩將父老意歸報
聖明君

送寇定州

五月燕京寺高雲動客旌南風開菡萏君到定州城霄漢仙凫去風塵老驥行年來傾蓋意深感白頭情

送彭總制之西川二首

江漢兵戈阻鄖陽節制移廷憐蜀父老再覩漢旌旗躍馬終難據窮猿本易追威明聊一借勳業此當時

二

蜀道青天上岷山赤日西 九重連授鉞萬里動征鼙開府松杉静懸軍玉壘低知公安蜀計諸葛大名
齊

送呂内翰上陵

弓劍登天壽衣冠望國門碧山秋殿閣白露漢陵園雨落千官淚雲隨 六帝魂詞臣松柏賦音繞鳳凰
源

送徐内翰上陵
君向六陵開中元月正圓攀松立暮日藉草坐秋天
殿閣西山抱關門北斗懸　先皇舊侍從獨到泰陵
前
送曹選鄉還汝寧
三年觀國士此日暫還家去指清淮月行攀上蔡花
燕歌送楚客邊鴈起城笳却喜干戈後鄉園見歲華
送李體仁按雲南
漢使西南域天王節制名九霄看馭下萬里遊驄行
風偃蠻夷靜霜驅瘴癘清壯遊仍攬轡從此慰平生

送呂揮使
騂馬赤電奔少年風義存名登大司馬身覩漢皇尊
北海連龍磧西山出鴈門臨行贈寶劍持此荅君恩
送郭刑部守寧波
漢庭黃綬吏西省白雲司豈謂爲郎久猶言出守遲
雲霄懸踢履江海入褰帷古越今名郡風流當在茲
送石秀才下第還趙州
念汝不得意行歌燕市中鄉書催朔鴈旅食寄霜楓
荆玉已三獻冀群當一空驅車薊門外未可嘆途窮
田子宅宴别
永夜愴離析同心就宴遊世情俱慷慨鄉意轉綢繆
竹戶霜燈裊風城海角流豫章天更遠燕北有高樓
寺中送跂子還蒲州
跂子兩龍劍西行歎莫催探花天上返觀日海邉迴
一別雲房樹相思雪夜杯禹門讀書處終夕聽風雷
送范以載之南京
不見君山面看君意獨來曾陪竹林醉今識仲容才
駿馬登臺去蒼生攬轡來春江暮雲樹愁望北帆開
送欽師歸西山
近向雲關至遥從花下還赤崖春到寺白塔晝開關

風雨如西塞烟霞似北山到來應待我衹樹幾回攀
送忽生還關中次韻
望爾西行路春風萬柳條轉憐黃鳥近去恨白駒遥
彈劍歌今日張燈宴往宵秦川待歸客花色醉中饒
送以道次君卿韻
汝到河西日常令消息聞風塵暫把袂霄漢忽離群
帆轉天邉樹樓傳海上雲飄飄岐路側何地復逢君
送趙叔鳴視學山東
爾道東行日斯文北學傳鳳凰千仞上騕褭萬金前
嶽峙高無極滄流渺百川古來齊魯地風教有遺編

送侯汝立之東昌

東郡瘡痍日蒼生屬此行二毛猶未見五馬亦為榮
月對河關上秋從海嶽生向來萬少約西望不懸情

送士姪歸雀巢縣

見汝（一作喜見）南歸日令予（一作應憐）北倚樓彩衣花縣酒白
鷗楚江洲閉户自茲始佩韋須古求行藏愧汝扠日
憶竹林遊

送郭外舅之江陰

郭舅佐名邑出門憐女甥春風到江縣花下早鳴鶯
聽訟琴堂靜哦詩竹檻成臨行贈玉珮空有渭陽情

送劉西曹決獄畿內

日下秋官出天邊漢使分令行秉肅殺風罩藉仁聞
香署含清旭仙闈上白雲遙薰亦暫別遥想晝氤氳

送胡别駕出關

天上黃華戍雲邊鐵壁城風沙行塞日金鼓出關情
轉餉留蕭相揮鞭讓祖生軍儲西北計從此樹勳名

送毛汝厲按湖南

臘送燕門節春迎楚水艘揚帆泛廣漢擊楫渡長江
地絡蠻荊域天躔翼軫邦此行君不忝才氣本無雙

送王夢弼之高郵

南寓隨春色東行識壯顏閭閻猶沸淚道路復追攀
風節雲霄上霜威海岱間　聖明憐萬里不久賜君
還

送望之赴汝上二首

相送一如昔出關行復留初看萬里至忽是五年淹
老驥從東路春鴻向北州青門數行柳烟色暮含愁

二

春郊餘雪日河甸起風沙送折燕中柳行逢汝上花
賓朋半海內弟妹各天涯駐馬臨岐處飄飄獨望家

送客二首

方岳從來重君才世豈多中原雖寇盜晉國有山河
勸俗銷金甲求賢訪碧蘿政平人自理不用事煩苛

二

海內蒼生困看君紫綬新天官元貴客岳伯是詞人
雲極行山目花傷冀北神平生膠漆意翻恐愧雷陳

送葛時秀任東明

東明花滿縣令宰即神仙宓子今為政河陽復壯年
隼旗開雨雪鳧舄向雲天何地傳消息相聞在日邊

陸子樓餞祖邦

渺渺楓江洞高樓望轉傷同來[illegible]念還鄉

塞接寒天迴城衖落景長重逢是何日尺素莫相忘

白将軍征南無壽母

将軍天上出萬里擁舟航玉帳駐南國金尊開北堂海雲添寵色江日借恩光報主身何壯猶牽寸草腸

送錢推府之閩

越水到閩鄉風帆萬里航雲間開海嶠山雨暗桄榔器本中丞後才仍佐郡郎燕京把袂別此去有輝光

送施御史便道壽母次韻

繡衣真晝錦彩服更花辰海鶴稱觴數江魚入饌新近權追里宴遥祝借朝紳堂下忘憂草今春倍往春

贈王舉人

王子萬人英詩名少日成驪珠眠自抱天馬傍誰行旅食青楓改秋吟素髮生過逢見汝意潦倒愧吾情

贈管汝濟

冠裳同海内盃酒對寒宵舊識三秦客今看萬仞標芙蓉生露掌騕褭在烟霄願聽雲門奏春風入鳳簫

贈權僧過昌化寺見訪次韻

問爾湖邊寺微鐘翠巘西千巖一徑轉落日亂藤迷數見談天竺相從過虎溪山中送客罷獨禮白雲低

贈吕道夫轉右給事

右掖言同舊重題御陛名碧霄通漢苑丹地接秋城報主奏龍衮驚人想鳳鳴懷中一諫草何日為蒼生

贈鄭佐

老鄭空同客長歌北海尊十年精賓友誰到李邕門天地頻回首江湖一旅魂闔城獨歸鴈風色傍黄昏

君采遷居

宅卜宮墻近堂開燕雀馴遷居憐客次過覓喜吾鄰題竹元因主看花更爲春知懸孺子榻虚薄愧高人

贈時亮

象郡開梅嶺羅池傍柳州山川盤秀地文物迥風流丹就還珠洞書藏駕鶴樓風塵望爾去霄漢獨相求

賀汝濟生子

夜夜生蘭夢年年種玉心充閭看氣色入户試啼音明月含珠浦高枝發桂林北堂書報日何啻萬黄金

贈董侍御

何處采芳蘋維舟湘水濱草間露彩薄沙上月華新杳杳侵滇路依依向楚人汀花不寄遠惆悵獨逢春

贈劉東之憲副

浮生能幾見孰謂別離輕遠道惟長劍寒宵共短檠旌旗臨漢水雨雪度秦城鄉井衣冠少分携益愴情

贈呂子遷左給事中

月明鳷鵲觀日縣鳳凰城自昔飛騰入今看草奏行
衛沙填海志鍊石補天情無限乾坤事非因萬古名

過寺中飲贈張元德侍御

竹林清宴集秋夜劇呼盧即席花偏艷開尊月不孤
君為淮海俊我乃洛陽徒膝下金龜在明朝付酒壚

九夜寺中集

火樹連龍苑烟花繞鷲峯詞人高宴會令節喜過逢
闕度銀河上窓含寶月重九衢風起夜處處有歌鐘

夜集贈呂仲木

石室抽書籍金門待詔來官勳三載見客抱此宵開
劉向本經術馬遷真史才斯文久寥落望子早登臺

贈王子

王子萬夫特英風千仞餘未投湘水賦曾上漢庭書
日月方前席江湖漫卜居城南相覓處花落獨迴車

胡户部父母同受封命

紫誥開天府瑶函照楚鄉白頭偕二老綠服有諸郎
草動春江色花攜漢署香夜來望南斗萬里蓋光芒

贈祖邦

白下通纖少燕都見面遲客心悲歲晚歸路及春時
姓入山公啓人傳水部詩同年吾不及相望起前期

吳逸士

逸士古豪士劍歌出燕關不博邯鄲市常遊五陵間
賓客重然諾公卿多往還千金何足貴義氣高如山

秋夕懷曹教之

百卉飄零盡孤鴻何處歸高樓横暮笛萬户搗寒衣
南國江湖遠佳人尺素稀獨愁誰與晤明月鑒重幃

懷望之姊夫

自爾出門去天將十月催如何千里外不見一書來
遠嶠寒雲起高城旅鴈哀鄉園莫久滯星駕及春回

懷姊

遂子東歸日輶軒惜路岐那堪骨肉淚灑向別離時
旅病秋來減鄉書歲暮遲庭闈欣見汝千里重予思

懷三兄

軺車北上日相送及燕州為客全經夏還家已過秋
鶺鴒寒更急鴻鴈晚相求況是諸兄隔天涯重倚樓

子純宅夜集懷望之

花月同遊客江湘萬里遙燕關如我輩盃酒又今宵
轉覺花愁思翻教月寂寥無論去與住俱是斷蓬飄

懷劉園諸友

亭榭劉園羆携遊汝華頻竹高停翠袖花容隱朱唇
橋是經行地城餘戰鬪塵京華又二載腸斷楚鄉春

過子容有懷獻吉

故友何人在常時獨爾遊停盃思北海躍馬為南州
雨助鳴蛩夕風驚過鴈秋有懷俱不賦携手重遲留

懷李生園東李升

李生北園内亭榭近如何草徑猶紅藥茅扉自碧蘿
江湖歸踏少天地戰塲多空憶張夫子清尊夜夜過

雪簡川甫

一雪數花集空庭寒起遲微風羅弱舞初日尚餘姿

自抱朱絃琵誰看玉樹枝仙曹有高侶不送鳳凰池

寄任司訓

不見任公子飄飄旅客寃苦吟惟白髮生計有清尊
散吏真蕪隱荒城不異村人間好事者誰到廣文門

至日寄望之汶上

至日懷親友題書在帝鄉風雲餘歲色梅柳復年
芳白髮行藏裏清尊涕淚傍思君魯城北汶水日湯
湯

簡以道

久病文園客風流漢長卿苦吟生白髮消渴望金莖

雲盛黄精草雲深赤石芝早尋方外士服食使身輕

寄空同子卜居襄陽

爾定襄陽宅雲山好傍誰芋憐降一作王粲井花狎習
家池留滯悲江漢驅馳感歲時扁舟空悵望未有鹿
門期

雪簡鄭客

燕雪未成花蕭蕭覆淺沙誤聽梁苑竹擬放楚江槎
集霰含風色流雲轉日華城中百萬户歌舞醉誰家

寄錢水部

多情錢水部別後有家吟萬里秋風興孤舟日暮心

白沙官舍迥滄海故園深悵望佳期隔殷勤數寄音

寄王文熈

之子南歸日江湖淚泫然涼風一夕至秋月幾回圓
鴻鴈求巢急鶺鴒各自遷三年望天末徒有寸心懸

寄顧華玉

詞客金陵去那期歲屢過相思秋水隔悵望暮雲多
清廟朱絃瑟華堂白紵歌徽音久寂寞高調近如何

簡都玄敬

㕥友日零落都君情不忘草玄常避客頭白近為郎
宦况思江上鄉心望海傍聞君話山水吾亦慕南方

寄徐太守

塞鴈去復盡燕臺愁望春十年同病客萬里各風塵南國已碧草清江空白蘋秋來有詞賦莫使怨騷人

閣内簡張員外

我在金門東聞君候瑣闈去天俱咫尺瞻日共光輝柳下宮官出花邊閣吏稀晚來沙苑外騎馬欲同歸

寄易内翰

日日望長沙憶君城柳斜風塵愁燕雀江海嘆龍蛇公子天邊草夫人廟口花故鄉盃酒罷逆亦念京華

寺中齋居簡崔内翰張侍御

徑雪草生細林寒鶯到稀傷春懷二子齋沐掩禪扉石室披金馬天花落繡衣分明共朝市鵷鷺不同飛

喜望之量移兼寄

嶺海投荒日燕臺望遠時三年一消息萬里轉相思歸鴈先知暖驚烏尚繞枝湘江催發棹預報北來期

立秋日寄粹夫

一葉悲天地秋風淚萬行江河無日夜邊塞有烟霜鴈鵠思高起龍蛇願久藏蓬瀛何處涉頭白恨無梁

寄家書

一返滇中使重嗟故里違老親遙在念薄祿未能歸兩雪三冬暗家書累月稀淚緘燈下發迴鴈隔雲飛

寄三子詩

三子者王康呂三子也三子俱産之關中並見而同隱西望興懷為詩寄之

鄠杜終南曲邠岐渭北陲水多龍臥處山有鳳來時星宿中宵動風雲萬里移滄江問靈劍離合少人知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十九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

五言律詩八十五首

駕出

九重玄武仗萬歲羽林軍朝帝乘輿出行天警蹕聞蝸頭蟠曉日雉尾拂春雲佇望南郊氣遥連北斗文

大祀

金榜星辰幕瑤函海嶽編受禧同漢室登禪異秦年日抱龍旂轉天流羽蓋旋揚雄老倍從白首賦甘泉

駕幸南海子

鐃音發桂畤春狩發蘭區水盡緣城合山迴帳殿孤

公卿隨入駿虎旅備三驅如聞後車載倘遇渭川夫

駕入

地轉瑤壇迴天迴翠輦高入城傳鼓吹開殿引旌旄珮委春池草盤行上苑桃九天燈燭裏齊拜袞龍袍

慶成宴

漢主汾遊日周王鎬宴時禮成天地協樂奏鳳凰儀上殿承 天語登筵拜 帝釐載歌天保頌還稱既醉詩

皇陵

陵闕皇靈閟山河王氣還萬年龍虎抱每夜鬼神朝玉盌留天地金燈照穸冢如君翠華度縹緲在青霄

內直

閣院雨晴初微風動綺疏鳳池通禁掖雲闕過一作迴清虛袞職開封事宸情見捷書非才叨侍從徒望五雲車

入直

賦豈文園客名慚騎省郎聞雞趨建禮駐馬望宮墻風書棲花色烟春蕙草香露盤天漢上消渴意何長

晚出左掖

洞門餘積翠御苑藹高霞吏散層霄上城行五鳳斜

青田初霽柳紅動峭寒花立馬清沙外空一作宮林集暮鴉

奉和嚴太史謁 泰陵三首

敬皇十八載四海一何安昂成棄萬國弓墮哭千宮白日園陵閟秋雲松柏寒龍遊萬歲後寂寞葬衣冠

二

世切如雲望天摧捨帝功彌留念諸將顧命託三公玉几星辰上玄宮霜露中松楸慟哭地白日起悲風

三

夜塹霜鐘杳秋岑王殿扃繐帷風淅淅銀海月冥冥

象衛朝羣帝龍藏扈百靈臨門日呼召天語舊臣聆

酬郭内翰上　陵還詩

帝遣朝陵日暫辭供奉班揪梧開王殿雲霧宿春山
曉向松間散晴從花下還知君有佳句傳和五陵閒

荅潘都諫郊壇見遺之作

羽衛天行路龍帷御宿亭壁壇流霽月銀闕動春星
諫獵心空赤逢時鬢尚青極知陪從地瞻切五雲停

殿試宿禮部張子淳郎中署奉和馬張二光祿
齋直閣諸公

東殿春朝曉南宮夜宿深鎻闈猶月色開閣更松陰

地迥神仙接天高象緯臨諸君清廟作三嘆有餘音

得顧華玉全州書無知望之消息

地北憐為別天南真可哀同時萬里去隔歲一書來
水濶蛟龍出山深杜若開相思有詞賦愁絶並登臺

得朝信惟學書

猶喜豺狼息仍悲鴻鴈音故人雙尺素遣北萬黃金
水上春花樹城邊秋竹林天涯暮風雨腸斷北山吟

得鄭繼之書

鄭生湖海去高興渺難降累月音書斷清秋涕淚雙
天邊登越嶠雪裏渡長江萬水千山暮何時到爾邦

得王子衡贛榆書

萬里一書到逾年傳　帝都竄身天地遠垂淚海雲
孤柳送燕臺駿花留漢殿鳧赤霄終道路白髮且江
湖

次韻張郎中九日無菊

九日盃空綠秋城菊未花雨叢冥慘淡風樹曉欹斜
獨客悲漂梗佳人怨折麻何時開爛熳沽酒到君家

除夕和以道懷弟之作

汝弟猶吾弟君家更幾家情知思棣萼愁與對椒花
酒罷看參遠燈寒望斗斜相憐謝池草明日又春華

戴生在沓語感秋思歸詩以慰留之二首

到日中元節淹留歲漸微而翁在異縣知汝苦思歸
旅館空彈鋏秋風未授衣散床還可宿暫住莫相違

二

二十年方妙昴藏見爾才青雲滿霄漢黃鵠尚徘徊
寶劒休輕試家書莫屢開百年深有望吾道豈塵埃

答汝忠

俱向滄江起同懷魏闕情乾坤尚戎馬我輩復簪纓
戢羽棲雲閣聯翩入鳳城誰知薦賢内今日忝齊名

夜過川甫

日午詩相約更深馬獨來慚非問奇客知是草玄才
月析楓烏起霜燈竹戶開因思高李輩詞賦極梁臺

九月二十五日會曹汝學侍御于隸堂夜歸送

過侍御宅

東閣留樽厭西臺夜過時題詩倚驄馬携酒脫金龜
菊院霜天靜楓城海月遲向來秋寺約還許赴佳期

冬夜過飲戴時亮進士

琴酒揚雲宅談玄靜夜真庭無旋馬地室有聚螢人
霜霧生陰井風燈動夕鄰喧喧萬車馬日出自紅塵

徐子容見過

三月三十日燕京春興懷相過話還別此去憶深樓
江漢今舟楫乾坤尚鼓鼙風塵歸未得送汝萬行啼

與王宗哲過訪劉德徵兼有所懷

天街並馬過零雨碧氛氳王子真乘興劉郎雅好文
燭筵揮玉軫風戶裊鑪薰忽憶橫簫客遙遙隔彩雲

端陽日過子容登瞻辰樓

五日訪南州瞻辰上北樓旌旗夾水殿簫鼓送龍舟
滄海猶多難佳辰但百憂浮雲暮南適遙向楚江頭

九日顯靈宮宴集

九日無風雨賓朋更遠來菊花催酩酊仙侶得追陪
眺迥山河出登高殿閣開攜遊有諸妙詞賦豈吾才

登紫極閣

層閣重重麗丹梯裊裊孤風雲上紫極氣色覽皇都
苑靜芙蕖落城喧鴈鶩呼蒼然見淮楚鄉思滿平蕪

侯郎中劉主事見過對菊

菊樹開初爛軒窗坐晚晴客非先有約花亦太多情
霜艷娟娟靜風香細細生天涯一盃酒今夕對寒城

過君采次韻二首

海內風塵隔天邊江漢流昔牽春草夢今並玉珂遊
神駿元千里仙人自十洲慚隨燕雀輩白髮世間愁

二

自君來此地謂我頗同流復往江湖去寧忘霄漢遊
龍蛇蟠海曲鴻鴈向河洲從此風波隔長安日暮愁

世其宅夜集同君采作限難字

冬夕且盤飡明燈坐不寒獨憐竹葉盞仍對菊花闌
素月縈窗細高雲傍苑殘美人江國去惆悵采芳難

秋夕同蕭執夫舍姪士飲

把燭開塵榻幽尋款夜扉寒城颯欲暮風葉坐來稀
野與林間竹鄉心楚上薇蕭條共盃酒潦倒愧朝衣

除夕劉戶部宅

畫省開雲幔西堂對雪峰一年惟此會萬里幾相逢
守歲親燈火朝天候鼓鏞江湖有岐路漂轉嘆萍蹤

晚過以行

伯兄難更見愛弟復佳名往日題詩客黃昏駐馬情
春星度北牖暮一作舊雨到西城腸斷池塘草東風亦
自生

顧九和內翰約看花城南寺病目不赴

不赴城南約還傳寺裏窩看花吾未老出郭偶無緣
簇馬低春日啼鶯隔彩烟風沙關病眼愁向艷陽天

遊郭氏山亭

舊日追遊地新年此度過庭春歸雪篠洞古發烟蘿
遲日登臨倦名園感慨多風花騎馬去須放酒顏酡

九月四日劉子見過二首

入閣開壚榻留尊對菀墻抄秋餘暑溢高樹獨風霜
歲逼鄉心甚天增病骨凉自憐情興減不比向來狂

二

汝病秋相見高詩久不聞側思金石奏春把蕙蘭芬
細菊妍霜晝繁砧亂朔雲蕭蕭秋日興對爾憶離群

九月五日與張劉崔三子約九日遊法藏寺塔
劉嘗約遊西山竟寒盟故云

未省重陽菊誰邀我輩看城南有塔寺共擬集衣冠
雲起登臺興風追落帽懽此盟今夕定莫似碧山寒

登塔二首

古塔層城畔秋毫萬里看登高携賦客落日眺長安
天地懸相抱江山鬱自盤誰能絕頂上不避北風寒

二

塔廊徐暗轉不覺此身高月牖通天漢風簷散海濤
望餘秋色遠登罷客心豪去鴈休回首冥冥一羽毛

訪客鑑公房

病客依棲地石房鍾磬深清齋忘肉食獨宿見禪心

閒日斜寒書窓雲下夕陰吾居亦鄰並日為過西林

齋宿大興隆寺

疊雪籠雲發陰霞絢石房沉冥通別理宴息對焚香
暖色含初篠晴烟散遠楊齋心臨暮景屬意向春陽

春日劉薛二子過

林花寒不折城鴈日喧呼壯覺風情減春增旅興孤
經過留翰墨潦倒念江湖未似高陽侶垂鞭向酒罏

再過玄明宮

列海風雲變玄宮日月移登臨逼九日搖落倍前時
翠竹寒虛寢荒藤蔓曲池重看石榔地徒有雍門悲

九日登仁壽寺後山

石閣凌香岫憑高烟霧開人疑送酒客地即望鄉臺
鴈度桑乾去雲從碣石来魚龍瀚海北萬古一悲哀

十月望夜劉薛二子過對月

院寒冬月白城夜海雲收上客披蘭省清光近鳳樓
關山一北望河漢迥西流未見乘槎使迢迢上斗牛

九日登慈恩寺閣三首

不到慈恩久今来九日期天寒鴻鴈少秋晚菊花遲
搖落悲風雨登臨感歲時牛山何處是異代獨興思

二

地幽人跡少僧至掃莓苔閣迥湖光入林昏雨色来
登臺憐作客入賦耻非才何事臨佳節秋懷未肯開

三

莫引憑高目滄茫海色遥秋空波瀰瀰寒日樹蕭蕭
關塞俱搖落音書久寂寥天涯有兄弟猶滯楚江橈

自滇蜀歸李户部馬舍人見訪

官舍掃莓苔故人尊始開相違頻問訊乍見各徘徊
瘴癘一身在風塵萬里来欲詢滇蜀勝慚愧子長才

雨中過李真人方丈二首

勝地豈常得幽盟難重尋清晨驅馬出聊此息塵心

二

鳴磬秋堂逈然燈古殿深吹簫愛仙侶縹緲隔珠林

層臺春雲外寂寞羽人居積雨階除靜含風殿閣虛
洞中留白日窓下寫丹書即此觀幽逸能令世慮疎

早入宣武門

藹藹名都會鵷鴻共接翔金貂萬户客鐵騎五陵豪
夾道紅塵滿千門白日高寂寥揚子宅隨分守蓬蒿

望海

登高望遠海萬里一長吟島嶼迎寒日波濤帶夕一作霧陰豈無乘筏嘆亦有釣鰲心去去從吾好三山烟霧深

中秋夜集吕給事宅

銀漢高秋霽嚴城月色陰美人今夜酒遊子故鄉心
烏鵲江邊去蛟龍海上吟漢宮樓殿迥莫使暮寒侵

與韓汝慶行歸長安望月

中秋高宴會客散向長安皓月千門裏青天匹馬看
明添花蘂亂陰益柳條繁悵望高雲上何由振羽翰

晚過周進士言別聞琴

朱絃久寂寞此夜拭瑤琴坐對燕京酒同悲楚客吟
城高下木葉樓迥上秋參別後清江夜遥思絕代音

與孫世其過張秀才

長夏稀朝謁相邀此地同占晴行苑外避暑出城中翠篠含風靜蒼波映日空因思共童冠歸詠舞雩風

與孫戴張三子納涼

薄暮携三子追凉步短宵水邊低出月樓上忽横簫入露花沾濕微風竹動揺醉歌聊永夕坐待禁宸朝

避暑存上人方丈

燕地炎蒸月西林大道傍上方留避暑長日坐焚香細竹軒窓靜高雲殿閣凉何時更乘月過宿贊公房

出遊功德寺

昔聞功德寺今出帝城西晚日舟移近秋天翠巘齊荷衰猶（一作射）映水樹古曲盤堤十里經行地清沙送馬蹄

宿洪公方丈

落日罷登臨禪房秋坐深不妨留枕簟聊得謝冠簪樓閣湖天影松蘿洞月陰明朝又朝市回憶碧山岑

天壇沈道士觀中

夏日天壇上登臨傍九霄川原一以眺樓觀鬱岧嶤洞口逢丹侶花間醉碧簫清沙日色盡惆悵馬蹄遥

張子純宅對月

長安今夜月留客此堂開影落清樽裏光從玉殿来苑花添悵望鄰笛助悲哀忻接仙郎飲高歌愧爾才

病居田給事中夜過

卧疾春天暮相尋客夜幽劇談翻愈病沉醉忽忘憂西月低臨牖明星遠動樓看君上馬去猶使興情留

春雪諸翰林見過二首

正月燕京雪飛花落滿筵輝輝映旭日脉脉向春天苑草寒猶細宮雲晚更鮮中原有戍馬何日凱歌旋

二

冉冉城烟晏飄飄苑雪過人稀春夜靜花劇暮寒多置酒邀金馬開軒對玉河陽春有高調莫惜為予歌

酬盧侍御見訪有作用韻

柱史事沉宂行驄到我亭數章天北極隻字斗南星坐久鶯初喚吟餘草更青朱絃山水調淒切為君停

同張仲衡冉過劉子

劉家好兄弟鄰近苑西棲數有花辰會兼成月夜遊留徐還下榻訪戴不迴舟况接張公子詩軽萬戸侯

過田郎

晚就田郎飲高歌坐此庭炎天忽雲雨西日更雷霆席傍花濕窓臨苑樹青相過戀朋好常得慰飄零

同崔太史張侍御飲周都尉亭子

公主山亭在元戎小隊回碧沙零沿細雨白日映輕霞已並花邊駿難孤竹下杯良宵可乘興歸騎一作遊漏莫頻催

鄭氏園亭

漢苑清霄近名園不出城曲穿陰洞入危傍峭岩行賓客冠簪盛公侯甲第榮日斜登覽罷悵望有餘情

過孫世其時有警報

一自來京邑常時過爾吟飄零嘆往昔留滯到于今各有江鄉思兼之邊塞心明星罷擊柝悵望北城陰

過遠夫

堂上炎天迥明燈夕坐深相逢濁酒醉獨悵白頭吟苑柳通西内邊烽起北岑此時對遷客何意復冠簪

出閣過勤甫省中

竹垣通左掖花省接仙郎並坐停程晚高談卷幔凉水陰沉緋殿山影落彫墻愧我同朝客傳芯(?)凑和章

立秋日呂景二内翰呂田二黃門見訪

高城下一葉亭榭已蕭踈河漢生秋早星辰動夜虛玉珂停騕褭金硯落蟾蜍俱是文章伯相看我不如

再遊鄭氏園亭二首

仲夏一到此主人開水亭園林再駐馬臺榭已流螢細竹搖風牖孤雲度石屏停杯更暮雨何限北崖青

二

日暮北亭上悵然秋望深碧山聊拄杖滄海未抽簪苑上開雲閣窓中疊霧岑長安足塵土常過此登臨

過顯靈宮

不到玄宮久桃源更此行行知瑶水近坐望赤霄平洞草秋先長壇雲晝自生雙雙玉簫發風引度仙城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

五言律詩八十一首

十四夜對月集陶良伯

陶令堂中月深更酒為攜金波流未滿白露迴含淒
鴻鴈秋江北芙蓉漢苑西一杯同悵望萬里各羈栖

十六夜月集侯汝立

秋月尚不減客堂清宴闌把盃看玉兎駐馬簇金鞍
漸覺歲時暮況驚閨塞寒霜笳中夜發葉落滿長安

夜集勤甫宅時來衡至

同鄉躭宴集浮歲感飄零況復故人至相邀明月亭
琴清繁玉露坐久密秋星從此眞佳旣無忘瑤草青

同崔子鍾過董文玉宅

崔生亭伯與董子仲舒才不為相隣近那能數往來
霜天留把菊風檻促行盃尚憶秋參落酣歌送我回

十月四日過良伯

古堂秋色暮霜晝靜烟沙鄰並常盃酒寒天尚菊花
流雲行苑細返景抱簷斜隻鴈南翻去飄飄各念家

夜集世其次戴子韻

醴酒燕京夕朱絃楚客心情親不覺醉慷慨豈忘吟
哀笳霜天迴蒹葭雪館深江湘舊行地何日更南尋

正月四日同子純過劉汝忠次韻二首

並轡來仙第深盃好共揮遠天初夜色新月更春輝
燈夕看相近花時會莫稀雲霄望羽翼眞喜接高飛

二

邂逅憐新歲朱絃為客揮風春歸柳色月夕助燈輝
歌酒三人共乾坤一笑稀看君俱妙思操翰忽如飛

顧以行諸客見訪次韵

海內朋簪盍天涯意氣親雪峰斜暮景霜草勁寒春
客席留尊久仙曹染翰新諸君千里駿霄漢迥風神

人日齋居過王德徵

齋居春寂寞獨過子雲亭雨雪逢人日江湖問客星
望來花漸發愁劇柳還青更話東歸棹遙遙海思停

立春管汝濟見過次韻

勝日高人過蓬門氣色新青榆初改歲白蔔共嘗春
鼓吹關京邑樓臺接漢津扳留慨時序晤語覺情親

寺中張子言自浙來話

石閣晴雲抱花宮夕漏催我遊天姥夢爾向海門迴
日月雙龍劒乾坤一酒盃山中問百草早晚折春雷

夜過劉以道兄弟

風燈懸岸館竹色靜春沙山水停湘瑟池塘到謝家

雪融花尚細烟裊柳初斜對酒情親夜能無戀物華

過城南寺

出城春漸近到寺日猶高野望撺樓閣沙行散竹桃
吏情雙白鳥世故一青袍苦被微名繫乾坤無地逃

過以道喜其弟以正至限韻得衣字

美人今夕酒行子暮春衣常念賢昆弟經年望爾歸
喜占烏鵲噪愁慰鶺鴒飛讙浪相逢地銀缸照盞輝

出遊城南寺

樓閣倚清沙春尋[一作罘]景未斜聽鶯到竹院並馬入
桃花不倦登山屐猶遲泛海槎芳樽爛熳倒吾醉亦

忘家

王壽夫過分韻得吾字

自別君昆弟同遊獨愧吾十年常道路萬里各江湖
乍見形容異相思夢寐俱向來飛動意執手五雲衢

清明日同諸友遊城南寺

風晝人遊少沙郊馬並行穿花尋野寺冒雨出春城
骨肉新傷淚賓朋遠至情天邊有芳草故向客愁生

子純邀過東鄉

朝田聞折簡騎馬過西隣把酒對今雨看花逢故人
雲陰初薄暮鶯囀尚餘春白日江湖夢飄零見爾頻

亮公房雨後

夕宿西林院蕭蕭竹樹分風雷廻驟雨星月度微雲
妄色空中滅名香靜處聞早知禪可托未忍去人群

城東泛舟

水郭移尊宴沙原列騎停岸開平放舸林轉曲通亭
雨意雲垂白風情柳送青衣冠夕臨泛東望極滄溟

懷麓堂集將遊東園以風雨遂止二首

仲夏陰晴半林塘水石隈空雲開遠色簷日度輕雷
雨阻東山屐天留北海杯門墻接苑樹長晝得遲廻

二

東園春餘麗西亭晝不譁雨来留聽竹風起罷看花
堂是裴公野庄仍李相家庭堦有碧草早見茁蘭芽

李川甫戴時亮過訪

豈是高人室能勞二妙来炎天雷雨谿深院鬱蒸開
啟席因風樹留尊對晚苔高吟俱感激琴罷轉餘哀

暮雨劉以正過飲

驟雨暮不止轟雷昨夜奔炎蒸三伏破風霧二儀昏
款客深投轄寬愁細倒尊秦川與楚塞留滯兩鄉魂

鑑上人房訪大和兄飲

[illegible]雨思炎月塵沙苦甚方久折河朔飲今醉雪山鄉

蘿月搖舟牖松雲抱石堂憐君依宿地恭篳轉清凉

同川甫寺中避暑

偶到清凉地番思苦熱來水堂菡萏折風殿薜蘿開
逃暑無三伏憑虛有一臺西山晝雷雨不見洗天來

同李川甫鄒子家過張子言合

白晝風雷過城波靜碧沙濕雲翻抱暑西日半籠花
无禮舟堪並鄒陽賦更嘉同遊仲蔚宅杯酒重年華

訪子容自荊州使回二首

使節荊門返文章楚郡傳綵雲神女賦斑竹帝妃篇
吊古南遊日憂時北上年停盃問世事轉眼幾回遷

二

下馬逢今雨東堂覓舊酤入秋翻暑濕過午復雲雷
花已經年放人今萬里廻世情吾懶道但飲莫停盃

雨中劉汝忠過對棊觀詩談邊事作

城晚客居靜邊秋胡馬多黑雲浮日動白雨映天過
謝傅惟棊局劉琨只嘯歌異時安見汝談笑却干戈

中秋十三日子容樓

對酒中秋日憑闌萬里遲風高塞國鴈月近海門潮
興逐燕歌起寬從楚望銷無邊漢宮柳烟色晝蕭蕭

十四夜李川甫宅

獨院淹杯酌高秋驚旅寬風蟬急白露沙葉靜黃昏
月上看天柱潮來望海門平生壯遊志非爾向誰論

十五夜劉子緯宅子靜初至對月

長安今夜月復滿桂花輪笛裏三年淚尊前萬里身
關山上雲霧樓閣下星辰况接離羣友悲歌對愴神

過宗哲故宅

過門猶宿昔駐馬復誰留雨院殘春竹風庭折晚榴
還家無二頃歸櫬有孤舟日暮隣人笛凄然涕淚流

八月二十八日子容過對菊

近節逢花放開尊集異鄉乾坤共一笑風雨似重陽

誰識燕蟬意獨憐秋樹芳它時盃爛熳邀爾醉西堂

九月一日過劉氏昆弟對菊

謝庭看朔菊楚客醉燕邦璚樹元相對金花亦自雙
霜雲陰夕院燈火燦秋牕竚到重陽日還來倒玉釭

汝濟夜過同以行對菊

搖落相過地芳菲晚更親酒醲留媚眼燈色笑生春
風雨新晴夜江山未老身百年如不醉恐負此花神

同許補之劉子緯登定州塔

塔閣盤空上笙簫逸洞行懸梯出萬井飛盖俯孤城
燕岱風雲色滹沱鴈鶩聲登高並回首直北是神京

夜集錦夫同本貞限韻
萬里同鄉友飄零嘆此逢江山饒涕淚歲月老形容
風散城邊角雲傳海上烽中原尚格鬬未可問雲松
繡水晴瀾
獨憐繡溪水却出錦屏山岸夾桃花浪沙明碧石灣
泛霞開激灩乘月弄潺湲千載高人去誰來釣此間
以行自西山還相訪
聞汝西山去題詩十日還獨行琴徽裏應到玉泉灣
石壁雲孤裊冬巖菊自斑烟霞發妙思高詠聊塵寰
夜歸昌化寺

日落歸山刹松風處處聲幽深不易到昏黑更多驚
輕斷尋溪入峰迴截嶺行茲遊藉朋好奇絶冠平生
平坡
晩眺平坡上蒼茫萬壑前一僧行樹杪諸客到寒天
險駃將崩石清憐乍坼泉翠華公主塔縹緲碧山巔
圓通寺
曉問圓通寺青山拄杖尋飛梁裊石澗寒日抱霜林
殿閣攀躋遠闌河眺望深下看孤鳥翼萬里送遥心
仁壽寺
塔廟開龍象叢林會法筵散花金布地拄杖石飛泉

漂泊登高興依棲習靜緣址風吹袖起昏黑下諸天
詠天寧寺塔
七級芙蓉起千年舍利藏地形標海嶽人代閱隋唐
鏡現三天象珠含四日光白毫空萬里處處含迷方
菊莊
吾憐陶處士瀟灑出塵埃白髮秋逾短黃花晩自開
百年常對酒九日漫登臺却顧輪蹄者悠悠徒爾哀
大功德寺
寶地烟霞上珠林霄漢間　宣皇留殿宇今日共追
攀御榻臨丹壑行宮鎖碧山帝城看不遠時見五雲
還

玉泉
行遊金口寺坐愛玉泉名雲去隨龍女風來動石鯨
入宮朝太液穿苑象昆明却望天河水迢迢萬古情
望湖亭
獨上湖亭望霜空萬里明檻疑天上立槎是斗邊行
雲霧開山殿芙蓉暗水城先朝四百寺秋日徧題名
慈恩寺
海子橋西寺高模御苑花中流自日月平地有烟霞
客至開金殿衰遊想翠華十年復到此朋輩各天涯

一舫齋

乾坤聊一舫高卧此齋深竹散琴書色窓開島嶼陰
乘桴浮海意擊楫渡江心無限風波裏何人嘆陸沉

鏡光閣

峻閣岧嶤上層城眺望中風鈴齊送響雲磴曲盤空
海色搖窓碧蓬萊影日紅翠華無復到長鎖翠微宮

關門

虎衛關門迥龍沙塞曲深風雲時有氣日月晝長陰
中使西來訊千官北望心天寒漢宮闕翠蓋憶春臨

寄題蒼谷寺

曲水盤山地松門路不分青天望嵩少白晝吐風雲
過客空高興徵君有文霜鍾翠微裏日暮渺相聞

鑑公房石鐙

石盌何年鑿瑤燈此夕然雲流自五嶽月色近諸天
定裏金輪轉光中玉鏡懸西來不滅影常照法筵前

張侍御仲修送弓

繡服意相親彤弓把贈新獨憐投筆志未老據鞍身
畫控鳴風鏑宵彎抱月輪倚天時一望西北有胡塵

新鄭道中

客路臨新鄭雲沙望轉平夕烟生斷壟野水入荒城
下馬看碑誌逢人問地名千秋陵谷在懷古益多情

淇門

何處問商圻荒原尋斷碑雞鳴深市井鴈入古城池
斜日人空弔浮雲世自移秖餘淇上竹綠色映寒漪

銅雀臺

美人望陵處無復翠華過殿冷閑歌吹宮春罷綺羅
落花嬌麝盡芳草怨魂多日暮漳河水東流空白波

壽鄺廷瑞太守

五馬歸來日閑身六十强春花自爛熳雲水共徜徉
色種萊公竹邦留召伯棠平生天下志白首付滄浪

初度

此日吾初度深盃且自揮眼看兒女大身覺弟兄稀
未得浮滄海徒然傍紫薇百年今不小心事已多違

秦翁覲章

不見此翁起誰尋處士家邑人傳月旦萬里慘霜笳
水面藍田月春殘清渭花隴雲深一墓寒月盡空斜

輓謝晚耕

五十不入城獨吟稱晚耕日南提繡志海上却金名
故里松猶在秋田草自生江湖夢顏色悵望有餘情

輓謝中丞

閩海通南極[redacted]山產異才循良三歷郡鎮靜久登臺
神鬼愁先見蠻夷望復來誰看大星落天柱使人哀

吳中丞雙輓

近讀中丞傳無聞節婦吟死收銅柱績生有栢舟心
滄海空潮汐青山自古今雙寃俱不泯何恨九泉深

海嶽陳翁輓章

白雲送秋老一墓海門邊花憶啼鶯日風悲種樹年
人間餘翰墨天上有神仙從此遼東鶴千年更一旋

百戰

百戰將軍死中原將士哀山河猶汗馬霄漢已雲臺
敢料安危勢須還節制才南征聞日遠消息幾時來

觀兵二首

將帥俱分閫　朝廷再剖符選徒皆虎士戰馬盡龍
駒直指黃河外長驅碧海隅感恩須此輩萬一為捐
軀

二

組練回天地戈鋋白日搖王師一奮怒寇賊可潛消
使過傳金節軍行奏玉簫人言漢家將今是霍嫖姚

諸將

萬方皆寇盜諸將半公侯未息蒼生困猶煩玉食憂
珥貂前日賜汗馬幾時收莫倚兵車力安危在運籌

防寇

萬國猶防寇三年未罷師天清聞鼓角野曠見旌旗
岸雪晴含照山雲晚趂姿孤臣北上日想望太平時

盜起

盜起從饑旬徒勞將帥心徵兵搖白羽募士散黃金
天地河嵩隔風塵海岱陰萬方吹畫角此曲淚沾襟

花當

聞道花當種緣邊部落遷百年為漢衛每歲款天朝
犯順若無敵背恩誰爾驕側想　文皇日龍驤親渡
遼

內直遇雪

梟梟城雲影蕭蕭急霰催遠從仙閣度輕繞鳳池廻
弄日搖彤管含風引玉杯春還今歲早先報漢宮梅

入朝遇雨

躍馬天街霽趨朝冷色催好風先北起微雨自東來
柳拂重城鎖花籠複道廻萬方憂旱日沾灑望蓬萊

將雪有懷

長安十萬戶騎馬欲何之已動尋梅興空成乘葛詩
雪心知霰集雲意怯風吹今夜西堂燭蕭然有所思

冬月

冬月少光輝霜天影漸微鼓鼙仍雪塞烽火自颯靡水凍蛟潛泣沙寒鴈不飛何時漢家將雙旆羽旗歸

秋雨

斷續城頭雨空齋綠蘚封孤燈聞過鴈四壁起鳴蛩細草傷心碧幽花滿目濃美人居綺陌幾日一作悄悵不相逢

十七夜月忌

秋夜已如此美人安在哉含顰向玉鬼揚采憶蛾眉嫋嫋芳香歇盈盈白露滋河關悵伊阻誰復訊佳期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五言律詩八十一首

雨雪曲

蒲海雲成陣天山雪作花長城烽火入虜騎動鳴笳霧深迷漢月風起暗胡沙一夜關河冷征人盡念家

星變

星變干常紀花開與令違　九重方避殿四海望垂衣賦斂何時緩流亡幾處歸廟堂圖至理早晚荅天威

冬月

冬月今宵滿他鄉此夜精城高初影堞樓靜故當楹霧滌寒輝苦風吹夕暈生捲簾愁不寐庭樹宿鴉驚

月食

月蝕中秋夜中天萬國看衣冠違大內鐘鼓動長安光沒天河曉陰沉渤海寒　聖心應念此長望五雲端

九月十五夜月

萬里高秋月青天此夜看下流關塞影還出海雲端漸漸開風幔輝輝傍藥欄清笳奏城闕爲報漢宮寒

中秋無月

月賞今年罷高樓獨客愁關山中夜笛江漢故鄉舟
暗雨捎簷入秋螢度檻流應知雲霧上天柱有人遊

六月望月食

未月黃衢厄妖遮赤道行魄殘疑近晦食甚始生明
奏鼓風飈慘登壇雷雨清攙搶猶未掃天意豈休兵

元日

元日王正月傳呼曉殿班千官齊鵠立萬國俟龍顔
辨色旌旗入衝星劒珮還　聖躬無乃倦幾欲問當
關

五更

五更霜雪霽忽夢紫宸班天上傳鍾鼓風前想珮環
雞鳴無復詠馬動亦虛還憶在　先朝日朝朝見
聖顔

三月三日

病眼看天地風沙當晝吹賞心孤酒伴行樂過花時
水曲蘭芳靜城陰柳絮遲東郊有車馬春色報人知

秋夜

暝砌疑寒色高樓閉綺櫳露鼃吟蟋蟀風葉下梧桐
此夜關山月何人悵望中泠然感秋思況復聽征鴻

元夕

燈火萬家歡高樓玉漏殘舞留華月綫歌裊綵雲繁
雪郭春初霽烟城夜不寒畫橋垂柳外遊女珮珊珊

十月一日二首

今日孟冬朔輕烟澹曉暾北風飄一鴈寒氣入千門
消息斷行客關河迷故園浮生元不定俯仰任乾坤

二

嚴霜凄卉木玄歲忽將周寂寂龍蛇蟄寥寥江海流
暮燈喧巷哭風角起邊愁不盡中原望難尋萬里樓

歲晏

歲晏看人事蒼茫繫所思浮雲當日暮積雪見春遲
報國元無術寧親未有期獨憐張內侍吟絕四愁詩

中秋

風塵悲海內滿月對長安闕道王侯第中宵宴未闌
遏雲催玉管生水弄金盤獨念南征將關山此夜寒

三月三日

三月正三日長安春可哀鴈從南國至花向北人開
戎馬中原地鄉關萬里臺蹉跎嘆物色容易歲年催

清明日病懷

旅舍清明日長安新火烟桃花轉愁思竹葉興蕭然
客病閑官馬囊空澁俸錢故鄉閑稍定南望好林泉

謝崔太史惠菊

遺我高庭菊懐君秋樹林香添竹葉盃色助草堂吟

翠蓋翻風檻霜天倚玉簪晩芳如不歇可比歳寒心

觀荷

入院高荷密留尊菡萏遲絳房扶水華翠盖倚風枝

檻坐明星夕窓過驟雨時流螢點點度故傍緑陰池

寺中吾子舘海石榴

西林雲晝靜覆院海榴花生映東窓下疑窺隣女家

枝枝搖緑水片片落丹霞錯比珊瑚樹光輝逼[illegible]日華

汝慶宅紅菊二首

紅菊開時暮亭亭冠物華亦知顔色好不是豔陽花

羅綺嬌秋日樓臺媚晩霞清香如不改常傍美人家

二

秋花何太艶緑盞慰飄零笑比西施醉愁憐楚客醒

雲高開爛熳烟細裊娉婷好爲多沽酒頻来倒玉瓶

沈道士舘牡丹

仙亭牡丹樹不數玉[illegible]桃忽漫相逢處開花爛熳[illegible]

彩雲停度曲遲日動揮毫明歳天壇路春風憶錦[illegible]

雨中紅芍藥

百花堪獨立一雨更風流日暮行雲女仙裳霞楚立

明添丹臉淚暗抱錦心愁晴晝猶須賞何人駐紫騮

長安柳

三月長安柳春風吹暮天花飛御溝水葉傍漢宮烟

繞岸猶堪折臨流更可憐故園無限樹零落戰場邊

芍藥

城中芍藥徧席上把殘枝上苑相看日春風爾較遲

艶歌翻錦瑟酣醉倒金巵南國今開罷園亭數夢思

觀竹

相國西垣第新看種竹成葉香鳴鳳宿根古蟄龍生

雨洗琅玕色風傳竽籟聲山林輕肉食心迹喜雙清

魯山院竹

㳟公堂下竹覆地長新篁雨颭春墻碧風含石室凉

經行留下榻晏坐對焚香遺響流笙鳳時時落上方

聞鴈

見汝今南下憐予一望家亂聲求侶急高影背人斜

月靜林無葉雲寒菊有花萬行關塞淚秋日墮胡笳

鸚䳇

不恨金籠閉其如鐵鎖牢側身燕雪苦垂翅隴雲高

豈爲能言語眷令姤羽毛角鷹何猛氣翻掣錦韝縧

春鴈

花栁背楚澤雲羅度桑乾漸起隨春色高飛犯朔寒書停江國望陣倚塞門看憶爾常南北無嗟行路難

鴈

嚦嚦胡笳怨飄飄南鴈翔長風度關塞九月下瀟湘積水浮連影遥空起斷行故園秋望盡聞爾淚沾裳

聞鴈

嗚鴈南方去人今北地聞水寒沉塞角沙暮起秋雲獨叫如求侶相呼恐失羣高樓潛望爾鄉思轉紛紛

羣

碧山誰放汝華館故相羈野性看人駭閑身顧影疑草香春過處花暖晝眠時無限雲林好樊籠秪自悲

蘇子遊赤壁圖

垂老黄州客高秋赤壁船二分留古跡兩賦到今傳落日寒江動青天斷岸懸畫圖誰省識千載尚風烟

彼美東隣子

彼美東隣子花間白日曛纖腰人不見妙曲轉愁聞舞罷空明月歌餘尚彩雲章臺楊柳樹花暮落紛紛

雪夜九梅翁園同蒼谷宴集二首

郟城風雪夜騎馬叩誰門乘興寧迴棹寬愁數倒尊郊堂開洞壑楓岸疊沙村朝市山林意非翁未易論

二

冬夜南園集携遊興未窮登臺望積雪下嶺遂迴風駿愛林中馬冥思海上鴻不因蒼谷子誰識九梅翁

到鄠簡王敬夫 以下秦集

杜曲花無數城南柳更垂去天惟尺五隔歲一相逢雨過春陂水雲開紫閣峯好陪王學士杯酒日從容

同敬夫遊至華陽谷聞歌妙曲

名邑今重過終南第一遊山中白雪倡天上綵雲流柳散秦川色花含杜曲愁同時霄漢侶十載卧林丘

過康子德涵彭薇別業

不求金馬召翻愛碧山棲柳色開門閉桃花曲徑迷酒船竹閒子翠壁有留題只此林泉好無煩到瀼西

答張道夫都閫病懷

不到將軍第秋清病起遲誰知平子後復有四愁詩月幌臨書帖風庭捲戟枝東橋好山水何日赴幽期

九日同陳侍御鳳谷登宴

栢臺驄馬使蘭谷鳳仙家暫駐三秦節來看九日花風霜高錦樹雲日麗清沙去去層霄上回瞻北斗斜

送開雲子還河内

爾西訪崆峒東隨河上公神仙自有友不與世人同
王屋留雞犬天壇躡斗虹白雲從此駕去去入無窮

卧病簡汝濟士奇時濟二首

卧病常遲起焚香獨燕居聊因謝簿領暫得弄琴書
嶽色盈虛牖泉流逸暗渠雖然官府内不異在林廬

二

晝隱開三徑耽幽構一齋吏人稀到户鳥雀自馴堦
藥補身差健詩成悶强排同聲二三子不見好音來
一作懷

過馬谿田村居

宛宛清河曲團團翠竹村卧龍元勝地容駟已高門
野曠嵯峨出天寒雲霧屯何時還過訪無限欲相論

冬夜過仲木

漢殿詞臣第秦川處士家過逢逢慰藉文翰轉光華
夜與山陰雪春情渭北花江湖望霄漢相對一長嗟

寄彭幸菴中丞

山海藏身遠　朝廷屬望頻駿功收戰伐龍卧偃經
綸星宿黄河氣風雲華嶽神生才元有待終起慰斯
人

贈張時濟陳伯行胡承之周少安三月三日出

城遊宴

芳筵開上日才子出京華暫别含香署俱停訪石槎
泰川平對酒漢苑曲穿花應共題春草相過謝客家
是日嵩時濟邀諸君

送張行人賚　大行皇帝遺詔使秦蜀

我皇忽晏駕君行辭貞廬九霄持使節萬里捧哀書
渺望雙龍島橋田駟馬車錦城花滿樹爭識漢相如

清明日病卧聞三司諸公出城

伏枕花辰過閑門樽酒空賓朋臨水上供帳出城中
柳色龍池雨鶯歌杏苑風秦川多勝事遊賞不能同

秦府進曆

寶曆須天闕金樽宴錦軒萬年周正朔七葉漢宗藩
向日冀墀晚含風蕙砌暄同懽承睿款歌舞頌乾元

拜將壇

漢主西封日淮陰拜將時壇場如往日朝代幾遷移
王氣風雲歇雄圖日月垂江山弔故國誰復見旌旗

秦嶺謁韓祠

捫蘿登峻嶺級石上荒祠雪阻南遷路雲停北望時
丈衰真有作道喪已前知千載經行地高山空爾思

登五丈原謁武侯廟

風日高原暮松杉古廟陰三分扶漢業萬里出師心
星落營空在雲横陣已沉千秋一瞻眺梁甫爲誰吟

普緣寺有馬融讀書洞

春山尋古寺昏黑尚攀緣石徑千盤轉巉崖萬仞懸
虎常啼白晝猿忽墜青天欲訪名賢洞泠泠隔澗泉

書院課士雨至有作

雨色閒堂静横經坐晝深笙歌非絳帳絃誦有青衿
竹動梢簷碧松寒覆院陰萬人憂旱日洗耳聽秋霖

登樓鳳縣作

近訊中原使無登萬里樓朝廷仍北極行在且南州
峽斷風雲隔江通日月流如聞乘八駿早晚向崑丘

東河三月晦日

雨宿東河夜送春山館寒遠沙霾霧樹危石上風湍
慣涉波濤險偏經道路難平生四方志回首欲求安

青峯閣曉霽

初日東峯上微微霽色分冊崖含宿雨青嶂拂歸雲
候騎林端發鳴笳樹裏聞前山更可愛晴望碧氛氲

草店雨行

山館夏陰澹雨行寒色凄奔湍迴白石折坂下青泥
棧道常通北江流却向西千峰開來路烟霧使人迷

馬道驛雷雨復霽

萬壑驚雷起千峰鳴雨過稍看風瀨減更覺夏雲多
虹飲乘青澗猿行掛碧蘿山中無吏事長嘯答樵歌

弘道書院

梁棟起層雲松筠散夕曛九峻瞻泰岱清渭接河汾
冠蓋時時集絃歌夜夜聞登堂持節印裹薄愧斯文

咸陽原

千秋陵墓地駐馬惜茲行曉日登原殿晴天見渭城
望春時極目訪古獨含情柰有咸陽草風吹歲歲生

草堂寺

昔讀高僧傳今看勝地形院寒留檜柏殿古落丹青
寶塔恭遺影荒臺問譯經駐車春日暮散步出林坰

説經臺

西度何年去南山萬古存風雲留福地星斗上天門
有欲誰觀妙無爲自與尊青牛不復返空誦五千言

普緣塔

石蓋凌空起丹梯出翠微雲從珠頂覆燈轉鏡中輝
鴟沼波濤湧龍宮日月圍何能攀絶頂一覽漢邦畿

磻溪

丈人昔未遇垂釣此溪中不感風雲會誰知八十翁

晩颯漁浦暗春草獵原空獨令千載下懐古意無窮

長春宮

夜宿仙人館晨聞鳳吹停玉牕開曉月丹井汲春星
乂秘長生訣空留不死庭下山回一望巖壑杳青冥

盍門

盍門通漢沔棧閣上雲霄蜀道從茲始秦川望已遥
生風隣虎穴廻日過龍標眇眇征途子雲山誰見招

新開嶺

塹山通大谷槎嶺掛天梯倚（一作獨）立飛雲上回看落
日低異花千種色怪鳥百般啼曉就松林宿烟昏度
碧溪（一作寞下碧溪烟）

紫關

連峯入寞雨絶壁閟餘霙木認秦人洞林疑謝客家
石門践苔蘚源口覓桃花他日求棲息無言此路賒

武關

北轉趋劉塤西盤出武關微茫一線路廻合萬重山
天地幾龍戰風雲惟鳥還關門鎖溪水日夜送潺湲

昭烈廟

漂泊依劉計間關入蜀身中原無社稷亂世有君臣
峽蔣元通楚岷江不向秦空山一祠宇寂寞卒華春

鹿苑寺（即摩詰宅）

舊宅施為寺青山屬野僧高人不可見勝迹已無憑
色黯荒庭草陰垂古殿藤千崖一微逕異代幾攀登

過華清宮

冬（一作偶駐）華清殿千秋憶翠華青山無帝宅荒草半
人家雪下湯泉樹春回繡嶺花長安望不遠誰見五
陵霞

望終南

近覧南山霽遥迎西日曛黛横千里色花抱（一作抱一）五
臺雲城闕行相映川原望轉分丹梯懸石洞未訪赤
霞文

首山

王君首山下新起讀書樓雲霧懸蘿入湍波湧竹流
具茨黄帝宅嵩少羽人丘想待功成去方為此地留

兩河口

東下商南路西辭蜀北門青山兩河口古戍百家村
曲棧盤林杪危湍噴石根經過回白首蹤跡半乾坤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五言排律二十六首

上李石樓方伯 以下家集

三晉多人傑吾師出固然素汾經太岳紫塞入幽燕
世業端居里名邦倚舜田由來天運復誰謂地靈偏
郭相慚先達王通俟後賢明經超第一射策對三千
感會逢昌紀登庸起少年劍鋒寒照雪辭藻麗生烟
博物張華讓多才子建憐八叉迎客賦隻字使人傳
豈獨文章貴還應器識全雄談飛玉露浩氣谿金天
亮節唐元振英風魯仲連青雲仍自致黃鵠任孤騫

簪筆星辰上持書日月前觸邪稱獬豸特立憚鷹鸇
東觀臨晨入西臺薄暮旋朝回焚蹤草吏散閣陳編
百采班行整羣公禮數虔一年巡洛表兩命下秦川
斧鉞威關隴舟船達澗瀍石林風淅瀝霜仗月嬋娟
邊徼胡宵遁茅茨犬夜眠激揚弘憲度旌別布威權
制作人文渙經行草木鮮闡幽輝往哲訪古徧遺阡
汲黯還辭漢張騫又使邊臺端墀秉節湖上且移旃
城接三江樹波通七澤蓮蠻夷思已洽州郡役多蠲
糾察元無隱芬蕢背自便駐車仁雨渥登座法星懸
遠泉馳譽久當途薦疏聯碧梧看鳳跱喬木待鶯遷

分陝推公輿封侯得傅玄開藩臨宋苑張幕傍河壖
位重心逾下名高守益堅微花當省署棠萼滿郊鄽
聲價隆方鎮光芒動斗躔明堂求畫棟清廟想朱絃
冠冕真時望王公勸早宣麒麟功不朽金石頌應鐫
愚本蓬蒿質那堪侍几筵垂髫蒙引拔撫志荷陶甄
附驥懷深願登龍感夙緣未除原憲病空負樂生愆
舊業心常在脩途步轉邅鸞鳴猶待律魚得敢忘荃
草野瞻飛蓋雲途望著鞭臨風歌此曲慷慨不成篇

寄徐博士二十二韻

有美雲間士才名洛下傳逢時不得意謫宦轉悠然

殊渥優文學清階謝糾纏班行亦霄漢官侶是神仙
樓閣星辰麗宮墻日月連院桃紅爛日闕檜碧參天
賈誼為王傅陽城淑後賢諸生攻誦法六館藉陶甄
玉序金鏞列虛廊石鼓懸雅音淒古調奇字索遺鐫
劉向憂經術揚雄困草玄羅傷廷獄宅座嘆廣文氈
魯壁藏書日齊門鼓[illegible][illegible]下青衿時涕淚學士盡奔遷
鶢鶋愁金絡麒麟恥玉鞭客心千里鴈歸興五湖船
上國同傾蓋長宵更接筵彩雲停翠管白雪繞朱絃
悵別燕臺下凄涼楚水邊海鷗終浩蕩天馬自騰騫
朋舊稀相見江湖益可憐因風問消息尺素幾時旋

寄邊太常

不薄淮陽守翻辭大省寮聯翩追近地夲引憶先朝
碧落仙人館銀河織女橋漢儀瞻鹵簿虞樂典簫韶
日月旂常動星辰劍佩搖聳身殊道路回首隔雲霄
河內猶宜借山陰豈見招乾坤五馬貴江海一麾遙
雅識懷金奏同遊嘆玉鑣歲年雙轂轉岐路一蓬飄
鸞翮終難鎩鶯遷本在喬九苞應不遠覽德是何朝

復菴王公錦

斯人中上彥耒老即重泉鴈鶚推前達來驄憶少年
聲名起霄漢詞翰落雲烟志在身先退才高道亦全

劍橫常自許寶棄復誰憐世業襄城舊孤墳汝路偏
脩文應地下遺像儼生前未得瞻風槩空令涕淚懸

愚菴王公璦

大夫元曠達襟抱絕塵氛香署星辰列清班鵷鷺群
兩都看宦達百寀重廉勤要地能知止危途恥冥勲
早扙南郭隱不待北山文身向歸來健名從死後聞
一官無厚業諸子有餘芬嗚琵哀梁木遺書落素芸
風花虛館榭烟草自丘墳野路東流水空山歲暮雲
九原長不起回首一懷君

雷

十月鳴雷動中宵萬壑哀初聞蟠地出忽覺遶庭迴
夜水蛟龍鬬寒山風雨來江濤何處拆天柱此時摧
詎識乾坤意深愁號令乖攬衣還不寐坐望積陰開

雨後溪園即事

偃息春朝晏輕陰散野園山雲行翠壁溪雨度河源
鷺浴晴相倚鳧飛暖自喧踈楊映遠岸細草入平原
開徑徒懷侶臨流且避諠豹終隨霧隱龍豈恐泥蟠
鴻鵠皆千里雞豚自一村幽棲何限意難與世人論

中元節有感

去歲中元節朝陵百職同嚴趍神路左遥拜孝園東

龍虎騰王氣乾坤仰帝功未迴衡嶽駕空墮鼎湖弓
啓兆氣同順編年鳳曆終玉衣陳晝幄寶瑟閟玄宮
北極猶前日南薰亦舊風病居逢此日長望五雲中

九日

盜賊無休日憑高淚滿纓岷峨日慘愴江漢失澄清
故國遺軍壁孤城傍虜營兵戈生朔氣鼙鼓入秋聲
吹帽他時興登臺此日情賓朋共一笑俯仰異平生
黃菊淮川晩丹楓楚岸晴蹉跎眾里醉憔悴澤中行
近郭青山抱迴堤綠水縈長陰接遠甸短日背高城
墟里孤砧發關河一鴈鳴臨觴憂戰伐對食想昇平

元帥誰摧敵尚書尚用兵幽人獨壯望瘦卒舉西征
秋圃芳菲雜閑門鳥雀盈番韡飄几席落桀臬蒼櫺
夕竹捎烟勁寒花泫露明光陰玄鳥變湖海白鷗輕
放逐寧違性棲遲且避名蒼生大臣在莫自涕縱橫

悼馬詩 并序

予家買得一馬齒小而良丁卯歲季夏十五夜予忽夢一龍子立堦下踟躕而死夢驚僮在户外呼曰廐馬死廐馬死予怪且惜之作悼馬詩十韻

乗爾方踰歲何期病忽危四蹄猶未騁雙淚泫長垂
渥水千年降房星一夜隳早逢田子嘆終共塞翁悲

顧影羇金絡遺骸戀敝帷詎能酬飼秣那復效驅馳
苜蓿殘空櫪莓苔滿故池風塵思駿力烟海失龍姿
惆悵玄黃句淒凉赭白詞平生精志在不愧主人知

郊觀二十二韻 以下京集

今代圜丘地天開壯麗區神祇二后配禮樂百王殊
制作由 皇祖儀章藉老儒萬靈欽受紀 七聖亶
承圖紫望兼虞典登封畧漢模巍基錯采繪法象備
堪輿丹户乾坤闢雕墻海嶽扶瑤壇上星斗琳觀俯
虛無輔翊朝玄座勾陳衛紫樞風含浴殿暖雲裊露
盤孤好時瞻春祀嵩高聽夜呼公侯守禁籞虎旅發

金吾王輦臨儀宰珍饈走膳夫廟縣鏞鼓列庭舞羽
干趨俎豆聯周簋圭璋飾夏瑚祠官足錦繡道士佇
蓬壺澤草三花綻宮霞五色敷時時聆磬管斷斷鎖
松梧日月藏金櫃龜龍祕赤符祈天洪洛誥渡海斥
秦誣杜甫唐三禮班生漢兩都侍臣從此賦千載頌
文謨

壽許司馬

開代生豪傑秉時見哲人雄姿龍馬異偉器廟廊珍
浩蕩天開運崔嵬嶽降神扶持元有自制作固無倫
磊落 先朝事崢嶸報 主身九霄隨日月萬里出

風塵柱下曾簪筆臺端早曳紳觸邪持豸角糾繆逆
龍鱗道直官頻謫時危志不伸流言鑠金石雅操厲
松筠行路知桓典專城借寇恂清譽高士論優詔闡
皇仁紫禁趨冠入黃沙捧節巡讜謨仍寡合正氣
凜難馴厚寵臨危辱幽期遂隱淪班行看解綬河上
羨垂緡謝卧東山秉夷歸壯海濱蒼生懸望切青瑣
薦書頻改革逢多難倉皇憶舊臣 帝心虛簡在神
武藉經綸指顧三邊靜吹噓四表春 朝廷推汲黯
帷幄用陳遵圖識魚蛇變營觀虎豹彤赤墀分雨露
盡省接星辰下殿常宣問臨軒數見親御香携袖滿

瑞錦賜袍新不屈朱門貧能憐白屋貧散衙時待士
開閤晚留賓片善無攸伏微言得具陳重閣俱鏤
諸子益振振賓氏燕山桂莊生漆園椿趨庭羅彩服
列爵席文茵夢燕佳辰恊乘牛紫氣真庶司欽軌範
斯世待陶甄願保喬松歲長登要路津頌聲垂琬琰
勳業上麒麟末進瞻休采愚衷實忻忻魏公中土彥
誰謂德無鄰

壽泉山先生

德業台衡望精神光嶽靈漢儲懷羽翼周士服儀刑
紱綍登三省皐比擁六經飛章白獸闥解組鳳凰亭

慷慨陽城餞悽惶楚澤醒丹心對日月白首卧滄溟
積慶璿源濬垂芳奕葉馨彩衣萊子宴玉樹謝家庭
海嶠神仙窟烟霄鳧鶴翎棲身葺薜荔返老斸松苓
花映衣裳古芝凝眉髮青三山開壽域萬里動文星
雨露知桃李春秋報莢蓂 聖朝耆俊禮早晚責雲
扃

簡粹夫

二十知學道于今猶未真白髮空愁我金丹不遇人
側身向天地舉足墮風塵乘雲空有與涉海浩無津
聞君能鍊骨妙論頗通神倘惠長生術髙揖謝親賓

送梁鴻臚之什邡次孟望之韻

王宫葉縣宰仙令漢庭聞寵餞傾朝俊清光憶近君
鶴舟三峽去鳧舄九霄分錦水流營月巴山入陣雲
朝廷再遣將郡邑半從軍雍齒封侯地期君早樹勳

寄贈王子衡御史時按關中

獨坐清關內臺中覺汝賢函崤天下險周召國風先
按節人文朗登臺使命宣豺狼避驄馬神鬼泣龍泉
文彩鸞流華徽肅憶往年衣冠隨謁帝館閣望登仙
省接星辰近池臨雨露偏畏途逢毀革新法忤權奸
放逐江湖去飄零歲月遷地卑棲鎩羽天近起聯翩

殘寇猶衝突蒼生極倒懸專征空授鉞募戰豈論錢
漂血江河赤僵尸楚蜀連俊才兼武畧要地有威權
馬上排金戟軍前賭玉鞭笑談安石計激切賈山篇
漢苑南山下秦城北斗邊相思一回首萬里各風烟

贈良伯

帝座神仙侶天河烏鵲橋常時異棲息今日共雲霄
念子飛騰入相看衢路遥人猶惜驄馬吾已嘆鷦鷯
苑旭高雲閣宫花並玉鑣明光羨起草努力在清朝

贈劉生

劉生何激昂下筆已成章誰敢輕年少吾尤重老蒼

王揚操翰墨游夏早升堂汗血真龍種奇毛本鳳凰
炎天留玉樹花夕映冠裳霄路雲鴻羽他時看爾翔

送鄭伯生送親還夷陵

送喜潘輿動承懽解玉簪私情烏鳥覬恩詔鳳凰林
畫錦供萊服秋懷罷越吟路難回馭志江穩放舟心
兩露殘冬景風塵静夕陰荆門巴國盡巫峽楚宮深
碧樹猶春色黃鸝更好音莫因鄉土樂長往故山岑

聞河南捷呈閣内諸公

近得河南定旋收東海疆元兇親受縛餘孽遠潜藏
始失徐關險終連郢塞長狐狸窺社稷螻蟻竊侯王

清洛千營駐黃河一葦航詎能逃汝漢那敢傍嵩邙
勇畧傳諸將兵威借朔方中丞無節制上宰極扶匡
霧色瞻宫殿陰氛散渺茫凱音連報捷獻壽屢稱觴
天子開麟閣羣公奉柏梁中興當此日漢武是
今皇愴往衣冠禍哀兹盜賊猖鈇戉悲相國開網見
殷湯格鬬中原血誅求海内瘡猶須哀痛詔可少洽
安章斟酌調元氣扶持立紀綱薦新行太廟覽政坐
明堂不獨殲豺虎還應感鳳凰蒼生倚君相拭目看
時康

子衡在獄感懷二十韻

朋儕日爭羨念汝涕如濆賈誼生非晚鄒陽志不羣
書從梁獄上哭向漢庭聞天地虞羅密江湖釣餌芬
路豺那可問屋鼠竟難熏已懼蒼蠅點真成貝錦文
神龍在汚淖鸞鳥失青雲日月盆還覆薰猶器不分
斗間誰辨劍野外枉懷芹談虎嗟何及亡猿禍已云
高才元脫畧衆口但紛紜木直防先伐蘭芳忌自焚
遣臺幽白日冬井下霜氛曉榻明星皙陰墻白草纁
連縣徒縷綣尺牘阻慇懃石父遭齊相鍾儀滯楚軍
受書賢不死演易聖猶勤縲絏終非罪文章固有勳
燕臣霜霰烈庶女震雷殷佇見　天王聖金雞早赦
君

寄題丹陽孫氏七峯山房

聞爾山房勝青天秀七峯芙蓉疊日月雲霧臭杉松
堦倚幽巒積窓通洞壑重丹霞互明滅瑤草自春冬
静將沉冥趣幽探仙聖蹤源潭暗雷雨白晝有蟠龍

蓉溪書屋

書屋蓉溪曲雲林蜀嶺斜一經韋相業萬卷鄴侯家
檻護連枝秀池看並蔕葩謝庭森玉樹漢省接金華
山月岷峨雪江天灔澦霞花潭通白石錦水出丹沙
星野光芒聚鴻霄羽翼遐地靈與文物今古擅三巴

方朔圖

調笑東方朔沉酣金馬門竊桃王母見懷肉漢皇恩
月下雙鸞返雲間八駿奔玉盤春不獻丹枝代長存
事往丹青錯圖開錦繡屯素綃搓弱水玄圃折崑崙
種樹非潘縣迷花似楚村千年一結實萬古自蟠根
海日紅猶爛天風裊更繁神仙皆羽翼洲島異乾坤
無路乘黃鶴何由躡赤鯤市朝棲大隱那識歲星魂

友竹

買園惟種竹身與竹爲儔一逕白雲裏千竿清吹幽
江亭朝對雨水榭早迎秋翠袖天寒倚朱絃日暮愁

風因故人至月爲此君留逸駕今誰並前身是子猷
人多嫌寂寞吾獨慕清修苦節長如此虛心不外求
琴樽忘老病几席共綢繆歲晚根逾固霜繁花益稠
山空鷓鴣怨海濶鳳凰愁高志寧須待深棲且自謀
何因孤興發吹笛上君樓

渡涇渭　秦集

北回亂涇渭東眺極瀠瀛落日兩盪潏遶天雙帶縈
波沉互明滅岸折屢崩驚一作洲渚各縱橫隔樹一作歲望迴
合分濤揚濁清堰渠饒上壤形勢迴西京漕挽通秦
甸津梁跨漢城湮沉九州會雄壯入川名空把入河

志復含浮海情風沙滿世路雲浪渺江程鵲去星源
遠鯨翻霧島輕片帆儻可借萬里自茲行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七言律詩六十四首

舟次漢陽 以下使集

使客舟從漢口來武昌城對漢陽開千年洲在空流水百尺樓高鎖舊臺太白未輕崔顥句老瞞元妬禰生才山川不盡豪華盡落日烟江思轉哀

武昌聞邊報

傳聞虜騎近長安北伐 朝廷已遣官路繞居庸烽火暗城高山海戍樓寒一時邊將當關少六月 王師出塞難 先帝恩深能養士請纓誰爲繫樓蘭

長安驛

暮雨蕭蕭雲黯然數家山下起炊烟窓聞旱鴈秋多思門對寒流夜不眠遠使正持三楚節舊遊曾扣九江船驛程南去無窮路來往風塵閱歲年

雲溪驛

雲溪驛裏經過處六七年間兩度行風土不殊初到日雨墻難認舊題名異方見月思鄉縣遠客逢秋念友生明日巴陵江上酒弟兄相對不勝情

岳陽

楚水滇池萬里遊使車重喜過巴丘千家樹色浮山郭七月濤聲入郡樓寺裏池亭多舊主城中冠蓋半同遊明朝又下章華路江月湖烟綰別愁

岳陽城中聞笛

何處笛聲三四弄坐聽疑隔楚江濱落梅折柳怨清夜激羽流商哀白雲月上山樓人獨倚風高秋院客先聞洞庭空濶瀟湘冷縹緲餘音送鴈羣

七夕

夜久高城風露收微雲斜漢兩悠悠閨中擣素思隔塞樓上穿針待女牛屏燭夜深秋似水池花香淡月如鉤桂宮高處寒多少誰念嫦娥此夜愁

寄君山

塵蹤西過巴陵地尚欠君山寺裏詩十里無緣攜客到六年不見使人思空巖竹映湘妃廟舊井潮深柳毅祠湖上老仙誰得遇夜寒横笛向江吹

華容弔楚宮

別館離宮紛綺羅細腰爭待楚王過章華日晚春遊盡雲夢天寒夜獵多廢殿有基人不到荒臺無主鳥空歌西江烟月長如舊只有繁華逐逝波

秦人洞 二首

桃川遁士來相送指點仙蹤玉觀西雲鎖洞門何處

問花開溪路幾人迷石橋自發新秋草丹竈長封舊日泥落日山中不勝思松陰竹色冷淒淒

二

聞說秦人此避秦碧桃零落舊時春家移洞裏難知姓水到人間易問津山色溪聲自今古石床磵户空埃塵洞前即是南征路來往年華容鬢新

月潭寺二首

玲瓏金刹白雲邊路閣攀林一徑穿龍出洞門常作雨鶴巢松樹不知年僧來殿上鳴鐘飯客到山中借榻眠怪底夜來難得寐秋風窓下遶流泉

二

綠蘿陰下到蒲團茗葉松花進晚飡近水雲霞晴亦雨傍巖樓閣晝常寒旅懷寥落逢秋半僧話淹留坐夜闌惆悵塵蹤又南去朝來鍾磬隔烟巒

出新添城

出城凝望一沾巾行到窮邊見洞民青草時多逢瘴死白茅屋為住山貧秋來萬里倦為客日落千峯愁殺人聞道徵兵需北戰朔方應已困胡塵

憶中舍諸寅

憶昨共陪天杜極幾回朝賀識龍顔瀛洲仙掖宫雲近地隔金河苑日閑青瑣夜歸池上珮朱衣曉入殿中班只今遠使違趨奉清夢常依霄漢間

憶諸同遊

冠珮長安多貴游別來時復見新秋花邊騎馬春遊寺月下橫簫夜上樓鴻鴈不傳長道字江山應繫遠人憂還知賓館常懸榻經歲誰能為我留

安莊道中

處處人家空薜蘿幾年凋弊擾干戈山過白水峯巒峻路入盤江瘴癘多嶺徼土風連百粵郊原人語雜諸羅側身西望看銅柱此地曾經馬伏波

漢將祠

嵯峨高嶺入雲平嶺上人傳漢將名殊域歲時供祭祀千秋祠廟著神明古墻不辨丹青色深夜猶聞劍戟聲下馬獨來詢舊事殘碑無字紀南征

新興

蕭條窮巷掩荊扉立馬荒原見鳥飛城為燒殘鄽市少地從戰後草萊稀燐生陰雨黄昏見鬼哭秋山白日微却怪當年出師者豈無寸策達戎機

晋安

日下孤城生夕烟相逢只說敗師年寨門晝閉青山

上戍角寒吹白漢前寇至不知重去領監兵來能得幾
家全居人尚想黔中將統領三軍獨吳然

九日黔國後園二首

何處風烟消客愁將軍臺榭枕山丘一年又過重陽
日兩鬢空愁萬里秋水國陰多寒已至炎方霜後瘴
初收憑高欲送登臨眼更上池邊百尺樓

二

天空遠水明秋岸梧葉蕭森楓樹殘黃菊數從行處
見紫萸獨向醉中看浮雲樓觀滇城暮落日山川僰
道寒忽憶登高去年客慈恩湖閣共憑闌

白帝城

峽口風悲猿夜號孤舟燈火宿烟皋草深廢井人家
少木落寒山雉堞高自古金湯難恃險當時版築豈
知勞永安亦在荒城裏王殿淒凉空野蒿

歸州

暮雲天際見高城行盡千峯峽漸平古郡山頭萬家
住客舟江上一燈明竹枝慣聽巴人曲鳥道繞通楚
國程未卜東歸何日到片帆斜月對離情

郢中

荆門南下接平疇蕭索風烟似晚秋衰草茫茫楚宮

廢荒城寂寂漢江流人亡異代空遺宅歲暮他鄉獨
倚樓最是陽春音調古至今歌罷少人酬

呂公祠以下家集

落日蕩漾古水濱邯鄲城邊逢暮春趙王臺榭草花
盡呂公祠堂松桂新馬上十年元是夢世間何處可
還真黃金白髮俱閑事赤日紅塵愁殺人

還家口號

十年奔走違親舍此日歸來喜不禁敢向明時輕組
綬祗緣多病乞山林閑居擬著潘安賦高卧寧知謝
傅心早晚南巖桂花發開軒相望一長吟

高夔州先生示賞李秀才園中芍藥詩用韻奉
答

李家芍藥闕滿堂夔州太守更清狂題詩晚坐朱欄
靜對酒春憐白日長好為池臺留爛熳莫教風雨怨
淒凉佳期卧病難乘興悵望殘花憶謝郎

五日

五月五日天氣鮮艾葉榴花堆眼前鄉土歲時殊不
惡閭閻風俗自堪憐鄰人角黍能相送野老蒲觴得
共傳回首十年車馬地每逢佳節淚潸然

病後

病後頻驚節序過不將風景怨蹉跎秋來門巷依楓橘歲晚衣裳戀芰荷洛下閑居辭宦早茂陵消渴著書多鳳凰池上三年客騕褭空鳴白玉珂

吹笛

橫笛高城弄曉颸碧空如水鴈來時關山月落腸應斷樓閣秋生響易悲楊柳天邊渾折盡梅花江畔故開遲武陵回首南征路一曲那堪馬上吹

沈逸士來自吳下能詩善鼓琴間投篇什見訊顧館於城中予以病不得造乃作此詩招致敝庄

寂寞秋山卧病年美人勞贈白雲篇陳蕃已下迎徐榻王子寧回訪戴船郭外樓臺堪眺望水邊花樹足留連廣陵失後無新譜莫惜携琴為我傳

邀沈清溪趙雪舟馬百愚登樓次百愚韻

村居邀客慚供給且為青山一倚樓十里沙平迷對酒百年地迥更逢秋城中車馬何人到水曲風烟盡日留無柰天涯歸思切孤帆八月下長洲

馬百愚同沈清溪見訪次韻二首

門接漁樵只數家柳條藤蔓轉相遮不妨佳句頻題竹况有清尊共對花開閣定攀穫稚躡入溪還擬著浮槎誰言人世相逢易浩蕩江湖未有涯

二

共憐野外多風景乘興閒過碧水涯草閣連朝聞雅詠楓江萬里得佳期馬卿作賦無勍敵沈約為文有妙思莫向尊前話離別雲山秋色易生悲

十一月五日雨中邀沈清溪趙雪舟

仲冬風雨似秋來無客逢門晝自開幽抱向人那得盡窮愁泥我若為裁不禁遠岸梅花照更見孤城柳色催三徑已拚留二仲相過此地莫遲迴

雨晴

竹裏柴門冬日輝水邊烟霧曉霏微背霜石壁丹楓盛待雪沙田青麥稀自愛羣鳧將子去却疑雙鶴見人飛西郊風物晴還好誰共看雲興不違

冬至

至日哦詩野水濱乍晴天氣最宜人簷前白日不覺晚山下寒梅俱放春遠客盤飧還偶共故園風俗自須親病來又見陽回節鳴玉何由拜　紫宸

立春

今年臘月逢春日喜見東風隔歲吹沙上柳條已堪把城邊梅花亦不遲離離山郡開雲霧冉冉鄉園易

歲時欲與鄉翁試新酒相邀酩酊莫深辭

燕子次杜工部韻

燕子飛時江柳春眼看節序幾回新亦知社日歸鄉國忍對秋風別主人舒倦不殊群物理往來寧有百年身空簾寂寞山堂夕惆悵花枝淚滿巾

秋興八首

高樓一上思堪哀水盡山空鴈獨迴萬里關河迷北望無邊風雨入秋來故人尺素年年隔薄暮清砧處處催徒有寒樽對花發病懷愁絕共誰開

二

憶在京華近侍年五更清珮入朝天鳳凰池接夔龍

會閶闔樓開日月懸南國自通滄海貢胡塵不動玉門烟只今病卧遐回首夜夜清光北斗邊

三

前歲　今皇新御極鳳銜恩詔出明廷孤槎奉使日南國萬里題詩天畔亭地入金沙江浩浩風連銅柱海冥冥昆明亦在滇城裏池上虛疑織女星

四

蜀中形勝千年在峽樹江花照使袍神女廟深虛暮雨漢王臺迥落秋濤漁人東出滄浪闊客子西來灎澦高不見啼猿繫舟處風波遙夕夢魂勞

五

漢水東馳入楚來長沙秋望洞庭開江清樓閣中流見日落帆檣萬里迴去國尚思王粲賦逢時空惜賈生才湘南兩度曾遊地惆悵烟花暮轉哀

六

秋來門巷少經過日日幽懷對薜蘿一笑流光遡客路十年歸夢落漁簑沙邊返照寒初斂水上浮雲晚故多苦憶梁園辭賦客黃河愁望渺烟波 時李獻吉在汴州

七

晨來西風歎衆芳天高谿谷迥烟霜孤城落鴈銜寒水萬樹鳴蟬帶夕陽塵滿一區楊子宅蓬生三徑蔣公堂相過未有裘羊輩醉裏狂歌亦自長

八

千年中國有提封楚塞秦關渺未窮舊事秪看東逝水高臺不斷北來鴻連山落木蕭條後隔坐殘花悵望中正是平居多感慨底須辭賦苔秋風

聞望之買馬促裝以詩留之

聞君買馬衛宵發正爲慈顏在遠京已喜尺書前日至不妨旌節隔年行故鄉歲暮難爲別長路天寒益

繫情擬辦盤飡留暫住況逢風雪阻嚴程

同焦太史游青峯禪寺

褭褭丹梯百丈懸上方宮在白雲間川原暮過淮西雨樓閣晴開楚上山厭逐風塵為客久喜將樽酒對僧閒同遊更有情親在並轡山中日往還

十二夜月

待月東林月未圓水邊樓閣半輪偏誰家玉笛休空怨此夜清樽益可憐即向乾坤生羽翰更看江海淨風烟停杯席上還相問却愧當年李謫仙

人日懷孟望之

人日登高聊引興萬峯寂寞對中臺鶯花出郭還難見雨雪逢春尚未開沙畔柳條悲暮角城邊梅蘂照寒杯關河悵望東歸使渺渺孤槎幾日迴

贈袁將軍惟武

椎劍光寒射早秋南征曾共伏波謀萬營貔虎胸中算八陣龍蛇掌上籌誰識淮陰堪拜將獨知定遠合封侯漢家武略多名帥功在雲臺百世留

寄贈劉東山先生次林都憲韻

一號歸來卧舊山幾回天上識容顏城邊黃石留矦去海內蒼生謝傅閒日月夢隨天闕仗烟波家在洞庭灣南瞻江漢無多路不得乘槎一往還

寄懷端處堂

草堂風物迥無倫蘂府詩成更有神携酒幾時容入杜卜居今日願為鄰謝安亦有東山妓文舉元多北海賓珍重城邊花竹樹年年不厭訪君頻

酬高新甫

連篇落落見才華未報瓊瑶祗自誇靈運詩成應夢草江淹筆在更生花行吟出郭愁仍破病起逢春思益嘉不惜清詞三百首品題常到野人家

代孫太守自題滸西別業次劉東山先生韻無

黃鸝未比謝家莊綠野還連晉國堂亭榭家家看市遠江湖渺渺接天長慚過高士蓬三徑喜望佳人水一方安石他年如未起賦歸應許共徜徉

酬東山

苦憶朗陵張別駕尺書今忽到林丘江東亦起秋風興溪上難忘雪夜舟山郭有花空悵望水亭無客自淹留汀蘭岸柳俱相待莫負清樽此日遊

寄張別駕

一秋風物已淒涼九日無花只斷腸徒把青尊留客

九日不見菊次劉朝信韻

醉不教繁朵向人黄鳴絃急管休相聒舞蝶遊蜂莫
自狂獨坐孤城正愁寂更堪落木下斜陽

夜坐

暮雨寒雲黯復開山齋獨坐思難裁木生門外沙鷗
至月落燈前江鴈來四海交遊總霄漢十年蹤跡但
塵埃長安不見空回首歲晚愁深萬里臺

九月二十六日同賈廣文劉舉人任貢士高夔
府先生宅内賞菊四首

陶令門前花盡開郭西騎馬看花來疎枝淡蕊寒仍
綻細雨斜風晚更催擬向夜深還秉燭可憐秋盡始

傳杯相逢一笑真非易共把繁枝醉不回

二

秋來搖落倍堪嗟喜見孤芳殿物華深院護籬元客
寄小堂穿徑故斜斜清詞屢動詩人座白酒還逢處
士家老逐少來無住日莫教空負滿頭花

三

淺白輕黃千萬枝幽香今日始相期雨中籬落人稀
到水畔亭臺蝶不知折向秋風堪寄遠種因晚節故
開遲去年此會今皆健来歲花時可對誰

四

野店山家開已殘寒來移近曲闌干亭亭似與霜華
鬪冉冉偏隨月影繁千里況逢佳客賞幾人能得故
園看清尊歲暮東籬下采采金花不滿盤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七言律詩六十六首

生子

兩歲歸來生兩雛故園夫婦亦相娛廬家自愛添丁好徐氏誰言二子殊未論圖書能繼業且教門户有懸弧劬勞正念吾親在更遣悲歡此日俱

溪上

溪上茅齋不掩扉西風初罷芰荷衣月寒沙柳蕭蕭落天晚江鴻肅肅飛野客哦詩水邊立家人沽酒夜深歸相逢醉語休辭數城外黃花漸覺稀

無題

豔舞嬌歌出絳紗黃金不惜教琵琶鴛鴦本是雙棲鳥菡萏元開並蔕花紫玉豈忘韓重佀綠珠寧負季倫家多情自古還多恨腸斷春風巷柳斜

次韻答莊國賓見訊

多病無能合罷官清時那敢獨求閑遠沙月出明如水高樹雲來暗似山巳恨緇塵侵素服不教青鏡老紅顏美人歲暮勞相問叢桂山中秪自攀

贈潁川張子辰秀才

聞君巳是青雲翼萬里飛騰竟若何縱有當時許由耳莫教更洗潁川波麒麟自掣黃金鎖騕褭終鳴白玉珂知爾匣中雙寶劍塵埃他日為誰磨

答雷長史四首

每誦清詞動我愁山中歲暮若為酬因攀桂樹遥相憶欲寄梅花可自由萬里江湖雙涕淚百年天地幾交遊誰憐舊日中朝客謫向王門半白頭

二

玉壘青城萬里山亦知歸興滿鄉關沙邊返照寒將歛江上行雲晚未還道路南來多瘴癘雲霄北望少追攀曳裾愛簡皆清事莫向滄浪羨我閒

三

汝上相逢歲巳長故人官況近荒凉天涯白髮催逢暮客裏清尊送夕陽賈誼功名終負漢馬卿詞賦尚遊梁看君尺素還相慰況是羊何有和章

四

十載寒氈鄭書師風流文采更堪思朱門鼓瑟官仍達青殿揮毫出每遲百里風烟還薄暮孤城雨雪巳多時極知歲晚傷心切起傍官梅自詠詩

送馬公順視學湖南四首

關中人物從來盛況汝才名天下稀得路驊騮看獨

步出塵鴈隼羨高飛十年京洛猶今日萬里江湖更落暉同是燕臺舊遊客可堪相見又相違

二

洞庭雲夢眼中寬襄國荊門掌上看三楚樓臺皆壯麗萬年江漢自波瀾烟花白日空愁暮鴻鴈青春尚避寒莫道秦川歸未得人間今日路行難

三

兩年懷抱值君開聞說京華首重回天上故人難再見世間岐路轉堪哀孤舟落日三江口遠客浮雲萬里臺南斗尺書相望切暮天鴻鴈幾時來

四

武昌南望盡雲沙楚岸湘亭更好花桃李百城開士館星河中夜傍仙槎南宮圖書新連舫吏部文章舊滿家直北五雲天更遠欲從何處望京華

王君宿邀蔡大尹過予舍至期雨候蔡不至作詩促之

招邀數費主人迎枉顧何慚令尹情秖為泥途妨出郭未應風雨却寒盟雲間不見仙鳧下花外如聞駿馬鳴玉舃凌空休更怯銀鞍傍險亦須行

讀李子良獄詩有感

北朝宮闕已陵夷南渡衣冠更亂離誤國始知金櫃冊冢塵空嘆翠華旗能爭虎鬭中原破海倒江翻萬古悲猶是昔時歌舞地風塵今日淚還垂

早春眺望

山郭輕寒細雨開水邊沙逕獨徘徊艱難世事棲田里潦倒年華斷酒盃晚日殘霞皆自媚白梅青柳遞相催茅堂春色無人見迸淚看花日幾回

感春

羸病江湖春意生清沙遲日眺一作照孤城緣堤塹柳葉相暗隔屋山桃花獨明萬里江天雙起鴈誰家園樹亂鳴鶯風光物色元非惡觸目經心徧苦情

寄五清先生

地坼天南一寄聲楚山蜀道兩關情他鄉歲月仍羇旅故國風塵尚甲兵張翰本非思玉鱠謝安終不忘蒼生遙瞻山斗徒勞仰苦恨江湖不易行

懷西涯先生

六省尚書第一班兩朝元老領千官空教外國聞裴度未見東山起謝安歸去朝廷公望重老來湖海路行難兵戈此日交馳檄將帥何時議築壇

寄希哲望之二兄

東風悵別十年攜此斗愁臨五夜看海內君親情獨苦天涯兄弟見俱難孤城落日黃鶴暮紫塞青春旅鴈寒君夢可曾回故里予心終日在長安

寄任司訓

江湖不見任公子風雨常懷老鄭虔異域親朋皆萬里故鄉花柳又新年青春已共浮雲去白日難同逝水還為道故人從別後一身顛頓淚雙懸

寄馬君卿固安

絃歌今作王畿宰辭賦元傾上國人易水塵沙連雨雪漢家樓觀接星辰交期秖望雲間鴈生計猶慚海上綸寇盜縱橫朋舊隔江湖此日淚盈巾

雨中留蔡黃二親

門巷泥深過客難百年聊共此盤餐浮雲落日山河暮細雨青春樓閣寒近夜蛟龍還入浦又陰鴻鴈更移灘年華滾滾相逢少莫厭拌留到夜闌

清明日上先祖并兄墓

城西鬱鬱見佳城駐馬山頭悵獨行萬古松楸此丘壠百年花柳又清明音容地下空成夢骨肉人間盃愴情更望老親封塋地恨隨春草一時生

袁惟武邀客泛舟夜下次韻

春水逶迤碧樹邊滿筵賓客醉開船情親不厭頻來往語笑何妨更接連遠岸星河天共轉近城鍾鼓夜初傳人間此會真非易荏苒春風為爾憐

葉四公子西園

邀客西園公子家東風二月已飛花巷遮碧柳行春馬樓倚青山落暮鴉移席尋幽遙出浦入舟燈火更依沙清吟況接同鄉彥應有文星動水涯

張太守宅同賈長教會集

遲日香風細細廻招邀更喜廣文陪千年又下南州榻二月同傳北海杯午院雲陰移几席春城雨色映樓臺三鱣五馬皆高客獨愧江鷗共往來

春興

東風回首即殘春日日清江愁白蘋此去雲霄無道路西來天地有烟塵身經貴賤知交態事到安危憶古人却喜故園桃李樹花開又見一回新

袁沖霄先生同惟學過訪

風起高城春日斜相留肯醉野人家白雲對酒看山色青草題詩到水涯隔岸鳴鶯深坐樹傍樓飛燕故穿花竹林萬古追遊地二阮風流未足誇

同高鐵溪先生劉朝信兄宿賢隱寺次韻

雨過青山暮色來，僧堂客至燭花開。半空樓閣星河動，滿院松梧鸛鶴回。浮世黃塵無亦日，古人白骨已蒼苔。共戈此際同盃酒，愁聽春城鼓角哀。

袁惟學南園

樹裏行盃坐日斜，池邊立馬聽鳴鴉。苔陰雨暮寒青竹，水色春深靜白沙。開徑蓬蒿無俗客，入城花柳似山家。百年懷抱君應識，不是淹留為物華。

登謝臺

故國蕭條登此臺，暮雲春色轉相催。蓬蒿滿地悲風起，樓觀當空倒影來。山鳥不隨歌舞散，野花曾傍綺羅開。今來古往無窮事，萬載消沉共一哀。

楊花

三月楊花裊裊白，憂人淚點暗中抛。漫天撲地有何意，惹草粘沙多似毛。忽趂狂風翻自遠，更遮落日強相高。紅塵滿眼青樓暮，攪亂春愁為爾勞。

暮春

城邊楊柳飛白花，河上春風吹暮沙。飄飄歲月此雙燕，渺渺江湖聊一槎。人情翻覆似波浪，世態變化如雲霞。駟馬高車有憂患，只須料理東門瓜。

秋夜

黃菊花垂霜月陰，碧林丹樹各蕭森。關山日暮豺狼近，海水天寒鴈鶩深。萬事誰能看倚伏，此身何必問升沉。干戈未息瘡痍在，永夜遲迴折寸心。

賢隱寺別劉朝信

臘近孤城送客難，一尊蕭寺共悲懽。山空木葉鳴風急，水曲松林背日寒。岐路人間妨躍馬，十年天上憶鳴鸞。知君此去長安近，擬向雲霄直北看。

歲暮

歲暮孤城日易陰，溪邊茅屋苦寒侵。江湖更覺龍蛇遠，霜雪翻教燕雀深。病起一身惟縱酒，愁來雙淚忽沾襟。山林鐘鼎皆吾志，北望悠悠萬里心。

對雪懷劉朝信

十月孤城雪黯然，萬峯飛雪此溪邊。烟斜細細縈寒日，風急飄飄落暮天。何處王珂迷紫陌，幾家銀燭照華筵。茅堂此際堪乘興，不放山陰半夜船。

寄胡宗器悼內

玉簫不聽鳳凰鳴，銀漢愁看織女星。永夜機中悲蟋蟀，十年窗下拾流螢。白頭司馬空多恨，清淚安仁更苦形。見說生兒是奇器，他年應慰九泉靈。

數日

翠壑煙開風滿林岸雲沙雪暝陰陰城邊瓜地謀生計溪上青山獨往心野客開樽閑共語田夫負耒亦相尋茅堂春事年年與不廢鶯花此日吟

送任宏器入京二首

四十功名亦壯年丈夫才氣豈徒然渡河春漾蛟龍起望闕晴看日月懸江畔梅花初送雪天邊楊柳正含烟悲歌此日臨燕趙未許奇遊屬馬遷

二

與爾相逢已十年孤城此別意蕭然春來鄉里交游少日暮江湖涕淚懸麒驥未應辭道路豫章終擬出

風烟因君還起長安思況是征鴻又北還

再送宏器

春日城邊駐客車夕陽山下惜離居燕閑悵望風雲外楚水分攜雨雪餘萬里登臺先郭隗十年題柱老相如長安三月鶯花爛得意休忘尺素書

題葉邦重山水畫限韻

我愛君家畫裏峰更看茅屋傍雙松白雲不是人間路滄海終期物外蹤野徑一春無駐馬石潭深夜有蟠龍移家欲向溪邊住坐聽青山日暮鐘

題張給事安期圖為乃翁壽

黃髮仙翁白鹿車安期親見棗如瓜玉盤已獻千年實玄圃先開五色花壺裏青天長日月眼中滄海又塵沙觀圖究識封君面壽酒頻來給事家

贈楊靜之歸真陽

人物遙從泮水看眼中鄉里舊衣冠江鴻終擬登達路海鵠還應愛羽翰九日黃花聊對酒千山紅樹正憑欄真陽城外秋仍好悵望西風白露繁

到寺

樓閣山空暮景懸上方鐘鼓曉來傳白雲獨照孤燈裏新月遙臨雙樹邊常僅陶潜慵入社亦知蘇晉愛

逃禪高僧老衲真吾侶蘭若松林可度年

太虛上人為起書樓

書樓新起賴休公況接丹梯百丈通秖為雲松巢此地不須車馬到山中白雲倚檻臨丹壑明月開軒坐碧空更作百年投老計已將別業傍禪宮

遊西山胡本清邀留

獨馬尋僧春到寺萬山邀客曉登臺野人門巷松邊入稚子盤餐竹下來江鳥亦隨山鳥喚紅花偏映白花開頻遊若為東風意況是情親豈浪猜

新色寺與諸生留別

落日鄉山客淚邊離懷相對各淒然秋原臺榭臨寒景長路風塵入暮天去國已違丹壑志望鄉空賦白雲篇平生師友無恩義未卜相逢是幾年

趙生書屋

城中無日不塵埃騎馬尋朋此地來籬落過人驚烏雀庭堦留客掃莓苔不妨濁酒繆綢醉況有秋花爛熳開人世相逢元未易高城鐘漏莫頻催

題任宏器思親卷

十載音塵別夢違月寒山色暮烟高慈烏樹老情空在杜宇林疎血未銷恨入東風傷綠鬢淚隨芳草濕

青袍海天恩義憑誰話目斷雲孤思正勞

贈嚴生

嚴生開卦南門市一日聲名動此邦共喜君平今有後誰傳郭璞世無雙白雲晝覆焚香室清月宵臨讀易窻不把升沉更問汝行藏吾已傍滄江

述懷

紫芝黃獨幾回新霜雪山中又見春萬古光陰雙過客五年江海一歸人豺狼滿地無行路戎馬他鄉有戰塵瀰水河邊釣臺上分明天與此閒身

送周大

月白寒城菊有花孤燈落葉映交加冬亭霧露縈沙曲夜閣星河傍水涯千里賓朋常命駕百年父子更通家梁山楚水無多路來往風塵易歲華

題劉朝信唐學士瀛洲圖

香案重簾玉署清翠微樓閣報平明花邊歸馬仙袍濕柳外啼鴉御苑晴奎璧姓名青簡重龍圖風月彩毫輕千年芳躅君應接共看層空一鶚橫

送惟學南還 以下京集

一年賓館空彈鋏九月燕京未授衣世路風塵悲旅鬢春園花竹夢荆扉扁舟穩泛心常往萬卷今閒志

豈違京國重來又三載臨岐真恨不同歸

送趙司訓喪偶還羅山

燕姬砧杵催楊柳楚客衣裳緝芰荷官況不為游遠賦閨情空續悼亡歌愁聞鄭監青氈苦老覺安仁白髮多日暮千山歸故國秋深一鴈度黃河

送易太史歸省湖南

楚鄉秋去息風塵碧石清沙江色新入里競迎金馬士趨庭遥拜白頭人天邊柱杖尋南嶽海畔登樓望北辰亦是長沙詞賦客莫看搖落重傷神

八日王宗哲宅見菊

燕臺菊樹艷秋堂楚客鄉心益渺茫人世幾回逢一笑天涯明日過重陽高雲錦石寒相映細雨清沙濕不妨況是右丞多雅詠可能無興醉花傍

九日雪答崔太史

常年九日多風雨風雪今年更可哀颼颼仍無木葉下輝輝故弄菊花開關河朔氣催燕塞城闕秋陰起漢臺今日春秋誰紀異亦知君是廣川才

苦熱

燕京閏夏清涼阻楚客羸軀毒熱偏雨過即如甲濕地雲來翻助鬱蒸天南邦僻地寒江闊西嶽高峰玉井泉思有丹梯凌倒景恨無孤棹截長烟

雨中

苑上行雲細裊裊城邊鳴雨忽毎毎炎天摟閣虚相映燕地風塵日自悲滄海未通吳貢賦黃河猶闖漢旌旗腐儒退食真何補悵望寒江暮有思

聞河南寇

檄書近報河南寇楚塞梁關轉戰空豈有兵車能遠救即愁道路阻難通江淮城塹西南險嵩洛山川天地中今日 至尊憂不細幾時諸將捷音同

西海子

寺下烟波春不開苑中風浪隱樓臺源泉細繞西山出雲氣深從北極來萬里乘槎觀日月十年登閣望蓬萊黃塵碧水須臾事莫使魚龍夜夜哀

汝忠宅待月同望之

空堂濁酒三人醉萬里清光迥未開深夜西鄰還鼓吹碧天東望有樓臺虛疑星漢城邊照實怕風雲海上來坐對孤燈各愁思九關哀角更相催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七言律詩六十三首

別王秉衡御史

客車梁地相逢日驄馬秦關獨去時荏苒風塵千里別飄零江海六年思旌旗暮入黄河戍閶闔晴登華嶽祠攬轡未應違壯志揮毫先已見雄詞

元夜仲脩宅對月

春月同看此度圓酒杯聊得慰愁顔宮前火樹晴相照苑外金河曉並還南去漢兵連楚蜀北來胡馬傍關山侍臣尚憶 先皇宴惆悵近清光霄漢間

省中贈勤甫

春城紫禁轉逶迤退食相尋出省遲晝漏遥從宮閣報晴雲先傍苑墻移行吟才子陽春賦坐映仙郎白雪姿少日從遊並英俊十年潦倒愧君知

遊郭氏園

郭侯園林清客心況有樓閣炎天陰亭亭高雲石五色颯颯白日松千尋已辦清尊為樂事不須出郭開塵襟鄭谷秦樓豈異此市朝巖壑空長吟

送杜司訓之藍田

少陵詩卷名山水王氏丹青老歲華勝地常令一恨望儒冠今喜慰生涯青氊不愧商岩草白髮何愁杜曲花秦嶺終南得見否官遊吾已倦塵沙

送張子之浙江

張子別我吟玉壺荷花五月下江湖南探禹穴行逾遠東望滄溟興不孤司馬少年遊萬里左思當日賦三都平生壯觀今塵土回首高歌愧爾徒

寄杭東卿高曾唯二憲副

舊遊俱是吳中俊相憶遥為越下吟他日雲霄須比翼此時金石更同心樓船水戰江流急鼓角秋城海日陰寇賊兩鄉今阻絶北雲南樹各沾襟一作各天風雨一沾襟

簡施聘之

欲拔御史新驄馬擬脫仙郎舊錦袍五色文章真鳳鳥百年功利一鴻毛當壚不愛燕姬酒倚瑟番驚越調高二十年來空落魄風流今已愧人豪

壽西涯相公

黄閣文章嗚大雅玉機功業贊維新十年天下先憂淚五畝園中獨樂身南極壽星朝北斗靈芝仙草映長春裴公郭相看前代 社稷蒼生望老臣

小齋初開崔郭田三君子至

本買堂齋為客居敢披冠蓋枉吾廬清風坐引高人

梢深夜門停長者車竹下凉蟾輝几杖花間螢火靜琴書黃門翰苑俱鄰近濁酒盤飡意不疎

送雷長史

彤管　先朝隨　帝子白頭今日奉　王孫漢庭亦羡相如美楚客重看賈傅尊花下圖書開玉殿日高琴瑟在朱門十年亭閣淮西宴腸斷梁王雪夜樽

寄黔國公

萬里山川開百粵十年戎馬踏三巴伏波銅柱衝炎塞橫海樓船出瘴沙鴻鴈不傳天北字瓊瑶空憶日南華飄飄奉使余門客目斷銀河八月槎

送趙元澤之嵩明州

日莫千花出漢園秋深萬水入湘沅干戈喜見黃塵息勲業愁看白髮繁西域瑶琨常北貢南天星斗似中原一官萬里何嗟嘆倚劍長歌行路言

七夕

楚客旅魂驚巧夕燕京風俗鬭穿針樓臺送暑催秋扇關塞迎寒起暮砧海內弟兄風雨夢天涯兒女歲時心乘槎莫問支機石河漢年年此夜陰

雨夕集世其館

秋風淅淅吹人衣鳴雨瀟瀟晚細微萬里賓朋留不數十年江海顧常違高城木葉聞先下客舍流螢見已稀爲報春來一作求鴻鴈侶塞門霜雪好南歸

八日勤甫惠菊

燕京明日是九日庭下菊花無一花豈意高人分玉樹遂令僻地有瑤華當軒獨酌憐秋石倚檻叢開映晚沙便語南隣田給事不妨就飲過西家

宗哲初至夜集

衡川舟楫九秋旋京洛衣冠更此筵萬里况逢鴻鴈候一杯仍對菊花天燈前月落城烏起堂上雲開塔樹懸聚散古今同逆旅莫看風景倍悽然

九日送師御史之浙中

燕臺九日送行旌欲行不行驄馬鳴祖席正逢黃菊興親闈先動白雲情霜飄斧鉞江邊駐日出樓船海上行磊落此身真報　主豈徒壯觀說平生

和張子純白髮

我見秋風驚壯心君悲白髮苦相侵愁多不道潘年少吟苦誰知越思深客裏歲時供覽鏡天邊霜雪助沾襟平生浪說如雲盛達者稀疎底似今

送張國賓進　萬壽表還

名王表逵維藩禮宥使恩勤奉敕時鳳管暫停秦女

曲龍所逞觀漢官儀秋楓旅夢迴青瑣春草鄉情動
玉池歸到定知承眷問霊囿梅殿有佳期

送張元德侍御巡畿內

漢京樓殿靄雲虹淮海文章御史驄三輔自來多冠
盖五陵今日更豪雄埋輪亦在都亭下攬轡仍行甸
服中滹水太行煙霧裏獨看高隼擊霜空

夜集劉德徵

冬夜深杯醉減愁北堂寒色坐幽幽長安第宅頻相
過海內冠裳此並遊竹靜風燈懸近牖天清霜月起
明樓燕南楚北誰非客旅鴈賓鴻各自求

慈仁寺送良伯

入寺松陰散鶴群出城冬旭裊烟氛叢篁僻地猶風
葉獨鴈荒臺倍朔雲不柰旅魂江北斷更看仙侶日
邊分燕山樓閣晴無數朝暮鍾聲送客聞

劉德徵上陵還有贈

仙郎昨自五陵歸駿馬朝回獨掩扉已向西山瞻
帝寢更從北極眺 王畿霜鍾澗壑流清漢玉殿松
杉眇翠微ゝ先帝侍臣零落盡泰園（一作雨花）宮草日霏
霏

登勤甫樓

天畔登樓冬日微 帝京臨眺轉依依河氷海雪春
聲動苑柳宮梅歲色歸豈意雲霄今下榻秪緣鄉土
更沾衣風塵此地愁回首嵩洛他年願不違

月夜王宗哲宅贈田勤甫江西提學

高城吹角此宵寒遠客今歌行路難歲暮風烟殊去
住天涯燈火共悲懽西江日落移舟入南斗星懸倚
劍看廬岳王山千萬里不知何地望長安

送劉養和侍御謫金壇

丹陽北郭是金壇此去無歌行路難當道豺狼曾避
馬得時鵰隼却驚鸞風霜華髮留顏色鐵石人間識

肺肝漢北陝南今涕淚不知遷逐向江干

送王秉衡謫贛榆

嗟君萬里復南遷此別江湖倍黯然日落塵沙行海
上春生霜雪到天邊中流得瓠常相保九折回車且
自全世路風蓬各飄轉不知攜手是何年

送許庭美之浙江

浙上烟塵接楚皐干戈休嘆此行勞吳花越草新詞
賦海岫江峰壯節旄誰惜鳳凰先折翼獨教神駿久
悲號尚書風義今如在況覩君不奕世豪

送韓師之郃陽

千金市馬幾登臺老駿誰憐萬里才豈有明珠終暗
擲只看桃李向陽開劍門日落兵西阻河華春生鴈
北來父子通家真骨肉不堪岐路重悲哀

送殷近夫之青田

石川居士昔飡霞爲吏風塵不怨嗟海上故栽彭澤
柳江邊新種洛陽花飄飄暮送峻空鳥渺渺春迴上
漢槎安得便同仙令去遠從勾漏覓丹砂

奉寄泉山先生

北戰南征兵未休我師高卧只林丘蒼生尚繫裴公
望白髮寧忘范老憂江上弋人徒慕鴈海邊漁父不
驚鷗冥冥籠月三山外獨倚京華萬里樓

曉過君采次韻

朔雲卧對寒城菊燕月留沽曉市醪向客麗燕南國
遠背人鴻鴈北風高杜陵愁極惟雙淚潘岳情多已
二毛同病相憐不同去莫將江海問西曹

得獻吉江西書

近得潯陽江上書遥思李白更愁予天邊魑魅窺人
過日暮黿鼉傍客居鼓柁襄江應未得買田陽羨定
何如他年淮水能相訪桐柏山中共結廬

夜訪黃明甫

相憶江湖夢寐前相逢京洛更悽然白頭重感同盟
意春雪猶傳寡和篇醉裏菊花開晚暮坐深金鼓動
霜天十年岐路無窮事話對秋堂夜不眠

雨過徐舍人

長安六月半雲雨孺子軒窻清杳然炎暑未能侵此
地虛無只擬對江天花邊冉冉輕雷映竹裏微微夕
景懸訪舊一尊那惜醉衝泥匹馬更須憐

雨後汝立見過承詩贈

渺渺城波淨客堂朝回高詠接仙郎炎天忽送風雷
氣僻地惟聞草木香欲借沙堤添水檻秖疑車馬駐
江鄉一杯暫許留今雨隻字真看比夜光

十六夜劉子宅對月次韻

芙蓉清月鳳凰城露白秋堂碧霧輕一歲未今今夜
賦百年能得幾宵晴雲間鸞鶴霓裳曲海上神仙赤
石英楚奏燕歌俱感激塞垣江國重含情

夜過君采

天邊歸客滯寒城下馬殘尊萬里情冬館明燈猶豔
菊水鄉春棹杳啼鶯風塵歲暮愁相送險路人間恨
獨行莫把悲歌助哀柝北堂今夕淚沾纓

無題回文

絃中曲恐不同調早見相如病骨銷眠獨夜烏啼渺渺夢多春草碧迢迢烟生暗閣鸞沉鏡月落空樓鳳罷簫年往恨花飄水逝傳書有鴈一停橈

送海岳陳翁還常州

海岳先生眉髮青北遊歸興渺滄溟雲霄萬里看辰極河漢孤槎送客星裊裊菊花南國宴萋萋蕙草北山亭水雲曲奏流金石風雨蛟龍夜夜聽

送良伯

去年秋杪還相送今歲冬殘復此行寸草獨牽千里思一枝同有上林情江楓野泊停霜夜海月官船動水程何處逢人問消息梅花南國望春生

以道席上送世其與其妹丈蕭執夫同行

燕山杯酒暫相隨楚岸扁舟遠莫移鄉土青春歸有伴風塵滄海見無期舊遊每憶三江興此去遙傳五岳詩弟妹憐予各飄轉天涯送汝不勝悲

兩湖書屋

書屋何年結構成青天對落兩湖清岸迴沙檻雞鳧坼水抱晴窓日月生開卷已知當世事下帷應見古人情扁舟南國無由並暮采芙蓉悵獨行

送韓大之赴新都

漢庭仙令幾時回蜀道風烟此日開萬里一琴將鶴去九霄雙舃望鳧來雲邊石棧斜懸閣樹裏春流曲抱臺藏器久知盤錯志脫囊今見古人才

送劉朝信之江山

江山縣中山木蒼颼颼風林開豫章嶺石細通閩鳥道瀾流斜帶楚人鄉青天岸幘時行郭白日彈琴不下堂同學共知年少志豈將書劒負行藏

簡汝立

汝病幾時辭省署我懷終日念鄉關風塵對酒空行路雨雪逢春尚在山少室三花無客采小山叢桂有人攀淮南洛北如相訪一鶴雲中往復還

蘇考功宅宴集

九衢春月羅歌鍾邁井晴烟草欲濃吏部文章今再見漢京冠蓋日相逢流鶯漸歷宮中柳鳴鶴先傳寺裏松細酌清吟聊此席北山南郭是吾蹤

答盧侍御樊氏洞中觀梅見懷之作次韻

主家花憶繡衣人仙洞詩看玉樹親未假霜威同索笑却因麗藻獨傷春秦簫暗度樓中月洛襪微生水上塵白雪西臺真有調碧江東閣恨無津

送賈學士之南都

金陵樓閣九天開銀漢仙槎萬里來宮月夜懸鳷鵲
觀江流春轉鳳凰臺直從北極看南極卻望中台接
上台鳴世早傳吳下作逢時真（一作羨）洛陽才

和李宗易內翰立春日作

春日長安車馬迎客烟輕旭弄朝晴詩來草動池塘
色吟罷花增館閣情萬里江湖桃竹杖十年風雨鐵
燈檠一官樗散空時序又見春盤細菜生

送施聘之侍御

海甸春風攬轡情燕關驄馬去還鳴繡衣霄漢花間
出錦纜江湖樹裏行近日西臺多諫草少年南國有

詩名別弦更憶風流調愁聽東城二月鶯

送劉令還襄陵

聞道襄陵有勝遊西行風景似南州竹蟠縣裏青青
出水到城中曲曲流仙客候鳧知下舄吏人迎鷁見
回舟亦知枳棘棲鸞地露冕重來只暫留

送都南濠歸吳

愁論白首為郎日喜見青山送老年去望雲霄皆動
色到知鄉里更稱賢丹梯五岳盧敖杖春水三江范
蠡船他日著書應不少可無人識子雲玄

輓陳翁

復清堂上罷鳴琴彭澤門前柳自陰萬里聲名傳翰
墨百年圖畫想山林江邊鴻鴈空冥逝海曲蛟龍夜
夜吟五色近看雙鳳羽赤霄應慰九原心

三忠祠

三忠祠在　帝城東檜柏陰陰沙院風朝暮冠裳頻
下馬春秋香火一開宮中原涕淚江山遠異代精靈
廟宇同漢業崩摧如宋業古今南北恨無窮

送杭憲副兵備天津

天津橋北望京樓金鼓東行節使舟日月晝懸滄海
樹龍蛇春壓九河流百年貢篚通南極萬里旌旄屬
上游莫笑談兵尊俎上書生元不為封侯

謁李文達公祠堂

故相勳名未渺茫　先朝賜第轉輝光青松雷雨餘
枝幹古座塵埃自棟梁魚水已無千載遇斗山安有
一時忘雲孫更是通家誼常拜冠裳到此堂

衍慶堂為無錫錢世喬作

華堂結構琴書敞吳越衣冠族姓繁遠向西山占氣
勢深從江水問泉源新巢燕雀生成去古木蛟龍屈
曲蟠他日長卿乘駟馬始知于氏有高門

寄世恩愛日樓

東曹昔賦望雲行南國今傳愛日名九折豈忘回馭志百年真慰倚門情江鄉春水鰣魚至海岸冬雷竹笋生珍重樓中調膳者此身何止萬金輕

送闞郡博

郡學宮墻入翠微廣文今去有光輝久知白首甘貧病且坐青氊息是非石磬古堂時自發風雩春服暮同歸城中来往多冠蓋名教無言樂地稀

送吴司訓之內丘

內丘城闕夏陰陰窈窕儒宫雙檜林六月沙郊騎馬到四時灃水聽龍吟青氊况屬斯文地朱瑟還聞大雅音亦是洛陽年少士白頭今日始冠簪

鰣魚

五月鰣魚已至燕荔枝盧橘未應先賜鮮徧及中璫第薦熟誰開寢廟筵白日風塵馳驛騎炎天冰雪護江船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筯金盤敢望傳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七言律詩五十七首

雨過何太僕

簷日陰陰噎曉雷坐深庭樹不思回掠風翻鶴城邊去截雨虹蜺海上来詩興西堂還藉草酒杯東閣又官梅陰符遁甲談兵罷愁向烟塵兩鬢催

為隴州李舉人壽其伯尚書公

見說尚書解綬還七年高卧隴西山曾無復爲星辰上更閃旌旗焚蜀閣老伴青松全晚節靜餐丹藥駐春顔竹林仲子追隨地二阮風流尚可攀

答劉子緯雨後之作次韻

萬里秋風張翰魚扁舟常憶楚江漁窮愁阮籍猶耽酒老病虞卿只著書風蕩海蒸雲自起水天沙霽日微舒劉郎數月稀相見喜送新詩慰索居

天壇雨道士院

帝宫高鎖漢郊微羽士琴書靜可依蘿洞晝棲雲霧入石壇秋禮珮環歸叢叢曉竹臨風整嘒嘒玄蟬戢日微渡海却思千載事買山今恨十年違

送王御史德輝西巡

中朝御史重西巡獨下青霄斧鉞新隴雪洮雲行察

日胡琴羌管奏還春蒲桃不博涼州地天馬還隨漢
使臣白筆萬人看氣象肯令河外有烟塵

送衛進士推武昌

少年佐郡楚城居十郡風流盡不如此去且隨彭蠡
鴈何須不食武昌魚仙人樓閣春雲裏賈客帆檣晚
照餘大別山前江漢水畫簾終日對淸虛

送顏隱君還常州君來視其姪中書子進士

北庭綵袖日邊闈南甸青山海上分阮氏竹林推叔
父謝家玉樹有郎君河關曉發隨燕鴈江路秋帆拂
楚雲歸向惠泉携舊客菊筵開酒送清芬

十六夜尹舍人宅次劉汝忠韻

今年月色倍常年今夕還如昨夕圓江上黿鼉皆有
窟塞南鴻鴈不同天坐進宿霧開風館酒罷餘輝散
燭筵忽聽玉簫傳鳳曲瓊樓高處綵雲偏

九日獨酌簡何太僕

無客秋堂菊自芳寒城獨酌對重陽愁來轉覺登臺
懶病裏誰傳落帽狂海內弟兄非異姓楚南賓客本
同鄉十年躍馬從君地風雨看花意不忘

冬至

小至燕關眺望深吐雲山谷氣陰陰異鄉酦酒誰相

醉獨客篇詩秪自吟入面風霜增老色向人梅柳動
春心江湖更發南尋興極目茅堂楚岸林

送杭大參之河南

十年京國重才雄汝鄧山川喜借公杜甫交遊傾海
內謝家兄弟擅江東褰帷正屬齋癈日開府元當控
扼中冬暮遂看南去節楚天春望北來鴻

同馮光祿登慈仁寺閣

今度慈仁寺閣遊翠烟冬日抱重樓冥冥繡拱盤空
界裊裊丹梯接帝州立傍星辰天北極坐看雲霧
海東流也知光祿高情興自合題詩在上頭

哭以道

淚墮平生邂逅吟想君垂死更傷心天涯見面愁雖
減海上傳書病已深萬里艱難歸葬日百年哀怨絕
絃音他時若挂留徐劍忍向橋山覓墓林

送以正歸其兄櫬還關中二首

賢兄客死在燕山令弟將歸陜路難哭向北雲扶旅
櫬望窮西日見鄉關原鴒雪羽飛偏急屋樹春花發
自斑岐路斷腸生死別暮天廻首淚潺湲

二

君家昆季總能文哭友那堪更送君嗚咽黃河流渭

水迢遥白雪度秦雲郎看斷鴈離群去况屬連枝落
葉分少弟長安終日望西来消息早相聞

二月見梅

二月寒梅開滿枝素心寧與艷陽期攀桃映李千花
妬弄日含風一樹垂不向天涯傷歲暮豈緣江北見
春遲巡簷一笑聊相慰鬪色爭妍非爾時

送蔣子雲冬官病還揚州

卧病長安不出門話歸南國暫留尊春来日日風塵
色海畔冥冥天地昏坐傍桃花停岸舸行隨楊柳到
江村楚山亦有蘼蕪草遊子空傷萬里魂

九日同張膳部劉符臺遊法藏寺

東林地僻無人到九日天清有作尋在野興深增感
慨望鄉心遠慰登臨叢篁雨颭春墻碧老檜霜留古
殿陰共酌昏鍾驅馬出獨聆風鶴送餘音

詩上郭价夫内翰兄聊寫隕珠之痛兼致夢蘭
之望云

四十生兒身未老萬行哭子淚難收作看入掌明珠
動不見凌雲玉樹留門下公侯應有種堂中賓客尚
回頭蕙蘭若報三春夢消息先寬二老憂

對雪

九衢飄雪亂人行獨坐閒堂烟霰生曲檻回廊輕駐
景疊雲停日重含情風前花絮疑三月天外樓臺望
五城出塞燕歌翻自苦入筵春曲向誰成

閣直立春日雪

天門望雪瞻華葢御苑迎春試碧桃彩色向明通散
帙鑪烟當晝引揮毫雲連睥睨銀城迥風繞罘罳玉
殿高綵仗數移西闕宴金花虛映北宮袍

送崑山王令還

九霄懸節朝天至萬里揚帆上斗回海甸風流無陸
謝漢京詞賦有鄒枚青凫野送高旌駐綵鷁江行疊
鼓催悵別忍看燕草色寄詩須折早春梅

懷寄邊子

汝從元歲侍　今皇誰念　先朝老奉常一出雲霄
空悵望十年岐路各蒼茫春天縹緲金莖露晝日氤
氳紫殿香獨有揚雄尚陪從白頭抽筆賦長楊

題嚴内翰賜扇

端陽綵扇百官傳每歲宮臣賜獨偏君去翰林供奉
久始来經幄拜恩年領從熙閣風先動捧向雲霄月
並懸象數銀鏤倍光寵好揚薰吹助虞絃

寄題鄭園

三山今有鄭公園避俗從來亦避喧就竹青青垂谷
口花林霧靄覆桃源天邊鴻鴈春寥廓海畔蛟龍晝
曲蟠南斗尺書招隱意白雲叢桂幾攀翻

立春日

楚客年華悲塞國燕京春色念江潭香迎苑雪梅先
放翠入宮烟柳乍含行在旌旗猶駐北朝正冠冕自
通南青山起策青藜杖白髮羞看白玉簪

送陸舍人使吳下

柳拂清江畫鷁飛節旄更喜便南歸廻風樹裏吹一作催
官騎返照河邊上客衣北固樓臺秋寺遍長洲花
草故宮非登臨莫惜多詞賦吳下才人是陸機

送徐舍人使南都

御書親奉出金扉草綠南徐四牡騑江上登臨鄉思
遠客中離別宦情微潮生鐵甕[illegible]前代雲起金陵識
舊識悵望一春詩杜冷有誰吟對省中薇

送秦豫齋南歸領教安仁

兩年京國喜同遊忍送孤帆下瀟洲世事悠悠鴈南
去客懷渺渺水東流雲間樹色通吳會月下潮聲過
石頭聞到錦江三畝宅開門遥對萬峰秋

送李長廬先生

十年相見倍相親風表依然道義存幾憶趨庭陪鯉
對無緣縮地拜龍門停杯慷慨論前事撫劍踟躕感
舊恩一別重逢更何處鴈聲東下海雲昏

送徐主事還金陵

送客出門三月暮片帆遥見石頭城南方山水登仙
興北望星辰戀主情花暗河津天雨細月殘江館夜
潮平鳳凰臺上重回首六代繁華野草生

送夏少參之蜀

岷峨東下江水流劍閣西來烟霧收黃牛峽隘幾人
到金馬臺荒何處求父老三巴應渴望丈夫萬里是
奇遊錦官城外經行處古柏祠前拜武侯

至日過徐德章

竹門寒旭鳳城隈春氣潛浮地底灰世路十年長不
定客懷此日更難開天邊梅柳垂垂發歲暮陰陽冉
冉催見說吳江酒船到即拚留飲夜深回

陸子樓夜集

客來繫馬樓前樹暮倚危闌對雪峰人世百年還易
過天涯此會亦難逢浮烟近接千家市落日遥聞萬
井鐘殘歲良宵俱可惜紅塵分手莫匆匆

望雪

中原日見黃塵生上國空懸白雪情當書風雲無忽
散久晴江海凍難成農人隔歲猶須慮冦賊今冬尚
未平安得時和人吏樂普天無盜勸春耕

送周令之蒙城

少年學道天下無白首談兵氣尚麄郎位星辰瞻百
里縣城山水接中都留侯黃石橋邊履葛令丹砂海
上爐暫向風塵淹老驥擬看雲影候仙鳬

函谷草堂贈許廷綸

萬里河山一草萊百年松檜此堂開晴瞻華岳青天
上晝望仙人紫氣來避世且耕歸馬地乘時須起卧

龍才長安送別風塵暮洛日嵩雲首重回

寄康子

十年朋輩飄零盡海內兵戈戰鬪餘花劇秦川誰見
汝鴈稀燕北渺愁予碧山擬著潛夫論丹壁應藏太
史書自咲此身今更出風塵空望白雲居

壽羅山胡侍御

直道清風天下重壽年况復古來稀江邊舟楫非忘
世海內干戈早拂衣白石靈芝春自長秋山黃鶴徙
高飛更喜繡衣經故里遥看綵服拜重闈

和王司封

仙省新詩幾度傳一吟鄉思一凄然許身自比南金
重浪迹聊為曲木全燕地湖山春酒畔楚天風雨夜
燈前看雲聽鳥同今日躍馬登龍憶往年

送李公從地官

鄉路春行傍九河　帝京晴望五雲多城邊金鼓花
時發海畔樓船日夕過樹映仙郎添寵色草迎遊子
助悲歌同朝更待青霄節並馬能忘白玉珂

用韻答以行

無客琴書晝掩堂有詩先夢謝家郎雨來碧草違添
色風過紅蕖不斷香多病更逢愁是敵此身那得醉

為鄉巷南巷北稀相見偪側歌殘送夕光

石磯

石磯無伴滿蒼苔秋杜春蘭晚自開江日烟波雙鳥
去楚天風雨一舟來釣鰲獨有滄溟興夢鶴誰知赤
壁才芳草歸人不愁思水雲山郭見章臺

元夕以道宅同蘇管二君子

烟滿春城夜色凝露融金掌月初升愁邊鼓吹頻催
宴欒裏樓臺盡放燈四海朋簪今有盍十年岐路已
無憑相知更遇秦中倦欲贈瓊琚恨未能

輓范君山和其絶筆詩

老去詩篇興未休吏情終日悶滄洲寒江夢落烟波
斷南嶽魂來霧嶂收一別人間真異世十年天上可
同遊魚龍寂寞瀟湘冷誰采蘋花薦晚秋

雲卿見訪次韻

悠悠世路誰知己莽莽乾坤獨愛才近接南州留下
榻乆開西閣待傳杯雪霜暮向天邊盡鴻鴈春從海
上來細柳明沙相送地不妨騎馬夜深迴

封君許太史公壽章

仙人親捧紫瓊編鳳鳥雙盤赤錦箋天上封章傳翰
苑山中壽酒屬春筵星辰影動台垣裏林壑光生海

岳前回問郎君碧霄路石麟金馬玉堂懸

過寺訪以行

今年春色倍堪悲禁爾看春病起遲總矚太行雲斷
處坐開江漢鴈來時柳香漸撲燕姬酒草色頻催謝
客詩更欲息栖尋野寺細蘿芳杜碧山期

送戴進士時亮

戴生長嘯出燕州知爾尋仙不可留相望有時攀玉
樹此行何地訪丹丘乘風遊鼓洪濤杌觀日回登滄
海樓白晝果然生羽翼青雲奚羨帝鄉遊

登樓觀閣時王令明叔邀張用昭段德光王敬

夫康德涵四子同遊二首 以下秦集

百丈丹梯俯翠岑千年壇殿肅陰陰風吹陸海黃塵
暗雲去函關紫氣沉春花夕屬絃歌邑勝地還成翰
墨林香山洛社俱寥落文采流傳直到今

二

峻閣含風落照孤憑高千里視平蕪鳳笙錦曲春縹
緲瑤草金光晝有無采藥幾時尋碧海種桃無復問
玄都五陵冠劍豪遊地猶是長安舊酒徒

輞川

飛泉萬壑涌藍水灰徑千峰入輞川野老豈知旌節

到世人空作畫圖傳黿鼉岸坼深無地雞犬林開忽
有天即此買山堪避俗桃源何必訪神仙 深一作旋

華州作東桑汝公

秋城雨色靜微塵過陝山河望轉新天上岳蓮開二
華雲中關樹引三秦追遊少小還今日浪迹乾坤任
此身乘興欲攀仙掌去未知登覽共何人

東林書院

東林精舍接東城出谷先歌伐木聲氣象乆瞻程伯
子掘趨今見會諸生芝蘭入室香俱化桃李開門樹
總成河渭滔滔同向海濟川舟楫幾時行

劉士奇張時濟過觀雪竹

梟梟朱絃留上客泠泠脩竹對高軒重層舞雪銀花綴曲檻回風翠葉翻湘浦珮環臨渭浦奏閑詞賦擬梁園從今開徑延三益聊共傾壺散鬱煩

送胡承之北上

秦關迢遞南山曲漢闕崢嶸北極長揚策恥誇終孺子上書不學老馮唐手遙銀漢仙槎影天上春雲畫省香此去中朝才子列定知詞賦有輝光

送盛斯徵巡撫四川

向來才籍九重知此去勲名萬里馳玉壘霜威侵斧鉞錦城花色駐旌旗征南諸葛籌先定化蜀文翁事更宜巴水秦山元自接好音莫遣北來遲

七言排律二首

平夷所老人　使集

平夷老人髮兩肩哀哀淚落古城烟歲收斗粟輸田賦日向諸鄰乞米錢風雨饑寒趍路側子孫流落避兵年青春有伴難還土白首無家尚戍邊官裏征徭何日已軍中苦樂古來偏魂驚戰鼓心猶怯骨中飛狐肉盡穿獨去負戈巡夜戢誰來銷甲種春田　朝廷德意思柔遠闆幄謨猷在識先夷狄本為王者外卒徒能受帥師憐敢愁溝壑填衰謝只擬封疆息穢翔我願麾前法唐將籌邊有策到今傳

寄李郎中　家集

星辰盡省鳳凰池同接金門白玉墀庭樹書閑鶯碧幕苑花春好並金羈西京車馬誰言樂東漢衣冠忽已悲萬里鄰難歸故土兩鄉迢遞限雲逵青冥垂翅人皆惜白日批鱗世所知天上神仙元有謫古來賢聖本多危陸機入洛名逾盛司馬遊梁賦益奇海內競傳高士傳　朝庭誰訴黨人碑齊堂雷震冤臣出魏闕天高獄吏欺千古死灰安國淚萬年哭異廣川辭虞羅亦放冥飛鳥卜獵何煩後載羆得失竟須知塞馬榮華終不易塗龜嗟予蹇拙慚君匹念汝風流實我師索處自應思故舊生涯今已笑支離遨遊昔忝登龍會驚下深懷附驥思貢禹王陽同出處鍾期伯子是交期河陽雲樹情俱苦渭曲烟花願豈違回首西山多寇盜扁舟南國有旌旗腐儒潦倒愁溝壑遊子飄零枉歲時路阻時危難會面不禁涕淚望君悲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五言絶句七十首

兵書峽 使集

空巖一卷書緑苔字廕滅志决功不成千秋有餘烈

絡緯吟 以下家集

絡緯催寒女悲吟入總幃秋風啼不斷相伴下鳴機

雨後十首

水漲孤村白天垂四野青開門秋雨霽閑步郭西亭

二

竟夕雨連舍今朝雲出溪輕雷千嶂外斜日數家西

三

三日不出門草長門前路登樓一水明倚柱千山暮

四

人歸郭門樹鳥噪野田風雨散高城上日落深澗中

五

畫角城隈起風吹響入雲清秋易生感深夜更多聞

六

遥看三角山正在雲生處日暮山中人空攀荔枝樹

七

片片白鷗鳥看人隊隊飛沙頭莫相認與爾久忘機

八

檻倚崩沙出籬通亂水過家人休掃石自愛碧苔多

九

朝聞城西鍾暮望城西寺寺傍二古松長藤垂到地

十

塘邊楊柳樹春條秋未摧已送黄鸝去還看白鷺來

八哥

窓前八哥鳥學語太輕狂何須似鸚鵡自遣羽毛傷

獨坐

獨坐鳴蟲起秋懷已不勝西風窓下度木葉灑寒燈

獨立

獨立對秋陰冥冥望河渚只見沙上烟不見烟中雨

風雨

西郊秋日暮雨細更風斜應為重陽近來催菊著花

長安

白雲望不盡高樓空倚欄中宵鴻鴈過來處是長安

簡趙雪舟乞菊二首

聞道君家菊黄花爛熳開若能移贈我端勝白衣來

二

我有白玉酒君有黄金花相看九日到分送野人家

九月桃梨花
九月桃梨樹花開滿故枝寄言車馬客不是豔陽時

寄劉東之憲副二首
百里山河外孤城雨雪中遷鶯猶未起應是待春風
二
長安經歲別日日望春歸不及隨陽鳥雙雙又北飛

寄孫世其四首
騣裏如龍馬長鳴碧草萋莫將千里志楚悔蹶霜蹄
二
對書當為讀對食當為飽平生無限事努力在遠道

三
戴生壯上日吾吟寶劍篇相過若相見高詠亦堪傳
四
旅食京華暮那能不悄家封書何日至寒鴈一行斜

白雪曲十首
美人朝玩雪置酒臨高臺秖疑仲春月風送落花來
二
舞雪流中堂揮袖拂不去細看簷外花半著庭中樹
三
暗逐梁塵起潛隨燭影流似憐歌舞處故故入高樓

四
弱雪不到地宛轉高雲裏疑有飛花落風廻更吹起
五
梅花開雪中相看鬪奇絕常教雪似花莫遣花成雪
六
杲杲胃城烟皚皚積暮天六花呈此日三白兆新年
七
豔曲燈前囀輕盃掌上揮開簾炫積素當戶挹流輝
八
駿馬黃金鑣胡鷹赤錦絲風搏千里翮雪點五花毛
九
公子狐白裘馳馬城東陌不見馬行影但見雪花白

十
簾幃照明雪美人起常早行看玉階上一夜長瑶草

出寺
春遊翠微裏晚下白蓮臺立馬還回首青山暮雨來

顥上人送茶
霽霽雲中秀山僧採相餉我有毒熱腸此是清凉味

雨雪歌
千巖雲電烈萬室風霆翻中宵雨撼壁平明雪滿山

小景四首

樓閣倚江濱桃花照暮春安知看花者不是武陵人

二

草閣散晴烟柴門竹樹邊門前有江水常過打魚船

三

照日楓林赤含風菊蕋黄家家白酒熟何處過重陽

四

遠岸凍雲落高林寒日斜前村昨夜雪聞説有梅花

寄李獻吉二首

君作梁園客予登楚水臺春風河上柳不寄一枝來

二

渭水天邊樹黄河日暮流春來千里外知爾故鄉愁

題畫

翠壁層層合高松颼颼寒白雲晝不掃常滿石闌干

空屋見桃花

山桃空屋裡轉從未還家獨有春風到猶開滿院花

聞蟬

二月寒蟬至衆鳴亂葉中林花滿眼發蕭颼似秋風

登樓

獨坐高樓上看花淚暗流東風無限好日暮使人愁

邀劉文直不至

劉郎招不至嗜酒世間稀爾是劉伶後何妨荷鍤歸

席上分得時字送豫齋二首 以下京集

澤國登樓處江船見月時回書寄來使多是客中詩

二

花影晚離離遲遲動遠思清宵不成寐山雨到窗時

雙梧草堂二首

君愛堂前樹差峩碧幹雙相思秋月下楓子落雲窗

二

記得別草堂采采桐始華銀床飄一葉秋到美人家

扇面小景

山色碧於苔晴窗日日開遙知抱琴者應為看山來

題畫二首

緲緲春山雲離離春江樹君看江上山不是人間世

二

古洞入青冥山通武陵渡漁郎莫放舟恐失花間路

飲鮑以忠

萬户夾垂楊君家大道傍相逢一尊酒何惜醉他鄉

謝泰公饋杏

饋我高林杏開函爛如火安得抵樹園從公問真果

送泰公茶

英英白雲華采采六山秀〻爲開病維摩此味清凉否

晩出左掖簡薛君采二首

玉河廻宛轉丹闕對嶙峋出入雲霄上蹉跎江海身

二

露重芙蓉舘雲輕翡翠城文園病司馬消渴望金莖

清明二首

城南好花樹不作看花行恰好人來日春風不放晴

二

何限新桃李春來樹樹花不爭風雨惡無奈委泥沙

秋日簡川甫

紅葉飜霜書青苔積暮天若無𣏌子過誰問子雲玄

答施生二首

二泉門下士海内早知名通家一書札萬里各含情

二

日射江門動龍蟠海霧生排空有羽翼不上九天行

至日答良伯

天邊登北樓歲暮望南國江梅與塞柳莫問春消息

十六夜賞月野塘宅

今夕非昨夕清光依舊多後庭開月燕窈窕轉春歌

鳳縣 秦集

畢郢藏龍地南岐集鳳岡嘉陵江水色萬古向西康

六言律詩二首

上元葉邦重别墅歸 家集

昏鐘野寺到郭晩飯人家出村斜日山顛水面東風萬戸千門星河渡口深夜燈火城中上元猶似去年今夕不堪烟景銷魂

盩厔清明日 秦集

客裏逢逢令節城中不見繁華南山漠漠烟遠清渭迢迢日斜獨樹桃花自發高樓燕子誰家可惜年年

春色催人白髮天涯

六言絶句六首

贈賀司敎先生 以下家集

春風桃李絳帳朝日苜蓿空盤王公不忘温飽鄭老豈爲飢寒

一賤一貴世態有憂有樂人情應鯉閙兩夫子知魚濠上先生

江南思四首寄曹毅之 以下京集

燈下雨鳴秋舫浦口潮廻暮鐘何處相思不見江南開遍芙蓉

月冷荒祠苦竹秋淸玉殿蒼苔一望雲帆無際沙明
白鳥飛來
細雨寒城催棹夕陽孤嶼鳴鐘到寺莫題蕉葉渡江
爲採芙蓉
竹淨娟嬋帶月山寒杳窅沉暉天邊晩樹獨眺江上
春潮客歸

七言絶句四十八首

玉菴 爲黔國賦以下使集

虛閣淸風竟日留白雲晴對小窓幽我題名字琅玕
上珍重霜標柰得秋

遊黔國魚池四首

小岸城邊上輕舸一溪宛轉向魚池水藤漾漾荷葉
暗棹入中流總不知
池邊二十五亭臺箇箇朱窓向水開亭下扁舟蕩雙
槳打魚送酒幾回來
半竿斜日踈蒲明兩岸人語鳬不驚菱葉拂衣香柚
擧秋風吹浪綵舟輕
三陣五陣打荷雨一點兩點照水螢笙歌留客不知
夜燈火迴舟直到城

夷陵

夷陵城邊江水渾無數輕帆落遠津萬水雲中三峽
路猿聲愁殺渡江人

溪上水新至漫興四首 以下家集

溪上水生三尺深茅堂淸夏氣蕭森無錢即買扁舟
至繫向門前柳樹陰
雙飛鸂鶒戀靑莎對弄蜻蜓愛碧波一夕水風開菡
萏畫船齊唱採蓮歌
菡萏風前花不稀菖蒲雨後葉初肥黃鸝白鷺知人
意來往鷗鷀洲上飛
碧沙靑泥俱可憐白鰱赤鯉不論錢莫嘆鄰翁生計
拙買船沽酒過年年

秋日雜興十五首

寒蛩啼斷權園空萬樹凋傷八月中只有南山蒼桂
在一株花發向秋風
雨花風葉總堪憐海燕江鴻各渺然莫向高樓空悵
望暮蟬多在夕陽邊
野亭千橘未全黃靑柿紅梨俱待霜南鄰老翁種橡
栗已見兒童收滿床
紫蔓靑藤各一叢野人籬落菅西風郊扉遠絶誰能
到秋日蟲鳴豆葉中

道上高墳古欝林夕園空鎖碧藤陰人言啼鳥多情思却爲誰家作好音

急杵繁砧一郡秋西風落月萬家樓不知塞下征人怨但見閨中少婦愁

八月飄零九月來天時人事太相催千紅萬紫都看過只有黃花與白梅

荻岸秋清似畫圖風高沙鴈起相呼何如莫去瀟湘上借爾烟波畫引雛

釣臺臺下漲水清釣臺臺上秋草生當年誰是持綸者賢隱山高萬古情

溪上茅齋楓樹林渚雲沙日共陰陰連朝不遣家僮掃紅葉蒼苔一尺深

相林楓岸過宜看楊柳芙蓉不柰寒最愛高樓好明月莫教長笛倚闌干

斜日村原秋水多家家門巷好經過繁絃急管休相聒田父山妻自鮮歌

蒼崑携子戲波瀾慵惰輕鷗不下灘白鷺照影秋塘裏似爾心情亦太安

鱍鱍鯉魚三尺身纖鱗照水白如銀未須更論成龍勢只在溪中亦有神

竹前沙寒野日低門前秋草不成蹊山禽汝亦何多事來向棠梨樹上啼

雞鳴曲三首

雞鳴城中滿樹霜青樓旭日照流黃鳴箏錦瑟秋塵裏玉鴈金蟬共一行

青樓遥臨大道傍美人雞鳴著繡襦誰家公子過樓下那不繫爾千金駒

樓上羅幃映早霞不須重門鏡中華春蘭秋菊皆零落爭似菖蒲不作花

喜戴仲鶡得鄉薦二首

梁園禾苑却空秋夾道槐花照綺樓試問東瀛海邊任何如金明池上遊

馬上秋風得意歸丈夫豈是愛輕肥傍人休訝新年少曾向長安作布衣

慰任宏器諸友失第二首

莫將遲暮怨飛蓬萬事還須問塞翁黃鵠但教毛羽在不妨失意下秋風

青雲白髮太難平去鴈來鴻亦世情我亦少時曾得意十年回首是浮名

黑龍潭

白雨還從白日來黑雲低映黑龍臺空思乎鯉臨淵
嘆未掣金鰲跨海回

過先墓

愁摧斷柳柳還稀淚灑殘花花更飛一寸未忘遊子
綠萬年難免老萊衣

野屋

野屋雙飛燕子低短簷千尺柳條齊桃花片片紅臨
水小麥纖纖青映泥

對菊四首

三間大夫不願醉五柳先生不願醒一醒一醉緣何

事坐對寒花烟滿庭
菊過重陽開更繁城中車馬未曾看種來本是山家
物白露青霜共暮寒
檻畔輝輝纖月斜幽香獨立歲年華多情似與詩人
約一夜還開四五花
露委烟斜更有情黃花點蕚太分明只教秋色常為
主莫遣西風怨落英

蒲萄二首

晴闌晨晨風鬚動著架垂垂露乳寒却憶高樓清夏
日美人常對水晶盤

漢家蒲萄出西域斗酒曾博涼州戍當日誰知使者
勞至今人種蒲萄樹

簡賈司教二首

郭西茅屋帶峰巒竹徑花開亦可看騎馬自來還自
去無人知是廣文官
古壇雙樹挺秋烟廢院殘花照暮天門外掃除無俗
客我來時復伴青氊

吾郡古要害地也閑居興懷追詠古跡作詩八
首

西來一道是淮源南向千峰盡楚山風雲尚擁蛟龍

窟天地曾開虎豹關
寂寂孤城中伯宮廢園遺沼盡堪哀繁華惟見東流
去歌舞空傳此地來
南山西嶺白天來翠壁丹崖映日開不見當時臥龍
者只今惟有釣魚臺
仙人昔返上清家留下仙壇號紫霞世人不識蓬萊
樹道士空餐松栢花
郡西山畔舊禪宮朝暮風烟多不同已見樓臺翠微
裏更聞鐘鼓白雲中
震雷山頭石潭水夜夜蛟龍行雨歸青春下與滄溟

會白日常聞霹靂飛

楚關申戌鬱茫茫野草春沙更斷腸山頭僧住何年
嶽山下人耕古戰場

故謝城邊溪水流郢中風物更堪愁行人欲問陽春
曲此地猶傳白雪樓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七言絕句九十七首

別相餞諸友

雙井山邊送客時滿林風雪倍相思西行萬里邊回
首太華終南落日遲

友人夜宿

相逢猶憶十年前青草書堂溪水邊四海交遊今殆
半幾人風雨對牀眠

題馮大京畫蘭

雨葉風花獨奈寒國香不借曲闌干國香空谷無人
見耿王輝金盞兼看

適堅山寺

誰謂高僧不可逢出城西望有雲松騎驢不畏青泥
坂拄杖逢尋碧玉峰

雨中看花七首

溪上雨色晚來頻枝頭花朵太禁春滿林煖爛誰覺
汝一樹分明獨惱人

連朝風急雨滂沱樹頭葉暗花不多縱使明朝風雨
息奈爾狼藉奈愁何

昨朝日照花盡開今朝雨多花可哀由來落花無根

帶隨風吹去又吹来
正月巳放山丹花二月桃杏似雲霞城中少年紫騮
馬日暮来尋碧玉家
郭外春風次第来杏花開後桃花開近城早花開巳
謝狂風猛雨更相催
紅花紫蘂千萬枝日夜雨打更風吹牡丹芍藥莫太
驟暖日晴烟開不遲
牡丹雖遲是花王芍藥留之殿春光好花元待後時
發穠李妖桃空自狂

雨西谷邀飲山寺朝信不至詩以促之

廣大邀客寺亭幽此是春山第二遊立馬望君君不
到不知沽市為誰留

任洪器草亭四首

節簷當午溪雲度花重寒枝閑曉庭芳草閉門春寂
寂東風吹雨半池青
薔薇深院無行跡風到閑門掃綠苔明月滿庭香襲
襲野塘新水藕花開
繞屋南山秋色靜數枝寒菊一籬烟酒醒讀罷秋聲
賦風落松梢響石泉
門外水流雲自起雪峰半出草堂西孤舟欲作山陰
夢月冷梅寒共一溪

岳豫之小畫四首

溪上水生茅屋底溪邊風急樹顛狂山中車馬何曾
到祇有雲松盡日蒼
碧江樓閣夕陽邊萬壑千峰半暮烟江上長松一千
尺月明常繫打魚舡
百尺孤城對碧山層層樓觀倚雲間水明沙白風濤
靜更有何人到此關
樹下茅齋當晝清江邊寺閣倚新晴蒼苔石徑無人
到獨有幽人江上行

元夕懷都下之遊五首

憶昨長安元夕来五侯絲管上樓臺已見炬如千樹
列更看燈似百花開
龍岫層城接御溝香車寶勒夜深遊花坊競買千金
帶綺陌皆懸五色毬
夾路香塵夜不開萬人爭道看燈来金波宛轉千門
裏銀漢逶迤一道迴
紫禁煙花一萬層鼇山雲裏見崚嶒繁星散作宮中
炬明月来為殿上燈
白馬金珂上苑東六街歌舞散香風豪遊已作三年

夢愁對春燈此夜紅

題潘秀才吹笛畫扇

幽人横吹滄江靜滿江月白青山映好作穿雲裂石聲夜長恐有蛟龍聽

寄岳陽龐推官四首

君同謫宦留南郡予亦辭官歸故鄉同是鳳凰池上客江湖千里轉堪傷

洞庭湖邊花柳新岳陽樓上更逢春閒來載酒題詩去還似當時賈舍人 唐賈至謫巴陵

三載江城佐郡郎十年天上舊鵷行曾持畫省郎官

筆况著瑶墀近侍裳

湖水春來不見沙九疑南望是天涯軒轅臺上清風樹湘女祠邊日暮花

閨情 以下京集

秋風嫋嫋生羅衣美人夜泣紅燭微郎騎白馬臨邛去樓上年年燕子歸

晚至昌平寺中

度盡青溪十里霜寒蕪落日下蒼茫山城薄酒無錢貰晚飯僧家石耳香

雪中漫興

長安雪花亂如雲複道層城望不分行客莫傳五侯宅畫樓絲管晝紛紛

寫情

莫將錦瑟怨年華柳絮飄零夢謝家小院迴廊鎖春晝何人來為掃庭花

送鄉人還

楊柳花飛無草青故鄉南望幾長亭城邊客散重回首愁見孤鴻落晚汀

聞歌

明月曾隨秦弄玉碧空遥度楚行雲莫言此曲終堪

聽孔雀東南各自分

諸將入朝歌十二首

北掃燕齊南楚吴風吹殺氣散輿圖蓬萊山下朝諸將 天子戎衣受虜俘

大將龍旗朝 帝京 至尊親遣貴臣迎侍中獨領嫖姚部戰馬皆歸龍虎營

羣公陪宴柏梁臺殿上傳呼萬壽杯元戎節鉞來江上使者樓船泛海迴

河濟江淮血不流中原萬馬一時收黃金未散成功士白蘇先梟敗將頭

河北諸軍盡有名雲中驍騎本輕生金裝白馬[illegible]
出不見長安子弟兵
玉佩金貂列上勳椎牛殺馬犒三軍萬里旌旗天上
度滿城金鼓日邊聞
天下山河首洛中漢家州縣滿山東將軍不畫麒麟
像士卒休論汗馬功
龍虎金陵擁　帝居吳關水府控淮徐樓船一鼓風
波力滄海鯨鯢作釜魚
閣下千官侍鳳樓苑中　天子建龍旂豹房虎圈先
拜賞武帳前邊賜姓侯
戰士歸來皆武冠紫纓騮馬跨金鞍可憐萬國城頭
月照見沙場白骨寒
少年生長在邊城介胄南征蟣虱生馬上朝來橫吹
曲梅花一半是吳聲
杲杲扶桑朝日升東臨碣石海波澄正德七年誅叛
賊大明八葉覩中興

樊駙馬府中宴

主家行酒雙玉杯上客不醉歌頻催秦女簫中明月
度鳳凰樓上彩雲迴

閣內杏花

東掖杏花開不遲日邊春色獨先知未薦玉盤千歲
實空看（一作錯）仙閣五雲枝

孫太史宅贈呂揮使二首

壯士承恩天上還黃雲白雪暗西山破虜未傳青海
曲封侯須到玉門關
白馬騂弓出薊門相逢意氣倒金尊功勳要識將軍
呂文字先看太史孫

贈薛君采二首

五花似玉麒麟骨八尺如龍騕褭身千金臺上求非
易萬馬羣中認未真
爾夢仙人海上行蓬萊清淺不勝情金門再見東方
朔咲指蟠桃花更生

送韓汝慶還關中二首

六月西山雷雨低長安城中十日泥君騎鴻鵠冥冥
去此地愁看燕雀棲
華岳雲臺萬里情高秋落日眺秦城黃河一線通滄
海身在仙人掌上行

燕京十六夜曲四首

御河橋畔千尺臺燕京女兒踏歌來臺上歌鐘日夕
起橋頭酒壚深夜開

萬歲山頭鎖玉樓十王館中人不遊中宵金鼓雲間
動翠輦龍衣過五侯
九衢車馬似山河萬金買燈不道多已留華月照歌
舞更放香風吹綺羅
月高羅遊關九關暗塵吹污香霧鬟誰家少年亦太
惡拾着金鈿不肯還

苦熱行十首

六月十一日苦熱奪伏爭秋畨太强燕京何限好樓
閣袒走狂呼無地凉
日午放朝車馬頻中天風火促飈輪侯宮戚館氷山

冷赤日黄埃渴殺人
宮裏傳氷賜從官含霜弄雪白雲寒銀牀畫鎖瑠璃
井玉殿陰沉瑪瑙盤
午門朝罷午時過千官萬馬汗成河莫道宮中愛長
晝長晝宮中樂事多
西山松柏千丈臺陰崖脚踏層氷開巖樓洞閣生霜
雪綃熱衝炎誰為来
長安萬家懸氈裏風捲塵沙當晝起五侯堂上氷成
山朝見成山暮成水
城西山峻火雲峰冊梯無路躡芙蓉白石寺前堪避
暑昨朝雷拔殿壇松
赤地驕陽草不生河潭霹靂懶龍驚鑾旂后羿非吾
父莫放青天十日行
晝夜蚊蠅飛滿天穿幮撲帳攪人眠乘炎赴熱雖吾
畏露打霜飄不汝憐
胡馬炎天動萬羣昨傳逆水殺將軍　王師六月殲
玁狁兵氣遥蒸瀚海雲

內閣荷花二首

誰送仙葩此地栽綵雲飛掌對蓬萊雕闌玉檻圍花
發不放金盤十丈開

風吹菡萏並頭開水照金魚隊隊回映日跳波珠易
碎接雲步障錦成堆

送單丞之金壇因訊養和

單丞君問金壇宰為見風流御史才到日琴堂定無
事松廳竹檻對江開

雨望西山

碧山鳴雨過嵯峨湖水風增萬丈波千尺浮圖清暑
殿高寒白石細盤䕶

送王提舉

日出帆高烟水空嶺雲遥在粤大東此行不為浮江

他日須傳煑海功

東嵒亭

卜築東嵒白石矼孤亭臬臬出烟江細分楊柳開風
檻倒影扶桑坐日牕

椒軒

春開軒地引紅椒錦樹西江望不逢當户踈簾君結
實背岡茅屋憶行條

寄少谷山人二首

武夷九曲上仙庭錦疊青天萬仞屏下望神人釣鰲
石北風吹霧海冥冥

台嶽中峰綵霧生石梁遥挂赤霞城仙潭尺素傳雲
鯉報爾今尋華頂行

送陳進士還江西

廬山高起讀書臺萬卷少年今日開九派江流何處
入海風吹浪楚帆來

張子近得道士飲鹿血術欲試未得吾家有一
鹿欲取血飲張子臨庖哀呼不忍見死乃作詩
遺張子焉

聞食玉脯飲丹血補腦還精身體輕刀几即看象一
死道人那忍說長生

送甥朝良讀書梅黃山下

聞汝讀書山之中閉門千峰無萬峰但知高風曾飄
麥不論丁生解夢松

宮詞四首

杳杳高城南苑陰苑中日夕翠華臨城邊獵騎分行
逐射得黃熊索賜金

碧草萋萋生御溝垂楊嫋嫋夾朱樓窓臨北斗空中
起水接銀河天上流

微霜淒淒金井欄城頭月出凍雲殘玉樓高對蓬萊
雪誰道宮中夜不寒

宮中夕寒花不開金屋沉沉玉殿苔纔見高臺燈火
下更聞前路管絃催

寶鷄縣 以下秦集

鷄鳴山下古陳倉板屋千家清渭傍曲岸逶迤淩秀
麥流渠宛轉入垂楊

漢中歌二首

漢王昔日定三秦壯士東歸意氣新旌旗牖度陳倉
口父老重迎灞水濱

燒棧登壇各有勳誅臣猛將鬱如雲關中自識龍顏
主海內爭看縞素軍

終南篇
離宮別館舊京華表裏關河屬漢家二闕天閶青鎖
障五臺雲湧石蓮花
四圖詩贈何燕泉四首
卧遊亭在古櫓園萬里軺車出塞垣天馬一從隨漢
使星槎誰復到河源　右職方奉使
河南河北望行塵露冕褰帷拜野人嵩少風雲千里
色單懷花柳萬家春　右藩省旬宣
當朝太僕世稱賢在駉常歌魯頌篇天上驌驦惟一
骨苑中騋牝實三千　右大卿考牧

西域百年通貢篚中丞萬里建旌旄坐掃蠻山開瘴
癘永令滇海息波濤　右都憲巡撫
元日
扶桑日射南山觀楊柳春回北斗城萬里冠裳還望
闕九霄車駕喜還京
畫竹
誰開素練寫烟梢欲采琅玕奏玉簫猶憶鳳凰池閣
上坐聽風雨下層霄
米元章拜石圖
節比巖巖志比堅冠裳下拜也堪憐此意世人誰解
識至今空羨米家顛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

何子十二篇

嚴治篇第一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寛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則民寡過寛則法弛法弛則民多辜故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寛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致相遠也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愼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法立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為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嚴以異其等旂斿鸞纓以繁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品等異則尊卑別矣飾繁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采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

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遂而政事清此先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總一海内者也及至後世婾惰之風長矜肅之心喪上下相容頹其紀綱而決其防限於是豪暴擅制富強肆行宗黨連結而中外勢傾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摘其細微至於一法立而百僞生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人臣莫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故法密而犯益衆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源不治而末流濫也夫操如束薪亡不折焉急如絞繩亡不絶焉故治不可急急則無不亂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綱不張則幹斜綱不振則目亂治不嚴則法壞夫嚴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於未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于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漢之吏搏如猛虎擊如鷙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而究人之罪是為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父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不怨夫非罔之而罹其罪者則罪在己而不尤其上也又何怨乎

上作篇第二

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從俗者明也物必有

敝承敝者復其盛勢必有變襲變者反其常故五帝之世循環不悖而三王之時因革並施夫世之所使時之所移從來遠矣要之其原皆出於上之所作為教夫好紛之門多創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於所致也故明聖之世則人飾義而服節汙濁之時則人跌行而喪守何也致之者則然矣正道壞則邪徑成公室衰則私門盛自古及今未之有易也正之與邪公之與私氓隷之人能辯其所好惡然所從違非者世之榮顯富厚者不在此而在彼也故五尺童子聞人稱其善亡有不喜者也至於榮顯富厚之所在則

雖有縉紳冠冕之徒亡不棄廉捐耻以附者豈其所為自喜者不如童子也勢至而利交則情動而蔽其心也是故上之人觀於時勢之變推于教化之端明義崇節而絀勢利是以正道可復立公室可復振而逐邪順私之俗可絶也漢衰帝之寵董賢而孔光張禹皆在大臣位然身視屈焉王莽之世所為臣服盡漢公卿楊雄最稱恬於利祿然且為媚作符命焉及至唐有八司馬者皆以其才而汙于王叔文之黨夫數子者或榮耀終身或貶死當世卒為世之耻詬不道于君子之門雖其所自立然亦上之所劇世之所

移也夫至著者義也至尚者節也故上以節義較天下雖有蠢愚必不以其身為標矣雖有闒闠必不以其行為名矣何者標者衆目之表而名者衆口之實也故張鵠以行賞亡不射矣署鬼以除病亡不罵矣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則有重闈之限出則有鳴玉之飾寢則有紲結之固然後淫邪不入情欲無感而修潔之行成也是故節義者士之大防也先王以此防人故立激勵之方興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安車懸旌以彰其徵累帛加璧以示其予由是義明而節崇故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雖

有汚降之時而無回面之臣豈不以上之所作邪是故義者有國之維也節者有國之衛也國之有不固者維不立而衛弛也

法行篇第三

夫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不可以有已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奸律邪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

必務以敝其法援勢者爲之沮行貨者爲之誘怙強者爲之撓造詐者爲之竊法無不敝矣故法不可以有巳也法不以有巳則上不得貴而下不得請貴請不行則上自天子之門俟王之宮太子之家公主之室下至貴戚之臣近幸之人鷙猛之吏豪俠之民亡不得行其法者矣故貴請不行則法行如流是故法不可以有巳也千金之寶可以借客十金之寄不可以與人也非愛十金反不愛千金也寄也有所受也巳不得有也夫法者人臣受之天子非人臣有之也天子受之天非天子有之也巳不得與而人不得辭

故有涖公主車馬則后弗敢怨邀太子車駕則君弗敢怒罪戲弄之臣則天子不得私執豪俠之民則公卿不得關說此法之行也昔者漢高斬丁公武侯斬馬謖皆垂泣焉夫丁公於漢高至恩也馬謖于武侯至昵也垂泣者至私情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故法不可以恩昵而私情恐也昔者石奢爲楚王相父殺人縱父而以身請罪王赦之石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貫國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死李離爲晉文公理過聽殺人曰王以臣爲理乃不明而過聽殺人臣當死也王曰子休矣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

刑則刑失死則死臣之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也夫死者人情之所愛而二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明法也由是觀之法非不得以釋人雖自釋亦不得矣夫法清則政寛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威者刑中而不可逭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不中者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爲可愛而與巳則亂故以之飾喜怒行愛憎矣復恩讐以制毀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智以易章程文之以深辭鞫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事不循其實對簿繁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公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僞蠭起矣夫炎爐適于礦

鐵利刃劘于輭毛密網漏于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造善之人睹蝮鷙之吏搏擊之廁岸獄之地掩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矣故清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任將篇第四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

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失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爲功也

羸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續隳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成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成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輿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尊疑生是故千人輿瓢不如一人負而趍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推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爲田單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己而監之於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勢成篇第五

夫天下之勢不可使有成之者勢成則附之者衆也是故勢者上之所秉而下之所憑也龍之在天以雲而神虎之在地以風而威豹之在山以霧而變鯤之在海以水而化勢之使然也故人之于勢乃所以表神威行變化者也是故天下有能擬之人大舉之事必俟吾之壞而竊以濟其勢勢者天下之重吾弗可以一日釋也吾有所壞而適以濟之天下之重在彼矣故勢之濟有四不可不先也因其失而取之謂之藉資求所害而利之謂之貫惠舉其所不當而白之

天下謂之假義造端以鬼其事謂之長惑此四者勢之所以濟也昔者陳平淮陰王陵皆項羽之臣而卒爲漢用取於所失也沛公入秦約法三章去其苛刑利其所害也發義帝之喪縞素行師舉其所不當也白蛇雲氣鬼其事也是故亂非外至我有以招之勢匪彼至我有以致之故塞招亂之門絕濟世之端在有以固人心人心之固雖有能擬之徒不能奪也故籍資則無與也貫患則不利也假義則罕服也長惑則無眩也然後天下之重在我也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士之衆以其萌隸之民戍役之

卒揭竿挺鋤澤中一呼而四海嚮應者彼皆有欲起之心而俟先發者也故陳涉之得志輕在秦也夫天下之近禍履危莫過于從逆也惡安福樂禍危非人情也然而爲之誠見其禍危迫於此而徼安福於彼也是故天下不可使有從逆之民從逆之民雖欲不適彼不得也欲不讐我亦不得也彼我一間固靈有死而長往無生而反顧者也昔者沛公送徒驪山畏失期之罪故亡章邯將兵山東畏被饞之誅故降李陵深入匈奴畏反國之辱故叛夫叛背至逆節也亡降皆恥名也而三人者以不貲之身干之患害之情

害於前而不暇自好也夫天下不自好之人鮮恥弗軌之臣幸危愁苦之民願亂以三者之狀而值於君之所壞此勢成之會也夫衆庶成風增積成山言勢以附成也是故弗軌之臣靡不自小以成大自寡以造衆者附之使然也是以有天下之計必先詳成敗之由明輕重之機杜覬覦之鋒遏擬偪之漸集內散之心斷外附之志使天下之萌孽不生而勢長御之我則天下長安語曰涓涓不塞流爲江河綿綿不絕縈爲網羅故勢成而後圖焉莫之有及也

功實篇第六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於內而天下方有奇怪恢傀之事效於前於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橛之虞好馳坂之巧者昧仆輪之悔喜速瘳之藥者蒙毒發之戒是故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移炫目之形接而見背之明蔽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蔽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顯其功故人主必詳於功實之辨而覈於異同之分也夫三王以善治爲功五侯以善備爲功七國以善戰爲功戰者至凶

事也功者至美利也兇凶事而徼美利此三王所以
不為而五侯所以不顧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
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似而事不侔也
是故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
憂多慮有備者凊外而實內貪進寡憂者多事以虛
國是故不忘戰之臣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
好戰之臣惟恐天下之無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
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此人主之當
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也再世而亡帝
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而代盛衰並時而至者

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景承
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
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
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
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
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
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
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
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塞其望意高爵崇號以
貴之則朝之位曠金玉重寶以富之則府之蓄靡土

田苑囿以益之則國之地削重徵濫役則結民之怨
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讐夫然後臣其不可役之民疆
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可通之貨故計民則俘衆不
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報賜計利則遠物不
足以償費加危于當世而不為省流禍於後世而不
能見此功實不稽之患也是故觀顯福者必思隱禍
臨近利者必圖遠害功歸於臣而實弗被於國者明
主之所不貴也

用直篇第七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

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
不回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
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
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
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
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枉行矣強禦不在
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
士也有之而蔽于邪臣間于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
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
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

諂至讒諂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夫視聽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姦不聞於是宮庭容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輦下上莫之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憂而羣臣畏口舌之誅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羣臣有言先指鹿為馬羣臣無敢言馬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叛叔孫通乃詭對而出逃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于讒人故內以遂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遂其所憂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

道于虞而宮之奇去齊以女樂文馬遺季桓子而孔子見沮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餽戎王以女樂戎王樂其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悅目之欲內有惑聽之讒則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為晉逐宮之奇魯為齊逐孔子戎為秦逐由余夫三國者非不知賢聖才知也悅于欲而惑于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不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並容于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虞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直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敵中篇第八

夫敵非吾不能克之難也亦非吾制之難也吾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知吾之能逆必反吾情也知吾之弗能逆也即以其情反之欲有以嘗之先反復我也欲有以實之先參伍我也以聲者下我也

以利者市我也此六者不可不察也夫欲明敵之所以中我者在知敵之所忌敵之所忌必飾之使弗覺我也事無不去矣是故敵之鉅弗忌也忌其能明用人也將之賢不忌也忌其能同心也士之衆不忌也忌其能同力也故明則有以蔽之同心則有以間之同力則有以散之夫三者之害知者能諭之防之然卒為所圖焉者彼有以揣摩投隙而此有以中之也狩者之于獸漁者之於魚其伏機投餌也於其聚則多驚於其散則無獲必于聚散之間而伺之矣敵者之機我餌我者亦猶是也是故有所畏於我者視我

以弗畏也有所弗畏者則視其畏也若是而不察焉者彼得志也同心之將毀之弗行也則必重之以輕其主使我之自忌之也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上之同力始張其勢以解之又出其利以啗之則是消我以刑威也播虐則離我之衆誅降則堅彼之敵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昔者秦之攻趙本畏廉頗曰吾畏馬服子將也趙人乃將馬服子而陷於長平漢畏項羽之臣范增也羽使至饌太牢以進進而視之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更饌以草具由是范增逐而項氏亡死東城田單守即墨謂燕士曰予惟恐劓吾之降卒以戰也恐伐吾士大夫百姓之墳墓也燕如其言而敵氣愈奮遂以其殘卒敗燕此皆弗能明敵之計眩于事情而中之者也故曰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處敵者能知數者之情有來焉必覺也有往焉必察也燭於先後之間斷於有無之際內絕根株之病外固間隙之缺是故揣摩者不得其所出而抵投者不得其所入也故曰我不發其機雖巧不施我不會其情雖勞不行故爲敵中者蔽在已也

固權篇第九

夫權有所受者固不有所受者雖得必失之夫儒本

不可以遠示竊得不可以厚享故勢有執于累歲而不能保一日之命威有行于四海而不能全一姓之族權無所受之也夫權者天子之所取重天下之所取鈞者也天子知之天下見之也故上不疑而下不議夫然後可固也無所受者天子不知天下不見者也故正坐而旁有窺之者矣前行而後有迹之者矣此至危之勢而彼方安之也夫人主雖使童子操金入市無敢攫者苟竊人主之金雖格傑而路人得執之矣是非童子強格傑反乃弱也使固與賊異也故盜夫財不敢告也亡遺物不敢反也故權在于有所受有所受者又在視其所受之人昔者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堯舜皆大聖人也故雖受之天下而人信之至燕子噲讓國于子之子噲無知者也故雖受之一國而人不信矣夫信之故服服之故其受也固不信故不服不服故其受也不固弱子之產不與買惡人以爲欺也昔人之債不與易惡人以爲蔽也伊尹受湯之權放太甲霍光受武帝之權放昌邑夫擁君遜主非細故也已任之而人不疑者以受之者湯與武帝也湯非弱而武帝非昏也夫權者富貴之藉也可以得富貴而不可以保富貴無所受之而

受之非其主者皆危也夫見火知焚見水知溺者明也眛者不然不及火不知焚也不及水不知溺也夫班爵封者遺之券誥賜祠第者護之符勑此皆為世世計者也今爵封我能奪之祠第我能取之是券誥不憑而符勑不效也此其章明宜鑒者也然爵封猶日賜矣祠第猶日營矣以鐵版為不毁恃金書為不刋者猶夫前日也夫欲以一時無所受之權而為世世計豈不愚可咲也

處與篇第十

富貴者人主之所有也恒易於與而不知所處則恒

失之故德不在于與也在于處所與處所與在知其所與之人所與在於君子也則增厚而福澤在於小人也則濟淫而禍災在疏則恩當而見重在戚則分當而見輕是故與之憤罪之臣則以為異數而溢望與之寵幸之臣則以為庸格而靡加故與之不難也處與為難矣夫天下惟小人戚幸之臣不易處也數而與之則見顧遇而怙愛遲而與之則見希濶而怨生與之厚則不以為過而忽之與之薄則鄙而少之與之太難則曰吝而誹笑與之太易則曰汎而玩侮與之而有所相踰則不平而起爭若是者不可不知

處也夫惠以示親施以示德無所因而與之則翔祖而内疑必不親矣有所使而與之則矜能而自致必不德矣望之而必欲塞求之而必欲得不與則拂情而陰蓄忌與之則多嗜而需不已凡此皆禍之道不可不知所制也夫權勢者賞罰之柄名器者上下之飾而富貴者人主之有也故富貴有不可以易與者矣富貴者權勢之門名器之具也安可以易與也小人寵幸之人其未有富貴也則必遠權勢而不取畏名器而不干曰吾得富貴足于其身焉耳人主於富貴輕於所有而易所與則不勝其所悔夫富貴得則權

勢可移權勢移則名器可假由是有擬尊之心有偪上之形而莫之制矣緣恩而寬忍則禍滋抑挫而不揚則害成微裁之則逆其怨而恨積大發之則啟其變而事起由是兵車戰於埒內戈戟橫於腹心事成是下賊其上而義紀絶也事敗是上陷其下而恩不終也二者之所來乃積愛之過也夫小人寵倖之人恃衆歸之權必衆怨之所叢挾衆附之勢必羣攻之所向故其謀危者所以圖安也登高以臨危者疾趨而陟顛不知下平地之可息也向陽而畏熱者疾走而梧日不知其就陰之可爽也故小人謀危以圖安者

富貴有以貰之而謙遜之義不明也秦之二世寵於趙高封以萬户授之相印殺蒙恬於外誅李斯于内然趙高知其威在已而以圖二世卒使閻樂弑之於望夷之宫故二世於趙高非不有以恩德之也而終遇禍者利害之情變也故富之而有不思貴之而有不德矣昔者陳恒專國以其君積厚施而得衆遂弑簡公季氏執魯政厚私邑而弱公室乃逐昭公夫二子豪於主者至厚也甚者見弑而次者見逐積愛之生害也故盗不以得財而不殺其主人妾不以得寵而不忌其主母夫人之心何可厭矣故驕子多不孝

寵臣多不忠是故人主必審處于富貴之與知非其所當則毋以其愛私之其所當者則毋以其憎吝之明知其所失則毋遂事而自安獨省其所發則毋溺情而不有所忍故韓侯則惜敝袴矣周襄則止請隧矣漢文帝則夜收壯軍之節矣何者富貴必吝于小權勢名器在杜其漸也夫天之生物能爪牙者則去其羽翼誠以飛而食人則害廣矣是富貴權勢人之羽翼也故其與之也而必使其可制於我我富之者我能貧之我貴之者我能賤之夫然後從而富貴之是以權勢之門不闢而名器之具不亂也夫干將莫邪天下之至利以刺人無扞之者然倒持而外柄則刃反著于其身人主能無倒持其柄則可矣

策術篇第十一

策國者大抵務實於勢變而不詳於事理求伸其辯智而不要於指本善舉迫切之害而不及久遠之憂夫事理者宰勢變者也指本者統辯智者也存久遠之憂者弭迫切之害者也是故天下之事有不可究極者則必有所據有不可總納者則必有所歸有所易覩者則必有所難見夫策國者設不可究極之形而不知所據是故離合不常而使人無定見馳不可

總納之說而不知所歸是故語言不一而使人無專聽陳易覩之害而遺所難見是故急遽不詳使人多畏而少慮是故六國之王寡於成事而同以淪胥者眩於策而不能擇也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久之道也功利塞仁義者也是故游士失於謀人主失於擇當年而不成累世而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不明也夫仁義不明而功利行則天下攘攘焉皆為勢往如是則得勢者興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仁義也然卒并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以藉之也夫德齊者以勢

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階也德者仁義之府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也諸侯不以此時修仁義而乃稱功利焉釋其所無而尚其所有是故秦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開殽函之塞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割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為功者謂仁為不殺義為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濶而情疏言功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士而不究也夫仁義水火也水可濟亦可溺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

者仁義之一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游說之士藉諸侯之車馬以為榮貨諸侯之財幣以為居齋寶王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是故列地里之險夷陳兵革之鈍銳算儲積之厚薄亂主客之形反內外之情分散其事而變易其說故使天下諸侯之心交戰而不定兩端而不果疑于似是而莫能可否惑于利害而莫能從違由是敗約解從奉名獻都要地卒服而入朝于秦矣故諸侯之事秦而甘心者仰其威勢而幸其親已也此諸侯不詳于策士之罪也於是秦得以行其遠交近攻之術而五

國先滅夫五國之滅若則齊之罪也齊之與秦東西相望嘗並帝而敵體故秦之所忌莫如齊然而緩攻齊者徒以有五國在也君王后(齊王之后)見諸侯之日屠於兵而境無遺矢之援不知秦有所俟而以為厚已乃奉秦益謹而緩之救故齊之安者四十年及至勝后(齊相姓名勝音升)齊國亡而王建幽於共城(共地名)保一隅之衆亡五國之師使四十年之安滅百世之社稷此君王后之罪也夫踐口之五國若鋒也齊則柄也五國者蔽也齊則地也此其勢至明也然坐視其鋒之摧而欲與柄之無折立見其蔽之撤而猶希地之不露

蓋長久之術不察而迷于利害之近也建之幽于共齊人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陳馳)此疾勝后之不明剌賓客之害國也悲夫然究其失策不可無罪君王后也夫婦人可以治國家哉

心迹篇第十二

天下之事在心知其意毋以迹固之則神明應而變化合變化合則端委見矣端委者變化之竅係也易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故百會於一而殊統於同夫端委者變化之始終也旁而通之以合變化約而省之以見端委聖哲之行也夫拘學不假於

繩尺之外淺見不及于衣帶之下習而不思由而不察猶干人之不能矢冶人之不能匠也故拘學不可以論廣淺見不可與揗遠何也心不知其意而徒以迹圖之也夫三皇不同道而皇之號不異五帝不同德而帝之號不異三王不同治而並稱王五霸不同功而並稱伯此迹異而心同者也曷可不為同也堯之禪虞後世稱焉子噲遜燕卒亡其國而天下笑之伯夷叔齊兄弟相讓孔子賛之宋宣公立弟春秋譏焉武王伐紂懸其首於白旗天下不以此貶其令名田常弑簡公則不能辭弑君之惡周公伐管蔡不為

賊兄弟唐太宗殺建成而後世短之凡此迹若不異然不得同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故效顰者益其醜學步者失其故故求迹以為近則愈遠矣夫時易則勢移情移則事易使五帝可以相沿三王可以相襲則禮樂不為異同而文質不加損益也故迹似者不可以論心迹者變化之散著也苟可以其類者同之是田常為武王之行而建成廼管蔡之誅也故以其迹則雖有若之似不得為孔子以其心則雖魯人之異可以學柳下惠故車人不量車屐人不視足通其意也故莊生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觀舞紉知草書

夫解牛于養生相懸也舞紉於草書至遠也然視之若一伎焉意誠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是故圖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圖陳者不盡兵之道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蓋迹之所求者有以限之也夫移易之閒謂之變化變化之成謂之合同觀合同則可以見端委故物必求之端委矣端委見則能一萬物是故不出戶而知星辰不下堂而知山川夫天之相去至高也地之相去至遠也必身及而目覩是天不可歷而地不可紀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差累銖者至兩必差故指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見天下之

窾繫窾者物之以生者也繫者物之以會者也窾繫得則心通心者天下之至神也故能周流天下夫一者萬之所從出也故言一而不及萬為有餘言萬而不及一為不足聖人之道一而已故無不足故曰至道約而易操明而易知是故聖人不學而能愚人學之不能直所從者異路也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内篇二十五篇

何子曰世言曰勿為任任叢怨勿為激激干怒張子璉為御史嘗按治當世鉅重舉奏當世尊顯下弗厲其法而上不咎其言夫天下之事不忠其任且激也患其先有意也先有意也任則貪功而悍作激則訐人以自標罕亡怨怒矣唯無意也雖多法而寡情人弗以為病也雖徑議而過實人弗以為搆也故陗趦之阻盜賊弗怨虐舟之觧徧心弗怒無意也

何子謂雷守王子曰夫擊與牧異法而柔與能殊情

寇曰擊民曰牧遠曰柔邇曰能四者由有治以來莫之能有易也四者之易也弗晰而蒙於情也其弗蒙也移於勢也勢之移也畏以求免屈以求伸辱以求榮是三者心動而其情蒙情蒙而法易矣故縱奸漏枉牧寇也伐善殘弱擊民也親昵而多蓄柔近也疏恥而易戚擾遠也由是求免而先畏求伸而先屈求榮而先辱其終謂之晰乎夫法以事起道以身立時而變化從乎其人羿之射也不以遠近異之中的而已矣扁之醫也不以强瘠異之對病而已矣夫能中而對者心一而視外晰也弗晰者心之蔽者也晰而有所移者蔽之甚者也晰也弗移也明而有勇者也

盛子令太平太平鉅多桀難治何子曰一人百羊無弗群者百人一虎無弗搏者言治體異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内必有茂草言惡必有善也故君子不以善隱惡不以惡傷善大知而好白易適也剛而好發易嘗也好尚而有欲易畏也三者凡以有已也有已者不可以治人夫執火而盜避借冠以明也屢罵而童子弗避不慎出也虎豹之在山也莫之能近也然可以出而穽之者有嗜于人也是故君子之治民以民之知知民則獲見其情以民之怒怒民則

獲伸其威自潔以求直則人弗得訾故辨其文異其品黑白章矣公其法定其守志令行矣制愛而取義詘利而尚節身名榮矣

光祿署丞陳子為大谷令呂給事請於何子曰光祿丞也貳而内吏也大谷令也長而外吏也丞也令也貳也長也内也外也弗相諧也予曰丞嘗修膳致養于上矣其不知養民矣乎令也養民者也曰大谷何以養也曰和之曰大谷盡鶩也安可以和也曰大谷固盡鶩也將移之乎存之也若移之也用六師弗用令也其用令也則和之爾矣夫虎也馴之龍也擾之

矧大谷者民也曰和之也不懼縱予縱難制也曰是
順私從暴也夫和之也者剛也柔之亢也下之疾也
緩之馬調也則弗犯駕厲習也則弗孛韝和也者非
順私從暴也
何子曰天下之味五錯而味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色
五錯而色不可勝用也天下之音五錯而音不可勝
用也錯之者和之也和之用廣矣是故常以經變也
變以緯常也常變經緯用無窮也
侯汝立氏者年三十四而為司馬選部郎中為東昌
守始汝立力樹職正法又陳職抗章求免弗獲又乞

從學官便養又弗獲乃出守東昌何子曰鄙人曰丐
作富廢飯言創貧也然殉義弗折樹名以自著者貧
賤之士多有之而貴習厚享者弗與也何耶予嘗有
友三人焉三人者咸節士也大梁李子為郎吏言外
家河内何子為史官言兵事高陵呂子為講官言時
政三子皆貧賤士也茍有志於創貧賤焉則其能皆
可以富貴也然而三子者弗為也夫才者弗憚獨任
而志者耻於旅升故致中曰聖矯衆曰高同流曰汚
汚者未有不借聖以訾高者也天下治公道行於上
天下否公議興於下道行於上也吾從上議興於下

也吾從下非秉哲篤尚之士安有弗移於此者也
御史王子廷相按湖廣清軍其友皆曰今御史弗易
任矣御史上予之重以俾法行下視其重以謹法守
故御史重則政弗弊而吏不踰令御史有舉其職者
上曰怙威而肆下曰憑勢而陵為御史者不亦難乎
富人以千金使其子賈于盡散千金求息富人怒之
主人有使其家監朴僕者僕怨而罵監由是觀之御
史誠舉其職有不干怒府怨者耶景明曰夫今御史
若是有之矣雖然子終不以父怒情賈監亦不以僕
怨廢朴夫覈名實非行禍福曷以曰肆別淑慝非任

喜怒曷以曰陵若是曷以怨怒也如怨而怒又曷辯
焉
張御史言事于朝有風按淮揚鹽何子曰淮揚天下
之衝也舟車之所會多豪富私販豪怙勢富行貨私
作奸勢挠權貨游度奸敝法御史者剷豪以屈勢平
富以拒貨治私以發奸小舉而敝溢大舉而變生故
御史者莫有弗難于淮揚者矣夫至動者風也先發
者機也捍難者格也能行三者于天下無難矣夫格
者力之至也機者智之至也風者積之至也三者之
變化格淺而機深風神速矣故風也者智者之所屈

也況豪富行私者乎
唐大夫為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子曰天子擢大夫將
以昌其法乎今天下吏治蒸蒸靡矣司法者怵威而
刼于勢思以為媚縱弛其目變易其章久矣覆正以
蹈危守直以中害豈人人樂為者耶於是法令糾繆
百姓無所護過日以滋僞吏無何於上下盍弊智臨
之又安與議於繩墨之間尺寸之内乎夫明法難執
法又難也明法者奸弗眩執法者勢弗奪弗眩智也
弗奪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此何可不謂難也法
所以集衆心衛大勢也苟可以奪則政弗彊政弗彊

則鉅豪免鉅豪免則眇弱逮法弗行于鉅豪而日籍
于眇弱是踈天下之心而聚莫大之勢也憂治者寧
睽然而弗視已乎故唐大夫之擢天子將以昌其法
也夫使執法者皆有明毋賣法者皆有幽黜則覆正
守直之志遂而蹈危中害之慮踈矣法何有弗昌乎
趙守之延安延安劉子曰延安民鄙地薄不足以辱
良太守雖然敦俗化鄙致厚易安可以無良守邪又
曰守在廣平賦詩為文廣平之治不廢何子曰若是
延安又何憂乎夫樸所以受飾也畢所以受潤也夫
詩之道尚情而有愛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
感情者詩之道也慈惠出焉經德緯事者文之道也
禮義出焉夫飾莫大于禮義潤莫大于慈惠是故可
以敦尚可以生息
真陽陳子為鄉舉士績學待用者二十年矣不矯不
附不害不干不矜不瀆非其任不舉非其人不見非
其物不有湛然不為潔也闇然不為隱也皎然不為
白也其視富貴也若惴其接厚利也若遺其處蓬居
而藿食也若大享也選于天官天官以為垣曲令張
給事曰夫令非難邪糾吏而子衆宣力而布德振廢
而啟蔽陳子難乎何子曰夫行視其所立為視其所

守發視其所蓄安履之卑其轍不踰重兵之陣其剛
不缺積竹之矢其中不靡故推其所立曰行施其所
守曰為出其所蓄曰發故曰不知其仕視其處夫陳
子之處也仕道備矣
張元傑為魏縣方于侯子曰剛明者魏縣之才也立
剛以守致明以用者魏縣之政也何子曰夫棟撓輻
不撓棟任衆輻衆任也火燭弗若水鑒火著外水著
内也夫衆任者事集而易行獨承者敗著内者闇而
愈章著外者日晦是故天下之易屈者過用其剛者
也天下之易蔽者過用其明者也剛明之用可不慎

乎仕天下之吏率以剛明顯稍陟用之則剛者葺弗
振矣明者蒙弗知矣此其才豈損于為吏邪是故今
之為剛者為赫赫者也為明者為皦皦者也赫赫者
多威而寡恩皦皦者多譽而寡實是故吏曰顯而民
曰弱矣夫用智醫而逆治者彊病也用仁醫而順治
者弱病也弱病之人彊病之醫亡弗殆矣今天下之
民異於往也往也殷富故吏用其才擾之弗覺也今
也罷餒罷餒之民擾之必死語曰無急如束薪無弗
折矣無察如撒藩無弗亂矣此之謂也
劉守之摧廬州也未即郡沮於言者乃俟調家居累

一年餘又弗調守曰言者以予賚弗任爾予未視治
任弗任安可知哉予遂已邪何以見也乃復上京師
謁吏部　天子乃調守漢陽何景明曰予于漢陽甚
感于古今之官用也古之用人視才視才也者考德
績罷不能是故近者有弗取也遠者有弗棄也貴者
有可賤也賤者有可貴也今之用人視地視地也者
徼發身等居佐也由是要勢者日躋之恐弗達也而
守散官者踰考弗徙矣又安有超格軼資者哉是故
近益近遠益遠貴益貴賤益賤大若是使才有其地
地有其才又何缺焉苟才也無其地地也無其才豈

不難哉或曰漢陽素貴富富者懼不善使也貴者懼
不善事也不善事者難于上不善使者難于下曰漢
陽有貴富者也且有者取諸人乎無者取諸人乎是
故有貴者不取諸人以自權也有富者不取諸人以
自實也為漢陽上下者免矣
何子謂寧國張同知曰夫飾車將以駕也飾馬將以
馳也是故君子有名則寵有政則達夫修以立曰名
行以理曰政名以榮曰寵政以顯曰達故名非飾標
政非文具寵非耀時達非巧宦是故君子于名也思
毀于政也思敝于寵也思辱于達也思塞思毀則終

舉思敝則圖經思辱則常榮思塞則可達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乃君
茲擢予為不懌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
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于
暴取幽不改斂貧不滅費權利而府怨是難之也夫
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懌景明聞之見鄭
子曰夫謂子者過矣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
褊人多求親而憤疏庸士多倖易而脫艱馬越險則
駑駿別刃試堅則鋼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
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問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

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
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邪曰執火不
燔鬻者多焦導水不溺涉者多沒故利人曰惠利已
為害已苟不利人又安怨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
執利權者桑弘羊敗于害劉晏敗于專不害不專用
之為經使上不缺行之惟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
子也夫

李子將倅于蘇李子曰吾何以倅蘇也今之才吏予
也弗能古之長者今也弗宜仲修曰不發廉著不與
因立行以敏達事以詳集弦急而失飈擲寬而髮踈

是故緩者不可以舉廢略者不可以週遺明法習文
究情察物子其任乎本貞曰夫柱促而絃絕燭張而
蚊至守止以制行勿使自亂處晦以含照勿使人見
致用莫如藏理繁莫如約子欲揭揭焉明數數焉盡
難矣李子曰二子之言叛乎安適何子曰二子之言
類乎叛者也仲修之言為治也已本貞之言為修也
已李子曰子兩有之以應變可乎曰不可兩有之以
應變是以我冐物也冐之不足則必易焉是故以我
冐物者不勝易為通焉則變在物應在我織履者不
量足無廢履也制車者不試轍無棄車也為政者不

嘗術無反政也理會而事不相遠情見而物不懸殊
夫治而罔修則任法而情疎修而罔治則自愛而鮮
任任法者必敝民自愛者必愚下是弗通之過也

蔡子由吏科給事中出爲福建按察司僉事縉紳大
夫或惜之曰蔡子厚積而慎修識遠而高計深亮物
而濟務可使秉重居要內贊國經而外格時難今廼
出近而處遠去言司而專職守弗足以施溥舉大匪
衆望也何景明曰夫蔡子於屈伸之道能明之矣夫
伸也者弗在高爵榮名也屈也者弗在居約處卑也
志達曰伸志塞曰屈故爵高名榮而志弗達不失為

屈約居卑處而志弗塞不失為伸嚮也一陳而求卑
再陳而請病夫屈伸之道蔡子能明之矣夫人情智
而自好智故洞先見末利害斯明自好故周畏不發
不以冐危犯難蔡子智而任者也察物不摘行義不
委私言若訥公言若訟非智而任者與夫智貴示任
貴斷智而弗示則衆疑任而弗斷則中靡是故天以
日月垂象人弗敢侮地以山川示險人弗敢踰蓋責
狐疑則不若童子之必至猛虎猶豫則不若蜂蠆之
必螫夫天下之事示則明斷則立刑司法乎司法者
不示必有罔民不斷必有反令罔民匪智反令匪任

蔡子智而不㩒任而不易者推此可以達之天下也
紓司法乎
何子告蔡子曰司法者人之司命也發奸糾邪董正
弼善司法是據故情蔽曰闇文究曰深網弛曰緩目
數曰急闇則納愚深則蒸怨緩則縱枉急則矯直四
者司法之過也是故君子知詳而守易立嚴而行寬
詳則弗遺易則弗害嚴則振寬則容詳易嚴寬是謂
四德德以司法又何過焉
進士積試而外補者弗豫申伯溫爲進士二年補丹
陽令呂子曰丹陽無弗豫也予且甚喜東子曰何以

知丹陽無弗豫哉且又何甚喜曰丹陽崇畜久試志
在必行畜崇思發試久思任志行不違何弗豫乎夫
天下患不行者三事權弗歸也衆志弗率也職序弗
則也事權弗歸曰尸衆志弗率曰亂職序弗則曰越
尸以處位視亂從越行何得矣一邑之事天下備矣
舉其政事相歸蒞其民衆相率糾其屬職相則諺曰
賈人之有牛不如庖人之得割故事有不能行于國
都者行于一邑公卿或不能制一令制之故苟失其
職尊近弗行苟得其職卑遠可爲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憔悴事國夫行矣皇卹顛頓如或弗行燕息又安

肆焉故予喜丹陽者志行也東子曰予言善矣弗曰
政在人乎謂令得行則是曰行匪艱予則弗能夫一
邑之事天下備令宜知之均上下備文武善善而惡
惡均上下則賦役備徵取寡備文武則知愛有禮知
勇有義善善惡惡則賞不偕而刑不濫夫行人之所
必怨是謂忘害舍人之所必悅是謂忘利故順上獲
譽弗爲也逆彊貫怨弗避也不以屈求伸弗以辱希
榮是謂行志行匪艱乎呂子曰艱矣丹陽能之何子
聞之曰呂子尚行而詘逸東子知逸以守艱丹陽之
治備矣

進士周子賢爲宜城縣孫繼芳曰予聞猛獸在山狐
狸不穴長衆之治弗可弛也故立文明禁操法示毒
法令流行故盜不生予賢曰予聞茅柔而人藉之澤
下而水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衆也刑罰法令所以
滋亂也故文生道民巧法出導民偷生息安理盜故
不起周子因孫予見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羊牽則卻
驅則行馬控則行驅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
愛存良輔不及也刑罰法令過暴制太過也因而用
之存乎其時周子曰予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
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

教諭李君除襄陽通判問治何爭曰治在教其友邵子曰予聞法由曰治風易曰教故制御董責人心感諷喻勸說民聽藐治民曰教無已緩乎曰予思曰修道曰教夫飾行為修由理為道成訓為教是故標立者遠觀視風行者疾感動故儀刑聲聞莫如教夫吏不紀則民俗濫政不則則下志謠教者紀濫俗而則謠志之務也上敬主下貴貴上好士下貶賢上篤老下親親不取則下知介不害則下知仁其行約其施廣其動微其聞彰古者之待禽獸草木也不揜群不射宿羽毛不成不登俎斧斤以時罟目四寸故山澤

之畜蕃殖聖人之禮其物若此也况其民乎今天下吏治弱者靡矣強者持其刑罰搏裂抗割之而已獷其民甚于鳥獸折其民甚于草木又安有禮乎故曰不知教其行飾其理率其訓立古之教也

南陽多文獻仕族至文達公盛大矣然文達公嘗稱葉焦氏焉焦氏由此遂著于天下士大夫間矣焦氏始有侍郎宏再有參政寬再有運使鈍再有知縣欽至文禎為樂清簿文禎與襄王拱之葉牛道徵及景明皆有姻舊往慶文禎文禎曰予忝于先矣夫先人皆顯仕于當世稱列于名公大君子予弗能踵躅紹芳烈有以增光益休者乎予豈終墜前聞哉三君子何以教也拱之曰夫良弓之子不失為箕良冶之子不失為裘若嗣官焉弗在尊顯若能職焉將為休光道徵曰仕族之家易興而難繼易興者澤未斬而賢可象也難繼者美在前而媿易見也夫良弓之子不失為箕失其弓矣良冶之子不失為裘失其冶矣故蓋懲為易而光烈為難子將勿忽其易以圖其難焉爾景明曰世官弗若世德世官之家多微世德之家多振世官者富貴而損志世德者禮義而有恒也夫焦氏稱于文達公蓋有世德焉匪徒世官已也文禎

曰三子之言教之矣

大梁張德克例為周府引禮舍人何子曰夫化必觀世行必矯俗要其本源委於末流故良法既敝則美意或幾乎息矣今天下用士科貢興而孝廉賢良之舉廢科貢於孝廉賢良遠矣而人尚之其有以例拜官者則縉紳之徒弗道焉此何以哉或曰科貢者其盡非孝廉賢良之才者耶曰然則以例拜官者盡非科貢之才者耶故觀世以化者存乎上矯俗之行在其人焉爾夫使富者得官貧者得財上急國用下紓民力例之法意蓋無不善而官者因以率行厲職又

何以累其人品哉顧上以此括財而窮欲下以此籍勢而遂身是末流之敝也昔漢文帝許民賣爵司馬相如以貲為郎而文帝之治不以賣爵與相如之名不以貲郎賤故意美者不論法嗜修者不論貲

陳貞人壽何子曰夫闡教者道也受養者祿也厚生者欲也古之則貞人不教而道著不祿而養豐不欲而生厚夫教而後著道之病也祿而後豐養之蠹也欲而後厚生之賊也夫壽者神之凝也天者物之役也貞人能不用神邪能不惔物邪得實而愛者不計藏而待其自敝則無敝日計藏焉使其無敝則敝嬰

兒日啼而咽弗嗄不知其啼也日握而手不拳不知其握也日視而目不眊不知其視也夫神者不知而至者也故不用其神而神無不用夫知而至者神過也知而不至者神不足也過者中人之上不足者中人之下皆不能長生者害于知也是故不知而能與知而不能相懸遠矣神者氣之御也氣者形之御也氣以神動形以氣存不存而存故曰難老

何子曰夫人有天受之而益焉者夫天之受之者乃其虛者也天之益之者乃其謙者也故海之容也水思歸之矣月之缺也光思增之矣有富能約是以長富有貴能下是以長貴有齒能幼是以長年

何子觀河南癸酉同年會錄曰錄也序年列名凡以敦義識好爾然必昭著久遠其事者非諸子所共志者耶凡河南之士幾何也集于學弗萬人已爾集于試弗千人已爾然名于錄者八十人焉爾矣較之亦希罕曠絕之遇也其事何可以不昭著久遠耶夫身至耿也然凡弗百年也即百年猶旦暮易至也榮勢往来若流光易絕也此三者非所圖以弗朽滅也所圖以弗朽滅也乃有在于形勢地位之外者乎夫至明者義也至永者名也疎利而義集義乎而名成是

故君子顯義以遺名故形外也性内也壽弗長夭弗短也貴弗崇也賤弗貶也

何子選次劉僉事詩總百五十六篇釐三卷皆精實確乎可以昭遴俟後弗惑矣曰嗟乎詩也者難言者也體物而肆采撰志而約情慎憲而明則是故比方屬類變異陳矣探慮緒思幽微章矣徵遠以代敎律古以格俗標準見矣故單辭寡倫無以究賾指衆不一無以合方利近遺法無以純體是故博而聚之存乎學審而出之存乎心明而辨之存乎識夫詩之難言也獨言者難邪而知言者鮮矣

大學士靳公有菴曰戒菴何子記之曰隧也而風出之隙也而風入也口者身之隧也不慎故戎興意者身之隙也不慎故邪進是故物必有始而事必有紀惟先也則有備而無患惟衆慎而弗一也則多畏而慮不周矣室有關矢有機室之有關也匪室而有關也關在門也矢之有機也匪矢而有機也機在弦也關在門故室而寇不得踰機在弦故約百矢而弗匱也抑之詩曰慎爾出話言戒乎其口也曰敬爾威儀言戒乎其身也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戒乎其心也夫心者天下之至一而萬事之紀也故效之

六合而準旁于百世而無不括是故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是故約而易操有功而不勞

何子讀韓子書律呂直解敘曰夫神理之弗著其器數之亡乎天生一成萬一上萬下器數下下也由後世以來弗之詳矣其上焉者又安有所達哉是故聖人得一而知萬知者知萬以得一談一者虛而寡用談萬者廣而莫歸要之以知其要實者為至夫天地之間者氣也制而利則曰器生之節度曰數神理者氣之宰也是故器數詳則神理日明神理明而天下之事得矣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疏書共一十篇

應詔陳言治安疏

中書舍人臣何景明謹　奏為應　詔陳言治安事適者寢宮被災　皇上兢惕勑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仰見　聖顏憂戚伏聽　綸音痛切無不感動流涕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　勑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　陛下上回天怒下

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令復處之宴然未見損減一二豈　陛下感悟之心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民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　陛下欲圖理與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闇則亂治亂存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抛備財力並竭外僅維

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　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令　聖躬單立　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　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畨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　先朝未聞也　陛下何不一如言者所議早示　聽斷且甲馬馳騁之塲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誦於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　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　陛下尤

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上有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寖敝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　憲章制之理義不宜　奏兩請之辭取阿　上裁則制度不紊功實不繆名器可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耻取容者併為罷斥而獎接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殖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祇在　聖躬夫言剴切心何畏逆耳　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

聖聽莫若一　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指斥時事為切心之言以悟　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　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　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　九重之安長享　萬乘之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于無窮　陛下何難而不為此乎昔成王感於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於雊雉之異是臻嘉靖之效

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多哉臣草茅微賤蒙　先朝甄育　陛下復收起於廢黜之餘　恩德至厚嘗欲以言圖報恐干出位之咎然臣之懷誠積慮久矣乃今躬逢　聖明開獎言路千載一時何忍容默用是昧死上陳伏望　皇上亮臣愚悃曲　賜矜納臣不勝幸甚

上冢宰許公書

中書舍人何某頓首上書冢宰許公下執事某誠至愚竊見明公自入吏部所推進者皆崇飾名節砥礪

廉耻之士清議攸與群望景附鄉鄙末進實亦私抃踴者主上幼冲權閹在内天紀錯易舉動大繆究人事考變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然而上下之臣未見有秉德明恤仗義伏節者某雖寡昧諒明公之所必憂也夫國有人曰實無曰虚以今日觀之雖謂之虚可也其所以繫大小之望致虚實之原寔惟明公之責是明公雖欲無憂不可得已頃者聞權閹多干明公之正者議者難之或謂宜少自貶以為容夫自貶以為容者患失者之所為也孰謂明公表師百僚堅立萬

仞者而為此乎某於明公素未伏謁然慕義甚深區區之懷不敢不露竊為明公畫二策惟明公之自擇焉一曰守正不撓不容於權閹而去者上策也二曰自貶以求容於權閹而不容於天下後世者下策也夫今之計止是二者二者俱為不容然守正不容可以激頹靡于當時流聲烈于後世損少而益者多自貶不容則頹靡益恣聲烈且敗益少而損者多二者曷重曷輕惟明公之自擇焉昔者子貢謂孔子曰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盍少貶乎孔子曰良農能稼不能為穡良匠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賜爾不務修道而務為容爾志不遠矣由是觀之士而未祿尚不可為容況位冢宰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乎而何以為庶官之地天下之望乎今時匹夫女子咸知太息用以為慰者以有明公在位望明公深惟保重其積懷甚久不敢輕造門下謹遣家人持書托閽者通焉幸明公賜察不即叱責

上楊邃菴書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毁夫徇同情則獨行見遺寶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

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所黜也昔匡章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即墨污於左右而受封於威王孔子明公冶之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縲絏是故衆惡之中聖哲之所必詳集毁之下明顯之所弗蔽也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干衆惡負集毁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過也若其飾身好脩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耻處近執莫

麑之勇在野有兔罝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近同黨交構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遷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為不悅縉紳靡然訕笑言官亟詆於朝法吏深鞫於獄惟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懲以全之乃底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為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患害則陽之為害弗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私煽害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置之不問而獨於陽而較為何也大槩習於苟同而畏異已溺於混

濁而非獨清使於相容而憚弗群務為蔽闇而忌太白故當事謂之橫伐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已振起謂之輕事問民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立威是以詭俗諧衆之人相倚為譽而直節獨行之士疾之若讐由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退之權司銓均之任獎拔廉直沮抑邪枉而陽為門下相知之士其困於人若此況門墻之外萬里之遠者乎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灌可解膠漆僕於陽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

敢徑達雖有讚豈何由少白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甚彰彰匪有隱慝難見也僕嘗究之衆議士民頗公學校之徒曰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閭閻之下曰陽不為撫按官屬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也夫學校之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徵閭閻之下無知之衆何以黨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訛昧形議影群猜共怒一吠百聲持辯風起發言雷同矣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為秦越隨其軒輊反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為之哉昔孔融

鶚薦乎禰衡汾陽辟爵於李白揚善登俊聞才舒困昭昭人代矣今陽之文藻敷瞻才辯捷給誠二子之流匹而拘檢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貢治二子弗若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爲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於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枉無順遂之私廉直無不容之嘆非獨陽之幸也　國家斯文幸甚

上李西涯書

前伏聞明公體中不懌竊見在閣省食多事形勞心

憂宜必至此其再造門下省問不得一望見顏色退而抑鬱累日又聞少康矣甚喜慰然疑久弗見出昨乃見有引疾求退之跡明公之識非末進可窺然竊以為未安也近河南盜賊日益横起山東士卒經年露暴國有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殘而朝方宴笑廷議大繆市令不行勢急燔溺獨恃明公拯救爾未宜閉戶無聞在家不知遽復棄而引去益非明公所以後身而急國家之難也古之大臣功成事定然後避寵利持盈滿深思高舉保身完名是故保身完名者大臣之所以居成功處盛世也今明公責重望深

任利害而當毀譽欲以此時保身完名難矣昔成王在幼殷人動搖召公告老公旦非之明公亦宜悅時悲人畧疑忌之嫌捐顧愛之念覽召公之迹體公旦之心則天下國家幸甚或以內有掣制事無違逆覽不可之幾行必止之志然已晚矣若欲轉禍為福求成於壞則猶可及也夫同舟之人胡越一心見禍知畏覩患思防人之情也今內之用事有未然者私意發於內而利害之實不省忌諱容悅者衆而剴切之言未至也誠指事為之勢陳禍患之形階以同難之義導其共濟之美開誠以示獨任不却更執以不回之操斷以必至之勇若是而明公出焉不為不可也若必惡汙就潔見危圖全不惟觖天下之望亦不能免當時之議矣又或顧患依違少撓即屈則出處寧耳亦非敢望於明公也夫成美者納善感恩者報義故表益進說於申屠朱雲納忠於蕭望古之大臣欲有為者未必不有匡士弼贊義夫慫慂者也其在家五歲自期全命於蓬蒿之下過蒙明公收於廢棄之餘舉之下吏之列覩事激中既不能明諍於　朝於明公左右又無以增明益高補遺而輔不逮實甚耻焉恐終有以負明公敢忘其狂昧布腸腹惟明公采

覽無繆於古大臣出處之義

與侯都閫書

侯都閫足下僕鄙薄於取與則甚謹而不敢苟足下前所惠牙筯弁梳受之實非所欲初見來价道殷勤甚懇恐拒盛意故不復辭及途始知足下禮意甚褒凡物以表恭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受之苟儀不及物君子弗屑也僕不敢以君子自號然不義之物受竊不安請以元封識返之幸不多怪僭妄敢呈一辭于足下僕自貴州抵雲南行陸四閱月東急馬煩欲圖少逸故來就永寧之舟耳又聞霑益至永寧傳舍

衛戍廢救人皆狡不識上下又寡廝隷之役僕懼遲
王命不即飭行李當時藩司諸公皆以足下當西
路能禮往來士大夫為僕慰由是僕之西行遂果及
歷烏撒黑張阿容摩尼之地冐赤水之炎犯雪山之
寒入倒馬關箐霧雨連旬不開竟日無人行廢無寒
蔓猿泣鬼嘯思之令人神竦又羅羿出沒刼畧於道
前後纔間誠非人所居者僕始悔是行然望永寧則
如歸以其有足下在也及抵界殊自慶其出虎窟而
至大境目若開而明者去城不數里則寥然無一人
出迎僕以足下主是亦必出郊而城門咫尺之地不

能屈足下車馬及館處至夜愈益不通問遂為盜所
輕僕意足下素稱能禮士大夫者豈以僕不足齒于
士大夫之行與抑足下所禮者皆要路顯赫而僕非
其流與足下宜不如是之汙也僕不足言所執者
王命也足下　王臣也以　王臣而恭　王命不當
乎何乃坐視其困而使之遲　王命也凡禮之交際
來有迎去有餞在主土者尤不可缺始而不肯枉迎
足下託以他出其不枉送其亦他出乎若有他出為
行者可也足下位尊咫屈官不出令麾下一出烏
乎不可何使之寂然不出也意者足下以僕夫之故

為累足下遂簡僕耶然足下為　天子捍衛遠人使
行不拾遺居者按堵其職也乃致盜入公署偷　天
子使臣之物是僕累足下亦足下累僕耶古人有我
心則慰之詩非僕所敢希于足下也足下又以僕欲
讓衛官故衛官不來見夫僕之隷役供具皆衛官所
當承者今偕然侈然不與僕接足下又從而為之辭
則衛官之簡僕固端於足下矣蓋君子之待人以義
不以利害以情不以顯晦足下於二者不知察而人
稱其能禮士大夫何也昔葉公好龍几扙門戶皆手
畫龍形一日有龍下于庭葉公驚且走曰吾非好真

龍也足下之禮士大夫無乃葉公之好龍與抑如僕
前顯晦利害之說與足下審之僕願以君子成足下
盜一事望足下留心僕誠亦累足下也借妄盡所欲
言甘得罪乞亮而恕之

擬與藩司論救荒書

頃者　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守臣存撫賑
貸此　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𡑞鄉鄙
之民捐室廬去田晦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閒皆賣
其妻子身為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
者又皆癈坌閟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

者大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墜而來勢方迫
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智慮紓遐猷布隆惠以寬民
生承 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
昧序內無存變之卹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
生齒之大命彰 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
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為民計大率
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
為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
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籍索民出錢
又胡椒馬布枲筆纓諸物屢下於民需價償之價倍

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絺綌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
斂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 王
府黃河之役築城脩塋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累
糧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
前者因民切界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似為便
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乎日無賴子弟為之
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
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
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
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佔富公家之積祇以飽
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
車方興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
資糧已盡日貸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
貸反因是致死耳聞目睹可為痛扼夫欲有所與必
先為去其所奪養馴兎者不畜獵犬植茂樹者不伐
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浥之沸
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封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
害未去而欲與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與寧兵備書

日者見執事求退之疏出處入義要宜有此 朝廷

處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軍民其如
何耶僕自愧身處閭閻之內職在書史之藝不親言
責政要徒以口舌私自論列以伸執事於士大夫友
朋之間則亦蔑矣更技之於弗合而忌之於必沮無
怪乎勢之難也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一人壞
之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
意見之私界其所齊而惟攻其所不同故泛議者騰
無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救
而欲勿壞也僕所慣惜豈獨為執事耶夫良吏不媚
上而求懷于民特士不求無非于衆而欲伸于偉哲

不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患不遺志遠而名不孤今河南之童黎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偉哲不恒者于執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之者矣執事何以得此耶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人所樂趨以事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闒茸藉貴于平安今仕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擭華要以自利事他日見用屬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摧敗苟稍闞急則憚害而罕任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執有事司權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有不舍執事者矣惟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少自沮易僕之

所深望也昔馬遷奮格衆之見不愛其身以伸李陵陵卒憒其家聲以累太史夫陵實國士不能勇于一日之死而欲幸望于不世之圖卒之老于異俗而節不立身殞而志不明于人此義夫千載之恨也執事高俊樹立非庸可冀其一二然所伸于偉哲不恒之知者僕惓惓望焉惟執事圖之

與何粹夫書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冐且疏而部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恚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涵又廢于岐下子衡伏寘于海濱有憂国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褊心之譏而或繆于義退之道也夫據勢而經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使自委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膺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蒜無

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論精識周知曲中畧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以參贊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来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徇時就功世不能器秉樸賊華徒飾亡實四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簠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彫璞落何也物有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略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

生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李空同論詩書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逖德程缺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謬謬之評夫空同子何有於僕謬謬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倣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

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疏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焉者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精飾聽也試取丙寅間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剜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朗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

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

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敘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棿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

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成一家之言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眾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於無有矣此風便冀反復鄙說幸甚

與李中丞書

自奉岳州顏色澧州書問今十餘年來矣執事名位月起內外屬望僕誠亦私遂期仰撫臨之初蒙降禮寒門頃者又辱封書之既想聆德音式如金玉近覩執事疏奏條布舉捨興革濟務之功格俗之化蓋次第具矣天其猶有活中土人意耶僕觀比日之事大率上多取容而下多憤激譬之天下之勢病弱者也非一藥可療容者養患以待亡激者速禍而無補故非得大國醫使成專任久試之効何以救危困也夫古之人學道以為己也學官以為人也其心一也道無為己之德而官無為人之澤所從學者異也中者聖之則也正者人之矩也中正者易之體用也不容不激維中維正舍執事吾誰從乎夫樞機得人重于

方鎮謂樞機約旋而博被也事勢有不然者矣上治則視樞機上忽則視方鎮樞機之地先君方鎮之地先民故方鎮者地遠而官尊地遠官尊則力可抗而權倖之威弗易及也即使執事入參樞機恐無所容其巧力而不可一日居不如在方鎮之猶獲志也僕之所望者惟得專任久試乃土中之幸瑣言鄙慮無足采者幸垂省覽復誨不宣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記問說共九篇

沱西別業記

沱出於江予嘗浮江下峽所束勢漂疾淪漣瀾湧漩洑莫得旁展既入荊地平溢十數里其勢始得自縱乃有別出若沱者焉沱至華容則蜿蜒迴復帶城抱郭起伏皆自重岡曲壠相隱顯又瑩澈可鏡予望慕者久之乃知其地多秀產固有山川蔭之也吾郡守孫公華容人間以是語之公曰沱之西吾別業在焉始吾遊沱西見其地膏塲繡澮可以稼穡水有青赤

雜色之魚可以罾網中又夷爽可搆而湖山四塞又可以眺而得也遂購衍之他日獲解宦將惟是以終而子昔嘗得其槩為我記一言予業已奇公曰是予所云華容秀產也既公之子世其者來從予游予益奇之曰是又所謂秀產也而愈益信山川之能蔭也孰知予向所見山川者固公家物也公在壯歲宦至郡大夫而聲績懋著向往方殷未可以言退也然予見今之仕者多以官為家而歸則無所終公乃預有是計其明達邈有弗可逮也別業至邑三里地名三里店東牆以城睥睨互出林表西峙白鼎後為黃湖前有湖曰田家湖湖之外為禹山列如屏障雜見丹碧雲煙之所出入光景之所射映朝夕四時之所變化不可紀狀而公誠有成功引退之時日處其中治田灌園持書訓子孫暇則置酒召客相與投壺彈棊無不可樂者此固公所先畫於心而奚俟乎予言也既紀其勝復為沱水四章他日過沱西之堂幸歌以自侑詞曰沱之水清且漣兮宜爾子孫秀且賢兮沱之滸有田膴膴我往于田其實碩甫沱之中其夷可宮我日以居裕其有終沱之外其山若會予日以絃用綏我年

沱水四章章四句

龍灣草堂記

龍灣在靈寶縣之南入函谷坎古虢國左洪溜澗而秦嶺右盤山沃野流水湧泉可田圃而宜稻竹許子之家食也樂其地葺堂焉棲之今年許子　召為尚寶丞數月復乞歸曰予兹得告歸斯堂矣其遂以息營養年勉適以成學乎余聞之曰許子蓄乂而弁器飾而貴用然且翩翩然有高舉之思焉其志固君子所尚而非可以與世俗淺見寡聞者道也夫憤世之意淺則離俗之志不決復古之志少則繼往之作不

興昔者王教之一也國有學鄉有序而已矣士不私肄其學而人不私宗其道其後郡邑之下有書院焉山澤之間有精舍焉學殊而肄道同而宗是王教之離也夫學肄而明也道行而達也從乎上者化流而易從乎下者化格而難茍遇其難也則君子亦自明其學自達其道已矣百世之下無聖人焉則作者之意亡百世之下無賢人焉則述者之意亡君子慮焉是故日之舍照也不以蔀屋不輝雨之降澤也不以竇窶不注夫道隱而經要廣大而微志意脩則立精思則通窮理而極數則神是故萬世不易者道也窮

不移其守而困不遷其業者君子之學也夫龍門河洛之間古聖賢之都里聲教遺風存焉許子構斯堂而棲也豈徒自適以遂其高者也

信陽脩城記

僉事閻君子明兵備之二年城信陽成集余與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淩樓堞虧蔽表帶山河裏括萬家之室相顧歎曰壯哉艱乎斯地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甯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為防焉廵舊城視之曰庳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墻壞數百丈閻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司晨西縣鐘司昏又置滿小南門司晝夜四時甃城上令旁下而走水即積雨不壞其役不亟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紓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於役也於時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圍廣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偉指揮袁鎧張懋孟漢千戶傅欽任武百戶王義梁山醫官周實於是知州林君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景明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隣政貴人和不以險塞

為固是故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末者亡之昔大盜之入汝南也吏有棄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固死守吏也寇則踰垣蹋門入即二縣有堅城令弗死唐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末弗治邪是役也甯君經始閻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者亟久遠矣閻君今且明其陳簡其卒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簡卒以守明陳以簡作禮教以經之所為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末者哉

確山縣脩城記

確山舊有土城緣塹委垣而膚溝正德七年北寇之

南吏民睨城曰此曷足以捍而守之耶迺相與棄其
城走匿山上寇迺入燔燒官治及民舍城中半諸八
年僉事甯君河至始計度城役擇邑内有力者八姓
限以工俾知縣吳照縣丞鄭琛典吏吳金悉力董之
以偫厥事九年僉事閻君欽代甯君兵備視城未就
曰工弗可以已也役弗可以亟也弗已以終休弗亟
以蘇德終休蘇德治之仁也可不務乎迺專以吳金
董事責其成十二年知縣宋良臣至而吳金以他務
出復專責之良臣良臣則均力嚴事胥其壞繚其未
完樹三城門樓及月城角樓鋪樓内土城咸備十三

年十月閻君登城視喜曰城不已就乎於是吏民又
相與睨城曰嗟乎使七年有此城盜不得志也以茲
而往可以捍我衆矣非二兵備之功乎非諸縣官之
勤奉其令乎夫有勞逸之有始終之上猷於心下宣
諸力一邑之城踰數歲經營於二兵備歷於諸縣官
然則千百年之事可以苟焉為哉城圍七百餘丈高
三丈陶磚括其表良臣曰是不可無紀迺使吳金来
求予文刻諸石

畧陽縣遷建廟學記

正德己卯春余董學事由徽州入峽浮白水江下畧
陽視其城中卑江水西来衝之多激流迅湍齧圻崩
岸而學宮正居其卑夏縣書報江溢大水城陷學宮
悉沒副使寧波呂君克中時按治關南廼行縣躬詣
其地視之則堂壇墊為沮洳殿廡盪於沙石矣遂集
衆謀曰茲地卑甚不可復即復終能免患耶於是使
同知何子奇率學官張綸諸生羅江劉儀等改卜相
其利宜圖惟久遠獲地于縣治之北抗敞可宮考兆
曰吉僉謀畢諸君乃擇委漢中衛知事金坡治其工
又發贖金三百餘附之坡程諸匠作鑿石伐材拓荒
闢穢經始于庚辰夏五月又五越月而卒其役凡為

宮室殿五楹廡東西各八楹戟門三楹櫺星門三楹
鄉賢名宦祠各一楹堂三楹齋東西各三楹儀門三
楹學門三楹東西號舍各十一楹其餘牲所神廚廩
庫咸備右高為廟左下為學崇卑就列嚮背因形棟
題約制輪奐飾觀聖靈既妥賢才斯萃惟君思創業
成猷厥終始乃令教諭李崇實狀列其事請紀諸石
按志云畧陽地自漢歷唐宋為沔州隸興元府元始
徙州治於鐸水改畧陽為縣隸之至正十年縣令李
舜臣建學於縣治北　國朝改沔州為縣與畧陽俱
隸漢中府洪武四年縣丞葉禮徙學於縣治東北正

統十三年大水學宮壞教諭譚志學修之成化四年又大水學宮又壞知縣李鑑脩之坡之開茲地也掘土得古碑視其記實李舜臣徙學故地也蓋自葉禮陂徙之後迄今凡三遭大水而後徙徙地仍復其故云豈非得數哉夫禮義之俗成於富厚忠敬之道可施蠻貊畧陽為古羌氏之域至文王布岐周之治行江漢之化其風氣已開文命漸被矣歷由數代以及我　明治化惇裕之盛則風尚移易其有已乎然百餘年来人物聲名尚未底于顯融豈以僻處梁雍之間乎亦由屢兵荐涉徭繁生鮮而士不得以隆其業也呂君奉　上命莅關南拊循其民簡練其卒厚農桑薄斂芟寇清刑然後興廢墜脩學敦教奬官師勵人士以行其政教焉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余於關南庶其見之昔文翁興教相如為師蜀之有學蓋肇於此今茲之建是宅阜隆以降湍悍構造維新地復其舊天相人物理臻勢會肆寧厥居寔惟永觀俾俎豆之事来于西南絃誦之音沂于漢沔文翁罔專美矣後世必有考畧陽之學究其文物所從來者則呂君功德何可以弗著哉何可以弗著哉

師問

有問於何子者曰今之師何如古之師也何子曰古也有師今也無師曰然則今之所謂師者何稱也曰今之所謂師也非古之所謂師也其名存其實亡故曰無師曰古之師可得聞與曰古者教之之法曰性曰倫性則仁義禮智信是也倫則君臣父子兄弟長幼朋友是也於是而學焉以由之曰道學焉以得之曰德用之而足以舉于天下曰業是故古之師將以盡性也明倫也則其道德而蓄其業也是謂古之師也曰何謂今之師曰今之師舉業之師也執經授書分章截句屬題比類纂摘畧簡剽竊程式傳之口耳安察心臆牧聖棄古以會有司是故今之師速化苟就之術干榮要利之媒也曰師止是二者乎曰否不止是也漢有經師作訓詁以傳一家之業者也君子有尚之唐宋以来有詩文師辨體裁繩格律審音響啓辭發藻較論工鄙咀嚼齒牙媚悅耳目者也然而壯夫猶羞稱之故道德師為上次有經師次有詩文師次有舉業師師而至于舉業其卑而可羞者未有過焉者也曰然則廢舉業已乎曰何可廢也今之取士之制也士進用之階也曰是既不可廢子何謂其卑而可羞也曰吾所謂卑而可羞者非其制使然也

師舉業者之敎也古之師之敎者立廉耻之節守禮義之閑不重富貴不羞貧賤不詘身于威武不失志于患難故上樂得人而用之夫今獨不欲得是人用哉顧以身求之勢爲難也故以言觀之以言觀之故有科舉之制豈逆其師之敎弟子之學乃以爲利之門也嘗見今之爲其子弟求師及其子弟之願學者口訪耳採有告之曰某高官也其前高第也其舉業則精也某師之於是雖千里從之也又告之曰某未有高官也未有高第也其道德則可師也於是雖比舍弗從之矣夫巫醫樂工與凡百工相師法以習其

技藝所以求食也安有士相師以求食而可爲也此吾所謂卑而可羞者也曰若是則何如而可也曰今之舉業所習者固古聖人之言也因其言求其道修之內而不願乎其外達則行之困則存之與斯敎也安知今之師非古之師哉問者於是避席曰今日乃承益我以師之說

說琴

何子有琴三年不張從其游者戴仲鶡取而絚以絃進而求操焉何子御之三叩其絃絃不服指聲不成文徐察其音莫知病端仲鶡曰是病于材也予視其黝然黑裵然腐也其質不任絃故鼓之弗揚何子曰噫非材之罪也吾將尤夫攻之者也凡攻琴者首選材審制器其器有四絃軫徽越絃以被音軫以機絃徽以比度越以亮節被音則清濁見機絃則高下張比度則細大弗踰亮節則聲應不伏故絃取其韌密也軫取其栝圓也徽取其數次也越取其中疏也今是琴絃之韌疏軫之栝滯徽之數失鈞越之中淺以隘疏故清濁弗能具滯故高下弗能通失鈞故細大相踰淺以隘故聲應沉伏是以宮商不識職而律呂叛度雖使伶倫鈞絃而柱指伯牙按節而臨操亦未

知其所諧也夫是琴之材桐之爲也始桐之生邃谷據盤石風雨之所化雲煙之所蒸蟠紆輪囷璀璨蔚鬱文炳虎鳳質參金玉不爲不良也使攻者制之中其制修之當其用斲以成之飾以出之上而君得之可以薦清廟設大廷合神納賓贊實出伏暢民潔物下而士人得之可以宣氣養德道情和志何至黝然裵然爲腐材置物邪吾觀天下之不罪材者寡矣如常以求固執縛柱以求張弛自混而欲別物自褊而欲求多直木輪屈木輻巨木節細木欐幾何不爲材之病也是故君子愼焉操之以勁動之以時明之以

序藏之以虛勁則能弗撓也時則能應變也序則能
辯方也虛則能受益也勁者信也時者知也序者義
也虛者謙也信以居之知以行之義以制之謙以保
之樸其中文其外見則用世不見則用身故曰雖愚
必明雖柔必强材何罪焉仲鶡憮然離席曰信取於
絃乎知取于軫乎義取于徽乎謙取于越乎一物而
衆理備焉予不敏願改絃更張敬服斯說

樊少南字說

樊生鵬從何子受業能何子之道聞日授業進曰鵬
聞古者冠則命于父兄先生字之以示成人鵬未有

能成然已冠矣請先生有以字我也何子曰鵬莊生
所稱南圖者也汝當字曰少南鵬又進曰字既得命
矣恐弗稱也願有言以勵我何子乃使之坐而告曰
爾聞夫鵬鯤爲之也鵬之大數千里鯤亦數千里非
鯤則不能鵬也鵬之南圖也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
蓬蓬在下足以任其力鼓其後而南非九萬里則無
以南也故所托者小則弗能大所積者弗能厚則弗
能遠蟣蠓之子翔于蚊睫離婁視之耿然無有也何
也所托者小也蟯決起而飛數尺蓊蓊屬于墻以校
于地雉泄泄飛不踰十畝所積者弗能厚也今夫學
者褊褊卑卑狹于守規空空慒慒曰無所益而月有
所亡者皆所托不足以致大所積不足以致遠者也
於是而自念曰吾學大者遠者也何以不能大且遠
也猶蟣蠓蟯雉學鵬曰吾何以不能鵬也是故豫章
濩落小尚可以柱梁以樺棘爲之雖有巧工不能加
焉自致其材也飧精梁而適莽蒼返而腹猶果然飽
也粥脫粟者未及郭枵然餓矣自致其力也是故鵬
之能大者所托者然也鵬之能遠者所積者然也今
爾亦審其托厚其積焉已矣其大且遠者弗難也詩
云有褊斯石履之卑兮言所托也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言所積也於是鵬豫然作曰敢敬服先生之說

袁惟器字說

予中衛世家凡數十第然自昔稱袁氏曰袁氏世有
文武士子弟匪徒襲紈綺者也至予同年舉人惟學
兄弟于前又盛也惟學之季弟曰錡少而有成志循
循飾禮讓能善士大夫其爲士大夫者皆弗厭以與
也於是交游者謂弗可名也當字之而朝信劉君以
命予予重朝信命又聞其雅喜與也又惟學弟也則
不得辭乃字曰器說曰錡釜類召南曰惟錡及釜左
氏傳曰筐筥錡釜之器是也夫天下之事小大華朴

不能齊也然亦弗必齊也齊于適用已矣支離壅腫弗足以器之而斷鏤丹黃反喪其樸皆弗適用爾矣夫錡為器至質也其為用至近也然羞蘋藻實俎豆奉賓客享鬼神曷可不謂至美且遠也予觀夫今之世家者子弟也疾而不足以器之靡而喪其樸者衆也而君乃脩揖拜之節事孝敬之實則其誦于祖考而漸于伯仲者有然也君惟益崇其節充其實無破其質無易其近斯無虛于大夫士之所與而所以自致其器者尚有美且遠者也君其試以予言于其兄惟學其友朝信質焉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序十三篇

漢魏詩集序

夫周末文盛王跡息而詩亡孔子孟軻氏蓋嘗慨嘆之漢興不尚文而詩有古風豈非風氣規模猶有朴略宏遠者哉繼漢作者於魏為盛然其風斯衰矣晉逮六朝作者益盛而風益衰其志流其政傾其俗放靡靡乎不可止也唐詩工詞宋詩談理雖代有作者而漢魏之風蔑如也　國初詩人尚承元習　累朝之所開漸格而上至弘治正德之間盛矣學者一二

或談漢魏然非心知其意不能無疑異其間故信而好者少有及之侍御劉君博學于詩而好古不厭乃輯漢魏之作訪羅遺失彙為此編夫文之興于盛世也上倡之其興于衰世也下倡之倡于上則尚一而道行倡于下合者宗㨗者沮而卒莫之齊也故志之所向勢之所至時之所趨變化響應其機神哉於戲侍御此編不獨誦說者德其功而其意遠矣

王右丞詩集序

予奉疾還值長夏索處人勸以精力未充且省讀書日又無所事野居又無人與語偶取王右丞集讀之

讀且悗則卧卧起則又讀凡數日竟其編顧集中長
短混列欲考體制以求作者之意實頗簡閱乃畧加
編定稍用已意去取之釐五七言古詩各為一卷五
言律最盛為一卷七言律為一卷五七言并六言絶
句共為一卷皆首標體制俾篇詩各有統叙總五卷
錄為一本自備考覽不敢以示諸人竊謂右丞他詩
甚長獨古作不逮蓋自漢魏後而風雅渾厚之氣罕
有存者右丞以清婉峭拔之才一起而縛然名世宜
乎就速而未之深造也今於古作取其稍去冗泛者
不敢加多焉舊本有賦一首今亦删去其裒廸諸人

之作附見者亦惟論其詩而取之不盡去

海叟集序

景明仕宦時嘗與學士大夫論詩謂三代前不可一
日無詩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後言治者弗及
詩無異其靡有治也然詩不傳其原有二稱學為理
者比之曲藝小道而不屑為遂亡其辭其為之者率
牽于時好而莫知上達遂亡其意辭意併亡而斯道
廢矣故學之者苟非好古而篤信弗有成也譬之琴
者古操人所不樂聞又難學新聲繁艷易學人又喜
之非果有自信孰不就所易學以媚人所喜者也若

是將使古道復至於無聞焉而已矣景明學詩自為
舉子歷官于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是蓋詩雖盛
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
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
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于二家旁及唐
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
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今年寢官歸自以有餘力
得肆觀古人之言又欲取我　朝諸名家集讀之然
弗多得其得而讀之者又皆不稱鄙意獨海叟詩為
長叟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亦必

自漢魏以來者其所造就蓋具體而未大耳噫其所
識亦希矣吾郡守孫公懋仁篤于好古其子繼芳者
從予論學大有向往嘗索古書無刻本者以傳予謂
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其刻而傳者亦足讀
之矣海叟為　國初詩人之冠人悉無有知之可見
好古者之難而不可以弗傳也乃以授之而并繫以
鄙言覩者亦將以是求叟之意矣叟姓袁氏名凱其
集陸古士深所編定者李戶部夢陽有序其履歷可
考而知也茲不復述

四圓詩序

燕泉先生由太僕卿陟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朝士寵其行即以其履歷大者為四圖以贈表之頌歌四圖一職方奉使二藩省甸宣三太僕考牧四都憲巡撫先生之陟也景明來關西矣不得與于頌歌之列先生乃走使萬里俾景明文之乃嘆曰覽斯圖也知先生之學以政乎夫物弗聚則不發貨弗積則不殖故土培也而樹蕃盲實之室衆貫須焉是故君子博學而可以有事於四方矣嘗慕諸近世名臣而求其人也率以其質從政焉事功豈少哉然器有局而才有限故施未光而所就者罕無憾也先生蚤歲神穎超

悟天資卓絕然於道無所不學於文無所不致手自注書凡數十家則其從政也固聚而發積而殖不局于器不限于才者豈徒以質而已者哉夫聖人之學一而已矣一故無不備無不備故感無不通而應無不當賢人之學詳說而反約殊途而同歸要其至則一也是故語經事而知道遇變事而知權安可以牢衡而危可以制馭無往而不得焉然則先生之四政也其施諸天下者之肇乎

林泉圖序

商城王君與予父友相別於汴水上別且二十年矣今歲夏自其鄉來訪道故舊間攜所繪林泉圖語予父曰人謂大隱弗居城市真隱弗識姓名若皆自逸于林泉而世弗得見且弗聞也吾迹弗能謝城市而亦弗能逃姓名於里閈矣望于若顧于若竊慕愛之而所謂林泉者常往來予懷也故吾凡值林泉雖莫吾有吾得而愛之又從而適之已有擴吾所未見者而愛之而適之由是雖天下之大凡有林泉者吾無不可愛而適之者矣必吾有也又以遊覽有時弗可常者弗可常固有弗可得而愛且適者也遂為是圖凡林泉之變不窮吾圖咸有之一披玩而向之所謂

可愛而適者咸在吾目則凡林泉之在天下者固吾圖中物也吾方請諸大夫之詩各綴于圖上敢欲得公之子中書君之文焉父諾乃召景明語曰王君與予游予嘗重其人蓋尚賢樂士者也能赴人之急者也好義而忘利者也夫人之品超遠庸下固焉而不可强者也氣拘于所處志執于所見其孰能移之王君者迹在城市而有林泉之想名在里閈而有隱逸之慕其言又若非世累所得係絆者則人品不同有不可量也吾聞之好賢樂士者昌急人之難者獲報好義忘利者寡患君其有後矣是圖之序爾必毋辭

所請俾觀者亦足以考志意而得其人焉景明既受命退曰斯皆至論又何所序乃併記其言君名賢字崇德

漢紀序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敘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辭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于流綴濫簡踳雜而不可以觀余于是蓋慨然有思於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

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于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祥畢舉治忽恭稽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同參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賾索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横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訖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議于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微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為經爾故記事者苟非察于性命之奧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于作者之門矣是書余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恡于傳以故世無刻本云余至關中涇野子呂柟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刋布焉

學約古文序

何景明曰余初入關中作學約示諸生已成材者經書子史自宜周貫不為程限其未成材者令學官量

資作成以相授習茲越二歲矣予日企望夫諸生之有得也然而進退罔知其序造詣或違其方若爾優游終歸汗漫非予之咎哉今復列為程始自十六年春按季考省經書每歲一週性理史鑑而下則接年續去期三歲而卒其業正誦之餘復讀名家文字數篇要其取雖非全編而實覽大義於是究心則古人作述之意源流可窺而斯文經緯之情變化俱見矣理無形而藏寄言有文而行遠由聖賢之訓以至諸家之撰皆言也殊途異門積帶充棟有不可窮攬者然言宣乎理理存諸心體用顯微同源無間故反求

而為已則一而有獲外馳而為人則多而益敍此公私之辨義利之分君子小人之向也夫予既程其書矣諸生其自兹口誦其言心會其理身體其事擇善而用中知至以求止庶弗畔於孔門博文約禮之教而亦徵於孟氏詳說反約之傳矣苟以資乎口耳而棄乎身心繁其枝葉而剥其根本夫豈莫達終亦必亡已爾此豈諸生之咎哉正德辛巳正月既望識

武功縣志序

武功康子作志七篇以紀載武功之故緒理要會蓋粲然明備矣至其叙事爾義用昭勸鑒有可述焉夫

先王之政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尚肆其采物以謹封守而察時變故書叙九丘詩陳列國採風者具其美惡董事者正其得失務在因道財化追俗為制以施于久遠已爾夫天下之勢其所由來亡不有漸苟非豫見而力救之則其勢莫可回而患成循約而治厚生而安其始未嘗弗一致迨于風尚澆淺而德實靡貞其治不可長也戶口繁增而生利蹙薄其安不可久也可以弗慎其漸哉余覽康子之書其地畝則由狹而廣戶口則由寡而衆賦役則由省而興財費則由約而靡其業産則由富而貧地利則由饒而減民性則由強而弱風俗則由厚而漓吏治則由良而奸人才則由實而虚文教則由振而委十弗降本流末媵正趨弊者矣嗟乎豈獨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諸四方矣

正蒙會稿序

易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天下事物之變至於不可窮詰固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者而其本則未有不一而同焉者也苟惟極其辯智以究其所不及知而條貫統宗莫之宰屬則於道也將日支離而學焉者將日以決裂此後世

異端之所由以興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予讀張子正蒙知其詳說之功至於西銘乃識其反約之旨正蒙書多難解學者讀之或不卒業而廢比見近山劉先生會稿明正通達不為回說隱語而理無不得者稽之先生履歷治行則平日窮理之學不有徵哉此書予欲關中諸生人置一本肄之而西安府歷城祝同知壽館陶武同知雷臨清張推官鵬共圖刻本行焉斯文由此著矣先生之書雖無俟贊說而三府寮所務尚如此蓋不可以弗列故為敘諸篇首

函谷子太極圖論引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俯仰近遠參驗而稽合其言廣大弗貳故曰易與天地準函谷子發明太極之義撰圖著論其思精其辭晳其指一盖玩易有得而作者也罔有繆悠背經之說其所究深矣或曰太極圖說儒先之論定矣學者尊尚之函谷子乃置異同其間何也余曰聖人之道貴相發不貴襲貴相明不貴同苟徒襲其說同其旨而靡有所發明其道終莫達也苟發明矣雖異同其間無害其為尊尚也

思親詩引

甥朝良為卷曰思親進曰甥也不幸而二尊人亡也亡而無以見甥之有立也是以銜哀而抱思有終天之恨焉甥何子曰子何以思也親終而子弗逮養者人之常也子盍圖所以思乎夫修身以成行建事以成名行成則不忝名成則不隱不忝謂之體親不隱謂之揚親則其思遂矣子盍圖之此乎朝良曰命之矣敢不承於是士大夫皆歌詩以道之

古樂府敘例

何景明曰予讀左氏古樂府自唐虞三代以來逸詩至六朝之言備矣然其錄不能無雜要之不可盡舉子乃擇其辭古訓雅者凡九十三首爾夫三百篇之外可以誦說者盡在是已不其難乎不其難乎

左氏以音調類詞夫聲音之道予莫之有考也已恐悖繆失實書曰歌永言聲依永今姑倫其辭其辭倫而音聲亦各自見矣詩釐上中下三卷三卷各釐上下取其倫類以相彙附言辭高下時代變易作述源流咸自著矣

詩有不以時代序者明作者在人不係時代

詩三百皆絃歌後世樂府或立篇題詞多託諷義無比興其隨事直陳悉曰古詩格變異矣予故取其有

篇題者入古樂府若古詩十九首及他選詩別為編列

或曰明良五子之歌何以不入樂府曰夫既已著之經世之訓矣

鄉射禮直節序例

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也此禮久不行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黎韓子且苦之今即與諸生言或弗解故復刻此使就此習之而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辭緒理可尋也

夫器一弗備則無以即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莫之

有能備也今但以筐比人聲而以鼓磬節之序器
夫事以明賢故選而後蒞故賓主必乎司馬以所必
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德焉序事
夫射之節於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
采蘋士以采蘩采蘋采蘩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
身而施於天下矣樂譜
右射儀予視學漢中至金州集漢陰平利紫陽四學
師生將行射禮問其禮不知也乃使學官草具其儀
予稍稍為說其文辭義意略去帳復輯其節理實近
可行者為之先屬范推官紳肄於東城之圃而予與

呂憲使克中往觀焉憲使曰予在漢中蓋脩其器矣
未究其禮也謂紳曰其悉布茲何景明曰語曰禮失
而求之野古禮亡不可見者何可勝道哉然鄉射之
禮學校尚或習之予由鄠郿抵鳳漢攷之於學既已
無聞而有司並其器亡之往往督使旋脩舉行之斑
白之老有相與環堵駭視者矣嗟夫古人揖坐旋辟
之容與夫修於其鄉而一日不可缺者至使人以為
曠世聞見之事風俗於古豈不邈哉射儀
夫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
射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於朝是故古者以射

擇士
三射之節其於命辭見乎始射而命曰毋射獲毋獵
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不釋知再射而
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鼓也
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矣三
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役賓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
耦射先賓不敢齒賓于耦也衆賓不先賓在賓位則
不敢踰大賓也故非主則不敢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言哉

賢不肖諭矣
夫物惟時事惟宜先後不踰詳畧有漸其惟射乎是
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弗為也
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者乎
夫射也者禁肆制躁履序蹈和一衆心貫萬事者也
以此於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是故君子之於射也弗爭則其求諸己也弗
力
夫君子仁人之用心也亦觀諸射之道焉已矣子曰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仁者
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
諸其身而已矣射義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序十二篇

送郡守孫公考績詩序

予得告還處野中別業不能應州閭交際趙元澤氏
者予所好者也來造予且將諸鄉大夫之命曰吾守
孫公將奏功　天子天子且將有顯陟也吾州不復
得延公駕矣衆咸榮其行而不忍其去我也見之歌
詩焉予幸居家不得無辭以為頌首予以寡於文且
病固辭元澤曰諸大夫之命也敢固請於子予辭不
得命乃言曰夫考績之法次其殿最而為之黜陟者

也天子執之以待天下之吏者也令之例獲考者即為
良而多陟之而凡吏茲土者亦率以獲考為良而榮之
然以是而知其政信其為良者吾獨於守令焉而他有
職者弗可也蓋守令職叢於他官而獲考為難守位
雖尊乎令而親民與令同令之事又攝焉則守尤所
難也守之上有府有司有監察其下則縣也府曰某
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府可矣司曰某州
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司可矣請之監察
監察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州既
雖有缺事守曰吾庶可以考矣又察之縣曰某縣亡

事缺未可考也縣無缺事而後可考於是觀之吾守之獲考也可不謂之難乎其政之善而為良也可弗信乎今諸大夫出告人曰吾守政則善是為良守也人曰子私子之守也未敢信令諸大夫告人曰吾守之欲考績也府考之曰罔有缺事司可之曰罔有缺事司請於監察監察曰是未有缺事可之又察之縣曰縣之未有缺事守之能事事也則人必曰是豈非政之善而能之也豈非良守而能之也余曷敢不信子之守也夫如是則吾守之賢不待詩歌而知之也而復以去我為不忍者又非也吾守去茲而有顯陟則其位又有

大於守者矣守一州也其惠狹陟而大於守焉又豈一州之惠而已也雖然詩歌之作無加於吾守而吾士民之懷也不可缺也敢以茲言首之詩凡若干篇

贈清溪子序

清溪子嘗遊吾郡題詩山寺中去時予幼也既長予遊寺中尚見其詩今年予得告屏處郡西之別業所罕有接識吾鄉有趙元澤者長者也故常與語也他日偕客來予謂客誰也元澤曰是清溪子也予業已識之蓋二十年而再至也清溪子亦長者又能為歌詩善鼓琴性好遠遊凡遊江漢洞庭百粵之間者將三十歲也予亦好遊嘗遊燕趙遊秦楚滇蜀然悉以宦故遊也弗肆吾志與予語遊尚勃勃也吾郡尤達高鐵溪者嘗仕司馬部遷楚徵又仕江南仕蜀川亦好遊者也時謝宦隱於鄉無與語遊者乃數與清溪子語懽甚也於是予與鐵溪更相延致月餘日與歌吟弄琴至夜分有不怠也夫人之睽合離散有謂偶然者清溪子始遊吾郡予同稚子而鐵溪方宦遊也二十年而再至而相與甚得豈偶者也清溪子歸歸而歲一至焉則與吾二人語遊尚有期也時與清溪子善者皆作詩為別元澤泊馬君卿者尤數往

來者也詩併附卷卷首題畫皆鐵溪作者也清溪子名昂字子高出東陽沈氏鐵溪名鎧字克明元澤名惠君卿名錄白坡何景明志

贈瀟文彧號古峯序

瀟文彧先生與余父兄游者數十載與余游者六七年博雅志慕凡世之詰媿侮衆方鬨然文彧獨漠然不知也余益愛焉語多合意嘗謂曰君其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乎余第進士猥來見訪至再乃徵余言請為別號余知文彧者將安辭遂號曰古峯嗚呼繫破混沌一派世道萬偽日茲吾嘗高卧北窗之風想

無懷葛天之民慨身世之既遠也及道西華玉府覽其峯高寒竦人由是又南望匡廬五老巢入空濛氣含鴻濛雪落太古乃登羅浮七十二峯於飛雲之上別來嘗夢想斯境棉石磴披蒼翠浩歌煙霞深處與華胥氏往來不知有人間也則文彧之古峯亦此類也耶然文彧世族西江漢唐聲華今益顯家地之古矣標支野鹿貌之古矣太羮玄酒文之古矣余所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心之古然則文彧之古峯將凌太虛入廣漠而求之無何有之鄉奚俟吾言

贈左先生序

左君以大理寺副擢山西按察司僉事時師君亦以刑部員外郎擢江西按察司僉事二君者同鄉也其擢也鄉人及其同官者咸寵之或曰二君之用也以法家也語曰處山善樵處河善漁二君之於法也左君善平師君善鞫或曰匪獨二君者然也今之用官也皆然也今天下二司布政則以錢穀之吏為之而按察則選於習文之家何景明曰不然也在選才爾若論其家何官也苟執事之不察吾懼其責名而亡實抅器而遺用也舟之於水車之於陸不相通也然以舟車者非能舍木也是故察之舟而搏檝櫓柁者曷一非木也故木良可以為舟車矣夫器完而神注則互周而用精故耳之職曰聽善聽為聰目之職曰視善視為明然聰明者匪耳目也皆神之為也故君子全其神而用之可以通天下之事矣夫左君善平師君善鞫是二君之職也廣之其才曷往弗善也二君履夷歷艱備嘗通塞是天之多其才也出為臬為藩入為臺為省為將為相咸由此矣

贈趙君士器序

余官於京十五年其閭鄉之仕郡縣者數十人或起或沮或全或壞始也不知其著而其微居可知矣諺

曰地知稼小知大夫基事者莫如志鼓動者莫如氣風也盪於天雷也奮於地山石至固也松柏干之而出氣則使然也孰能遏之哉大抵吏之沮而壞者咸不知職而顧於官不憚已而忌於人不知職不憚已則慮不一而志渙顧官而忌人則多畏而氣不伸故內有得失利害以變其心外有威福毀譽以折其勢勢折於外而心變於內則業不精而行罔功惟知職而憚已則職為重官為輕已為內人為外是故務約而心暇事成而身不失夫梟翔於屋雞伏其雛吏之命職也為事者殉事為民者殉民古之吏也今也瘝

其職以崇位以民冐害而覆其身夫志氣者不可以無輔也是故必才以濟之識以明之德以經之義以紀之故剛不暴而勇不亂四者志氣之輔也趙君士器通判保定府有治績治上考功部績第一士器弘治辛酉舉河南省其同年選而為郡縣者十數人或沮或敗士器官獨成且起矣士器之治也剛而易勇而能遜辨達而不避其所由於志氣者遠大矣

贈許汝登序

許汝登先生為進士初令樂陵大盜之起也山東吏不守將威於闘或奔樂陵完令有禽伐大盜遠之功

名勃如也乃陟樂陵令為兵備僉事兵備三年赴考功部奏上考予嘗問兵備何以能禽守也曰有技乎曰弗能彎弓曰有力乎曰弗能躍馬予嘆曰是知兵計矣是以能禽守也兵備復任鄉之士大夫曰兵備奏上考甚寵請予之言加兵備也景明聞之貿有為之具者篤不求之志夫能求之士匪能為者矣語曰富賈坐室貧賈遊市夫玉必生於無人之山珠必產於九仞之淵然而為重器而至國中者非珠玉之能求於人也西子不窺戶而布幣盈門求之者衆也㻬砆自懸魚目屢造醜女多媒天下有為之具四藥著

曰才行著曰德勞著曰功聲著曰名是故守用所以為急也蓄得所以為重也慎代所以為嘉也保譽所以為室也夫任使爵位所以加於才德功名者也求而得不求而失勢之所必有也是故利害形而心移夫才勝使德勝任功勝爵名勝位必不求者也賤也而人貴之辱也而人榮之使勝才任勝德爵勝功位勝名必求之者也貴也而人賤之榮也而人辱之夫不耻干而羞從者衆人宜之才德功名之士可以需人之來而非可以求人者也兵備天下才德功名之士也予弗患夫求之者之不至也

贈南雄判俞君序

俞君公濟判廣東南雄府陳大理曰君起於貢為佐郡文貧而深蘊厥施必大請余言贈焉余嘗聞劉大司馬之為廣東伯也順德令吳獻臣伯常引與坐論謫吏鄒汝愚伯上客之伯也善下下矣而令也謫吏也安其禮有與任之有見列之夫先王之時懼天下之褰情而隱賢恒徹其所蔽限者故崇高則畧之富貴則損之使人人抒其意而盡其才是故先王之時史也直其道不辱其身忠其職不卑其位維名與資令之所為蔽限者也名也標聲資也階勢崇虛而實

或不徵升庸而超倰或格是故聲日張而勢日懸公卿廢禮士之文牧守靡察民之實是以官屈而吏以調田以此一下上而通天下是以難也夫受揖則五受號則坐吏之自處也重其身以求而求勿淩也脩其事以見而見勿皎也執巳卑來陵也居大柔取藉也是故必高其節而遜出直其志而平施古者學之有術守之有力行之有方皆先守乎巳者也夫定取舍也以制得失定好惡也以制毀譽定是非也以制從違定行止也以制進退是故上交不諂而下交不瀆故名也者弗能榮辱而資也者弗能崇卑也傳曰

君子非其人不交故不知其人考其師友焉俞君師章司成而友大理其所從有淵源矣

贈胡君宗器序

余黨士胡君宗器性爽而敦勤而凋度詳謹而無隱情辛酉舉於鄉今年選保定府通判不治府主理邊之芻糧次於懷來七倉屬焉　國家之儲此邊是重故以部司專紀而五判分受其約無督之者有守有撫有按有監司給納之者有權門有貴家有戚里有世族有豪商有富賈聽役之者有倉吏有場吏有吏胥有兵隸有車人有攬戶有營庫之厮器有衛有量有石文有委獄有受訟判也亦難矣臨者取者何者干者赴而白者來之沓沓畏之惴惴沾然緣然錯錯然若風雨之至也雲霧之交也矛戟之衝也機栝之發也若川委而疇布也於是乎無備無宰無識無籌無攻莫之應而立也夫衆令而汎從則遺衆勢而流悅則委衆盖而闇受則罔衆數而頗覆則眩衆辭而滯理則叢是故共者承衆令也剛者折衆勢也察者徹衆盖也約者舉衆數也通者肆衆辭也夫致慮而圖全者患之防也任而弗却視者事之隙也夫瓜縶必摘鵠張必射舉火者冠遁測井者投石道河求通

也疾搖則簸故共而曲慮則拯之者至矣剛而樹標則摧之者至矣察而示明則掩之者至矣約而踈中則實之者至矣通而速成則塞之者至矣夫水之源潔也可以浮衆舟而不沉可以滅炎燎可以鑑可以一分可以決重隄之障而轉千仞之石故蒞官之要則莫要廉以修其身也廉以脩其身則心靜則氣直則視燭則計精則才達

贈向先生序

夷陵向子粹行敦質好學而秉禮河南何子珍其人焉向子爲地官郎善於其職遷守廬郡行也謂何子

曰予欲子言之也何子曰唯唯予見子之履禮也禮也者理之敍也其道也卑非知崇則莫達夫物鉅曠者弗以細肅遺淺求而浚通明罔以幽隔故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五帝三王踐其理而示其事仲尼識其事而示其理事實而易理虛而有形者方也神者無不在也形神弗二故微著一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故曰禮始諸飲食夫君子之爲人上也使其吏程而民矩也貴承也而弗以屈節承也貴親也而弗以回德親也直內而順於外敬立而行其恭夫然後上下則也故曰君子揖私朝煇如也登

車則有光矣君子之治也設其綱紀而有其目與民守之誥朝在門夕於野功不可以躐取也分不可以踰得也故曰嘗遠食必順近食夫賤市者爲售也故君子下也而人高之非求高而下也處也而人實之非求實而虛也有功也而人德之非以功求德也是故君子之脩也盡諸躬而已設地而懸望焉君子耻之故曰徒坐不盡席尺夫才盛者亢其志名高者危其身享厚者盈其量是故君子才也思抑名也思藏享也思約故曰君子之受爵也一爵而洒然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夫仁生之義殺之禮

辨之智藏之故春生秋殺夏辨冬藏天之四時也四時之道具而安其序故歲弗變而日新是故慮善惟動也動惟其時也美而無當弗足美也故曰玉磬必擊大琴必張嘉肴必食夫幾者時之會事之發也制其幾發其事會其時則莫若斷孟賁之力罷於累試由基之巧廢於百發弗斷其幾也故曰日中乃暴操刀則割是故禮也者通於晝夜貫於天地格於人鬼者也是以君子貴履禮也向予於是再拜曰敢不承予之言何子復拜曰子之命也敢不告

贈楊靜之南歸序

靜之先生學於鄉貢於國卒業於監歷事於臺乃銓於選部而歸省以需政焉歸之日友人集送之嘆曰嗟乎予今也始見天下事矣昔之人曰不出戶知天下此爲說也已使余於鄉也弗於國於監也弗於臺則於天下也何以見之哉今也予始見天下事矣向之言不可行者未必不可也其可行者未必可也情有所難徑而勢有所難格意有所難通而理有所難會耳與目異也身與心方也故曰民與士不同論匹夫諸侯不相謀此誠然也何子聞之曰靜之其有得乎夫天下有巨有細有常有變有常常有變變有巨

巨有細細有巨而細有細而巨有常而變有變而常故鑿一戶者昧四方之遠専一節者失三時之利帆海者不知山駕陸者不知水飲氷而寒者不知爝火之焦天下之事其藏也一其見也不一其趨也一其散也不一其見也散也不一也故君子多其見聞焉廣其思慮焉悉其覆暗焉其藏也趨也一也故君子約其見聞焉精其思慮焉矩其暗覆焉理貞也事情也貞者正其體情者幾於動也體非正不立幾非動不行是故學而卒業者尚本也貢而歷事者達用也教以成士政以資官厚其身而周其知夫然後可以

見天下而無行不之矣靜之其有得乎

送孫慶州序

郡守孫先生懋仁以吏部例擧爲慶州府同知其視郡凡有三年也申人宜之而難其去我相與送之上其長老薦紳又言是遷迺郡吏者恒格不超歷有赫非所以尊異良吏勞勤勸善也咸愡惜不能爽其意景明奉爵進曰維斯遷也迺吾所爲先生慶者諸長老薦紳顧弗覩也自吾長凡吾郡之守更者幾矣不三考不得輒徙因仍玩久與民吏耳目相厭刺刺不能其繁遽其從去固已毬然倦矣先生在郡始爲三歲部始爲一考其政軌民尚有不盡究習猶鼓作莫敢緩悅而志氣展布方堂堂向殺富即起而置之鉅地登之州邑之上視他昔守者不可以謂無尊異也然先生偉男子也吾嘗見爲吏者矣愼者多畏不能有所震烈寛者多留不能有所辨達是烏用寛愼也先生處吾郡與武衛肩立彬比勢抗干沮衡折而卒能行其成事之瑣絜旁羅不爲曲慮不爲周防以才任之而莫爲所變亂以失其措執是以行亦無少遇挫衂以至於今徙官愡是則偉男子也偉男子被是遷故長老薦紳憾惜邪以爲尊異也然吾聞適千里

者百里一息適萬里者千里一息不亟進則所至者遠也鵬之將圖南也必直上九萬里則風在下而南圖易矣府之同知視州之守位則爲高事則爲簡高則足以尊其身簡則足以節其力先生遠造斯乃有地也於是長老薦紳曰如子之口可以慰矣送行當有言其緝是語書之

送蕭文彧分教臨川序

制士貢入者願祿仕則以學職請禮部彙試而去取之迺復試於天官去取加詳焉然後進之　大廷
天子躬臨試之取其堪任者下之選部盖獲名於禮

部試者十之六七焉獲名於天官試者十之四五焉獲名於　廷試者十之二三焉予鄉蕭君文彧願就茲請歷三試俱獲名優列於是領臨川訓導抵行鄉之好於君者咸致儀爲慶張祖爲餞徵予以言贈予於君又厚雖不徵予言固將有所告焉夫君之是請古所謂辭尊居卑者也然師儒之義大矣非關析之司可同也故試之屢而選之重且難如此獨悲今之任是者不知所以盡職舉其重且難者而自輕忽之甚者斯鼓坐堂上呼喚生徒弗來者弗詰也夕鼓反室與諸生飲酒虞然弗忌也諸生賸物來者禮之弗

來者怨之業之惰勤弗察也監司視學者至入其室寥然不聞絃誦閱其士藹然揖讓不能列考其程課漫不即敘詰其弛職則自謂曰吾官卑吾禄薄苟升斗私吾妻孥爾安所爲哉否則又曰吾叢職士弗率教也咸若時天下之學職廢矣夫教人者視其所自教古之所謂師儒曰以賢得民也曰以道得民也古之所謂教曰考其行也問其業也是故古之人賢著矣迺考行道立矣迺問業行則進其良糾其有弗良者已矣業則簡其修董其有弗修者已矣故自教者二曰賢曰道教人者二曰行曰業賢曰著道曰立行曰良業曰修盡是四者其教明矣君夙有聞於鄉博學明儀其量淵然其行敦然其堪是任無疑也且其業於庠也久歷於師也衆凡所以自教及所以教人者固習見而熟聞者矣後有稱教明於臨川者必君之功也

壽閩定峯兵憲序

定峯先生以十月十七日爲初度之辰諸生既請予詩壽之復各爲詩以送遂成卷焉諸生又請曰必序其詩而卷斯成矣何子曰諸生何以壽先生也王錫進曰吾聞之壽祈諸天者不若徵之人也夫人之可

徵者莫若功與德與言已耳今先生西寇之平是有軍旅之功也書院之建是有惠士之德也而文詞誨訓是有彝言也徵之人以爲壽者曷以易茲也是則先生之壽者乎何子曰然夫功則利博也德則被深也言而文則行遠也夫博則天厚之矣深則天大之矣遠則天久之矣故謂之壽諸子曰子之言廣錫意矣可以壽先生矣可以序壽先生之詩矣

贈李仲良者老序

凡郡縣鄉有老設之爲一鄉所平者也皆以長厚有識達者爲之其任在於責耕保事敦薄和爭道訓謹

率而已今歲弗熟自汝以南數百里草盡死中民以下爲食所害起而竊掠昔之宿寇鉅盜相與乘發肋匿熾弗可已民大動擾於是藩司下令州縣鄉各置一老使任捕詰雖非典例亦便宜所可舉者也時予鄉以李仲良舉是從其厚仲良者吳抑之氏彭寬夫氏爲仲良晃予曰仲良舉是役吾鄉所賴以弗擾者衆皆爲賀而願子有以告之也予聞仲良之鄉矯矯弗耳爲惴歛能與人任事鄉人素所豪傑者也其爲是役吾弗患仲良弗能也慮仲良弗慎耳攘盜本以安輯良者也苟弗慎則弗能不妄有逮也有妄逮是猶治濫而加之水救燎而附以薪其爲害倍矣鷹隼鞱而養之利其能搏野鳥也苟搏於家使雞犬弗得寧則必去之寧失野鳥弗及雞犬也是故仲良弗可以弗慎焉能慎則能弭害能弭害則天必賞以福是故仲良不可以不慎焉於是抑之寬夫曰斯言固仲良之所明者也書之俾仲良弗忘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碑文墓誌共十八篇

張公去思碑

吾州守張公以彰德府推官莅吾州遷南京戶部員外郎適弘治甲子爲吾州凡七年既去州之大夫士越考翼馳狀于京謂余曰公政吾州德我民我民德之予州人且公所舉其知公爲我民文其實碑之余聞公初第丁未進士來推彰德彰德達上下州之之京師者必之焉公所以爲彰德州人固已識之往來閒迨遷守吾州州之人咸慶曰此其推彰德者也始抵任鳴鼓據公座列群吏胥隸其下兩翼詰土之情之俗皆莫對且欲徐伺其所爲公頃屈指曰其也富其也窮曰某良曰某曲且僞曰某里某地闊狹瘠饒高卑如何嫁喪貨農及所尚敦薄如何悉中左右顧且汗莫知所出神之臨民溫然有餘度人多易近有訟者不欲速成獄久能自解不問其成案惟詳惟明故境內訟不他求仲民或中其惡不即以色姑徐治之大要務與民休息不輕震動擊搏初人以爲常不甚快然卒以相安殊無多事陰受其益民知爲生桑柳皆林羊牛雞狗豬靡不腓以蕃故賦多先期納者

工役未嘗僕僕舉其不獲已者時孔子廟久不葺棟桷缺丹白黯以陊公完之廡置像筭無者州東山曰義陽昔申伯地世沒于衛官公於御史沁水李公白之遂築書院于山之陽路橋陂池倉廥累郵城隍郡治祠入祀典者每一新民不曰費暇引學官諸生講學考業然亦不數數諸生益習不怠州往年科無兩舉十人者兩舉而十人惟公之力處人上下各有禮故無怨至于小大亦多感焉由此觀之公之政古謂平易者也所居雖不大異其去能使人有餘思原公以明經取第復以經術潤飾吏事且熟文法加之平

易所以充令厥後凡刻削抉剔眩知矜能僞自增顯者視公不足取焉公名拱字朝儀蜀之內江人履歷不盡紀紀其大者耳亦不忘也而州人忠厚之道存焉以是堅不可讓爲之辭曰　天子勅牧光播厥脩輔植敦朴頗蹟蠻蟊民膚是優持威倚法刻志爬搔良者不關益佑其倫惟民之羞公邁厥迹匪剛以柔令終如始民罔違尤南山之石蒼蒼寒秋世公之休

王母何氏墓碑

王氏母姓何氏羅山人何原女也爲王翁伯全妻王翁父曰王紀爲未陽縣丞良愼無易行未陽公爲其子求配乃得何氏也何氏嘗從王翁侍未陽公道宜其奉舅姑君子無不有善道也性溫靜不見厲容僕婢未嘗有被叱訶者生子四人長鼎娶張氏次鼒娶夏氏又次鼐娶孫氏又次鹹娶張氏女五人長適許伯原次呂祿次予兄舉人何景暘次王鳳翔次劉森凡爲孫男女二十一人外孫男女八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壽七十六何子曰王氏母當王翁舉鄉者時嘗入城予時少也嘗見焉其鄉人族氏甲幼者未見王氏母未嘗不與飲食也然必躬持與之又躬視之惟恐其不飲食之也其慈愛人如此宜其子孫

衆多且獲壽也王氏母卒之日其鄉人族氏無不哭者予兄以王翁命求碑樹于墓予故得畧敘其實且爲哀辭曰嗚呼允哉坤之德厚而廣兮用蓄其後裕且長兮曷其不淹遂返厥常兮朝日慘惻飈風厲兮閨堂閴寥發帷蓋兮脩室委蛇超素驥兮悠悠天逵鸞皇逝兮惟月有良兮肆辰又吉駕彼栢輀兮載此杉櫬前建文旌兮迺造玄室玄室邃兮寧厥域有石穹穹兮纘爾德允哉萬嗣則女則

明故大中大夫資治少尹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公墓誌銘

正德十年三月三日致仕大中大夫資治少尹運使李公卒于汝佐以使于京赴其友人何景明景明哭于庭讀汝佐書曰先公嘗言求予生誌今死也已矣惟予圖之嗚呼予忍誌銘公邪雖然公知我予孺子知公宜莫能若我者予忍弗誌銘公邪志曰公諱紀字朝振潞州人也中成化乙酉山西省試授故城知縣遷錦衣衛經歷臨洮府知府累遷至福建運使曾大父本大父日初皆長者不仕父貴贈錦衣衛經歷母宋氏贈孺人公魁岸甚莊望之若神健辯說聲如鼓鐘人咸尊憚敬聽之少好讀書苦刻父母慮而禁

之莫從也自言曰苟弗欲事往古天下焉已矣苟欲事焉弗讀書無能為也又善無遺忘一目過者老尚能口誦也以故稽古言當世皆秩秩有理敘可施弗直為虛談已也始至故城縣俗昏議財多財為禮少財為恥貧家男女或壯老無以匹也公至盡召諸里耆曰夫昏也爾責爾女邪俾爾女有家邪即賣女有大賈無用議二姓禮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空女何以能家也即人家終窮無財爾能俾爾女終無家耶自今昏有議財者有法法弗貸于是縣中貧而匹者千人縣故有官地占于豪官莫能奪公按文責

地豪畏即出之還官乃歲以地出給貧民緩其征是時河間郡縣最稱故城縣治乃擢故城令為錦衣衛經歷六年擢臨洮府知府臨洮雜番夷號難治公曰不操法示毒人無以遠惡也乃治其豪侮法慢令者治益尚嚴明吏民人人無不惴慄無敢冒文者其後人人乃得自緩不至蹈害郡則大治守日與寮寀張宴會坐花行酒吹笙竽時與衛官擁旌旄伐金鼓出城行射較獵然人人亦喜觀曰太守甚樂孔武弗擾也洮水將壞城洶洶不可渡守登城指某山石可堤某山木可梁乃築石堤水水去城三里伐木為八舟

梁之在郡剛方自持不能恭事上官上官多畏害之都御史有親故過府販綿葛求守令于民為倍利焉守曰此何以令民也吾為民守終不能為都御史覩故販而重利漁民將執之其人懼而遁譖于都御史都御史彈守降為長蘆運司同知或勸公曰運司財利府也人無有望身名陟者公又貧獨不計子女邪公弗聽益峻自潔嘗赴京諸大商賈人張具於路遮馬留食公策馬疾過之叱曰吾食汝邪于是御史嘉之上其名曰居可貪弗污者今見有李同知爾公嘗曰寧死不折寧貧不貪觀此公之言施矣然公為舉

人時已能却金不為人干請蓋其方廉志性不移如此由長蘆擢福建運使一年乞致仕歸曰吾何以弗已耶世之見用者予知之矣不富勢率通滑爾方者貶廉者塞吾無用矣吾何以弗已耶別號默菴晚又號漳東主人歸而築室讀書扁曰怡老雲窩好吟咏著有默菴集既疾會其親族子弟曰吾年止今日吾平生儉人以為嗇吾無人以為有夫誰知予者遂出篋笥開使共視之惟圖書衣幘而已公生正統辛酉七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五配原氏封孺人先卒繼毛氏亦先卒繼趙氏男子五人長汝佐郡學生次汝

佑儀賓次汝仕汝价汝儒女子一人菊姬皆毛氏出孫男子一時可孫女四卜以是年四月四日葬南石曹之原初景明從先君為驛丞時公使與汝佐同學朝夕惠教即父師矣嘗謂毛夫人曰汝視景明毋可以異汝佐然毛夫人視景明不啻不異汝佐也及先君致仕貧甚公饋之車馬其歸也集衛官送之郊亭揚爵酌先君曰吾老友酌景明曰吾小友夫予侍公三年也凡公所鑒識望勵予者皆德義風慕無窮之事豈有世俗庸淺之見者哉其所自負與又甚宏遠深厚予以為有將相器業而卒鬱抑不究其用何哉豈古所謂賢人困厄廉士無名者耶予識公之言行甚衆不悉誌誌其大章章者銘曰嗟嗟棟梁直木取斧玉瓚玄珪不遇大享委珮長裾嗟嗟泥塗厥施未光積則有餘有餘之積其施厥嗣乎

徐太母潘氏墓誌銘

徐太母潘氏卒其元孫漢當承制以刑部郎中張君狀來求銘按狀潘氏處士潘宗女徐公傑配也徐公先配李氏李氏生士方士方生漢繼配潘氏生士正士正生淮及潭潘年四十而喪徐公遺有貲鉅萬盡以任士方士正二子二子乃商吳越間遂益饒厚其

家二子又喪矣乃復以貲任淮而使漢潭讀書為學生淮亦累貲鉅萬為大居第京里漢潭皆能學問也居家甚勤儉無襲衣兼食然施族仁下不有所害初潘適徐氏士方弱也恩之逾於士正士正卒其二子淮潭弱也母謂士方曰爾子爾弟之子士方子二子也逾其子漢夫潘氏有大功德于徐氏三世其不謂之賢母婦哉生正統乙丑七月十六日卒正德乙亥九月四日享年七十一女一適梅鏜錦衣百戶孫女三曾孫男二漢卜以是年十月二日葬城南七里鋪祖塋與其先大父大母並藏焉銘曰嗟嗟一婦未亡

三世以享徐氏之廟百祀爾享

樊懋昭墓誌銘

樊懋昭諱亮信陽在城鄉人五世祖林洪武初自徐州從軍徐丞相麾下　文皇時隨征克大寧歷鄭村垻白溝河攻圍濟南又歷夾河小河大戰有功陞正千戶死于陣其家因徙南京林傳玉玉傳清清扈從幸北京遂又家於北京正統初以林功大死事故陞清爲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錫之誥清傳子愷戰西直門死詔陞其後爲都指揮同知給恤其家子恕在襁褓夭弗嗣而懋昭父剛當嗣剛時在南京性戇赴靡

未就而歸乃從其外翁家信陽樊氏由此失其官剛生二男子長曰明次即懋昭父母愛長子不甚愛懋昭朝夕詈詈懋昭曰父母非愛兄不愛我也爲兄貧故愈親愛無怨懋昭少好賈賈不欺人買綿于湖廣李氏至鋪閱數有羨乃察如李氏問綿數李不知也懋昭即還其羨遊鄭陽家人來言河溢溺人即惶問父母人曰無害即大喜忘問其餘館人旁聞之太息曰此人孝子也知有父母已矣懋昭行賈二十年餘積嘗買牛家縲興溢三金牛家恐其知而取也設酒號曰非者閱直實溢三金吾貧可遺其一還其二懋

昭笑曰吾知爾貧故溢與爾寧兵備王信陽先聞昔惡誅死吹問首善以爲鄉長鄉亦強懋昭懋昭不欲爲然莫能脫爲鄉長民富者持千錢貧者持百錢客遺之求免役懋昭怒罵棄之地已乃竟役富者而貧者緩焉官有取嘗爭之數日必抑其半弗得則拂衣起直出不顧官亦知其直不重讓也然竟怏怏弗平致疾不起矣生天順己卯十二月十二日卒正德癸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年五十五歲娶計氏生子曰鵬爲郡學生好讀書慕古昔從予學甚解懋昭爲人篤塞不識字然善算絲毫不爽又能記不忘先人梅漢

公嘗言懋昭父母始來信陽艱窘其兄好酒不事生懋昭弱也即粥菜行市供其親長即賈賈遂矣即農乃令教其子儒矣豈可不謂自立善變化者哉傳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樊氏之失官越三世而始儒鵬曰亡父積善不能大壽而子孫孤弱非先生誌銘茂放朽矣嗟乎遠大懋昭者在鵬也夫銘曰孰達弗以厄孰起弗以仆爾反爾棄本旋復爾族

明處士錢公墓誌銘

處士錢公卒逾今其子廣暨中書舍人祿還葬南京新亭鄉祖塋祿奉柩將行乃以公友人鄭君洪狀來

乞銘予與祿同供事　制勑不得辭按狀公諱進字景升姓錢氏別號菊菴上世蘇州府吳縣人洪武初徙南京著籍上元縣祖永忠從　文皇帝北上授工部營繕所所正遂著籍大興縣父玉母唐氏有子五人而公長公少機敏恂質身若弗勝衣好讀書日誦數千言攻書法始授學吳太常既乃精思摹索晉唐諸名帖嘗曰法者迹也巧者所以神妙也吾將心致其巧終不至泥古法迹故其書成一家而士大夫珍之天順間有薦之朝者不報公乃嘆曰吾讀書思進取行志今人以一藝薦而又不獲達此殆天也吾何

願焉乃深自剷晦終身不仕矣家貧力貿易事其父母父母所欲有為極辦之無不稱指意友愛其弟達達舉進士為青州府推官早卒公為經營其室家撫鞠周至公性好施與宗族不能舉火者皆待于公冬月見無衣者輙衣之嘗自合秘方膏藥以施病者出城見枯骨蔽野心愴焉購地瘞之　今上上　兩宮徽號推恩耆老公以年八十　詔給賜冠帶米肉絹綿公度量夷坦無崖岸與閭中高年結壽會歌酒盡日兒童婦女見者輙稱曰錢翁錢翁云公服勤儉起家嘗訓子孫曰吾見古人以艱苦立門戶而子孫或

以奢縱蕩之嗟乎嗟乎汝等戒哉又自言曰行德者身安之為善者心樂之今行一德為一善而務章取復是賈販事爾夫古人恒陰施于冥冥人不知而已無所求故謂之安樂公生於宣德二年庚戌正月初九日卒正德十一年丙子五月　日享年八十有七歲配崔孺人有內政先公十七年卒子三人長慶前習字中書侍　仁智殿次壽榆栗授散官次即祿女一適陳綱孫男三人曰登譯守官曰泰曰承澤孫女三人俱幼鄭君曰錢公可謂善不近名而德不求福然名與福錢公有之矣予始知天下有不必求而莫

能舍者也銘曰施之冥冥獲于昭昭匪爾之求實由爾招祖丘南鄉爾于逍遙

劉孺人廉氏墓誌銘

孺人廉氏洛川劉判潤之配也以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卒距其生正統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六十九歲有子三人珙玹琦有女四人適二靳氏薛氏王氏又有孫男子五人孫女子八人琦為行人于京師將赴喪深戚抵狀拜予曰母亡不孝茂以見矣生有閫內之行一二乞列諸銘石狀云孺人父廉公景浩劉公同里人也內治嚴潔孺人為少女又慧絕持

女訓故廉公甚愛之年十九徙適劉公性方良而孺人温惠左右相如賓敬至白首室無迕言劉公初業太學母太夫人在家老而諸子皆弱又歲大饑孺人乃盡脫珥簪衣服易粟周旋寒竭使太夫人不失甘旨而家人咸無饑色太夫人病歲餘孺人日夜奉起居嘗藥太夫人乃撫手嘆曰我孝婦我孝婦劉公仕凡三徙京衛經歷而孺人有錫矣至劉公徙判易州孺人勸之曰仕宦老當思還鄉土爾久在外非止計也劉公乃即解官歸歸無幾何而孺人卒孺人義訓其子琦幼嬉孺人誠曰汝兄學不成而汝復優游老

婦何望也琦遂厲學舉進士嗟乎孺人于劉氏者可謂大賢婦毋矣乃銘曰孰曰家興靡顛有室孰曰夫貞靡先女吉瞻彼洛野其域有馬樹其墳櫝以材大厦

王孺人墓誌銘

志曰地道豈不厚哉高山之下必有重淵孺人者武邑通判馬公璐之配御史錄母也父王公獻世為信陽衛人孺人温厚淑則性至孝幼亡其母哭之累日弗食長歸馬氏為叙理其家外内弗貳家不匱鉄其具食翁姑未嘗弗旨馬公緝學取仕孺人實佐之訓

諸子必經于義而無間其慈里人咸稱孺人大賢云始王氏諸昆弟富豪里中居有樓臺出入騎馬衣文綺甚耀也王公則好書詩工于賦詠行義敦質而常慷慨論事甚愛孺人慧教之書故孺人通孝經論語大義孺人之來嬪也昆弟為治裝使人張牀幕導之鼓樂如俗儀王公大笑曰此何以為也且裝者充女室家陳爾非為衒觀也乃屏鼓樂盡弛其張具載之于車使人推挽之造壻門以故崇儉服飾孺人式焉孺人生天順乙亥六月四日正德丙子七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子三人長御史次錦次錬皆郡學生女

三人長適劉暘次適學生吳尚智次適學生辛昊御史使于外聞孺人喪乃復使于京將奔葬于城北七里岡祖塋泣告余曰子吾母里人聞吾母矣幸志銘之余收涕曰嗟乎昔先君子之在里也有詩友會而王公宗之蓋時時道王公之風焉余之聞孺人也有本哉有本哉銘曰北城之域岡蜿蜒上有白日下黃泉刻銘于石昭後先

明故夔州府知府鐵溪先生高公墓誌銘

鐵溪先生高公卒余道赴關西過家哭其喪余抵大梁之夕也夢一星搖動隕地其光上發厥明有報公

疾甚者及余至公蓋亡一月矣公遺令其子還曰必
何子銘我而可還聪而泣曰可是惟爾子之志於是
還乃狀公事實來求余銘按公上世山東人始祖濟
南萬戶萬戶生成從居河南太康縣成生智官建文
時為副千戶永樂間謫戍信陽遂世居信陽矣智有
孫曰瓔景泰庚午舉人為祁州司訓司訓有男子二
人長鐸次即公司訓卒于官公纔二歲母李氏携之
歸年十一時與羣兒戲釣于學宮池水上曰我釣鼇
亦如此爾指揮劉宗興之舉于提學陳公選收儒學
弟子員中成化甲午鄉試戊戌舉進士授武選主事

崇王請罷守備汝寧馬大司馬以信陽已置守備
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屬議公進曰是不難移信陽
守備置汝寧俾兼視信陽則事攝而官可不重置大
司馬喜曰主事議便於是常引與計事稱之曰我益
友也公仕宦既聞時有所憤切乃言事忤內貴人內
注其名屏上卒以他事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鎮遠
為錢都御史所重諮以邊務洞夷有相仇者使通判
輯之不服通判乃夜從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遣
明往卧榻已碎通判則從容東帶出帳前議和事夷
覘而神之盡服弘治改元移山東青州府明年遷鎮

江府同知同知嘗委事江南諸郡著績自鎮江遷夔
州府知府知府一年致仕歸與鄉人游讌觴詠自娛
十八年今　天子御極　詔進大中大夫初人屬公
以公輔之幹公亦自負旁睨一世無所下以是人又
嫉之使不得究其用故公之歸也盎肆形外嘗曰
仕宦之途我固諳之矣人生苟快意何必至卿相哉
公體貌脩偉而精神晳朗見者傾悅又善談辯時出
詼諧曉音律能自度曲兼善書畫皆奇健自成一家
公既綜博衆藝而尤長于詩詩語豪宕自喜篇章流
播時人珍之在鎮江往賓日本使臣使以詩上公和

荅章立就使臣俛首嘆服曰此中國詩人也性儻蕩
好交游樂于與進門下之客率多名士其在鄉盃劇
岸示坦後進無長少無不與之者而好學躭詩至老
不倦焉公生景泰壬申五月二日卒正德戊寅八月
十有四日享年六十七歲配吳氏封安人有子八人
長遷次選次遠俱郡學生次道次邃次邁次造次迅
女子三人孫男子七人孫女子七人公之將卒也召
八子前曰我有好子徐又曰汝亦有好父遂瞑遷治
終甚慎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城南飛鳳山之陽夫吾
郡雖代有顯仕而文物之開寔自公作辭翰風流為

鄉人宗即使公徒致位卿相何足以易此哉何足以
易此哉銘曰淮山二精降神合符是生偉人太郡大
夫佩劍冠玉容雅甚都騄驥偹陸大車廣衢既騁既
載頓轡懸輿弗究厥至命也匪吾有八男子接踵啓
塗列銘公藏萬祀是圖

馮宗武墓志銘

君名洸字宗武予郡方伯馮公鎬之子也少而敏明
方伯公奇愛之挈以從宦授詩命業進士未弱冠即
能進士文方伯公嘗數使揖客使客立試之其文無
不稱客意者宗武既自有材質復獲隨侍多購典籍

與觀名獻郤自勉嗜降問無有屈難以故學益有蓄
爲郡學生厲志超遠不欲委瑣循格在群游中嘗稍
自露翹翹靡所下同輩亦先之謂弗逮也戊辰歲方
伯公以憂制居鄉里其秋宗武忽疾作疾五日竟以
不起臨絕呼方伯公曰父視汝婦若孫言畢瞑矣於
戲惜哉彻予免官歸自都下宗武來視予坐語彌日
既予謁方伯公公飲予遣宗武出揖坐之席側視其
色不黜其言琅琅有音也而不數日以死何哉始人
望宗武取高第如拾而屢試弗遇或有言其數奇者
然非謂天也丈聞宗武鄉居者吳英合室病疫貧不

能具食藥宗武以百錢洎米往醫濟之後英及其妻
病死復爲買棺以瘞歲凶族人有欲轉徙者宗武止
之曰人有貸予錢者俟取之以需汝矣毋出也竟以
死不克終其意然觀於一事豈當夭者哉宗武生成
化己亥十月五日卒正德戊辰八月一日其生纔三
十也娶馬氏生子格始十歲爲有後矣以己巳二月
二十二日歸于城東土家河之原方伯公乃泣涕遣
宗武弟沂携其子來乞銘曰兒死矣弗及矣願子使
其後有稱述不泯斯亦足矣乃銘曰爾生既促孰俾
才覺既才既覺孰俾夭伐城東之丘藏焉永括我志
爾穴爾後弗泯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余君墓志銘

君諱文淵字子澄姓余氏余氏之先浙江奉化人也
洪武間有從戎者廼徙著于京至君大父南城兵馬
指揮使信益踏舊行有名稱生女淑異妃　崇王遂
大余氏父鐘字德聲授錦衣衞百戶以　王戚隨之
汝寧出入親近厚于禮義善詩歌喜賓客　王任之
奏爲儀衞副賜世蔭其官後復奉例奏粟爲指揮僉
事君母吳氏生君君生于貴然且少而不靡靡爲泰
能自約下招致延譽無損父風始生秀敏不期月能

言六歲知揖客屬對父命就師師有所難即無不釋也十三承父官後亦奏乘為指揮僉事入侍衛能夙夜不惰其身　王甚奇愛之也為行崇厚尚恩外祖母喪弗克葬舅氏弗能婚君皆為破財力卒舉二大事其造人所難類此然卒之日距其生年二十五耳天使盈其年則所施者弗止是已柰何弗能有遐享也先是君父德聲公有疾君日往朝問夕弗寢即寢亦弗脫帶人或病其憂勞然不謂還有弗起也余嘗過汝得與德聲公接識有舊愛亦尚記君之貌今君乃世矣豈不惜哉君娶治中吳應期女是生子相卜

十二月十五日歸于汝城東丘德聲公與余書曰弗幸亡兒歿矣命也無若何矣其有不歿者惟子之文是畀余弗忍違公之意乃銘曰佩玉粲粲垂帶委委話言唯唯旋辟爾爾天實是奚弗竟誰使廓其有藏萬億是彌我銘斯章君也弗死

誥封太淑人倪氏墓誌銘

太淑人倪氏者故指揮使鮑公龍之配而汝寧守禦千戶成女也有男子三人文武韜文當世其夫官然早卒也孫威襲官至都指揮僉事始太淑人婚鮑氏當鮑氏盛太淑人篤塞循默一無所白至不識衡量較物輕重及遭夫喪子又不及官而夭孫且子然在襁抱也太淑人泣曰鮑氏三世屬是兒我當下闕閭守吾年俟兒立也乃躬操門戶苦織紡懷其遺孫至罹罪寒艱閔而使外內不廢人視之猶昔鮑氏盛時也威既立益顯前緒府有覲望太淑人之志果今有待矣太淑人季子韜者亦先卒獨武侍養能有立有四女子長適陳爵次適王虎次適劉威官指揮又次適百戶丘漢孫二鎮乃武之子次即威也又有孫女二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五人太淑人生于永樂十五年七月十日而正德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乃卒凡

享年九十二為鮑氏婦母者七十餘年其可謂大有始終于鮑氏者哉都閫君卜是年十二月十日以太淑人祔其夫葬在溮水之南來請銘銘曰輿其宅其地肆好以寧太淑人之魄

誥封淑人任氏墓誌銘

子鄉都指揮僉事鮑君德明喪其正室淑人任氏將葬請曰亡妻有勤于予今逝去我我願得子之文志其葬乃志曰任氏者信陽衛中所千戶任清女也適都指揮僉事鮑君威　誥封淑人淑人室有女德家有婦儀御衆媵不嫉妬待群僕不刻害蓋婦人有君

子行者也鮑君為指揮時淑人甚承之整齊其內內有巨細悉不以干鮑君鮑君治于官淑人治于家以故鮑君得盡能于外無有內累也鮑君聽衛事自以循先世官不能光陟前烈碌碌無以効其才進取于時值蠻夷不用績乃思有所建樹淑人力相之鮑君果以功至都指揮淑人之助不可少也鮑君凡征役在外者數年淑人益葺其家能使鮑君不有顧慮淑人有勤于鮑君甚著也然卒之日年始四十五又無男惟女一人適指揮應龍陳忠天所以享淑人者何弗厚也是年己巳十二月十日葬于溮河之陽祖塋

銘曰是為淑人之穴吁其嗟厦之構也而乃離其家實之成也而乃殞其華施報天也其靡邪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合葬墓誌銘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卒其子鎔者余同年舉人者也衰服來請余銘曰鎔辱好于吾子子幸而念吾子之好其勉以圖吾父余義弗得辭也乃志曰袁公勛者字世臣其先武昌江夏人也高祖曰壽從　高皇帝兵有功累官副千戶壽生斌斌襲官始自南京從信陽衛左千戶所斌生清清生俊皆相繼其官俊即公父也明于往古成敗有立志思樹奇功

厭循循蹈恒轍好讀馬援傳慕之曰必如此乃男子也後果効功荊襄固原間歷加指揮同知進階懷遠將軍卒君所襲官蓋其父立者也公幼而母夫人丘氏棄養養於祖母太恭人繆氏既長事祖母能篤孝又事三繼母亦靡有弗得職者也為人長者無所欺備宣府時屬朱參將部戍獨石虜犯塞士出還奏捷公未有獲也朱參將者往與公愛欲私之乃容令功載著其功公不知也將奏以告公公愕然辭朱參將曰將軍鄭列城使某得幸備行列而虜犯將軍之塞當家金矢先士卒獲其渠率今縱不能而將軍又私

我以功夫冒人之功以干上賞未能有厚享者也將軍則惠我矣其若我何敢以辭也於是朱參將許之嗟嘆曰弗可及也已奏功同部多與得顯秩者而公益裕然終其身無有怨也公始厲志軍事數入主將白軍事冀有所建後見邊事益擾將率多不撫循士罷於求自嘆所如不合有志莫可為也乃稱病歸解其職事閒居士卒至垂泣請而退益堅既謝官出則布衣弗飾乘馬嘗獨行郭門外遇負薪者弗識也爭道橋公墜于橋水濡衣公起振衣去亡有怒顏負薪者察知是公皇恐來跽門外左右請罪之公乃反酒

食貧薪者曰固知汝弗識我爾我烏怒汝也性夙友
愛父命與昆弟分財悉推與昆弟不取有別產在碓
口盜夜刼積稻捕者徵之皆旁舍兒也公曰釋之是
窘於饑者也非不令子弟也我既弗能賑而使其溺
于盜又柰何使其以盜死也於是盜悔讓亡不相率
為良者也在宣府有所嘗活者歸而鬻子得貨持謝
公公廉知其鬻子也不受使反其子又傭有疾疫者
彼親者弗敢近公入其卧躬賜藥與食飲凡公所弗
忍者有是也公少業儒所嘗讀書老尚能口誦使諸
子及從者為文親考閱布其次第雖老師莫能易也

及鎔魁河南省試人皆曰公以武世其家又能以文
學成其子也公娶韓氏宣武衛昭信校尉百戶韓俊
女也賢而能其妣然早卒公亦不再室也有男子四
人長曰鎔次鎧次錡次錄鎔既為舉人不欲襲公乃
以鎧代職而大有能於官女子五人長適指揮汪洋
次適監生辛昺又次適百戶趙騰又次適千戶陳昇
其一幼也有孫男子一人女子五人皆亦幼也公卒
于正德已巳八月十九日有生六十又四矣以是年
十一月二日合葬韓氏墓銘曰溫溫之德不爽厥恭
厚積自躬厥承靡窮東門之東有丘其隆吳曰公宮
公降于中與其配同萬祀攸終

封孺人李氏墓誌銘

封孺人張公夫人李氏以正德五年八月十四日辛
子雲為給事中聞喪于京師雁㦸冒星來奔將以十
二月二十五日葬乃乞余誌銘夫人墓以久遠夫人
雲與余世通好又同年進士也余肸時得覲夫人又
余有兄子者夫人孫男子妻也間得詳夫人之德故
弗可辭也志曰夫人李氏者封徵仕郎工科左給事
中張公之配也父曰某信陽衛指揮僉事夫人生于
貴而順正弗違不脩瑢玉之飾能親其族人族人長

上卑少來者亡不有厚往也雲縣襄陵時迎夫人養
出有車馬奴妾甚貴夫人益良恵亡害僕有不稱指
亦亡被罵者也至雲歷近要已致錫命于夫人矣
夫人見人恒惴惴慈訥弗耀也賓客至必自視酒洒
饍食男孫有婦媵亦弗以委也以故內外咸曰夫人
大賢始夫人歸張公時及張氏中窘夫人相張公集
其家至躬勤苦事拮据鞠棘亡有怨意雲稍長能學
矣又能相張公篤教弗奪其業以就顯名夫人益不
獨可富貴也豈不謂大賢哉夫人生宣德癸丑三月
二十九日壽七十八歲凡為男子二人孫男子五人

女子一人曾孫男子一人女子二人夫人之所享者厚矣銘曰張氏望中奕世武冠遠夫人歸門戶稍單何有何亡夫人弗難夫人有子伯震仲雲霞則弗永成志者雲嗚呼夫人內德不易茹辛獲肯食自我積雲相祖域隘弗可壙廼爲夫人改卜肇土在西山下夫人康哉祀于張氏爲世妣祖

壽藏銘并序

壽藏者今太常少卿劉公之所作也公年未期也作斯藏也預終焉故曰壽藏亦可謂達矣夫生曰寄死曰歸古者之制棺也中年以歲踰中以月祭文葬志

或自爲之後世利生而凶死言生則慶言死則忌其達焉者亦或鮮矣公少敦敏好學能爲科舉文未第也而以大父文恭公之蔭爲翰林秀才屢以勞効久次轉官歷中書舍人大理寺副禮部郎中尚寶司卿又嘗爲　今上正字　上即極乃以春宮侍從遷太常寺少卿頃之逆于逆瑾罷歸瑾敗復起爲太常少卿仍供事內閣制勑房其在制勑也歷事　累朝自天子及　后妃王公大典禮咸有事焉歲時賜賚金帶寶鏹饍饌人咸榮寵之能習國家典故臨事必有稽而處人又平實易見然則公之達也非其經練

之所成篤厚之所積邪壽藏在武丘山祖塋之側崇基下水袤形象阜列樹週垣一塚雙戶公曰楊恭人予配也將與合窆焉公名傑字世信號武丘山人世家蘇州府長洲縣銘曰巍焉武丘泉有瘞劒產秀生才有靈斯驗壽藏壘壘在丘之旁有封有樹有扃有房百年同歸偕此齊德有安者棲無遠先域曷歸曷寄孰祥孰凶乂矣公達究其始終我書銘章永而勿失水衛山朝固此玄室

姪渭女壙磚銘

姪渭女子三兄女也兄從父官陝西渭源女生于渭

故名生十二年夭女幽秀警敏質若弗任衣且少言語日偈閑事紉繡剪縷未嘗從群女戲聘王氏子歲丁卯夏疫家婢有遘之者衆不敢視女入其睤持米飲之家人固止弗聽數日婢愈女乃疾恐憂其父母同吾疾殊不甚父母見其弗眩困信之病旬餘忽起呼其母曰救我我不可活有頃絕六月十日也是夕即瘞于坂西予痛悼未及銘其壙後數日乃治磚砂書誌銘命僮掘土入之銘曰既以生汝慧汝又以拆汝予莫究汝坂西有域惟以瘞汝

姪岳州壙誌銘

姪岳州東昌公第二子東昌公令岳之巴陵時生也生而白皙顱角稜起能言後聞人讀書即默記之誦數百字不忘對客揖讓若成人者也東昌公歿哀哭夜不寐曰爺棄我何去也遂嬰病病且死猶啼泣呼其父生四歲死於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埋之堰東岸上銘曰岳州生申州死死丁卯生甲子魂安之魄歸此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行狀五篇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先考梅溪公行狀

梅溪公卒其季子景明恐逸所行事將銜哀爲狀求當世學士大夫之譔越二旬毋孺人又卒益隕感不能言也又踰時乃自念曰天弗聽不延予二人予小子敢廢先人之德使學士大夫靡所論譔在我後之人靡所稱述豈非大罪哉遂渧泣爲狀曰公諱信字文實父曰鑑母劉氏鑑爲陰陽學典術典術公有五男公第四子也其曾大父大父皆世居信陽之梅黃鄉爲農家縣徵其子弟爲學生書吏輒懼而深避匿之典術公少時縣求之急其父又欲匿之典術公曰丈夫出當有用安得久匿也遂乃入城而公時亦稍露頭角鄉人識之曰何氏世厚積不發發於典術公然其四子當益大也吾黨皆下矣典術公嘗權明港巡檢有侯郎中者暮過宿亭下怒芻不具公時爲童子入給芻侯郎中見其有儀試之屬對又有奇語乃釋怒謝曰予弗知汝有子也公既長典術公使任家事不使爲學生公乃與同里王憲閻禎等結社御水上日賦詩飲酒期以此台終而公舅父盧翁者有鑒

識能術也嘗謂公曰汝三十當出樹德立聲後當有官然卑不顯也至汝子有顯者矣久之公亦以才謀不少試嘗念盧翁言及三十藩司辟為承差其責令嚴不可脫解公曰命也果若外翁言矣夫立身在人不在地也承差雖卑于何恥就之邪既為承差見為承差者皆富子弟縱侈弗循矜炫衣馬而已餘則又卑賤汙甚乃恥之弗與群日檢脩飾文雅以自獻而諸藩使亦異之也布政使吳公節者最奇公嘗引與畫計每事公一發端必擊節稱善曰吾老秀才吾不如也會陝西告災京師發粟萬石自漕河舟至衛輝

而令河南陸移于潼關是時河南亦弗熟惟南陽汝寧稍熟也乃下令南陽汝寧發夫萬人驢萬頭供是役公聞之不可曰是將救河南而緩陝西之救矣不如出省藏馳一吏使入糴關內然後下令南陽汝寧之夫使人出銀一兩而給粟一石且免其役是一吏代萬夫之勞千里活一旦之命矣此兩利之道也於是吳公卒從其議而役夫皆喜曰蠲吾役是蠲吾死也皆樂出銀與官無肯受粟者也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皆蒲伏進謁獨憲使陳選長揖立不伏直乃捽選下選厲聲曰太監至辱天子法司已

而又使都御史移文郡縣取名馬都御史持紙筆自書然手栗不能執筆顧左右皇汗又不敢令人代公在旁曰此一書吏事耳都御史大臣不當煩都御史乃奪筆代都御史書故其後凡論仕宦必曰陳憲使男子也而高官有汚行者輒羞稱之為承差嘗董大役其建輝府也有羨金五千以詣吳公吳公駭曰何羨之多也夫汝羨出者而私之誰知者也公曰吾聞之凡私者滅公利者近害今羨出于公也五千至厚利也吾私之將無滅公乎利之將無近害乎是以不敢有也吳公曰然吾亦弗可有之也於是公乃請以

賑河內饑人焉公兩為驛丞不以庳官自貶有威嚴厲氣義不少下人人亦相下之在會寧會貢獅番武官需求所過吏吏無不被箠者又為先聲使縣官以下除道郊迎公獨不出武官至則譲公公立數之曰遐臣以番夷貪戾恐患所過吏故以汝監之而汝反教之為患耶視其符給餼食餘無所與後武官果敗併盡逮所過吏而公獨以抗武官弗逮也會寧三年以內憂去已而復除渭源渭源有大滑李氏三衛軍圍其舍能彎弓破闈出縣令大懼公乃以計縛之歸縣令縣令駭且懼入而甲乃敢見也公故病足疾病

則累月不起嘗鬱鬱思歸言曰夫所欲於富貴者可以厚身也然殺身以求富貴於富貴厚矣於身薄也古人有志身者以圖不朽也富貴豈不朽者也予壯而有志思少自試故不羞庳官夫善嘗酒者餔糟得之矣久于官非予所執駕者也在渭源又三年值御史行縣縣簿下至驛郵之吏悉徒走奉輿馬馳五六十里公乃浩然嘆曰可以去矣吾自為卑役至歷官未嘗一日屈也今不能為御史徒走遂稱足疾求罷官還矣然在官貧甚無匹馬而臨洮守李公紀者饋之車馬以還既還治居城西溪水上岸植梅樹日逍

吟其間號梅溪居士有詩百篇為梅溪集居常論地理卦象推時日運氣以為陰陽之大順四時之紀五行之布吉凶災祥繫之不可違也公有子四人長景韶累官東昌府通判卒次景暘舉人次景暉又次景明景明既舉進士為中書舍人三年值正德丁卯自以道不立欲修學近親乃請病歸景明歸又三年己巳夏公遘疾將卒召景暘景暉景明來曰吾昨夢予父招我我殆不起矣景暘爾即長我家仕則思有以光我汝念哉曰景暉治稽事以厚其家毋外有慕又執景明手曰予之先雖無有大顯聞然世皆長者夫

源不積不厚不導不流不廣不長予先祖有積矣予其導之爾輩其廣之乎勉哉修學明儒汝弗可有讓焉言已卒豈不痛也初公娶盧氏繼娶李氏盧氏者盧翁廣女也翁戍大同歸以女妻公公嘗稱曰盧翁事石將軍有功將軍欲官之翁曰願罷戍歸為農夫不願官也既歸外母嘗恨之曰始從石將軍不歸何患不貴乃自苦為農翁笑曰石將軍何能若我也及石將軍敗翁哭之顧外母曰爾謂我不從石將軍今將軍欲與我哄瀧上能得乎盧氏配公有賢操然早卒李氏孺人者其父本山東人官於南京有二女子

教之誦女訓習婦事長即李氏嘗寓羅山盧家與盧翁通好兩盧氏家往來相善也會公喪盧氏盧翁為擇配曰李氏女賢吾知其命貴當有封求配無適李氏女者李氏孺人適公大仁惠篤儉終其身不易焉景暉景明乃其出也又生女適孟洋以進士為行人而景韶景暘則盧氏所出然弱齒即見遺也皆養于李氏又有孫男六長士為學生孫女六長適張氏子餘皆幼也公生正統辛酉卒正德己巳四月三日李氏生辛酉二月十五日而己巳四月二十九日卒皆合葬盧氏墓於西山之麓公自游官及謝歸六十五

年而當正德丙寅　皇上御位詔以景明官封公為徵仕郎中書舍人封李氏為孺人男景明曰何氏之先有仕羅田者元季因籍羅田高祖曰太山始避紅巾携母至信陽　高皇帝兵至建紅旗一白旗一曰為我軍立紅旗下為我民立白旗下太山乃立白旗下太山生海行曰隆二其兄隆一為力士于南京行訣于弟曰吾即是從不以遺累爾子孫遂去終不相通不知其子孫所在海生三子次子鑑即典術公始開官端典術公子曰仁義禮者皆力田無外事第五子曰本才邁使氣為學生早死而梅溪公在諸子中

最有立諸兄弟生養之卒皆為舉其喪其建事明幾薄貨利遠聲色重然諾好施與砥行厲節百折不毀雖古人不遠讓焉夫梅溪公其起家裕後之祖鄉里之憑矣而二母事之可謂合德景明不類不能廣志紹德又少不盡識所履歷謹記其所嘗聞見及鄉黨傳者著于篇俟學士大夫采之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李公行狀

公諱祐字宗吉別號三川曾祖明陝西鞏昌府安定縣人也洪武間舉懷才抱德為御史已坐事謫河南周府護衛經歷子曰伯仁經歷公卒于官伯仁幼且貧不能歸也因家于官所由此遂世著開封府祥符縣籍矣伯仁生孜配史氏生公正德庚午　今上

上　兩官徵號推恩公以子茂元封承德郎禮部主祭清吏司主事配高氏封安人公幼即端整不戲四五歲能誦詩八歲而知學善屬對十三四學趙書又善大書草書皆無弗工也長讀易習舉業思起科目父母懼其弱而致疾也強奪其志自是常鬱鬱志不悅恥事農賈乃益閉門務學誦古書求徹大義以至刑名醫卜星曆算數之學亦無不深究其說嘗手授茂元易詩讀之曰吾恨未能以儒致身惟汝力學以

畢吾志初公父孜家頗饒然能任義散予不責償負以是家漸窘矣既歿貲益蕩盡公年方十七八且孫氣氣無依力營幹勉終大事不見其匱性忍慾不畜滕阿終其身布衣蔬食不易也然延師教子暨賓客之禮則靡弗厚者有人竊公巳金一鎰知其人不發或曰曷訟諸公曰安忍訟也訟而必論以盜金巳可復積受盜名百世莫改也且彼非亟困曷以至此吾安忍訟也遂終不發處家甚閑僮僕雖少者莫敢足中門犯者必斥逐之外內肅如也其奉繼母賈氏撫義弟善以孝友開于鄉人接人甚謙恭笑語衎衎款

洽而議事理談世務又偲偲無所依違常至屈人人有過必正色質之不少假鄉人不善者疾之而善者敬憚焉公生景泰丙子二月十三日卒正德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年纔六十耳生男子四人長即茂元弘治乙丑進士今為禮部郎中志業甚著次茂魁茂先先卒次茂才為學生女子一人適同邑王金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卜以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葬于汴城西鄭門外茂元曰先君子自封官以來甚優暇康強聰明壯者弗及人曰先君屯巳而泰天之所以祐善人者固不爽也安知遽以微疾弗起也豈不哀

哉夫先君子生也用心苦而志堅其於事物也必究思必底績造詣晚而益深明于當世之務然無位弗獲施也今也巳矣豈不哀哉景明與茂元爲親友茂元謂景明曰先君子非當世尊顯之誤無以發揚使不朽也景明乃次敘茂元之言以俟采擇

亡兄行狀

亡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舉人選巴陵知縣遷東昌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合顧能事父母必得其懽心少時家父遺之讀書曰讀某書某日為我背誦至日持書來誦之不遺一字父嘗不悅俟父巳寢號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兄謦曰為誰也兄曰兒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曰兒如是胡有弗悅也始為舉子下帷講誦日厭蔬食諸友生患貧者多貸人貲兄曰爲士而貸人貲後將必取償于官卒不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能績學卒不能進士必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志行奚必進士既而爲巴陵令人曰巴陵難稱也令巴陵者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比至則廨舍蕪穢不治吏不典列民不服役也曰是可以弗為巳也乃版書政條懸縣門民始相顧曰令給予然亦稍來集從役以

觀兄察役者悉寡弱役且重也問之皆屢居無業者也而其強富有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負山岨叛令不復能制也故弱者役日重兄曰為令使弱者苦強者得免而何以令為也乃釋弱者於是諸富強有力者曰聞新令善吾奚可叛約也乃相率來請役凡邑中堕廢盡以興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陵以乏委積與宦常滯月不得去而令日走道路不能給又不得少坐堂上視事至是館無留節獄無滯訟民又見令時置酒召客與飲莫不服且異也居六年將考績民赴監司留之曰令茲行必遷遷則奪我父母也願

以終惠我也已而果遷東昌東昌職專事簡而孟有
餘力嘗作書與景明曰東昌頗無事日可以讀書課
子甚樂也但苦薪價太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
僚屬士民咸哀哭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初娶鄧
氏早卒繼娶夏氏亦先卒繼又娶孟氏孟氏生二子
長曰岳陽次曰岳州俱幼也一女夏氏所出聘張氏
子士奇家父生四子長即兄次景暘次景暉景明為
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暘舉鄉試景明雖庸劣無所
成立然知讀書舉進士是兄之教也嗚呼天速死吾
兄也景明何敢忘吾兄也謹纂記所行事求太史論

譔以章沒世哀悼之餘文不次叙

明紹興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陶公行狀

陶公諱永淳字質夫號曰樸菴上世由宋汴来徙松
江華亭遂世為華亭青林人高祖嗣宗曾祖羽祖蒙
皆隱不仕公六歲而失母鞠于外祖吕公少雖甚單
窶然即有志氣不逐群兒戲長益嗜學嘗讀書南禪
寺閉門誦習趺坐中夜闇然若有深獲已而出入默
念不輟人莫得識也于是試補郡學弟子員提學御
史嚴公洤者大奇異之時弱冠也名翹然起矣天順
壬午舉應天府鄉試中成化丙戌進士初授魏縣知

縣以制去任服闋改南和縣縣民王氏家饒于貲有
利之以為功名者誣以妖言公曰夫已樹利而種人
以死禍是可忍邪乃為白之竟全其家歲屢告凶能
發粟沽民濟者甚衆又嘗請于　朝建宋廣平祠曰
明揚先俊風勵後學典弗可缺也於是吏治彬彬稱
于畿內然其治不近名求事之集無瑣務求弊之釐
故甚近民去而民思之為刻石頌德始御史屢上南
和令治行或又請吏調邢臺吏部乃以勞積久次轉
紹興府同知同知常攝行府事鋤治暴強植立孱弱
剔蠹洗冤郡事有弗能决者皆以委之無弗片言

以獲其情立斷以成其獄者紹興六年以迕于暢御
史暢御史嫉之乃移疾歸後暢御史敗或勸公直之
公不答也都御史佀公大器之乃曰于　朝俾以禮
致仕焉公自舉進士人見其材氣辨達謂必致大用
然弗得意于時宰故兩謫縣令不得內補及御史上
其治績則又以為紹興同知名擢大府貳而實遠之
紹興治又著矣又遇暢御史以故連蹇湮滯卒不得
達故人咸曰陶公弗能自致大用要非命耶然公有
子曰驥為行人公来視驥適遇　今上上　兩宮徽
號推恩進階朝列大夫躬拜命于　朝人又以為異

數也公之羅官也日與其所厚善倘徉九峯三泖間觴詠為樂賓客至門懽歡款亨劇談古今琅琅傾聽或無賓客與其鄉人亦宴笑終日好蓄古書帖能竹歐字晚卜葬地彭家庄山水佳勝心甚樂之乃預治棺斂具築壽藏焉正德癸酉九月九日疾卒享年七十有二配王氏有賢德先卒太常卿夏公甥也子麟臨江府檢校女適陳觀繼配李氏武功千戶安女子驥乙丑進士禮部員外郎女適相尭臣次適唐瑛次聘許康孫男四長孝次友俱縣學生次𡛼次睦孫女三長聘朱氏子麟出餘皆幼驥出曾孫男某元孝出

公篤孝友嘗以父母未被封贈屢上疏陳乞兄永洪不能自立養之終身歲時祀祖先已必祀太常夏公及其師諭德陸公坐主文和劉公其弗遺人恩義類如此驥初聞公病即乞歸省歸而公已卒弗及見也乃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彭家庄驥泣謂予曰先君善事甚衆不肖弗能詳也夫親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弗遠皆不肖罪謹述其一二請為行狀將以求銘著不朽焉驥又稱其祖竹軒公精易學其高祖在洪武與袁陸為文字交及其先君子厚相與者皆天下名德積累從來者遠矣然驥亦尚文學能取天下士豈非其家法哉可謂善承其志矣予與驥同直內閣制勑房為寮友故得論次其先人行事俟當世名公大人采焉

甯母朱太夫人狀

太夫人姓朱氏諱忠溧水知縣甯公賢配也其先為山西稷山人父曰旺永樂間從戎定邊衛因家焉旺與甯公父剛友甚懽約為昏太夫人由此遂歸甯氏其歸也事父母曲盡孝敬門內之事一以力持之仁下篤族內外咸稱為女丈夫云甯公為士夜讀書太夫人必以女紅相之夜分甯公嘗倦思寢太夫人曰

吾女紅人卑也以此辭之欲以相甯公誦讀不倦又時時蓄膏炭俟甯公夜讀供具之甯公中成化辛丑進士為溧水縣知縣既召內也而病且卒太夫人召子河慰之曰女不能忍爾父邪踰哀莫益也汝未有立汝父不瞑也汝恢汝父遺業斯為不忍爾父矣乃為延師使執經授學而太夫人經營其家甯公有交主事楊秦舂暨其弟舉人秦新二人者早死也有父老在堂甯公業心許終楊老楊老之終也甯公弗克及也太夫人謂河曰是汝父志也今弗可以已也於汝殯之甯公置有地一塋太夫人躬率力時藝麻菽

瓜果蔬菜地無遺利而家致饒裕太夫人見河慷慨
多交游喜之不悋所需予嘗誨之曰吾無患汝之不
交也患汝不善交爾河舉弘治乙丑進士授戶部主
事會逆瑾用事新例謫臨漳知縣未幾轉德州知州
適大盜起能攻守保州人將臣大吏多倚之尋陞河
南按察司僉事兵備信陽迎養太夫人于官太夫人
老疾篤河疏病歸奉太夫人還疾益篤囑河曰吾也
上見汝父之成也下見汝之成也見汝子又將有成
矣吾無恨矣惟汝之單嗣妻孥群小毋失恩教毋輕
夜出毋縱飲毋遐遺故舊吾沒之後毋為佛事言竟

逝絕生正統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正德十年
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七歲子一人即河也孫男
子四人曰平曰中曰半曰巾孫女一曾孫男一曰憲
郎河以是年　月　日卜葬河曰嗚呼亡父之仕也
未六年而逝河轗軻于途靡有定吾母也艱闢振家
茹辛履厄以收相夫教子之功而河也尚不能致
錫命于母今已矣豈非終天之恨乎謂景明曰吾母
非當世尊顯之譔無以使不朽也予雖未識河然予
知予母子矣幸狀之河之兵備信陽也信陽有數桀
民主寇行權于鄉者數十年矣細民安其害而大吏
莫之敢廉兵備至悉芟之始廉桀民杜氏杜氏奔之
京託勢者人護見之兵備見之曰是杜氏邪左右曰
是即卻護者出置杜氏死法又曰大盜之行無寨堡
也乃城數城咸鉅縣百萬之工弗踰年舉民忘其勞
官不知費兵備敢任而不憚害好義而弗撓曲憂公
而不慮身善察而不煩喜事而能集民曰父母吏曰
鬼神其引疾歸也吏民士大夫踰數百里送之皆涕
泣嗟呼不忍去去後郡縣人皆生祀之嗟哉何以獲
此邪昔滂有母澄清之志行軾有母忠讜之節立若
兵備者非太夫人之教邪太夫人可以不死矣予未

交識兵備兵備在信陽予仕于京然以信陽人知兵
備及太夫人之事乃畧敘述以俟作者采擇焉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誄祭文雜著共三十六篇

方竹先生誄并序

先生譏逝訃音奔告大夫篤孝幾隕幾絕於是同年生汝南何景明誄之辭意淺簡無以究蘊迹闡耆之素旌聊以寫哀

嗟嗟先生含和服介志貞履順長達少成有聞厥震齊民元士三軍匹夫席珍孰聘褐璧其享游心恬澹遺跡富貴早學晚仕方行勇退天弗憖遺弗俾　生人失其則士喪其程素車騤驥乃造玄室風悲日冥

殲良萎哲有子大夫高駕脩行廣志遐澤維亡弗亡譬木之孽其發愈達迭彼積泉其流不括嗟嗟先生何戚何傷嗟嗟先生

祭亡兄東昌公文

某月日中書舍人何景明乞病歸自京奔亡兄東昌通判君之喪致奠而告曰嗚呼吾家自始祖有籍世服畎畝者齒不造郭童子不入市逮先祖父興乃知好儒尤通陰陽家術於是郡舉典陰陽學始有數廬於城而吾父繼之門戶稍著父思以儒顯厥家而自以舉業未遑也屬之吾叔然吾叔又早死也當是時兄且弱冠也慨然有立志終日下帷歲不窺圃讀書過目即成誦為文操筆若宿搆人望之知丹穴之雛志在千仞而渥水之駒心越萬里也及得省薦父曰儒業果有徵堂搆可弗墜也既十年不得志於進士家夙乏厚儲稍見迫窘而父亦罷官羸橐單車車勤来歸兄乃益砥志嗜脩不少貶屈左右奉父承以顏色父亦靡有弗豫者也然是時二兄學已就緒予亦從父旋兄從容試之曰小弱弟可教也遂口解經疑手授簡策朝啓夕勵不得相違弗逾載二兄洎弟同舉於鄉父謂吾門當自此興也逾年兄遂令巴陵逾

三年弟仕于朝又逾三年兄遷東昌父母之慶兄弟之好方以為慰孰謂吾兄死也始在巴陵聞鷄通衢執燭視事風江雨湖晨塗夕舟坐不溫席寢不緩帶予視其勞瘁竊懷憂惕然卒無恙也𡍬徙東昌官尊而事少屬衆而職專吏有所告可以卧應予謂今之逸固以報昔日之勞也嗚呼孰謂吾兄死也死之先一日作書遣吏來京視弟弟方與客坐語得書讀之至再且以徧視坐客有頃僕進報兄死弟叱之僕頃復報兄死弟猶以為僕之誤聞也嗚呼孰謂吾兄果死也兄器度沉靜果於行義善類朋趨邪黨斂避正

色近信不為矯飾兼之加志窮民秉心在公名位當不量也年未至而施未光天即奪之何也嗚呼父母俱存兄弟仰賴男未及婚女未得嫁吾兄何遽棄而去也前月嫂奉柩歸至西平復生一男弟視之眉目宛然類兄也前抱持曰哀哀遺腹兒淚下不能忍已復視吾二姪長者就外傳嗜書耽紙筆自絕群兒幼者頭骨稜起能對客讀字退而又私喜知吾兄有續也嗚呼吾家自有兄前有彰後有述所望于來者謂何而今至此也兄昔與弟書曰弟當志天下事大吾家者弟也然弟薄弱不堪世事歷官五年寡合少朋

才不逮聞名不任毀且夙志幽寂不慕榮耀又多疾益踈宦志茲得告歸自甘草野上承二親下奉寡嫂至於子女之養父兄尚在必能得所無俟於弟弟惟視其成立以畢兄願也嗚呼死生恒數兄功名垂於郡邑孝廉稱於鄉閭可不　朽也子女雖少已有成人之漸可不憂矣兄復何恨但吾生者之情抱茲痛烈悠悠日月無窮已時而兄固弗聞也嗚呼哀哉

祭李默菴先生文

正德十年四月中書舍人何景明聞默菴先生李公之喪哭之逾旬乃來幣為文附其使還告于公之靈曰嗚呼古人言感恩易耳知己難也景明于公所以慟悼呼號不能自已者匪徒感恩重知己之難也夫景明昔寓于公是時有毛夫人也公執詩書毛夫人執燈燭晝夜課景明誦讀居也視衣食還也饋車馬此豈不有父母恩耶是時景明幼孺非有能知也公以成人禮之又日察其言動中善者稱于人其所望見又皆可以施之天下百世者不以時世富幸榮慕也公嘗感衣冠入召景明語毛夫人在傍公謂曰汝視予貴邪它日是子貴奚翅予邪然我所重望者匪為能貴已也嗚呼古人謂知己有若此邪白首握手

終日語心而不知者何可勝道邪古人曰無德不報又曰為知己者死今公逝矣毛夫人又先亡矣景明雖欲報而死也無日矣他日縱有能施于汝佐諸子然二尊人又安能知邪矧汝佐諸子又能自大予又安能有施也雖然公所望見予者豈在報邪在望見景明之自能就立耳今雖能取一第為一官使公及見然所自就立者已弗若公所望見者也即它日又有能自就立公又安能知耶矧景明寡昧弗達所自就立欲大於往日如公所望見者又安能有也嗚呼已矣何以酬公之德而副公之知耶山川伊阻不能

棄官赴公喪執紼道輀我懷之悲惟公有靈鑒之已矣嗚呼哀哉

祭董先生文

嗚呼先生學書以游藝飮酒以率眞茂俗以肆志薄仕以明有事勇退以示所止行義始終備矣夫知有所必厄而贊有所必伸故士之直撲而弗曲飾者恒受顯棄而寡陰禍先不足而後有餘先生雖惡而摘過急難而緩利出不贍官居不貲實而艱遇靡合貴眇謝遠則已厄矣然繼者有令子以廣其志以發其祥厄未極而所伸者厚矣夫娛目之寵有際而後身

之享靡窮先生又何缺焉傳言天不滿山岳歸地不滿星辰見然則物之所歸而見者必其所不滿者也先生又何疑焉感茲驟驪愴焉悲泉臨風一觴敬弔先生

祭高鐵溪先生文

嗚呼惟公宏才天授大器夙成其容玉立其賦金聲江河之辨淵源之思通達古今發洩天地作我後人視此大方歸然依歸邃爾淪亡夜雨草堂凄風繐帳賓酒既空人琴俱喪白雲一去明月自來楚些招魂百代同哀

祭封工科左給事中張公文

嗚呼昔公之于先考降比莫逆公之仲子今都諫君也及先伯兄又申之以婚姻之好景明於都諫君同年進士也豈非世世契誼哉公今逝也先考之亡也八年矣先伯兄之亡也十年矣愴念生死通家同情抆涕興疢寧有已乎惟公仁厚與物慈勤起家食享于積以高年終公可瞑矣夫都諫位業日茂而不肖亦守恬懼隊先烈公之九原見先考伯兄必相語若平生也

祭岳母文

嗚呼惟我岳母懿懿爲德勤儉成家既穫既食不驚於華爾女既亡我翁既逝服艱茹辛晩也誰濟昔翁之亡我送其喪今母之亡我適來鄉臨風釃觴臨河執紼死生俯仰哀來慟哭

嗤盜文

予抵永寧吏役無郊迎者造館供具不設寂無與語始入城門視其不禁漯夜不聞鈴柝之聲虞有盜戒僮僮曰未聞城隍而盜者然予猶飭門者堅封鑰舉火周垣燭之及其室奧處命僮宿中室夜半僮忽大呼曰盜持扛去矣起視盜入處見其壁皆編竹爲者

飾以上灰故盜得踰鄰墻斬壁闢門以入予徐思盡中無他長物惟所服衣并書六十餘卷書則予甚愛者且有来告者曰此城之江有箱委于岸空無物獨書冊狼籍水浸其半命收視之乃予装盖盜發之盡取其衣服去而留其書幸而留吾書盜亦仁哉夫盜欲以利夫貨者也雲南人稱多異産至其地必購香木珍貝犀象齒角怪石金銀之屬以還盜豈以是貪我耶盜亦誤矣凡善爲盜者望其人占其富貧相其室占其虛盈故盜無不得筭無不成茲盜挎吾衣服之則不稱其體貫之則敗其迹雖不利於予其利於

盜也亦淺矣是豈善盜哉予既仁其留吾書復笑其不善於盜文以嗤之且告邏者蹤跡之其言曰

孟冬始晦永寧官署爰有小醜隅伏隙覘竊我寡衛出我不預越鄰穴垣以我裝去來欲其聲往滅其處晨有告者北城之隈箱委簡帙狼籍江隅持我衣服猶存其書書吾甚愛焉恤其餘后皇植生小大有職農樵在野工商居國弱不見陵強不容力胡爲爾盜恣乃奸慝厥初賦質化溥施公洪纖羽血均帝鑄鎔何下愚吝何聖之豐胡爲爾盜自叛其同嚶嚶咷嘯晨昏顯伏竄伺戶牖依傍草木鼠竄狐疑狼噬狗逐百態爲妖千巧呈侮庥寫咒罔發朕深蓄一蹈法章魄褫躬戮爾之不懲其侮曷騁善於盜者搜幽索隱貧富虛盈邏之耶詰爾胡弗靈乃眯所探珠犀瑇瑁溢筍充函爾不是取而胡我貪人謂爾盜我嗤爾憨嗚呼野外且不可刧而城中是虜小民且不可干而近臣是侮爾頭可截罪不勝數著之于章聊告司捕

躄盜

躄盜者一足躄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劃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貨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貨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躄盜自

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貨重矣我二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屬我也不如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躄盜稱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懽甚不知躄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躄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大聲曰盜刧我二盜遑訝遁去躄盜頋乃得全貨歸

獸紀 并序

何子曰予惡世有冒名徇利務相欺負而寡情實者爲聞客有談二獸狀者類其人作二獸紀

狐

狐善媚嘗藉虎威以懾群獸一日衆狐食絶将出野求食畏他獸凌蹂乃謀於雄曰當復從虎出也雄曰汝胡自鄙小也虎技寧過我也群狐乃自從虎出雄者即尾其後呼嘯若嗾群獸者群獸見虎來皆伏不敢視衆狐得食返笑其雄曰何複從虎也雄掉尾怒視曰汝謂群獸伏者爲畏虎耶

玃

猨善援玃亦猨類惟跳躁無他長技山之奥有洞洞多貨物玃弗得自致也謂猨曰爾援上探出之吾下

守之當其利也猨攀木蔓上取而致之玃玃悉移置窟中猨既下玃無有也迹之至窟傍曰貨安在玃據窟嚇曰貨吾固有者爾何得有也呼其群相毆蹴猨猨曳臂去

讀精華録

偶讀山谷精華録見和東坡西湖縱魚詩因次其韻作觀打魚詩又記後山曽有和東坡此詩大類山谷及檢其全篇即山谷者也但多一篇耳又後山集中思亭記他文選者未之詳耳然二作今亦莫辨其出誰手也山谷詩自宋以來論者皆謂似杜子美固予所未諭也精華録任淵選者其所擇取多不愜人意而自謂上選何也

雜器銘并序

予讀古鐘鼎盤盂等款諸器銘未嘗不三復而嘆也蓋道本無垠物各有理故攄迹有至教末器有鴻法君子察名繹義則而象之所以益德也著之銘章以時觀省所以閑邪也古人之意将不在是我予室雜用大小器皆質良無他珍異予以其且自存覽志氣攸寓乃私古人之遺意各著銘一章凡十章用以自儆

燈銘

汝明無太察而光無太揚蓄汝明是用嗣汝光

几銘

斲其曲脩其直是憑是式惟爾之德

椸銘

夙興夜寐無顛倒我衣無頗無覆無替厥服

鏡銘

爾善爾惡胡隱胡豫已則不明人孰爾豫尚鑒茲哉爾心是茹

刀銘

不貴汝之利而貴汝之裁不貴汝之剛而貴汝之斷
利惟裁剛惟斷

硯銘

聃守黑雄尚玄汝兼之以永年

筆銘

畫不必工惟心之中辭不必華惟意之通

枕銘

苟無怍于日之所行寤寐爾是寧

壺銘

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矣

瓶銘

厚其入薄其出守而勿失

四箴并序

何予曰好惡者情之發也言行者身之章也窮達者天之命也毀譽者人之施也故情之不正身之不脩而不得於天不合乎人君子之病也情正矣身修矣而猶不得于天不合乎人君子何病焉是故合情而全身樂天而知人者聖人也懲乎情無違乎天持乎身無願乎人者賢人也任情以忘身希天而望人者衆人也聖人者吾不能也衆人者吾不敢也賢人者吾願學焉於是著好惡言行窮達毀譽四箴書之座右

好惡箴

好之無實謂汝曰暱惡之無實謂汝曰嫉知人而為是汝則弗平不知人而為是汝則弗明弗明弗平是為枉其生

言行

能言而失其幾者不察其微也能行而失其要者不覩諸道也知人之教而不以自治也者棄也行違其言者悖也以言揜行者盜也汝省其微以至其道邪

亦甘於棄入於悖而流於盜邪

窮達箴

窮則益其志汝則是惡達則損其志汝則是慕雖則汝惡窮孰汝躡雖則汝慕達孰汝遷毋勞思䏁䏁惟順汝道而俟汝天

毀譽箴

無惡而毀於汝何疚無善而譽於汝何有嗚呼汝乎毋以毀譽而喪厥守乎

雜言十首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水之

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湖之水皆曰湖

古人奉德則報以珮恩返則報以環恩絕則報以玦珮佩也環還也玦决也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雉雞類鴈鵝類鳧鴨類雞鵝鴨可得常食雉鴈鳧弗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也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柳之屈爲危匜者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屈

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恭則不諂吝則不儉儉則不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蠖霽則虹故霰則知雪霾則知風蠖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無不誠之德施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爲當幾能斷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何先生傳

何先生者信陽人也名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今海內稱大復先生云生有異質穎紀殊絕八歲時即能賦詩爲文章諸老生見者爭傳誦稱爲神童年十二以父仕臨洮府驛丞乃隨侍臨洮臨洮守李紀者聞其奇召置門下甚愛重賢之爲延師授春秋居頃之即善說春秋歸又從尚書長兄景韶所肄數月即以尚書魁河南省試當是時年纔十五也諸王公大人爭迎致一見侯車常數十乘所過人觀者如堵既入京師遊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重賢之歸則詩賦

爲于是名盛傳海內猶鳳鳴麟出世人驚睹也年十九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康德涵鄠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習古文而與獻吉又驂發齊名憂憤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爲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弊矣國初尚襲元習宣正以來騃騃如宋矣至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爲大家今學士家稱曰何李或稱曰李何屹然爲一代山斗云始在

中書也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先生又願見先生詩車馬塡門巷不絶而先生德性純明言儀雍雅杯酒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迥出常格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遊錢寧欲交讙先生閒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汚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權先生顧奴視遠之會乾淸宮災應詔言便事乃極言邊軍嵛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以棺謂可結縉紳權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汚地下邪乃

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却其棺督學關中時會鵬弟鸞鎭守關中恃勢益横其參隨者遇藩臬官不下馬諸藩臬佯若不見者後遇先生先生執參隨笞繫責數之諸參隨始人人歛避矣先是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許太宰引正大義獻吉與姜御史詰奏又移書楊太宰直獻吉獄少師李西涯疏上乞休會有兵事又援古大臣義爲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抗言尊顯語涉時忌議者謂愛國憐才古人莫加也顧獨以不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後稍遷提學副使來關中而教關中士

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氣習文藝蓋自是一大變云是時世寧侍先生正學書院先生說五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私以爲諸訓詁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家皆能究其指意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書删繁折衷成一家言顧三十九而卒志業竟不及就也豈命數然邪抑詩文盡洩神秘因造物所忌邪嗟傷乎傷乎而志狀則言先生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不琴性不喜華靡不治産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餘三十金隱中此固世俗所難在先生猶其細者始先

生崛起汝南人即以爲班固崔駰陸雲王勃之流也夫數子皆幼慧英特才藻雄贍者故人以比先生至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可並論哉世多言脩士少文才人行劣二者蓋更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才可不謂振古豪傑士邪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歌千餘首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盛傳當世名可萬世不朽矣次子立舉癸卯鄉試立子洛文復少俊皆能世其家學

喬生曰世稱何先生詩至名傳四夷不虛也其節行人不盡傳何哉及讀何子十二篇又歎有王佐才而

豸死不遇悲夫余故述先生行事采其關國體大者令後世有可攷焉

陝西耀州門生喬世寧譔

中順大夫陝西提學副使何大復先生行狀

何先生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先世湖廣羅田縣人四世祖太山紅巾亂時徙信陽遂世為信陽人太山生四子隆一隆二隆三隆四隆二一名海先生曾祖也生祖鑑為典術有陰德稱於鄉里鑑生父信驛丞後封中書舍人博學能詩號梅溪公生四子先娶盧夫人二子長景韶成化丙子舉河南歷官東昌府判先卒次景暘弘治戊午與先生同中河南鄉舉見官安慶府通判後娶李夫人子二人長景暉不仕次即先生者也先生生六歲

能對句出奇字日記數百言知敬諸兄至撻之不敢詬見群兒逐戲即不同群八歲能文十三歲隨父宦之陝西會寧驛時臨洮守李公聞其奇召置門下甚愛幸為延師授春秋其歸閒出它長兒皆讙笑狎師座先生獨安坐說春秋李公覸嘆曰何兒麟鳳也嘗盛衣冠束金呼入謂其夫人曰汝視予貴耶它日是子貴矣曾子耶居三年父致仕貧不能還李公饋之車馬集諸官祖送郊亭上揚爵酌先生曰吾小友既歸改治書治書纔九月沁水李御史瀚時按汝寧調試信陽諸生先生從其兄

往試御史讀其文曰奇才奇才吾未見山川何忍
生此人也遂復如信陽觀之已而中經魁報者至
先生時應之人曰汝胡不喜曰吾固知已何喜為
也是時年纔十五形貌又小且尭笄也諸王公大
人爭負視至轉相負匿府不出所居過人遮莜弗
得進草書日數百張應諸求者一時盡號為神童
次年春試以文多奇字覆省卷見除不第入太學
匝月歸林祭酒作詩贈之祭酒贈詩諸生前未嘗
有也未冠中弘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奉
敬皇帝哀書南下遠方君長貴使者咸贈遺犀象珠

寶有熊太監者獨復重贈遺先生平却不曰太監
犬發悟於心曰彼年少能爾吾獨不醜哉遂去職
踰年還惟衣書一篋而已後值逆瑾用事知以小
臣不能奪諸大臣又多白顧即謝病歸居頃之梅
溪公與李夫人同時卒先生哀毀骨立禫祭未成
不飲酒不彈琴服除而逆瑾敗當是時諸名節士
多為瑾汙者不即被大禍而先生獨超然遠舉天
下皆曰見幾而作何子豈不高哉已用大學士李
公薦復授中書直內閣制勑房　經筵官共友北
地李獻吉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孼其短莫肯為直

者先生獨上書爭之且責楊冢宰訟遂得辨乾清
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至誡
曰義子其不當畜也其宦官不當寵也因留中不
出人為之寒心是時錢寧舞權指使百職一日持
古書造門求題先生曰好畫勿汙吾題爾留一年
不與一字師御史客死京邸幸臣廖氏者贈之棺
先生叱却曰吾友平生不苟受也豈以死汙之哉
遂自出金賻之其勇於為義類如此先是京官非
有罪無九年不遷者先生特以危行連蹇湮滯中
書凡十餘年始轉吏部員外乃陞陝西提學副使

陝西邊絶胡地綠邊數縣路出胡舊時提學難之
皆調試其縣諸生先生曰即如此是棄之矣竟往
試如他縣藍田大旱其山上有泉先生至則登山
投祭文泉中須臾大雨商州學地狹旁有王母祠
大官家廟州人神其祠先生顧謂守官曰何祠廟
為也俱輙毀已大官家亦不敢怨陝西屬所試諸
生奇者悉取正學書院親自督教間出俸錢贍所
不給關中得人于時為盛今年四月竟以學政勤
勞得心疾六月告歸行李蕭然至家甫六日而卒
聖明初服先生乃不永焉豈不命耶先生生而神明

德量純粹志大行堅學精意遠博物洽聞會理
約究其所造可謂渾然成矣家庭間怡怡如也交
接雍雍如也取予進退斷斷如也自鵬侍側未嘗
見喜怒顏富貴功名不齒諸口平生手不持一錢
讀書必至夜分以為常與人講論終日不倦安貧
樂道不念家產居官勤事以祿自守復絲毫弗苟
受然又好予卒後閱諸囊中餘金三十而已豈可
不謂清白君子者哉初
國朝去古益遠詩文至弘治間極矣先生首與北地
李子一變而之古三代而下文取諸左馬詩許曹

劉賦賞屈宋書稱顏柳天下翕然從風盛矣哉千
載一時也嘗曰詩文有不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
類而比物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文靡于隋韓力
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
亡於謝繇此觀之先生之所著述可見矣先生通
五經尤好易詩其陰陽醫卜天文地理律呂曆數
諸家各造其妙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定古樂府
選漢魏詩三秦志皆行於世先生生成化十九年
八月六日卒正德十六年八月五日年三十有九
初配張氏先卒贈孺人繼配王氏封孺人後先生

十六日亦卒孺人隨先生周旋甚相愛又能敬每
奉飲食必自為無不甘嘗夜分先生不寢孺人不
寢也及先生卒日夜痛哭環柩走曰吾欲死飯漿
不吞口竟不病而絕嗚呼夫婦同歸孺人之貞志
畢矣孺人少先生二年生子男三人長夫讀書能
文聘郏縣王氏參政公女也次立次登長女聘袁
氏子次聘馮氏子次聘張氏子皆幼今年十月七
日將合葬釣魚臺之北山兄景暉謂鵬曰亡弟素
愛子子狀之鵬自幼與先生同里長而從學先生
嘗謂梅溪公曰是子甚解吾有望也及後先生官

京師六年至是又五年餘始從事詩文望先生歸
一講焉及歸而竟不起傷如何耶方先生病篤鵬
與其姪何士門人張詩入執其手泣先生曰死生
常理無足悲但吾生多辛苦耳聲尚琅琅然鵬聞
之先人云李夫人方娠時夢大紅日墮懷中已而
生先生今六月至八月旱卒之日甫斂大風雷雨
白晝晦冥先生生死大異豈非其有關天地不偶
然者哉正德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門人樊鵬謹
狀

中順大夫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大復何君墓誌
銘
孟洋曰余讀伯夷傳其稱天道不與善人謂其不
然今觀何子修學立行而夭死又何戾也余哭仲
默之明日其孫以門人樊鵬狀謁銘慟乎慟乎君
知我我獨不知君已乎仲默茲為汝誌矣何君諱
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高祖太山止羅田徙居
信陽生海海生鑑鑑以陰陽家與辟為典術五子
曰信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讀書善吟號梅溪梅
溪公四子長景韶東昌通判卒次景暘安慶通判

次景暉最幼何君何君秀而穎性沉敏有度八歲
誦屬文十二從梅溪公宦遊陝西之渭源臨洮守
聞其奇召置館下甚愛幸令師授春秋數月即就
春秋其師乃辭避弗教也梅溪公既歸乃又從其
兄受尚書受尚書才九月弘治戊午即以尚書魁
河南鄉試已未試禮部不第遊太學祭酒林公又
甚愛幸何君贈詩美之壬戌舉進士進士例改庶
吉士何君獨以不喜私謁而與進士請歸娶娶張
氏二年卒當是時關中李君獻吉濟南邊君廷實
以文章雄視都邑何君往遶語合三子乃變之古

自是操觚之士往往嚮風秦漢矣甲子授中書舍
人明年奉使南方還過里閈再娶唐縣王氏是歲
正德元年也劉瑾時君度惟大臣可與抗節乃上
書諸尊貴言宜自振立撓瑾權諸尊貴惡顧嫌何
君丁卯何君恐禍及謝病歸郊居著述一年瑾盡
舉免諸在告者戊辰何君免巳巳梅溪公及李太
孺人相繼卒何君哀毀危絕辛未冬何君用閣老
李公薦復授中書舍人直　內閣經筵官時四方
學士咸願知何君車馬填門巷即元老鉅卿亦不
欲出門下錢寧欲交驩何君閒持古畫謁何君題

君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毀弗許乾清宮災君應詔
言時事詞義剴切疏留不下丁丑陞吏部驗封司
員外郎仍直　內閣戊寅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
使提學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漸久
而安風習亦振初何君獨以文學著聞既提學人
又服其能政若是辛巳二月何君以形勞處深卒
然嘔血損六月棄官歸會道暑益亟抵家六日為
八月五日而何君卒嗚呼傷哉王孺人故有內疾
號痛莫支越十六日亦暴歷而卒孺人幼喪父相
者貴之人求婚母輒不許年二十二始歸何君以

賢稱會
毅皇帝上尊兩宮及李太孺人張氏同封贈云何君
事兄恭能順承父母之志其父母諸兄亦獨甚愛
何君何君一切不好華靡復不治產業居官所入
祿則又常分所親故既歸餘白金不滿三十兩所
在不齎方物疾且亟王孺人泣曰官貧諸兒女幼
君即有不諱柰何君曰若無多患第不昧天理足
矣何君友與人訟者故嘗寡交與及訟衆莫為之
地何君乃獨上書力諍直友之屈師御史者客死
京邸莫能歛錦衣官廖鵬錢寧之黨也賻之棺因

結懽士大夫君曰奚為汙吾友地下乃出金賻之
諸浙知皆賻之歛成禮旋卻所賻棺其見義勇為
如此何君天資穎異好學常若不及讀書率過夜
半即盛暑蟲蝨汗洽背不廢逾年晷去詞章嘗稱
以為天下自有實用之學竭精力猶弗逮何暇文
詞無益也蓋其用世之志至遠今中沮矣惜哉及
王孺人以哀絕亡他顧慮亦貞固矣何君生成化
癸卯八月丙寅卒年三十九歲王孺人少二歲生
成化乙巳二月甲寅子三人長聘郟縣王氏參政
君女次立次登女三人長聘袁氏子次馮氏子次

張氏子皆王出是年十月七日合葬典術公墓側
何君有文集詩集詞賦集合若干卷行刻傳於世
云銘曰噫歸哉何君孰奪爾壽也雖奪爾壽爾名
不朽有女媞媞爰儷君子如琴如瑟樂爾偕死樂
爾偕死未畢爾婚嫁豈無巨源靡孤叔夜凄凄雲
旂霧駕遲遲鳳凰喈喈和鳴相隨瞻彼崗岡載陰
載陽靈魄攸藏用鬯祀無疆有涯孟洋撰

明故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信陽何先生墓碑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新都汪道昆撰

當世以作者名家必首何李何則學士所稱大復先生何仲默云往聞先生將終屬諸弟子必李獻吉銘吾墓諸弟子不果聚族而私為狀為志為銘其後數十年門人喬景叔始為何先生傳概舉其質行著者載傳中又數十年先生有孫洛文守太子中允將修闕事屬余為先生碑余從諸後死者尸祝先生顧得逮事為幸即無能為中允役其何敢辭先生家信陽世有秩董董母李夢赤日而娠及舉而命之曰景明

始能言輒彊記六年能聲偶八年能文里師謂何氏子童而神遍避席去年十二從父會寧丞信官臨洮臨洮守召授春秋奇之甚居三年而父謝去貧不能歸守悵具祖先生於郊車馬畢具既就舍受伯兄景暘尚書尋以尚書籍鄉試第三人年十五耳先生翩翩然兆也業已善詩善書出入則王公大人爭迎致之幸一見越三歲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獨憂國秉下移力請告寺人瑾甚諸在告者矯詔例免舍人於家瑾誅用大學士李文正公薦起則仍舊秩直內閣侍經筵久之進司封員外郎侍直如故守中書餘十載

始以副使督學陝西無何病歸歸六日卒時年三十九先生切清要貴人人旦旦暮卿相之卒之年不及强官不過二千石惜也初獻吉崛起北地倡江東歷下二三君子講業京師先生至大悅之相與道古遂駢肩而進先二三君子鳴其論世則周秦漢魏黃初開元其人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都人士所膾炙者宜莫如彭澤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亡於韓詩弱於陶已於謝睥睨千古直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游世儒率溺舊聞弗入也及得兩家所論著者胠篋而擬議之於周秦漢魏黃初開元之間

始相顧曰誰謂何李不馴古之人也於是聞者響應莫不傾耳聽之兩家遂為桓文執旗鼓號天下矣獻吉執競尺寸非規矩不由先生志在運斤斵輪務底於化于時主典則者張獻吉主神解者附先生要諸至言各有所當顧其相直若繩墨而相濟若和羹即言逆耳而莫逆于心耳視者弗察也今兩家並懸書海內海內不啻戶說之浸假得終其天年先生化矣即先生以文學顯顧其義甚高初入中書輒上書許襄毅所極言孽人用事公等務操正義撓其權乾清宮災嘗應詔上封事則又極言義子邊軍番僧諸不

便狀疏留中不行關盜起河南會文正公請老先生謂非大臣義書讓之瑾故憚獻吉名高唯獻吉先生書抵文正為獻吉地且介康德涵居其間瑾意乎乃解及獻吉對江西簿獄且成先生獨上楊文襄書乞獻吉幸臣錢寧冒

賜姓曰擕諸公卿獨以古畫求先生詩待命終歲卒不予中官廖鵬柄事嘗聘師御史棺先生餽諸客聘他材力郤鵬所聘者鵬弟鑾席鵬寵塡陝以西諸叅隨騎過藩臬大夫無所問先生塗遇騎者輙就馬上縛之乃若使滇不納餽遺居喪不禪不飲歷仕十餘

年不問家人產死之日囊中僅三十緡即其孝廉足多蓋天性也景叔又言先生博物旁通天文地理陰陽律曆諸家本年將輟修辭務經世為用先生巳矣辛巳夏六月不雨至於秋八月及先生卒其日大風雷雨作晝晦冥嗟呼歲在龍蛇泰山梁木阤矣先生言行載名臣錄鄉舉載中州人物志其學政載陝西通志其家世則巳詳墓志中碑不及詳碑其大者如此汪道昆曰儒者言皇帝王伯其相推若四時泰終歸餘漢履端矣由唐宋而迄元季迭相蝎而歲終焉大明開天乃復更始漢文以清靜致刑措熙熙然春乎洛陽少年為漢作始未駕而稅其如通達國體何孝武表章六經兩司馬並起即咸美矣伊誰始邪明在

孝宗春之府也漢承挾書而得賈董明承十世之敝而得李何先生與賈為徒而中道並夭其有不同者幾希顧漢沿周而去道近漢之後無文矣唐之中無詩矣而家與廢繼絕其為力難即末流譁能不波疇敢登諸千載之上要其功則李何茂矣嘉靖以往何論建元元封禘而祖之其為司馬者非兩世而中允起當戶其斯為秦家祀者邪中允有當于不佞之言遂屬吳人周天球勒之石

創建大復何先生祠記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
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德清蔡汝楠撰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未祠祠自
前守河中王子崇古始王子祠先生也則以固始許
公合饗而署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
守者謂先生不宜與許公並祀則出其主鄉賢祠中
而事遂寢蓋八年而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
慨然思振舉之矣而是時先生孫洛文中省試第一

復具言前事方亟施行會汝南守迫上計未報越歲
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
增重昭代功德遠矣況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
時舉墮先賢之烈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主已出即
入恐不饗不如專祠便既與余意合遂亟允其請已
復請余記余又允其請乃蹕而馳歸徧卜地城中不
得竟得平與侯滌雕氏書院右隙地在天中山南碑
山東抱汝河西繞而城垣當面若屏翰焉蓋天地之
中極而河嶽之總會也為祠前堂後寢並四楹門垣
周繚率如儀經始嘉靖四十一年秋七月望日越八

月二十日乘成會余以少司馬命迫發而徐子亟走
吏請記云余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第
李獻吉與先生若太山北斗云然門之交游或與或
否惟今守同郡徐子以余言為然則又未嘗不額一
至其地瞻拜祠宇為恭敬也豈謂余與徐子同官斯
地而先生之祠竟成於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既
不在它所而竟與孔門高第並峙千古也又非數哉
然余獨怪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槩天下賢者於
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又未嘗不投翰興
歎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關於世也固至鉅哉上之

經緯兩儀彌綸一極其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
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之詩
而美刺顯俾人紀允殖而天常不隳是則文章之為
教也故比干剖心箕子不以演疇貶節季路結纓游
夏不以文學損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抱
咫尺之義以孤於世者邪明興百六十餘年而文章
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中李獻吉發憤
詞林超覽古始乃排斥羣疑歸之大雅何其雄也即
使來哲代興不無侵軼然其開先基始之功揆之羲
和授時神禹治水同一久遠矣矧平生風節又凜凜

較著者哉方先生守中書時猶散曹也而公家之事知無不言已論抗疏忼慨如應詔極言番僧義子錢寧数事披鱗蹈鑊朝士奪色即如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執政乞休則又移書讓執政李獻吉與御史搆其訐奏也則又移書太宰直獻吉矣其伐憤時事而扶義倜儻蓋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伏節如許公爲乎何俗士見之晚也頃余會大梁縉紳長老又云先生自幼沖時謙抑溫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

逮没齒未嘗一問家産而人有緩急則又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降貴人忽不與見至道藝士即貧賤衰老尤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脩又若此固蔚然醇儒也獨柰何以文藝少之哉余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假令託以不御之權則何遽不至乃齎志短折而竟以一學掾死有足傷心流涕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著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詞華之士同類而共訾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詳其行誼大者俾後世得觀焉是

年秋中丞安居胡公來代實克成厥終而臺察鳳翔李公學使歸安陳公咸右文敦節先後協謀於法得備書云先生名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皇明名臣言行錄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大學北歸祭酒林瀚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乙丑奉

敕皇帝來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珎貝謝弗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勑房　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為直者

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且託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為之寒心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塡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汚卒不許師御史容死京邸中人廖鵬賻之棺景明叱却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之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正德辛巳棄官歸以疾卒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人以為知言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景明皆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

陝西通志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人弘治戊午舉人壬戌進士少以奇童名中年以詩名世時人方之唐李杜焉由中書舍人陞提學副使莊重和粹巖毅而明教人以德行道誼為先以秦漢文為法條約精密以教化為守令首務時知府有不受約束者語之曰君子不以作人為事但與俗吏伍耶其人頓服有同知臨盩厔加刑于生員之父生員救之坐以擅入公門罪乃檄而數之曰子救父死且不避乃以不應罪之夫人豈無父耶生員獲免究當大比方伯移檄減舊額以節費報之曰國家求賢本意似不如是此胥吏見耳竟不從取生員于書院日與論說六經有意不拘拘於傳釋嘗曰緣泥枝葉而忘尋本根此秦學之弊失蓋遠矣在關中所著有雍大記既去僚友刊其遺稿曰何仲默集

河南通志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生有異質弘治中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崇古學抑陋習文體為之一變正德初逆瑾用事景明謝病歸瑾敗復職直內閣制敕房會乾清宮災應詔陳時政語頗激切不報久之補副使督學關中會疾作棄官歸卒年三十九所著有雍大記三十卷何氏集二十六卷行於世

中州人物志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生有異質八歲即能詩年十二以父任臨洮驛丞乃隨侍臨洮臨洮守李紀者聞其奇召至門下甚器重為延師授春秋亡何即善說春秋歸又授尚書於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書舉鄉試第三時年十五也諸王公大人以其少而雋爭迎致一見候車日數十乘所過觀者如堵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卒業歸則祭酒林瀚賦詩贈之踰歲為弘治十五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與邊李輩工古文辭皆相振勵而且尚節義鄙勢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夢陽又駿發與景明齊名海内操觚之士皆宗尚之稱李何云十八年五月景明奉敕皇哀詔下雲南雲南君長及中貴人咸請題咏比還饋遺犀象珎貝悉謝不受是時逆瑾用事景明移書許進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瑾聞而銜之景明乃謝病歸後竟坐免官正德四年瑾誅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内閣制勅房　經筵官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勢洶洶欲擠陷重辟景明又移書楊一清爭之始得白五年東陽引疾乞休會有兵事景明又援古大臣義為書讓之三書義成高語多不

錄九年正月乾清宮災景明應詔陳時政乃言人事不脩天變將復作且詆義子宦官語頗激切不報是時四方學士咸願識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亦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屢請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權倖廖鵬者贈之以棺景明叱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污之邪遂自出金賻之十二年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内閣明年遷陝西提學副使以經術世務教諸士其規約尚嚴志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之犂然興起自是士習文體為之一變云十六年病歸卒于家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樂府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二十六卷傳于世子立德安府同知孫洛文翰林庶吉士有雋才能世其家學

論曰何公有經世之才所歷皆散地末獲一展厥蘊嘗著十二論以見志於戲古之才士詞臣如虞卿王符之類不能致用於時而恒託之論述亦可悲矣

洹詞十二卷

（明）崔銑撰

明趙府味經堂刻本

洹詞十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集題曰洹詞、以銑家安陽、境有洹水故也。一卷至二卷曰館集、三卷曰退集、四卷曰雍集、五卷至十卷曰休集、十一卷十二卷曰三仕集。皆編年排次、不分體裁。雜著筆記亦參錯於其間。銑力排王守仁之學、謂其不當舍良能而談良知。故持論行己、一歸篤實。其爭大禮、劾張璁桂萼、風節表表、亦不媿其言。所作政議十篇、準今酌古、無儒生迂闊之習。他若漫記十條、可以補宋史之未備。諸傳兩則、可以靖明代之浮言。而岳飛論一篇、稱飛之急空奉詔班師、尤識大體。蓋不以文章著、而文章自可傳也。第十一卷中有嚴嵩鈐山堂集序、似涉南園作記之疑。然嵩集載此序、題嘉靖己亥。據明史嵩傳、是時方爲禮部尚書、未操國柄、尚無由預識其姦。是猶司馬光之於王安石、非陸游之於韓侂胄矣。

洹詞卷之一 [illegible]館集
起庚午至丁丑三月
相臺崔銑仲鳬著

乙丑同年便覽錄序

黃御史希武編次乙丑同年錄屬馮無錫景祥刻之而以序屬銑吾三人者皆見於錄中故也凡舉進士必有登科錄姓名郡邑之類皆在焉復編此者以省敘也以省敘者便覽也其便覽者為有事於四方者也同年有世講之義自吾之身而即忽且忘焉至薄也過其里廬而若罔知塗之人也以同年流而為塗人其可悲也已是故開卷之際存者沒者升與沉者感其所遇之異而吾則無異視也率吾黨而敦友道者必是錄矣夫友道有二焉禮也義也其情篤者其禮完其分深者其義重禮不完則隙之所由生也義不重則市道之為也是故生相問也慶相賀也沒相弔也是之謂禮進必相引以賢毋或妬也退必相要以正毋或係也患難必相扶持以全毋或陷且棄也是之謂義皆將於是錄考焉以成率吾黨而敦友道者必是錄矣夫

別石樓李老先生序

自銑事先生十又三年入則聆教誨出則仰聲光顯

望倖度銑弗逮矣先生方引翼之銑升沉數易先生直以大者期之此旹視為偶然之逢弗啻也夫古人師友誼篤酬知感遇拳拳然惟不朽是圖私德不與焉未嘗不感激慨歎思友其人於千載之上顧歲攺事移志荒而早行穢而卻文支蔓而弗成章誠恐一旦滅沒無所藉以見古人非先生孰成之先生又還朝矣躋蹴且不暇何能進也然先生教誨度望銑得識而修之否雖日侍先生無益也今　天子朝夕想像賢臣之風采見先生於既見矣少宰之職統百官掌邦治夫統百官臣衛也掌邦治總責也非剛明平直如先生弗勝古賢臣之業要其極如天地然舉天下物物在其中非徒翱翔一世之上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以為得也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祛難也抑之者至殆也隨之者至蠱也非老成邃密如先生將無償事矣乎於乎此先生當往也銑欲私留者鄙矣

翰林庶吉士題名記　擬作

士而仕于朝自一命以上皆有所職少怠則黜罰加焉惟翰林庶吉士仕矣而以讀書為職則猶夫士也是故處之禁署以專其志給之既稟以裕其家閑之

戰箝以博其見督之文臣以稽其業自永樂甲申至弘治乙丑若干科若干人矣於戲士不逢時猶且學聖人之學以植巳而濟民況待於上之人乎哉夫三年養之數十年用之薄養而厚用猶蓄而大發而欲盡獲其效不亦難乎予聞處事變者存乎才燭顯微者存乎識妙感應者存乎德成是三者成乎學則夫後世之學代吏世易各出其見而欲得其真固難矣卽有之而咻孳和寡能堅而不變則又難矣學果非真則才失之邪識失之陋德失之頗而誘曰用之勿求備聿予所知也院舊未有題名學士某創爲之錄

其名考實世勸諸石垂久也慮其左佚績也紀以文厲同志且著鑒戒也

送馬僉事序

南京御史大夫晨入府中書啓故牘程其屬功能之高下將薦之備陟焉延閱案問曰往巡江上剔偷妥旅使行如歸何烈也遣馬御史乎從史跪檢巳仰對曰是也往理戎畝賦足而下不擾何惠也遣馬御史乎從史又跪檢巳仰對曰是也邇見盜匿獲隆兇藪衛卒置於理鬨者愉愉何明以執也遣馬御史乎從史如前對大夫曰於良御史與若速具疏吾上之未上馬君巳拜江西僉事人莫不以爲當也君方譽長日求未備諸御史具其事授銑曰先生故職文字其將有益於馬君也銑曰唯唯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不見而談者實也不歷而億者紛也夫去貪莫過乎烈字下莫過乎惠燭幽莫過乎明終事莫過乎執四者人之美行也君既舉之君吳人也江西楚也吳楚之民其習好同御史僉事外內對置其職業同以四美而行乎二同之間君何患乎無政也君字善徵癸丑進士

對江話別詩序

對江話別贈顧開封也開封爲郎厥有盛名延聞於上陟守大郡夫名者則思實任重則思才實不倚則名隕才不稱則任僨是故惟君子能憂之亦惟君子能告之告之故不言之示不忘焉於乎吾觀是詩而知友道之益也僚友之詩其辭明其旨切交游之詩其辭婉其旨遠執友之詩其辭揚其旨深明以切者譽之也易事者路難事者立是忠言也婉以遠者風之也讀之使人油然動心不駭情不覍視是微言也揚以深者美之也知有美則愛之愛之必永終之矣是危言也三者因其分之異也望以不朽其意不異

也吾故曰觀是詩而知友道之益也

贈劉宣城詩序

成都劉觀陽在南京考功七年初爲主事泉山林公爲太宰敦綽雍容欲隙覆守止責大指有長者風觀陽承之無咈人曰君行何類宰也爲易觀陽曰唯唯覘其行事無易後拜郎中野亭劉公爲太宰剛峭嚴冷程功剔竊細小不忽有大臣節觀陽持故守人曰君何咈宰作也爲附觀陽曰唯唯覘其行事無附夫世故易已惟理則定吾持其樞以御其變高極乎層玄深入乎重泉巨并乎無外細破乎秋毫吾未嘗往

彼不能離何有舍已以逐人哉橘踰淮而爲枳貉越汶而斃無恒性也竊腊不毅松柏雪而不萎劫火不爐玉定分故也是故亡而徙殉者賊更以求容者矮飾者奸昧者佞皆可悲也已觀陽擢寧國太守過予室別求贈言予謝曰君故有已固且諸君詩在卷矣

贈陳子序

陳子文相居諫垣奏事忤旨繫獄兩月除名其母氏詩又至陳子棄躬省侍其友崔仲子銑歎曰偉乎陳子之爲丈夫也雖然天豈重困善人乎哉士惟木之養已任利而樂易陰享而志輕樂易多外志輕多畏

故知而後能進降而後能伸紾而後能達天之大乎人也松柟在山歷霜雪風日之摧折數百年而材棟梁任之而況於人乎天豈重困善人乎哉世之成務者曰明曰直迷幾失會罔正惑從其名爲直枉我道人屈志附吠其名爲倪盲不能行倪不能伸予於封事見陳子之明曰練而中予於抗論見陳子之直曰罔畏威而回口然明生於思塞於億直出於理敗於氣思通微者也理幹事者也恃億必疑疑則狹任氣必侈侈則凌疑人者人將疑之凌人者人將凌之嘗事而使人疑且凌於是乎怨起而謗騰下讙而上眩

矣夫思不精則明不遠理不充則直不大欲精以充學哉學哉

說交贈馬敬臣

夫羣遊萃合者市人之行陽諛陰詆者險夫之心故孚以義則越域弗能間也期以大則隔世弗能忒也昔者銑與馬子及二三子之友也見異必求己易必規行爽必正容慢必風一日之中有新知焉一會之中有默變焉自銑及馬子之仕也言不盡規行不皆正容不復風見不暇求一日之中有弗知焉一會之中有漸背焉夫交不形親惟心是堅道不迹覯惟當

是符自今而視銑欲通故而失之渙與而失之傲
容衆而失之隨感時而失之放論事而失之激因俗
而失之染是古之宕人也馬子見事明而不發慮事
深而不泄處世安而不遷是古之篤人也馬子過銑
百矣馬子猶璞玉然銑雖有他山之石無所用之大
學之教長者服之少者則焉曾長而無獻爲銑之罪
也馬子何與與然無取於行爲恥弃廢於言爲辯請
終銑之言而毋棄可乎夫見善欲爲勇之大也聞義
即悟智之先也爲病於待待者沮於私於是乎懦心
生焉悟病於龍襲者格於近於是乎輕心生焉懦而

猶以爲強輕而猶以爲周是故語大而發小見漫而
中疎心勞而力却志廣而才滞要其中者欺也傳者
曰毋自欺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自慊於
乎馬子毋棄予言

石淙對

客問曰地以域分域以名定大宰楊公取滇之石淙
以名江南之居古與豫生曰有之昔周扁濂溪著其
鄉也呂書東萊追其先也夫著其鄉則思爲之重是
故有弗辱也追其先則思爲之紹是故有弗弗肖也
弗辱曰仁肖曰孝仁且孝其惟君子乎客曰賢不遺
位而成名智不退行而減德翁方居蠛廊之上乃耽
山水之僻襲居士之迹殆不可與生曰奚爲而不可
也夫無累名弛張易者緣者去就決甘淡泊者紛華
不移守退讓者勢利不亂故鵬之搏者適而已龍可
豢而食之者欲而已昔伊尹成功而閒居周公攝政
而思明農懼盈之災也唯君子不有成不牿位於是
乎業皆而道尊名爲而不可也客曰然則翁將隱與
生曰未可也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
甘遯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
著節義士樂含勇以垂聲曰行不同失中一也臣之

事君交有淺深任有輕重恩有厚薄夫遠則去之毅
則恥之初仕者處常之法也大臣則異故交深則必
懋其德任重則必安其業恩厚則必永其祚知消息
盈虛之幾者豫處治忽安危之數貴節是故汲黯寢
淮南之謀直也韓琦平内間度也司馬光改法實也
夫大臣者國之寄未可遽言隱也客曰元結寄義於
七泉張詠表德以乖崖石淙之義將是類與生曰然
吾聞陰陽之氣凝者爲石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
流者無滯智也不體順故可器水止於内故不可禦
孔惡其硜孟非其激在人也亦然惟信能立以通行

則不窒唯智能運以正出則不流是故有惻怛之情曰仁存而不妄曰誠行而不跲曰才因勢曲成唯中是經曰權發於仁體於誠斯盡信矣周於才達於權斯盡智矣此之謂備是故可以立已可以事君可以權出處可以正天下備之至也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題名記

虞衡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秩皆下大夫主事一人秩上士掌山川林澤之貢凡貢鳥以羽獸以革材以陰陽具內于玉府四方季上丁稽其遲速爲之等已使執藝及期則遣還凡治戎器皆掌之夫富邦國以貢飭邦國以工平邦國以戎入貢貴儉布工貴均治器貴精修用械好窮搜數索曰嗇空藝徙名私毁公斂曰傾數備實亡形完用折曰敝嗇而後民匱傾而後事廢敝而後究作三者國之大疚司虞衡者有罪焉今天下事歸北京遺南京者什一二然其責均虞衡無題名碑歲久者無聞郎中唐君笨偕之乃創爲止列近歲若干人他無徵故然亦可以考實後官者將有警與唐君字仁夫廣西人

問政篇贈方鏜

方子爲尹問政於崔子以王子爲介崔子曰夫爲政擬乎古者多泥泥斯滯矣因乎俗者多隨隨斯蠱矣故不外取而足者身之謂也予昔與子升於汴闈業于國庠旣潛于豫郊知子審矣子之爲人也信中而直行遇事以果舉斯以往是爲政也夫積愛著惠使民弗疑莫大於信布公止辟使民弗咈莫大於直定法一聽使民弗易莫大於果信以主之直以斷之果以成之三者旣備政無不美者矣信貴能明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能容任情馭物其失也絞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率塞則民惑絞則民賤率則民謹三者不去政無不孜者矣是故明以立信誠之通也容以舉直誼之大也詳以出果知之周也夫然後居則中正動則準方子謝曰子之言大矣美矣鏜敢不敬崔子賀曰子言及此是吳橋之福也

跋家條錄

夫古以準今哲以表學故考古者將以蓄德匪曰廣聞企賢者將以正行匪曰備故不然雖高文大冊猶倉箱之莩谷我何與焉

五吏篇

深文鍊法此苛吏也而世尚之曰法理之吏飭外修譽此僞吏也而世尚之曰嚴明之吏逢頫迎向此佞

吏也而世尚之曰恭謙之吏鼻歛厚征此賊吏也而世尚之曰功能之吏巧徼翁取此貪吏也而世尚之曰材幹之吏近臣徇私愛而稱之世主采浮稱而禮之禮之則加賞焉及是雖張季之平阜茂之真延壽之正陽城之寬張堪之清近臣徇私惡而毁之世主惑羣議而棄之棄之則罰加焉非介士必因賞而改心因罰而渝節五吏者治之蠹而貪爲之源也夫貪匪以自養已也必遺近臣以求譽於是取之豪右豪右復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又則辭夫徒貪民不懾而獲微也必制以苛苛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僞僞則讙民而恐上聞必悦以佞佞非征歛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尚行而吏不良五吏興而民不安求國長治弗可得矣

上西涯相國書

竊聞忠君者遠不間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爲忠愛而能諫爲敬銑趨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艱上未能訟言於君又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堪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牆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汚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僨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内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又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悦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蜩方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人材以利偷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焉之在内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銑耳不待開口不敢言者又百此乎今　九重及帷幄已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輔　先皇澤流而業尊先皇大漸執手流涕付以愛子攉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愈厲相幾酌會爲國蓍蔡行高而人信二也易故以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嚮苑初政調和𤥨虐矜廢庚午入告槩矣似猶未飫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纖聞請

明農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王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迹而毀繡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奇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創難而獲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　祖宗之典誠于中而徵于容因其明而通其曲　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

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艙孰視之世讎也見必以刃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為社稷也吾為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矣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

拘其進毋以浮偽溷其真毋以靡麗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苛格緩其為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冶貪厲恥表節嚴其進覈其偽不惟得其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略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怨通盡其諮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繫民心財也蓄又者積為力者充食死者耗背者者窮貫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木荒北以盜無其入歲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

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為夫盜者積始也援之靡壓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既唐併庶官令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敵事而擧治戎者循例猶以紈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輩可仗乎當烽召濡變之時尚脩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謀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

劣於邊兵未知討者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拔非自長
智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太宗北伐中
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偈者利鈍之係也夫政貴
因時法先救弊出塞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
命者否也昔董閑于爲趙守過深澗壁峭若牆下瞰
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豕有誤入此者乎
鄉人對曰無有閑于曰使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
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
阿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懲封一卽墨大夫則讒者遠
而功勸無別而綏非所以爲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

事竊覩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爲伏惟執事當國
安危攸繫故敢俯伏門下稽首上書于冏台嚴不勝
隕越之至謹伏斧待罪

贈高生序

始張西渠病予與王湛東候之予曰天疫易慎諸西
渠曰偶不佳耳予卽延醫醫曰傷寒少陽症也下藥
而西渠病大作頭岑岑如戴石氣奮人如炙孟無涯
何大復曰予得識高生者善醫數有功也已而高生
至切西渠脉曰果寒疾也出活人書示諸君曰是是
症是方宜也大復明脉田水南習醫參言諸君莫敢

理者參權之予視生色柔而應緩竊疑其弗勝也秦
西澗曰子以辯言飾容者爲能乎夫足內者不炫裕
行者寡辭辯言飾容而用折者予以爲能乎越二日
西渠病憤瘍面而中泄予懼謂生及諸君曰弗可坐
待也已生覆然曰張公近臣也傷寒壞症也吾甚敬
近臣而重壞症吾所以來爲張公也苟有愈張公者
毋有避也蔡石岡李醫一人朱給事一人予舉二人
矣又舉一人然諸醫言各殊予私謂生生曰夫傷寒
者遲則注急則敗是故治之有會其傳之術甚弗謬
也最後張復李舉一人予候其至視之耳瞻而揚貌

切脉已悉非前諸醫論曰濕症也其言支旻不會理
視生甚倨生色和孜孜酬應不倦予罷其人不用或
惑之予歎曰周制冢宰統醫師使治其屬正術而稽
事夫正術則下寡岐業稽事則屢亡溷心禮失而眞
昧眞昧而業紛業紛而贋作然後民護而咎彼藝固
毋深究也於是咸尊用生使盡其術越二日而西渠
汗矣又三日面不瘍矣中堅矣西渠甚德高生間謂
予曰子異生之術乎曰然夫好大言者宕醫也易感
而移者懦醫也據方而不權者庸醫也好自用而償
者虐醫也摭衆論以售術而不恤人之死亡者賊醫

也均之能殺人也賊莫甚焉酉渠曰然又曰始子疑生何也曰慎之以審其才也子求醫何多也曰公聽以求全也何卒從高生曰諸君子之明也

張舍人墓誌銘

張舍人名倫字天敘千戸張能通子也其先滄州人祖某從　太祖伐元後發靖難兵誅授府軍左衛千戸後從　太宗靖內難敗北京府世衛其子孫因家焉舍人早卒無子舍人止一弟傑襲千戸傑一子璜無他張也舍人老實無嗜好北京四方之人在焉其風錯故其習殊貴勢之習侈俠少之習傑商賈之習便寠約之習倪儒學之習貴獨舍人斤斤然木訥人也然其事父處弟如禮要其中亦有貧乎而弗獲長年使人無述焉故諺曰棟材弗成朝花則榮巧藝不比拙就得利悲哉王媼王千戸愷女也年二十五嫁舍人舍人死時媼年三十二爲嫠婦四十七年始璜生數歲其父母以寡子故甚愛之媼璜諸母也獨苛之曰振張氏者此兒也吾夫死竊變門戸衰今幸天不絕張氏矣璜失母媼撫訓之璜果積官列九卿舍人宣德丙午九月三日生天順五年六月三日卒媼宣德甲寅十二月二十三日生正德七年七月十六

日卒舍人享年僅四十媼乃七十九然媼劬劬婦節期不食失言則勞瘁過舍人百矣舍人信有婦哉媼卒之次月一日璜啓舍人穴合葬銘曰已乎已靡嗣只艱乎艱勛妃只章女行曰太史衬女禩文從子

別友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銑仕得二友蔡子成之穆子伯潛蔡子布衣乎與接曰仕者著交也蔡子內朗外潤遇事隱量不泄穆子端專而凝發篤向文史獨銑佚蕩二子不棄之其有見乎哉古之交也會文而冀善居觀而弼違而猶重贈別焉感於情則聽必重期於久則思必恒定於要則行不渝茲二子將銑別矣銑不可二子未嘗默然意洗而詞婉銑淺中叢論非二子將斥辟之而況聽思且行乎而況重且恒而不渝乎蔡子長於智智者事之君也疑者智之紾也怯者疑之滋也吝者怯之役也夫成敗靡形判之於幾吉咎罔因帖之於理理順而吉咎不乖於趨幾明而成敗不探其向是故與其周百慮而失焉孰若就一得而著節不吝無怯不怯無疑而智矣穆子能守然君子之心深含六虛洞觀萬變往以序而非拘會於一而非遺是故理昧多穿事罔多虞養淺多露學

孤多惑見泥多陋著意雖善而非普物雖外而內孟
子曰所惡於執一者舉一而廢百此之謂也

張先生墓表

睢陽蔡公守濟南卒子天祐財成童張雲鵬先生以
易教授見天祐器之先生居睢陽東陵里中天祐往
從之游既天祐入太學先生作知縣矣天祐家素貧
先生數周之乃得飲朝夕先生治經不臆入不奇探
曰先儒有訓其索賾而辯辯矣心纔氣逸胡爲背乎
其教曰寡欲以養身守身以能官者操領也夫塵則
風而水則濁繩則直而木則度故欲微者心亡已枉

者如乘先生眞知學哉先生不得進士知三縣又不
偶而退老于東陵先生孝貴恍心不悖曲遇政貴定
民不徼赫號仕貴獲已不嗜厚成詩曰豈弟君子於
先生見之矣天祐善銑濟南公銑大人之友也天祐
思先生教曰欲礪行以酬知立石以章幽銑聞而歎
曰濟南公嘗秩而家約嘗榮而飾信先生用末旨而
行乎天祐承家而不倍師是故濟南逹其忠先生宏
其化天祐永其譽

送左毅夫還常州序

子外舅鶴翁使伻以左君桓來曰若宜有贈予問左
君欲奚聞左君遷斜拜拜曰始祖以郡掾起戶部書
算九年給冠帶將授八品秩頗多病不願仰化也暫
請歸郡予曰子以布衣入京今歸則榮矣常爾父母
邦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況兄弟兄弟子之行
乎而況王父父之行乎惟謙不府惡惟約不叢尤勿
䝴於子勿怙貴甃其庶哉左君曰吾宗自徵君來遂
大叔祖名御史也吾父義七世簃爲孤桓未有紹前
人者予曰宗之大者對守先之賢者斷繼顧大則無
僕於亢賢則無患於無因子誠不忘則思修修則繼
繼則能守矣左君曰桓少也若父而通算學無成獨

以算名吾恥之無能大其先世予曰子恥子之未學
固也而恥算於後世所謂又者不亦惑乎古之君子
之學學道也而曰游於藝藝者以廣道也夫數大極
乎億兆細入乎絲忽天地莫外其闔鬼神莫測其變
使人思精而約理達而該故先孔子貴焉後之君子之
學言經道故而已矣後又摘辭而已矣奬神至死而
不知道者何物也是故憤悱感慵飾譽長僞予何慕
焉左君謝曰桓未之聞也體於道驗於器終身不敢
游於藝

悔齋銘

秉氣則矜逐物則移女行方迷謂女自知惟誠女樂惟聖女師女不進德不死胡爲

右銘

女有百非惡人女揚女有寸是怨人女艱於乎豈有女獨是而人皆非於乎豈有女既過而人弗知嗟女亦奚如斯

左銘

序樂趣卷

夫樂由順作憂以逆來事寡順而多逆情向樂而背憂故樂者鮮矣莊周古之名言善言樂者也其言曰鵬

鳳而特其異樗棄而樹乎野迂大不實吾無取焉鵬因乎氣樗激於無用因者寄也激者忌也無所寄則漠有所忌則撓夫性以約情則哀順以應事則化是故遺榮則不求忘則不爭無擇則不忮去飾則不葸靜則安動則達所如則自得夫御寄夫何忌易曰由豫大有得其是之謂乎紫巖劉先生有從兄鳳居京師鳳有園囿有軒王虎谷題軒曰樂趣紫巖及晉諸大夫遊而適焉於是競闡其旨記載其業賦敘其事詩詠其興溫溫乎和平之音洹野子紫巖諸大夫之友也紫巖曰惟卷有序所以紀始永終暢厥大義也

敢託吾子洹野子曰諾

贈秦子

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秦子之父諸子也道規而善勉難恤而禮謙可謂得友道矣秦子之理儲也籍實杜請伸產微消[illegible]而弼暇矣可謂得剛道矣秦子治利而不漁[illegible]易也不聚權觴而非非食可謂得廉道矣秦子[illegible]劍地也敏明於作器於民弱勞豪新後無害屈可謂得惠道矣夫不知者宜則亡適則不行不行者拮而家味則不充秦子知矣行矣其弗充乎哉秦子拜郎中督

儲于宜府當路器而拔之也邊者衛食之所食者守邊之本才者足食之方道者御才之[illegible]是故充友道以待僚則衆充剛道以理食則足充廉道以止辟則畏充惠道以臨民則安夫鑑別形而隱然公也水濯物而用常浮虛也輪運車而輻不折絜也木脆質而根穿石積也故曰日新之謂盛德是故德盛則業大矣

趙節婦壽詩序

予觀趙節婦壽詩歎曰厚哉鄭子之爲道也詩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夫遠則思易殺疏則情不聯世固

厚父族能厚其母家則寡矣而厚其祖母家則又寡矣節婦爲鄭子祖姨母嫁莊氏節婦有三善焉少失夫而貞曰節教養四子曰慈存夫之弱弟曰義雖男子或愧焉當時節婦叢苦而嘗瘁人疑不壽乃今八十健矣謂天無意於善誣哉節婦念其妹字鄭子鄭子思其祖母及節婦於是節婦之行野侶而朝和幽而章久而著可以示鄉婦然爲之者鄭子也於乎厚哉鄭子之爲道也

送何仲子知巢縣序

昔梅溪君汝之聞人也潛不際行卑不降志節矣伯

子景韶學淵於鄉治立於民才矣季子景明行端而執辭美而典名稱矣如世文矣昇賜者梅溪君之仲子也兄韶而弟明敦貌而質行夫世貴之子人寵之已則易之世賢之子人重之已則難之內外有則出入有畏德成而易焉曰重才非拔則不能充宗行非卓則不能騁軌人重之必望之望之必思罪之矣曰難故紀衝太丘或劣仲謀不可不慎也仲子初仕得巢令夫巢纖邑也令牧官也牧良則畿民能畿能則遠人柔是故不雜好者業專不求名者功具設貴者佐生遺惠者斂急省費則才用足敦禮則教化行刑

嘗而威令節而舉是故可以爲子可以爲弟可以爲兄教立者忠遂舉立者牧良

長汀縣主墓誌銘

長汀縣主者 趙府湯陰莊僖王第四女也母武氏年十五湯陰鄭瓛尚焉授宗人府儀賓初莊僖王賢自貴女擇對鄭氏居小元村七世不析爨其人皆敦朴尚義不失口於人世之機詐不知也瓛父諱梓邑稱鄉五老鄭氏多田故饒於財男力農間出治賈女習蠶織閨外事不聞農賈所入皆困之有婚嫁者族長給費寸布合聚母或私者成化間歲凶出粟千斛

助賑濟雖未遑文字其行與古篤行者埒五老少賈於臨清每歸倒橐錢帛委地其妻子亦不視長女歸今少傅李公封夫人少傅初仕爲主事管臨清閘五老不復賈少傅貴鄭氏漸微於少傅無干請瓛尚主莊僖重其世世縣主聰慧婉順凡主適夫家處尊幼悉以允近年稍抑則乘驢車造人家飲或出郭竟日嬉揆 帝家禮不宜縣主每翁姑入府治具上食唯謹待姻戚如外家婦未嘗輒造人家儀賓或病視湯藥自扶持之數有子女不育存者曰暘娶矣曰旺四歲女一適李繼文卒孫一曰午住子正德五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病卒不起生於成化七年九月二十八
日享年四十葬於正德八年正月十三日銘曰奕奕
篤鄭肇自山西自西徂河于湯斯棲族大而昌其德
孔齊人亦有言俗薄不暨維鄭作砥維俗已而彼飾
而僞樹闕表閭顧茲篤行潜逐可減我銘主室寔章
世德世載于文大鄭烈烈

送張魏縣序

夫用不利不謂之學民不安不謂之政非學則失所
以爲士非政則失所以爲臣元傑敏學矣而有不知
政者哉夫民以政馭學以政行政以欲壞欲者賄也

名也成官自賄則下鮮廉得最循名則下鮮實賄或
敗官名可惑世故有薄賄而厚名章名而陰賄者也
夫敗幹辦則休養不暇理矣尚逢迎則方直不暇脩
矣好營建則儉約不暇顧矣齊簿書則肯僞不暇覈
矣夫道無岐由心無兩凝援上必虐下務外者悉必
積於內古之君校名者無如蔑古之臣飾名者無
如王成不明不忠今滋烈矣僞可行乎哉是故好名
必僞僞者必敗故曰君子誠之爲貴

辯似

孔子有言惡紫之奪朱也夫善惡猶水火之不相入

也顯諸事則相背而易知藏諸理則相近而難辨故
舉與新者非至明也聞雷霆者非極聰也第其彙者
非上知也君子之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自是似
任而非客氣似氣而害自任者慮歉而强自是者喜
盈而損正氣養而益昌客氣暴而易折君子之學無
成而不至者自是與客氣爲之也夫志道爲任配道
爲氣堅任而馭氣爲心心猶臬也道之則流浚之則
新蕢之則充援之則濶實之則塞是故實莫厚於自
是援莫條于客氣二者未除其行謂之襲其功謂之
假

賀吳御史考滿序

吳子守御史三年考績部署考曰明以待陟崔子之
友御史孟無涯子曰吳子政以成身 恩以榮親洋
聞進者成善者榮賀以相之辭以章之其諸古之道
與崔子曰然無缺爲成不辱爲榮君子願乎哉有成
而見榮則遂心而揚氣業必虧夫知缺者知成者也
知辱者知榮者也斯君子賀之矣今之贊治者曰部
曰科曰臺部知行言弗給議者弗深罪之科知言行
未昌責未寄焉御史得言且行者也夫節義者我也
非夫人也不見則不能不勉則不敢思利於家則傷

國思安其身必危君銑聞之賁之道二曰救曰勸賁乎防行之道二曰激曰揚賁乎化豫而止之謂之防默而移之謂之化防莫如隄化莫如風隄固雖狂流必順風鼓雖微草必變夫患成而救之則鮮弭善消而勸之則鮮復其名曰慢臣世興行而繼惡可激也故刑煩而疑世紬邪而巨善可揚也故賞寡而沮其名曰棘臣慢臣厥棘臣斎是故防生於明化生於公明公生於畏

孝者贈二陸守

姚江陸參政先生長子相以郎中出守長沙次子棟

以御史出守河間或曰斯可謂盡孝矣乎洹野子曰可以爲孝矣未可爲盡也吾聞漢陳氏世倍其貴而天下曰慚宋張軾氏位未半其父而世稱之曰賢然則繼述之道可知已是故節者易枉而難樹才者難達而易湮能兼者賢倘來者位賢而枉位貽親以令名位以榮我也不賢而枉位貽親之惡名位以辱我也辱則君子無取焉爾

序李氏詩畫卷

人之趨善也亦有漸焉貧賤人之伐富塞人之聰旣張且塞善斯遠矣畫者肖物之形也詩者合物之情也物文形而後肖之詩觸情而後合之肖以察物理合以興已志是故君子之皃文也內義必有緯外度必有矩於是乎遠近象之法行而化成斯天下後世誦之矣於戲君子之於學無感而不存乎爾

賀鄭都指揮序

崔子曰日者劇盜之起入人也度險如家治緩濫爲萬人大師而後克之賞世勞者下勞者亡夫德衰而後有政政格而後有兵兵怠而後有賞故化世不言政治世不言兵振世不言賞賞而猶失末孰甚焉昔閭丘氏之子也溺其父號於國中曰能救子者予金

漁人援之出閭丘氏之戚攘爲己德其父金其戚而徒勞漁人及其次子復溺號猶前也國中無應者故信古之所貴也銑外女弟之夫存亦從師有功自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銑外舅鶴翁及鄉大夫賀之銑曰爾存功倍於爾者爾知之功茂於爾者爾知之思倍當安思茂當憤自爾祖至爾爲都指揮三世矣爾父尚行賞家夫盈而能守故有爾今日爾惟嗣德惟孝爾惟報賞惟忠爾惟納賀惟畏且銑聞之福不可妄受曰持貴不可徒居曰稱不持福則爲戾不稱貴則爲辱夫善飲者餘其量適也滿其量猶或可勝也

過之鮮不困且病矣故君子懼福而惡貴又曰爾存爾達爾毅爾欲尚官其夙夜守予言斯克有勛有聞

西涯樂府何氏解序

銑之使梁也見何子孟春西涯樂府解曰唯涯公能指昔夫之心唯何子能逆涯翁之志可以箴可以沮可以發樂府之道其備矣乎先王之治天下也曰化曰政曰樂化以遷政以格樂以興且承成化而達政者樂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章不章惡斯縱矣惡不誠善斯止矣雖堯舜未之能治也夫樂者聲以宣辭辭以陳事其旨遠其言婉其意切遠

則思可深婉則感可入切則聽可久和于歌被于器始于家極于邦國不戒而孚不猛而厲是故直而敫者類乎文顯而斥者類乎訐巧而諛者類乎謔質而淺者類乎野華而飾者類乎靡斯皆遠于樂之道矣

廣志贈劉遠夫

崔子論今之弊治者曰得言且行者御史劉子爲御史三年辛未上疏勸學與政壬申按遼東摧權枉而字卒既言且行劉子共御史與劉子甘禍如系左秩如志如是其言且行也孰御矣燭事存乎識當事存乎氣識有隔明氣有盈歉故得失生焉故介如彥博

安石吐進決渡征天書獻虛生識義生氣居弗安必搖業弗新必蠹蠹者爲機搖者爲蠹燕石之白耀玉也火之則燼東郭氏之大瓠實以石擲則溢故君子審安而正業順不忘逆不沮久不怠須臾不舍是故蘊之精發之中行之遠昔顓孫師曰令尹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仁乎夫子曰忠矣孟軻氏曰仁人心也

釋思送許公還汝南

山東僉事許君達以伻來言曰達幸有父母在又幸有祿足以養懼盜不果迎懼盜乎吾親始來居一年

而欲歸達實無以爲情也銑聞之曰君達其欲事親者乎孟子曰曾子養志事親若曾子可也君達爾翁媼之來就養而已乎銑聞之鄉人爾翁達理而畏媼能相之往者盜起趙國入鄢邑如虛君達今樂陵能守能戰能識肯凶夫夫知君達忠朝董戎典越階陛君近大於邑宰尊於令夫人緒損於不繼忘怠於小獲夫親喜其績則思見之慮其終則思教之見而慰教而安歸樂桑梓可矣君達爾遂爾親欲毋以過思爲也且銑聞之功不可喜喜必要才不可恃恃必肆貫無偏正無回偏無敗夫欲行陸者以馬郭遊巖可

也百里遊焉可也千里遊者非驥中道罷且仆是故
君子非不貴之患居而無令事之患又曰君達爾謀
力多才監鋭之言斯克事爾親

野聞三首贈張御史仲脩

太史氏使粲過琉璃村有丈夫以數童子逐雄雞且
訶之太史氏曰爾何雞雞為不大棘邪丈夫曰此雞
適鳴太史氏歎曰雞晨其音又何尤焉君子言也時
人皆聽之

涿田旱天忽興雲將雨農人不甚說也太史氏曰爾
不欲雨邪農人曰雲暴騰而無畜雖雨亦不洽雨陰
陽之交也聚斯厚厚斯醞醞斯雨則霈然矣已而雨
果不成太史氏曰畜之用大矣哉

太史氏渡白溝曰美哉河水胡不楫之以達涿衛以
利商旅漁人曰河壯瀉而無節故時有洲洲則舟膠
而不可行河有九曲而大江歷三峽而永險者降其
汜者也徐者均其逆者也斯可楫可利太史氏曰其
然其然故君子操議以成其變化

送師御史序

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
故君子不治苟得斯精其業不先澡具斯大其用師

思誦詩二十年用其采以發身用其實以理官夫升
而貞者不息也旅而安者節次也貞安可以利其事
業詩曰淑人君子心如結兮夫岐以行必變枝以語
必離二以任必奪故火之炎水之濕雖聾瞽亦信之詩
曰周道如砥君子所履櫂輔總者萬各定也實待虛
者一其止也是故堯協萬邦而舍其子孔賻館人而
嗇於回情有不敢伸強有不敢遂新有不敢先舊大
有不敢越小同軌之車幾徐合轍不縮之勇聖哲惴
中詩曰采采芣苢薄言襭之用言屬奘可師也不改
法言可養也聞言而不能擇則吪以淆擇而不能會
則錯以礙礙且淆必敵吾之衡矣故輕重為之反夫
奸者君子之所防也暗者君子之所燭也毒莫如鴆
愚夫知辟之酒甘毀軀明者或樂焉是故言稽其自
行察其心各毀窮其與順拂反諸已防奸燭暗之道
也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子不忘親則孝有終婦
不忘夫則貞不失故入山思登無易步矣涉險思濟
無怠楫矣臣不忘乎君則遠近幽顯無乎不奉公詩
曰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忠臣之行也

挈財有序

御史張起濵巡淮臨問政於予乃作是篇

掔財則惠均專利則怨聚惠者雖庸亦行怨者雖明不終其說狂梁相之治水趙司馬之論勇也夫治事關必欽賢援而介羣斯民援而沮者至矣故咸丘氏之御不成梁相者燕人也相梁然有其才汝水介梁韓間爲利饒韓地亢而梁下歲潦毀梁隄水入乎澮衰敵相大發民取馬陵土障之使入韓且陰決韓隄韓儀而梁稔韓人知之大舉伐梁新中生問戰勝於趙司馬司馬曰兵勇兵勇有道乎曰義夫均衣而時食公勞而更逸然非分數明不可行已新中生習其說入楚爲將一年取茲及黃秦人失御學咸丘氏

齊之御人也聞之入秦秦人以爲僕正期年田必獲征必利咸丘氏往察其御勤然其控磬辣馬數疲而寤一年沂渭中無馬

賓筵聯別詩序

癸酉冬張御史料按京輔翟太史而下十人餞于王少卿第酒中御史辟席曰秩秩蕤蕤旋儀出恐是諸子之禮仁也言不及別酒不至盛是諸子之愛仁也夫禮貴成乎其人愛貴曷乎其業唯諸子何以贈使仁義免咎張咸諾之王君希孟張員外繼孟各賦詩一諸子和之餞讀之歎曰別也者交者也贈也者別者也不深交不別不重別不贈吾見別若贈矣放者酣以爲厚翦者戀以爲固歡哉諸子之贈也諷不晦其言直不厲其辭要其美以起其永危其艱以重其輕興其志以堅其節可以言贈矣夫禮取諸義而制其情愛取諸公而略其私於乎雖治天下可也

河東書院志序

昔者夫子教於洙泗之間脩禮樂之文明仁義之實從者三千人及其之列國也或崇或沮或召或問夫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錯同者行錯者格夫子感其協

之夢歎曰天下其誰能宗予蓋傷其不得同也張御史仲脩巡河東鹽以暇日作河東書院既成作志三篇曰費取諸山野曰力取諸逸夫曰範取諸古曰文翰取諸今之立言者曰書取諸經史御史謂貢士樊君瑩曰隆也竊懼夫繼者或踵予跡而或隳其術以厲人也又竊懼夫議者以此爲疣事曰今之學之政之存也均之重隆之罪也夫故志之云爾崔銑仲凫父序

梁古谷先生墓誌銘

予聞石翁陳子之學去支離之用全虛圓之神始乎

靜終乎自然先生首與李伯温兄弟從之每退入山室靜坐暇則考覽墳籍十年而學成翁館先生于家俾訓其諸孫翁晚年居碧玉樓嘗與先生極論名理知其大有得也乃號先生曰見玉先生與嘉魚李世卿吳獻臣相厚善詩劍之遺無虛歲餘無所與親李世卿者李承箕也攻古文養志不仕吳獻臣者吳廷舉也有經濟才劉瑾竊政時疏論中使覊縻械首十日不死釋之不屑交友有終未冠喪親有聞于生無擔石儲晏如也語曰不知其人視其所事及所予先生弱體多病年十二母猶負之一日在𢹂中直其足

將及地其父笑曰爾且與母長矣尚作嬰乎稍長好讀書母常滅燈令寢且戒勿宿火先生姑從之後復之夏家與儕輩讀焉父歿葬始用灰隔喪尚哀素不用浮屠始用賀明行祭事性好吟詩不苦鍛削石翁贈詩曰得雨花畦潤隨風鳥韻長公來詩不少排日兩三章不嗜酒武人強引一杯酌之病兩月而差先生名文冠字華卿廣東順德人少號鶴山晚居古谷種梅錄所爲詩千篇積之號古谷老人正統辛酉生正德辛未九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一壬申正月八日葬妻陳氏之子五人曰景復景行景孚景熙景倫側室之子二人曰景輿景望女一人曰宜孫四人曰壁曰淮卞景行銳友也康直有文爲崇明知縣銘曰鼓樓之陽先生藏焉於萬斯年子孫享焉

湯陰縣修城記

正德六年春劇寇起所城殺長吏殺民如草秋八月彰德府通判鄭公如阜奉命檄修湯陰縣城而大之夫什立里甲什立長使築稽劫號以四鉦鳴則咸抹以度不鳴則築歲十有八日而成其圍八百四十九丈其高二丈有五尺其基濶三丈自基以上斂之其短牆一千二百四十堵其濠濶深均二丈也南北月

城二城樓六舖二十四所又修弓矢砲置快手使習之十月初賊劉七果以賊衆來攻城賊火且射越二日弗克攻去七年二月賊又來攻城又弗克南去攻胙城陷民半死焉賊嘗揭虎渡河趙鐩劉三遂連破西平上蔡十餘城太史氏曰於乎自賊之起也郡縣唯視城爲存亡堅者全敵者陷無者殲嗟乎民之患慘矣

王恭人墓誌銘

恭人中丞王公忻之妻申處士志仁之女吳江人也恭人年十七歸中丞中丞爲御史時奉　命按廣東

中丞父樂善先生病且棘矣恭人治湯藥惟謹夜不寐晝不甘食閱數月樂善竟不起恭人哀毀如不能存含襚哀奠如禮鄉人歎曰使御史自爲之無能過也恭人歸中丞數年生一女殤恭人曰妻者因嗣而有也無嗣則將殄人之宗男子四十而衰女子三十而血耗逮其衰也而後駭而圖之豈可必乎豈可必乎遂告其舅姑曰新婦不宜子夫子之寵婦不敢専也爲置三側室時中丞甫壯歲既而皆有子若女曰徐氏生子子京子東女某適某曰陳氏生子子家女某適某曰郭氏生子子木子未女某正德四年冬中

丞自山東副使進廣東按察使過吳江是時劉瑾竊政迂途歸省稽首中丞倉皇而別恭人病嘗之不愈時太恭人在堂恭人曰吾事姑不終吾死不得與吾夫訣恨哉悲哉悲哉恨哉明年正月五日卒年五十有五七年中丞謝政歸始以十二月二日葬于王山明年中丞亦卒恭人治家訓子俱可儀不著獨表其大義以詔其子孫銘曰夫曰吾有婦子曰吾有母嗟彼貞媛式于爾後

孫少卿墓表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閒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懦扶風知縣孫璽毅而多知可使遂檄璽往城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下令順恥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朞一月成城未届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猶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爲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斫坐机曰敢言亡者如机乃盡出城中弓矢刃令士買輿隸人持之登城礌石積城上如阜木沃甕拔之障矢甲統十人總甲統五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

守南城曰游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蕩爾貲爾寧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字扇傳命斷者刑舟人爲令發僕上舟獲之刵舟人耳鼻以徇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悉賊衆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案緣城下礌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臠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

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弃而
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耕順大窘與
篙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家其兄弟姪子姪族人
啓視之多髯而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牒辯
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　制贈光祿寺少
卿賜祭蔭子紹卿爲國子生於乎順非宿憾君惟恥
其無能語曰忮心倖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
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辯而核否則上下罔於
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劇
盜寇中蜮桃源盜寇江西虜數入邊值世久平文臣

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弃初寇强脅民於城
下得尸肘繫縣印知爲令段多也朝廷創聞死事者
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爲錦衣百戶世襲已而予所
聞上蔡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郝采與扶風君事
甚偉夫迫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
之也志定矣功修於素節堅於危而安其丈夫哉扶
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爲人
少舉于鄉初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十
七其兄璒弟珂從子太史紹先紹租子紹卿具衣冠
招魂葬于代州東門外

贈董先生序

士之道有五遇五不遇器大則適於用則遇多謀而
慎發則中則遇明於義而晦其迹則不取尤則遇守
介而不回則事立則遇多諳而寡忤用以輯功則人
不忌則遇器大或不屑小物必近疎則不遇謀心勝
則多疑求全之心勝則後時必近迂則不遇晦迹或
越於禮必近蕩則不遇介者多異必近矯則不遇諳
者尚同必近佞則不遇故遇治亂之幾也子曰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昔卑于秋常臣也一言合而相董仲
舒儒也汲黯爭臣也終身而擯猶有甚焉晏嬰不知

孔子司馬光則吳狄慕之故君子不求諸人懼喪乎
其已不執其偏懼賊乎其全文中子曰執方之謂器
通變之謂道君子可與語道矣夫董先生者壽張人
御史建中之父也先生樂易高爽居常晏如出而求
仕授吳江主簿先生無慍色石川殷子雲霄曰先生
其內足者乎又曰先生其有政矣內足者往無不利
鈗曰然

白髮倡和詩序

白髮張大夫感巳也京之才士有大夫之感者和之
音愴而旨遐讀者莫不動心焉夫悲莫慘于過時恥

槩於萬利乎已而遂齊乎人敗之必爭也鳧氏鑄鍾第聲制器因范調火時至而出之然後聲無石且播規矩之操於公輸子也大小長短與木逶迤要之方圓中是故仲郢之治知新之學也鳧鍾之制知成之道也公輸子之中知要之則也

贈李典籍序

高陵李先生守典籍三年考績得上考將還南監司諫呂涇天俗銑往餞之李先生吾友呂太史仲木之外舅也吾友之賢天下莫不聞先生恬雅沈篤見容者消其吝接呂者去其躁昔孔子稱子賤謂魯有君子焉夫君子者立教則變宋有右介者直講也太學自介與故道有可尊不計乎其官人有可師不賴乎其勢先生之職典籍也自經而下咸在焉凡數十萬卷矣當年不能誦其辭累世不能究其學太史公已病之夫先王之道存乎經耳學者倦於行於是乎深性命之談亡其本於是乎長聲華之飾始也以經進而中也與經戾是故習詞賦曰屈曹而已矣不曰風雅習文章曰遷固而已矣不曰典誥習訓詁曰王鄭而已矣不曰伋軻習事功曰律例而已矣不曰經術習玄理曰虛靜而已矣不曰孝弟習通變曰謀術而

莫大于罔功時之流勢之趨之功之施人之成之時也者一言而悟非時也者萬言而戾不可必也不可易也雖然今有人焉視遠則遺其狀而察其次聽遠則遺其揚而察其節卒之失貌而亡聲幾乎得焉之業而日孜孜然所不得爲之擬斯惑矣夫壯有以決行有以桀非老有以隳素有以成德銑聞之內乎其用者不取諸外足乎其具者不計諸時周乎其性者不責諸年故先師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贈王嘉興序

王嘉興汝言之爲御史也按蜀值蜀用兵御史發朋歎而治之雖秉鉞者罔不惴惴偷後功乎聞而壯之越一年予見御史于呂涇野太史之家涇野與予論兵皆主嚴御史曰情不易白事難劑其晦情乖事而法焉遲乎予又歎御史仁也越三月御史被命知嘉興其鄉人呂九川司諫思所以贊嘉興之政之成俾予告之世之論御史者曰執法論知府者曰牧民夫泥影以定形雖專弗負執方以求運雖勞罔濟嘉興爲御史不忘乎仁則爲牧可知已昔唐柳仲郢先治京兆矣嚴又治河南矣寬疆分而受氣別俗異而爲政因一門之中十室之邑賢不肖異焉獲於一而欲

已矣不曰仁義其者乎古義而易其文卑已就而高其論代增入衍假以名世學者皆耿迷而不知要銳闢之古詩三千篇孔子刪爲三百而後始可誦法夫慕父母者孝子之行履六經者醇士之學是故經行而習同習同而德立德立而化行化行而後天下國家可從而理也

瞻辰樓詩序

瞻辰樓者徐子之居也徐子居禁垣之南修文而尚友今之名士咸往焉徐子與之登樓賦詩以舒羈旅之懷崔子讀其詩而歎曰悲乎耆之人也變因乎其

時止隨乎其術情發乎其感情也者抑之則鬱聚之則滯於是乎登高騁望抗志於古而寄情於物是故望雲者思其親懷土者傷其寄感時者啓其用玩物理者數其妙瞻廷闕者欲獻其忠於是乎言以抒其情永言以盡其感使知者見之詠其言則志可知也察其志則世可知也於民教有補焉夫倡騷於化世謂之疣憂鼓缶於炅日謂之奢樂痛微而號者痛之招豫初而鳴者豫之棄故賢愚同情所異者正而已矣憂樂同言所異者和而已矣子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洹詞卷之一 終

洹詞卷之二　館集

張御史治路記

河東人曰河東鹽行四方公私咸利之運司東南二十里曰青石槽道狹而險如永巷然長七里徒者負者亦艱行自槽之南如陝州中有曰張店曰茅津者凡六十里有土坡高二十丈澗深則半之兩崖對立而中隘正德八年秋張御史取河津稷山工百三十人茼城安邑夫六百人鑿石槽深一丈有奇濶倍深之一石槽平旅說之已又取平陸夫七百人治張店茅津弘隘刊峻踰月張店茅津又平傭者殺其直負

者餘其力焉行可行車可並兩馳旅大說之又曰御史初詢于王運使宣平陸申知縣綸又詢于衆謀協而舉民故安均力明禁毋敢買逸民故借因勢而治之不與險爭功故速成太史氏曰張御史者安陽張士隆字仲脩

贈陳知縣序

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已於乎自夫吾人之不恕也不忠而黜則疾其君不孝而疏則懟其父不政而沮則虐其民夫民非兵然若槁木也逸居美稱所同欲也列肌瘍瘽所同惡也政辟而惠勞錯於是乎怨

生上之人猶未知反也而怨曰甚於是乎重刑以彌訪撫循以愚其心民乃大不服而健者辯者訟其上矣幸而訟勝而繼爲之上者猶不知反也則民又訟然後強梁狙詐之徒逞乎閭爲政之道二曰誠曰才誠者主者也才者運者也夫吾無真愛也而責民懷吾無善教也而責民變吾無定令也而責民違吾養未周也而責民安吾弛之張之未當也而責民不服吾賞罰未公也而責民訟雖日戮百人未能濟也夫鱷物之頑也虎獸之暴也韓愈則驅鱷矣劉昆則嘗徙虎矣況於民乎故曰小民怨女詈女則自敬德又曰惟民若有恒性關中陳君以光祿署丞出令大谷天官氏以大谷爲難邑而簡任君矣谿田馬子思所以贊君之治無蹈乎昔之爲今者之失也乃授簡於銑俾序之

送李運判序

李祜判運司郭价以豫之士人餞于郊崔銑明述二父之德告于祜曰君祜惟乃父賢銑父罔不厲于清忠大著多績于先朝肆若祜既銑傳厥父學爲于鄉以遂有今官在昔古漢則有若王吉氏有若袁安氏子暨孫數世顯大倍于其先人不乃飾車馬侈服用

怙勢作威名稱用彰于厥時孝罔以有位惟其賢永緒罔以富惟其約惟運司叢貫總貨上下聒聒誕惟斯闓官鮮以潔顯矧曰有功芝生于織克祥厥家滋譪于蘭曉丕乃荒厥蘭於乎民匪誠訛惟寧于公政匪自辟惟衷于平宜匪惡廉惟敗于多欲名以宣行亦怠於名氣以樹節亦戾于氣勝名惟實正氣惟志罔自盈以瞰爾倸允乃功

贈陳西安序

夫王畿者教化之叢也昔在漢世士學五經故教醇而化美西漢之才盛於雍東漢之才盛於豫今之永平王畿也永平之士予所識者京兆王君汝溫潔其身弗以闒拖污守其官弗以豪勢撓可不謂貞乎京兆爲予稱其鄉之士陳君汝和由御史出知西安西安之爲御史也正憲而絜情所舉十餘官退而不有其明可不謂慎乎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二君者交以誼進以節藏好朋引之私非其存也可不謂賢乎夫藝者或失之邪守者或失之拘豪者或失之踈術者或失之狡惟賢者庶乎無弗達者矣西安劇郡也有藩國之親有中使之勢有都御史御史之威有布政按察之治果者青吾強恬

者責吾安正者責吾執能者責吾辨貪者責吾賂佞者責吾評予聞昔之爲西安者曰以其三時治民而以其六事入其文案塡其訟故錯每夜分未之能酬則夫孔子所謂先勞之政蓋不遑及矣諺曰舟子取玉窮年不獲採夫探珠十人皆濡故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民不思其前持其要不鑿其法合其大不計其小昔粤賈之之海外也得照乘之珠或告之曰胡不棄諸賈曰何曰若由海歸龍取若珠必失若軀與舟矣賈甚愛珠剖股肉藏而紉之舟入海龍見而風果如告者言於乎人能知身貨之重輕亦可與言政也已矣

王淑人墓誌銘

太史氏曰春秋常事不書禮內言不出閫門之事君子自考其德者也前史言列女者或以辯言或以書史文字廣聞獨異而不知其長亂李勳部曰予姻陳都指揮紀長厚人也君繼妻王淑人宮女也事　太皇太后上卽位放宮女千人淑人歸陳君當是時陳君有父老矣有三弟有室矣有子一女二幼矣淑人咸宜之喪有間言陳君無他子淑人每飾少姬令御於陳君姻族貧及有喪不克襄必告于陳君周之必以厚其自奉尺布以上不輕費也每昕夕侍於陳君所或自奉巾櫛陳君止之曰非缺侍人也淑人曰事夫禮也不可以有人怠今年四十四春秋矣五月十七日以痰疾終陳君喪之慟李大器曰陳君其非過哀者與夫殄厥嗣者妬婦也夭厥生者艷婦也廢厥事者慵婦也敗厥禮者驕婦也離厥兄弟者讒婦也長厥亂者悍婦也喪厥家族者橫婦也故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陳君者兄弟安之姻族賴之多矣其獲助於內者銘曰甲戌維歲未維月陳季葬妻紙坊側

東溪君壽序

東溪君大都督劉君廷器也東溪君爲錦衣衛百戶佐西廠爲千戶理北司刑爲指揮主衛事當丁卯巳巳之間縉紳之禍棘矣東溪君獨尚寬未嘗輒言按人刑加于不可已從滅罪加于不可宥從輕予守太史與聞國議民風然未聞有不可東溪君也夫人主之尊天也執政之勢焰也天不可跂焰不可邇一言而生沒係一事而安殆分是故侍肺腑之戚居禁從之親擅爪牙之威司刑罰之柄四者其風議計謀得施於人主與執政者也齊公得晏子而刑省王鳳得杜欽而舉才夫景帝兄也梁孝王弟也武帝父也

戾太子子也景帝將按誅梁王田叔能釋之車千秋則嘗悟武帝之疑太子矣而蹤可遺乎而親可賴乎錦衣指揮李大器謂予曰鏞聞君子之德之既及人也天則錫之福人則彰其美都督公今年十月十一日五十三春秋矣既貴而康已受報於天公之德無紀則無以見公之福之宜也先生盍有述焉

守略

夫守之道一所以行之者三何謂一曰安民一郡之命懸於守以恩則父以政則長以教則師恩洽而父道備乎政而長道行教興而師道立其生也據其父

也恩何謂三曰明曰惠曰斷周則爲明知幽之謂周安危休戚自小後務是非賢否雖顯易消辯早析精斯爲明矣情則爲惠合性之謂情數行右良惟民之好抑末去僻惟民之惡斯爲惠矣勇則爲斷從義之謂勇見審而不眩事當而不移勿以勢臨而回勿以利小而足惟能斷而後明有所不能蔽惠有所不能格

賀徐母郁太安人受封序

徐母以其子膳部主事明之壽其官也封太安人詩曰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幹茁其枝枝扭其葉枝以葉

衛而茂幹以枝庇而堅故曰耕田者以自養也是故子之少也母育之子之壯而有立也母乃依之夫仕者正行以章其教君則錫名以顯其稱姻族則榮之僚則賀之由是凡爲母者安於慈而爲子者力于善矣故推封之典明主屬善之道也詩曰伐木掎矣析薪杝矣取末者猶愛其本故與士者必感以心夫子之於親孰不欲其榮也榮則孰不欲其尊也尊則孰不欲其久且昌也非忠不可致非謙不可有無是二者其親雖居之不能竟其心是故賀者嘉其始思掖其終事親者務其榮思去其辱

士林贈別詩序

夫用深搣而後能大器又淬而後能利故鉛刀割而必缺小智鑒而多償龍物之神者也雷陽之迅者也非潛則不躍非收則不章故君子始學而中愨如也既學而皇皇斯進已成學而瞿瞿如弗及夫學固將以求用也變形無所偏勢無安先時則失之棘後事則失之廢故幾者難能也興務必惡啟意達必惡塞故誠者難能也酌會絜情因物立度故才者難能也公輸子之爲方圓天下之巧也方其未習則拙雖有上知之才日遊市肆責其精於六藝之業則否矣今

之翰林職文而未與政也然其進也爲元輔爲太宰爲宗伯爲司馬學士賈先生之南也京之士贈詩十八篇先生之南也養用於靜先生守太史十年爲宮僚四年公見於典試直見於史經學見於講幄夫揚美期遠譽其永懷是故有贈紀始永終暢厥大義是故有序

贈施御史序

漢士之言曰文章緣飾吏治夫文者言乎其著也治者言乎其加諸人也德者言乎其蘊也文以德而醇治以德而美夫緣尚領謂之緣采貫物謂之飾是異

質而相成者也昔者夫子之論孝也始於身中於刑天下終於制禮極於配天而通神明是故文治之分自漢始也攻辭辯之巧鄙吏爲俗習法術之嚴斥儒爲腐浮靡之害作而忠恕之風微是故文治之壞自魏晉始也夫業久必思變思變必求異世更則事舛事舛則理亡興於大變之後致夫已亡之禮亦已難矣今夫士之相與譽也以書告者不若語以語入者不若色以色徵者不若心故遠則恭之近則襲之間則德之見則卽之是故道隔於世世降於人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施御史聘

之將南巡予思所以贈君君溫而文沉簡而斷日者予論君曰君按吳將所留若而人所罷劾若而人君曰事輕重均則權其惡害大小均則權其深今之將悉以賄成也數更之則求代者愈重賄諺曰飽虎厭肉饑虎噬骨故予威以刑以待其改威以誠以移其鄉於平予是以贈君矣

孫太史歸省詩序

是歲春太史孫君汝宗念其母張太孺人之缺養疏求歸省　上允之已賜鈔爲旅資館閣自國老而下贈詩三十三篇銑紬贊之曰至哉　上之仁也公不

格其私懿哉羣公之贈也榮不先其誼夫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臣者民之表也是故臣不可以不愼昔司馬相如之歸也飾輿馬賓從侍以自矜于其鄉夫漢之士學經而尚行獨相如以浮僞之買臣莊助效之而俗靡故臣不可以不愼也民之表也夫汝宗之歸也入庭上壽相志爲怡有將母之禮焉將以觀其孝秩籩列俎追遠感今有展墓之禮焉將以觀其誠幕尊觴看勸長撫幼有合族之禮焉將以觀其弟慶存慰往恭耆矜懇有惇故之禮焉將以觀其仁言檢容循遠閨近卽有居鄉之禮焉將以觀其信夫孝匪直

養而已矣必敬其身夫歸匪直合而已矣必驗于鄉孝立則忠遂矣鄉信則朝達矣是故可以承上之仁可以當國老之贈

湛氏小宗義田記

小宗之有義田廣孝也湛子若水奉其母陳太孺人之意為之夫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者皆知愛其類然而莫知於人故不親其親悖也親親而無殺亂也義田止及於五世之子孫先近也故曰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務遠而遺近務廣施而弗及君子不為也湛子出其家餘粟市田若干畝歲入粟二百斛于囷

凡婚者嫁者喪者葬者則給之婚給八斛嫁給十斛喪給十二斛葬給十五斛是故尊尊幼幼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元也湛子又置宗子田若干畝歲入粟二十斛賙其乏俾其子孫傳之敬宗子所以合族合族所以延祀宗明於上禮行於下矣歲入不足給則待嗣歲之入囷有陳則又出以市田田廣入富而恩益溥矣夫族之雜由無禮也禮之廢由異學行也是故樂放者惡其拘談玄者惡其纎尚高者惡其卑喜大者惡其細趨徑者惡其繁五惡興而禮廢然後邪慝作邪慝作然後家毀家毀然後國危於乎湛氏者其將益昌也夫

說竹

直菴張翁之壽也銑作說竹壽之曰夫理周而辭寡者要言也貞慮而辭辯者貴言也故養淺者露行浮者飾可以名近而廢於恒可以說俗而病於哲夫華一日二日非不嫣然美矣旬而衰再旬而盡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數歲則瘁矣昔有吾子問於師曰君子何貴於竹與曰其苞則固而進則漸也其外則淡而節則恥也其餘則約而用則富也夫不迅其發則氣益結不奢其飽則本益堅不雜其體則用無折夫賈

朝爛而夕散月盛采而旋晦雨暴注而速霽潦倏長而遂涸而況於無實者乎故詩曰綠竹如簀言其德也是故德而不壽未之有也

贈郝裕州序

三原張子明遂謂銑曰郝道傳氏吾邑之惇脩人也茲守裕州其將大有政矣敢求吾子之告之也銑曰今之醇學而抗節者惟三原之士邵銑有欲父事之者有兄事之者士之慕賢也聞之者得其槩就之者得其微夫求途者舍明而問於瞽將不左乎張子曰聽言不若博取之得也問政不若生其地者之審也

銑曰禮之行也或闇其意而襲其迹則有泥禮政之行也或亡其實而取其具則有粃政夫　高皇作農桑學校宮室衣服之制以守令行於民然而農不盡其力士不充其資商不守其分夫游民可生而本業荒則農惰矣浮言可售而貪鄙重則士頹矣不務民用而競淫巧則商熾矣是故地非不饒也民非不衆也經非不治也法非不存也無忠敬誠慤之心以臨之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夫排市井杜利門上行敦本而民非猶不止也况上又道之以利乎張子曰昔者吾聞諸鄉先生也其亦君子之言也夫

霸州修城記

初賊起畿內霸州守臣取其母妻繫于獄賊悉賊衆攻霸州知州王汝翼以死守賊竟不克去州城舊獨北面以磚爲之正德癸酉甲戌大水獨舊磚城存知州告其僚與民曰古之作事惟其久安觀其城之圮與存可知巳吾欲知北城者爲之何如衆曰然乃準北城役會三城磚二百萬方灰百萬斤闕帑金不給用乃陶磚于隍市灰于山令民有粟與薪者治陶有車者致灰資給以直事具白于王都御史倬楊府尹廉董御史建中將副使曙咸可之旣知州遷河間府同知御史檄霸州同知李白維領之御史曰往見道上多死樹伐之給陶者可裕民也御史曰知州創謀且材宜使終之檄下河間令來督工御史曰毋廢于故而貲于財毋急于名而盬于工乙亥春三月巳未役俱來乃肇事是後四月丙戌城成知州高鵬至歎曰董公之規王守之勞不可忘巳遂刻石城西霸臺上崔子曰銑聞往者賊之南也裕州故名饒方知州聞賊至奔賊入居城同知郁采死之唐縣南陽之狹邑也千戶陳錦以唐令協民守之賊環攻三旬竟不克是故城者政之所具而非所以恃也勝負之幾豈不以謀信哉

贈劉千戶序

劉都督之仲子綸以平盜功拜錦衣千戶通政張獻問于崔子曰都督綏刑而順德旣崇其胄其子又能奮行間以自見傳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其謂是乎崔子曰余聞之詩云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蓋言本盛而物豐殖也夫國之所貴乎世臣者何也詩曰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故恩深者其圖報則堅世守者其所業則精昔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無金玉之積其受爵不濫其功皆再世有續以越于四方是

以能保家而害民余聞周季世之大夫世秉國政怙其寵祿以汰于國是故大則弱主次則毀族其何世臣之貴之有焉司馬劉大夫及諸大夫開其言而是之遂聞于都督及其仲子

何士字解

申陽何梅翁之仲子之子士問字於崔子崔子字之曰子毅復告以子毅之義曰昔者先王之養士也非善不以立教非禮不以一行是故教之以灑掃教之之應對人折其放與慢之氣而德可進矣教之於視聽教之於行立教之於衣服飲食人患於狃其意之

安而過積矣約之以六德貫之以六行要之以三德而行成矣博之以六藝而文質均矣糾之以八刑而怠者敏矣合之以鄉飲酒觀之以射賓之於五州而名立乎鄉矣升之於國子論之於司馬詔之于王爵之於朝而道行乎天下矣其進學也必有序也其異年也必更事也其相見也必執贄也夫序也者使循其實而勿流於狂也更也者使安其事而勿役於躁也贄也者使重其身而勿通於辱也士之於此也非其師則弗問非其友則勿交非其大夫則弗見亡棘於仕而顛於爲亡躭於寵而折於鉛君脩其禮臣致

其忠少者服其勞老者享其逸是故害民無所容也詭行無所施也詖誕之言無所售也浮華之文無所用也淫巧之器無所適也故曰一道德以同風俗是謂大同崔子曰於乎三代之士競未之有逮也而竊有志焉毅也敦厚而毅吾與爾同邁矣夫

喩刑

劉將軍拜錦衣指揮鎮撫司理刑崔子告之曰凡衛必有鎮撫司理其衛之刑而已錦衣鎮撫司 上所親信故凡廷臣將有重譴者民之妖言者盜者皆命治之獄具雖法司大臣無敢出入故朝之大獄鎮撫

治之朝之畜獄法司治之夫人主之勢是也刑法之威熠也霆之所繫無堅不枯熠之所爍靡濡不焦夫臣之有詩也而激則可罪矣守典也而泥則可罪矣民之喜訛言而害於生也而犯而攖而有敵則可罪矣苟急於獄之成而闇於其自嚴於法之遂而略於其情則勇於令之從而弱於其平則獄之當也或寡矣夫治大熱者必以黃治大寒者必以附故言害之功者莫加焉然非以甘脆參朮繼而調之則元氣縮若投黃於寒投附於熱則人之危也必至是故大獄者國之所忌也昔漢楚藩之獄袁安能寬之安之子

孫顯匹其國是故推其仁以體其情緩於成以待其察善於辭以掩其缺委其事以解其忿四者乎獄全忠之道也正德丙子仲秋初吉崔銑著

使荅

劉史問使於崔子崔子曰使之爲道也有三德焉辭以發其情儀以顯其禮信以昭其節言據典章氣兼婉直辭矣巽而不詘端而非迂儀矣伸義折違明介潔迹信矣昔者周之盛也禮達而世學教明而世習達其季世角勢程力列國之交安危視使是故信或不足矣然其崇敬申典一時之安可致也戰國而下交與國者尚乎詐交夷狄者尚乎利蘇武富弼之使其庶矣乎他鮮聞焉故曰斗筲之器何足言哉

贈劉子德符序

予友劉子德符爲太史八年上疏陳政事者四在孝皇時覽而未行在　今上初劉瑾竊政矯詔罷歸瑾敗凡所罷者悉還獨劉子補外藩昔孔子有言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若是乎士之可達也昔漢文至明主也不盡誼之才則已矣而棄之長沙馮唐老而後達絳侯之忠豈有他哉而猶見疑夫以先

師之道乃沮於晏嬰公夫猾嬌慷慨執節而感盜賊危此汲黯徘徊於淮陽董子憤發於文辭管父感激於鮑叔也語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言所操同也故志殊而趍行反而事立是非而議其合者鮮矣江舟之渡也風帆之得逆洄如疵中流而風變折檣敗舟嗟乎人心之變安可測哉　可測哉忠臣於君盡心而已爾不以遠近異其忠貞士於友盡心而已爾不以從違貳其信夫堅者石也脆者木也山木固力而又積有穿石而升者矣故定志則向衆不能移明見則紛紜不能惑一守則岐徑不能遷夫急於名成則必弋之休於勢凌則必包之強於交合則必就之人將以吾爲可罔而欺百至矣是故時者君子因之而非所以隨世也銑聞之通曰聖思通曰賢夫奕小數也巧運于心則從係攻擊與斂逶迤雖日御百秋亡難焉者拘其奇局畢其工雖終其身而求爲秋不可得已

文荅

李沔陽問文崔子曰理之載於書猶名之係於冊也有名而無其人者謂之詭故物必有窾也理必有會也得其窾而後能悉其情得其會而後能比其類其行也必恕其言也必中矣夫偏者滯於形蕩者荒於

迻疎者見有陂泆者戕不給衲者目其跡僻者罔其物故溺俗者類常造精者類奇不知常則德不新也不知奇則怪可惑也夫徧事而言謂之虛感事而言謂之實言虛者莫辯乎易文則卽事以著象言實者莫辯乎詩辭則假物以寫情昔者聖人觀天地之宜而作易參草木之性而制醫聆金石之鳴而作樂故不探物之賾者不可以言行也不覆物之變者不可以言文也是故諸子之辭偏異端之辭蕩狂士之辭踈藻人之辭浮腐儒之辭拘摩士之辭僻

經施

安成伍氏八世傳春秋伍糧將守汾問政於崔子崔子告之曰古之傳經之盛者莫如漢漢傳經之士之賢者莫如春秋董仲舒之醇劉向之忠嚴彭祖之介若竟於政則春秋之教庶矣乎昔者夫子之作春秋世程諸侯之功罪也以王程列國卿大夫之功罪也以諸侯嚴於分而肯則周也公於斷而意則厚也夫德者治之本也化者治之孚也刑賞者德之礪也較罪於銖量功以黍化不流而法之遂本不揣而末之齊苟欲以揣民整其而已焉其所以異於申商之術者幾希矣故罪諸侯者欲其有王而已爾罪卿大夫者欲其有諸侯而已爾第其迹而不蔽其情昭其文而不密其法是故其章惡也緩其與善也棘於乎自凡例定而權可況自變例定而經可奪則春秋有隱言而聖人爲操術也是故明限之謂嚴絜情之謂周付物之謂公與善之謂厚莽乎知此義者可與言政也已矣

張錦衣墓誌銘

張君偉幹美容剛而恥下於人非其志雖貴富不輒屈也嘗與余過崇文里里有脩佛事者君曰嗟乎棄金千鑪冈妄爲福今之民侈于好而怠于作侈好則非多財不足共怠于作則凡循其道而利者亡爲也則爲釋而賽爲道而禜皆可以安居而食於人余是其言余與君俱河南安陽人君少代父安爲錦衣衛總旗弘治十年從王太傅越守甘肅有功陞百戶十四年從朱保國公暉守榆林有功陞副千戶正德七年從陸太監誾征剿盜有功陞指揮僉事十年以衛長薦管禮儀房禮儀房者選乳媪之溫良者居之季然則易君曰然曠者人情之常而和氣之蠹也令以月易校人日治饌羞君頗極甘脆故典也君罷之家以乾糗茹菜往焉所部者醵金爲贄不内六月五日

欽于外夜歸中夜疾大作次日旱不起年五十有四
君諱仁字世榮少起蹈弱刻廉自好卒有成也弟俊
育于君今三十餘年同居俊奉君嚴命而後坐問而
後言君卒俊喪之如父君妻陳氏子三人鑑鎮銳女
三人婿脊指揮通林鑾李汝耕側室子二人鈍鈛孫
四人承祖承禄承祺承祚孫女一人七月初六日葬
于都城南鑑從余受詩汝耕余之妻之從子也銘曰
何折非驕何畜弗穀吁嗟蒼天矜我民獨

豐潤縣儒學射圃記

史銳曰吾嘗學射禮焉其進退也揖其執弓矢也審

其處勝負也讓傳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夫君子
之於天下也必中節而後可以成德必力行而後有
功故先王隨事而為之節文折其傲與惰之氣而養
其敬習之而性成而德立矣豐潤庠生官來言曰豐
潤儒學故有射圃焉從步之七十丈橫十有三丈成
化中射堂暨垣毀鄉有武人盜其地為居弘治中諸
生議復之無能治武人者甲戌秋萯御史按畿內折
狂姦強民抑以伸諸生申前議御史下興州指揮魯
清豐潤知縣邢良驗之果實毀居為圃閱一歲知縣
建堂三楹案階樹侯作垣以衛樹桃以表學之北民
亦侵地五畝遂復之必刻石於圃後其庶有鑒哉史
銳曰爾諸生知御史暨知縣之志乎存其地將以修
禮也修其禮將以育才也是故才莫貴於德禮莫大
於射又曰御史山東萯建中字商民邢知縣者字宗
善汝南人

劉封君傳

劉翁名鑑字守輝蜀內江處士也既老以子貴封刑
部主事先世岳州平江人元末有諱得賢者始居內
江得賢生友義友義生翁劉翁敦村長者蜀人敬愛
之至今不忘翁善執親喪號泣三年足未嘗履翁有

弟四人既禫議將異居乃五分其廬各書于片紙囊
之兄弟以次探取且約曰美惡在紙任若取毋有言
翁得廬美有廬瀕溪且敝仲弟敬得之變于色翁曰
毋吾與女易後溪溢圮屋翁不悔也是時諸弟惟季
弟鈺最幼翁自撫之稍長遣從鄉師遊長為內妻後
鈺掘地得金數十斤諸兄曰此先世所藏物也爾何
敢專翁獨不取翁少時役于馬湖乃蜀裔郡也道又
險同邑袁姓者死衆將棄之營中翁負其骨歸于其
子葬之劉氏居內江東溪自得賢以來世多子成大
族矣封君最尊行子又鼎貴自縣令而下咸尊禮之

歲舉鄉飲酒禮封君爲賓與縣令登降酬酢容甚都
禮成而退是外縣令莫得見也每誨人兄弟毋爭曰
得田地易得兄弟難縣人化之亡健訟者年八十有
二卒封君六子少子時敷最賢刑部主事積官至山
東按察司僉事時敷有子曰瑞論曰世言仁者必有
後不虛哉僉事君潔己明政勤民事而忘其死晝爲
詩翩翩然有俠氣瑞治儒家言爲太史諫言動於朝
廷賢士大夫咸以爲國器余所友嘗世士難太史舊
也

劉以道墓誌銘

明正德乙亥秋予友馮臨少卿王希孟宗哲卒于京
予聞何子仲默哭之以道主河西務鈔法何子以書
告曰王君翁葛資之王君子窮寠身僕爲以力以
道如何子王言冬十有一月以道謝病歸道于京二十
有七日卒予聞何子哭之如宗哲以道諱佐號北原
陝西中部縣人父聰以進士爲太平府推官後守彰
德積官至僉都御史母張氏以道生五歲值歲凶民
有粥美衣于市者太母以升米易之以道問易衣何
爲大母曰將衣汝以道泣曰今米與衣孰重今亡米
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都御史在太平以事如
京將遷秩以道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以道年十
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吾願代吾母暨
諸弟死風益急以道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獲
濟都御史守彰德予郡人也都御史禮予忘其勢命
與以道游以道延接彰士甚恭及以道仕彰士至京
者亡問賢鄙館之如戚正德丁卯試于鄉中邵昇楊
舉人明年試禮部及昇皆不第昇未冠登科有俊才
一二義臣詔事太監劉瑾以昇爲奇貨薦于瑾且教
瑾以從孫女妻昇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昇急奔以
道所以道匿之閱數日以道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

君不自慮邪以道曰邵君託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
君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
其友豈仁者乎卒脫昇辛未舉進士授戶部山西司
主事兩出治儲成治在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亡賴
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
某利某利主者咸辟其威莫敢詰輒遂其請以道至
亡賴子二又傳某勢人意求利不從詰不遜以道怒
罵曰廝奴爾欲弋利乎吾所司者濟商而足國用也
即勢人來吾亡寧以吾官故而損國況爾廝奴乃欲
弋利乎叱侍夫縛于庭杖下數十亡賴子伏罪置于

法以道明敏多才論事析理不深思而解敢任事亦
不取敢聞士才且賢卽傾身下之賦詩淸峻嘗自謂
曰學未充其脊仕不盡其才死時年纔三十有三嗟
嗟悲乎悲乎取寇氏子一曰明聘東氏女女一詩聘
張氏子以道叔弟侃少弟仁竝遊太學治以道含斂
如禮侃扶柩西歸以明年 月 日葬于新河口之
原侃仁泣乞予銘銘曰才臣之折噫惠則嚌淚噫節
臣之易噫民則嚌協噫昊天之不惻噫

亡姊丁千戶妻崔氏壙誌

姊崔氏諱[redacted]參政安陽南郭君之長女也吾崔氏

山東樂安人吾大父拙齋爲 趙府廣有庫大使廉
爽好義未官在樂安時同輩有餘需財大父必取大
母簪環畀之後有忘謝者不計也曰吾遂吾好吾快
且厭矣故終身無畜貲也吾父弱冠以好學聞外祖
侍郎李公長女賢方擇配侍郎公異吾父以女歸焉
吾母也吾崔遂籍安陽成化戊子吾父遊大學九月
二十二日生姊于京師姊年十六嫁爲千戶丁甫長
子寧妻千戶公之父從 駕北征死于土木千戶公
纔十餘歲繼母張氏行端而確愛千戶公如已出千
戶公長嗣父官千戶公嚴厚中有畦畛性不飲酒雖

追劇中發言剴事有序事母至孝母自外歸必叩頭
問安或過丙夜母寢矣母令侍人傳意使甫寢千戶
公自窓外叩頭問曰中安否母曰兒勞矣兒休千戶
公又叩頭謝雖大風雨不廢吾姊聰慧有器少而爲
婦勤力脩禮毋翁姑有所使輒當意丁氏外姻至治
具迎候甚恭後千戶公卒寧嗣官寧字朝用治舉業
通詩自父卒家漸窶朝用一弟一妹未昏暨字毋儕
少子女恩厚之姊暨夫先意奉承姊解事能決大類
吾母治家內外斬斬自弟妹以下有過摘讁令改咸
畏而從之吾父方直少諧仕所如輒失勢人意年六

十致仕歸安陽姊長又賢吾父暨母柔愛之雖男不
若也姊歲時歸寧父暨母與論舊事暨農桑所宜已
酌酒相歡各忘其貧姊得一菜一肉甘必以養父母
當父仕時姊在鄉聞父暨母疾夜焚香禮北斗哀籲
祈愈數月不輟得愈問乃止弘治乙丑產子而疾後
遂不除或少間輒作體遂羸正德十一年正月九日
竟死年四十九子一人曰始然女一人曰 適指
揮使王靖孫男子一人於乎往者銑每當上春官及
仕于兩京將發吾母暨姊環而泣者數夕歲節思銑
悲不自已父今暨母俱及耄銑竊祿未即引去者姊

在世於乎已矣已矣既開壹之月乃作誌令始然內
壙中嗟乎悲哉

李公碑

嘉議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政李公諱撫字邦泰河南儀封人高祖旺勝國時爲萬戶曾祖伯通祖原以子恒官贈知縣父榮封太僕寺丞母趙氏繼母杜氏俱封安人李公幼而好學恭度不羣治宋朱氏詩成化己丑舉進士授陝西三原知縣三原多大商鬻販淮揚間貲累數萬每婚喪費千金李公禁之使如制流民歸者復其田廬死者給以棺遷太僕寺寺

丞改工部營繕主事二十三年遷虞衡員外郎遷都水郎中管漕河時漕河塞自淮入儀眞凡三百里舟膠不行有詔命都御史暨郎中治李公獨任之發夫八萬人初濬邵伯湖楊子橋二汊河廣皆六丈次濬廣陵驛東廣倍於三汊次濬朴樹灣廣二倍於初次濬儀眞壩瓜洲壩廣倍於朴樹者三深於舊各五等李公行瓜洲堤上見東南多沮洳區問土人此何所也土人曰江潮之匯也李公導之自古劉港劉家灣入漕河李公曰今漕河非得江流濟之舟終不可行如值江潮時開壩閘迄江北走瓜即塞之天復大雨漕事成矣土人曰河充而江甚下非壩閘之則河水悉走江都御史而下咸謂李公策非善李公曰江水故平潮至則悍激耳潮退水亦易制也遂下令有司具土壓石潮至大決壩閘江水奔漕河聲洶洶如雷已負土石塞壩閘數日大雨漕河水瀰瀰襄岸舟乃大行河經徐州邳州城將嚙之居人震恐李公作石堤河不能爲害弘治六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參議理儲嘗行邊至灰溝管閱倉無畜即赴憲臣議請于朝貢粟於灰溝十萬石芻百萬束未幾虜入寇兵數萬騎至有備故不乏食十四年遷四川右參政得風

痺疾乃致仕歸歸二年疾愈課農教子孫餘無所事李公長者與鄉人居油油如也正德九年十一月一日卒李公長子運判應禎追慕先德思垂後範乃刻石墓次用諗觀者詞曰於維李父爲國勞臣嘗省習俗民用大循悠悠西行有志弗信雲郊不雨艱我農人太河沄沄我宅其濵時方反側正直斯頻孰降其志孰屈其身於維李公休垂無垠

孫汝宗墓誌銘

余友宿山先生孫君汝宗省母還郡病殤卒銚總服往哭于汝宗中弟編修遠宗之第遠宗請歸葬兄

詔可乃以銘屬銑曰兄治命也嗟乎嗟乎汝宗諱紹
先山西代州人曾祖才祖勝父璋舉鄉試第二人未
仕而卒後以汝宗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母張氏封
太孺人張太孺人以成化癸卯九月二十三日生汝
宗先是太孺人之姑丁夫人感異夢焉汝宗始能言
輙取書筆爲戲五歲能屬對七歲能文檢討公以易
教授諸生或未領解首疑憤心汝宗即擧檢討公吉
意析之各如諸生意時汝宗尚未治易也年十三文
思迅發書經目不忘今少宰凝齋先生王公時爲提
學副使閱其文大奇之弘治戊午檢討公卒汝宗年

十六治喪用古禮不用浮屠法禫之既月冠辛酉取
田氏今封孺人甲子舉鄉試第一人明年登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三閱月丁夫人卒汝宗以嫡孫奔喪既
葬於墓後尾窆村黃舍以居諸父強令入城汝宗泣
辭曰先志也初檢討公嘗曰予少多病吾母字予劬
勞過字諸弟百矣自喪禮廢天下寡仁人必也廬墓
乎其少竭心焉爾正德丙寅胡入鴈門鄉民扶老幼
入城辟之汝宗不爲動時鄰郡士咸來從學講墳典
敦禮讓汝宗朝夕疏素諸士亡飲酒食肉者當是時
墓之間彬彬如也戊辰終制如京復爲庶吉士已

已授檢討癸酉舉　詔司禮監書堂教書甲戌禮部
以惓請充會試同考試官乙亥充　經筵官四月歸
代九月田孺人卒第三子桂壯殤明年三月張太孺
人命昏于大同柴氏禮成而汝宗卒六月十一日也
年僅三十有四二子一女俱幼長子胤昭聘太原張
御史女次子胤蕃聘梁監生女女許嫁弋監生子汝
宗長身方面目視不能及遠天資警敏方直寡比非
其志雖大貴人不能屈發言必信已志不以一毫徇
人明於世務遇事方作既作事者意所鄉輙逆之曰
某何某何已而果然秩中少容有不平厲於言色不

恤其人之弗能堪也嘗曰應物能化聖人之學也爲
中餘外儉人之忍也吾上不敢望聖人而下恥儉人
之爲吾雖以是獲大戾然吾心亡他焉初治易爲舉
子業辭健旨玄傍通四經大義讀諸史及濂洛家言
孰而有裁暨入翰林讀左氏國語暨秦漢人書大愛
之曰六經未易及已必欲爲文此其矩哉每有作輙
擬之久而成也古健而辯每當意盡能別發義會旨
聚辭轉相承成汝宗治經不皆用傳所擿發皆大義
不以一言一句爲異曰古者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
中後人以言爲行故其文煩而僞皆孔子之作盛矣

然及其乃爲之爲之傳歲而成矣彼爲傳註之學者自壯至老而見猶未之定也其皆聖人之意邪初檢討公卒汝宗卽取諸弟教之歲幾懇訓莫敢不厲遠宗篤志古學踵兄入院季弟紹壯有名稱庠間汝宗所爲字辭序記碑表書贊凡百餘篇於乎銑自弱冠游四方友當世士與汝宗入翰林始相善心愛汝宗之賢於世必有濟銑狹中視汝宗有甚焉而汝宗不余非也於乎悲哉悲哉銘曰嗟乎嗟乎胡懶其才而嗇其施嗟乎

祭孫汝宗文

嗟乎吾汝宗而遽至是邪昔汝宗官京師以予爲可友遭時多故與予長歛浮白以發英偉之論而申羇旅之懷期他日委身以濟世也人多訕之曰胡眺于是而廢業哉予與汝宗約治經爲古文去近代之辭以追先聞成一家之言以闡聖道人皆非予與子爲好奇雖先生長者亦危吾二人爲難成也於乎訕之者知其過而不諒其心非之者拘於見而不同諸理今汝宗往矣予將獨立邪其無成邪初吾董入翰林時山東穆伯潛與予皆兄視予予知二子嘗語人曰夫夫也才且明夫夫也諒今伯潛行確而學邃氣和

而文典獨銑之疎放昏雍而無成已已於乎宜實之中子其閔我邪於乎哀哉

河風敘

孟仲甫之入覲也以其暇燕其友何子李子薛子三子者各賦詩贈之其體擬諸唐其辭發乎情陳告剌世蓋有風人之遺焉夫三子者居河之南思繼風雅史銑通古今之變明治亂之權乃題曰河風而敘之曰君子之於世也得則伸其方違則昌其言昌之者風之也風之者進之善也不揩其原則迷不開不旣其實則無從而如之矣昔周之衰也其大夫嘗剌之

天人之濟辯邪正之門啓有深愛故有切文有隱憂故有蘊意有偏學故有極政然未嘗越其則也予見夫士之失遇也拂其剛必憤于情沮其義必激爲放夫忠義之於人猶夫飲食也憤且激則失其常理之御氣者公也心之察理者止也激則就偏憤則益忿求其行之中難矣夫水天下之至平也奏下而觸于石激則錚然固非行潦之 有然豈水之性哉故朋感不足以經物也粗談不足以緯事也肆情之音不足以協志也唐之人窮而善悲者李白杜甫是已然舛於所予而顛於所用彼豈德非秉才之時世故君

子將以喻人也先和其心共陳政也先富其貧毋以澡麗傷其素毋以浮誕滅其真毋以虛文混其實毋以陂見折其平然後人皆聽之矣夫三子者閔孟甫忠而生毀器大而用小懷高尚而堅好是河風之義也

宣府倉露臺碑

古人有言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夷狄猶鷙鳥也飫其食則思颺是故不可無防也予觀　皇朝之為防也其險入於朔漠其延袤盡乎西北故非廣卒不能周其守非富粟不能固其勢宣府有三倉焉曰宣德曰宣義曰宣政凡粟之未升庾也暴于庭下沙礫之所混風雨之所毀輸人久病之正德丙子夏戶部郎中大梁李志學謀于僉都御史王純命通判孫　各于庭下作露臺石圍其外磚布其中高累以尺廣延以丈使暴粟無他害也夫民之輸邊粟也其費加于內地者倍徙侵于攬戶而抑于官者其費又倍矣予聞晉之郎中有三原秦偉者力能禦強才足裕民民之赴邊者如于其家焉李君濟之以寬持之以肯是故險不可恃貴在人和富不可居貴在政平然則官府其將寧矣

序醫

予官京師十年思得當世賢本達真之士而友之又求之方技冀得其人夫事者勢之所留物者化之所成知幾斯可與運勢也執樞斯可與布化也二者達而天下之故可盡矣王醫坤者蜀人也王醫之治醫也通於黃岐之言他無所溺心焉故能思於為化之故而察物之宜其疾燠也不必以燠治之其疾寒也不必以寒治之嘗有一人焉勞者羸欲死燠者口行血王醫以黃治勞以溫治燠藥入而疾去故疾之生也一氣之陂而已侵乎他經而激於所逆然後諸體病肢於所發而晦其自雖日投藥非徒效之不可得已而益撓其氣則又有害焉是故上醫亡疾消疾者次之治者為下於乎明斯義也治天下其如示諸掌乎

奏乞養疾疏

臣少患吐紅壯而多病近來連患傷寒遂成痰病兩耳常鳴右腿深痛自今春因事過勞痰火大作每聞人聲驚悸流汗頭暈而不省人事中脹而不納飲食切思前疾累治不痊若不居閒默養必至羸體喪軀即今職業莫供而祿徒費伏望　皇上憫臣多病全

臣微生乞　敕吏部放臣回還原籍調理病痊之日
前來供職臣不勝感恩之至

彭生名字解

蜀彭生道與予游遊字之曰夷仲道與曰弘哉先生之命夫道也敢問其義答曰人之有名別其人也名之有字尊其名也名與字美矣而德不脩則人亡與辯矣夫自性命之言之繁也則人皆騖於玄而騁於辯必略於行而戮人近矣夫高者下者也卑者基者也下不由則高不可升基不固則棟必欹故樂奇者多叛好辯者多窮喜異者多杖後恒者多罔是故君子之於道也脩其可常急其所切勤力而不強其所未能弘志而不襲其所難致夫然後實積固存而漸達其上矣

書王司馬晉溪錄後

大司馬晉溪先生王公以其文示銑讀之既月盡其言矣於乎學之廢也人以其意之故者為道而言之靡者為文則行有詭世而言或糊實矣先生學粹而發之時見審而言之確邈乎不可及已夫論不已出是畀之販也詞必襲人是童之步也故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御物不

必援之先聞故曰開門造車出門合轍非先生之學其孰能與於此哉

經筵講義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
高后以康兆民

這是商書說命篇傅說的言語乃僚是指傅說的僚屬乃辟是高宗自稱先王是指商家歷世守成的賢君高后是指成湯商宗說道傅說我既命汝為相以輔德納誨汝又當以人事君如汝君行的事有不合理汝與汝僚同心匡救務使行好事汝君用的人有未當汝與汝僚同心匡救務使用好人蓋人臣心乎為國都要志意相孚不可自分彼此惟知要君正不要己之名高惟知要道行不必功自己出則不相猜乎心便同矣然汝及汝僚同心匡救汝君豈必取法於異代乎我之先王許多賢君皆實踐我高后成湯之道以大者其安民之功成湯之道一德便是若不殖貨利不好盤遊有道便改有咈便從選舉伊尹不仁者遠寬仁之德彰信於民功德之懋乃加官賞脩己用人行政都是一箇道理至我先王又能率循是道故民安樂至於今日今汝亦使汝君率循

先王之行以實踐成湯之道以安兆民則汝輔導之責盡矣臣嘗聞之民惟邦本蓋國之賦稅軍旅器用都是百姓每做的自古創業之君起自憂勤故其立法皆利民垂後之計惟後世子孫享有成業漸生驕怠或徇私愛種易舊章利害不聞忠邪罔辯民始不安而國隨之若高宗所言可謂深知爲治之道者矣伏願 皇上遵 聖祖畫一之典體 列聖繼述之心用賢去佞日愼一日則高宗之治不難致矣臣等不勝大願

正德丙子二月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這是論語第二篇孔子告季康子的言語季康子是魯大夫季孫氏名肥一日問於孔子說我欲百姓每敬事於我而不敢怠慢盡忠於我而不敢背悖相勸爲善而不敢爲惡果何所爲而能使百姓如此孔子荅他說臨之以莊則敬臨是臨民莊是莊嚴爲人上者民所瞻仰於那臨民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則下民得於瞻仰者自然敬畏我而不敢怠慢矣這便是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孝是孝順父母慈是慈愛衆人爲人上者下民表率於那居家時共爲子職以事父母推廣仁心以愛衆人則下民得於觀感者自能盡忠於我而不敢欺慢矣這便是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善是才德可稱的不能是才德未成的爲人上者於那下民中有善的登庸選拔他不能的誘掖獎勸他不要輕棄了他則下民皆知爲善的這等好不能的這等進將去不久也是善的也被舉用莫不互相勸勉爲善矣這便是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之問專在民身上求效驗孔子教他只在已身上求盡理蓋人同此理我盡了我當爲的其效自然有了臣觀孔子此言不止告魯大夫人君治天

下亦只是此道理莊固是容貌必是在深居無人處常常敬謹與在大廷有人處一般涵養的純熟了自然舉動合理便端便嚴若在深宮無人處放肆等到大廷時纔方收斂做作莊的模樣便做作不自然下民便敬也只是畏法度不是他本心孝是體父母心尊行好事善繼善述慈是視民如已施實惠於他若只以承奉爲孝發一溫旨出一兩句憂恤百姓的言語便敎做慈其實利不與他興害不與他去久久的民心離貳舊章都廢壞了詢訪公論知道這是善的纔方與他一件事幹見他果能幹的又委實心不要

名不圖利便著實用他依他託任他做如此斯爲盡
善矣仰惟　皇上聖性夙成而又用賢納諫仁孝溫
厚於斯三者自能脗合惟願將臣等所講聖人之言
不徒視爲故事退講之後常常紬繹一一體行寔天
下臣民之至願也伏惟　聖明留意

嘉靖二年四月

規責

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求其劮也采采芣苢薄言
襭之廣其受也采采芣苢薄言掇之精其有也故君
子有憂焉力事而道不周勤心而知不弘富畜而性
不逆雖勞而弗詣矣夫植卉者力省而美疾見植柏
者力倍之而乂乃成人未嘗不迂之也然卉之美也
以日而柏之茂也以歲卉可玩而柏可材其用之差
萬矣孔子曰吾嘗學禮焉不學禮無以立故禮者行
之實也言者禮之實也禮廢而後言繁言尼而後書
作書重而後百技售矣昔夫子之作經也脩禮樂之
文明仁義之實言布其綱議開其神諸子之學也曲
而畏于其全陂而內于其中皆居聖焉不亦侈乎且
夫方異異言而覆其地者定輕重匿形而縣其權者
分故不志於聖人則亡以知其言也不知其言而能
辨物者寡矣夫世遠則義微多異則眞隱眩于前者
中人皆趨之而穢于幽者上知或昧故茂木之叢多
矣材焉獨爲之鳴亡和音焉此秋杜之所爲歎也夫
聖人之教也覈乎華實之辯安其先後之倫終審而
動參驗而言夫然後情以綜物而文以綱世矣故百

技之售者亡見于斯耐猶依泰山之尊而娛遊丘垤
也

喻聞

翰林先生謝病還鄉篤志於六經屏事絕交以著述
爲業客有問先生者爲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勢取貴
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助先生爲以法言喻之分爲
上下二篇匪垂後聞聊諭同好
客問先生曰士胡爲而仕也豈非求以成其名利乎
哉朱雲請劍於漢平申秋召石於一朝名者歸之孫
弘十載而相范睢一見而佽利者都焉先生直玉堂

之署執經人主之前十有四年矣位不過爲郎未嘗
出讜言上摩人君大取重當世今乃執翠于隸政灌
蹤於斗國入甘發龍出之內從有佽不式廬法吏不
走懷武者先生之有遺行與何不進退之谷也先生
笑曰君子不干乎名之旨而憂乎幾之難不恭乎人
之爵而憂乎心之枉大瓠之穿萌於線隙尋木之成
芽於直苞故已遂之欲刃蹈之而弗回可貳之心斯
戒之而能悟昔張良借箸於四皓觸龍推愛於男子
鄒陽發憤於長君李泌全嗣於存婦故不嘗其幾者
不可言不得其交者不能沮道有卷舒言有括飭

危詞而浮于所逆犄陂識而救其已成立已之名揚
主之過假信之文希上之寵非忠臣之用心也且夫
躭尉厲名痺其肢嗜甘醴者聾其肺故君子不以一
時之便而易終身之安咼爲口體之細而遺道義之
重衣紈綺者人侈其觀富田園者備利其貲是以於
陵灌園而辟相邴丹免秩而養志其取於世也廉其
責於已也厚其身可抑而其志不可奪其生可戕而
其道不可折子不見當世之大人乎方其得志奴僕
彈勢逮其受戮妻子冒辱又不見當世之君子乎飭
佩要譽人皆趨之飾發行露人皆惡之夫吏之漁於

民也唯嗛其微及陷於刑也唯憎其巨曷若守清正
之節甘退讓之分乎夫蛟龍之潛魚鼈溷之一旦升
霄蹤莫則雲濡下士夫大者小之惑也

右上篇

客問先生曰嘗聞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蓋
言亡因者之必毀也往者宋世尚言諸子以興談理
者嘖撰於幽眇摘文者濫衍於麗豐學者到于今宗
之剽其緒文加之筆削颯颯乎不可尚已先生遠取
古人之文施之今日故勞而少績久而亡稱將恐先
生取誅於君子也先生曰俞夫聖賢之作世非徇衆

而爲同非詭論而求異明天地之宜張綱紀之正循經而定行因變而立度若夫語幽而非其發政而寡當貴浮淆實煩辭支本夫何取焉上古大朴所相者養世降民移乃始有爲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綱罟五帝啓其化故辯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雜以制度五伯務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紬其教故約以忠恕孔伋道諸天故析以性命五伯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拯被行而伐私情也非可以衍羣談而自後傳也故及孟軻米君子不貴辯焉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襲而

人毀其學胡是以入夫游定夫毀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傅良葉適之尚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利也皆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夫傳本訓經殷後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苟以譁世取寵而行弗給焉子不見作室者乎層構而闈則蔽其明子又不見道泉者乎迂滑曲畎則迷其源況乎褻言而漫禪說而詭吉士所惡董子羞稱子乃玩之作者爲後之程難矣伯牙之絕弦悼知者之難遇也　刪軻之放言俟後聖之作也

右下篇

元城縣修學碑

汝南進士張衍治元城之三年政既大通乃新學宮諸生方淳然與教諭張庭舜其寮謁于衆曰自張侯之來至也吾與爾二三子祭先聖于陋祠棲于庳舍自張侯之有是舉也祠事明矣講肄適矣會食有堂出入有門游歌有池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爾二三子閭閻焉休休焉日邁而月征學乎學乎孰與其爲可廢哉乃共琢石徵文以永張侯之惠焉於乎往者值世多故已言事或過煩苛使人幾亡完行焉爲郡縣者拘牽而不得爲故興學脩文之政廢元城

饒邑也民性易緩故其吏鮮能以治行見偉乎張侯之治也潔己而敏事振頹而擊奸元城乃知有令矣夫治民之道亡他欲其盡倫而已率而數擾而畔乃有怨民究行生焉則政可間矣刑者去間之具也間去然後教乃流故興學者政之先也盡倫者學之鵠也夫先聖之教也父子君臣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用在六經而已矣是故惟篤行之爲貴夫文以翼行也否則爲駢枒是以華勝而道枝矣然後誕言售而異行作夫誕言者猶鏤木爲果而朱綠之也食之則折齒而列喉是故徒詞不足以感人粃言不足以

縟物險志不足以經世故國家無須於士

辯異

空同李子之喪內也封羊豕以祭烹之有結腸之異焉聞者惑之予又恐其謠爲神怪以資談者之奇也乃述空同子之行徵諸理作辯異曰感應之理豈不微哉夫氣行乎域中發而生乎物聲嘘則鳴機觸則變故西崩銅山宮鐘奏響春華敷野室木萌芽忽者室其幾殘者闕其發感應之理於彼亡徵焉夫君臣也夫婦也人道之紀也舉紀者必以綱綱張而目咸就理矣故悖公之臣必忍于室弗肖之子在國必憤

既迷厥初而百德毀焉厚哉空同子之爲道也空同子嘗仕矣諫于君弗委于職守乎法弗回于勢堅其節弗撓于覆折夫甘辱而吐榮非空同子之志取異乎人也愛結于心而不可解是故惟大倫之爲篤故見異羊豕厚倫之格也且夫泣諫之言信也將悔者以爲忠而迷者以爲逆餘桃之奉也既說其愛而又罪其義是故感生于心而已矣召公之詩曰蔽芾甘棠召伯所說周大夫之言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夫愛之積則物且爲符節故以異居者雖狎而防以欲投者既反而畔非類而從者終則凶執義而棄者愛可奪尚亡禮信之心則情之移人也予且失之於父於乎厚哉李子之爲道也

刊元城先生語錄敘

天順己卯大名守河東王公刊元城先生語錄三篇歲久而殘今南陽張君令元城白于其守金公復刊之張君既梓已而予民矣又慮其教之靡有準也曰先生邑之先開也諸生宜學孔氏先生其孔氏之徒與鋭嘉張君乃輯先生之行授之俾嗣刻焉敘曰孟氏有言尚友讀其書必論其世也六經之說繁矣賦文之籍大倍於經學之者白首而眩故儒腐俗蠹詞

士卒而失守先生受於司馬氏者曰誠而已矣終身行之故直不屈於禍乘節不奪於折久安不搖於迫禍吉確而厚識之夫鄙吝焉夫齊可躬也禍可畏也一缶之嗆負者倫細好之嘶見之陰影何者以物爲情也故任道之心可以忘物其哉范氏呂氏之相世周其身計劍調停之政黜先生之言而尼其直且夫叢猶之不同藏爲猶之善濟也彼人者志不獲逞而弗已其始下之而陰間之已遂奪其地而據之以肆其欲彼於君而弗德焉況其他乎范氏呂氏之用之也姑飾之而惟其逞吁非誠愛而成之也以善服

人人且畔之苟以詐容苟合自我且然何以率衆故誠者邪正辯而已夫聖人人倫之正也釋氏者將全其性而逆其倫不亦謬乎知者亡凝物仁者亡過情勇者亡矣行然後性盡而功立先生不能不惑於釋氏知有凝也先生忠矣孝矣彼何與焉或曰先生取定於釋殆不其然

周秀才誄

秀才名太字大初安陽人郡倅公之季子也幼能占對鬬奇取捷見者大驚既長綜騁諸藝師蔡氏尚書性剛直面斥人忽然能周人之急推揚人善族人有宗事言相軋不合太一言而決皆歎服焉太母子母之女弟也太以正德戊寅正月二十有五日不幸短命春秋四十嗚呼哀哉太有兄不友余作誄哀之詞曰

噫恤爾嫠爾孤噫擠惟徑欲如莫希爾武爾幹如梁乃同徭僂昊天戴威恩莫爾溥爾毋垂白爾滋掩土涕泗滂如噫議毋苦

殷近夫墓志銘

殷氏鳳陽大族也元末有諱仲名者避亂東平因家于壽張仲名生尚文尚文生勝勝生鐸鐸生玘號剛齋以弟七爲昌黎令剛嚴多知民畏愛之剛齋取張氏繼室以任氏皆亡子乃內李氏孕七月生近夫頎長修眉碧目口可容拳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年二十有六舉弘治乙丑進士明年以疾歸卜居右川作畜文堂聚書數千卷旦夕誦思欲以作者自名著書十餘篇正德辛未病愈還京師授靖江知縣近夫明察有斷不勞而治薊盜過淮渡江掠常州將如靖江近夫有備盜諜知之乃如江陰近夫發兵追之江陰得完常守檄近夫修郡城又自修學宮費省而工堅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鎧素讐某衆謂不誣近夫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有姚明近夫乃集群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書詰之曰爾素狎鎧殺之何明大驚曰鎧將販于蘇獨吾餞之利其貲故殺之耳近夫歎曰利重忘親交非其道者必凶嗟乎嗟乎乃殺明癸酉調青田青田劇邑也近夫去其害民者六七事他無所更張近夫雅好遊眺川谿覽物歌詠靖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元峰每暇輒出嘯詠其間曠然自得乙亥考績如京師青田民號泣而送之吏部以

最閒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上疏言事者五曰清爽
蘇民曰安重地曰防奸微曰除邪以全治曰公賞罰
既病封其疏題曰理真事疏意志詞删付其母曰兹
以歸雲霓弟遂卒丙子七月七日也享年三十有七
近夫諱雲霄號石川娶岳氏男子一人曰明女子三
人初刪齋卒近夫則禮治喪既卒服始冠將昏與其
妻之父母約必知昏禮乃娶後又考訂古今祭禮行
之唯謹故嘗人多執禮者近夫愛誦程氏朱氏書其
爲文非秦漢人語不爲又以詩者抒情表志風人於
善司漢魏至唐作者皆辯其音節而擬之作古樂府

四百篇集志毅錄金僕姑數十卷又覧莊周書說其
達性善喻最後自病太博必六經之言然後定心焉
近夫方峭克約國子司業穆伯潛篤行苦學無匹也
猶畏近夫曰近夫之恥不善不啻羞穢近夫居常不
淡人過及論文則掊擊疵瑕不以一言假人葬于石
川之南會者千人咸哭之失聲銘曰嗟吾友行如璧
文孔韡明有儒垂世楷

岳鄂王廟記

太史氏曰學者每賢鄂王事未嘗不垂涕焉夫功疑
而戮握節而死者古有之矣鄂王忠而遇主者也人

胡得而甘心焉昔高宗之既南也王內則剪寇外則
遐虜請建儲以安人心還舊都以係望收河北而掎
中原厄於王彥危於杜充而不挫甚於張俊沮於秦
檜而節不奪誘以降爵而弗回其廉不好其仁不殺
是故誅逐而中義明而信故能存宋弗遂亡也夫道
之所鄉命也命之所成勢也命有樞勢有機善治者
因之初高宗之南也金人亡王中國之志民毒於夷
之虐而思宋之德金人以汴畀張邦昌以齊畀劉豫
而還師於漠矣及乎昌豫之作習安處易而後有之
則既堅其據矣帝若擇建上宰畀王以征伐則金可

亡故言和於帝之世者賊臣也言戰於孝宗之世者
剛臣也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君人之道三志
以決行才以施務知以明臣帝懾於金人之威憂其
復讎亡成且失其據拓臣英將懼亡以賞其功乃爲
苟安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佞貪而王廉王忠而檜奸
佞檜惡君而王疏間言陷術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夫
無成者惡滅也括囊者辟禍也遜迹者消忌也亡是
三者其能免於彼人之難乎於乎以仁明之迹而賊
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檜之敢也奸臣之欲得國政
也始則逐直諫以蔽其君中則誣人之行以淆其聽

終則果戕折輔以肆其威且天莫須有者檜之遊詞
也檜欺天下其心不能欺激邪之戕正其心非不賢
之也而棘於其欲忍而為之爾湯陰王之故里也廟
久而剝　大明正德丁丑中丞內江李公士修巡撫
河南稽賢闡隱表墓新祠示民所鄉以成教化檄下
監司羌君商倅湯陰知縣王權修王廟既月而畢屬
畀有石題刻予文

董湯民墓志銘

湯民諱建中吳江士寧董公之中子也其家世具余
所著吳江公誌中湯民少與邑人殷雲霄相友善以

修學倡鄉人又取呂氏鄉約為課每大書壁曰某某
賢曰建中過某某弘治乙丑與湯民同舉進士湯民
授行人晉官御史近夫謝病歸後起家青田令晉官
給事中並以其才行理官近夫峭勁而好文章多友
當世士湯民惇大而執滋事精悍初吳江公貧喪其
配楊葬具薄陋湯民日夜號泣吳江公在太學繼妻
挈子留壽張湯民涉水負粟救之以給朝夕歲凶兄
弟將異居湯民泣止之不可往白于吳江公又不可
乃以田宅讓兄弟猶其妹曰吾婦幸有奩不累諸兄
弟也及湯民貴於兄弟時有遺焉少弟用中殤母臨

其墓哭之慟御史時值盜四作嬖人僭柄朝有邪臣
威脅尚餌直道幾枉湯民以其僚麻城劉天和儀封
劉大謨安陽張士隆桐城余珊崑山周廣表章刺奸
雖勞不撓甲戌湯民按順天遣其妻子還郡獨留老
奴司戶毋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
其罟屣有婦與其子哭于野湯民行部見之廉其實
即上疏劾閹人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無
君者戮無赦閹人懼而縊海葦漁之利然後悉歸
民又有閹人將之廣過任丘奪御史府以居聞湯民
至盛列健卒以待有司懼迎湯民于路跪請避之湯

民弗許直入坐堂上泥闢閱政如常大閹大驚辭去
有二青衣持勢人書至語人曰往太監皆無能故屈
御史下吾之來非有託也將挑之與角勝負耳既入
書湯民不啟封火之以詐罪二使流于驛霸州男子
自首為盜趙鐩弟幸不死實賊詐為間者湯民立命
斬之命修州城以備湯民沉毅慮定而後發發即不
可易嚴於治吏而不苛以其暇復射圃修元節士劉
因祠以禮歸節義誨儒生乙亥得痺疾已以吳江公
喪歸明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有二近夫亦以
是歲夏卒于南京天乎殄我二良謂之何哉銘曰

維湯氏配呂氏張與濟廼二子幼二女幼而緩側室
郭子曰經嗟爾旣勤爾配爾友文冐悲爾墳

楊公墓志銘

楊子守禮以河南按察僉事治戊于大名期年而成
信已聞廿六先君之訃奔喪歸蒲遣使來徵銘楊子先
君諱通字文達性方介不諧俗意所決者莫能徙遇
姻族或不善者絕弗與通因號匏瓜子人曰是善自
名也已皆稱爲匏瓜公云匏瓜公治蔡氏尚書六舉
不第援例入太學授陝西苑馬寺監正以父喪歸治
喪不用浮屠服闋改陝西按察經歷遇事自信要拂

上官意久而驗其真皆敬之御史李𬙊與布政使王
衡不相能衡廉而好上人性剛褊然亡私御史檄匏
瓜公勾稽布政所掌簿具以實上布政御史各疏訐
所懲詔下若盧治并逮匏瓜公後事釋三考晉薊州
同知勸馬守備職馬夜遣人以百金餌匏瓜公匏瓜
公出羨立廳上命設燭召使者語之曰我縛爾送官
易爾必敗爾主名并辱爾是傷吾廉也爾疾去爾疾
去因出其七子對使者矢曰所不畏公道與神明者
吾父子其大爲世戮勢人奪民地執偽契曰皇莊地
匏瓜公斷付民勢人刼之又將係若盧得上官力

詔奪俸三月後乃晉彰德府通判正德改元冬劉瑾
專政逐大學士劉公謝公遂大竄戮大小文臣匏瓜
公復坐前係若盧明年秋得釋遂致仕家甚貧教養
子孫足不入公室郡守以下有所請造其廬乃得與
語嘗曰與其觸熨以探富貴孰與烈丈夫之貧哉夫
吏而貪盜子弟之亂而已而身受惡名楊氏故平陽
霍州人匏瓜公祖謙洪武初編保定州民父璀蒲城
縣丞因家蒲州匏瓜公配高氏贈安人繼配董氏子
三守仁守信皆生員守潔李氏封安人三子守禮守
智守廉女二適某某側室馬氏女二適某某孫男四

人女四人正德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卒生正統八年
八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六葬以　年　月　日兆
在某銘曰
熙兮矢兮闕則遷兮維匏瓜兮好是弦兮爲牘者鞭
兮

張知州祠記

上海張君守潞之明年晉官湖廣僉事及出祖潞民
攀轅而號泣者數萬人乃作主于右官祠祠之儀賓
仇時茂五人者之以義交也三晉莫不聞乃列其政
以俾至郡徵予言夫令之爲政者縣自令而下數人

郡自守而下數十人省自伯而下數百人王臣來蒞之者又數人其錢都矣其分嚴矣其維密矣然而政削民困而靡所極于今之第賢也善交際者為上斂狂利者次之精文移者又次之經管竟歲而於民不與焉況其不賢者乎政日削則玩而權將府民日困則離家子於死之處矣張君者其有異於是乎潞有遊樹曰德風自唐已有之而張君未嘗往焉也不可謂儉乎嚴於治胥徒隸不入鄉其奸莫售矣可不謂公乎上官之貨濟紬也苛于賦驛與里夫之役子潘府也密于傳命張君格焉可以為強矣遂焉之征

列民為三等而酌取之不謂平乎文移疏而恤民逢迎亡尚也非賢而能若是乎夫上下之感者心也合則治離則否故投戈于散兄弟相遺同舟而風倏為敵相濟小民之情梏於利而廉於義一錢妄取雖父子吝也豆肉不均雖耆艾亡與孫也夫出其稅以給之竭其力以衛之刑戮加之而甘心焉彼誠以為有所賴於上也賴之不足恃則亦已矣而戾我焉思所以去乎是而後嫉上之事亡不為矣況得其慕而思思而祠者乎於乎有能闢張君之風而興者其君子也與張君名萱弘治壬戌進士

磁州儒學修造記

夫可已而作之者厲民者也可作而已之者逆民者也故達體之政必均其民不揆乎張侯珂之修學也監司汪子天祐為之是故舊可仍也吾亡增焉舊所缺而圮者吾亡襲而不舉焉舊圮而新之者為堂二曰明倫曰饌為齋三曰進德曰時習曰日新為亭一曰射圃舊缺而作之者為倉為庫為神廚為號百有二十楹為祠者一曰鄉賢夫學所以明人倫也聖建其表賢申其旨師覺而弟子習之講於堂齋而施諸家與邦射以正志饌以明讓且夫稽典不若閭諸

父兄之審也求之四方不若驗諸里之切也一方之人而望諸天下生其地者可亡與乎積家牙者其力憊其效近牿童牛者其力省其效遠故幼儀不可廢也童心不可不育也故作社學于學之西區焉

衛州府同知姚公墓志銘

公諱鳳字廷儀長安人元至正間曾大父仕中避亂入蒲州因家焉大父善父聰太學生授薊州幕正統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公幼莊重十三能詩成化甲午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乙榜舉人授陝西涇州學正以母喪歸服除改寧州以父喪歸服除改直隸

開州丙午主江西試遷山東萊州通判勑贈父如已
官母某氏贈安人妻孟氏封安人遷衢州府同知御
史薦公堪任監司郡守不報遂致仕歸蒲正德丁丑
十二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二公爲學官令諸生夜
誦晝日往訓之責其先寢者五經各立長一人每晨
坐明倫堂講說經旨發疑抉畢年少者聽之在萊州
適奉 旨造 王府于青州蓑貲委好當事者大憂
之特委公治出內嚴雖一介毋敢冒取者在衢州每
旱公禱𨚫雨取賦罷奏羨民弗逋令十三者與鄰爭
山場係岸累年不得公鞫之曰官拷掠爾亡完膚山

場栽與身重十三叩首泣謝讓所爭于鄰監公戒行
衢民泣卧留之車不得行野有山民夫婦百餘人獻
圖畫玩器于公公不內民曰公惟飲衢水耳百姓亡
以報公我等小人敢以腌汙公節耶公乃受之公有
子三人俱業儒伯欽驛丞仲鋼季鈺太學生女一人
適僉事楊守禮孫男六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二人公
治命戒子若孫宜和勿爭和則順而福爭則戾而害
夫讀者明理耕者勤力明理者不穢勤力者不匱嘗
曰讀書勿務博止應理明故公終日靜居而物自正
歸蒲九年三州及兩府士民問遺無虛歲門人參政

景佐等共刻石銘德銘曰
維戊寅歲秋七月己酉日維蒲大夫卒士哭家人奔
走咸餞姚敬蕃父卽宅噫維爾子子孫孫其永吉

刻文章正宗序

文章正宗者宋眞希元氏之編也爰藉屏異將以翼
經而正術其亦聖人之志與夫物生而有情情而思
宜之斯生言矣訥者弗達嘵者亡采則亡以敷事而
諭物斯生文矣文言之善者也而貴於正其情夫幽
賾之理彰於顯詞淺邃之懷發於章序雅遜之談驗
於遐歲非邃於道者其孰能之而徒以模襲之勤記

問之富億中暗投吾未見其可也夫獻忠之謂疏恤
隱之謂詔由彼此之意質問遺之蘊之謂對之謂序
之訓學紀故示暨之謂記之謂銘引思暢和之謂詩
言斷而意續發凡以該目或婉或著或諭或質或因
事入或就乎時出之至眞而發之當物及乎教息而
學淆質衰而詞是工是故久漸美化動憑典刑以推
強枉而稽成敗此左氏之文也押闔飛箝亡問邪正
而工於售其術此戰國之文也援經議制夷厥藻績
此漢之文也綜倚群言辯而委辭此韓愈氏柳宗元
氏之文也君子於是嵩考變而徵實左取其禮漢取

其朴罇取其旨而因以見先王之教之遠且該也今夫登者必陟其巔行者必自其家非可以息趾於嶽麓而發軔於旅次苟未崇志於先王之術以參伍夫歷代之變予恐其不特謬於其言焉而已陵虞馬君敬臣以按察副使督學山西既用六經教士凡禮之凶詩書之變俗之所廢而急於求仕者一切復之頤彼時義遡刻是編以則諸生白子其長是之其僚皆來贊工兩閱歲而梓人告成事

四使圖記

昔者周文公之遣使臣也曰我馬維騏六轡如絲夫

才以為理猶六轡也才不足則有遺政焉予實之木而蠹或踰尺明堂斯墮之矣政之集也紛如而情之貞贋從背生焉猶馬也吾從其紛如者雖歲不足也吾惟治以約樞運而闔闢隨長短以矩當而定矣故曰如絲言其調自我也吾友燕泉先生何子子元之仕而使也凡四善繪者從而圖之所以頌成事狀勸迹也何子初仕為職方則如晉甘陝暨邊驗金市馬為參政也守河南令下而民安之吏亡所藉以為奸攝長入　覲代僚督儲為太僕貳暨長考牧於畿內遂晉中丞撫治滇服崇教飭武威夷又民病錫方藥

餒矜予矣夫射楊於百步之外小技也以由基之能而容或爽其失中況於政乎非通儒上才胡能發而必應也如是哉何子少以好學聞今之作富矣而清正以簡無華言無怠行雖鄉可優也然則於使也何有余聞野有築垣者趨春既具崇瀾亦均已而霖潦彌旬則有仆與植者焉其為之確與易也故政未有忠信而不立者果能是矣斯民其康乂矣夫

贈袁大理序

正德丁丑春史銑謝病將歸御史許子董子以幣來錫予曰袁子考績署上上袁子明敏而恕任而不激

凡吾御史率取中焉夫有美者揚之禮也袁子欲子之言最以請予謝曰病者潰思遠者闇邇不可與議政也許子曰雖然袁子必欲子之言予曰願需之何如二子許諾已下予以伻來安陽言之已袁子晉秩大理丞予瞿然曰已則病且遠矣而乃晦君子之美不幾於蔽賢者乎予不敏嘗聞之矣大理讞獄以二司讞古云獄者民之大命也躍辭寡而難信兩辭備而難貞役者似情訥者似偽聽而不寬是梏民也寬而不察是曠民也古之法所以遠獄也今之法所以密獄也其於察審矣是故謂之濫先王之刑辯五

服焉其明服也闕二情焉曰故曰誤誤者宥而志可新故者罪而防可固防固近乎本志新近乎化故曰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務懋和夫縱其惡而刑之如雍草焉斯刻矣不究其情而億之遂制辟以期辟矣矜其明於要而不閔凡恤焉斯忍矣然後法密而訟愈煩夫疾之在身惟恐其不去是故周慮曲防患終戒始以是養身者身必安以是處民者民不犯故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民之仰衣與食也亡貴民之生而責其非市曰行戮不可止也敎禮則分不踰明恥則志不偷譏嫌則閑不設厚生則用不乏由是益行

可與而刑可省故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袁子字爵夫晉秋在戊寅歲十月史銑敘在二月惟史銑謝病惟二年

安陽縣修學記

卜闡之上者民之表也其示民不可亡其道也夫民之爲性而務上若其質殊感於化者其尚殊成於染者其安殊及其殊而內之道者是故上之爲之也安陽邊邑也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其民惟於虐政而咯於巨寇燕山章公來知安陽鎮靜亡擾民知芘矣章公曰未矣未矣茹道之以學乎乃取祭之蔿者決輕繫之贖者富民之願有獻學宮遂新學自門始次殿次堂次齋次號房次學官宅次倉次庖俾諸生往業焉習俎豆明訓辭而民乃貴學丁丑章公晉御史入內臺者已踰年矣陳公來守彰德於法而亡忿嫉力與務亡所吐民乃有恃陳公曰未矣未矣其道之以學乎乃作尊經閣凡五楹撤東西廡而新之是時同知晉張王公通判鄉寧王公萬陳公推官涇楊公咸贊之俾諸生往業焉非六經無所用心非孝弟亡所造而士知學之宗矣於乎治亂者世也邪正者學也安危者士也東漢之士清議以格當世已士殄而國亡

宋士放言勢能進退宰執及咸似道非禮之遇雖其要君去國相率而請留之賤於夷狄夷士倡焉夫道者中也反是未有不亡身而禍國者故先王之教曰禮而羣居和壹莫貴乎讓尊酒值羞致謙而養廉升童旋步教讓而明順君子蹈實而遜功細人爭智而而讓過遜功則爲和爲治爭知則爲戾爲亂遜之至雖敵可化爭之至父子爲夷今夫悍將武人雖敵如草一旦儀於賓贊揖以紹介俛首伏氣惴惴恐不勝故君子盡己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銑不佞禮讓之風願隨吾鄉諸君遊焉章公名綸陳公名策王公

名良弼王公名爵陳公名言楊公名天錫徵予文者教諭關中趙鳴鳳諸生王寅劉助也

明倫堂記

正德庚辰秋九月庚午丁侯燦作明倫堂成前五仞有奇堂凡五間間闊丈有三尺深倍四焉樹臥碑于堂東北隅每晨夕學官及諸生揖遜其間稽業析理丁侯質疑發難且資其費丁侯之治乎鄉築城也練卒也教民孝弟也修先祀也而勸之以歌夫民者待上而興也苟上之責乎我者賦焉而力焉爾非廢田則賦亡所於辨而通矣非雄于貲則力或不給矣民惟

皇皇乎利既竟且淩雖叛可為故教不可緩也夫家喻之勢難得而遍也人人而告之其受才異陋棘之敗也故擇秀民焉聚之官也學以表乎民夫學必志於聖猶登者之顛也雖逸足止於及顛故雖上才毋敢叛聖帝命曰教之人倫敬敷在寬子曰立愛自親立敬自長學之道取諸此而已矣故易者愛之失也踈者敬之弊也人情戚斯惻惻斯恪恪斯久節之禮生焉暢之樂生焉尊卑貴賤維固而會安永而亨矣窮於游者迷其源繁枝者其本必易搖是故勝譽廣延親或可踈甘榮利權義則可棄足覽元閒約則可陋趨經數當行或可剛精故訓而華辭或至於離經故曰君子之學也不務多必審其真既見之則必言之言之則必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改丁侯字啓善杞人

張侯碑

磁人曰昔薊盜南燹州幾陷焉民之華家而徙于郡者過半矣吾張侯今修城凡作樓二築敵臺三十有二濬池作橋千七如樓之數今而後曷憂於盜乎侯考績矣陟明之典必加吾侯德而亡頌後何以勸於乎今之為政者草木視其民民亦讐視之訟者積岸

側目在逭彼猶自訟其刑之未至也張君惠不要感威不取懾恭於過賓而民不勞豫於賦而民不匱內含獨朗外隨常規循循君子非侯其誰百順來祥見於蠢動蝗辟其境雨止其陌指揮董益之曰鑑素好文雅與張君異司而爵政斯行代民以治迺刻石樓上永論觀者

百泉書院重修記

百泉之有書院自副使吳公伯通始也百泉出蘇門之麓古之辟地者多居之孫登以簡邵子以達許氏以立姚氏竇氏以讓吳公合而祀之吳公明朱學遂

祀朱子而遡之至周子及其友南軒作齋與室以居
諸生之來者後副使車公璽增祀先聖先賢降而配
食今閱四紀書院殆廢正德庚辰知府崔君至以清
嚴治衛事明作而民安乃大有慨於斯議修之御史
見而謂之曰是弗可緩也已參政僉事李約也惟謹
副使來試士又言之御史風裁奕奕參政僉事協政
意在惜費乎民獨於是役不吝也知府發帑贏財市
材易甓椽下知輝縣李傑肇事推官楊惠來責工知
府又作樓三楹於思賢後樹表廣塗復地之隱於豪
右者六十畝房六間以既稟諸生焉於乎斯役也可

繹也夫昔弘治中士尚文畏義有司重學文章炳然
可誦述矣正德初郎遭劉瑾之虐威刼賄成士氣索
索已而劇盜中橫邊虜川寇數年並發當是時仕者
擬擬自守以待代不即離民獵金以倖遷官學漸毀
公稟不續學官奉空腹而臥士或易衣而行野多退
士而悲憤幽楚之辭作故宗藩起變舊臣逸人不恥
黨逆寧以廝養彬以武弁親侍帷幄以天下為貨而
市之且弋之何則人忘學士而惟見利故也今　大君
作矣盡去其舊而新是圖舍士則亡所於籍也然而
聖人之不生久矣莫之祈衷故人肆其言矣夫古可學

世而滯於迹今可通也而流於簡下學或拘於淺徑
而上達者或蕩故繁而經晦徇名而實亡異端不與
於是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合而體之者仁也
裁而宜之者義也仁且義又烏有四者之失乎御史
汪氏名淵參政陶氏名照副使王氏名昱僉事翟氏
名瓚曰鵬者知府也是役也吾聞諸余教諭延貴云
明年改元曰嘉靖也

歙縣教諭贈監察御史潘公暨配孺人張氏墓
誌銘

維正德辛巳春二月晦御史潘倣按陝西得代還道出

洛省其父暨母翼月十有一日癸亥母卒其父慟盡
傷厥心病謂其子曰我自結髮將若母六十年相與
視膳禮未嘗反目以怨我拙若幹維若母是相予亡
內顧憂得吏若職令胡得不傷閔七月己巳卒御史
如朝告成事已乃請曰維先臣暨及先臣妻張氏不
幸不祿不能須臣封先臣為庠生二十餘祀七試有
司弗得薦為學官三十祀實疾其職肆士有聞維
皇子厥臣其念小臣勞閔臣失所天載錫之　命
上若曰汝倣大能厥官予嘉其贈爾父若母如制倣
百拜稽首既受命益哀考功大夫牛君弔御史曰毋

糺鳳早友君倣識若父母賢吾爲狀徃伸大史銘御史稽顙謝潘公字廷威維世在閩曺先始遷洛里于陳昌允生仲和爲庚辛生智以直開子四凱長垣令次恭次倫又次爲潘公少從兄凱治禮閑且文大越其朋及貢則曰未信讓其次者再訓導長清三考陟教新城政欽曰教有岸戒獄次與棘成若古有訓小子有造成人有德造斯德越小胡成拾級可登綸載丁繼故雖冠士肇業必自小學先厥躬弗以寒暑輟業佚弗媚縣令致利怙乃德罔腆于酒七罔不說曰身矩言度不法于我後生張孺人德州守諱鉞女閑

女工少讀女訓通其凡笄于德州爲相攸歸我潘公孝又和于娣姒老嫗不能葬夫乞于市乃脫釵賻娠失釵計窘思滑木乃再賻潘公在太學孺人留洛舅病篤孺人曰吾夫弗與顧言悔憤其終厥身禱神且彝久益虔潘公側室死遺子曰仁曰伸曰儼孺人字之成受室以生潘公治命曰吾家遭亂自西土遷復由于茲洛有年吾諸子毋躁官毋縱情以逞斯由遠爾躬維重貨生吝維張所恃生驕不吝不驕家其亡噫又呼曰倣暴奚用銘倣對曰禮若茲其已逝哉曰乃父惟篤實合是毋他舉潘公生八十有一年孺人

八十年卒以十有二月　日維公卒八閱月作志在十一月晦銘曰

維公配張廼二子御史兄倣曰貢士高謙維甥鄭簡氏及王九思解縉只有節者卬公攸止誰其銘之後渠史

漳涯先生配恭人劉氏墓誌銘

漳涯薛子卿以書走予曰嬖不幸妻劉恭人死唯先生銘嗟乎漳涯子潔巳而謗來勵政而嫉加之乃今又失良助天果妬善哉恭人魏劉生祐女母馮氏節婦也恭人少端愨好女工精於酒饌能誦曹昭女

誡年十九歸于漳涯子事其舅西園公及姑李恭人甚孝漳涯子弱冠舉進士鄉人走賀曰此公卿可契取而衽采懸金矣恭人曰奚以是爲哉夫仕忠君而巳爾漳涯子兩爲令皆劇邑民以豪猾聞天下由光守遷南京戶部郎中陟守名郡恭人守約安儉日孜孜焉相其夫正務殿民而巳漳涯子爲郎時得推恩封其父暨母是時李恭人巳卒恭人拜　命巳垂泣曰姑不及見巳而我乃披襦首珠天乎酷哉不延姑數年邪聞者皆感慟漳涯子守淮考績歸費鉄矣易其家國粟行部署上考而學言勝漳涯子欲棄官

恭人曰郎如君言詆辯爾非受詆者洹涯子再復任
事果得白時恭人留魏歲入不給自以米屑飧奉舅
及繼姑必極豐腆正德辛巳十月二十二日疾革子
紹光哀籲天祈以身代竟不起年四十有五子六紹
光紹韓紹范紹裔紹歐紹呂女二長聘胡應制次聘
胡淮孫男子一女子三恭人甚愛諸子然有過不貸
嘗出舊絲衣示諸子曰吾衣此二十餘禩汝宜敦儉
夫讀及耕織生民之道盡矣然皆作業職事斯佚舉
銘曰
聿宜爾家而往訓促大乎奈何

王山人薄命辭跋

於乎山人其眷眷於世者乎賦自訟已爾其以公望
諸人耶積妬成毀采幻亡而槃人之平生甚矣民之
好異而不惜也夫回者易感誣者難明以相如之茍
合而閉情於白頭之詩白華小弁益其怨而已矣山
人曰吾謝衣冠入深林也其將忘言已乎可以无咎
矣

鄴乘序

敘曰正德己卯太保湯陰李公於中秘得宋相臺志
十二卷元𠓗志十卷郡守陳公搢令所部各以其

志送官是歲冬以子犢而正之明年春銑遭先母淑
人憂又兩閱歲既禫祔矣始啓書讀之宋志事略具
而後紙斷元以下亡觀焉乃別爲例作九篇凡十
卷其事兼采諸史其文則刪潤者過半矣夫志者郡
史也備物垂軌不軌不物䀌觀感鄉雖文奚用哉故
地理稽貫而黜附會建置遵制而明則田賦以恤隱
河渠以正典官師均列而信教人物選舉上行而下
效雜志則各雜志輔化崇正義而黜異端損浮冗而
備然後府事稍可詳覽斯竊取諸君子之志焉
銑也才淺能薄意長力短況府居衝衢海內兵作先

被荼棘今七者之家十不存一舊典湮滅後學寡聞
猶長鄉哲靡由雅述舊志涉誤近諛者並以義刪之
不能登載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述不師聖
其胡用訓罪我者其以是夫

庸書

國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舞且淺矣左氏輕而
春秋虛矣古新變古君子亡樂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无與忘賊乎學
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厭則以爲大美
夫恭也列也佛也市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闢而廢

矣今猶之以爲奇珍之以爲眞祕視發聞六經又
驗矣哉
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
恥事則中之眞僞混矣非匿乎迹奇取緣事常取忽
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縱由
己非便乎然又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
矣
尤而後慎言悔而後理行末之及已寒而索裘不亦
晚乎亂而親賢不亦亡乎易曰繻有衣袽既濡而猶
有袽恐或匱也寒其遠諸

治而必亂者人也長而必消者天也人至逸而便者
莫踰於坐臥坐久思立臥久思興故易窮則變變則
通且久治亂者人回天者道易曰繻有衣袽美帛曰
繻敝絮曰袽繻轉爲袽衰代盛矣噫可不戒乎
厭魏徵而貞觀怠矣疏宋璟而天寶兆矣夫治與亂
猶人之行與止也不止則行二者弗可兼用已故君
子戒謙終其身戒則升於治謙則推其亂易曰繻有
衣袽言勿以新繒而棄舊袽也奚亂之有
虞帝之德不可加已末而征苗苗胡逆命乎夫夷狄
猶禽鳥也人而踐禽鳥之居而弋之其不奮翼而逝

去者鮮矣夫聲人之罪是自黃其德也以德相較不
幾於亢乎因益班師脩文德已而不見苗之有罪也
安得而不服哉
流者陽也凝者陰也陰生物非陽運之則弗能故陽
得陰而行陰得陽而靈若曰陰陽一氣爾人死而魂
魄離者何居
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夫位偕而志不通非內矣心
服奇而遠其迹非外矣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予嘗思之矣有至理存
焉春夏陽也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於

午而極於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議禮也春王正月
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并兼存哉
之在人若曰夫子裁其冬而首春則弒君變古者何
以易其文哉
耶律晉卿之諫殺許巳仲之興學劉夢吉之不仕夷
元三儒而已矣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薛德溫之
清王公度之不折明四臣而已矣
二南正家也變風化於國也雅則天下之化焉頌以
事神學成而應見矣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
爲能享親仁且孝德之備也魯頌者其僭也商頌存

古也詩斯絶矣

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猶昭然也習之久遂若真者謬矣哉

或曰二南之名義何也曰周召地名也南樂名也取明盛之義也一曰夏當文王時周公少且武王在焉未必使之爲政成王幼而後周公攝政也

大賞數世斯亂矣大獄與國斯亡矣人嫉賞則幸有事獄廣逮則濫及名衆欒禍惴民不亡奚待哉

問忠恕曰盡心於恕爲忠恩有殺禮有等當其分不數以諒忠之事也故以德報怨非忠矣董巳恕人非恕矣夫子嘗語曾子矣而恐其易之故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忠恕是也後人欲高其論而遠斯義也其未然乎

河圖洛書之文緯書讖之五行相生且相克也術家之言也夫子述伏羲之作易自仰觀以下凡六事非特取於二圖而已其辭不得而聞也能明八卦之義斯可矣陳氏希夷所謂索隱行怪者與不可適於易也已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實者也

得理多者存乎讀書得理速者存乎辯得理深者存乎思得理實者存乎行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道存焉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事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能是非學者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曰輕曰疏曰弱輕之失殆疏之失紛弱之失廢

問曰顏子之樂可得聞乎答曰古人以盡倫爲樂瞽叟底豫舜之樂也兄弟既翕周公之樂也若曰風月之懷花柳之興萬物同體天地爲侶斯後人之衍言毋乃誕乎

問曰傳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舊訓奚宜答曰蓍者策也非指在地之草蓍龜皆聖人所立占事之名天生百物聖人相宜立器以周民用是故刻木爲書鑄金成鼎截竹作律取萬爲蓍天地一闢庶物露生則蓍已出矣至今與庶草同茂奚待聖人之贊乎

臨司忠兵政之廢問於崔子答曰毋以政爲慮必也

擇人乎今世胄之子豢養而不學惟其豢也故專斷
惟其不學也故迷稍有異者不便於徭役相陷以訟
株連百人必歷歲而誣乃白故署知傳舍篆如驛符
句更二人者有奸事詿與治是故先揄其才次定其
任誨其不及而需其成宥其小失而絕其罔任專而
人思奮時久而務益諳其少有濟乎
友人有倅郡者崔子告之曰君知政乎夫子曰政者
正也學正斯可以言正人矣是故脩容治度齊其外
也審幾守一正其中也誦經履實滿其量也辯詞考
迹驗其真也欽夫令宣義其有也是故明則容直則

溫斷則審
崔子謂唐監司曰刑欲其審不欲深令欲其簡不欲
煩未化而責民善則民怠未孚而責民從則民疑怠
以刑去疑以議定則殘擾之害生焉故四馬未調不
可言御六物未具不可言漁同刑而僻止者化也同
令而行與者孚也是故化無刑孚無令

南京光祿寺卿張公墓誌銘

張公世為山東單縣平堤里人後兵起獨仲祥者不
他徙仲祥生宗道宗道生肅肅生拱張公拱長子也
諱賓字廷賓成化戊子年三十舉鄉試乙未舉進士

丙申授睢寧知縣以憂去官服除改金壇甲辰遷監
察御史奉 旨整夏盤糧巡山海關及按真定弘治
庚戌遷湖廣按察僉事以憂去官服除改山西戊午
遷浙江副使乙丑遷江西按察使正德丁卯遷南京
光祿寺卿明年廷臣薦公為大理卿劉瑾用事怒公
無餽遺 內批致仕公性幹大度質直而謙無飾言
僞行凡與交者無不遠去非吝頹然服焉知睢寧歲
大水發廪賑饑或勸其待報公曰穀為民積今為民
發之罪令自當也金壇又大水以今災報都御史怒
曰若為民吾其殃民者哉即如報賦安所出命他官

驗實乃上九分災公抗言曰民重溺而墮之不仁也
告之不以實不忠也民將斃矣尚安言賦猶坐誤報
罰穀睢寧廟灣村民庶而多狡猾公禁之皆改行立
業以日相遞食貧得流後多富者居常廉知貧富強
弱之等役與賦自第之為御史劾太監蔣琮伐山陵
木為室琮幸臣也疏入不報巡山海立社學使行伍
皆知書守備劉某貪殘有內援案之寘於法湖廣知
縣某素倖得幸上官後被訟都御史下公治且曰此
官賢其罪當坐訟者公竟罷之都御史怒公坐是久
不調御史寧陵喬恕按江西方嚴能斷省府長之禮

謡言甘公至將衣多見或勸此更他服公曰此吾命
服也如面　君又何如邪每與御史論事吏端則起
請已坐盡辭御史不說同官伺公間道御史意公曰
禮貴於盡吾亦嘗爲御史爲臬司吏三省矣禮如是
可也可足恭求說哉御史他日以事笞掠省吏或以
咎公公曰吏自有罪且吾一人耳目有限能保其不
敗法邪布政林某謂御史趙公遽止之曰奈何以藩
長而效驛官也久之御史薄林而賢公既薦於朝每
言必稱之嘗同三司入賀　晉府諸王及將軍皆走
問曰孰爲張僉事吾聞其人忠也諒公司刑久明決

而恕何容有獄十五年矣每上要囚輒不服是後囚
請於御史願下金壇知縣治死而無恨御史曰彼非
我屬也因泣下曰他官喜駱故使某冤不白今江南
清官獨金壇耳御史乃轉白他御史下金壇事果得
理在山西斷文水二氏田治平陽潘府繇稽者民德
之至今江西最健訟一訟必逮數百人幻詞織事誣
善俾枉得利則自承反坐公一切以平恕治察詞聽
色參伍以驗得其情別其輕重之等然後辟之是時
寧庶人恃才挾詐御三司如輿隸其尉卒坐事求公
未減威持術鉗公卒不撓寧雖張撫爲湖廣按察使

撫字安世持行廉布衣食蔬公亶屋足食飽輩其餘
內于祭或以遺貧嶽天下稱曰青菜張然好說行徽
名君子高其節而枉其心副使俞振才暨僚皆疾毀
之焦少師芳爲僉事獨右撫公無所附常兩釋之後
世安大感悟執手流涕以謝江西副使蔡清林廷玉
皆行義士一日相語欲相擊也諸公第求直既見悔
愧不敢言而罷衆城張淮爲御史按雕寧民狀公善
政公親狀遺民御史過見之意其爲告眎者召民訊
實公孫謝曰此市民獻諛求後庇爾令患無政無患
無聞御史歎曰忠哉斯令彼刻石表稱者民其勞乎

山西省城北十里廣袤百里無水公相地得井王公
鴻儒欲紀之公不可在湖廣於劉家隔作橋又作度
蟻橋民作張公德政坊公見而毀之在浙攝長入覲
副使趙某謂曰公垂橐如京何以見諸貴人乎公鄉
人知府于鳳嘗聞而有獻也不內公素貧能不妄取
寒士尤薄勢力曰官豈家物哉盡吾忠斯可矣彼以
官爲營者業之思邪秦襄毅公紘爲公姻兄當柄
用時亟通殷司徒陳公少從公游後司徒公貴司徒
公長子策舉進士出守吾郡公每以忠廉勗郡守康

直而材名位験顯矣必曰此吾父暨吾張公之教也張公生正統己未冬十一月一日卒於正德丁丑十二月晦享年七十有九配司氏封孺人子二遵化陰陽訓術導諭早卒女二婿石光璨路雲衢孫男子三人瑁訓術璜國子生璟女子一人適秦學曾孫男子二人河決兗郡單尤害也閱六年嘉靖改元某月某日始克葬銘曰

稽古篤儒曰宋司馬德動孺騤名流夷夏明有張卿肫肫其躬覓隘則強如草斯風恩旨忍底貞扞艷姬過不可磯幽胡可欺有純束帛陋彼紨麗瑜瑾雖懷光彩奚閉大河之涘哲人之墳哲名洋洋河水沄沄

郡兵議

議曰彰德有衛兵有民兵民兵者快手騎也民壯步也衛兵分番戍京師及北塞留者守城倉盜役皆生長行伍習弓矢猶未稱焉民兵取之隴民及市井之黠者歲操曰練猶不能執弓挾刃闔郡精兵不足百人夫盜猶潦水也突至則褰畝醬防去之則涸非有期約可憑也論者曰今無盜矣而素養遊手空役併萃彼豢養之久急於農業一旦罷去皆盜也革之便然正德壬申劉盜數萬圍城火南關焰灼城樓衛兵先皆以賂縱遣無在城中者幸官軍至賊乃解散嗟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陷矣夫軍與民對置者也無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無擾縉紳數禮明刑介胄習武別盜其來久矣自兵興責皆在有司往往號職左官而彼武人者通賊起家漸軍弛備略無詰責余不知其何也正德丁丑有司留心兵事是時上官命有司并督治衛兵之留者兵威稍振雖荒嘰無警後變前制而郭門之外劫掠官私貧夫馭民者法也持法者人也法久必變救之存乎人今慮其為遊民為盜欲直罷之一旦之變誰仗乎初劇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六人辛未歲掠米岩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面山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為樂矣雖旬無他虞乃散馬弛弓刀累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倡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襲戌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梃可盡殲矣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貲謂指揮曰此屬坐而擒矣而吾輩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許諾遲明發砲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世祿與戰死賊自是不敢恣肆濫為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無法不畏不可以師

不貧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未嘗不於邑也
彰德北衛燕趙西塞太行豫陝在南東瞰滄魯是故
漳衛洹湯可阻也車騎蟻尖可據也兵可罷乎或曰
州縣無衛兵者當有民兵府不可去與曰治奮是故
重故免之法則官廉嚴參驗則兵集縱乘及避者必
戮而今有司得沿之庶乎其可省也

四貞祠記

正德壬申賊劫東火妻掠婦女不辱被害者四人焉
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賊去所司以聞 詔
給與樹關如制越十有四年辛巳潞守請于御史立

祠小積祀之得請乃命東火佐朴治工而朴以其貲
助祠為堂者三楹為夾室者三楹左右廊各三楹衛
則有垣出入有門祀用春秋上日燭羞侑祝以帛嗟
乎往之可言者四貞而已乎余聞之政始于怠極于
廢樂始于逸流于荒官始于得放于亂邦嗟乎可不
痛哉自閹人谷大用入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
啓入人又進劉瑾使偏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
馬劉公之為等而攻馬公而當與分自瑾逐少師劉
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
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
賴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淫伺隙而生心矣當瑾特
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雍陽刺史衆謂其必死也
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死而免何
瑭之長揖知縣王勳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
永敗而寧彬繼倚亂至矣劉少傅之辟位傅尚書之
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逵之死
義嗟乎懿哉君人政奚底於壞哉是故扞辱之女可
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洹詞卷之三

涇詞卷之四　雅集

直隸驛傳事宜序　　起癸未至甲申九月八

夫政敝于襲舊乎民罷于偏役乎官瘝于憚作乎法永于能繼乎夫法也者救政而裕民起廢而興利當怨其作者之智且勇乎善宜于民而不必已其繼者之仁乎畿內今之衝衢也故驛之罷民莫甚焉定戶給馬而富流乎窶罷役入銀而利漁于官過者涌沸則顧他馬而費不貲中使索打乾所役待乘傳而歛始劇權人以爲而獲上賈輕幣而苟其餐帷而法格驛官之貪不與焉嘉靖改元來軒先生周公儀巡撫畿內踰年作驛傳法謀于侍郎彭君朝極驗于知府王騰數人定而後請報可而後行其法括銀准于賦市馬責于官衷飾廚之費罷乘勢之傳簽募造于專司鏡費以裕驛使杜私請損冗濫令下民翕然稱便焉往歲予以史事被　召北上遇公于真定公告予以所欲爲予善而促成之夫更常之事非泥者之思也與民之政非官之利也是法也驛官無所取賂權人弗得恣求矣豈無病其厲己而議之者與夫計永利者緩急效殊遠略者遏浮言公以續繼入佐留臺或者有司係於他務銀不時徵使劾者至彼必貸錢以辦殊息日深則得以爲口實乎故曰法永於斷者之仁也

贈吳司徒獻臣考績序

予聞之道之將行也與命也聖人制道以宜民奚命之云乎曰利於成害以桊乘其所可願幸其所難從妄命之謂哉陽復而物生陰滋而物瘁生入於瘁瘁復於生故利者備害之所成也害者啓利之所召也成與居以誨名則可以復君子奚動於命焉余友東湖公獻臣少厲節而勵學壯也確老也安嘗令順德於邢崇教導已厚民然而不役民於閭閻其上而屢倅郡奚罰惡于廣兵威而盜屏法明而奸戢劾中使而逆瑾毒之矣用兵南昌義感悍賊而競直于僚撫治湖南發逆濠之謀而陳大計恭于近倖而不用襄理於方奮兩奮于尚往名著而功縮位進而身厲夫治之范金齊而後成鏤之栞材濱而後入故天之厚人蛻瘥其爲將以利往也縶其行將以定志也錯互其遇將以全智也惕厲其中將以安變也余聞之見豫之謂智否拈之謂往款情之謂變賁方之謂志四者備矣可與語道可與言命彼錯然者吾何敏焉東湖公爲中大夫者又三年例當考績予　朝

其鄉諸君子過余邸曰東湖公治行矣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述贈者之情也又曰其惟哲人順德之行贊君子之守也又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表作者之衷也夫士伸於知己忠告發於信友先生於東湖公之行也可言矣銘曰諾

說鉉贈林子茂貞

林子將之泗其僚鍾子以諸僚來雅名贈言於崔仲子甫仲子觀則於古義比類於今事象物以章牘廣喻以盡意名曰說鉉匪滕㳺談爰申忠告其詞曰古之君子弘以居上巽以爲下廣受曰弘委諏曰巽弘則人莫能遺也巽則人莫能凌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立於三而知常觀化於兩而知變觀微於消長而知幾觀牘於晝夜而知通在鼎之姤曰黃耳金鉉之恒曰玉鉉大吉金鉉者上之道也玉鉉者下之道也鼎之無耳也耳之無鉉也則否積而雉膏廢矣剛則能舉重也健則能致遠也夫事待人而後成言督心而後思不自私則公議集不恃尊則正論升若夫聞令而承望色而趍此非上之人所難致者也故曰金鉉者上之道也夫言貴切而不貴訐義貴盡而不貴率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感乎人

者存乎誠動乎物者存乎容別乎直者存乎辨消乎疑者存乎悟孔子贊玉曰溫潤而澤仁也和曰溫不比同爲和浸曰潤不強通爲浸光曰澤不引己爲光含之媺人也普木之入物也漸珠之見采也滑肯漬與而隱者也是玉之類也故曰玉鉉者下之道也上惟取其令下乃體夫玉則剛柔均而政可立矣嗟乎鼎之爲物常而用可重也其尊可以享上帝其德可以養聖賢然致之者鉉也及其飛陳而鼎設實食而禮成彼鉉者出耳屏隱莫名其能甚天下之至德也夫故當其事難君子弗之恒也暨其事去君子弗之處也是故業崇而風遠矣

贈王都事序

談子問於後渠子曰士之立也孰易曰其世臣之子與然則孰難曰其世臣之子與夫士胡爲而能立文與行也不探賾不造精末之文也已不弘不約不裕末之行也已金之革也在冶爲之延也因木基之附題者易堅彼習朝夕之規沆諧閭之漸厭諳練之周是故識與守可無外獵而有也占一技者可爲藝人矣備一行者可爲善人矣名於鄉可也通於世則寔夫其先人之烈廓如也繼之者如是而已其不受短

於人乎汲深者非人綆之及也致遠者非駑材之逹
也故雖有卓行宏學是曰承爾非與見而創爲也昔
呂申公之法且嚴也希哲夙成非易乎元方長文之
行能人謂之慚也非難乎況乎崇之善車服袁氏之
修汰乎哉故以子陽之賢而受爲金之誣矣世之爲
父者皆欲貴其子也欲賢其子者鮮矣爲子者皆欲
祿位肖其父也急於德者鮮矣夫不賢而貴謂之竊
不德而祿謂之浮楊伯起之善遺也曰清白故顯匹
乎國呂與叔之善肖也曰不捨德故言立於後孟子
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今夫勤耕者將以自

養也植木者以陰也其業世者其爲精其恩深者其
報昌其族才者其聚永故國賴於家君依於臣其古
之道乎談子曰言則美矣吾儕王子子儀者少傅公
守溪先生之仲子也少傅公之忠文天下莫不聞子
儀約而雅恭而質故政成而考上其請今之呂氏與
官成而不怠非屬於法語之言乎儀不佞請以先生
之言告之

贈大司徒秦公赴　召序

上召南京兵部尚書鳳山秦公爲戶部尚書公聞命
而蹶如也已受命而僂留都諸公咸賀曰恭各以作

者達其辭上公徐公翠公以侍讀嚴子太宰楊公而
下以少宰汪子鴻臚大夫劉公暨其鄉士仕者以予
鈍夫贈言之道視其情以爲禮象其禮以爲言勸者
以勸達者以政多聞者以古諫者以典公績懋而行
等錯也下秩而寡陋譬則他山之石非可以加諸球
琳也雖礪矣用之無以則以迂乎今之所謂尚書者
析一相而六之也正君出謀申禮之度以安利天下
非稽倒而仰成順指而下籌書也食乎其國之須而
易踐者乎司食者今相之棘且劇者也昔公之爲郎
也嘗司之精而數覓以不竭雖然今非弘治之靖也

其耗而蕩之者不可勝數利幾而公總官具而民穀
所宜庚政甲事可無襲矣論者曰節用節之誠是也
宗賜之勝　慈宮　乘輿之供百官之祿邊障之需
如之何其缺也論者又曰裕民裕之誠是已經賦之
興未早之侵擾力之癈移亡之減如之何其全也今
夫本也微於川則溢於谷土也夷於高則增於卑國
用之於濫民産救於陂反之得理財之道焉故挈權
者之用也均分者富民也廣忠者宜相也夫既銖取
於民矣廢蠹於苟略侵削於豪猾夫既勺減於官矣
外漏於胳率內散於倖胥冗以權之不挈也蟻穴潰

隄突隙焚屋固隄者必塞隙完屋者除是慎故禹撰水害而徐生無屋焚權者固因之防而滅其焚者也人生不能不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而愈窮故人之害無分為大田之生穀也善治之則入必數量一歲而再穫之不善治者宣饑治民者定分而已矣富者連阡陌貧者無斗區豪植來困而弱之尚以饒而田賈然後有偏富者矣由是伐鍾以擬子擬上而修服舍凡可及能者莫之禁也彼得克於貧弱乃不得而有之夫上之責於民者賦與力爾定矣任其自之爾非有隱情定制以中之故分不均則移亡之驅

也君之有相者為其獨而弗運也相之盛其屬者為其寡而弗周也擇而任之易且當也夫人引於才而資於節故取人者大其承而當其直直者有方處有遠計有愛避非皆說計而侍舉字聞之弋鳥以羅張目者綱而獲為者萬目之功未聞一目而獲之者是故謀于衆而美歸于我公於心而利普于天下詩云伐木許許言舉重者必以衆力也

壽彭母序

惟二月初生明司諫彭子壽其母汎堂而埽中為席居母某尊于左箴秩于筵二美穀前列以次厥明母就坐彭子之僚魯魯子吳顧子越黃子閻鄭子其友鄭子銑豫郭杏門了偕至升堂再拜出取幣入為母壽且賀彭子彭子跪上母爵稽首言曰我母履德執貞天是用福我母以永寔獲來先君子之明訓弗墜繄母休性孤寔自己卯至于今逮母誕月今又復命天予及瓜而返又弗克壽母惟母稱而食實其承寧於是子銑揚于衆曰惟嶺節山元平嵫發秀集祉善鍾于一家在宋若閣中陳氏並陽范氏咸有威父哲母其諸子若孫累功而奕奕越于世世彭子惇肅明慎稽古訓妁于事嘖民幽有攸言則酌上安而

下允以從夫孝立于愛引于業夫友須其親其子說以易琵語諸曾子曰其善若辭以著德曾子若曰綸闡彭母重厥容少日父令誦書明婦儀咸習漢唐懿言若行娓娓矢自口撫夫先婦子自稱至有室罔曰疾瘵而變文口衆相厥宜以希延家延師訓其子儒而顯惠婦女雖弱黨咸昏嫁以生生嚴於撫養而恤皆不忍有罪通銑語諸顧子曰其善若辭以明貞屬子若曰彭母慎身而惡侈靡帘治飭圖委諸女御游綴緘垢服以服一衣閱一紀不易自為豢即却鉛華凡四十祺溱膋識之式訓于有內銑語諸黃子曰其

善厥辭以宜福黄子若曰山闕者基則室有几人用
懋德則遂戾延載和貞無荒厚是用積和延祥厚則
令終彭氏其姜若毋亦問于無疆銑語諸鄭子曰休
哉其永子其善厥辭鄭子若曰惟為善若不足其福
足惟為善若足其福斯不足雲間青士若考作室既
底法厥子延肯堂復肯構是在彭子郭子曰惠哉言
可誦可規其善頌濤以上諸彭毋册起謝曰惟未亡
人叢百勞以有今茲庶哉可面君子于三泉其敢耽
于嘻嘻以墮成惟是賴二三友幸無悔於官箴則寡
老毋其永有聽廼呼曰寔其拜進觴以稱受已觴三

行卒飲皆出明日彭子辯謝復命汝洧往銑序

贈鍾大理序

鍾子不治見行不發戚言其介不可奪粹如也嘗上
疏願與同事者之罪宰賢之請于 天子令還朝廷
昔尹氏師魯自言黨仲淹求同貶銑曰尹子其所謂
古之振奇人與所係者非國事可亡棘也范公者太
白召邑浮興起乎其友為平之以息衆口可矣辯則
水悍防決可勿復障而激之也若鍾子則非過行夫
既與其儕協公而約則我成彼之為矣乎智而讓從
安則友而危乃棄之君子奚取焉故鍾子非過行雖
然吾將進鍾子於道自勝者所以稱物衡心者所以
均分吾居其是而人必非也理未貫吾抗節乎下而
上必濫也順未洽以其所願乎下交乎上以其所安
乎已公乎人殷其實而夾名當其怨而遜功詩云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言諸心也故得孟子曰以善服人
未有能服人者乘諸氣也故失今在 朝廷者廣有
二子甘泉湛元明丙然方叔賢其言議求以一內外
混動靜亦幾於學矣鍾子往哉尚合於斯人與銑也
屏而好立偏而好達故行躓而將仆往思及二子而
未達況茲離居哉鍾子其為銑請過焉

干問贈劉溪子歸閩

于且問注公曰子其順者與雖然吾進子於勇往決
而無回挍利而弗折雖千萬人吾揮之子願之乎注
公曰未哉子也奚以決奚以利焉折焉回夫驥天下
之逸足也當夜則株然立焉闕於無見也夫盲者終
日不能下階得相則恣所之焉託於明也故闇於識
者難與言達狗於義者難於言變固於迹者難與言
情是故吾未嘗決而無不往未嘗利而無不挍干且
問曰知者易流通者多隨悠哉悠哉語俗則宜語道
則弗子弗懲斯而議我為注公曰弱能勝強激不可

常用剛方以者立用剛於外者缺故吾之明可以辯
頗而見眉吾之勇可以損山而行石而子持不明之
勇以願我雖然吾已望於子夏蟲疑冰井蛙觳天周
於道者不滯落於器者不該若子者限於地也於治
子失其從革之大而借威於舞而疾視者末哉末哉
干且恍然曰吾甚無取於君子乎注公曰奚能棄子
虎豹之猶豫不若蜂蠆之必螫萬人之善怯不若匹
夫之獨奮子雲投閣遯尾厲也中立赴召包承誤也
胡康侯與檜來免凶也故依違者小則朋過大則害
害奚能棄子干且問曰子將學明勇於子注公曰吾

道甚弘也幸子毋膠毋襲明生於止擾之則不識太
山勇積於漸棘之則不流丈壞故日月蔽於寸雲山
木穿於巨石雖然明養于靜而喪於耀勇昌于平而
沮于愎鑑之沒于地也火力消而愈煒猛士之介於
賓贊也氣屈而頹然順于且曰子道止於是乎注公
曰未也未也夫至道不容言至德不庸力至神莫思
莫儗昔孔子大聖也而贊吾逝孟子大賢也未敢擬
吾體而觀瀾老聃得吾常而失之賊莊周得吾大而
失之誕雖然孔子知吾學自果行育德子歸而求之

阜民樓記

張子作阜民樓於浙省治堂後已病免歸南城及叅
處焉子來乃訖工自嘉靖壬午夏五至癸未冬期歲
又奇月焉凡省諸僚謀于斯燕于斯暨于斯其謀以
一政其燕以敦禮其暨以伐貪今之省合古數國而
一之也浙又上省也其土沃而饒利其民文而錯尚
夫利與害對者也文與質相息者也布政樞于中五
叅各宜事於外或棘于名而欲奕其赫赫之迹飭兵
不憚懷民已甚不難廢禮則衡道決矣冬寒也衰其
左臂而裕其右右必凍夏暑也袒其限而褻其首首
必瘍雖頗擬者弗為也衰裕之為服異而養身則均

省猶一身也故政人勿異祖襲之施酸甘殊味而成
羹可否判詞而立義是故善毋惡其不已出也貴宜
民害毋惡其延諸人也貴協力故曰其謀以一政古
者邦相交也則燕盛儀以昭讓賦詩以見志君子有
樓民斯則焉而煩言飭令可屏矣來則迎行則餞勞
則勞迭賓而信與杜里好之猥屑放俗音之靡濫采
蘋章其潔四牡固其節皇華廣其忠上和節矣而民
化其德故曰其燕以敦禮吾聞斯樓也宋祕省之基
也後為紫薇堂而火十年弗暇葺張子不發帑金毋
煩民材撤一廟之移祠而為之闢之自為祠削民齋

國之積也其心豈不欲永哉惡成而誅及故曰象恭
於斯居斯樓也觀其良材而刻補負揭而文石砌上
木于彼甘冒惡名于世卒不得而有之嶽之厚者大
亡寘之盜者速奪爲彼人者奚利乎則君子之操益
堅故曰其驗以伐貪是故政舉而平禮修而教鑿明
而不漁下可以阜民矣張子名恩馬子名卿俱布政
使

贈汪子宿序

始子宿入翰林即上疏諫　先皇南伐既杖於廷已
又　詔補外出守泗州　今上召爲禮科給事中來

便養改南科旋晉官僉江西按察事其諫弗限於守
其政弗襲於常其志弗撓於人豈非篤學遠受者乎
哉夫人臣之本忠直而已係寵則忠之孜也張功則
直之罔也忠以殿國也非以安身直以示化也非以
勝人故世者處以世後者昕以後非我所能推今夫
爲其至小者也然能驗人之貌而識其向遠捷急舉
弋羅之所不能及則中人之履懼彼者有之矣況夫
負血氣而靈者與故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其恕
乎夫恕者協情酌理之名也敢於任已者拂人之性
其名曰戾易於同人者越中之限其名曰趁事勿慮

其不興也貴不匱法勿慮其弛以緩也貴無塞是故
無競以爲體無滯以爲用無權以爲居慎斯道也以
往可去忌可息爭可保直銑以是告汪子已夫其語
文之又籍焉司諫諸君嘗請予贈言云爾

蔡氏圖解序

蔡子介夫河圖太極圖說各一卷自六經之有成解
學者勞聽之熟其說而迷其實成化中蔡子以篤行
精思倡于閩斯乃知言外求矣有味哉其遺論也嘉
靖甲申爲戶部君和梓傳之閩叔於銑皆在髫年父
授之學經論語及長取友當世又証諸古書自孔氏

來至於程氏學頗數多弗能居之未暇讀性也況圖
又晦與無詞可繹獨夫子嘗曰河出圖聖人則之言
八卦也八卦章陰陽之變以畫爲猶可潛玩而通彼
冊背旋文且數五十有五非神智孰能與於此哉乃
據猿緯文推數於五行考變於生克易不見孔未言
奚稽奚信夫子孫者其祖及考之遺也舍卦言圖是
病其子孫之弗類而索其似於塗之夫幾乎妄矣周
子之立圖也如中庸其故何也指源以潔流蓋自帝
王而降皆以已經世謂之大同周季則以智以力
立而弗外情之治非矩以度紛綸乎錯施中庸一言

以挾之曰道本命也非我得私而下上之彼區區者胡爲哉知其說則生愧畏之心夫私可愧也違天可畏也故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夫無極散而爲太極至生萬物而極人應事裁物者萬反之靜而定太極之生人猶父祖子孫之氣相禪也不體無極不能制欲爲欲制之則咎而凶夫二五之至萬物也必有終故原化者當反觀於其死彼爲輪廻久生之言者非惑且妄哉斯非子思之豫計而首防者與雖然即其虛不若基其卑抗其見不若累以行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此學也而達存焉夫示本以正行猶浚泉以爲酌也泉見而棄之以渴病何哉是故腐舌瞖目探始博遠而行猶鄉人也則倉箱之貯粟耳而弗能自食況以滋僞者可勝歎哉

汲臺集小敘

夫深造者不賢逢原之用抗志者不溺應俗之務故知精於履道悟於幾夫思譬則泉也浚而深棄而泥才譬則絲也理而修棼而結故君子貴不已其學則日新銑觀藝於江漢之間得長悳陳子汲臺集異之夫其持鉛引墨搏書殷矣辯情比法要獻密矣旋儀出遜賓旅亟矣應之沛然居之泊然情發成音下筆則典誥爲綱異學靡文泯乎無所干也夫溫故知新德性尊也故曰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賢哉陳子可謂達儒矣

述程志

問者曰程氏夫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銑曰伐僞存眞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總使二夫子之道淆其游謝之罪與鮑氏而下何議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銑竊取鄭氏門人之意曰志欲爲孔氏其必由是而基惡乎屬　問者曰何以法純公曰言取其達行取其仁夫靡文蔽理刻節傷恕至哉夫子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技藝所循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忘已而紊衆譽者賛其忠信頌者就其德有宋以來斯人而已　問者曰何以法正公曰正夫學至宋而支是故易含文而淺書治外道而行數學略敬而飭文心離事而求體道析於理氣煩訓散經約哉夫子之學也釋經不泥見奇不問敬者合內外之道也理性即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可賤可難矣非君子其孰能之

九江府通判杜公墓碑

臨頴有賔又士曰杜公諱進字蓋臣饒州弗諧俗與人語嘗見腑肝面指擿人過至令人赧頰弗止然感其切亦多致徙杜公又善鄰恂恂然禦窮又弗取人財好亦有狷者曰吾知鄉吾恤皋計其他爲邑諸生六舉不利邑侯詧之貢上禮部卒業太學後兩子舉進士同科長者楠戶部主事次桐精學翰林曾給事中嘉靖改元吏部試杜公才貌俱上上授九江通判治尚嚴九江盜發臬大夫謀擒者曰杜通判宜逮捉縣杜公杜公首勸諭次治兵又次伏機以掩果平又

縣署湖口彭澤二縣杜公素籍其豁貲出內品陳無增羨以濫蓋利府且易沒則先往者往往陷而敗杜公不汚名飈然奕出三年夏四月朔見兩頭蛇不殺曰豈修短果彼尸哉越十四日以疾卒年五十九杜公吐音亮豐頬顧又有副宛詩者相云杜氏孟津人元末避兵至臨頴卜居楮北以亂名氏不出鄉人尊號曰杜大公子孫祠享稱曰龍門府君龍門府君生寬善爲農買田二千畝寬生賔業成丞賔厚文首建學叢城人刻石頌德寧生獻以財雄其鄉丁氏贊其田以生又欲匿遁遂予獻生文工部文思院大使是

爲杜公父母邢氏配姚封安人杜公又有二子楠梅女適李九成諸孫男子三人女子四人子又得杜公二事省祭官李以盜將發旅囊千杜公家李得暴疾死杜公送歸其子其子閲父所手記止十之三泣曰非公能無隱者又何賴而責得乎有民以負官租將逋夜持襲衣叩門曰此公物還公即長往矣杜公曰非也促持去詞曰

杜公嘗以質題軒載稽若行非諂論烟衆弗爍性美璠兩子通籍長安門銀章錦服出入尊流者悠如浚厥源式公質又愼無諼

贈夏子敦夫序

客曰今之君子有夏子者先生亟聞之乎後渠子曰知之客曰何由習而信之與後渠子曰信友魏子子才嘗告予曰敦夫篤論君子也可與締交夫子才敬以確故予於是乎取鑑夫知毋病其近也欲精行毋病其常也欲恒言毋病其訥也欲審志毋病其緩也欲堅精乃神恒乃崇審乃達堅乃貴是故欲華以亢者失之外欲異以浚者失之內故學貴乎尚篤客曰夏子之出守惠也或者欲尼其行夫守傭於簿諫則病道遠遊於中域則艱化非所以處夏子何如後渠

子曰忠臣務擇便而居仁者務循民而惡俗情撥習
以望夏子不其左與然則夏子其終能服此邦也與
後渠子曰然夫政者正也正者人也處已者所以加
諸彼故不外求而足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語其
不也諺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語其術也是故躬行
與其志賞罰就其稱去乎中其會孚信結其廬此貴
焉之施故曰蠻貊之邦行矣家為誰李封部邦秀也

策問二首

問 國家養士於太學將俟其德成而官之使教之
者止於斑趨之盾歷擬之公上之取諸說之辞課試
之勤而已竊恐建學之道不在是也諸君子閩闈林
林來游于斯深欲進諸君子於道而未能使 國家
有多才之美諸君他日抱過時之悔而乎也日負曠
官之罪為之奈何古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則自孔孟
以來號稱儒者殆且百家人瀕代增其立言多矣將
何從乎程子有言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
得力處夫博考精思而弗反於身所謂還珠也盍各
言爾平日所尊述者為古之何人并日用所以用力
者如何以對

問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夫自衰周
以來紀載之書多出於佚聞辯口各騁其知以駭固
不可盡信然而莫醇於孟子五就湯五就桀輒嘗稱
之殆之顯彰者天下民欲與之偕亡尹也豈不知之
乃往為之臣既不能攻於其德又從而輔其諸侯以
伐之放置南巢辱偕因虜臣之道當如是乎若之何
彼學者志之也孔子教顏淵由四勿以為仁先儒尊
之曰此傳授心法仲弓且不得聞然禮不可斯須去
身古人自成童以上所教者莫非禮也若必待其如
顏淵矣而後得以學禮則心身日用之間所以持循
而防檢者何物也大禮新學小子之所與能者曾謂
顏子之學若是乎其淺近哉各辯其所以不然者

講義十二首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斯義也章句或問備矣今不勦說惟探其本與爾諸
士共為服行之實夫所謂新者指何物論何事何物
何事既可新而又能常新此蓋言人之明德也孟子
曰良知良能此明德之實也此知此能何物不具何
事不會一番提撕又見一番精采一番講明又是一
番發越古之聖人憂勤至死望道如未見者正見得
此新無盡純一不已老而愈聖者方是能常新此新

然又非是取諸彼以益此只是昔未知今始知之昔
未能今始能之昔未熟今始化之如泉在池中數日
不汲則泥而變味日日汲之即常甘冽故學者當心
心念念在此新時時刻刻在此新無內無外無大無
小都是要新此新自一身言之由壯而老自一歲言
之由正而臘自一月言之由朔而晦自一日言之由
子而亥常見得此新昭昭靈靈爲我之主爲事之衡
爲主則物皆我役爲衡則事皆我運故曰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大學之道之要明明德而已矣明明德之要誠意而
已矣誠意之要毋迷其知而已矣德者心之體也意
者心之起念也知者心之覺也知者良知萬物皆備
焉非搜隱獵異泛覽泛采剽略人之緒奇研究古人
糟粕也且人之念易爲有善乃本體感發人之念易
爲有惡乃習染於流俗然吾之良知未嘗因而昧焉
二者之介未嘗不辯故大學之道首在誠意夫人起
一念要爲某善矣不知不覺之中若有尼之者或恐
爲善之妨吾欲或拂人情而起非笑不肯奮勵即爲

人起一念要去某惡矣不知不覺之中若有沮之者
或躭溺而難舍或牽於羣好不能脫然與之異不肯
決烈即去當此時吾心之知如此皦皦而不肯力爲
之非自欺乎故以毋爲工夫毋者禁之不得肆止之
不得行之辭也夫爲善不力則就惡也易去惡不速
則存善也難故惡惡必如惡惡臭好善必如好好色
惡臭者我所不欲聞眞欲去乎我之鼻好色實人所
同悅眞欲得之以娛目然後慊於己意非徇外非爲
人慊者快于心而無間足乎欲而無待之辭也是二
者皆在念慮方萌理欲交戰之際未涉於迹未交於

事故皆曰自自即獨也去欺求慊之功曰愼愼之道
有三一曰審二曰豫三曰果夫念之初起如火忽燃
卒然熾矣突然騰矣若不審焉遂作於事成敗得失
其歸遠矣必究此念何以興何以因此念一出何以
始何以終是之謂審人心善惡之未判也則皇惑疑
顧必有不甘於惡而棄善者已而慮熟疑決則沉於
所重而決其所輕棄善之惡不旋踵矣故貴乎豫夫
心之之不善也初猶搖搖然中則思自文矣久則安
而居之苟自其初而決之如此則是如此則非屛異
慮杜岐術惟正之適畏惡之能累故貴乎果是故意

誠則定以靜而知寂明寂昌知致則慮而詳其意益
公益確然後可以正心可以致中和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

此聖人教人切已之學修德改過由乎已講學聞義
資乎人德者得也學者覺也義者宜也不善者過也
合而言之皆心學也心具天性能體而有之斯可據
已故謂之得明諸心而不昧是持是循故謂之覺事
有萬端端各有則以則處之故謂之宜志於善矣而
猶未能御乎氣勝乎習或移而去之故謂之過德言
乎理學言乎知義與善言乎事修德云者非飾於末
也中有所存主而達於外也講學云者非良於辯也行
而未安講之以求是而利行也徙義云者舍偏從全
異乎人而同諸天也改不善云者欲心之無所放也
心無所放而不善遠矣修乎已者足以受人取於人
者足以益我非誠切之志不能該非虛明之見不能
擇非堅忍之操不能恒非剛健之力不能踐聖人憂
之非特謙而已見斯四者之道弘且密也德者本也
講者講乎此徙者徙乎此改者改乎此不然如植木
無本灌溉之功何所施築室無基棟桷之美何以安

學者舍此不為乃務崇高大必忽實行敢薄古賢何
況衆人其所立者危其所收者狹爾諸生惟遵聖言
而行銖積寸累近雖無顯名久必有眞得異時考祥
計效自當有見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自古聖人皆因時為治至夫子不得位然後專言學
得夫子之傳者惟顏子顏子所以善學聖人處在博
文約禮然斯二義後世人人知之未見眞能盡者一
二大儒皆人無范者却又別發一義未嘗專守此為
家法此在學者宜深思也蓋夫子之時周禮之善者
尚存於比閭鄉黨之間而小學之功不廢故學者自
少已知善之當為而心未全逸一旦告之以博文約
禮便可下手後世昏於利安於荒故博古今窮載籍
者旁而寡要守繩墨謹節文者窒而不通昔人譏其
為遊騎為齊木甚者倡為簡易支離之辯間有稱述
夫子之教者徒若取證而已惡乎可惡乎可今謹考
夫子之言及究極顏子之學以發明之夫子曰弟子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從事
於四行而後學文學文即博文也記曰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子夏曰禮後乎禮者所以弘此忠信而免於

朴陋者也夫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是故君子知求道矣而不免於叛由此二者而後近之且可守是猶射之志的而挽弓發矢以中之巧力以將之且顏子之學在於仰鑽瞻忽之時必有所注擬及其不可遽得乃因夫子之教以博約而入至竭才而進及末由而得孔門以仁爲學仁以孝弟爲先今欲進孝弟必於凡典冊所載故老所傳閭里所習師友所講授者皆博考而識之所謂博文也采雜而成章曰文如自吾父推之以及於父之行自吾兄推之以及於兄之行則自溫凊徐隅以至於親喪居恤服則自斬而緦祭則自虞而祔而遷皆文也禮者理也節也有制之謂節有條之謂理凡所博之文皆以此約之采其精實而去其汗漫發之情而見諸行酌於行以當其情不相越而相協猶規矩竭而方圓定矣故曰學至乎禮而止有禮矣然後知高者非亢堅者非固前者可卻後者可引所謂中也禮之至也大抵古人之學本於人倫行之日用明一言即是實事行一步即是實地事事明即通通則無滯無滯則神步步實即純純則不息不息則化然此禮字近世學者必欲舍節文而指爲天理舍逐事而指爲

一源夫約者約此文也文果一源乎抑逐事而爲言乎文不可爲一源則禮亦當逐事而行矣夫理之得名正借于履之有條而形容吾道之不亂耳天垂象以示人日月星辰是也地出形以示人山川草木是也聖人窮極乎天地萬物之賾而制字示人以名物之正猶天象地形之不可易也今曰禮即天理也至一者也又曰性即理也則日即爲月山即爲木乎況儒者之學始未嘗不一中不得不殊末不能不一爾諸生試思之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夫子有感之言當風頹俗靡之日思見特立之君子故歎美之以勵學者松柏雖至歲寒見其後彫其堅貞勁茂歷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雖世亂然後見君子之守然其貞心雅操無時不然蓋因衆人之無常而見其有常爾何以言之治世者上之所重下之所尚論議之所揚推皆以節以義中人亦知慕名畏法則效君子或利而行之或勉而修之君子者澹然無營行所無事一旦時改亂生上昏下奸非媚不安非干不升非賄不成甚者忘君賣友傾正引邪志於利已不恤喪邦君子者避利如污甘禍安命守道性成

樂賢已出視彼小人如鬼如蜮君子豈厚自為哉不攻其素而已夫人之所能為出於氣氣之所能持原於志氣有盛衰志無老壯寇仲平能決澶征而弱於天書胡邦衡敢攻奸檜而不能忍於黎渦齒壯氣強慷慨立節困極氣沮低垂就欲故曰志不可滿欲不可縱夫敬一息而逸生逸生而志荒故曰不知老之將至乾乾之心孜孜日思而已故君子道以為學學以堅志志以狥身嗟夫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掘井弗泉猶為棄井世之君子乃欲以一節之異一事之偶中盡其平生亦弗思矣哉昔顏清臣老且顛也而樂

於狥國劉琨之父顏於亡而卻師成秋霜嚴嚴乎可仰矣雖然二公未知學也竊展敎之緒備如有學孔子者其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孰得而易之哉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伏羲畫艮下巽上之卦名之曰漸漸者進也不遽也鴻之為物其飛也有序其進也有漸故以象君子之進焉磐石之安平者水旁石墩也鴻離水涯止於石旁之墩猶士之受知於上而得位也漸于磐而未至於逵猶得位而未崇也二以柔中上得六五之應其進之安乎其加焉飲食衎衎者止而不急於進也自養以俟時也居易俟命斯為君子其吉也孰大於是蓋士之進也德未信於上名未加于眾經國之務未練四海之情未能周知若或急於位躁於言棘於為卑而慕高不守其業小而任重不量其力鮮不敗矣然既有位矣無攸為與其職而已矣懋其德以為大受之地廣其才以為遠施之資定其情以理勢弘其量以茹物堅其信以格人故曰不素飽也夫隨分而止人之大美治自此成非分而求人之大惡亂自此作使在朝之士止知慕榮就利貪進希上必求滿意則何事不為推其極實閻背君可也何也從欲如流

不盈不止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九二孚兌吉悔亡

陽中實為孚比柔為悔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此卦之所以為兌也夫陽者陰所求近者情相取以陰居三失位不正牽引諂媚乃其素情而九二比而承之然剛中之德其孚內充雖近小人自守不失以志則安常以行則履道以交則由禮以合則制義莊而裕可重而不可說貞而違可從而不可同彼六三者感德服義之不暇又焉說之又焉能用其奸以罔之斯其吉而悔亡也夫處人之道不外乎處己正人之道全

在乎正心用術者久而窮以詐者立可敗尚奇者易折求勝者必敗故待匪人之道孚而止矣孚者中有其實夫何以爲實盡其性而已矣故誠者盡己之性斯能盡人之性又能盡物之性尚何六三之不化與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陽實陰虛故易以九爲孚此卦二五皆以陽居中孚之積於內而不炫者故爲中孚之主夫鶴陽鳥也其翠高其聲遠聞今乃鳴于陰陰者山之下澤之中乃幽暗之所言其誠之至也實用力而德成于內誠之謂也鶴鳴子和言誠之動物也好爵謂天爵孟子所

謂仁義忠信誠之目也我爵爾靡言同德而相應也且誠者何人之本心也本心何以謂之誠赤子之心天理純全何嘗有僞迨其年進情開智日增則樸日散技日多則淳日漓且人心之用言行而已發而直出者爲本心爲誠發而支出者爲昧心爲不誠其初本欲如是而言也慮其忤物而謟生欲其投人好而遷就生欲其傾聽而巧生此果是本心否不是本心便是不誠其初本欲如是而行也欲其高人而矯生欲其異人而奇生欲其説人而隨生此果是本心否不是本心便是不誠自是推之言之爲躁爲隱爲游爲屈爲支爲放行之爲憍爲厲爲戕爲怠爲速皆非本心也皆不可謂之誠其萌也甚微其著也甚大其兆於意也甚易其成於用也甚難言而人莫不聞行而人莫不見非大乎言之失也駟之莫追行之失也如肌膚之不可改非難乎夫巧者工於以言鉤人之情者也及其見人之巧則亦謂之謟者工於以媚取人之喜者也及其見人之媚則亦鄙之此足以見本心之終不可昧而誠之終不可揜矣故易曰鳴鶴在陰言慎獨之學也獨者心也慎者得其本心而已矣所謂實用力而德成于內也故尊之曰好爵焉夫本

心之人雖不能無過亦謂之善昧心之人雖嘗爲善亦謂之惡何也本心之人日履實地如稼種于田日生日茂一旦力足過皆改爲善昧心之人日修飾行如施采於壁日陳日剝一旦力怠善皆變爲惡況原其存心本非爲己又安能一又安能久學者體鳴陰之象則知君子誠之爲貴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帝舜因禹陳克艱而説此數句嘉言罔攸伏三句已然之效稽于衆以下方言其工夫蓋嘉言伏而不達

者以上好省是而不肯咨詢於人賢才遺於野者以其困窮無勢援者不得進用萬邦不寧者以鰥寡無告之失職也今不但稽于衆而已又能舍己從人是樂善循理不分人己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矣宜其無所伏也能不虐無告則仁心仁政周徧博厚無一夫失所者宜萬邦之咸寧也能不廢困窮則凡在下之賢皆得達於君前所謂占一善者率以錄無勢者不爲有勢者所壓無援者不爲有援者所擠宜賢之無遺也夫人君崇高極則易於受蔽諂佞進則易於自聖然而私言被於公議大智成

於衆長則稽衆從人又其本也且如帝舜大孝玄德當時誰能及之堯三咨四岳而猶未之舉也及堯專求側陋而後得之君非堯臣非舜也焉能自見哉考之古事近者易達富者多與比宴之引公行於朝廷賄成之政肆出於官府方治則小人享其福而致亂則君子當其難有利則富人專其獲有賦則貧者同其苦故萬邦之寧必自無告上來野無遺賢必自困窮上來仁人之言其遠矣哉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帝舜論治頒讓之道禹乃曰然而心未嘗然者蓋明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曲厲其功不若默黜其私須之敢行者以核實之未精讒之敢官者以察言之未審敷納以言者使各陳爲治之道以觀其心庶卽試字之訛音近而誤也明試以功者使各行所納之言以考其實車服以庸者乃大其所賞之物以著其徵夫樂言則成甘言則敗微實之言可長務華之言易廢貌見與聽見不同覆事與料事各別中幾則簡綱情則淵然亦有良於言而澀于行長于謀而短于斷又有敢爲大言以欺世便於出輔以移聽者以事試之其眞與僞立見矣有功者賞之則罔功者必罰之

可知也見賞勸於功則見罰必戒於僞罔知也夫言必稽其成矣誰敢復妄言者功必明於實矣誰敢復飾僞者雖有禎讒焉得而容哉嗟乎僞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欲得售名則人競好虛文則弊長是以君子弗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略言與其辯也寧吶行與其采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正之道試功而已矣試之道求其眞而已矣德必核其眞然後授之位能必核其眞然後委之事行必核其眞斯貴之言必核其眞斯信之物必核其眞斯用之工必核其眞斯程之[illegible]不眞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勿

惑浮識勿采虛稱而高下其施是故衆正積於上萬
事實於下故曰先王之道斯爲美

沛公得張良以爲廄將

是時秦未亡而劉季稱公以伐暴子之也良歸曰得
一國之辭也漢得良而興故覩其辭異其辭所以賢
之也何賢乎良良亦庶乎得易之道者歟坤之謙曰
含章可貞臣之進也炫才則嫉來矜名則毀集由是
任事人忌其成也總權人罔其專也夫事合衆而後
成功獲上而後致當事而人欺之止疑之身且不保
何功之云咎非人也自用其才之過也大畜之大有

曰童牛之牿雖草不自芽萌則難圖納約不自牖蔽
則難開故改事莫如伐幾直諫莫如止含謙之坤曰
勞謙君子有終功怠於宦成志滿於行遂身殞於患
失家滅於忌寵故未亡而憂斯存未喪而持斯得存
於將亡得於將喪無及矣司馬氏贊良曰無智名無
勇功庶乎坤之義與曰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庶
乎大畜之義與綱目書曰張良謝病庶乎謙之義與
是故貴而如脫困而常亨言無再發事不重舉悍者
怙疑者服爲韓之志當其時無知之者其庶乎肥遯
者與其中介以止其外巽以遜其庶乎謙者與後世

有弗爲臣臣必則矣

以汲黯爲主爵都尉

考漢史所紀汲長孺言行蓋一守約之儒司馬遷學
宗老氏於當時人物凡簡要而略於采者皆曰學黃
老也綜其實不然古之學者知卽爲行事卽是學考
於典冊者必求切於用問於師友者皆因疑於行漢
初人物尚然至武帝之後迺出博洽綴緝辭賦之士
則有外用而言學離行而徒問者魏晉以降益晦且
尼矣漢武帝雄才大略智臣藻士或以優倡或以顧
使一犯禁戒刑辟無少假借獨以嚴憚黯不冠不敢

見歎其爲社稷臣淮南王召集天下奇士纂述千載
佚聞見視漢廷公卿獨憚長孺藏邪謀而不敢發斯
亦近於已正物正者與長孺治郡擇任丞使急先務
也責湯苛刑責弘飾詐崇仁信也不以渾邪之故斬
令不以與胡賈罪國人厚內治也不歌天馬知樂本
也是故舉得其要言中其情嘗求其學矣黯告帝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史稱之曰任氣節內行修
潔又曰長孺之正直夫仁義者純粹精也譬之金有
鉛鐵雜之非真金譬之珠以魚目混之非寶珠甚哉
欲之害仁義也潛伏於中密之而無跡發於所感遏

之而無據莫知其來莫知其向轉聆移聽之際而吾之真心為其所消鑠甚則沉溺於内而不自知如劉伶畢卓之於酒人以為至濁而彼方自樂其清也夫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狥斯可為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潔盡此三者欲其遠矣果簡牘縟文贅流豈如長孺之一句深切著明乎自漢而下為君者功不及桓文而肆過之為臣者才不及管狐而許過之徒飾以三代之議論使黯見之其發憤怨罵又當何如也故曰長孺得儒之約為古學者必當取法

洹詞卷之四

洹詞卷之五　休集　起甲申十二月至戊戌凡十五年

簡何太常粹夫

別公十年學無一成但此心不敢有愧冥冥爾世道日非人為榮利所迷能自立者殊鮮人固未易知已亦不敢遂自保也如公之立而不挫何可得邪未由會面幸自愛

簡南雍諸生朱玘等

貞州別後悵然如有失然學講而父母孔送遠而情必稱為仕為隱不失本心雖隔異方如在一堂不然對面而異其存亦奚貴於聚哉

亡妻孺人李氏壙志

吾妻歿十有七日兒滂汲召工為寫真弗類兩兒哀號予太傷心夫失貌且然吾妻茂行矣忍弗志以告子孫吾母淑人李貞烈剛果臨事有丈夫節吾妻之毋一品夫人鄭靖專慈良無哉葛藟樛木庶也吾妻法于二母幸保節歸修邪從邪非天孰尸之順行寡逢奚有於我焉妻名某太保工部尚書鶴山先生湯陰李公之叔女也成化丁酉七月十八日生於臨清水部分司丁未吾妻年十一予十年吾父南郭君自職方氏出守延安為予求妘鶴公報諾遂字越七年

弘治甲寅冬予奉父暨母命往迎妻于京貧不能倪歷備禮十二月二十四日入贅明年乙卯春二月携妻還延安秋八月吾父遷來政挈家如蜀戊午予還安陽赴省試吾妻留蜀事姑明年己未吾父致仕夏六月予自太學歸明年庚申冬携妻如京辛酉甲子春還安陽明年乙丑予成進士入翰林夏五月吾父舟送妻至京正德己巳予調南封部主事明年庚午誅劉瑾予得賜環再入翰林丁丑予謝病去官部書妻下取供職己卯冬北上明年庚辰春丁先淑人憂凡吾妻皆從壬午　今上入承大宗即位改元嘉靖

以史事特召是冬往吾妻留安陽事舅明年癸未予還南監祭酒歸省父猶議獨行父不可乃再携吾妻而南甲申春妻携子汲迎婦于杭歸閲月得鬱疾氣升而弗降嘔食盡酸左脅刺痛逆攻膈秋九月予解綬而北冬十一月至家疾轉劇乙酉二月二十日卒年四十九方病時予延醫百方療之藥已疾愈勝每痛連旬弗休即分死兒滂汲籲天以身代急至以齋醮以佛以巫禱于莫能止然卒亡驗吾妻生兩兒外仍有二子三女俱夭長女聘樊剛仲女嫁劉仁滂娶壬午鄉試取邵氏子二士栗孝童女一小梅汲取馬

氏吾妻眉目疏朗體秀而閑重性敏能斷不習文史間爲析理論事悉解悟能自爲說又善卑已茹侮弗先其貴吾母淑人精女工性嚴難說合諸嚴鮮當意者惟妻事之懽母坐妻侍笑言晏晏或至夜分不能去衣非母自製及出妻手者弗衣卽衣之如負棘然在蜀時吾母病腹痛癥結十餘日不解吾父適出按所部予暨妻日侍疾不寐急妻叩首北斗下流血漬磚後母歿每朝及晡自入庖治饌上之舅所曰姑歿已卽不嘗厚甘嘗誰語耶居姑喪三年衣麤食素不他出凡昏姻宴其見也予年二十得血疾殆妻與予

訣誓以死相從己巳予病寒疾已不治有欲投附子者妻不可改用涼劑差已南調行交暑中病創三旬巳病瘧三月妻手辦湯藥及扶啓坐面常數日不沐渡江風發覆舟皆錯愕妻徐曰此亦正命猶勝附瑾而遷者予在南監歸已得報候部書下閒居兩旬妻無所市物也諸生蔡玘胡經輩日來授經熟視之瀕行不覺歎伏曰斯珍寶奇府鮮有不厭欲者是惟吾師之操抑內助若是乎休哉嫁三十二年日思孝其父母暨友其兄暨姊嫁時魏翁守鴻臚八年不調資送儉薄後非貲遣二少女越於妻者奚啻倍然亡懟

務心及他貨其辛子母遺妻命簪釵二在京歸安其母
失其一鶴翁償金後如湯陰至妻畢併失其存者永
呼長兒曰滂爾秘之幸固毋再背爾外翁命妻病革
滂始泣以告予鄭夫人年高失聰夫人長孫汝勵文
南慎及婦張倶夭死鶴翁遣往生訃并速予妻南行
時日戚戚然遂病漸至化云吾父側室二其子貺女
三子二亡姊所遺凡三女子一吾妻恩撫禮接皆與
能私擿其短及是哭之慟予居喪門人來候喭予泣
曰亡毋常恨無[illegible]若見之必識妻曰君未知姑使以
勤力致之則然未必識篤者予大慟嗟呼吾母德至

使婦不能忘吾父仕三十年及歸僅辦饘粥糊口豪
亡尺寸異物使婦及子妻樂貧而壽賄不肖餓早奉
訓思以德學見于世竭力跪心顧于於步故曰總角
簪道皓首亡成吾母棄養甫五祀吾妻亦死失助而
顚越必矣又何能爲以永先烈其奚所藉手以見古
人俟後聞哉嗟呼吾母吾妻冥漠中其閔予之特否
廼誄曰予胡予棄即三泉已酉之引曰瘞瑚予賴先
烈得歸全與子同還毋左阡

刪大厓集

李世卿集詩十有二卷文八卷梓之江西然李子未

知詩其詞險其調戾非中矩世文則靡矣古而暢簡
而腴奇而妥如子獨敘其文及附錄凡九卷若干首

刪圭峰集

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興而嗇於典其見
昭於細故而闇于大然能自治偉詞不亂於頹習往
西涯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
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心景鳴直引大義願
削門人之籍豐滨將放遣使齎金餽景鳴于山中景
鳴知之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予刪其
文亡謂者若干首存者皆可傳觀凡六卷若干首

答王憲副德徵書

仟來示予二論皆精詣名理斥妄止僻其勇加人數
等吾道斯有賴哉夫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孟子知
言而能放淫然義集而言斯逕君子欲明夫天與人
者於已求之而已矣由宋而來言繁且雜近日反經
獵異以自表覽者率竊別學爲玄爲徑僕嘗斷之曰
不求行之故聲諸醫方傳於古人實爲通世之疾者
設之揭方以刮疾驗其瘳與否而其中與錯者居可
知僕年踰四十猶抱多岐之恨謝官杜門日夕攻懸
願事於忠信篤敬本立而後言足下植節貞固向學

懇敏望勿為文義所耽盍弘新功達原之妙孰與探
索之艱乎敬君愛君遂爾直率銑頓首拜

亡友張仲修墓誌銘

亡友張子仲修卒于漢中嘉靖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也生成化乙未五月九日享年五十有一嗟乎吾友
諱士隆字仲修河南安陽人世居高平渠南故號西
渠父諱曾恢博自信嗜酒不以世故介懷贈監察御
史母朱氏封太孺人勤節治生性明辯通世務臨事
節斷而和且安吾友自以為弟及母云仲修舉弘治
乙卯鄉試戊午喪父貰屋貸粟以生非厚者莫知其

窘辛酉奉母攜一妹一弟卒業太學明年試又不利
三原馬理伯循集友講學大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
毋溺詁訓毋耽辭毋陷利與名其志以洙泗為師仲
修獨持議曰諸君日端默嚴嚴可謂能閑其心矣要
須於事為驗其實身與世為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
合外內之道也銑等弗可仲修又明年甲子仲修及
銑還安陽乙丑赴春試焉子見而欣然曰仲修昔者
之言聖學也吾輩其亟從事焉是春仲修舉進士授
廣平推官明嚴民畏之正德壬申晉監察御史朝臣
各立從或以門生或以鄉里故知附大臣大臣利其

偵事護鉄曲庇顯升仲修惡其然光祿卿李良素諂
事少師洛陽劉公得美遷又以女字少師孫子少師
以諫為劉瑾所逐良詐言女死乃從適仲修上疏劾
良且曰使令大臣知彼小人終必相負盍早絕之而
逴逴乎廷正人也良竟坐罷癸酉巡河東鹽法運使
劉瑜貪而有與援遂參政仲修劾罷之華豪右以均
商嚴取贓以美鹽以其暇建正學書院鑿青石槽開
茅津皆為大衢車可行甲戌　內官災上疏曰　陛
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劇盜之亂既不之警方且興
居無度暱近非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于臥內徹

夜荒遊外見嬉嫁內廷大土木權豪競奢侈親信內
臣取貨于外又知宦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
極部很無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
屢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瓆
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畜皆不知也今宜痛懲
前弊更宜克慢絕滛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
究精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天下褒衣博帶之雅
孰與市井狡獪之羣廣廈細旃之樂孰與邊徼凶危
之隊不報乙亥巡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宣酗酒作威
以大括財荷黃挺二日賜棍有拒令者杖殺之無論

白都御史不敢禁仲修疏言之且列其贓若干丙子
還京守道事有張順者京大猾也匿中官守雲南毆
門子死潛回京避之雲南撫巡移文逮之急乃出官
以二隸押送至桃源匿貨二隸竊取進上病丐斃之
二隸告順死勘實給文歸已二年矣仲修閱案疑之
密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時錢寧大有寵賜
姓朱廖鵬附之初鵬以中官廖堂為兄守河南鵬凶
殘積金帛如山既敗又以鑾為兄鎮守陝西而其子
鎧用事廖二名振京師傾財納士大夫自師保元臣相
與援席酣飲或至旦仲修率其僚疏其罪且曰堂來

鑾往兄甫罷而弟嗣任鵬內鎧外父制中而子擅利
鵬毒河南已起內盜鎧毒陝西必召外虜朝廷豈無
他才專用一家兩省亦有何罪日受百害邪鵬寧大
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人為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
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其冤鳳鳴素事逆瑾致富又
凶恨當案者即遜去累年不決都御史幸旅彭公以
獄付仲修及許御史完二君掠治取服鳳鳴知事急
貨錢寧以其妻女往要之寧受鳳鳴賂為上　奏乃
下仲修及許于補之獄七閱月仲修降判晉州補之
定州判仲修教民耕桑如齊民要術法果倍收民富

滹水決數縣咸災仲修奉書檄往塞之成晉知州
今上入承大宗即位誅竄奸兇雪忠臣冤仲修復御
史所司忌仲修才仍擬知府太宰熊峰先生石公曰
凡官居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罷者猶以淺資拘
常調是役者常伸而忠常屈也何以勸後乃得漢中
守備副使其地居終南太白間西南連蜀東接鄖襄
山嶽叢羅立山中長廣數千里有良田美興水泉沃
灌宜牧多竹木可材文貍麝豹可裘民海濱河沙得
金大抵逋逃者擅為業歲貢軍官與通則吞併弱小
藏大盜伺便出掠又好報讎殺人急則生變　朝廷

特置都御史鎮之仲修至首按軍官豢貪用良賊有
王大王二闖仲良結回回為患官不敢捕所在皆立
親識急則投匿號曰賊主仲修召且諭之曰汝能擒
賊即汝功吾賞若董否吾率軍焚山汝等與存者幾
是二者禍福汝何居見仲修備飭詰直皆叩頭曰幸
公活我居數日各獻賊仲修又取賊主怙惡者十家
破滅之遂大安乃堰饗水溉田千畝立堤防溢又修
雲霧水未成而卒吾友穎敏天成書再經目不忘古
人奇文與首覽即通解明政達變雖倥傯填委沛然
應之各中理入以欺至片言能折之尤惡盜吏嘗曰

今民貧官空然天無歲不生財財果往焉古云世有
兩不足之病無兩不足之理是從漁者衆而莫之稽
也所至按籍徵實明入考出源弊深文皆鉤其情知
縣劉景沂已遷上事按其受官錢竟奏成自贈御史
君没嫁女弟三人少弟取兩妻爲良醫副貧而能舉
人難之配石氏安陽石釗女封孺人婉順吶口仲修
自入官毋夫人卒就養衣自一縷以上弗敢專倅入
大孺人掌之凡僚内人燕孺人謝不敢往事仲修執
役如婢壯年不育即謀妾十所親仲修逡巡者數歲
今子一人弓女三人皆妾劉氏子孺人病癱五年竟

以嘉靖癸未十一月十有八日卒享年五十仲修嘗
改葬太孺人父暨母于大孟癸姑姊于楊記士陞師
淇士趙錦貧仲修過淇知之出其嫁其女其子得妻
篤友誼有終遇勝已者禮信如師鈗聞之禮云其在
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之德夫人亶淑氣
而生心能與宇宙同其清則彼氣涌發故申甫由文
武來者也於乎心感乎時數靈會於山川本培之祖
宗材豈數數得哉微乎消長之理也是故洪武諸臣
多元才也去夷復華貞矣革除之臣節矣而寡猷正
統之狩景泰之易儲天順之復辟居位者靡如也故

重典用焉成化之明弘治之仁朝無變事癸巳乙巳
陰謀易適李賢劉珝一諫而止自是而士氣昌始知
以退爲道以諫爲忠以理爲師以經爲文及乎泰陵
末造明聖日隮得張先生元禎性理號日夕締覽頻
繁實曰天其以斯人覺朕乎吾榜諸君子出焉繼遭
摧折而且多夭言其最者節行則莆田黄鞏伯固居
巢曹琥瑞卿婺丘王韋欽佩守官則湖南張璞中美
朱館以獻高唐劉孝必先壽張董建中湯民望海張
惠天澤文學則吳郡徐禎卿昌穀晉安鄭善夫繼之
壽張殷雲霄近夫太原孫紹先汝宗今仲修又死嗟

乎夫之厄其名與位也斯已矣欲善一身而不可得
乃大慟而爲之辭曰烏乎西渠先生果哉止此天歸
善人未之何矣爾德無瑕可謂君子已焉哉已焉哉

祭張守天澤文

子之司財其白如霜子之摧強其堅如鋼既左其秩
年亦弗長可能者性不均者命性以力成命因氣競
嗟嗟天澤夭子何病夭乎哀哉尚饗

贈鄭知縣序

往者湯陰之治政弛而民玩逮其極也隴夫烏聚荷
梃而入肆掠酣飲盡夜而出尚可以爲邑乎哉臺臣是

甚病之乃以鄺子一誠自假師來鄺子明而健明故
精覈病源滌矣健故果確批軍拔矣暴流而上恍屢
得旌揚焉今夫論政者曰寬曰嚴斯二者弗可舛施
也寬者子民之常道也嚴者檯枉之權也古之人
有言如保赤子彼其煦嫗休育猶有夭閼之患生焉
緩且顛越急將何如夫農之耕薅以敗苗也殤之刮
蠹以潰肉也庇凶戚良善爲治者惡之苟有一地而
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已一人而
寬嚴異者柳謫蒙之治京兆河南是已一人二地而
寬嚴異者張復之之治蜀是已是故才有宜民有化

時有革地有俗此之謂通宜然而迅霆烈霜油然而
甘雨和風余將於湯陰見之

社學記

科舉既久士益慕利蓋知誦讀之切於行升揚之因
乎良者或鮮矣昔之提學河南者有克菴陳子七賢
石谷吳子元明克菴禔身以教故士敦石谷以闡經
旨教故士良又四十餘祀而得今蕭子子雖蕭子崇
道而善於訓厲恥而明于施故士檢彰德同知王侯
惟屏攝政凡十閱月遵憲度申學政防佚驗業各以
時舉以事振已而兩千僚通判王侯邢侯推官尚侯

因棄其志于幼而長斯責德後矣夫弟之既僞焉而
思閑其心紛矣夫議遂協乃區地構木修建小學其
二居城中四關各得其一擇師選質誂誂乎至四百
人來拜予于清白堂嗟乎爾師爾徒毋貿志毋貿利
毋遂爾業毋乖爾身以示矩敬爾師遜爾長以敦讓謹
爾手與步執爾洒掃審爾唯諾情爾言以養敬正爾
詁訓辨厥名物飭爾點畫以究經以析事以收爾放
心嵬嵬者山實土積之涓涓者泉巨浸匯之牛梏于
童可穫于庯木直于芽可棟明堂聽之哉毋曰予言
誕

祭張西渠仲修文

敬皇之代予與兄學于京師得博聞敦善之君子爲
友兄進予以堅厲勉予以誠面數予過使予頻亦不
止後兄及予同升于公兄忠且才而予拙劣兄動郎
著勵而予守詞林每一官郎積年不徙坐費官廩顧
以文章與時異製召忌起謗兄語予以道曰毋變以
附時毋自明以啓爭出成深護使予得以全行歸昔
數友之論曰事以理處斯中理得而事自亨故求理
而姑緩於事爲兄獨不然及今涉歷之久省已觀人
服兄驗實於事之言一步迷則躓一徑岐則愕譬使

升高趨險熟之者由斯坦坦雖健力弗能驟強也聖
學不墮於一曲吾心宜普貫於庶物全體不遺於萬用
嗟乎兄乎成我之恩履實之學乎鄙惜何能酬兄之
知邪今茲傷痛豈復能文直寫胷中之真以告兄而
已兄富才節予所深知卒凡撮大予銘其碑兄名永
垂或其在茲以嫂孺人石氏祔食於乎傷哉痛哉尚
饗

燕耆志

太史氏曰年之貴于天下也尚矣是故有堅實之氣
焉其體斯壯固而不癈有精明之心焉其慧斯凝定

而不搖燕耆者如叟文中也號時齋隨其父自無錫
徙燕蓋永樂初祀云叟性坦易故不躓於險志慷慨
故不沒於俗解書史睦於族以達於鄉故其敎安友
善貴顯而遠利故其交貞天順初叟百有四年
英皇復辟推恩天下凡庶民八十以上者賜冠服有
司以叟姓名上　英皇御便殿召見叟說其狀與辭
既予冠服帶履燕順天府又命吏部尚書姚文敏公
以下造其第爲賀又六年叟乃終後諸孫舉鄉進士
者一人鳴玉舉進士者二人鳴鳳鳴金皆爲郡大夫
叟之德信厚矣譬諸植果咀華茹實相禪而無窮已

也茹氏可不自敬愛哉予聞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
於燕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其盡
心也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其致恭也而知
加肅　英皇其能兼之與嗟乎上敬老則天下莫敢
遺年孝弟興而頌聲作矣

題莊渠體仁說

夫游言可聽也不可倚也億言可辯也不可惑也誕
言可放也不可行也大言可抑也不可信也茲其倦
行獵與者之所爲乎余嘗自須焉曰習心俗累漸知
解剝乃涉世深而讀書久而然爾非古人本立道生

之謂也昜怪乎言之多離哉今夏白生文得體仁說
余覽而異之學本內而該用政整要而統事合理氣
之析達禮性之原知其說也可與入道將命諸生各
錄而誦焉趙藩上已用別本梓矣於戲掇實於華取
真於妄非明而能若是乎莊渠先生者崑山魏校氏
字子才

似隱樓記

茹子鳴鳳舉進士十有九年副郎署教國子參戎府
丞光祿日通顯矣已左爲邑今者遺其志遷倅藩史
者已其升今藩吏之職上之以五教輔諸王次之以

六禮正昏姻又次之以三農治學校稽諸古蓋視列
國之卿焉自宇設郡縣事立司守權皆總于朝廷雖
府中之務王不敢專況史乎夫職與任有所限則才
與力有當節況乎貪鄙者弗黜忠潔者無謂志意藴
憤才猷絀抑茹子登樓讀書益遺外事祚子過而訪
焉題曰似隱遂進茹子而問曰子將爲隱吾語子天
胡壽我非德乎天胡榮我非位乎位者同乎人者也
德者效乎天者也位不可虛故匪人得而充德不可
假故至貴弗得而取世之有位者林林矣德人乃瞻
代而見昔西漢多賢其都者二人賈誼董仲舒成相

王國不得安於朝廷乃皆弗自沮發憤于懷王而忘
已董子正身以格下其視滿敬弘湯蔑如也是故險
而陟乃見其力下而從乃造其止衆怠我勁乃性之
正時困我通乃道之中放者榮簡以申達傲者肆辭
以寄矜奇者矯論以表獨斯之謂翁隱

小祥祭妻文

子逝一歲予憂百端顏色忽悴鬢毛益斑自子歸我
閱年三紀精力小心靡愆可指予事我父予事我母
喜則勵勤勞不言苦操刀治膾紉箴縫衣姑喪相予
執禮無違雅予事我敬如昆弟鍼規朋友情好伉儷

自子之亡孰祭予東言則誰商行則誰從予父望九
予年及艾中饋曾宜子之不在爲予服齊條焉及期
中心之悱曷有已時世之頹矣虐焰後毋義恭子與
感戒言父嗟嗟吾妻其安冥冥傷哉痛哉涕而雨零

訂易叢言

吳子古之敏儒也其爲是書也博剿於書故失之荒
强通於象爻失之鑿矣說辭解字多協文義亦可以
稗贊朱易傳之學者　吳子疑孔氏尚書之僞明矣
而於易泥於圖八卦三畫而小成六畫而大成蓋三
畫者三才之象也三才各兩故六畫而成卦吾聞諸

夫子云彼四畫五畫何物也古亡是也後夫爲女之
再適也考祥爲父喪之終也包荒爲祭也喪貝爲博
徒之戲也艮背爲北堂也恒爲婦也蠱爲女也馬壯
爲冰解也大畜之象爲洞天也穿鑿之極曲而陋億
度之蔽荒而僻又自昔未有也以文正之明而有是
不可曉已　易之象不可得而悉知矣專用互體斯
惑也已必以非其中爻不備爲言互體也則其初其
上之本末二四之譽懼三五之凶與功如之何釋之

六書故後記

正德乙卯冬予在京師見六書故于勛部馬谿田伯

循所乃閣本也約谿田共錄之谿田送予史一人予自傭三人封部馬宗堯相一史錄及半予毋毋喪將歸谿田知予好之遂以其本贈今反故牘書者是也尚缺四卷已谿田亦請告還關中又兩閱歲予走書告于考功牛西唐道微又半年書至今界方楷書者也挈正名物辯析義理聚而當矣未之前有其曰辯乎書名則得立言之凡也味乎辯助則得命意之委也故曰未之前有也文互楷篆形錯今古失之億且鑒斯其細也勿以掩其大且楷者焉

自述三首

予讀元子自述三篇嘉全生保行之道非得已也予自丁丑迄今十年仕于兩京不及二載餘皆山林閑佚之日撫已相時古今何相遠哉乃仍舊題綴緝已見刊詭反經貽諸同好

述時

昔者元氏逆天地之位作中夏之主制惟尊夷人甘臣虜胡俗今尚有襲者焉 高皇至武驅虜于外還我禮樂于內制事有典慮壞有防 太宗至勤 宣皇至明 孝皇至仁改都幽薊威制天下招來繫置藩我邊圉故曰勤委任元輔崇簡太守人舉所知民安不擾故曰明絕游遠色志存沖靜明賢垂問知達微隱故曰仁天下又安近古未有所由致者有四焉夷狄之險中國是有一也夷居中夏百年食甘而服綺說聲色而便宮室易其健猛而為輭脆二也虜分數種世讎歲戰互相猜防不暇他圖三也立法以簡毀亂者服刑分權于衆專恣者易制四也故當世之士能習文藝可以守險苟積歲月可以致貴法既定矣不復作遴扶偏邊幸寧矣不復理傾承勝僅通章句已仕何須遂學才識地圖即選何用備政甚者直末先伐金璧受疑百口滕焰黃金可錙若夫抱愚之

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安難矣利害相傾慄於五兵聲名相激戕於百戟官位相取利於機弩是故知退不殆能止常泰山邪雲邪不求吾是林邪泉邪不擿吾非故曰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述命

問者曰呂生有言長平坑卒不盡犯三刑南陽列侯豈俱當六合命可信邪荅曰曲見不可與語全泥迹不可與窮化夫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氣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物極自反勢窮必變故強弩之末不能穿縞元根之遂可以破石清而運之不已

湯而入于昏厚而發之不已消而至於薄清厚之盛乃昏與薄之由基也昏薄之極乃清與厚之將復也故治亂皆非一日之積有一元之命堯舜皆則日中三代日之移秦漢而下日之昃故道愈降而政與德愈偏而才小有一世之命清厚之世明君出焉則賢哲升其民熙以壽昏薄之世闇主出焉則邪佞售其民擾以夭有一人之命德者貴〻或不能德仁者壽〻或不能仁有因乎世者有因乎人者善惡無定徵休咎有錯出夫御氣者道也勝天者人也贊化者性也宋公出一善言凶星退舍況有天下者行斯二者

乎故聖人制命賢者安之不肖者逆之且夫金可鑄不可使為鉛水可〻不可使為座百草萎而松柏茂雪鬭嗟而鳳鳥鳴日入山乘樑入水浮槎可登可泳命如我何

述居

往者崔子辭玉堂之廬退脩學于家買田郡西築垣構屋樹果為園舍背有渠水出蜀村南山下淙然東流過予舍入于高平渠已崔子被召修史遷長澤宮又棄之歸渠南有圃一區有田二夫水可斞而灌之者數畝且耕且讀以養以育率鄉人子弟修孝弟忠信之行明仁義進退之道祖述洙泗之文考訂宋賢之書稽歷代治亂之迹旁通醫卜農桑之藝暇則招集親友命觴申好樂則闡微章賡綴文咏詩客有告者曰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哲而動稱唐虞鄙劣典常而談必性命非神非化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辭先生曷和之以昌其名乎崔子曰是難言也聞宋代有村如晉桃源其民食粟木飲不鹽不酪既朴而和年皆累百後通外人致美異乃更疫而夭矣況乎好新而以常為陳立異而以怪為奇陋純綺而衣爛藝厭膾炙而食蜆蛤所好愈高所失愈遠夫

木蔬淡穀誠禰民可一日棄之乎彼酣濃飽鮮者且有伐生之患況於蜆蛤哉吾見其驅民於疹疾而已

書程子易傳後

易理至伊川十得其七矣文義稍不協於經文者則有之在學者慎思而已夫書者象也值其書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是故孔子之翼程氏之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於乎至矣哉後學崔銑謹書

記王忠肅公翱三事

公為吏部尚書忠清為　英皇所任信仲孫以蔭入

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非分邪列卷火之

公一女嫁爲戚畹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因不遷恚而詬女曰而翁長銓選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倨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一夕置酒晚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竄而宿于朝房旬乃還第婿竟不調

公爲都御史與太監某守遼東某亦守法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改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　先皇所儹保所貸西洋珠予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別公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內所著披襖中紉之後還朝求太監後得一從子太公芳之曰若翁廉若非得無苦乎皆曰然公曰知有當亭佐爾買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公屢從之必知約乃僞爲屋券列買五百金告公公拆視出珠按之封識宛然

正德中予聞上事於今學士吳郡徐縉司業上海陸深二子聞於少傅守溪王公固信不誣恐泯也約二子志之予追書附集中嘉靖丙戌三月已酉

銑書

書劉忠宣實錄後

孝皇之任忠宣天順而後未有也惜乎忠宣無以奉清問廣德心者嘗聞戴莊簡以執法被譴　上問曰古有是否忠宣錯愕無言良久曰有臯陶執之而巳矣此擬詞也如　上詰曾何以答之況諸司行政被沮寧無可揚者乎是時　上亦信內閣彼三臣者皆善私巳又不可與儷於忠宣也弘治之化遜於古孝皇之澤斬於子悲夫嘉靖丙戌仲夏孤臣銑泣血識

讀尚書正文

尚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力稽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夫子以王律伯將以復書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者可以裁世變識本末善者衆所同政者衆所舉故學非巳私推以明民政嘗義權用以齊世好問好察斯天下之善萃焉學公而後傳異端奚售乎政協而自安陂情奚容乎違方以表異迷民之尤也強人以難能戕教之大也首于堯典事咨四嶽終于秦誓榮在一人其聖道之要也夫　今文皆委情鉅典後人弗能攷也古文諄誨複

言後人可依彷也古文體製相肖最者太甲之於蔡仲之命湯誓之於泰誓是已洪范顧命其能僞撰一言哉果伏生言之譌也殆不可句矣此爲申古文而罔之

味泉發

夫外非內之所係也迹非神之所留也存之疑適然者其感矣幾之始突如者其協矣故萬物者形我也名者寄我也昔堯之野人棲樹以生號曰巢父天子之貴弗得而加焉其中誠深其取之寓誠廉故今猶稱之鉅野宋先生謝教于庠息趾于鄉德尊文傳嗣

番且顯廼翔于事外略乎化表飲泉契心立名表獨是故灼于物情者能用其物者也涵乎氣原者能樞其氣者也先生視地而積體道而擬小子狂簡請舍遠羨爰申近旨夫泉乃陽之發也含溫抱潔無染無係非性與穴山坼石不撓不激非勇與盈坎而達理海爲歸非節與避礙就卑遂其遊利物周用惟其宜非知與可觀可象者泉之顯可味者泉之嘖非先生其孰知之

與何太常粹夫書

張光祿過鄴悉兄道履但聞南監非攸者立事深詭

兄嘗捂闢之其將以正人心乎僕聞今一二君子之爲學矣其由壬亦知師之欺世其師亦知弟子之僞也相爲依輔安而行之將以騰大名餌厚利其言與迹豈其心與事哉夫告人之道有因乎義有因乎人執友之過吾罪言之婁言之可也不如是則忍是之謂義彼雖亡罪契於我然果誠心虛己吾言之以成其美是之謂人今之君子設心既若是必自珍所爲如商操奇貨計日而致冠國之富譽譽之言不已左乎吾既發其隱抉其譎是撤商之貨也富何由致聞彼人者寔頌其後如或陰行詆陷上者猶得乎名族

勝之嫌易曰咸其輔頰舌言殊心者弗通也不可感矧可激乎近日禪旨佛緒倡於務奇者之口從者紛如棄實而慕空求徑而外正肆詆亡忌而飾詐不慚吾如彼何哉自修而已矣昔文公象山之相戾各持是而不下奸人乘之名禁僞學陰遠正直元因以興昏吻之召禍前乎是未之有也今孰爲象山乎而乃與之辯邪兄明理達變遺名絕利者幸留聽於僕愚之言

與梁宗烈書

正德戊辰僕喪先毋辱君遠塗弔問迄今不相聞者

七年嘉靖改元　今上以史事起傑於田間是冬入
朝六閱月遷南監在職僅一歲而歸老父八十有八
歲幸天賜康寧傑挈兩兒耕田藝圃以供養暇則閉
戶靜坐或誦覽羣經一介不與於人所深悵者故友
索居無自受益耳三十年妄求古人之學知則如觀
采於鑑行則如轉石於嵩未得實地而據熟途以騁
近年異聞日富晚悟漸出後賢聪於所創闢益荒其
思而溺其心安得與吾宗烈共商訂之君出處脫然
不可染以名況利乎東湖歸矣二公年次道合引翼
以善優游者文之時傑安得分一席於其末邪會不
可得矣幸自愛

昭賢祠記

弘治庚戌春太子太保劉公卒于仁孝里文恭劉文
和公邑里人立公祠嘉靖癸未秋諫臣劉氏祺請祠
名　皇上錫號曰昭賢命有司歲祭又三年文和公
季子太常少卿銑告其事于銑銑乃太息而言曰世
易而哲佞昭論定而毀譽貞道昌而榮辱泯昔者公
事　憲皇議大喪而正母紀折變昧而消于禍直行
無顧秉心不疑在端揆者惟公而已而讒嫉肆作甚
者構惡於奉小假威於邏卒卒嚇公去位而彼得恣
行傳曰人之彥聖惡之而違之俾不通嗟乎其斯人
之謂與　孝皇嗣位放羣奸于裔召大老于野遂貨
重賢振頹解結宜端揆者惟公而已而忌公者遏不
以聞公亦已矣夫語曰竊位者知賢而不與立也嗟
乎其斯人之謂與正德以來世識公賢士式其節史
辯其誣諫官請祀　天子表名彼斯人者有一于是
乎夫忠以宜臣非市寵也正以褆身非高人也公以
宅心非飾事也若夫上有信感人有依違政有升貶
動有斂遲吾惟誠居而宜施之他何容心焉故君子
者立則無附行則無阿身屈可也其道不可抑跡毀

可也其名不可奪秩削可也其心不可回是故意遠
而風廣矣

鄠守閔雨記

五年春王正月不雨二月不雨三月乙酉鄠守雩籲
于羣神丁亥雨四野播穀暨栽麥大熟自秋七月不
雨至於九月朔翼日壬午鄠守雩籲于羣神戊子雨
民大種麥歲則豐說者曰不雨何以再書閔雨也閔
之者有志乎民者也守之爽視民者多矣故賦緩供
役失期必亟督之舍是亡亟焉一月不雨謂之乾再
月不雨謂之亢一時不雨謂之槁槁則稼有害者矣

一稼不登謂之乏二稼不登謂之匱三稼不登謂之饑饑則溝有瘠者矣故守莫大乎閔雨雨何以書著徵也有志乎民者天歆之錫之霖以慰其勤懇切切焉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守偃然民上以縱其私而莫之咎亦豈其使良守焦然于晝夜而莫之荅雩何以書錄政也鄰守罪躬檢事大施已責損膳惡服禁酤徙市出滯獄削冗費禱以心也非祝史辭事應以實也非幣玉爲供是故浹日而雲再浹而雨悖落而聲發形進而影移夫念至微也天必格之況德積而升馨者與善可通也則反乎是者其能拚乎故君子處隱如顯者有旨哉有旨哉鄰守者爲淮陽信馬子字忠夫

顯考參政南郭君述

先君棄諸孤之八日諸戚友來言斯可以纂述遺德請銘作者子奚宜過哀銑收淚稽顙受言痛惟我先君學務覆實苦恥近名乙巳抗疏家不存草郡省之政載諸案牘令何能得其詳焉是不肖孤之罪也夫乃追憶過庭所聞及成童後所身者綴于辭夫藻飾則失眞浮濫則致誣故悉從簡質云先君諱陞字廷進山東樂安人曾祖諱大生彥和彥和生剛取蔡氏正統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先君宣德十二年拙齋公以歲貢人材授趙府廣有庫大使遂籍安陽自曾大父以上莫詳其世正德丙子銑遣人訪族於樂安得鑄黨大之上有名子彬子質者亦莫知孰爲大之父也先君少學朱氏詩于紀善子趙子雍趙子業城人嚴毅有師法先君淬礪勤誦習能棄他生之所授拙齋公爵祿家益貧兄弟六人獨二兄同父母居先君日或一食誦思愈專容色憔悴母憐之曰爾曷從汝兄買以自給即不然求食異我辨先君愈感奮勵學行事謹不輕食人食成化乙酉舉鄉試明年試禮部

不第從侍講于陳子音遊己丑舉進士辛卯授工部都水主事管揚州河道壬辰調省官改兵部武選丁酉丁拙齋憂庚子除服改禮部主客主事番人越制乞請業賂鈞樞許之先君不肯署番人夜持名貨來餽先君叱出之旦聲其事于宗伯遂不行是冬喪母蔡恭人歸以舊廬讓兄別買巢氏室以居歲凶食糠粃甲辰除服再除武選乙巳晉職方員外郎有星變詔求直言句餘亡應者先君謂僚餘于蘇章曰古不云乎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遂同上奏曰今寵信內豎使竊政權彼在內則朋爲妖僧妄術在外則陰庇

儉臣鄙夫宜大施黜逐忠勤如尚書王恕今之伊傅
不宜棄之南京未報已羣臣乃大言事最者及宦禁
祕密　上怒乃取上激䟽者六十人姓名書御屏吏
部擬晉秩內批必紬級且與遠惡地先君計齎當降
中吏部故不上用其爻者凡六人丁未　孝皇即位
晉延安知府明年弘治改元戊申春到任延安邊大
郡前守率爲自殖計與豪民富族通權規撫蕩然先
君革罷官私占桑果園流寓民大猾忠等百人絕燕會
愼局鑰精簿書覈良否凡三月郡中大清先是關中
饑民逋入終南而洛川其歲徵儲十萬有奇逋山谷

皆無田民畏償賦莫敢種先君請于省果今歲荒田
者首歲免徵次歲徵什之三又次歲什之五至什七
止令下民猶貳先君與爲香火盟是後歲輸稍充寔
義官山入終南招流民還從山來者殆數千家云作
倉于城南因要輕者得以粟贖罪郡畫豐銀一錢易
米八千後遭大饑　朝廷命大臣治餉發倉粟而濟
先君居常廉知郡民貧富之則起役即自定猾不能
爲奸郡治州縣十有九歲以春秋巡行問民收入豐
歉凡所疾惡即爲去之宜川令唐某來迓怪其馬鞍
華侈索鞍直幾百金并得他贓黜爲民郡俗病惟巫

祝喪治佛事先君作醫學擇醫官名人挾其書講習方
書并市奇異藥料民有喪今諸生相舉喪禮罰服不
崇教者改作學宮朔望五鼓入謁先聖已坐明倫堂
與諸生說經暇則召諸生來稽其業并究問其日所
服行者何善比解任郡士彬彬乎越於舊民杜文詳
凶狡也所害官吏數十人橫行閭里每大言曰崔國
好官然聞其貧吾起大獄害之胡不早來奸我文詳
歐所私妓之夫垂死大志而繼文詳家民告文詳殺
妓夫魏林文詳言畏也言不殺林亡子子他人子溺其
妻民告林占子妻二猾罪皆疑死衆謂必不免先君

卒論之法生之二因感泣皆戴恩奮去每出帑金必
令東傅署狀曰即自署安知亡發我增補狀者後臺
使來閱帑見狀曰守遠嫌至此乎遂罷閱臺使亡歲
不以善狀薦乙卯秋八月晉四川右參政又明年丁
巳監作　壽王宮諸工出內府參較離制先君通籍
材用幾何賈若干付材者治之亡濫費役四萬人令
代作番休又藥病者冬與夏遂疫癘不興戊午冬迎
　申王請有帑餘金百鎰爲黃節民罷僦舞行部搜
剔源弊案究贓吏他參止治稅遇民衆則曰有法官
先君病其然命輦來陽曲鈇敢爲不避猾豪皆曰徃

衆出僉乾如虗山言不可撼也嘗如松茂感瘴病不脫去巳未冬致仕先君篤實朴簡性剛少容凡締交者雖狎不敢褻玩侵負欺言結要必踐初至延安欠于城隍神曰予欽承 天子命守斯土所不能遵公道而止關節禮儀以求而恤民隱慮傷於國者神其怒而殃之以彰明徵比去郡民謂不愧其言湖事亡問巨細必以周旋而後發仕二十一年歲有俸貲自蜀歸始買陳氏舊屋後未嘗增易一椽買田里店岡下課童僕耕稼賞自灌花剖竹脩然自得羈食蔬糲甘於芻豢布衾縕袍華於袞綉顏容卑宇安於輪奐亡便辭媚色以假借於人尊顯嚴衆不上飾錄之器晩好讀易及通鑑綱目有得標識書題訓不肖銑曰今六經故訓已複其繁秦延君百矣昔子路聞一善唯恐有聞學者苟積數歲誦說何所不知顧非實有耳惟躬行難年踰八十焚香靜坐間起觀書杵聽目明善作楷字出入不任杖易簀後顏色府理蒨潤不變嘗曰吾小心謹慎人也君子曰善自名其嘉靖五年丙戌十一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八十有八配先妣李氏封淑人生孤銑女二人側室子一人鉉鈛女一人孫男子四人滂汲涌洋滂舉人女子五人曾孫男子一人士秉女子一人明年丁亥三月十九日葬彪潤先君所自營云

顯妣淑人李氏述

先妣諱慧戶部侍郎李公和之長女也母郭氏封恭人李氏安陽人先世爲元萬戶侍郎公爲郡學生正統八年癸亥三月十九日生先妣後侍郎公登天順丁丑進士先妣年十五攜至京居西長安邸每聞倖臣石彪曹欽退朝過聲勢烜赫告于母曰天子出殆不若是此曹其不免乎後果敗誅年十八喪母長弟華十四年仲弟荃二年季妹七年長弟普欽尙俠責曰爾欲貸父邪凡官忌雜交仲弟猶在襁褓撫毋字之季妹教女工非女事勿越閫是時侍郎公爲給事中 上方督責言官竟日在公先妣理家務以六禮爲侍郎公內高氏配高入猶資之比嫁不私一物天順癸未侍郎公因使得還請于學官曰吾長女有大功于李吾不可輕予人必以歸儒生諸生俊才者誰學官相顧思不得侍郎公從之學官曰居射圃讀書者曰崔生可然山東人明日侍郎公往拜學官因從觀宅廳齋舍矣至射圃見家君儀觀甚都因試經義又工大説乃託鄉先生張祥來成言崔氏是由籍安

陽明年甲申先妣歸于我取嫁來衣更之以奉姑祭恭人弗繼則澣補以進貸釵珥日市甘脆以羞舅姑諸娣民間女也先妣能下之明年成化改元乙酉家君得舉己丑舉進士授主事庚子家君丁内艱還歲凶先妣自食糠籺節食食家君是時長弟爲大商積累千金季妹爲駙馬兄妻事先妣跪伏謹畏如母家君性方直臨事據心所安弗回多拂上官意舉進士十有七年始一遷官素貧不苟取先妣尤畏法視貴俊亡所歆人或饋一帊非所當必勸家君固却去曰古云文官不愛錢如受饋必毀法一旦敗露人誰惜

之諺曰愛食辛不如樂飲湯家君笑曰吾豈食者乃相戒弗家君爲京官二十年買屋以居先妣令僮日拾馬通自炊薪以爨衣太半縫補初宦時止一僕先妣到鍘飼馬連失五子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銑五歲時先妣歸寧表兄弟俱衣綵褐不肖向母索衣先妣歸啓二敝笥示之亡可製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延安絲甲北地諸僚占桑養蠶不肖迎婦歸先妣令婦養蠶取絲三兩曰吾欲婦知女事艱明年遂止家君在蜀出按部先妣令留門隸老者四人守戶且鑰之日再啓汲水不肖以下毋得出遊不肖十三時在

延安私以紙易瓜先妣怒責二十曰此漸可通賄爲官多因妻及子奸貨敗其名不肖自侍讀在告嘗看花張園回晉婢于室先妣早起數之曰婢可怒胡不待醒昨夜即爾醉酒謝爲儒爲　天子法從臣當如是否是日所親又置酒不肖不敢諾舅母及表弟坦輩爲跪謝過乃許家君居開二十年僅有南岡瘠田食指三十先妣節約衍裕他有田千畝者反來貸粟未嘗兼味而食完布帛而私今莫能壯其勤苦性攻女紅好自製衣非大病刀尺不離手不肖無請少休曰吾樂之不肖子女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

夫又止一子尺帛以上彼不敢知汝於子曲徇所求夫貪以求欲求而遭阻尚懼而知恥求亡弗遂則弗知恥將何不爲也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七十有八殁前二日出衣及簪珥賜諸子孫及外孫又賜侍郎公守墓奴妻一帊曰語爾夫守墓幸益謹吾事父母今止矣先妣歲節家祭後必祭侍郎公云先妣生女二人俱先卒孫男子二人滂汲女二人曾孫男子一人士桌庚辰春毋訃至京傳遺言曰語銑爲我求一志紀實不肖狀母行求銘于谿田馬子伯循又七年先君亦棄養因闕舊狀茇艾冗輒附

于父述後并示子孫不肖孤銑泣血謹書

休寧縣修學記

正德丁丑休寧縣作明倫堂崇二丈有五尺廣六丈凡七楹東齋十一楹曰成德西齋如東楹曰達材門七楹由甬道南百武樹表堂北去二十武爲官宅初宋紹興間縣尉陳之茂遷學于縣南門外堂邇僧寺明興成化初寺災同知黃子用官謀易之僧不許止弘治丁巳知縣李子燁始易之建明倫堂巡撫都御史彭公禮知縣唐子勳各拓地若干丈正德丁丑諸生程敏膺陳有容張世明謀盡遷遺僧於學東之閒

而有容約以私居償之浮直弗贏僧乃可知府張子芹遂發帑任工檄下知縣王子迥今大檄舊構因殿基建堂視舊退七丈有奇又易沙門地一丈有五尺爲恭堂之南遷夏氏冢得地三丈爲甬道甬樹木而王子遷官去沈子圻繼自成化初至是凡五十有五年正德辛巳知縣李子升作文廟廟在堂東稍北廣六丈崇三丈有奇凡五楹東廡西廡各九楹其陽爲神廚爲器庫前爲戟門九楹作甬道于甬道傍象瓶左門曰東禮右曰西禮由甬道南五十武爲泮又十武門曰櫺星廟左爲饌堂爲號房廟後作祠四曰程子曰朱子曰名臣曰鄉賢曰張子議改作至是凡八年教諭趙鈇氏暨其僚升堂上召諸生前曰維是功史奉哲伐與偏嫣衆材斯美知學問焉乎定乃謂可能因有容詳備入郡俾請于師氏師氏曰維學協于克厥心維心昏于私昔夫子命弟子言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亡憾夫人罔顧義苟便厥圖至於路人其親苟分利如錙銖遂胡越其兄弟矧於朋友母曰斯庸反之可作聖毋曰斯易克之孔艱古人維善厥心以充厥公故可與語仁有弗言言自其彼有弗顧彼始諸近弗強居所未能弗抗論

斯人故可與語道有容蹶然曰弟子敬以播諸衆廟成又六年爲嘉靖丁亥乃記

李君墓表

宋崇公歐陽氏嘗司刑惻於囚要必爲之求生不得則太息以泣其子文忠公修以文冠南省遂倡爲古文繼韓子君子謂天能哲善也已夫子贊易五陳刑矩於大象豈非曰民命攸係一成而不可復邪夫獸其至冥者廌解獬豸觸知曲躬以護乎草木其無知者假枝而榮悴剪其餘而根枯況於具血氣而靈者與封君李公樂安人諱鉞字大器少起刀筆間然性

好禮讓教其子若弟必以是曰人倫之紀在禮失之
與物奚別焉居親喪惟度稱禮必度而行有嫠姑迎
歸養之且字其孤弃而昏公後爲饒州司獄廼自矢
曰惟賄亂獄惟疎逸獄惟刻且庸敗獄又曰法如衡
焉過斯虐退斯縱潔吾先焉豈有決衡哉饒人謂公
却囚貨嚴囚係具囚居時囚食飲大寒酷暑囚無瘐
死者嗟乎使公得掌刑世復有冤濫者哉其諸禮讓
之推乎公有少子曰舜臣温慎知學登省第如文忠
公在吏部選領　恩封公稽勳主事公書夙夜在公
四言以訓孝章誨之曰忠公卒谿田先生焉子伯循

爲銘著公世次及細事明年丁亥吏部君走使如鄴
請其里生銑再揭大節表諸墓上闡幽志垂將光云

書楊東里東郭倡和圖後

崔子曰嘗觀德正統之間其君子有爲之時乎其民
朴其君任人其奢濫不萌其賞罰行而不譁吹也東
里公乃日與其僚婚燕晉書唐律是攻是炫孟子曰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諸公而知此道安有已
巳之狩庚午之易儲丁丑之倖功邪

蔡公禱雨記

蔡公巨源監儲于小灘道出元城視其田不播其麥
禾不豐閒諸農曰是不雨六閱月矣蔡公曰春秋書
雨不雨褎勤民而娶彼否者是乃司之怠也夫吾爲
民禱既夕沐而齋厥明禱忽焉而潤風墨雲並發徐
雨浹日民德而神之崔子在鄴聞之曰是固當然夫
三才者一氣之運也既曰一只感而必應速而必颷
来君子者志卓明心氣直以大章其明胡昏不開遂
其直胡逆不順舉世溷濁而所化清萬有瘁而所居榮
在古匹士且能之蔡公爲千里之伯筆入翰林及今
茲其學粹而新其介端而安夫果充其志與氣之所
徵也胡不竟直一雨而已夫鄴守馬君朝卿書之言

乃率凡事於役者共刻石紀德表蔡君名潮陽海人茲
爲河南右布政使云

中說考序

序曰中說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知者寡而
罪者衆乎由[illegible]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是故長玄
虛而盛齋戒[illegible]伐而攻詖詐占道則惟空寂爲文
則飾藻麗而王氏仲淹者出獨師孔子言宗論語述
準六經學修於近治求其本邦邑則獻其謀邦欲亂
則退而懷之秦漢而下其學若人之傳乎罪之者曰
僭經也擬孔子也夫學不師聖將奚則焉古不云乎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聖
人而謂之非何也昔夫子之時墳典丘索紛如也詩
且三千篇列國之史叛經四代之禮樂兼學之夫上
古之治朴而陋不可復也中古之治文而驕不可由
也存其文質之中不俚以俗不華以偽簡可習也約
弗亂也其諸夫子之六經邪是故桑中鶉奔可參雅
頌斥君悔論可駁典謨假仁竊禮可與存義氣變滴
而事攻化消薄而武低吾不可如之何也已而彝倫
攸斁將欲探於文創不巨則痛不深懲不刻則勸不
勇存其正以形其非鑒於亂以有其治豈詩書禮樂

石養生者弗偏廢也自漢而後道降矣治駁矣文則
煩以蕪矣而是非得失之故宜察史氏之述最若馬
遷班固者舛謬不殫舉視丘明且劣矣夫兩漢尚行
尊經寧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不然則民彝其遂泯亂
與故仲淹其有憂世之志乎而其續經俱亡中說十
篇醇駁相淆又或依倣論語爲書讀者厭之銑爲別
白其詞權量其旨類分爲三曰內曰外曰襍內篇九
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詞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
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爲襍篇削杜淹之誕爲世
家凡二十篇間爲發蘊糾失曰釋然後仲淹之書貫

所賴纂列可以羽翼孔氏傳諸其人

荅許侍郎廷美書

銑頓首書來論學欲近欲實厥旨卿如夫自衰周已
來至于今日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使
亡定矩以裁羣言幾何而不眩且倚也衰周之學岐
矣而定于孔氏萬世大有矩焉漢之學淳以直唐之
學華而耀然吏治武功之外亡異說也漢學黃老得
其精唐尚佛氏泥其迹猶皆抗儒而各行宋之理學
煥然也而禪亦盛諸儒以禪附儒而道淆矣漢唐
之異端也析宋之異端也疑故今日之申淺說占高

譬如來教云者又倣於宋人而下之者也宋之疑於
禪者謝上蔡游廣平楊龜山張無垢楊慈湖也然卓
行不移可以爲難矣今也爲利之心與庸人同而飾
談之迹欲古人遠誰其信之誰其然之談者曰學求
諸心而已彼禪者去人倫外身事株守一室以幸一
悟於天下國家亡預焉學者出門卽道也舉足卽事
也迹不同而同守可乎夫道彝倫而已矣道必顯諸
行心必運諸事事中慮而心存行中倫而道得忠信
所以正行也體物行其恕所以發慮也詩書禮樂之
習所以翼其進也昔子路言志曰願車馬衣輕裘與

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斯言也人或淺之古人豈能而任卽心而安今有美珍其父兄恍而取之能不拂於心怫於色者雖士亦罕矣果如是則子路豈易能哉而況大於是乎背物遺人而求心亡是理也舍近外常而慕遠不可至也舍其闇私而論道不可據也夫自六經之有殘蹟代增人演浮於秦延君之訓稽古矣故緝緝昔文名之曰明道援移虛言名之曰學分理氣而理空淺性命而性尼欲釋圖書則撫五行強援節氣以直入卦噫充矣昧矣考之紙上爛如也求之用則茂然其爲百下於禪故彼說斯熾也夫持身

法孔子式典主論語務孔及程氏餘可次第而通其庶矣乎鈍本劣才年踰知命幸早休閒有先人之廬以息有後渠之田以食夙夜孜孜塡補前愆所恨先人背棄良友離索終不免爲鄉人而已樂聞高誼僭陳所志如右伏冀教示

張訓導贈言

張吉氏遊崔子之門十有二年其器朴以篤其談經敏以密不獲薦於有司以貢又貢巳乃訓導澤州將行崔子過而謂之曰夫人罔自重斯召侮罔自彊斯召辱學官秩下祿微不得治民事持政權世目爲冷官士非内有家累者不屑就其自卑倪亦甚若知其有重且大者乎天下之不治士習之弊也士之弊教不立也夫隊仗以爲文剽掠以爲博猥狡以爲行倨傲以爲豪變詐以爲心則學爲壞才之肆而官乃甲亂之主矣爾惟質典是倡爾惟忠信是基爾惟孔訓是稱爾惟古雅是文今天下之陂尚興焉鄙常而好怪朴散而滋滴其言眇昧不可詰也其行汚鄙不可覆也其心術險闇不可憑也將無貽國之憂乎澤君子鄉宋程氏伯淳嘗令晉城其風烈有可知者與有則藉以示我

洹詞卷之五

洹詞卷之六　休集

太守馬公鏟壽記

惟己丑春三月哉生明沁守鎔毘申宜人借壽厥子闢轄敬臣學生正臣稽首上觴殷鄭卜史綴文宣輸士暨民稱觴賀且祝越旬月既望邢伯潘相衛長相謂曰休茲儷茲其鮮哉惟賁弗奏弗聞聲弗揚弗敷惟沁公惇裕祗敬大有辭宜人貞約富厥家固轄才以節升名上下式其弟惟馬氏聲祥于隆慶蕃而睦婁貴若罔有覆盈若在匱人惟自慮如不足斯福足惟自足斯不足于福樹厥聲使民知勵吾士敏學仕

者勇于公毋刻其鄉成矩馬氏是在我輩乃謁南祭酒乞言於戲邵伯潘相衛長知政茂哉茂哉我聞君子成人之美循臣克庸民弗不勸民疑孟道不示乃迷於岐百足之蟲不仆厥扶衆一鳥不永鳴無應聲郡自茲以往其多良士肯漢氏有楊伯起清白貽子孫顯及漢齊有裴氏乃驕於榮離嗣不乃隳其家登貴盛錯行其惟善持者是畀哉

原道釋序

夫理甯於浮談乎道迷於多岐乎學敝於倦行乎政隳於循末乎道之言路也因用而生名理之言條也

直達而考義學之言覺也弘心而制事政之言正也本情而乂民後世之談可駭矣道有體而虛理爲渾而噴學離物而悟政遠民而劇其無諱世而亂真者乎夫御非其土之産知者弗乘食非其久習之味保生者弗餐言道則異於是可謂之知類乎故非聖人之志可勿存非堯與之實可勿復非孔氏之傳可勿問非洙泗之教可勿施是故韓子達其幾而闢於文許子排其妄而中其肯

自菴記

兒湧出麥百斛買周氏園爲退吏佚老之所園去西

城一里許有木百章有花十餘品有屋十五楹有臺有榭叟當風日晴和乘車入園灌花修竹翛然絕世外之慮堂東小室三楹四圍短牆兒汲復責之庭中鑿池種蓮池外栽竹室中貯四書五經各一秩皆原文不雜故訓叟閒則玩而樂焉名菴曰自於戲古之君子積行而天不違之守道而人不見是達屬乎遇出乎命者也是屬乎才原於性者也夫鶴鳴陰而聲聞野劍潛土而氣干霄故君子盡心以全性運性以立命彼錯然者吾奚預焉是故實德不耀如蘭幽芳彼素之人其悠松茂弟子張承聞斯言負牆而立曰

不怨天不尤人夫子其希孔氏者與

趙蛻南先生墓志銘

東平進士趙子元夫衰絰踵予門致其先君顧言曰吾銘必付後渠公是能古文章者其言必垂後趙子稽顙泣且曰僕先君抱負卓犖累試禮部不利棄去不復就林居二十年探造化生殺之故驗倫紀綜貫之實核古今迕合之變考觀文起衰之故乃充然自得間發為文蔚如也不幸以今己丑三月二十六日棄代幸先生賜之銘先君將不滅其亡知者於土中予感其生歿之託又為愴然乃閱給舍陳子狀文其世與行系以銘公諱遂字子重其先鳳陽蒙城人元末有諱恭者遭歲凶就食東平因家焉於公為高祖恭生彥和配武氏彥和以公從征　文皇靖難兵見殺彥遇授山西吾二峪巡檢改靖州卒於公為曾祖彥和子麟自東平徒跣走數千里負其父骸歸葬麟有心計遂能殖產大其族配梁氏生四子季子荏長厚人也嗜書史老愈篤州太守就其精廬禮之不往謝配李氏寔生蛻南公幼而異特六歲父寔膝上口授孝經小學即習成童日記數千言為文繁於其業師師自謝非其任求避去寶讀書過丙夜猶誦嗑上火發

衣裾適家人至乃覺父母戒其太苦陰行其志不變父疾革戒曰汝如因學疾若軀得為孝乎弘治己酉舉鄉試明年庚戌試禮部不第謁歙於虛齋蔡清蔡公泉南人治易祖宗朱氏抽玄發蘊時見奇旨得公大說盡出所明公歸州人由是始學易丙辰以母病不就試母強之乃行試畢夜發而還居歲餘母卒公持喪毀悴執禮州太守張愷每過服舍問之正德戊辰公決意絕仕讀論語至不仕無義幡然北上又不第入公博聞富才放筆恣肆惟其意所如主司程以場屋格稍衍註外為浮不究理當故公不合然學士吉水徐穆攻時文賞公經義期以上第有士當是時剽公經義亦第會國有命邪公竟奉青尤好性理家言在本朝獨好薛氏錄曰三日不讀心邇滋矣宋馬伸以諫忤汪黃取死于道或曰二凶加不利云公念馬公乃州人累請當道立祠不果公從子師曾死婦輩從而殉同郡劉源清尹進賢值庶人濠叛劉子以孤城耻其兇濠後因此敗皆為文揚推之嘗受州太守聘作州志黜仙釋表義烈他無徵實者不錄太守甚信重邊有乘是橐金帛請求者公歎曰吾容有邪德邪此物奚至哉公貌癯而神壯議論踔厲教諸子

必舉古人忠孝節疾奸䛕佞不啻仇敵面折人過聽
者不怨人相爭辯棼激公一言可解晚更和粹不以
巳角人長短所交皆一世士少傅蔣城石公最厚善
及石公當柄不通問弘治中河決害漕衆合議宜毀
堽城壩治河通政韓鼎惑之過東平訪於公公言壩
不當毀指畫利害娓娓乃止卒利漕衛盗起横行山
東東平夙恃陋亡備公急請堰濟泉注隍中盗至駭
而去州卒亡警公生于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日享
年六十有六配劉氏子男三人長乾夫郡學生次進
士元夫又次亨夫孫男子五人女子三人予閙成化

初遼陽賀欽拜給事中言事不用以病免弘治初起
叅藩議賀公辭官陳四大計曰革僧與道絶閹人與
政削娼籍改爲良民　上迁之報罷賀公子士諮再
試禮部遂隱後被薦不起予每偉其父子之爲人今
又得嶢南嗟乎山東古聖人鄉士能蹈道而遺勢利
固性成者哉銘曰璧獻而藏維哲之常器利而艱迺
命之翻有阜者執范而孫予我最其銘閟于千禩

長兒滂壙志

兒滂相臺崔銑仲鳬長子也母李氏初先公晉叅政
挈家如蜀弘治丙辰二月七日生滂于省衙滂早慧

善言是時先公先妣年皆望六始有孫每抱滂置草
墩側坐相與酬應滂出語輙當先公意卒業太學
友馬溪田諸君滂八歲能誦書善爲立容溪田異之
將成童乃好嬉游習舉兒鄙事予居京師東長安邸
西臨御河滂獨出撲蜻蜓落河洲磚岸高二三丈值
外舅鶴翁隷人被酒入河濱涉識滂出之負而歸鶴
翁乃召入工曹火房令學舉業朔望一出見母歲再
閱爲正德壬申内姊邵氏予妻曰爲試滂業予從
之滂大言曰兒思爲予房孔明一第足酬丈夫哉予
斥其狂問曰今朝中大夫士爾誰慕曰何公也蓋中

立不倚者云何公者柏齋粹夫也明年呂涇野還翰
林俾受學焉又明年涇野謫告西歸溪田登第乃從
溪田闢見頗充居二年溪田及予先後還家嘉靖壬
午滂舉鄉試第五十二人先公年八十餘自慶有孫
能世已予棄官踰年喪妻又一年先公棄代憂悴就
衰卧處服舍而滂壯健多力代綜家務每春秋自督
種田耕勤時播所入倍他人間出餘粟治賈市田作
小屋十餘楹鄰内外被襫斬斬遇人急傾貲施予罔
計之價性敏愛豪又少習聞當世先生曠世之論喜
讀左氏司馬遷書自是富貴人合已者善待之不合

非忍見或至以言侵然亡忮心雖嘗欲掩已入不測淵者事往不校人熟其然始忘而卒厚之作義必已出不襲時人一字一句治朱氏詩顧是毛鄭之說以嚴粲詩緝爲盡曰國史得詩即紀其由否雖孔子奚知之夫詩人達意寄諷惟比興焉託槩謂亡所取義殆疏與論鵲巢曰婦道亡成即夫之所有而同享之可矣故曰哲婦傾城論求福不回曰條枚舉物而固葛藟附木而生勢相成耳非有心也論魚麗曰罶乃苟簡所成取魚則多蓋宇宙和而水澤盛水澤盛而生物繁是以著太平焉今年己丑春試禮部不第得

氣逆蹶腫之疾比歸愈篤疾革呼予曰爹兒分必死所幸不死者三祖父守邊郡參政大藩室靡纖賄民亡以杖死者一可幸爹昔禁從索已不待言平生致力忠孝二可幸兒未嘗刻人財厄人於難三可幸天乎苟延我數年俟汲弟壯能勝事死亡恨已予曰兒正心寧神疾其自愈七月二十九日死年纔三十有四子一士臬一女小梅嗟乎滂竟至此邪汝父積愆叢凶不見祐於神明先及爾邪兒死再踰月爲九月十日殯于其母之左銘曰 嗟滂乎嗟滂乎吾家拙翁之仁南郭公之忠清不能延汝之生吾推居相七十餘年室亡婺婦廟亡祔錫而短折汝胥當之是惟爾父有源惡𤸃慝鬼瞰之而殛于幽嗟滂乎汝其從母妥于玄室毋夫是讐毋爾父是尤

明朝列大夫沁州知州馬公墓志銘

公諱岡字近原號瑞菴林慮南流泉鄉人 明興諱方者自山東來徙立生貳貳生顒起儒生爲兗州通判自教流人爲農廉於官且治家嚴顒生𩠐是公之考君云公生十三年非人記問乃獨繹經傳作義辭旨雋如也成化庚子舉河南鄉試六試禮部弘治丙辰授巴陵知縣縣衝午達前令日事迎送弗暇而公

乘餘力徵工讞獄省賦又繫已奸釐利興知府張舉清嚴涖下稱公爲君子己未入 覲改輿縣輿民嚚訟御法官亦憚之罕能終任公推誠布澤薄已盡下資懇與新究其怙終者居七年故習大革嘗議改建文廟民獻貲貢力遂陶瓦甃石伐木廣基庀置合度工美而民不勞滿九載民置酒乞留逮兩月始發泣送遍野乃立祠祀公値劉瑾亂銓政陞改東昌推官適當賢等裁抑屬傳取怨豪橫公不恤果能戢其後曹儒生忿殺亂吏法論擬死公卒生之運官爲點軍誣其贓行賕得使益罪 公舉舊制獲免已劉瑾又

矯詔革罷調官公還林慮謀起復汴女流賊萬人入境守劉祥大募盟徒往擒之公料矢計謂曰盟徒故游亡盜恃衆自利公非任將令城而出不見失淵之鯨乎蜂蠆利刺之守錄意邀功果被執守聲致謝諭遣二豪叉訟感泣結好陽征亡擁大酋入謀佮昔都御史陶琰歎其廉晉沁州知州州民撲直公益尚平易簡闊省徭除地種茹自給或旬不肉後請致仕得允兩蒙　恩進散官至朝列大夫公心淳質厚少緣飾交上亡卑接鄙賤亡御好愛貧賤不厭其求折理推事中會楷書清勁然深滅若亡平生亡難好

亡侍姬老而入城不騎故能敦淳化狡配中氏封孺人子男二人長卿由諫官至右轄以持法謫濬守比行送者爲愴惻公慨然語之曰丈夫志在萬里適淇當如履堂奧間再閱歲　天子擢遷右轄至太僕卿卽擬貳司馬適遭喪止次孫生員女四人婿貢士李雯醫官申甫省祭官武尚德生員劉玒孫男子二人元允女子七人公所著有林縣志但語家教族譜家祭儀節合若干卷公以景泰庚午正月五日辛巳生卒于嘉靖己丑六月晦癸巳享年八十九月[illegible]日葬馬鞍先塋之北銘曰厥民初生本乎貞淳孰淪於末

而迷其源聘能節采道由是湮有美馬公尚白履經朏朏者積涵滔者停筆發天離奚驕奚盈我令我倅我守是聽我酌其施以毀譽情坦之夷之剪彼曲徑澄之道之成此巨泓用弗大究貽爾後生爰有三良奕世顯名

祭瑞菴馬公文

慶哉維春公年八紀公嗣來歸寵受多祉東海南山縣諸堂戺十日弦歌兩世金紫于載爲頌禱公福履傷哉維秋公臥弗起哲人云萎邦國之否慟動林皋冀貽晉鄙太行東麓闢公幽里于載爲銘永公德美

人生徒勤歲月不映懽謝愁生盈終虛始君子胡居委順而已維公爲人寔古君子抱素蹈眞罔間表裏汪度温容罔存查滓寄興風雲泯兹愠喜黃甞丹中精達名理匪直良文聿傻於仕直己潔躬玉冰金矢嗟嗟世情日云西奕爲莊爲恭乃奸乃宄載抗載玄是骰是骴趨利如流視義如疴予力雖綿予心寔恥思剪岐塗用内端軌豈予曰能維公是企念我先公乃公倫擬啓我後人如涤奔机銑志弗殫退尺進跬銑作犀基朝植夕圮悲乎自今誰瞻誰恃維公閔予鑒予哀只

祭外舅李恭敏公文

維公筮仕寔際昌朝爰主水部至貳工曹嘗發蒙職毋隽是軺鐵活晋民既殯而貧武管銜澀既危而牢某善幹國　帝語親褒公居端揆值世紛嚚矣堅素節靡爲時搖太素罷建浮費請婚要御寒綿力辭大僚瑾横是讐養名嘶弗撓既老而歸一室道淡古訓是耽感興成詠靜恭富嚴絶彼請召慎吏白放安此寂寥八十餘齡與化遊翱貴矣元臣罷位崇高於岡爲禎於世作標古有絶德爲燄爲皋降而圖功乃薦乃曹頤哉鄙夫榮寵罔叨賊以倫人國脉大耗猗與我公白首宣勞風猷蹤止山斗常翹嗟予小子廁閒不邵公許女女尚在垂髫壯涸一第侍公雲霄無我顧我載引載教聿繼公退客與林郊嗟天弗弔凶疾是遭公女既逝長甥亦夭憂塡胸臆聲發號吠公神寞然閔予無聊嗚呼哀哉尚饗

沙河縣修學記

沙河既復舊治閱二十有五禩爲嘉靖己丑學舍日圮師生絃誦亡安舍朵奉禋弗虔是歲夏六月御史段子行部見之歎曰百工成藝繫肆攸賴況士之業哉斯子衿所由作與語推官許廷議氏曰爾達政健

行爲新諸乃給餘帑古金役夫百人凡兩月告訖事弘監發部易朽正傾丹采所塗堅爽所庇翼然聳視矣知縣姚鍾氏將廷議命再使問學于後渠銑聞古之教者因方施齊弗強所劣相材成能弗拘所專沙河瘠土也其俗儉其民樸昔者先師孔子論禮也寧儉論質也寧野論仁也寧木訥文是惡哉將以世漓道降僞滋巧勝竟遁君親終斁紀諸邪田晝昏稼必磽木煩碩實斯藩斯猶醇化之消長與爾沙民其見是於孔氏者乎夫太儉則陋太樸則鄙其歸也蠢而喬爾諸生曰誦孔氏書何取以白文哉是故世之浮榮毋慕宋元以來虛言毋習異學之僻談毋惑然後孔氏之學明段子名汝礪力持風裁憲節聿峻廷議名論吾豫大忠襄毅公之季子云

答太宰羅公整菴書

劉鈞州專使齎送明公示僕手翰并困知記拜受開讀隰以胥矢往年得荘風山蔡虛齋遺文悅其平近可採近獎明公甄介之節植表宇內在僕尤切鄉往今一旦盡闡明公精蘊以堅適從何幸何幸竊思儒道衰於我代前是若文清公吳康齋胡叔心之三子造詣各等然篤學礪身庶哉儒矣成化中乃有陳白

沙起於嶺嶠矢志科場乃擬其學之紀亟以自居桁
首山樊坐收高譽近日效之者愈甚横發恬亡顧憚
羅富貴之貪甘倫汚士抗言議之玄期越明賢後生
慕其取位捷而獲利厚靡然從之誕言偽習銅害人
心講論之悖不足與較矣孟子之謂存心注諸仁禮
乃用於當用本心之失則宮室妻妾之累也豈若彼
談者哉士夫過訪業廬辯及朱陸僕曰陸子固服文
公之英不没於利學者苟未克乎此勿用雌黃文公
爲世象山之缺明公已盡然彼集中書尺論役憤戾
非德人之詞學者習之不亦長輕而助揚乎來使立

馬取報故爾草草明公恕其狂而賜教焉

鴻臚少卿王公墓碑

予平生有雄傑友曰獲嘉王宗哲云宗哲諱希孟號
淇東貌肥黑而健力性敏而恥自屈權爭陳義已雖
未悉得他人稍啓其端即娓娓談多奇悟弘治戊午
同予舉河南鄉試乙丑同第進士已值　武皇即位
出令唐山更賢改邢臺逆瑾方竊弄國政關使諜校
旁午下郡縣大索賄少不厭欲中以法大者械首庭
笞次削秩逮寬吏日惟辦茲亦乘隙自潤上官諒其
艱不深咎宗哲廉白自矜盡力民事又善決斷無滯

務守郭紱潔修有稱宗哲勞而病守憂自來視求他
醫診治三載晉刑部主事正德庚午秋八月閹張永
害瑾權奏瑾大惡　詔多官廷鞫皆錯錯索索莫敢
先發言衆促司寇乃問瑾胡爲引用鄉人瑾笑乃罵
曰汝文武大官皆由我進何得言鄉人衆皆愕息駙
馬蔡震詰瑾考掠成要震武人齮齕無所長一旦名
聲遍朝廷法官推宗哲讀瑾要詞慷慨亢朗聽者竦
然由是銓司器之太宰楊邃菴選授鴻臚少卿前未
有超級如此者邃菴方以折體越用招士出其門士
亦衆比附宗哲僅隨衆投名狀迄卒遂去位未嘗登

其私堂交言乙亥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生成化乙
未八月十一日享年纔四十有一宗哲負氣頗忤物
面數人過失指其源情弗恤人不能堪能因而改者
極與厚善好強飲醉更浮白坐是得蠱疾予與何仲
默日候之疾革自恨業不遂輕身忿屬既卒予與仲
默仍請賻於鄉士夫及他厚宗哲者乃得棺斂馬柳
泉敬臣守大名助之葬宗哲有勸妻曰徐氏遲重呐
言宗哲故貧及仕喜交游日置酒享客徐自執爨紡
已裕夫務居十五年愈窘然能成其子不傾門戸後
長子甸季子略及兩婦俱夭死惟仲子田爲郡學生

一女嫁省祭官焦茂徐宜人生年同宗哲爲四月三十日卒嘉靖己丑七月三十日卒年五十有五其癸乃又值同年徐復齋巡撫河南克衆宗哲本陽城人曾祖十二居獲嘉已又西還獨子敬留敬生安取李氏賓酤郡城遂居汲安有孝友行寔宗哲之考君云詞曰有毅王哲白夫之良弗隨污世而倫紫行貴我惟君私交寔鄙負氣何昌何命之否帝勤貽配穀食莫門天維酢善茂乃子孫

惠民閘記

嘉靖戊子冬太原高侯汝行守廣平是時北城旱且蝗再歲矣明年己丑春大饑高侯再雩夏又雩不雨乃召父老謀曰今郡南滏水東流越直沽入于海郡北故有隄以防溢災夫水決則害引則利聚斯溢蹟斯乎是在長吏今若闢闞村之隄可瓶溝胡買至陳義之汚可達攀城東南之濠可瀦則變災爲利何如父老咸叩頭曰幸甚其僚同知張鉞通判張廷用張玠推官翟鏡承旦志趨五月庚午遂下令先溝事民大和聚五日成閘隄下荒田二千畝高侯又令曰此得水皆爲腴田寸役若一日予一畝民家有二百畝赴工二月閘成時啓遞遂以灌溉育十畝爲圻九十

畝爲井井設一長號以字表界以圖識遂業役者是後廣平熙熙得熟歲焉巡撫桐溪錢公巡按段子可其請廣民乎其施大夫士旅者偉其爲夫天生五材以裕民用水之利爲元禹政曰六府演范曰五行府言其鍾行言其功府則修之溝渠行則作之臭味論者昧於人而荒諸天牽附迂誕胡詰其謬暴君庸吏棄而不志是故知斂財而無地欲養民而無資強施化而無本邪民生異端倡游談稽貪德安於戲高子之政大矣哉閘成之嗣夏我同年申子廷言還其仲子暈問記後渠

喜雪詩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勸懲者政也動民之括也毀譽者道也發政之樞也失之廟堂則得之山澤亂諸在位則正諸立言昔周公作立政其用人之法嚴矣語宅俊之德曰常而已夫常人也者心端而敦質量弘而遠猶略急功而垂永休泯棘事而厭餘味彼其比法纇能刻情㩳威非民之梁而國之福然世顧以爲賢今夫憸焚之際震霆合電一鼓而雨人孰不快之然禾穉而沒土燥不入孰與祁祁焉三日之霖乎陽信馬侯守鄴四年鄴狭封顯

民無侯猛厲而理而侯休休其心優優其施刑恐不頗乎善不乏民戴之如父毋歲丙戌旱再雩而再雨戊子己丑北域皆旱且蝗民望而流然洹東畝猶穫二斛武涉隆慮歲一熟柴村木綿不蝗太保之麥兩岐謂非神相之不可也己丑冬禱雪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雨雪庚寅春正月十日大雨雪二十有二日值侯及僚爲子壽侯大說諸公皆舉觶賀已而詩興久之可帙矣古稱感應之原云天人一理其言有間焉夫垂之成象結之成形散之成澤智則人蠢則鳥獸植則草木合是數者名之曰造化猶百體具而名

人也彼忽人事而求天道之茫昧曷不於我侯是徵哉

祭李獻吉文

君郎署是參而危言劘主敢於臺諫今人與居而雄詞追古志於周秦堂堂乎節折而不撓煒煒乎闡幽而弗潛可謂成章君子矣銳壯而識君強而定交柰一水之爲隔竟十年而弗覿南望隕涕綴詞爲哀惟君鑒之

數卷樓記

子汲作小樓於家塾之尾請貯何書也洹翁題曰數卷乃取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小戴禮周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氏三書易傳程志文略曰此幹言也取左氏傳溫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選詩曰此支言也韻學與焉汲問曰經書悉原文誦可知乎翁曰古之學者耕以養修其六行三年而通一經三十而畢存其指歸玩經文已耳世儒昧於反身闕疑之義便辭逃難發其新異後生誦以馳逐白首而猶紛辯且古今異制方隅異言傳寫異體同難驟通夫不造其域則於其實閒如也故凡註經者乃其見解爾唐跣之崇老也宋解之濟禪也衍說之荒也吾又懼

其誤厥後人若夫正名釋文韻書具矣汲問曰其稱矣乎程子之宗也翁曰力行之言也是故易而達嘖而平吾粹程志略記者之高虛粹矣夫市賈之罍必立之平稱是而後及諸子何爽焉汲問曰自唉趙以來習措左氏若將廢然大人獨與之何也翁曰虛詞臆度春秋久蔽是故考世推情聯文稽變而夫子筆削可求矣舍左氏無徵也比先王僅存之典律老故知德之訓義朧雜氏信爲仲尼其在七十子之間乎夫微祥猥陳成敗先列毋足溺其得者也汲問曰昔傳春秋者百家義獨優於他經不稽之奚從而知春

秋翁曰以書以禮夫帝王之學純如也其化溥如也其分截而安其禮曲而脩是故一失而諸侯怠再失而伯權專又失而強夷長政竭而力力竭而詐詐竭而秦春秋終矣以盛治衰以古治今而何籍訓之多也汲問曰詩文小技而何及焉翁曰史以載往後人之制也代各有能言者氣之醇漓世學之邪正也言之和戾也審之而知治焉耳必有作也非乎孔氏汲舉陸氏之學約乎哉即心是理求是而足故依假外說爲葛藤爲蟲蛆翁歎孔氏無是也仁以樞之敬以凝之忠恕以行之好古敏求以翼之吾知道矣孟子

曰萬物皆備於我強恕而求焉夫安坐而待悟閉關而自徹必也聖人乎仰觀俯察取物及身伏羲其荒矣夫汲請曰必記是樓也寔斯訓者翁曰可嘉靖庚寅秋七月庚子記

馬瓚元宗巽名字解

學莫善於巽莫不善於伐故增高者卑者也內流者下者也舉律之形抔土不居滔涌之侵消流難入夫心易實而難虛氣易揚而難抑自視爲有則卑人如無自聰之極則聽言如醉元者大也體善之謂大巽者伏也從明之謂伏成業隳於一矜素履敗於頃肆聘物凡而賢者辟言任雄而君子陋故有尊不巽是弁髦也夫巽之義大矣書曰惟學孫志務其初也易曰巽以行權撰其終也孫者遜志也不以成心屈古訓不以創通蓋全義故事而隨之委蛇俛情而加之綜錯聖之大用曰權是故定危處於立談辯嫌疑於坐待處戾情於兩是會變機於一道巽之時用大矣故吾郡伯南泉君次子瓚元少而朴雅文而奇雋南泉以字問我乃字曰崇巽又爲之言其義如此夫

中庸凡序

聖賢著書捄時弊正辟學而已中庸是也言大而實

功約而該渾渾爾洋洋爾章分句析則文斷而意離銖耕鉏之暇謹錄其記元文綴數言於每行之外聯其相承之義性道諸字之訓後人取義紛如乃考其文之所起及其旨之所竟皆述夫子之論定之言弗敢亂以意見他說名曰中庸凡言不能詳也聊寘家塾示我弱子家孫云爾嘉靖庚寅秋七月己酉相臺後學崔銑書

明臣十節

銑自童卅好訪求賢士大夫善行先君是之每舉以語銑及長遊四方又官兩都聞見日充南昌東白先

生張公告我尤詳庚寅秋八月被宋後梁夕涼冢廬
乃取其不疑者十節識于篇皆傳志之缺者云相臺
崔銑書

正統初王振問大學士楊文貞公曰今九卿無山西
人豈皆不賢者乎文貞曰僉事薛瑄其人也已而文
清至京振使僕致餽於文清文清固却之僕曰公何
驟與晴方面以千金求通於吾公不得階君反却其
餽邪禍將立至吾危君吾危君僕歸跪對振曰大權
在我不厚鄉人以美官而乃餽酒肉彼却之固當已
遷文清大理少卿又餽又却之亦不往謁未幾文清

侍罪

天順初岳先生正以修撰入閣 英皇召而問曰卿
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重上領之曰已諭岳
公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二
凶走告太監曹吉祥吉祥詣 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
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罔也臣觀
二家必有叛之滅卽令無可救之誅吾欲全君臣共
難之情故今早自為計 上不說二凶遂陷岳公西
戍尋卽叛誅

天順末讒者謂 憲皇非景泰所廢之當別立嗣 英

皇竟廢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卧便殿召李賢
諭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搖奈何賢曰此謂國本
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
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旨召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
事定趨入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讒遂不行成化
初李人公謂喪奉情定 憲皇固無云

段公名堅字可久蘭州人為福山令李文達公薦遷
萊守二公竟未面也後改南陽段公尚教化凡屬吏
不法者卽案問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識上疑齋尚
書張貢士景純於後賤身皆今學皆成名儒良翁

向禮女經而殉夫死者二人公自往祭南陽至今美
俗公嘗校酒杖因醒而忘其故是後飲既不習

楊人繼宗知嘉興治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民改行
杜門五年不出後以事入城行由治前橋公識之使
人召而來曰爾今為吾良民矣賚米一斛勞人子由
賢官謀署縣篆大猾希金莫敢何公至收治追金御
史行部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
廷御史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卽原告御
史慚而去公踰壯年卽獨居在嘉興九年止一老僕
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

歸官滿回郡居宿客堂蔡介夫廉清操獨以絕欲爲
難能常歌公行自勵云
陳克菴先生選長處河南守今用非刑者皆送吏部
不貸贓吏然受賂白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
公曰巧人惜財如惜命如責賂厚彼肇而貨權人則
法撓而難除矣然否權此待茲時非正法也太監汪
直被命巡郡國威佯人主至汴自都御史以下俱合
叅若朝禮然獨陳公長揖不屈直令左右叒而刼公
呼曰內官乃辱朝廷大法司邪直慢然命釋公
成化中政理物豐臣無重譴內則宦戚外則閣部各

引私朋實清顯及閣汪直吏李孜省輩成萬氏寵
又進退大僚矣惟王端毅公著節焉公撫雲南乃擒
之危公舉大體略苛務摧強伸寃雖錢闆亦心仰其
治士夷詳近略遠凡政下用片紙直陳數言事妥詞
省演人傳誦至今公治經就所行而究多易舊訓嘗
言宋諸儒可謂善言德行矣門人稱許之文不無過
實云
劉忠宣公大夏在司馬　孝宗眷之造膝奏對所謀
雖輔臣不與聞一日　上張綴衣于內宮之隙升左
右召公問曰朕守　祖訓不敢踰分漁民然各省歲

奏民窮而亡者何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詢言廣
事市舶一闕歲所歛與省大小官俸賞埒稍縱又倍
徙皆夥於民　上曰此獘久病之但朕在內勢孤如
陳寬靖已奉來肅務不足慮惟蕭敬是故事朕所須
問然不假以權此事李難大更但老者死或以罪罷
不令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爬伏地竊聽未幾　孝
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州
成化中白沙陳獻章學禪而跡一峰羅倫尚直丙率
定山莊泉好名而無實皆負巨望焉鳳山章公懋質
約淳雅補修斯成甫四十年棄官還郡賀詠議欽鄭

御史已皆貴公交疏於陳莊公遜謝之後白沙受清
秩而殁泛一峰行鄉約而殺族人莊晚又仕而敗章
公德行無瑕起掌南監日闡經訓勸士進德略其瑣
屑常矩泰和羅欽順爲司業方嚴沉密能稗公之教
董吏部玘稱公留心經世之務每一政先稽古典交
參以制折衷于道而定矩焉家故田居諸子躬操器
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耰跪迎在司成其子自金華
徙任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
衣弊履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雒泰字世隆西安人剛果自任所治以威烈著稱許

褒敕曰世隆有克亂之才必死之節巡撫官府指揮
李稽閣老西涯甥侍援横作雍人務救雍宦之西涯
右稽煩雍公除名正德戊辰劉瑾屠戮縉紳有勸其
起時望以興獻議者乃起雍公南國操江遂拜南司
徒公憤悒不樂或問曰今將還公于朝政奚所先公
曰請戮劉瑾爾聞者吐舌已瑾怨公不愧謝仍故除
名凡在先朝爲公者皆得重譴云

二武士

英皇北狩勇士袁彬門達寔從　英皇復辟彬達皆
官都督而達見寵用差校中外偵事所陷即覆滅凡

字數十家　上將龍朝東顧則呼李賢西顧則呼門
達彬爲有責言李公數奏門達横達深怨此兩人李
公素質純而彬無政莫以爲名乃捃他事將以危法
中彬内外冤之而莫敢發錦衣獄卒楊塤忽做任彬
壓而市其居閲月上奏辯彬無罪列達大惡　上付
達推鞫塤泣愬曰袁公居我喉我陷公約事成賜百
金達笑顧其下曰我固疑此即入奏已達械塤三木
暴應下退食後署出則杖殺之塤大哭且罵李賢達
聞之令釋塤刑而入塤曰袁公不知書乃李閣老草
奏且兩人害公寵而公自鞫縱實何以解天下疑何

不請司禮大閹廷訊即爾此兩人離粉而公常見寵
矣達深然之傾食雞截于器食塤容號雞骨稀中果
太監牛玉出訊塤曰吾哀彬無罪背傷留房廷羣臣
惟彬從備嘗艱苦憤達負　明主恩失天下心故冒
死言之且吾不逮袁李即與死溝瀆者等爾今日
聖天子寬從知況達食塤教陷此兩人遂出雞骨且
曰今中外皆欲殺食達也顧未敢發爾牛玉入奏即
詔釋塤

卒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事八閹竊政逐大
學士劉文靖公削韓忠定司徒秩誅臣劉茝藏銃以

下凡數十人俱下詔獄斌輕刑真居曲爲申救御史
任諸愬諸寮上奏署其名彼寔他出斌曰古人恥不
與黨人公乃爲忠而悔邪劉瑾令斌復要時去銑奏
首權閹字斌謂其寮曰存此則諸公臣節句他日昔
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怒
又偵知庭臣官實遂廷杖斌垂死瑾誅斌復在鎮撫
知府劉祥與梲爛相論奏閹賂張雄令曲歸劉祥并
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
長子死工部循舊事官贈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
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矣斌庫屋

皺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論者曰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懦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以愚暴肆其罔士靡靡爽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凡三人云

誥封一品夫人鄭氏墓志銘

鄭夫人湯陰小元鄭氏女也鄭氏累世同居多田富家汴行驛家夫人父諱祥尤懋行下夫人笄年歸李氏爲太保鶴山翁配是時鶴翁方居貧其考徵官留秦縣令養官馬夫人晝則汛掃汲爨夜則與鶴翁同一燈夫讀婦紡丙夜秣馬而後就寢當絕食鄭氏輙餉之成化壬辰鶴翁年二十六夫人二十七年鶴翁舉進士爲水部郎積四十年官至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寵祿冠河朔推封四代夫人年五十餘即以光祿冊妻入　內庭朝賀賞賚優賞而夫人治春奉祀美饌貴夫手和鹽豉弗委他御日無流視口無飾詞躬遠處容心志矜志鶴翁甫四旬夫人止育子繼先今官吏部主事直　文淵閣卽爲內側室三遂與鶴翁異寢後闢室生子二繼光今爲中府經歷繼元國子生女二一嫁中書舍人周一元生員鄭在皆夫人抱諸懷而胸嫗之至有成夫人有金釵奇貨也主事欲得之爲長孫汝勛內婦不許後乃出助繼光昏主事夫婦託所親問焉夫人曰吾豈老瞶忘孫乎顧繼光無多私財且自孫議昏以來所費皆過吾嫁時及吾嫁女奚啻倍蓰吾又可溢之乎一釋齒子卽令袒金履未能復苦力詩書者後太保公父子罷還湯陰主事君稍稍營產及謀可以貴諸子者夫人不說曰吾常憂吾家福浮於德天將禍以益人今復求增乎天寧固私李氏邪夫人素吶言及此兩事出聞者驚服予長兒滂贊曰此所謂自誠而明者與銑方垂髫夫人許女女銑業太學依李氏居後宮法從十有七年孰

見夫人行事儉於翁勤於孝恩於媵須仁於姻舊若其中心安而樂之雖詩人所頌樛木螽斯殆無以加諸夫人生于正統丙寅八月十二日終于嘉靖八年十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四三女其婿爲良醫周宗國子生元庭柱季女實妻銑主事君二子汝勛汝助女一嫁長垣胡逵夫人既沒踰年主事君啓太保公之兆祔焉命銑作銘曰勤御諸艱明乃攫盈載徵玄昊釐我求龐紲坤安貞家用乂成爲婦程兮

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君墓志銘

弘治中空同子興起痿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

唐而後無師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應之空同子之
雄厚仲默之逸儁學者尊為宗匠又嘅激厲風節攸
上直諫安於亢散鄙忽縣貴空同子方雅仲默稍飭
廉稜仲默恬淡温孫不露才美云空同子諱夢陽字
獻吉慶陽人從大梁甫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
主事再遷至郎中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為
文會酬倡講評遂成風致管監三關招商用法嚴格
勢人之求被搆下獄尋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宮
府殊法一涉宦戚卽尼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
三害六漸之弊末言皇親橫則外戚驕恣之漸為捲

義之害張侯辯貌摘奏中張氏字為訕母后遂令回
話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可按遂下獄衆為寒栗已
僅奪俸三月　上語尚書劉大夏曰朕欲寘夢陽輕
典左右謂當廷杖衆怒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改
元八閹道　上燕遊閣部臺諫協請誅之不克閹遂
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寔空同子贊成奪官降山西
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
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
曰李生能法　皇祖為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
變入姦逹亦申理瑾乃脫空同子旣釋係又欲用之

選部空同子託以痼疾康子為力請得免辛未瑾誅
起為江西副使提學　勑許舉聞軍事空同子振學
汰士外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
非其寀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閒住
要辭曰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處之臣責
過空同邪寧庶人方畜異圖威劫誅內省皇受制知
空同子不可誘陽下之及庶人叛滅有言空同子亦
疑於黨附者當路又將陷以法司寇見素公不可止
空同子以成化壬辰十二月七日生嘉靖巳丑九月
二十有九日卒享年五十八配左氏子一枝舉進士

由主事左官州同知側室宋子三甍梁柱女一王一
女枝四子〻夢二典三謨四維女二[redacted]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
葬大陽山左宜人祔空同子家世自有譜所著詩文
集若干卷空同子人篇銘曰伊天閼之伊人嫉之專
方者礙固正則危隱約委蛇于河之湄大昌厥詞永
式來思

懷郡三瑞集序

夫迅乎善之達也珍乎吏之良也積乎二紀之所見
懷民其殆矣哉跳於寇虐竭於官漁切於闔威日者
人患少損而天乃災之旱靡遺成蝗靡餘穗壯者樂

土是往疫者連村或盡己丑歲一泉王子宗周來守
甫踰年而有瑞麥又踰時而有瑞禾瑞瓜歲則熟亡
則還民乃興王子立方而不詘執介而莫奪宜民者
行厲民者罷體周物我順治遠近災夲化祥枹落聲
谷於是乎磨滕而罷錫既而錄嵩剡冤頌章揖揖乎
成帙矣嗟乎造化之機闔闢相推則災祥拾出奚可
鑠金而始生焉寒適列膚而復生焉是故聖狂轉念
於杪忽臧否改迹於云爲和戾易徵於洼眛休咎變
徵於物類王子愼守哉

揚知縣碑

昔漢文其治主與循吏吳公實吏不校舉其功宣帝
亦治主與循吏振振然乃有僞如王成者何哉文以
德宣以政厥趨異矣魏晉而降考能耀文吏道益降
夫略於守長而責効朝堂顯其本民而宜烈末治淺
於篤愛而浮修靡色斯至舛也已予再里居閱八年
吏戾民災歲甚日加庚寅冬乃有瀘者民盧玹氏來
後渠致邑人之情求文揚令之德予致禮而謝曰淳
哉諸父老歟哉令也居閒緝其恭市新密其策責躬
而盗戢明分而田均未水而防定徭以衆是故地出
其實物呈其異磬非精貭而流功非程晝而累嗟乎

俗論既倡端軌用紊今人言理官及于直則曰買禍
尚德則曰迂爲是民鮮可得而漯唐陽城之治道州
民樂之而氏其姓上官懷愧而逸彼其誠心篤行積
之淵默而孚之顯表非一朝抗論飭躬之致也揚令
平澤平得守宰皆若人明之化其漢矣夫揚令名麒
字仁甫畢之上饒人

明封太安人于毋樊氏墓志銘

弘治乙丑予舉進士同年鄆城于子覺甫偉幹直氣
予愛而親之覺甫亦願友予間扣其學好古而鄙俗
向且曰豈乾寔能緊母之訓然爾先君心齋翁富學

矣竟屈於場屋以沒惟孝子成其親志吾母日以勵
吾兄弟云後覺甫出令輝更賢改嘉興大有績士大
夫譽之覺甫曰豈乾寔能緊母之訓然爾母曰汝性
直當戒暴夫令父母乎民也間有以煦休而生者未
有挫折而不脆者也汝不能其官吾將返於鄆之廬
弗忍見爾敗範曰惕惕于斯亞爾已覺甫晉官戶部
郎中出守河南不飭厨傳以説賓敢推權柱以伸道
中讒改潯州蹠乞不往聞者疑之既而之潯聞者善
之覺甫曰緊母之鑑云然範識不及也夫事君者不
擇便利而就如皆近地美除是圖則彼遠惡者其誰

追覺甫居灣二年而歸遂卒又五年太安人卒覺甫長子蒙暨其姊夫孫生坤來相乞銘予素知太安人賢傷吾友早死相對愴惻太安人樊氏父諱某母王氏心齋翁旅卒諸子幼太安人能歸喪年七十有五喪其繼姑楊哭泣袒免哀毀甚友其娣姒劉如同產太安人生正統丙寅九月二十一日卒嘉靖辛卯正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六疾亟命置酒別劉姒及諸戚屬其子若孫曰事劉母當如我太安人三子長即吾友文獻官又次軫國子生孫男子六人蒙魯鈍雅蒨吾女子五人婿生員孫坤劉極餘未笄蒙英偉有

父風葬以是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葬在某所銘曰端操可鉞洪祉伊始匿藏厥休永垂彤史

韓母德汪壽序

雄士溉受命教于鄴母德汪來就養涉河驅途車七百里雄鄴雖咸甚驩然越界異齊同井武爾娛茲兩郡冬夏寒暄殊感木鄉阜匿殊受德汪七十有六年在旅閱五祀有苛月艾容華首保厥昌健寔天降右誕惟攸哉德汪夙閑孝則誕洪甘節子一為發人遂甘茹糲素士溉秉直信于衆數無潤于徒內修滌髓之具供裕母攸約于躬及妻子行以遂志壽以格祥

寧志和神樂壽暢思寔人攸致誕乃休只我聞天嚮格於人承相乃錫惟天所嗣人弗克引惟人所疢天弗克休昔江華竭力孔含厲節罔懈感詩咸章其母于代若乃惟富貴圖褒彼俗觀誕惟不蠲忝是享爾所生士溉學于我惟虛惟篤虛弘乃受篤遠乃邁是用告爾話言於乎士溉其服之哉惟永世無斁

贈都指揮李君賓玉序

天施化而生人焉人受命而為德焉施受同物感應協機是故氣有和與戾而德有吉與否其報也以類響則寒燠人而弱者當之暑虐而強者勝焉雖然有

立見者有須而得者或約其位而昌其道或歉於躬而昌其後譬則歲序之漸移雨雪之偶愆世以一眚之乖數年之寂謂天曰爽譏哉今武官可謂修慝矣吾鄉指揮李克明氏獨以廉節潔行為德每當選衛長郡太守暨兩序士咸上其行曹伍鼓其泣而祭胥不便輒罔以過乍進乍止凡十五年而沒克明氏長子璿偉幹雄志思振先業代父任巳遷貳都司前平是吾相所未有也賓玉賓玉其克紹乃先克錫乃臺公揚爾之光所謂紹者非其榮之謂也乃其道之謂也夫官壞於寵生於足欲行修於艱蘊生於掩慝

循分而止者不畏奕直心而爲者不羣矣然而居豐
志溢如膏逢火惟明則能剛克哉

禄賢篇

茹瑞父氏相　趙國之八年初以　王請受中大夫
之服再以　王請受中大夫之禄予作禄賢篇贈之
揚榷古今昭明典憲詞曰國大夫之命于天子也逮
周之末造其詳乃可得而言焉蓋是時諸侯皆聖王
之胄大夫乃公族之才有典可循有禮可立有賢可
咨是故三命爲卿異之服秩各能忠於主而咸足愼
其封　明興非親無王國之分長史則廷授之良夫

授國也周不專於親而命官也明則專於賢永樂而
後參用詞臣天順而後止簡外曹自是蓋屢取恒數
者有矣古帝之協邦始於睦族訓學謹於擇師立政
惟於用常夫神器大物内無耆文胥鍊之輔外失植
藩結維之助何以壯勢固基杜陵僭替其危哉孰
謂府寮爲散員而可濫乎周大夫之世有專兵執柄
畀君覆國者其失也強今萬務皆下于　朝王亦俯
首受成况其臣哉其失也弱強則抑之弱則揚之非
治之衡道乎吾聞古之君子非其志雖萬鍾弗顧也
如其好雖冗鄙是安也孰信哉信乎道而已矣如上

之於我恭厚其身爲耳而屈其志則是黍我也君子
而黍之可乎諺曰富生不仁周大夫汰于躬而侈其
室以之召敗有正考父者三命滋恭銘道於鼎夫終
命而傴敬俞加也饘粥是給廉俞峻也敬則知節與
之矣禮廉則知公與之樞政是故名流于宋嗣昌于
魯斯其器君子之道也與

研岡缶音序

杜子應詔北上過我亭居示我著文十秩崔子覽而
說焉夫仕多廢業而子緝之文久溺俗而子振之其
詞正竅而愼才其志關道而憂世匪直埶焉而已粵

自魏晉而來文其敝矣夫其詞衍而肆如其意寂如
也其意紛而挺如其道駁如也故君子鄙之爲不足
學爲夫文以適用用以弘道無古無今孰難孰易義
精則言愈簡蹟實則言自達達於理而多變發其嘖
而轉幽由是隱化昭乎顯行神乎談之廓廓乎動之
躍躍乎昧者反是怪以亂夫精鄙以庸其雅淺以溷
於明艱以迷乎與文之見輕有由來矣論者曰經無
文法言其無文而非法也猶曰天無度言其無度而
非動也今夫大匠之適造宮者之家持墨負斤餘無
所貫而大小之度豐約之齊曲盈之工長短堅靈之

材各以其制惟心妙其巧惟運固於手不參以我即物曲成是故君子有無文之文而杜子其有焉乎

贈良醫張君序

往歲予汲病既汗不涼已食不與同泉如予謂張君善醫可任遂以張君來視一藥而愈且曰此失治也非病也張君洗病安而附蹊處方達而適宜蓋異之良焉又半歲郡中大夫士友予者睦侑張君以幣予謝以言夫醫非小道也蓋合天人之幾達陰陽之交有裁成之妙焉天有六氣發為寒暑者是故和為風雨為雨凝為霜雪運為晝夜人有七情發為好惡是故喜有予怒有責發為氣色聲為音聲天失則異而滔雨怪風旱霜毒雹見焉人失則疾而寒熱否塞結疽奔端生焉以人氣之戾中天氣之乖而萬疾出矣聖人之制醫也循其流行按其次舍驗其常叙理其泰道然後疏以藥劑起之砭石調其平德修其慎事於是乎以人而正天援天而之壽矣彼區區於一草一石之性硜硜於一呼一吸之節而曰醫云醫云末哉昔者燕人極書而願百療罔功醫忽發悟曰我能醫也乃語之曰若趣辦具後何醫為其人乃更憂怖及二月靜矣越醫治之痢者而術窮入室見水滴焉室其

中孔而水不下遂往矣百會而貫

海春翁壽序

古稱海上多德人蓋有長生之藥焉誕哉斯言天地畜而產物豐矣氣靈而鍾人德矣性淳而嗜欲節矣是三者其壽之道乎全是三者其海上之民乎銑故北海郡人也先大父暨兩伯父暨先公生於樂安邑徙于鄰咸以敦行直心應物不滯而躋耄年先大父暨先公仕矣而以素守官弗狥于好牙不脫目不昏出入不杖見郡不忘鄉人嘗曰是奚必僊之羨乎今年夏樂安楊子來今稱其群海春翁者能格後母之虐不私母兄之遺待物弘而攻其過處心曠而平其施年及耆力如吾先公云海春翁有子曰伯常經起家進士積官至九卿　天子嘉其才能以其官官其父寵何我北海之多德人哉夫大道隱而衆言售本真遷而旁議訛莊周曰真言乎其淳也老耳曰無為言乎其任質也予其樸而昧其覩明於已而略乎變然猶施諸日用釋者曰真者變形登僊無為者絕事忘念杳哉茫乎不可致詰於是乎又為異端之賊矣

答薛考功君采書

五月發來書及老子集解七月十四日始附到去歲

所示高見二帙讀之甚喜雅甚服老子解玩之再三未
得梗槩何能贊其美乎僕自丁丑及今十有五年棄
官閑居洊遭家難每當困心橫念之中亦得銷躁祛
妄之力愈覺道之難求而聖經之不易知何者身未
履之心未得之因繹往言而發其忽明之見遂就暫
通而成爲當物之眞程子曰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
此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似非可以索之紙
上而斷之以臆也釋氏金剛圓覺二書及老莊二氏
往歲稍能涉獵其見終歸於虛妄其工實外於倫紀
故棄而不習孝弟之歉忠信之移私心飭行究而未

化安敢遽論夫無生自然之妙乎夫子之教略一級
斯進之行稍躐必退之何者志曠則疎慕大則荒急
遠則略於近其竟也爲狂周衰文弊捄當有道老子
返樸還淳言則是也施爲節目無聞焉若曰身正自
化宜莫如堯舜二典之治亦多矣乎夫世之已漓猶
人之老而不復少歷代聖王因時制禮節流直幹使
無是人類之滅久矣禮以捄漓也非禮使之漓也奈
何誣爲忠信之薄哉吾子其無貫於辯世王弼蘇轍
古人稱其知老子謂二子高才逸抱不獲於時託於
方外之言以自雄耳吾子其皆異其學專師孔氏可

也屑交至深敘陳愚見僕聰明不廣精力早衰故卑
陋自安如此幸不固罪之

劉少傅傳

少傅名忠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
林編修少傅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
趍競自處常過抗貴人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
拜侍講學士正德初爲講官每附經義規　上缺失
及亂時政不得在內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已中
貴人知少傅素高節進南京吏部尚書南部大宰閑
佚居官者自名吏隱俛禮苠合規撫削削少傅毅然

持風裁越明召人革役者貨縣胥冀名吏籍中上部
往往冒官去少傅命四主事稽歷籍年經月緯究竟
捲伐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寮滿秩爲
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人皆憚屈少傅署下
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暱者也少傅署考曰守己乖
於士論行事咈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
其縱少師焦芳吹噓少傅賢瑾傅　旨徵入翰林一
見不相合瑾誅始被推入內閣是時政權在閣永大
臣政事瑾者事永少傅臨政持重申法同事者忌而
擠永令其黨厰來謁過以僕禮又卻其餽少傅畏

叢內外怨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怨其得美
名尼之乃託祭掃請假始得歸杜門不交世事凡十
有三年而卒論曰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坡私第
公慨然曰古竊人四士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
況居祿食者乎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
雍公泰襄毅語銑曰子初仕惟事大夫翰林惟司直
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夫

傅尚書傳

尚書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正
德辛未爲吏部侍郎宰邃菴方得名于時士皆趨附

宰邃菴名校外號美直陰樹私黨又通饋遺尚書數
爭其不公宰邃排堪越次晉禮書寔遠之耳是時相
李與宰邃各相結託而李公增爲儀曹郎中往尚書
過郎中厚忿其爲常字而不官呼傅公乃案其廢法
數答責其胥郎中遽遷閑曹避去　上方好佛自名
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徵以諫番僧奏討田百頃爲
大慶王下院傅公遂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　尊
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　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
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夫士夫或與善賢因是請改牙
牌製如舉察印文改方者傅公不可召老優更事者

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即遣爾辱禍靡極
矣優乃戢但與新之盜劉六擾中原勢炎炎熾大監
閣以侍郎完征之不能滅乃先行左右賞罰後曹又
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多官議可否衆依違不斷傅
公怒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士心賊
在肺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傅死不
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傳
旨令傅公致仕予友何中書景明直　內閣得見諸
司奏語予曰往禮部奏最簡及傅公來特煩於五曹
蓋無事不爭爾論曰銑在南封部嘗與羅太常圭峰

論　內閣臣圭峰曰能剖覈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
銑請問今之君子圭峰曰求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傅
公模木人斯言殆激與及後乃深歎圭峰之智云

前陝西按察僉事舜澤張先生墓志銘

嘉靖辛卯五月癸舜澤張先生終于寢子宗明等謀
以九月一日葬于伊侯先一月仲子宗儒來後渠問
銘於予先生果殺矣夫　明興造士用經純哉懿矣
士解服行惟用致位高才逸志斯修詞業乃至矩唐
汚人之詩先生幼有遠志自經而下程氏朱氏是宗
依餘皆置圖書累數千卷嘗曰稱理制事各適當然

是謂明經理云理云空滯云乎哉經云經云口耳云
乎哉先生行方貌兆言論偲偲必信已直一介弗撓
登弘治丙辰進士出知尉氏改宜陽課農興學莅良
恥否流亡者還健訟者息入内臺爲御史評理嚮其
直罔以罪卒無驗止晉河南僉事提學關奴廖鵬陷
之改陝西河外牧糧都御史張某貪恥悅先生及御
史成文裁以法制某不堪誣蠛先生於總制總制閹
于 朝有旨覈驗某即實以上冊命官鞫之某大用
賄下先生于詔獄凡三年臺臣數論列誣乃明是時
内閣公素妬天下名士輕已翻右某坐先生不遜除
名嘉靖初起用屈滯併有譽先生者在當路沮之戍
公再起爲副都御史矣先生屏居山中讀書談道考
訂古義得失正德間士厭 明文沿宋靡之習欲
振起之乃宗秦漢之作左氏大輿先生弗是也曰是
書真妄錯互而妄者倍焉苟説詞迷趍經學將晦自
六經四書程氏朱氏外無用師爲已耳先生諱璡字
伯純山西澤州人曾祖斌斌生瑜瑜生先生考君廣
用先生貴封知縣成化丙戌五月十六日先生生于
夏莊取劉氏再取宋氏宗儒有少弟曰宗文女二壻
李希夔崔躬孫二男四女先生著書曰邃言曰舜澤

記曰文集總若干卷宗明舉鄉試宗儒州學生皆才
而慕古其能衍先生之澤哉銘曰維儒醇忌維吏循
忌維身貧忌維道信忌

洹詞卷之六

洹詞卷之七

新建回隆兌運分司記　休[illegible]

初豫漕之運兌于回隆積以水涉不利而改小灘正德庚辰[illegible]決顯王東南過永和符恩東入于衛出回隆之南五里舘陶故道[illegible]矣運事宜復而議者未遑也嘉靖庚寅河南參政田登氏列小灘六害焉商量之欺斛減一分穢米之售石償三斗牙用十金而私一役夫重賄而得進狡奸取貨而道子婦入厰而竊法格異省償貸官銀布政使陶諧氏按察使林大輅氏議曰水利則運宜復運復則害曰去矣都御史徐

公議以御史王子與耕洗子奎上其議得　旨允行明年辛卯分守參政周忠氏領是事命其屬撤小灘之署而改建焉作戶部分司布政分司堂舍各如制作厰三居米囷三月工成是歲兌米先期兩月而畢省米一萬三千石有奇費省四萬金餘金二萬兩還於平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輕改也俗所不安勿[illegible]作世利與害[illegible]而生法與弊角而立夫小灘失利[illegible][illegible]征紛矣物滋而民生心利巨而強欲[illegible]若水善徙衛水易淤[illegible]失以闔乎之弊當懲者之口運復可害也是故隨時勤浚戒其濫役先事明禁決其必戢尚亦永利哉是舉也恤民倡端田參之果究源作政二長之明費省工堅分守之嚴釆長器能都御史之公知府王天民及其寮寀實樂仁刻石載成而予銑附末議並後鑒云

嵫叟先生李公墓表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生理曰仁彼秀之實英在中野雪霜所摧然來春即達蓋其生性存焉爾是故古之功臣其澤滅山之佚人其事微各能昌胤顯匹其國皆其心之不欺焉爾所遇弗與焉心不欺斯達仁矣仁之達斯毓和和故曰洋洋乎發育萬物直

其飛而已哉永樂中建安有嵫叟先生李公名埜字士林莊毅質信之行鄉人式之慎保儉遜之訓子弟服之正統間沙尤盜起民避而奔山遂相摽略惡少聚謀將犯高山公居鄰境往叱之曰汝欲得米何乃蹈死指囷示振諭以興衰惡少散去又請諸有司撫而平之有盜竊其廩公止左右勿追蒙彎嗾其奴殺公之驢乃餽以驢肩貸者負息不責得陶人昧璧直數萬不與爭疾革語其子勿作佛事第焚遺券於乎昔孔氏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乎公有子曰柟脩公之德有孫曰默發公之積起進士爲封部郎中行

敬而安文美而典他子暨孫凡數十人其能衍澤引
脈爲汲之哀雍之揚哉

贈僉都御史孟公暨配　封太恭人孫氏合葬墓
志銘

正德中我豫十人仕而發友孟望之氏年最少卓犖
有大志才識逸邁其尊人樂靜公暨孫太恭人來就
養望之方爲行人祿入貧薄居室庳隘而又守廉歲
時餽從諸友執觴以從于禮稱慶堂上樂靜公修眉
踈髯太恭人怡顏豐容滿瀰腴美帶觴允潔人婦父
子陶陶然如享萬鍾者望之選御史巾崗在試職上

疏乞罷台鉞匪人勿使亂天下知必得禍僨義激不
自全果下詔獄樂靜公曰臣分然爾弗戚太恭
人憂子之難而偉其節是時家無石粟可供獄費滿
臘王宗哲毅然倡端諸友各出俸金以佐望之謫桂
林教授樂靜公戒其善保終後望之起爲湖廣僉事
一夕念二人之老明日拏舟北還再起爲山東參議
公引大義令勿因私便是圖望之入官六月而公卒
是爲嘉靖元年　月　日生正統己未享年八十有
四九年冬新郊禮成贈樂靜公官及太恭人封如今
稱十年春望之自南院改治河使還家上家奉冠帔

上太恭人壽太恭人疾已不可藥三月七八日卒生
正統甲子享年八十有八孟氏金山人諱真童者爲
元保定路達魯花赤洪武初從戎永平衛遷樂靜公
大父云以戰功積官千戶卒子勝嗣調武成已調信
陽再以功晉指揮僉事封明威將軍配劉氏封恭人
四子樂靜公其仲子也諱山字宗岳生而英介好書
史及百家疏兄端任父官明威早樂閒淡樂靜公專
家業田闢而屋溢樹後兄及二弟有異志樂靜公不
能止乃自取荒陋者悶私鈞金尺帛或難之公笑曰
富不如義況有命乎母劉失明性益忿躁樂靜公逆

意奉向每進食必爲加飧少與衆人葉永壽妾微笑
公女配其子會葉疾阽心欲遂之恐公不可以語郡
守守曰吾固聞孟公高誼當不孤君公聞命即諾且
語來媒者曰即葉君有不諱吾又當字其孤葉氏聞
之喜而起告先祠曰吾死可矣諸生四五人才而貧
公館之閤其室本學焉後果成太恭人明達有士知
公前室袁子四溁濂湘淵側室唐子亦四江沂澤沛
太恭人子之如望之云孫男十三人梅皐河南乙酉
鄉試朴才儁而夭女二壻葉昇昇粱山孫女十六人
曾孫女四人太恭人嘗居望之官所朝夕戒曰洋和

爾僚勿競恤爾民勿叏內省不欽貪樂得性可也外
尤可指鼎食益災必也望之扣頭曰岸敢自贖詒毋
憂是年　月　日啓契肴公之兆以太恭人祔墓在
信陽東郭銘曰　嗟孟父嗟孟毋偕德止厥有社詒
孫子

祠堂成告文

我崔遷鄴七紀于今我祖拙翁以旅我考以仕關哉
祀事未遑修稱先考退位始有此屋往因先妣之亡
命作三代神主夂棲庫閤香火弗虔茲者何天之祐
申以列祖之廢田入願豐愛惠稍定銑及兒及洛建

茲堂規制器用咸則古憲寅合族人肆陳牲醴奉遷
各主永安斯所銑次非宗子德愧孝孫欲須合禮權
益務年協義祀分冒罪申情自惟叨有爵祿少次先
人食忘其報祿裕其私仁所不容心則奚忍今宗子
士棕髫年失養銑取育斯教之方義倘賴先休得堪
付受即畀主祀伏冀諸慈異教同俾失墜

萬泉教諭封翰林編修馬公墓志銘

太史氏馬子仲房自秦中歷晉陽踰太行至我後渠
請銘其先令君煙山公銑受而閱馬子狀事核偉詞
可驗于靡極豈馬子以孚藪直不溢美將使後代徵

其言乎乃掇其凡著于篇馬氏山西臨縣人宋金構
亂綏德没于胡會胡被擾去諱仲謙者挈少子渡河
殺主者老胡占籍焉五傳而至秉吉秉吉生震震生
永盛秉吉能恢廓其家永盛以耆德膺詔稱壽官再
取姬氏生煙山公諱騏字士臣一字希桓生五年失
母鞠于繼母淡少不斯弛思母必泣父及後毋撫愛
至十六歲州太守選爲子弟員治周易能通諸家書
後四失舉思棄去專力養親授徒成化辛丑州守張
瑞連考馬氏無罪者三人死公痛極矢言呼天瑞大
恨會公族人青先以事被係而逮至是瑞移文副使

張倬請公率徒黨因副使與瑞素有郤下瑞逮公瑞
親統兵卒五百圍嵯峨第公自省亡過遑㓟恚而提
刀將出辯已而悔止族人然院中積薪萁可繞園薪
濕不火瑞募人獲公者重賞無賴王討兒突入公乃
就縛閱數月討兒中寒疾死瑞教討兒父源刃列屍
額告公拒捕坐死刑械送副使治臨發送者千人數
哭聲震山谷後四經臺臣手不能理甲辰御史張淮
乃雪之復爲州學生弘治戊申歲貢如京試得夏縣
訓導于已進萬泉教諭公自爲學生已授徒作義必
自治語旨趣雋永聖文嘖奥解發通朗敦行必本忠

信孝弟凡稱門生者俛仰顒顒不俚不挑多成名及爲學官昧爽起坐齋中生徒拱立聽說經夕令宿號房夜分往稽勤怠厥明勸懲雪夜諸生度公必不出有亦者公聞其聲痛斥之見上官不能爲俛禮有問答言侃侃陳古振今聞者改容以待御史莫洪言事謫夏令爲民所誣公率諸生詣上官白其寃事得釋莫令宦倦求退以老母泣請都御史張簡肅公意可之公越堦進曰如公爲朝廷惜才不可聽令去簡肅公遂特薦莫後爲名卿萬泉尤號鄙野公懇懇惻惻以教爲析章句文動止暇則校射習律修朱氏禮兩

序生皆佼佛喪則自着儒衣冠列鼓吹自寺門迎經醮至喪次輀車發殯戚爲孝子掛采公爲陳周孔之典仁者之愛言乎縣令正身宣化俗乃革云公耆年念壽官公耄致仕歸來養森懇若沖孺然遭喪毀幾滅生既禫作祠堂祭曾祖以下曰吾別子之後也自上不可僭然吾心無窮焉公修膚玉立嚴重有威與人言洞見肺腑喜揚人善亦好面刺人過赴人之急雖勞不避訓導馮有母喪公以齋夫銀數鎰賻馮念公亦貧不受公曰郭元振范堯夫何人哉君乃輕重喪而守小廉邪婁公遇難事必咨公竭忠出謀當費

可行或禁訟不解究詰本末以告在京師資竭矣猶却之餽將赴內廷試僕具早餐有肉汁公詰知爲同旅嘉興丞所陰送者怒不食而入公年八十有五嘉靖己丑二月戊寅卒于寢舉善詔予反源達命配党氏贈孺人一子曰汝駿州學生側室王氏封孺人三子曰汝驥即仲房也翰林修撰曰汝驊曰汝驌女子党出者五王出者一將某某孫男子三人女子五人卒之四月庚寅葬党氏祔嗟乎貪人毒於封豕忮心慘於利戟瑞之賜公蓋畏形其惡與臺臣之設所以伸抑舉殘有免如公而弗辯有惡如瑞而弗戮將焉

用之彼哉彼哉方公被係諸生日造岸問難公啓部醒憤忘其徵繫瑞子自其鄉來升屋呼罵其父曰汝張狗尾奈何害馬先生瑞怒已知其病心鎖置獄一日瑞悲子病不羞其女方八歲在旁曰馬生獨無父母乎瑞將死見馬氏數人自前道負黑索入喉中隱隱呼抹我抹我抹我彼瑞者何利哉太史氏方讀書秘閣郎敢言止上南守謫守澤州後遭今　天子錄忠昭賢選諸史館其文章追法周秦爲我明作者矣之報馬氏者濊哉篤矣銘曰有橫其逢賢哲離之困以寡怨我易可師有貞焉公罹災元妄彼何人斯忝此欺

誅夏侯授經鄱陽上書陳土之要何當林居英英張
史用獄明刑還我冠裳貢諸明廷徂徠介介甘脆必
却安定循循育才是樂中丞薦士縣長問政我誅既
忠彼名斯今及耆而還華云奉親放志山樊行吟水
濱煙山之集幽闡玄倪圭璋明瑩珊瑚陸離我綴銘
章奠爾幽里百世而下考公全履

三生誄

正德辛巳鄉寧王生培齡從其父居相從予受尚書
王生穎敏爲文善發經旨其父倖予郡王生衣惡而
從人不知爲倖之子予家姻故置酒王生匿避不與

年甫十五他友侵語笑而受之嘉靖丙戌武安韓生
永齡舞邑牟生世昌來從予受春秋年皆二十有二
好樂古學思企聖賢之武韓生詞慕清麗牟生孝友
交人先論知所志而後與王生年二十有四舉己丑
進士是秋天死牟生丁亥冬夭死年二十有三韓生
舉河南戊子鄉試辛卯秋年二十有七死牟生妻從
死父母慟而相繼死嗟乎三生少年而慕我道矣顧
得傳吾識吾言不迂之而生疑予深冀可付卒乖所
望有志之士或數十年而一人或歷十餘郡而僅有
然拘於質奪於僻好者十人而八九茲天又毒之奈

之何奈之何予各誄數言以洩予悲且不泯其人詞
曰有懿王生天錫敏才妙悟清言匪自學能翼翼其
躬禮束形骸矜言絕口不報嘲訴有糲其食有陋其
棲弗爲華炫貽厥父譏負笈來從渠上東柴京邸之
庫居與予偕何義不示何疑不開雅矣韓生厥寔是
奇爰出鄙邑乃求大資渠南之遊日夕孜孜謂經豈
文謂聖可師嗟嗟季周列辟放恣幸有假仁少振頹
靡惟聖惻惔予且禮而彼麟爲祥胡爲求哉我不夢
周吾其久衰嗟嗟此心日居昭茲用我之的輔世必
基開子有談我意用慨我窮弗試爾其弘之牟生循

循瑾握瑜懷抗志伊何千丈之高容修閣闈行慎堂
奔事養二人豐品豁爛朝暮夕戀婉婉孩提敬事長
鄉弗敢睢睢擇友而交恐損而聯聖止雖遙有階可
稽級斯拾升冀可扳躋溫溫者度亡則祥慈刑家之
嘉矣于其殁幽幽三泉從之若飴嗟嗟三生咸在弱
齡名賦美材元富居實斐然可裁流焉已矣韓朱動
哀我呼穹穹遠何不詰霜冽火炎玉燼蘭摧浩浩三
才匪賢孰維生之孔艱長之亦遲十霄之木歷年百
斯飈風倅之曾不踰時謂天無知胡爲而滋謂天有
道云何其留惟人之勤惟化之差惟道之然我其力

爲惟遺之戾韋云儀來心兮烱如志兮鬼鬼無損無
餘溢于九垓

張處士墓碣

相居午樀亂則戎馬衝然故家百乃遺一二張氏自
金時有諱遜者以元帥鎮大名家安陽生長長生珪
珪生佐元萬戸生怜怜生旭旭生克恭克恭生昉
國初北平僉事生遷善遷善叔子會會生孟賢南京
職方郎中配陳氏成化丁亥四月二十六日生張君
諱桂字文輔幼習小學儀大書既舅氏李公彥實閔
之代君出粟爲國子生郎中公不可舅氏欲竟成之

君不忍欺從父在南部却莢僧私餽土珍及郭指揮
賂金郎中公歿于官君扶柩還安陽舟泊木渚夜風
盜乘之掠人君令舟人靜守勿擾謂其父廉臣也必
無患果安年幾二十餘已出棄中俸金葬父嫁二妹
買屋以舊産歸叔然資遂竭弟樁求異居月後有事
呼弟同度有酒肉必延致弟猶疑君有私財頗恣囂
傲君受之不愠後弟悔乃更親君又厚遇君之子云
君方面豐頤容止閒雅見者敬之性斤斤自重寡諸
嗜與所交皆惇方士居貧自食其力雖采薪携壺諸
賤役無不服居永和時大雪飛廬君穿竇而出沿阜

而行負石炭易米子承入城以衣貿粟竟餒死於途
君之成弟有貲居午房君不往于配李氏給事中沖
之長女能通孝經論語又習昔人孝義大略問所談
君或未論事姑廣嫂姒皆有儀君亦敬愛之君嘗大
醉怒叱李解履牽跪而解之醒大咎其失是後醉愈
恭君長兒承有儁才且修志操自幼君及李事事誨
以典承愛惜器具家人偶擾之必戚然君戒其不務
大而惜小李卒繼室以劉氏劉或過責承輩君面諭
劉以慈乃陰呼承輩責焉李出男二人承弟曰承英
女三人壻某某側室劉出二人承業承卒承盡女一

人君以嘉靖戊子九月五日卒年六十二李氏先公
二十九年卒年三十君卒兩月爲後十月十六日合
葬祖塋之昭承從予遊故爲論著其由銘曰　武寧
之裔大夫之子甘陋是居終貧以死匪直廉臣視賄
如飛猶我相臺舊風孔美有石截截不可防只永載
予文懲彼貪鄙

經歷閻君墓志銘

夫尊者之廉易卑者之廉難舂土之廉易腴土之廉
難今夫負秩而趨拔劍而起匪利之驅伊孰與已東
平乃有閻君者其難哉其難哉君由太學生授嘉定

簿嘉定蘇之饒邑也君歲運租十餘萬又奉檄總運蘇稅百萬石君持以廉儉直不濫頒計不侈又摘殺兄之弟致其隱狀再改沔池沔池洛之朴邑也君臨以簡得獄已訐易如談笑嘗供萬輩之餉辦而無擾晉光祿監事再晉今官部銀在道巨盜橫掠獨不[illegible]君㝢稱神庇丁母憂還既禫不仕閻氏五代時佐唐莊宗封太原王曰寶者寔鄆人後或居鉅野或徙魚臺居魚臺者又徙沂州至曰大公者始可譜云大公生貴自沂遷東平貴生宏配劉氏生君諱縉字文[illegible]成化癸卯入太學弘治壬戌簿嘉定正德丁卯謫革江南散員改沔池乙亥監光祿庚辰涖[illegible]司[illegible]甲申稱君故富豪其弟教逸而貲敗君數[illegible]其[illegible]君歸貲室居買薄田二夫以祀且食配張氏王氏胡氏長子鄢舉進士獲鹿知縣次士元早卒女二壻許東高馬斯臧孫男子二人生成化丁亥正月十六日嘉靖庚寅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六十有四辛卯冬十二月戊子鄢自[illegible]來後渠徵銘戚戚粲粲思永其先人之德愧予不文銘曰　塵弗汚玉風豈啄腥有瞰者心有臨者天伊何竊位詐廉取名我愛閻君厲操爽然白珮刋誅彰厥里宮

樂友贈柯遷之

夫漢人倡行而衆所從宋人議道而各有辯故言之細不若行之跡也索於高不若基於卑也　明興志道者南有陳子白沙北有薛子敬軒敬軒之學主於性其言述朱子白沙之學主於靜其言多自悟敬軒之徒無聞焉而甘泉湛子元明學陳子而益恢之一內外合事理表顯程子之書旨　君授徒炳哉達矣銑與湛子聯第同官待以師友之間而甘泉以弟過我歲甲申予棄官還郡迄茲八年甘泉弟子柯君遷之奉使至鄴柯君靜重而有儀通朗而多識又間仕而同志者凡數十人夫[illegible]交而開其暉也耀空積激而決其流也泰海斯吾道之復兩　明化之昌乎予世學之三十餘禩其齒五十有四進之俞艱注之靡的求之文字益支蔓也存之闇冥轉恍惚也惟古是式礙於獨也將令之宜濟於欲也柯君柯君繫為我問道於湛子柯君稱其同官楊伯修氏之守介同門蔣卿實氏之契道是故羹調於兼味音合於韓器叢麻直蓬茂林富材斯見其學之興哉

送茹肇父守承天序

昔者蜀之俗夷得文翁而才矣閩之習鄙得常袞而

雅矣皆有肇開文治之風焉漢氏淳而粹闡疏文守
修其賁唐尚靡而史治詳常使道以學故常因之變
難與言變改迹之左弗可中動君子愼乎其創而難
乎其倡者今 上嗣太宗十年思其潛邸之號未升
改安陸曰承天自州曰府天官氏擇才臣爲守茹子
自地官大夫往聲父厚直而其文不麗祥存自改闢
譽尚能服此命哉夫體勢尊矣其賁安州邑增矣其
賁馭冗務擾矣其賁省官仕集矣其賁幾風尚錯矣
其賁齊文學織矣其賁敦趨武濫矣其賁節

崔氏家塾議二首

嘉靖己丑冬子汲承乏志改學居之對舊房爲家塾
其屋不滿三楹其宇高不及丈前爲齋所中爲堂後
爲祠又後爲樓缺費不能一成至壬辰春而苟完予
述祠之謀訓之法刻石垂後

祀謀

夫學之有祠何也致嚴也修敬也企武也子汲問先
聖之王當何書夫王祀之尊又矣施諸公宮有朝典
焉大夫之私塾匠氏之子弟而祀王毋乃僭乎宜書
先聖孔子尊其道爲爾若夫濂氏之四配濂溪而下
之五儒其善范乎後其書做諸科舉可忽而不俾值

乎汲問他無可理有與夫司馬公言顧行立功以德
尹和靖學爲己述程弗淆許魯齋肇修紀尚行克立
又皆隊進也其祀諸後之儒述作富焉言稱赫焉睢
特三子而已然夫子病周之文從先進曰野可矣是
故不溺舊不衒博而苟不沒心不略外曰學之要不
尚玄不媚聽不參論而粗曰祠之典不樹黨不耀名
不襲功而攬美曰信之周

訓略

夫小子之學其行愛親敬長事師其役灑掃應對其
藝習禮誦書學字歌詩令之教有作對因習知天地

四方草木鳥獸器用之名其條具于呂涇野小學釋
及通梓對類爾爲師者晨與端坐擊鼓升堂諸小子
拜已問其日行所教上項何善有疑礙難推者爲解
析其及無迹者可知其怠詰而進之已授書不過一
百五十字已講書各就乃能已習字學顏魯公帖既
法其字畫嚴勁因養其志意端直已習對核名究義
已誦書至酉乃散教以歸家見親暨長省候之儀日
中令率立歌詩一人倡之衆乃和之詩用孝順三十
章及邵子孝親六章漸進之二南及鹿鳴之五三
日一習禮禮用本塾釋奠儀本家節祭先祠儀及呂

氏鄉儀漸進之冠士相見禮射御禮略夫小子喜呼嗷而少舒徐樂跳達而少雍遜歌詩亦可以洩其呼嗷而趍之祥定習禮亦可以竭其跳達而反之周謹

寧山楊氏族譜序

予讀詩至裳裳者華歎曰懿哉先王之德乎究哉後世之涼乎先王崇高極其富貴仁慈聊乎昆蟲自居曰賴多賢成之非耴躬所自能是故延賞之典行焉嗣賢必纘位否則祿之故賢者得竭其忠而民獲依其庇及乎小人得志世主始其諛佞彼則植黨自固汲幽致遴而舊世絕宿望嚴賢者之嗣不敢自替而

著三英焉曰譽曰章曰儀譽實之旂也章行之裳也儀德之蹈也君子有之此克似之矣今之武官猶古之典也而以修繼嗣其業者什之六七寧山楊指揮顒以賢聞位祿兼享又修其世譜肇於仲得者徵之始也詳於欽者宦之始也自是而下五世矣重適不遺其支紀出并標其配內婦錄其父女歸略於甥不妄附不濫稱可以占知其有三英是故樹功長譽譜斯重矣敦跡恤賢譜斯行矣

沐恩堂記

杞叟張廷恩氏暨其子希仁希義凡三出粟以救鄉鄉之殍蓋萬石云有司薦于 朝樹闕表善又各授武帥之銜希義字天秩汲川公所名西岡義士作茲堂以承貺其友黃秀才寶甫咨可於後渠夫惟辟育民爲臣敷其政均撥作勤溥用厚積古謂畜一於三畜二於九夫何憂於荒歲惟臣遺其君故施於民者悖常則易之棘御其變刑鈞力致而民莫肯登其有張氏信義人哉昔卜式願輸其家助邊祠弘不然惡其逢君之荒圖而滋其貪如曰益用凶事又何訾矣嗟乎勢流而歆莫爭其趍獎又而成宜節其注閭里之豪善稽而多田義貴而豐積異夫雄奪刻克者斯

亦邦之寶基綏急焉仗近時能吏譬視竭漁必至舉郡俱困而當患坐亡詩曰中谷有蓷暵其濕矣可慮哉可慮哉

大司徒李公八十壽序

毓也讀書至周文公之誥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曰斯皇極之道乎無偏無陂其平乎臣敷君德巳人乃着其行而邦其昌其格乎寬而壽壽而康永好攸德於其休哉 明興至成化弘治之間治洽而熙物大以隆氣象寬而俊人才文以敦駿駿乎上世之風我沁水石樓公赫赫然稱名卿矣石樓公方介而容愚

明練而茹鄙嚴法而恕迂情別品而錄細長處畢見其裁吏部見其文司徒見其精博閎持鑒善賑存救表顯徃哲刋布遺書甫及耆年而遯大官優游鄉邑涵泳道藝餘二十年春秋八紀聰明益達智慮日長齒可噬腊目能作楷夫天之右國也必福其壽俊爲淳厖之儀以定躁也博弘之度以刋隘也古德之稽戒用聽也天謀之出伐遲智也丘壑之安警貪位也進退之裕遏競登也詩曰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又曰鼓瑟鼓琴以燕樂嘉賓之心是故身潛喬楊而標著乎四海德修闇昧而流光于萬世銑石樓公門下士也樂師模而代其鄉人頌陳古章而爲夫斯民禱歌曰有酒如淲有瑟孔和公之樂矣云如之何又歌曰琴兮寫心酒兮暢林君子萬年式玉式金

靈寶楊生暨妻康烈婦墓表

楊宋字象賢南陸君之少子也南陸名惟康雲南左布政使其德沉毅方介甫五十被讒還靈寶其內子孟許我豫大忠襄毅公之女宋敏而向學能文章治經自宋註後頗好晉江蔡清蒙引爲其善析朱學尚氣槩陋彼韋全者年二十有六得羸疾且革呼其父

曰父行不忍神明神必錫之後其亟於側室爲圖又入曰兒與康氏婦以正相規素已意必殉兒官愼防之辛卯十月十五日死其姑見烈婦之毀知其必求一死也百方莫能解乃請南陸責以養其或可緩南陸約其將曰汝丞亟殯諭之曰事夫養舅姑均婦道也吾與汝姑衰暮四子俱夭所自慰者幸有汝長姒暨汝古云可以無死爲就其大而益者烈婦曰長姒之孝過婦百矣伯兄治命令母死婦生一日一日負夫諾況婦侍夫疾踰年已瘵與死隔秋毫等死死貞可乎明日南陸諭之曰汝女纔四年呱呱娩娩幸若長之娛吾暮齡烈婦曰幼女如泡期豈可執且長姒在何患乎無母獨不見從母仲許乎徒自苦卅年爾從母者普氏婦既孀畏其女又明日南陸諭之曰死暫易久守難汝苦節至白首貞矣何必專死成名烈婦曰婦不難以死從夫焉知名爲何物哉已陽若陰移其志者家稍綏防遂飲藥絕時日晡暴列面赤如赭然神定體安手足不寒宋死纔六日云少宋三年烈婦武功康郎中浩女南陸少女嫁爲康臬妻臬對山長子郎中爲從父楊氏嫁甫廟見從臬死南陸內弟詩遯鄭述上事云又曰詩讀史見古人仰藥及渠中者

多忿躁何此婦之舒也予曰分明而心安志決而往利夫專則石可沒羽勇則日可麾戈況發於義邪方其生也惟死計也逮其槃也所圖成也於戲大賢之能女子鬭之難矣哉難矣哉

慎言集訓序

君子默焉可乎曰不可若是其恒也鐘扣不鳴人則廢之君子言焉可乎曰不可若是其恒也昏雞之啼人則妖之故言惟其當而簡告人以善所望於其能規人之過其誠浮於詞析疑毋煩陳義稱古夫言將何為哉聲心表行而已矣失心之言荒以肆無檢故也急行之言易而罔不試故也故曰本之則無如之何歲辛卯夏予稼于柴村憲司李子繼先寄我慎言集訓覽而說之曰叔子乎發其力於言乎指疢列方樹標直枉倫類區別旨趣條貫今年壬辰夏叔子督學荊郢過我家靜叔子肅括而安明盡而婉予私語諸生曰叔子真人師距徒精乎古訓乃允蹈之

春秋薨卒解

禮五等之君國人稱之曰公見禮記會書薨稱公是也列國之君稱爵書卒從訃也告之他國為謙也會葬稱公本國臣子之辭也尊也聖人貶諸侯之僭苟當葬禮亦伸其臣子之情故曰春秋者性命之文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襄毅許公神道碑

許氏系出周文叔傳至許伯為楚人後世遷同州再遷長安由隋唐來至金元代有聞人最貴封譙國公及相唐高宗詳在家乘金時諱威者為兵馬都元帥始居靈寶傳七世為教諭聚取何氏正統二年丁巳五月二日生許公諱進字季升號東崖甫十歲通小戴記遂以是經舉成化丙戌進士己丑授監察御史再遭母喪乙未始出按甘肅甘州土人利番夷貨潛招結姻夷因之為寇公相險要設橋寨分兵防守又論令罷姻遂乃寧故大司馬河州王竑族子誣奏其不法公辯而明王公不致謝公亦無間遺云戊戌按山東參政某役閹夫修華陽宮為燕遊所費又巨公劾罷之革濟寧諸閘濫役夫三千人自究治貪吏豪徒餘望風奔息己亥還京掌三法司事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鎮閹汪直妄殺建州夷冒賞兵部阿附奏行直誣姻珍 詔逮珍下 詔獄公抗疏伸珍擊直珍竟戍遼陽公奪俸數月進士以黃白術干湖廣總兵李經不售遂首經潛招夷軍為亂直奏逮李氏百口

至京巳戌獄　憲皇恐冤之改命法官讞衆皆惴辟
公列狀以上即日釋道士千市戎戢直觧事者直百
計害公無從偵候壬寅八月滿三考晉山東按察副
使瀕行却李經饋謝千金癸卯監秋試諸使罥貴臣
子于第公堅守不可止東昌武人兒懷金與所厚生
飲肆中及暮散武人兒被殺且無首官坐生罪已誣
服公察生不類凶人私計必洒人所爲貸人得銀必
易物逼閱商曆酒人以殺之次日易布一訊而得内
首空桑中弘治戊申正月晉廣西按察使二月晉右
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北虜小王子欲寇邊先以千人

資馬千匹入貢公請給金二萬兩供費次恩而飭備
計沮而罷庚戌虜入塞列營三十里號六萬公因事
發謀中厥理緒馬行係帛於尾塵翳障天烽火日夜
相然比虜觧不亡一鏃云劾奏鎮守中官石巖貪暴
反被擠辛亥左官兖州知府滋事實簡或問何乃巽
習日之變公曰彼爲法官茲則有司彼不知者將謂
予乘威虐下否亦曰憤悶不堪甲寅十一月晉陜西
按察使乙卯甘凉虜患孔棘　孝皇命大臣往治弗
任以公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　文皇招降哈密
封脫脫爲忠順王羈縻番屬捍御西戎後與吐魯番

爲仇執其頭目牙蘭老而機警率衆謀殺哈密都督虜
其王陜巴占據城池阻塞諸番貢路掠至瓜沙哈密
遺夷黠往苦峪故邊患幾歷二紀公曰以夷攻夷古
云良策遣辯士説罕東赤斤小列禿野乜克里宣布
朝廷　威德加之犒賞撫苦峪遺夷俱願效死十
月公以總兵彭清將兵七千出嘉峪關路調赤斤罕
東諸番爲聲援潰率所部及番兵之半深入二千里
攻哈密故城克之斬吐魯番數百級牙蘭夜遁獲勝
從者八百人總兵劉寧欲盡戮之爲首功公曰此即
吾人奈何殺之矧吾來此經將是務豈計功伐邪令

錄遺夷同置故城給牛種耕器連結罕東諸夷以相
援離吐番之與夷孤其勢西域遂定丙辰八月進副
都御史九月　詔巡撫陜西時巡守官鮮克敏事公
令日籍所理每季稽其實太監劉瑯恃援恣横公數
禁之一日同舟泛陂籬責其縱瑯不遜公奮拳擊之
隋瑯水中丁巳　召爲户部右侍郎太原周文端公
爲司徒協恭合力大釐國計剔故不便者上章諫爭
罔限所掌　孝皇仁孝恭儉禮賢容下舜禝　孝穆
太后上僊求其族不獲乃施恩石家但益其富弗假
政權而公及文端公志全　主德嘗上言　東宫親

王則例每畝徵銀三分獨以五分厚戚氏是恩有偏
施例爲徒具民爲君之子今以丘聰等田賜戚氏雖
蠲原稅非聰等心實同奪之柏氏本亦妃親奈何不
念　先皇而奪其三十年之業乎庚申春　命勘河
間戚氏莊田事竣抗疏言實皆民間內櫃投獻者宜
令照舊管業不得行四月　命兼命都御史提督宣
大軍事責臣子弟從軍倖功者不樂公嚴大造飛語
六月降　旨師老事於勒令致仕自後羣臣薦章凡
四十有八乙丑六月　武皇即位始召公遂晉兵部
左侍郎明年丙寅四月始蒞關五月晉尚書蒞勒

武皇敏學止遊師古仁聖君而戒彼荒淫者一京衛
官以賄來求公堂杖數十權要請討非格咸報罷數
上言京軍工役之苦且曰永樂間大建宮殿定撥班
匠十萬借撥軍匠數萬今爲內臣占令內錢運灰及
傳罪人罰贖奈何以軍士當之十月初閣部疏諫共
劾閹永成八人道　上震咸請誅之期在必克公語
同事曰此屬得躁斥足矣果深其事恐有甘露之變
是月十日午刻太監李榮左順門傳　旨召部院大
臣榮曰此屬上少所親倚今亦無大過奈何責諸死
此屬日夜牽　御衣環泣　上爲罷參諸臣錯愕莫

對公曰　上富於春秋方當講學嫉　先帝之業乃
爲此曹所誘逆又成荒何謂無罪榮曰　上行遣之
諸公第歸幹國吏部侍郎王公鏊曰如不遣將復留
上左右邪榮入是夜內閣劉文靖謝文正致仕明日
逆瑾出管司禮文臣慘禍往往自殺十一月晉吏部
尚書已加太子少保公直聲久著風裁俞峻御史某
滿三考及郎中某員外郎某借給與援必覬京秩公
一日悉外補郎中某賂閹永成乃斥守黎平郎中李
逆忤太宰出守夷方乃改杭郡工侍某同公里閈託
閹榮求改吏部公對衆面詰之曰君年尚未秩已不

卑循資而往不愛不貴乃託斯人速化乎逆瑾嚮公
日甚而輔臣畏其沮格所私積怒叢讒乃起安定張
綵入文選其間公戊辰七月推員外郎劉吉爲署
郎中舊典也瑾謂公越選法矯　旨令致仕又摘公
推薦雍泰爲謗削籍爲民公二子在翰林者調外任
庚午二月瑾及其黨造獄必覆公家公不懼徐曰吾
於國因功焉敢責得於天然反心不欺豈竟殄世於
彼秋感疾八月十有八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
九月瑾伏誅　卽公致仕已遣官營葬贈太子太保
嘉靖五年冬席文襄公在禮部覆議御史陳克宅陳

察奏明公行應謚法　賜謚襄毅公配張氏先卒繼
高氏俱贈封淑人子八人詔舉人先公卒誥吏部右
侍郎讀戶部尚書記詩舉人詞誌諭戶部主事女三
人壻右布政楊惟康孟昌曰利趙宗孫男十人某某女
二人正德初鋭在翰林讀中秘書親見公事戊辰鋭
叨充史官恭對　孝皇實錄補纘鈌遺分蒞戶館閱
公及周文端公封章每強指太息曰斯謂古之遺直
世之標表公爲兵部時太子諳爲左給事中讚爲御
史底與大臣不得任子爲諫官　詔用耿清惠父子
例改給事爲檢討御史爲編修二君仕已十年明直

清約名出縉紳然公家庭之語不許及政故鋭今敘
道有二君未致詳者鋭在後渠與子弟門人商推古
今相業僭評公德有四曰昌言直道推賢敵爲公心
賢妥安雍秦數以巳官讓之公平奮自有記他所貴
措已屈茲獨掇其係時運切治體者云爾銘曰　奕
奕大許維周之裔培根枝遂維百斯世爰發厥秤公
降適期豈挺孤操聿賦宏才峨峨憲府堅秉大法何
奸不擊何蠹不發虜毒斯蜂擾我朔方公底定之治
險成夷爰貳邦教賢長協閭月上危言曰際明主陳
力靡績返服東厓有截其壁公立與偕弭召而起資

總文武自條飭公爲周吉父權閹扇虐如林斯焚我
持一心可事百君世之趨競公辟如污世之憚秉公
後如塗震不及躬夭克有定煒煒來嗣佐我嘉靖

書易程朱解後

周易程朱解二冊金陵梅損齋所藏也損齋既化其
子鎡賣書以養祖母予在南雍以奉金易之損齋名
純字一之先世爲指揮損齋舉進士授知縣巳更就
指揮晉中都副留守不附中官罷歸閒居十餘年卒
狷介無累雖一餐必擇其人與其致禮然後食篤信
程朱氏不好文章家言所藏書皆手自抄校予在封

部閱其所送一史代之不受因記其行示晁董嘉靖
壬辰秋九月巳酉鋭記

二程文畧序

學者之誦論語也其猶庶物之育於造化乎飬其和
爲至飫不知其自也探其原若無涯不憚其難也若
家語之所輯戴記之所存説苑之所掇何其駁詞與
而小康之歎德怨之報流於老氏然必七十子之傳
也況其他乎秦漢而來皆知師孔氏用於世者其言
無考辯而著書莫粹於程氏然遺書雜於衆手文集
間多闕佚未若論語之精也鋭也用其質明效茲䑛

力輯爲程志文略大跡敷闡儒教乎切良行可名宋之一經矣夫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皆爲之略臆而采成則庶乎文約而功省銑也望諸後賢云爾

獲麟解

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風變於亂斯人亂之可拯乎頌反於商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馴至於定哀天錯而無章世糜而無紀物是無微妖作亂屛斯何特也魯郊獲麟麟治瑞也聖王之畜也其諸天之未絶意於斯民與若曰紀異將與鸜鵒蜚蜮同毒非

反常之論乎春秋成而王綱明邪行懼民免於左衽道傳堯舜功倍湯武是故韶成而鳳儀周定而鳴鳥麟斯爲孔氏之祥乎

關雎解

毛氏之說關雎也曰憂在進賢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夫窈窕淑女德莫茂焉君子好逑配莫宜焉然而君家之肥非獨知之致也承祀之殖非一手之辨也昌亂之衍非專寵之充也雖然組纂之麗或傷於素容袂之良或害於貞詞思之斂或偵於哲必將蹤進而僇於配多舊而安於須故周之后妃廣於求助精

在得媛宗廟之荇左右流之其媢嫉之屬與能事神者於人毋宜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彼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爾忘其躬也樂乃有與爾略於色也夫公其心則合異以爲同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心苟私則判戚而爲敵易曰列其夤厲薰心古帝之聖曰堯曰舜事咨岳牧好察邇言上其化也岳孫帝位九官讓能及乎王澤大熄孅存秦穆悔過求臣猶稱一箇是則一言而治者其好善乎一言而無者其妬才乎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者異焉曰宮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何爲之文王未親

迎妃先畜嬖御豈太任之替於教與禮稱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得年九十有三武王嗣位之十三年伐紂中庸謂其末受命則文王之爲父蓋甫冠之餘也豈有聖人而乃棘於色乎或曰蓋王季之嬪或曰周公之追述道既無徵迹又近臆不其蔽乎文德與嗟乎理之常新隔世可推事之成陳往步莫得今六經之文缺譌有間矣然風傳俗習斋制餙器則近古者猶得其音塵是故君子之學識其大者闕疑蓋舊愼乎其易古焉爾

答薛君采論中庸凡書

銑白昔温公通鑑成惟王勝之徧閱之揚雄作玄覬
者識其覆瓿僕讀中庸自識淺見用教兒童吾子締
覽劣言加之講討何幸幸區區之愚非敢妄作求高
前人也中庸修道之功在戒懼二言無内無外無顯
無隱無動無靜無人無已息邪定躁體驗歷貞者
何中和是也不的中和則戒懼者何物乎然舍戒懼
求中專在靜坐擬認其象則失之空寂中和一事也
由動靜而分無和則非中矣此龜山延平之學非中
庸之義也本立再舉入德之序知白知微無惡不疚
已爾以盡戒懼之意焉夫中者事當可之名也誠者

言不欺之謂也非高深之號也商民康叔盤庚誨之
曰各設中蔡仲徒改行周公誥之曰率自中說者乃
抗爲二聖傳心之要中庸誠曰者五道九經之學也
全盡靡大約文爲誠若曰實理毋乃增其本無者乎
夫皇昊設卦倉氏作字未有簡牘之煩理性之辯也
有是物則命是名有是名則立是字後世聖人因之
闡揚示道編綴成章是字先而經後矣假借云者雅
韻之爲雅之屬乃聲意相通各有定止若訓天爲地
假三爲二可乎今曰孔門當爲說文則論語所云學
文游執未云廢之況古人自八歲之後已習而執之

乎文有定體習之讀矣所同又豕事於爲哉孔子
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先儒立氣質天地二義以調
之後變爲理氣又上移之太極陰陽無不然者夫孔
子道其全孟子指其本孔言靡人不符孟言有時而
窒孔子謹於習孟子充其端兩義互資而後之說支
而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陰陽之流行也形而
下者謂之器制用之肖似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舉
居其一利生民開太平法造化網罟之類是已說者
移以訓理氣可乎温公之信言不浮其行也邵子之
隱探乃淺乎實也周子取老子有物混成一章而圖

之是故主靜爲本無欲爲要豈一蹴可致乎薛文清
曰程子之傳道以其教人有序爾象山答慈湖本心
之問慈湖遂悟此心之廣大變化夫顏子極仰鑽之
勞斯見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道若所明止
於靈所悟出於頃人已隔判事務遺棄聖賢之傳授
無之來論謂僕不用心于内志于爲文故本原亡實
見誠然誠然僕常自咎近年浮心俗見粗知解剝乃
涉世深而讀書又然爾非古人本立道生之趍今覩
來言寔慊予懷不向自尋而玩討故文是左非右如
貧數富財原非已有縱令當物不免蔞空況乎越人

問雩夏重疑氷乎誠見是也則吾子可删老子解僕可焚中庸見矣僕勸吾子絶意老釋矣奇者異之奏也常者俗之厭也哲者衆之鄉也學楊氏者未得其仁而流於私己學墨氏者未得其義而流於夷親故君子慎乎所以道人者昔帝舜命契曰五品命夔以直溫四事臯陶矢爲九德箕子演爲洪範老釋同乎異乎漢學黃老得其精唐尚釋氏泥其迹宋儒以儒附於二氏如龜山而下者是已然立行不折可爲難矣朱子猶嘆闢之況下於彼者乎是說甚長茲不能盡愚言傷直矣幸毋罪

封大理評事王公暨配孺人胡氏墓誌銘

郡太守王公治鄴之嗣年嚴法而原情糾散而與下吏威而民附之嘗過我後渠亭贊成政王公蹙然曰先公之休天民弗克嗣以施于郡人先公少從先大父宦於晉秩微而事勞先公綜助外内井井年二十有六悔其未學卽束書東歸從莆田張守受詩勤誦熟味功倍而理融摛文貴簡書摹松雪喪用朱禮破堪輿邪言改葬先兆序昭穆吐音洪朗修容峻偉遭偷兒之厄已乃奇先公狀貌釋之而請罪五十有一年入太學已受天民推封評事先妣孺人胡氏貞順爲媛才決如士貧不憂裕不施勤於内精於組紃酒醢之具此天民日夜孜心懼亡暉揚也銑曰夫人罔念其先罔以家視官至於列貪饕世郡公知道夫幹蠱其正節乎學詩其立治乎舉禮其起民乎袪邪言其定尚乎貧裕其堅操乎精具其修贊乎服盜其遠侮乎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他日王公造後渠請曰先公先妣葬闕銘先生如之何銑曰公毋替前日之思斯銘矣評事公山東魚臺人諱鉉字汝器曾祖斌祖友世以淳德聞父英官將仕佐郎母程氏嘉靖五年八月十八日卒享年若干胡孺人正德十

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卒享年若干封君再娶馬氏子三人長卽郡公次俊民又次秀民俱邑學生女二人壻白榮劉儒孫男十二人女八人銘曰道而履順而止儀諸妻子兆爰宜河之涘我銘與河洋只

贈中丞黃公伯魁歸序

君之於臣以用爲禮遂其志則舍可也臣之事君以進爲忠存其防則退可也予嘗覽究古昔之文考核興替之故臣自重君斯賢之矣臣見重國斯昌焉矣然自周季以來卿相大夫貪榮固位賤身而亂邦者何限良史志士歎臣節之不立致主惡之靡託闡揚

幽滯標表清尚下狐趙而上不推伸四皓而抑三傑已受賤於異端放言嘲哂創立殊稱異父許由上誣堯矣夫君臣之交秩之天也進退之決立之閑也用舍之審相之宜也天不可易閑不可踰宜不可覆昔者錢宣靖之勇退崔清獻之力辭其將奚騎位不能餌人主斷然而禮下慱夫勃然而奮志易損之頤曰利貞弗損益之斯義也可不明於臣乎今　聖人在位嘉靖茲世修禮正樂兩安體陞登耆拔英罔拘階序近者拔天材於屢黜之餘力於耆老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而都御史秀寰黃公伯兕上疏東歸黃公在給舍權強枉而顯忠直在巡撫飭兵戎而鮮貪殘政簡而括靜而威吏民咸安將有鼎鉉之授乃退歛帆於順流包澤於尚往晉省諸君自方伯宋子而下留公已難違公不欒思永公名於後人須發善頌於作者專使持述德之章來我後渠俾係一言云爾

王文莊公文集序

成化中容思先生叚公之㳂石南陽駝略籌書宣揚教化拔才於幽覈流貞於闔闢作士二人焉曰文莊公王公諱鴻儒字懋學曰舉人張氏諱景純字文粹叚

公之教兩公也開賢軌達聖涂俗習濫詞一切刮剥兩公之學容思也言擬行模心融慮豁兩公咸資稟良篤思致精密博貫百氏本主六經張氏未仕而卒文莊公起進士爲地官郎出督學政入晉監師巳貳太宰于北守司徒于南政有繁簡地分邇遐而服儒誦書弗因官輟蹟述古昔不謬方名旁舉僻隱若稱章句發輿輸物咸成斐然是故詩達蘊抱閎溢眞也文切事理罔捏泛也援典相時罔閒協也正議中旨罔鑿細也可以翼經可以裨傳可以播薈序可以眞宦仕文莊公既歿之十有四年其少弟懋德守盧梓而梓焉往者銑在翰林公守少宰屢持公謇蘊訓厥發公闓朗光大言無支浮目所眞覿步必履之是時邊武得權政門頗雜公癉憂歎泣雖在貴顯如困葛藟受厥却介之義厲絕羔交之私上下遠近咸稱爲大雅君子云嘉靖癸巳春正月甲寅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酒致仕相臺崔銑序

治河總考序

詔著吳公静之巡撫河南之踰年貞度飭務體宏理密謂河之災豫修塞勞煩足當一邊之擾既擇才而任脫夏邑之泖道趙皮之潞又命前御史劉隅氏輯

河書開封顧守鐸刻板畢登長策可稽而法焉嗟乎聖神如禹猶曰十有三載乃績然不能絕後害自漢以來知議之能行之勇力之腐舌刮齒焦心銷骨多者十數年少者三年輒決夷屋襄畝漂貲蕩生天子親沉璧馬臨水太息　國家都燕輓江南之粟上下咸賓命焉既賴河以利舟楫亦恐其淺嗇滯粟粟至稍後舉國困憊一邑一郡之災不暇恤矣夫濬故道分橫流而後安舍是無策矣然沙積地高道然後塞升沙並岸水至復然萬人之功付於烏有不若隨勢相宜別就奏下之利而道之毋與水爭毋犯水怒毋惜秦田毋阻多口所占田廩量給之費而蠲其租民亦樂從況並河之田有填淤之饒可相易乎夫物敝有因水決以漸此塞彼行非由齊發蟻穴可以毀防線隙可以崩郭故貴乎先事而備一歲不溢遂幸無為玩日愒月坐待其不支況乎遷代之速不盡其才官設之分不專其任卷埽築堤姑且苟完買逸賸價非利公家乎今夫農之作垣也其基厚其上塗題枿孔良築削孔力雖遭秋霖之潦無傷豪末官府作墉或破百金不月而摧何哉農自為而官為人也嘉靖癸巳春三月辛巳相臺崔銑序

新開潞安府治記

夫事莫成于循平莫敗于幸倖夫心莫寧于亡耀莫競于浚取任獨知則激通情激通情則覆道軌其無害乎比喜者排之害已遍乎矣臣乎可不慎動與初青羊之民習於盜而恃其險聚則爲叢散則鼠伏持挺爲器漸剽村墟出沒潞懷衛相之交將及五紀非有弓矢戈騎之利破城殘邑一有司可制之嘉靖丁亥賊劫息村及黎之郊山西憲臣乃溢其事覬成奇績反敗於賊殺官屬兢戊子秋　朝廷遣將合冀豫之兵征之河南憲臣潘公塤取謀用間始入其阻已共肆厥伐旬日底寧無亡鏃之費　皇上至明大仁志存安輯又命兵科都給事中今大宗伯夏公言奉詔勘實止枉剟革冒賞降實德夏公已上議謂潞本潞郡古號上黨大都偶邦勁卒起凶唐皇嘗為別駕今建州置官體勢尚輕盜居幽左靡所統任其穴於要害凡皆未宜今當陞州曰府立縣青羊之陀玉峽虹梯並立二關蟠溪玉斗白雲各設巡檢我固是險是拔其腹心又四年為壬辰內外謀協盡行是議上錫府名曰潞安舊統六縣復增其二附郭曰長治青羊曰平順官署備府制惟減附縣之學癸巳春

中丞陳公逵命知府宋圭氏刻石紀由曰兹舉也
明主之抑倖功大宗伯之發石書識恩長弃可泒登
載平大潞七狄而農勸厥地高栄歲止一入業于機
杼之攻商擇鹺利藩姓番息㝛校鉏各修其所尚
俗故儉漸流則奢性木堅易之則悍御之得道可以
衛京師控河朔御之失道亦以資鶴強敵如光開府
之訓將以選受循良慎封美化一之於中和夫攻御
民之轡世禮運轡之手也是故上本下本可與守倹
道廉興讓可與言恭正之學以用其堅齊於制以定
其錯故譬斯教農桑而渤之亂理安文會與教學而
變蜀之陋矣

自憤

歲月代新德業惟舊老已及之伊何是咎死而後已
毅只曾參大哉聖學七十從心汝齒卑長踰五望六
幸右於天力強志肅毒叟存世期歛秋實至要維微
曉綮不畢

杭州同知黃公暨配宜人張氏墓志銘

於乎黃公以正統丙辰七月廿有七日生幼而穎長
而文壯富於學成化甲午始由太學生得舉又六年
辛丑成進士出知江陰劇地健訟南北各性公辟奸
路惡王高革面靜守恪附邑更簡順徵入內臺例得
御史內閣銜學士結權閹共擠罷李尹公忌公爲尹
鄉人留一年陞鎮守知州夷服無民無城止部洞蠻
公直施其大安若省府宣威寬利夷大說服平普安
之亂遂調爲長治如鎮撫公臺吏累上厥最晉杭
州同知清惟杭素巧欺泗脫戎籍公察糾源蟹歲增
千人行伍充實弘治辛酉正月廿有一日卒于任公
先世盱眙人曾祖曰成元末來濟陽祖曰思禮父曰
銘公諱璽字汝器配張氏勤於績工助公孝祀念公
末子陰紉貳室萬里槩行往候公疾留妾而還成厥

子之業正德戊寅六月二十有九日卒生正統己未
二月二十有六日子臣側室王三子相甲早死表邑
學生宜人二女壻郭鏞張昊適呼詰張玹者劉氏出
也孫男一人女四人臣字伯鄰進士入翰林拜給事
中今爲左布政使當就傳公授之訓曰吾莫乃舉女
幸女異養尚纘于詩書取其道以提身詞耳後榮寔
倪厥就宜人慈子不溺策進發解當其斥子之過雖
至戚爲謝不解伯鄰沉介而通恪恭而毅探古發言
妙思通理在給事冉歸養母宜人已卒十五年請銘
補銘詞曰太史率吝我黃公胡窒厥逢痾瘵乃躬

彼忌彭卿肆大蹙明我盜同由東施于鬼邦宜妻宜嗣
引聞渢渢

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傅諡

襄敏王公神道碑

襄敏公以弘治戊午十二月一日卒于邊　上震悼
爲輟朝一日已錫贈諡遣官治葬事西涯李相公爲
志今嘉靖癸巳四月十有九日閱三十有六年公次
子錦衣時請銑文隧左之石銑少聞先君子稱公有
文武大略後入翰林多以任術毁公者正德初修
孝皇實錄得見國史考公守邊其偉夫忌功媢才心

隳於戈戟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何其
不驗於今小人苟利其國雖殺身罔畏矣有於國已
爲公立傳勝諸石室茲掇其凡以告濬人云公諱越
字世昌濬邑人曾祖曰顯道祖曰恕考曰願皆贈太
傅威寧伯後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三世妣皆贈夫人景泰庚午舉于京闈明年辛未第
進士授監察御史左都御史寇公性嚴臨吏苛切公
能當其意超拜山東按察使天順癸未大同有警
英皇自公爲御史偉其貌及奏對暢朗遂用爲右副
都御史果能飭兵走虜成化丁亥召掌院事庚寅奉

命自延綏出塞至虜黑川擒賊四十人斬首百級進
左又以斬虜功再進左都御史初虜居沙漠以黃河
爲限水凍而入冰欲解而去邊人止防秋冬春夏以
餘力墾田修城後虜入居河套河套者河之隈也廣
衮數千里草莽豐茂産獸肥美前代及國初累砌城
壘置兵戍守後弛防虜遂占居出没無時邊坐茲大
困癸巳公諜知虜它掠遺老弱于廬選精騎萬餘自
出塞齎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伏兵數百人使休
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萬騎齊瞰之從火且擊且射
斬首二百級奪其馬牛羊器無算毁其盤穴焚如無

遺比午虜自外歸哭聲登于天悉力追軍公結陳
徐行殿者與戰及前伏兵起又與戰虜再遇伏知我
有備大慟渡河而遯自是邊無患者二十年甲午加
公太子少保增從一品祿掌院事公抗言將士功大
賞輕乞移已官償之不報丁酉加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兼左都御史庚子同太監汪直出大同襲破威寧
海擒虜男女百七十人斬首四百級封威寧伯仍兼
都御史辛丑出塞夏又佩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移
鎮延綏討功加太子太傅歲增祿四百石內閣萬學
士忌公功名太盛臺臣承其意論公生事夷狄作討

怨望罷公爲民適居安陸弘治初公上疏翹冤 詔
許還濬甲寅復左都御史致仕丁巳陝西三邊大擾
詔加太子太保總制寧夏甘肅軍事入見 孝皇
禮貸稠渥又出塞襲斬賀蘭居虜百人還所掠人畜
兵械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又言哈密屏我爲外防向
爲吐魯番所破逐其王今吐魯番引罪獻所侵地宜封
故王以守未報而公卒後西夏不靖至許襄毅克復
哈密乃定如公策云公兩取孫氏終取陳氏後孫氏
封淑人餘贈封夫人子四長春次時皆錦衣指揮僉
事次昊次昕女適都指揮梁珏孫男八人女五人公
生宣德丙午十一月五日壽七十有三公姿表英奇
遇事慷慨自許闊解至決疑侯度謀久膺節鉞身冒
歷戰陣徵險易虜情眞偽將品士勢定諸胸臆談如
示掌出奇取捷慮成而發必中期倜才知柔則辯強
皆樂爲之用又精吏事判答章奏口占授吏曲當理
情爲詩跌宕快爽能道人意中事聞者解頤在院舉
御史屠滽倡鍾楊守隨王濬可大用後皆著名夫自
古君臣論治雖虞帝禹相皆變三苗至末造夫子稱
恭已正南面然禹猶徂征夫子作春秋予伯抑楚何
哉蓋夷狄人面狼心虎猛熊突不可以德柔禮訓苟

趙府味經堂　洹詞卷七　四十三

肆之狷戮倫紀臨民命奚所不至晉失算五胡亂之
宋内金幣積而成元之盛然自漢以來文儒矩臣不
足與議兵往往別求雄豪勇鷙之才夫君相者天下
之樞君明相忠準夫惟文則人咸用情劑量才受栽
抑過舉彼大廈明堂豈一椽之任邪銘曰 大明御
天道邁千古復我文明放彼醜虜 文皇至勤立馬
陰玄貪哉大漠絕却狼煙惟豐而解惟愚是事窟虎
堂階謂可馴只英英太傅天子才雄肅臺秉憲荒徼
治戎兵不大創虜傲不絕我甲我冑往擣其穴虜曰
遯已西域底寧二十餘禩庶幾戢兵嗟兵猶火焚自
不戢奇事生疑累功起妖滑滑漢江公宅其瀕吉祥
載酒句泣鬼神幾冉不寧勤公栽託嗟公老矣遽翻
其波嗟嗟驕虜人熾如炎誰其遏之不畏其喚軍亦
罷止官靡資止疇扣天閽起公夷止

洹詞卷之七

趙府味經堂　洹詞卷七　四十四

洹詞卷之八　　休集

史論十首

魯莊公論

崔子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怗然從之古未之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於辭且欲制其僕從胡得為篤論哉夫季友之稱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文姜失行國人恥之故敝笱諸刺興焉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勇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恐其子偶其下彼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弒奚有於子之廢是故杖襄國郕伐衛歸俘於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甘役于齊蓋襄公之威奮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哉夫篤于義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顧其取一其重者戚戚不繫于中如莊公者殯父復讎而已他無所忌焉是故居文姜而餼其養責襄公而絕其使枕戈衽于衣衰食糲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庶治兵蓄銳覬釁而東以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寧無恤我之不幸者乎彼楚旅一言士如挾纊秦紿懷王項羽猶得而假之況乎父子君臣之相為是人心之不容已者哉惜乎莊公既幼而愚又無石碏子犯之臣庶公子者

方覬釁而徐圖其利害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右上篇

崔子曰魯桓公孰弒之文姜弒之也桓公謫夫人之淫夫人以告齊襄而公斃于車蓋夫人與謀也魯桓弒兄而立每自危焉結昏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汲汲焉援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也其受變於夫人又奚故曰弒君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斃夫人孫于齊畏魯人討之也當是時魯有良臣以其君義無利國之心人思奮戈而為之刃讎則夫人戢其恣齊襄失其挾矣母子雖至恩也然文姜大惡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子不得母臣不得君聲斯大義夫人終孫于齊矣不然責諸別宮使其自謀可也魯方幸安佚賊夫人何憚焉如齊如莒宣淫于衆而無恧容是相安而習默行莊之家政混如也夫藉人以利者害斯隨之恃強以立者削斯及之彼見利而後利我彼有取而後強我若其力之足致者毋弗飫也般卒閔弒魯再罹婦禍也殺惡立接齊三成魯亂也其不亡者幸耳故循義為利者不空強禮以立者無敵詩曰自求多福大國何與力之有右下篇

申生論

崔子曰孟子有言有求全之毀豈不信哉予讀左氏

至申生以讒見誅未嘗不垂涕也及見後人責過申生則又低回太息而深閔其不幸嗟乎昔如幽王故褒姒得以逐宜臼周惠如衛靈故南子得以弃蒯聵彼晉獻公者寔奸人之雄也紿虞伐虢一擧而兼如制雞犬齊桓公信義布政于列國不能致其一來豈一姬之知所能欺而使之邪蓋眩於邪孽廢適立孽之謀內決久矣命玦之佩偏衣之衣二伐之役國人咸知世子之將危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立奚齊矣申生已踐東朝之位國之屬望而歸心者也重耳夷吾庶公子也莫適主國故二公子能亡申生存

則晉終非二孽有也故獻公之必殺之也申生如被惡名以出獻公猶欲甘心焉爲宋焉之受伐爲長萬之路獲父惡怨者身死爲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禍辭難明也快心之忿情難什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

里克論

崔子曰里克弑二君春秋於奚齊曰其君之子於卓子曰其君何也夫獻公嬖溺𡡉寵邪庶必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者僕忠言一切藐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弑晉無先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孩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與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克中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適言則克之才與權觀晉矣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如齊迎小白魯反質僕則晉卽定也顧徇荀息之愚立卓子意將紹亂源而啓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乎嘗討哉才足以明賢權足以訖事而緩貳其圖誰之罪與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嗟乎事當兩難有義會之勢當審道行殺樞之執義宜中戒乎猶見幾宜豫戒乎哉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

立談其易也懷則其難也倒瀕則從也化重泰山其非也死賤微蟻背叛亂而君弑息孰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爲臣者知爲政君斷乃節輔需乃事賊遲疑計待而勢更矣奈之何哉

趙盾論

崔子曰昔儒之罪盾詳矣然而有遺論焉夫盾之將難晉遇死徒以免靈公之弑亡一節臣盾之疑君越矣晉襄卒迎雍于秦已遭穆嬴之迫不得已而立靈公是置君在盾也靈公少志不在伯盾會君伐國穿亦侵崇然則公之欲除盾得非年長慮易畏其逼與

居非手弑君者情狀深閔又名賢大夫故董史及夫子指其迹以誅其心婉諷微指嚴乎斧鉞夫果忠君愿邦誅不用去爾越諸異國如宋衛齊鄭誰得以弑逆加之夫因難而逃陽若避然陰假手於其黨已即返國執政首惡何辭故曰亡不越境又曰越境乃免盾之權富強宗豈能棄而不返哉盾固心服黃族矣嗟乎柄臣不可同權中才不可世政昔魯亂矣季友忠而僖公立及意如逐君矣晉亂矣趙衰文而文公伯及盾弑君矣其始也託臣賢而政攸歸其久也豐私家而權不復賢而貽患於國況其他者嗟乎御臣之節承家之忠國不易能哉

季札論

崔子曰更至者事也準權者義也不察其勢望以施難居不量其後處以所近安矣愈積而義全損矣蓋後人迂泥之僻焉爾季子春秋之哲人也不以愛子傷其性不因寳物逆其心聞樂知德覘國知終如此其哲也曾謂于其宗國而忍付之顛越哉夫立適者常取賢者權常則一夫可由權則衆賢斯舉以禹之聖不能襲堯舜之讓蓋順時宜民之道非已可得而強違焉季子逆見其國俗既狡而王僚雖光又皆青

亂而多才擅國攘位後必有之吾既莫之何也已吾潔已以勿始禍自靖可獻于先王雖廢先君之命姑全其義蓋叔齊之流也後人議者曰季子非中庸季子宴禍吳國故春秋書名以貶夫季子聘魯已三十年而後光亂作聖人之仁不如是之深險也春秋即此事以著義比見事以較情乃豫舉其人失中之行而貶之且甚逖也春秋有是例與楚椒秦術復將何以爲義邪故五經之失學莫甚於春秋

魏徵論

崔子曰語曰有一言而喪邦者其魏玄成之謂乎自漢之亡也戕于董卓列爲三國殲于五胡劫于篡奪分爲南北竭于奢隋中間民命邦倫泯乎碎矣唐秦王負神武之略更聰明之實五年而天下定夷氛清徵輔建成乃日以殺秦王爲事果遂此謀則彼建成元吉之昏狡必不足以荷大業宿膽悍將並起亡唐生民之難伊始論者曰王魏事太宗猶管仲於桓公先罪後功殆不其然夫齊襄不道子糾小白皆庶公子無君國之分其傅輔之爲旅避害襄公被弑齊臣遠慮協與情而迎桓公夫定亂以賢勿以次受立以衆勿以黨愛之正也建成則命太子也固異雖然論

微者舍其彝邦之大而嘗其事僭之細何居秦王斯世是寄亦豈可坐視宗社之滅哉但玄武之舉遂致綱常惜乎其無需也嗟乎知莫大乎擇主忠莫大乎存國義莫先於居身微也知建成之莫可輔而早去之復佐太宗可也拳拳然思安唐儲之位然殺秦王討黑闥之外忠言長策無聞焉或曰微雅伯王之器欲輔建成有爲而以王猛自處也不識建成其符堅乎益彰其闇也已

宋復讐論

崔子曰痛乎宋高宗之南也父兄執矣母妻虜矣守險而險失恃兵而兵散夫取天下者乘人心而已矣宋自王安石用事變以悖京小人之害古未有也脅進而佯退圖利而援經倡邪而任道其僞君子也殞其生又伐其死排其猶又滅其學誣其罪又載諸石揚於朝一工之末垂涕而畏公議易曰包无魚起凶无民而濟有是理邪然則宋不復興與孟子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方金之下亦亡帝中國之志而民初遭虜虐思毆而去之金人立昌及豫旋師大漠高宗若能政任李綱兵授宗澤貳以韓岳糾兩河之忠義豈可復也是曰順人岳飛朱僊之捷虜備民悅高宗

若能內任趙鼎参用謀爭招撫惠服明罰正典嘗可復也是曰乘勝夫何汪黃間其交秦檜脅其主臣身弗保何助於國已而金謀既成逆豫再廢策士材臣効能宣力中原之勝豈易窺哉且夫興滅振頹復土拓國必有定規以包之實德以充之言其下者子産相鄭孔明立蜀王朴輿周皆功運帷闥而効收遠荒宋之君臣任人也忽邪忽正修事也忽暗忽明議制也昧是今非雖有一二臣然而張浚失之罔陳俊卿失之懦趙汝愚失之疏其他本乎無足賴也奸人賊相甫罷即作釁之延蔓叢棘尋引根滋莫克剪伐儒者迂辯疑學角勝成敵小人遂因之立禁以排異已宋亡而後止然諸臣猶昧目而非未識僭而任復讐徒爲簡牘之贅已爾

岳飛論

識者曰忠武之屯朱僊也中原咸思附之盍違詔而復舊京棄小諒成大績不亦茂乎崔子曰不然易否之觀曰有命无咎臣之事君無貳適國之遭難須共濟理反直者諫可也拒則止事將成者請可也專則悖吾既逆命矣何以責下之順哉高宗孱主也親見父兄母妻之辱甘於寬伏而不敢奮蓋畏金人獷悍

難以綿地之力與角也故稽之言與之投使忠武抗
而北也武罪其違詔而叛名之將何以伐狄乎語曰
同力度德自王安石用事以來宋失民久矣彼兀朮
者非折箠可下也且勝負之幾大智難料郭李嘗敗
於思明矣況力十於思明者乎夫民之苦虐者投仁
以生也厭勞者望我以佚也斯二者忠武豈得而遂
哉檜小人之雄也彼小人者吝於謀國而捷於覆國
拙於用才而巧於壞才人將有為也掣之曳之必窮
以促使自失其據而兼毀其名以實其言卒亡國而
後已忠武果北檜之甘心快忿者一端而已夫至此

復安歸乎夫帝王捄亂之道二曰德曰相將其末焉
耳是故附衆以仁招攜以德迷方無悔者始討之而
弔其民故德九而兵一管仲范蠡佐伯者耳齊作內
政而後攘楚越生養教訓而後報吳蓋本搖者枝披
其心防隙者木毀其成夷狄往來之忽固非鄰國之
守然彼君相如此徒言功於一將不然之甚者唐李
光弼一不朝乃至憤死非代宗同難故幾不庇其宗
是故忠武臣節周矣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子無賞辭
焉

朋黨論

崔子曰王者之政公與平而已是故以通民之志以
定民之趨無以激之嚱不生無所鬱之勢不渙故曰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夫水至靜
也觸於石則且聲鍧鍧然木至植也濕於風則其枝
搖搖然故不公必生異心之民不平必成告訟之習
三代而下漢有鈎黨唐有牛李之黨宋有洛蜀朔之
黨皆起于季世闇君政陂命亂焉爾方其盛也君相
明忠風化渾朴賢必上佞必下道所共由怨亡自作
其衰也反是用舍惟其我便刑賞決乎衡準賢則斥
則柏舟起歎佞咸升則尹氏被刺上猶不之省乃朋

小人以與下嚮於是一黨一籍各因類聚或掎或角
晉尚力競漢之黨基於和安之代竇憲梁冀之敢僭
楊震李固之受戮君子私憂邦殄思以直躬清議而
存之唐之黨積於德憲之際陸贄裴度之外延齡鎛
吉之寵小人闞視權利立交傾軋宋之黨出於熙寧
元祐之承安石惠卿之售奸諸賢之投劾而避學者
譏守柴術推量勝負宦豎儉臣各秉鷸蚌之持以肆
漁人之取夫漢之君子忠而昧於時所謂知進而不
知退也唐小人貪而忘其軀所謂安危而利菑也謂
漢為黨是罔之也謂唐為黨是舉之也小人利成則

爭賊其肺腑而恬何黨之有宋諸臣如洛之道朔之節可觀世矣蓋若獨大其有以服乎人者之心也易曰同人于宗吝其可得免乎夫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與裁同制之謂教由涂陷港求端與揣弥能御知期合契符末之或濟也黨碑樹止金虜蹂之渡北南渡茲風愈竊士議未一宋社已屋夫忘國之大讎乎判是辯合吾之固有師承是專卒流於空談靡考於實績孔孟之道猶老莊虛無之誕嗟乎政之偏也始於怏已終焉喪天下學之偏也原於任已終焉誤國小人之害不與是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許衡論

崔子曰聖人胡爲而貴中國也禮義存焉爾胡爲而賤夷狄也棄禮義焉爾中國而棄是斯狄之夷狄而知慕是斯進之是故楚乃春秋之深咮絕者也然桓文任伯皆緩伐弑君之賊而楚莊能討徵舒春秋略其假而予之故曰禮失而求諸野不愈於大放乎昔中夏陷於金虜百年而後元興許子之鄉爲夷域而自其先已臣夷矣狄之虐也日甚民之存者如髮仁人者忍坐視而弗救哉世祖知許子於潛尊其道以降禮故階之以救亂可也雖然許子未嘗以其君帝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今是無往焉是故儒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椎臣不誅則辭郊教有敕則不宣問伐宋則不對居元之朝未嘗久淹也故程氏朱氏之學禁於宋而元興之儒者之道滅於金而衡起之若夫化夷爲夏如古毛世斯經通之德不同久專之積迺致矣或曰劉因之隱非與曰元取劉子於名劉子出則爲食於夷是故危其身明往道則行徒祿則違可也尊德則就其臣則辭可也

政議十篇

均田　救弊　重祿　簡侍　省官
限田　本末　修禮　訂學　編議

崔子曰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因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況沿而下趨至今日乎然仕之善我乎心未或異也顧係乎主者乎三復之暇作政議十篇制遵今道循古合之人心不激不隨期之可久

均田

田之不均生自二豪貴官多賂富室多財額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富民又以餘田寬仕籍業貧民仕者優力役貧者代輸租謗謂富人家穀貧者官粟者也

富則曳絲席綺侈以相競貧者衣食下同犬彘牛馬
痛哉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税惜其
付之吏胥高下任其心衆口稍喧尤爲二豪扇搖欲
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喧而輟豈惜乎夫田均則
事均事均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使
民不過三日今厨傳之供騶從之煩百倍於往州郡
一下吏出乘輿列騎擁於衢術踰制度夷等威視而
泛常宜倣古限田先禁兼幷召集每丘田土共辯肥
瘠高田宜潦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乃定等分租凡
臣非將命毋得乘傳洪武制官人從有定數各嚴立

罰以懲不遵夫水旱之虐聖王遭之秦廢溝洫杜撰
阡陌漢以來良吏鑿渠致富吾相白磁至湯繞越百
里有大川四澮漳洹湯秋潦之溢壞禾萬畝構側竇
壓悉變沮洳古所開十二渠俱湮推之他方可知已
前元勸農法良吏臣稱曰王逾去今不遠可稽而舉
夫斂薄則用足力餘則農修水泉之溉督勸之讚又
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教
興而頌聲作矣

賢舉

今之士學校教之舉業科目取之文詞非古也然不
可廢焉昔成周每夫受田百畝死徙不出同井聯之
以比黨教之以鄉大夫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爲
本六藝以翼是故亡饑寒空其身亡奇衺岐其心處
服孝弟出及忠順造乎德衰臣叛民失業士失學國
則課力是先士則投好宅心孫吳以兵售李悝以農
售蘇秦張儀止掉三寸舌動七國弁髦其主蒞臨其
民四豪養客乃至甘爲雞鳴狗盜者向使有田生之
有學拘之有科目進之不至是也蘇秦固曰使我有
負郭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　國家造士純用經術
然士論之求仕鮮以提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

之學有保其行試而考之省此卑選之遺奈久已棄
之況民各散居遷移靡常同城而不識面閭巷細人
之見無出財勢長吏不四五年非以微勞遷即因小
瑕黜是以止憑保舉曰付之公道故試而得人若博
之中呼也試而非人若博之遺負也何也非有參驗
之詳而觀察之可稽也自設官督學有司以事有專
職委而不治督學者幾歲始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
教故士益荒從今宜歲令縣令察舉民生十五以上
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淳行謹者上之守而登於學
其輕狡者雖才不取考校黜升責之太守督學官間

歳驗其當否以施懲奬士得第銓司精選其才斯畀授之任嚴考於課必堅守其法間有華擧者不延矣夫養士在乎學董學慎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峯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愛歟不悔二君皆遺構夫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重輔

周禮冢宰貳王而治天下春秋列國之興亦相一卿夫求才必於世取善必於衆挈綱必於一一則和洽而亡戾爭和乃太平之階也戾則荒亂之媒也我

皇祖威[illegible]而起布衣運制六合創出神造羣臣雖劉基之知宋濂之博通俛伏受成嗣主涖政咨詢是急六部分隸各勝厥掌故 皇祖厯左右相設六部神宗建內閣參機務實非相特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官直閣後必候其尊顯而方登簡平章之寄儀若周宰國卿是故削相之號收相之益任愈於前當用慎於今養望於素堅操於謟表能於試顯援於萃特崇於禮流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矣 英皇復辟親權三賢薛瑄岳正李賢正德中逆瑾竊政因戍元老奴僕端揆猶尊內閣劉文靖謝文正之怨止於械

秋顧近世之選者惟曰淳厚寬詳守故習常是特婦女之柔弱鄉愿之寡尤豈勝大受者哉是故約己讓善如恐恢慎是之謂德忘死殉國如宋君實是之謂忠防細圖大如漢張良是之謂才不然鄙於人主賤於六曹隳國綱摩士風昔文帝因寵鄧通必展申屠之直錢若水感呂言之見薄卽辟位而去夫有君之篤託有臣之自重胡患於不治邪

近侍

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官者言其宰晝丞弼是也左右者言其比近侍從是也丞弼君畏之侍

從君親之畏者匡德於顧明親者翼善於燕閒今翰林諸臣講經帝幄秩學儲貳侍從之最也往年論治者欲舉 祖宗故典令其分番入直以備顧問承望顏旨宜入警勸于闕王端毅公曰此多新進年少兼有輕才險德啓君多事亂君用舍者不若止行章奏下諸外廷則邪正辯白易於採擇此或一論也未究厥原人主孤處於內宦妾巧黠蠱心移志者何限夫有玉者璣旃有刀者錯旃不養才而恨亡良未成器而歎不利末之何矣今制進士及第之外選其才行者曰吉士讀書中秘三年而直史館顧教之文詞聲

律之靡啓其校試高下之爭贓名伊美苦效民必從江擇廷臣知道立德者爲之師亡則求諸山澤耆宿爲之謂服聖人存心行己之道乃切劘治體務爲有益人之宜要之必行無斁俟成而官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庶乎收承辟之功而免於端毅之譏矣

省官

皇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兩諫拂其愆違其郡縣以六事按察究其污濫自大夫以下必三考乃進一階是故官簡而事約而舉功久而就官德至今額

外添設冗齋吏官不督之勤工乃爲之分責不亦謬乎況乎下多乘進之才人懷速化之望添官則缺廣廣缺則易轉倖門聿啓居官同志事至限守而進難事成爭知而讓過夫一人而牧十羊則戰一羊而用二牧則鬥矣予幾官事之攝老子若烹鮮之喻此今所以士節不厲獄要不結役煩而民憊也故察其文案則束牛腰稽其簿籍僅同蚊翅姑言外服賦稅學校捕寇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縣所理使縣精其成府可逸矣使府精其成省臬可逸矣故省臬之職別若偕發廉貪孚能賢純而已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

出大豪而難推則省臬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衙役高坐司署止以行移相羈維簿吏不牽談小民不知名正德癸酉予奉使大梁過汲郡兩監司嘖有煩言治兵者厚其卒命用富戶盡驅之役曰尙有貴人於死而恤其輕者乎治民者曰卒止捕賊非戰也率優其身者貧何以勝役哉予謂之曰鈍請以醫喻有人外瘍而中寒疾醫曰用溫補俾樂之而瘍醫曰用涼殺毒藥之而寒劇不若使其人自酌其虛實緩急而劑投之監司皆服推之他可知已是故尊皇祖之制革內外員之贅事核其責斯信之工核其

緻斯器之才核其編斯舉之學核其直斯稟之毀核其迹斯下之毋賞私勞毋尙虛名毋宥纖惡毋承巨勢功行某卓郎陟大位如西漢故事是故一核執於上萬責積於下矣

師田

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彊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草略登仕大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亡支莫甚於兵往者劇賊劉七寧翁小醜甚延萬人朝廷遣官命將費二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

續至狼山爲風所覆然猶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縣僉民壯即古上兵近年增減廓定且戶各分門番更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戶僉出一人分爲兩班閒中多有伎射精技多力喜鬬之徒令之頂代不足則兩戶抽一揀拔悍勁授習武事否其材武者爲隊長首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五鄉一長平居譏察道衆小警團結以守夫民貧爲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每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盜

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予守侍說在朝大司馬彭公吝於銑曰非調邊兵不除銑問賊中有邊人乎公曰無銑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之 朝廷賞罰明重乃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貪精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在後編之一將古云習貫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銑奏行不月王堂平明年甲申秋大同變

本末

治有三要曰重農曰抑商曰道儉夫農皆以徙業商坐而取贏農業布野商賈財旨故一切之徵農靡孑遺商若罔知非摯商稍以敵農產而均之天下趨商矣民既厭農工必鹵莽食則不足即有連數郡之荒忽然數千百甲兵之餉于胡取辦于德宗父子寄命韓滉之資是時有琛山銀汾奚辦乎夫貴難得之貨矣遨方之珍飫之牛博麗娟之濫志斯商重而多故矣大家衍一口日供三飯比歲當千軍一餐之直向令一人共之無不駭而走也今官多濫征既有馬丁而又應驛既輸官稅而又領戶既充隸而又薪銀既取戶金而又䑛甲錢司空徵料有司典造推貨抽

分爲可殫記豪右之搏官守之漁不與是夫官貴民富非修巧轉移風尚澆淳散樸論者往往病之恤令禁不自貴賤始昔齊侯惡紫而國人不復服其價乃大減宋仁宗抑珠價亦然於乎苟非上下以忠信惻怛之心臨之誠文已哉誠文已哉

修禮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今可信者典謨鴻荒無逸立政詩數十篇而已然多舉槩究本制度詳於三禮儀禮精義而繁文周禮大規而猥事誠記博識而鮮效或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或曰成而

未用何哉斯言聖人復即道發即家豈如後人揣摩編綴乎若曰未行則刑措嗚呼何由致之蓋周末妨列國之僭者禮也故皆去其籍孟子已不聞其詳鄒魯之儒蒐獵故典采合舊聞於是捐攜其廢兼而存之今宏綱切領似周之章餘鄙頒允瑣必束遷列國之異政也如今之例豈皆 皇祖之創乎禮者人心之理也協之以同然百世可通也今王祭無樂大臣無廟仕者不奔祖父母之喪無功緦之假冠婚任俗飲射故事民無定止而游士異學而莫正倫人道流委曲司領齊民下賤踰限犯分雖有洪武制而廢矣

國無禮猶水無防人無禮猶室無基衝牆圮毀有椓哉宜詔徵四方明道與學者萃於京師準以典誥案以三禮參以詩之詠孔氏之遺一皆比以今之法學要毋繁宜從毋易裁成明典行天下垂後代俗同德一邦其永延于休矣

訂學

孔門之才嘗列四科此而成之跡非教使然也自先聖發立教所準入就其資之所便遂有篤行而闇敏聞而鮮守者夫先王之禮六德六行六藝以端蹈迪以周泛應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所謂餘力學文也兩漢學者力於孝弟忠信謹於貧富進退及宋禪氏行元老鴻儒向爲空教混而入於儒鄙謹禮爲齋木病堅操爲滯著雖程氏之徒亦曰先靜坐求未發之中夫中庸之教慎獨者存性也自忠恕以往至於九經孰用非性孰功非慎本立道生則操存始中乃德成之狀夫誠意而後正心無欲而後靜虛周有倫序令人未能立而先擬游翔得乎其言似該而偏其工似密而疎濫於陸氏濫於楊簡徐霖認心之靈覺爲性汪洋浚蹈肆厥謝語輕六經曰註腳斥論語支離黜大學非經謂聖賢有不勝誅之罪甚矣賢

於孔顏矣夫先聖存則人亡則書後賢躬行有得乃言之聖奈何述者誤用摘尋章句剽竊舊言而撰今之經考亭而典者標此爲的深穿力鑿靡不極乎易生質子曰茲書攻治忽曰始詠春秋爭姑舍周禮湊司空衍太極圖畫白紛紜殉無濟生人豪字之用其異道靡詞稗談對記之文發於技術包諸者之政不與是令秘閣之儲書肆之板上夫好古傳寫稍則充棟載則汗牛學者如入武庫如遊寶淺覽易倪深淡難知炫目濫聽道眞遂淹甚者覺僊邁鮮可檢實夫舍粱肉而甘蜆蛤惡識正味哉目丘墳

索典頌難夫子删定而垂永矣今宜祖述孔氏憲章
顏孟論証程朱循大學論語曰工止諸孔顏曰師友
非聖之詭説汗漫之浮文異端之蠹雖大儒所作亦
參伍去其複篇存其章章存其句存其字備斯精
精斯達矣

通議

客曰田不晝井而均士不畢選而舉或者未知本與
答曰事久墜非日奪之與道未明豈宜殺之槩今田
有定業業有重直奪彼予此誰其甘心夫介辯泣立
夫遂別等異非十年不可令如卓茂守如龔遂未考
已代誰與竟緒古者最審之國必有賢哲尋常相語
亦稱先王雖朝顯公道而鄉尚清議今士夫結援植
交爲己難擄況細民乎此非可卒議也夫治七年之
病不追致原不養生氣雖得三年之艾蒸骨瘢肉奚
濟乎中庸謂性者天命也率性者道也教以修之上
古邈矣堯舜乃可得而稽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統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長幼有別與序朋友有信斯目與直而溫寬而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斯功與是時士有田可生有業
可修有友可觀嘗盡焉求盡其分安於終身一旦爲

臣治人止推其心立政乃出其素昔稷契皐夔皆聖
傳然各治一職老而不易同志協德天下安而我不
與焉譬之御人口叱目視手調足蹴共行一車譬之
舟子或棹或柁或帆或緶共流一航一人一心也衆
人亦一心也自是代則降而道不傳民或衰而賢不
乏商周之際事出創生無古可泥是故太王之授泰
伯之遜王季之友文王之臣三仁之生死伯夷叔齊
之逃周公召奭之佐自靖各獻咸中天則故曰天下
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自孔氏歿至教是垂士趍
下或後世曲學佞志假竊抹時猶曰及人號曰學孔
氏周覽瞻眾以爲博組華織繡以爲文淵老稽爲實
傳名是昌而利是嗇間有樸行勤幹者出相率而鄙
爲麤木疵肉嗚呼今太學聚士之關立教之由始擇
有道爲師仲法二典定矩孔顏修積分之法止撥正
歷養之專且久斯可大成然後上其優者于吏部使
分掌州邑之學降其遇禮增其祿稟使各擇里士教
之成則又使分掌黨庠之學每三年上其成者試于
鄉昔許仲平氏在祭酒舉其弟子姚燧耶律有尚爲
屬蓋恐異言小道之敗成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
多斯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洹詞卷之八

松窗寤言

癸巳臘予屏迹靜居致觀復之功妻姪李生棟遺予古松一株若偃龍之狀曰閱歲十有五稘栽列窗側共守寒節是冬天氣和煦筆硯調適乃援筆從談得八十一章取諸考槃寤言是命義不詮文詞亡因襲豈若是非俟哲人正之崔銑識

學不志道乃實行也道不法聖乃曲涂也聖莫中於夫子道在修其倫紀是故發諸孝弟主諸忠信出諸

強恕比諸文窈其節大其規遠其止待其定辰而後博諸先儒之言以盡參驗之詳可矣

右一章

心學辯乎善惡而已矣功在研幾善原其所露惡究其所自明以申書果以截植則善日茂而惡日消二者未萌也敬以持之則發於照者鮮矣是謂立本

右二章

孔門之教孝弟本也忠信基也躬行實也文以翼也信而斯立立而斯行毋蹤等毋玄言毋過論譬飲江河人人足量

右三章

天予汝明而瞽昏之天予汝德而殘賊之天困汝窮而強達之天困汝賤而強貴之尚足與言性命乎

右四章

漢唐銘墓之文簡宋則繁固曰秉筆者之辯亦由漢唐行事宋人建白論伊周書紀其御變張蕭史載其興邦賈誼董相之策匡世可也相如揚雄之賦毋乃溢乎

右五章

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心無定靜之力則行乃迹爾故孟子曰不著不察

右六章

脩己者驗天理人欲之消長治國者審君子小人之進退非德之德似忠之忠君子其早辯諸

右七章

士患見不高高或流於虛患行不果果或涉於鑿言顧其行無虛行履其平無鑿大言者難與適道尚氣者難底功

右八章

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

之辯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究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煥然矣實乎此者誠也岐乎此者欺也

右九章

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工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定位次行工何點

綴求異而不求其可循與否秪以抗名譁民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則良能而不學非竊儒與

右十章

碑志盛而史屢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啓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右十一章

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絶焉小人豈識於好德者乎姑藉以厭羣論矜已黨焉爾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薰蕕不同器比其朕而去之已污身矣荀爽之於董卓楊氏之於蔡京范相調停可喪邦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右十二章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蓋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是故慟惶哀之發於心者也[illegible]擗踊哀之發於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衰斬哀之發於

衣服者也苫凷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五者一不至不可謂致欲短喪者何忍也然孝子之心曷窮故曰有終身之喪或曰而止者不可毀以滅性也論者因記禮之詞而譏其過高者未然也

右十三章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蓋老氏之論譏孔門修乎文故子貢甚言無文之不可不如是莫能矯之譬諸黃以去埶附之捄寒事有適當夫子亦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乎居之衡言也故前賢之義毋輕訾焉

右十四章

中人不怠可以寡過老而悉學謂之有終

右十五章

愼獨其學之尨邪口然而心違貌勉而志反事改於發念義就於發取皆愼之蠢也功如桓文詞如賈馬勇如賁育玄如莊列如其心之馭何假之也外之也激之也馳之也大鑑非贊人而姸媸別衡非私物而輕重適大氣普物而植者受洪冶內金而良者躍

右十六章

知之斯果行行之斯眞知夫帝都之盛賢愚皆聞之問諸人考諸圖參五比量以求實不若身造而觀然

後心說其歷矣

右十七章

強入不如積感考辭不如玩意發事不如默成動求不如靜養

右十八章

明明德之要其惟顧乎心常存則本性見靜也湛動也照是故提撕之而已矣夫明月視之素昔莫逃也暗之雖泰山在前闇如也瞑吾之顧者其怠與荒邪

右十九章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覬也貪其所可致覬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馳愈逐是故有之即思無之即截或澄心或究理或舉聖學久之則定矣

右二十章

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右二十一章

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有餘

右二十二章

讀經見之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駁可以御變矣通言不仰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愼可以舉大

矣保姆服義可以使民矣

右二十三章

接凡夫聞俗論應乎默乎擇其可應者推義而正言之可也

右二十四章

心在焉謂之敬由中焉謂之誠循性焉謂之情合情焉謂之恕發恕焉謂之忠

右二十五章

古無閒民士有定業執業者實功也閒散者虛樂也學記之教有七正容修藏而誦說居其一今之士終

身誦說其下者皆非法言也噫癸久矣

右二十六章

治世淳而尚行故士觀而善褒世漓而勝言故士起
而曉古人一道德則俗同矣修行之謂也要君者無
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所以距辟行定民趨
正天變也與後之辯故訓角字何者異矣

右二十七章

良心喪而民趨迷民趨迷而公論淆上無以御其下
下無所望于上則詩亡矣人之惡不見非於時議貽
迹於策書則大奸橫而莫之忌人欲流而何所極乎

天子懼焉春秋明王道申周典別是非著勸戒也奈
何亂於傳註三家猶有準也自啖趙而下創未有之
事如手握依者子料刱之說任獨知之見謂之實錄則凡言極筆
以卑之謂之書法則碎文苛例以滋之迄今未明也
非後人之責與

右二十八章

曰會曰盟曰遇志私交也曰朝曰奔喪事王之禮廢
也霸伕强無紀未易族也公子友而下生而氏矣凡
以著舊章之漸壞乎求聖學於典謨証憲則於周禮
則諸侯之罪明而天子之志得矣

右二十九章

歸賵君氏考宮用佾皆紀仲子先君失禮再取臣子
不得追而議故協處以情閨門適妾之別於亂關焉
故詩首關雎春秋評仲子夫中生齊昭及奔殺身亡
閨之禍皆起於亂分焉爾

右三十章

求車錫命從伐逆后歸姬王室交於諸侯者此爾征
伐禮樂國自專之成宣而後無書者王室益卑而諸
侯散其勢必降為家人而已矣噫

右三十一章

罪莫大於弑君惡莫甚於魯桓隱公自處攝位事多
遜避實欲讓桓之心夫子書君氏卒見其眞也但奠
年遲疑爾羽父與允疑有為誅焉

右三十二章

桓公宣公皆書有年志民慶也是時大倫攸斁咎徵
叠見民差以生生乃得豐年非天右之乎故錄以紀
異何異也人不恤民而天勤之也

右三十三章

祭公逆后志僅存之禮猶不去告朔之羊也天子內
后我主昏則書傳者責祭公取天王非季女何深刻

與或曰紀紀事也齊欲無紀天子不能存之爾

右三十四章

王敗不書諸侯以自弃爲文存大分也若曰臣某逐某侯何以爲訓後世之史幾乎實矣春秋立詞謹嚴意實温厚若天育萬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滯故曰春秋者性命之文後之言正統者借竊之若臣必書死年必分註事事貶削其分懐之用邪

右三十五章

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不[illegible]姬以在魯矣齊以弑桓之故夫人且遜[illegible]弗莫公敢偃然造其國邪

故爲築館于外左氏[illegible][illegible]許而義鄒公穀明道而情跡

右三十六章

紀侯大去其國大其名也但書去國異於奔者不加大以爲異穀梁曰不遺一人之詞侯未必得人心之協蓋若太王去邠猶其親屬若曰儀章器物則去國皆不暇理况舍社稷人民之重而討是區區者哉太王居西裔有空土可遷紀侯居中原蜂屯星布邦各有主故先主孔明·正國西蜀春秋傷王綱墜而弱小受亡一遺膢且屢[illegible]之與滅國斷絶世固天子之道與

右三十七章

管子荀子韓子糾爲兄韓宣子以桓爲僖之子伐齊內子糾則爲齊公子明矣小白不係之齊則不知何人書法自爾非爲當立于糾小白皆庶公子莫適立也小白賢國高與國人逆而立之大亂之後非才不辦也而建侯邦與難解夫子之所予也宋襄伐齊不書內昭蔽罪於桓公者其處內修之積爾

右三十八章

文姜書孝與小君同猶桓宣之書即位也夫以如是之惡備禮以終臣子不忠而天討之廢久矣是以哀

姜弗亂行父內賂意如逐公晉人庇賊春秋不修民彝之存者幾何

右三十九章

齊桓之伯伕宋萬慶父之誅若討一賊則不待論而人紀明良心奮功過於伐楚夫知攘夷而忽於正中國知存亡國而忽於存人心失本末矣

右四十章

春秋於公子入乎國則書子糾小白展輿去疾也辯倫則書荼及陽生也齊耶敖罪桓公夷吾重耳各入故略春秋別嫌疑辯同異

右四十一章

處父進趙盾射姑殺處父趙盾逐射姑君卒而臣自黨強家之相軋也宋之華向齊之崔慶衛之孫甯魯之歸父三家晉私家紛若矣卒皆覆其國蓋父莞擬機比周朋儔譽而附之者進忤而逐之者不誅則斥游說者爲之辭政事者立之基家積泰山之安邦如累卵之危根據雖移奚蘖莫拔故曰雖有善者亦莫如之何矣如三傳之言則處父選任而告君忠矣惡得爲罪

右四十二章

晉弒其君州蒲蓋弒君者當國不能以名赴者故稱國趙盾非董狐不能書弒崔杼非太史不敢書弒盾當國而求名杼宗彊而無政故二子尚可遂其直盾奸也杼橫也書偃盈暴狠而據衆鼓怒晉厲去偪而挈權道也顧戾而失中晉厲德薄而多功慮淺而數得志故敗傳者何深疑而過求乎夫君父其天也豈臣子可得而角得失邪宋昭無道晉厲名惡至今學者習言之子鮑有宋書偃專晉厲僞爲之辭分惡殺恥夫君不君若蔡般陳平國齊光極矣春秋從恒稱晉悼之賢書偃伏罰畏其勢之不可也噫晉無臣甚矣何悖夫曰殺君稱國當國大臣之罪而國人有同欲者借劉爲戾

右四十三章

齊桓弒哀姜晉文內王晉悼討魚石乃定伯之柄乎人倫稱明紀綱爲立所謂假之也與是故儒學王道修彝倫而已矣

右四十四章

戍虎牢說曰責鄭之不能有也夫晉之名伯以攘楚也楚之猾夏以得鄭也鄭能守虎牢則楚不能攘而亂中國矣其可乎不可乎王道不達晉君臣不知其由然亦非力之所逮也姑討一時之安則茲戍之功大矣

右四十五章

世道不終窮故春秋以獲麟終夫隆冬之陰沍而生陽木幹葉凋而根萌芽穀苗灰燼而生意傳之實世雖大亂而天仁民開治之道不泯操者定湛者見賢者盡明者發其獲麟之謂乎聖人錄焉啓志來哲故曰生生之謂易吁淵矣哉

右四十六章

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益荒謬矣蓋道可以知窮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

不能作當丘明時諸家並興非獨聖謂信經不如是之篤非見國史本末不如是之詳但所采太博妄評議爾自獲麟至滅智氏疑後人之續與

右四十七章

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風則夷於列國王業之由基也夷之則卑也尊之非實也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

右四十八章

周之王業太王基之文王廣之武王成之周公承之周公人臣而有天子之功故其詩自爲一國曰豳不得於君故爲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豳曰既成而昌之矣是故反十二國之變殿檜曹之思關小雅之治非公孰能之

右四十九章

夫子存綠衣以下四詩於首變以驗二南之化非爲錄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昏明基先而防來變也

右五十章

衛自莊姜不合宣公不父宣妻不貞遂成衛之淫風鶉奔先定中者其所以亡木瓜爲殿者其所以存齊桓之功也載馳曰控于大邦其冀隣國之良策乎

右五十一章

錄桑中衛之淫昭矣錄溱洧鄭之淫昭矣必定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爲而累載之風之亂莫大乎衛鄭次則王陳衛自內發鄭由莊公不兄不父王自平王不子幽王不夫陳自太姬好游皆曰三綱之斁爾夫衽席之私自一念之邪禍及於妻子毒延於邦家侮召於夷狄穢傳於後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右五十二章

風及檜曹昭先王之澤也亂極思治人之良心不泯矣夫子傷周室大衰無以副天下之望也夫小國利有王大國惡之封建廢而諸侯恣也是故諸侯橫王室微伯國興王澤熄大夫強公室卑君子防乎利之道者

右五十三章

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其勢易分而難合天子獨立於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之命哉惟德以柔之兢業明作自治日嚴世享歲覲歸服

日篤禹有塗山之會成王六服之承史載策書以耀
來世昭王困於水濱穆王荒服不至夷王下堂而朝
故宣王會東都封申伯命山甫錫韓侯赫赫乎歌盛
續矣

右五十四章

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
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頌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
是故魯頌氣溢而詞夸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殺
滅賓矣夫撿曹無𨚗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
道竭一經聖筆神工大化妙矣淵哉

右五十五章

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
之伯先王之熄夫周上承乎商下啓於秦也

右五十六章

詩奏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盗言貪黷也號
言強禦也易繇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
竊也拇言依附也趾言佞幸也

右五十七章

荀卿其傑儒哉衆晦而獨明之也難倡而往和之
也易戰國何時也荀子宗孔氏談王道解蔽言心不

陷空寂釋囝而不易守先儒疾其性頹之慎言乃右
揚雄非決衡之論乎

右五十八章

橫渠撥梟比幾於亡我後人乎氣屢經以求長眞若
閔道術聖然徒熾其勝心而不悟也噫

右五十九章

程子之徒其劉絢之平正尹焞之強毅乎確守聖經
異端不得而惑之尹子庶乎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者
論者詆其無用豈有別見與

右六十章

許魯齋篤行之儒劉靜修志道之儒吳草廬博聞之
儒草廬精於考索而雜正反乎象山直以同拂産而
右之爾元人謂之陸學非借眷界

右六十一章

管寧之辟魏存漢也劉因之辭元存中國也生為漢
民奈何來亂而佐奸臣以覆之況毀列冠冕以夏人
而事夷貊哉靜修憤詩曰無君愁殺人又曰吾伯
非漢武雄才幼安黙如也亦民無得而稱者乎

右六十二章

劉子閔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題梅

曰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四湖處士家曰恐江南春滅猶夫賦也或譏其爲元或尊曰病宋許子不陳代宋之謀欲修德以來之（見歐陽玄撰碑文）丘仲深亦有責言昧稽實而肆貶貶不亦冤乎

右六十三章

嗟嗟今之士何全才之鮮乎蓋業之易能不假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傑而興者迂辯麗文虛談溺心費日故也考學記之法守曲禮之節（人生幼學一章）業由行成事因年易未仕者無躁進已仕者守定養其庶乎

右六十四章

世有大室字修服用肆欺誕結權要規祿位植交黨曾自名曰道也豈其懋邪將無所忌而然哉古之奸人竊名猶夫守臨亦屬節固寵而章吁何士習之益下也

右六十五章

賓故圖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與教人惟主小學達庠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黃佛書立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右六十六章

陳御史（茂烈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閔其勞遣二力助汲閽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溫口食也遜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侍言安明允公恕民立祠學宮云

右六十七章

月川曹端之敦篤介菴李錦之清固學者守宋氏識或未達沿襲之近也荒陋之中卓然自興今士習或民僞滋安得斯人矯之哉

右六十八章

王虎谷（雲鳳）之節介豈非強哉已乃甘張綵之臨受劉瑾之包與瑾壁人孫聰交不終矣古云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雖臨難皆厲猶不可輕乎況平時邪彼人何心也欲共之興學乎今翰林成均秩文而清士好文者未得之鄙豪自爲吏夫樹節績言豈限於官守庚折刑何勤非忠討外階而喪內守甚哉其不思也

右六十九章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於十月改巳丑爲乙丑長曆可據也傳經之家師

次相授況二氏去孔子之世近生又同地乎馬遷後
時而疎陋吾無譏乎胡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截
子丑二月於前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己意紛亂君即
位於歲首周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移
之邪丘明周人也正乃其所曆夫改月周之誣也必
爲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夫子胡爲乎虞商之從哉

右七十章

至哉夫子之教也相其明而廓之扶其武而誘之子
路欲共車裘於友顏子願善勞於己子路東意氣顏
子達性分猶有人己之判子進之曰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人己兩忘矣我無可施彼無可受四
時行百物生天果無言哉

右七十一章

人食五味以養五氣疾則抒味而氣消藥以去之凡
使味之得暢也人之道也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
粟以相養有暴民生焉侵弱佗尊反厥民常故刑以
正之甚者合羣盛與逆厥上罰故兵以克之暴者服
而人道通矣無疾則藥不可試也暴者泯則省刑戢
兵可也夫甘味肥膏過食之且傷氣況於藥乎而況
於殲施者乎

右七十二章

修禮以同民德刪浮文以絕邪趣治之二要與禮者
因人道之常而品節之使不流於僻非強人以所難
也不能無配昏禮有六故荀同而止私誘也不能無
聚飲禮百拜而酒三行防淫酒而消酗禍也爲禮者
其心惕然如不勝其容翦然如不足彼繁文拘貌其
嚴之失與學則有見見必有言而倡誕言飾麗詞抗
高論衍禪談無益人生之用不放之其不費覽者之
日亂笑士之志哉

右七十三章

開屯田以省軍供禁市酤以減穀糜削樂籍以全婦

貞申里選以嚴設科均田以止貪并權商以抑末作
尚儉以厚本業定制以遏奢僭簡器以絕淫巧則民
尚一而生理遂良心發雖賞之不奸矣然後寺觀自
毀而僧道無徒也韓子曰疲癃殘疾者有養凡僧道
多無業者求生無路而後甘心爲之故書曰不虐無
告斯萬邦咸寧矣

右七十四章

文王化行是故游女變爲喬木夫子爲魯司寇是故
公慎氏出其妻凡天下之民咸君之子也父母於子

無不顧其身後世乃聽民爲業藉人其衣裳大半其
溷雖名臣節士亦累壓效放而爲良何其仁與
右七十五章
堯舜之用心得人也夫子病學者無用心之所寧博
弈也大學之正心憂好忿懼也孟子之存心仁禮也
雖橫逆自反世與夫面壁杜門絕念與意者異也
右七十六章
賢士大夫始厲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四失乎
急論議則略己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尚同
黨則叢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齊事

右七十七章
名與利其因而生交而益者乎名高則利巨得利則
羣附而譽日延無以是爲心宅於道斯可適矣韓子
曰莫之爲先雖美弗章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其相須
以釣名利之游談乎自古國家之壞起於人臣患失
之心是故佞以奉上恭以合朋引以植黨卒之私卒
而政弊政弊而民離斯禍及其躬而不可解自得適
以自失自厚適以自伐愚矣夫
右七十八章
良金美玉見者珍焉白日朗晝盲者說焉炫鉛石而
瞶皆務也將誰欺乎士殉交以求名基下以抗高闇
其理而安道之遠其實而安居之不亦恥乎是故君
子藏拙於訥置有於無有不動動則孚矣
右七十九章
名是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小人其心君子其飾故
張禹莽怙蔡京濁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
無垢師宗杲則儒林矣後之視今其有類是者乎奸
人已得富貴故立一節以自異偶以幸遇而竊名者
蓋多有之夫儒必宗聖人聖人之道載於經未嘗令
人求之博文約禮之外曾氏子思傳之道在日用是

者與能邪說曰博卽約也道不可以言傳夫睿智如
聖俊傑如賢過今人遠矣必曰文行邪說曰求之吾
心而已俟其忽悟斯可是自處聖人之上矣夫經何
爲而作也聖人自思其身之不存無能淑來世故筆
之書猶父祖籍家積以貽子孫子孫棄而不守固罪
矣以籍爲贅而索其積於茫昧其可乎哉
右八十章
陸象山有言自顏子歿而夫子之傳亡近時學者述
之夫古今風氣有淳漓而學術有難易顏子和厚純
美資稟高矣少依夫子無一行之誤由一言之迂繹

世自程子朱子且出入老釋之濫諸家比之反正
約心力已竭旨道喪學迷塵味衆喧揀金於沙埜土
獲之文王之德先儒曰似舜舜承堯治泰已而成
文王五十年卑服即功朝夕不遑暇食而衛邦未化
虐王尤恣則上生衰世之下艱學已哉陸氏之謂傳
乃釋氏之頓悟視夫子博約之教其華貊矣

右八十一章

竊言成授子汲使藏之汲請曰大人之書乎實
矣然道貴含弘詞尚微婉令摘人之疵抉偽之
隱毋乃太直而惹論議與子曰聖賢汲汲然闢

邪豈讐彼哉蓋定己之志而防民之流也古之
楊墨之徒正名蹈迹自處以異端聖賢猶惡其
塞仁義之塗使見後人混禪於儒誣道惑民者
默焉而已乎汲請曰朱子云晉尚清談寔愛官
職彼有假存心以蓋行之不檢俗糟粕之贅以
揜其學之不精又何必費詞乎筦然笑曰其子
多言哉嘉靖甲午春正月己未少石老人續書

世多堂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夫受君之渥恩
得隆其圖報之心親見陟降之庭與於艱臆之枝苦
天祐周興厥錫世顯周文公稱其翼翼之猶特曰文
王以寧追其季也茲風不殞魯則展獲鄭伯鄭則子
皮國僑同出公族陳義修禮猶可折姦起隳奈何羣
小搆閔而功賢之嗣廢然後邦虛而散此蒙華所由
作也我　國家擁夷復華道寔于周　列聖徽德優
崇耆宿曾失包荒而恥索古世臣乃維縄乎延矣永

樂間門鈞軒公以選者有四丈夫子曰綱齋公叔剛
曰毅齋公叔紹俱拜監察御史綱齋以修史進侍讀
毅齋積官按察副使綱齋公長子恥菴公煒自御史
至左布政使毅齋公少弟抑齋公叔復弗仕其子蒙
菴公烓自御史爲按察僉事皆舉進士不由他途恥
菴公弟果菴公燁有子曰擧蒙菴公有子曰達同舉
弘治乙丑進士德階自郎中副使雲南德英以都御
史巡撫山西理鴈門軍務受封及贈者爲菴公暨子
抑齋俱御史果菴郎中吏部石溪王子希旦爲中丞
堂曰世多雖炫美聞實緒是徵有味哉斯言也夫天

之生曰德人受之心曰仁靡介不暢惟順斯達洋洋
乎可育品彙況其承傳我者哉居者鈞軒公而下迪
吉履祥成而知旋厚積留享休于後人仕者綱齋公
而下忠貞是力早安靜退兆溢于秩大榮者易息也
久而進於是至錯者過也三世而同六德天禍陳氏
之謙者異哉予聞君子之事君也諒事而寘之安靡
淪之隙萌而駭闢于利於民而制之靡使其弱而留
遇政循舊而辰植之以底成業理而勿擅美以息競
昔蕭氏八葉相唐丞相復自病華胄而恭清貞立心
不回取忠宋魏宋呂氏至正獻公者清方靜重陳君

予事言垂治翊元宗承家國與長孺銑濫與德胄偕
英為同年二君才節兼修來勖懋只故以兄弟之好
意厭世以朋友之交勵之善

記韓魏公事

魏公平生不談禪嘗曰吾自少至老所踐履惟事論
語未嘗敢須臾離也晚鎮北門年已六十餘他日病
不視事家居有親客造卧内見案上止一唾壺與論
語云崔銑曰宋人紀公德者無此言也予得之小說
吁彼烏知公之學哉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性之著
道是也道之實五倫是也君子定其心以正行行中

倫而心之存可知矣夫子之屬曰孝弟之教曰文行
忠信惡貧賤而慕富貴怨天而尤人斯失性矣何學
之有韓公秉直而人不怨大功而人不忌事常而垂
休蹈奇而泯迹亦庶乎論語之法與嘉靖癸巳夏五
月二日崇村娛舍識

評文喻學凡四首

崔子曰金元之際中州之文氣雄而詞倨健欲陳義
而不精其人可與集事而不可持久故國易摧譬則
秋蚕霜崖孤峭涌決非託生之區也南宋之文氣浮
而詞細靡故國北弱若葉水心之論周平園之漫

陳止齋之雜秋揚之華祇章其索然也已
崔子曰聖途據宗程子闢而廓然故曰文不在茲乎
學者知分矣卸亂於蘇氏援佛老之餘文以從橫之
詞金源氏並行稱蘇氏之學朱子張南軒氏再明程
學陸氏亂以截徑之說於是朱陸之敵至元猶爭真
希元氏許仲平氏與而朱氏尊吳澄氏與陸無產而
右之雖曰不黨吾不然也
崔子曰文之生也其上關乎運其次係乎學運本乎
天學由乎人是故春鶯之音和秋蛩之吟悽祥鳥鳴
乎盡妖鳥鳴乎從天津之鵑邵子憂之夫鳳潛而鳴

於虞鶴舉而鳴於陰君子謂之瑞而比德爾音及於棲而登乎天謂之不可長昔蘇子卿蒼李陵侯應論龍邊備非欲文也忠信者而永固防是故積諸中而慎言之可也無其實而沃其飭靡矣夫

崔子曰昌黎氏約六經之旨而為文析理陳事昭晰不蒙誠哉貫道之器君子謂之曰外非其不自躬行得之也況乎混粉珠於魚目啖餘瀝於糟粕乎是故李翱之復性歐陽修之論性蘇軾曾鞏之論道君子斥而放之

小適亭銘

古言真隱惟居城市終南何為乃捷徑止定哉泰宇萬物之樞有湛者空任彼卷舒我屋亭東閱年三紀祗事嚴慈賜成孫子我屋之對截闢一園作亭以芋背負西垣亭小如拳園狹伊跬儒生環堵高士畏壘種花樹木春和秋清禽遺好音菊擅晚榮玄律聿臨霏霏其雪松斯梅斯乃顯高節言念古賢仕止何心道由坦坦迴車避欲巖巖長公一仕而止軒冕奚華覆我淳履董生著書三年不窺司馬獨樂非感佚遺嗟予生晚瞻仰遺風望險停柂不濡於涔弦之誦之游已息已綽綽在我炎炎從彼

校正尹師魯文集序

昔者夫子立教洙泗之間牖天下之英賢道一而已成列四科豈有所差別而然歟蓋皆不失其本心而已心者仁是也仁者天德是也是故蘊之不私己擴之則普物即事以體道也滑人以立我也修文以限止也不然流於朴且靡衎而護曾是以為道乎銑考觀於宋得尹師魯之文所尚節義所長論兵明出事先任而無辭違禍不怨處終而精故詞簡而切旨不離故言不踐所不能其亦孔氏之政乎當宋代談經作傳搞詞中政者奚啻百家然自三四儒之外許發齊謂彌近理而大亂宜從於程氏者尹彥明稱庶幾焉行一乎敬言純乎經道行乎富貴患難噫何尹氏之多賢歟

諭蠶 為柴村等諸處

嗟爾蝗胡不思天既生爾奪民之食謂爾蠶蠶昔者賢君吞之而爾息辟循吏而遠其竟又若異於蠅蚋之宜然吾村皆婁民連歲秋潦沒禾牟種不入吏升此為上田增賦與役今春無霧疸麥耴入纔數升此遺穗稗苗又遭爾之暴吾村千口胡以卒歲今村民抱子攜妻獎稽籲天祝遣爾於豐草美芳之區爾其

疾徙毋遺種於茲以爲後災凡我田相先穡必衆我人而陰相之爾翁其喻此意毋固惡

議宋事五條

宋當英神之際其豐而窮羸而變之時乎其宗之民新脫征伐李沆以靖生之又失之羽翼則矯之以誕可也楊億攻偶儷之詞破碎聖經流爲律賦斯文靡靡矣王安石用經義誠是也不當專行其固謬之訓

天子慎德四夷賓之未聞斂財以驕虜與之敘兄弟叔姪之倫若移其才以養戍卒則富移其謗以厲守臣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徙之彼唐祖始臣突厥太宗紐頡利於闕下周世宗用中原之兵幾復故彊宋則以內賂屈己爲安懦哉懦哉漢唐之絀夷狄將以取之也宋直畏之爾元祐之變熙寧曰時解民厄可也猶未得聖人之用乎

宋仁宗明不照遠仁而容奸知王欽若而任之任富范而不終異於郭公者幾希富公范公剗弊升治然其志速其規濶速則棘如也濶則曠如也易曰包荒不遐遺二公殆未喻乎夫君子定其交而後求孟子先格心而後言事皆亟於求成者邪元祐任相專矣然天子幼而不英未聞女主而有大爲者將乎人乎

固難兼得哉

宋祖任術而矜太宗則行詐仁宗容奸而疎高宗則受制真宗作僞於好道理宗溺諛美於崇儒

司馬公鑿張方平之奸蘇氏稱其忠德其私也王安石賊蘇洵之學歐陽擬諸荀溺於詞也呂榮公謂蘇爲浮渉不中乃法其詞歐陽修志范能解讎忠宜則削其文故是非之故君子慎之

宋臣之疏文繁而用寡氣激而意肆南渡甚下矣必也司馬公之剴當程伯子之條暢叔子之簡肅范純夫之明白可以觀忠焉

跋孝經古注

唐玄訓已簡明但未見聖人之一爾經文間同左氏如乾之文言先儒欲刪之稱孝于太叔雖生夫子之前左氏則後矣況引而及三家乎左史蓋世史職者與從采輯君典潤色爲書後人反以疑經邪小戴記采家語而成遂滅本文使脫略如今所傳者惜哉嘉靖癸巳秋日銑書

景武堂記

凡器可以寓道儆心而提身君子必置名昔衛武公耄矣國人稱之曰睿聖然猶與規守典凡諫寢處矣

人一日而忘乎戒則有廢書尚念之數則目之曰狂故君子之心恒惕惕焉嘉靖壬辰定原呂侯以通自秋官郎中來蒞汲郡嚴威敏修文起頹飭費大備邦侯之彝名其署後燕息之堂曰景武卽其地在以勵志因其遺思以示軌其僚孫君并致其僚王君錢君之意來問記夫周自文公之諡不作洙泗之書未登士知服習典憲然解窺大道之原及曾子孔思述夫子而大學中庸成用教萬世之爲帝者爲卿大夫者士者其括曰愼獨子讀詩至抑之篇武公之業亦云富而新矣捐愧於屋漏致省於神格則心學乃先洙泗

而與夫心之神氣之英也性之不可窮也恍乎惚乎厥中則精矩乎準乎厥運閉象是故不俟人之指視自覺其非不受師之啓迪自悟其幾知皆由此而弘之涵而關鍵而明則內有樞而事有綱漸以畢天下之能事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下何思何慮呂侯抗志宏才其伯父九川子道甫其師呂涇野仲木今之爲曾思者故呂侯德夙成而政有卓也夫

贈陳編修約之序

陳子使河北弔銅雀之荒墟蘇門之勝咸嘯臺之𢿙濮安樂之達說明月之秀覓太行之雄峻已息駕於後渠與予酌酒賦詩談經推事乃悠然思躍然興遂返旃於鄗抗志於古初於戲陳子陳子生才匪難成才乃難斷學匪難知學乃難世之君子不有志於經世者乎務故典協時式索民隱摘法疵夫謬於僞而游其撓與言化非失之外與不有志於自治者乎守靜默耽玄寂遂將廢巻長俟獨悟夫沃其根而剪其枝離與言處非失之內與夫自堯舜之大行至洙泗之協言道可裁而學有微夬正己所以正人也晋物所以定內也考德乃以數績也故曰仁知合內外之道也顧視之有本末攻之別先後焉爾適燕者必

問陸於北適越者必問津於南反之則進愈疾違愈遠聖賢陸津之指南也聖賢豈常存哉存其道於書苟異緝索之煩就省曠之徑慕遠古之名創師心之論從以譁世而已烏可試而歷邦乎予老且病矣言采藥於名山養性於澗曲陳子英英乎用世之志績學內署可弘矣龍久潛而章器備淬而利陳子愼守哉

贈王中丞均徭規則後

古之君子謀國利民必爲定命永規使庸儒者有籍而立横肆者有防而沮是故任位有更而澤常流後

之君子守陋安習苟引朝夕否則濫詞詭事止取自
賢癸巳冬崔子得中丞南泉王公伯圻均徭之書讀
之者再曰王子其達治矣乎夫辯士之上下計徭之
午僻審民積之豐約然乃定等派差抑強滋弱其王
子之政乎勞逸平而民力裕民力裕而本業修本業
修而邦居充其王子之成乎始法曰詢士夫體耆情
終曰凡事宜有室及所未載有司皆得白而議處其
王子之道乎夫官之立法非自營也將與民共之譬
之烹以養實欲皆適口苟爲饕知而防通情裁缺而
申曲辯乃持之必斷居之無疑則彼者售欺強者勝

感簡并驗如貽患伊毋不若仍舊之緩也今日公私
匱竭官民貧薄匪獨秦中爲然夫天下有兩不足之
病無兩不足之理沙夷於高而堆起其卑水決於河
而流衍於洿凡以權之不輩倖穴之弗塞故爾子讀
宣成之春秋鄭不可國矣子産起而修禮大邦反畏
之玉帛之交兵車之會詞命之達咸秩無缺況今萬
全之勝哉故士大夫患無道莫患無時子讀前史歷
治之章爛然考其世則北宋衰舛乃尚文靡矣之過與
天官俸折支以節用也宣德中乃增柴薪馬夫徵銀
以絕他漁也正德以來郡吏皆乘興嗟乎何上之設

禁目密而臣之便已者善謀哉

太宰羅公七十壽序

昔周道微而霸臣與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強
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玄以邁學均之求遂其勝心
焉爾故僭侯之名易指而異端之過可滅何也其術
自白而其中可辯也孟子陳王道朱子申正學當世
角而立者與爭矣然自漢以來雖詐力得位恥居霸
名元夷表章朱書崇信至于今益尊昔與角者泯如
也人尚之公乃天道之常乎弘治中士厭文習之痿
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曉

頻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禪寤之
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略矣整菴先生
羅公者首年而謝政 天子累虛端揆之位召之不拜
著書二篇曰困知記擿似明眞剔偽正實其曰思者
心之用得乃性之理是曰立知能心之用愛敬天之
理故曰良析心性以辯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達茲
四者而羣言統矣洋洋哉其武夷之衍乎先生莊重
方介言道動矩造士之嚴貳銓之定雖時尚枘鑿我
獲無易勢與利毀與譽不與焉故學者服其行而信
其詞嘉靖甲午賦先生之壽七紀仲子參軍珝自京

師以伻造鄴索銑無言以獻夫走僻塗而問末士蓋無所不用其慕情銑聞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閭國於氣一邪一正學趨於時比驕而臣好私則治消朴散而名可要則正淆故天竺之空要於直溫柱下之無徑於博約然而天生賢哲將以休道之否先生其必享遐期也歟哉嘉靖甲午夏五月望南京國子祭酒相臺崔銑序

與太宰整菴羅公書

庚寅歲劉守之伻取復我公書且立裁寫文既無倫字亦不謹至今咎過甚惴今夏令子參軍兄自都下

遣使來鄴命僕修言壽公子欲說親無所不用其情其美德也銑年踰冠受父友提耳之教竊遂志正學既壯仕遊兩京說攻古文者乃復苦心為之年四十有七叨長南雍自知不學抗顏以教士奈本之則無反身以力求奈功之不專遂乞骸棄官北歸郷郡養親讀書修缺補過而今之論學者行其書矣右象山表慈湖小程氏斥文公數顏子之後無傳銑雖未之敢從恒以寡昧自疑及得我公困知記讀之抉邪有據申正造精乃自信而立自今苟存一日或進跬步皆奉明訓感佩不忘輙以此意敷衍成詞以獻銑稿謂古人聞道云云蓋道者四性而發之五行也聞者精思勉行而化也是故日用攸著一事一物皆實體流運聖賢所示一字一句皆要旨揮播故盡人之道不外盡已而求盡已之學乃就盡人而用文公語學者口戰兢臨履曾子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非必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銑謂曾子所唯者忠恕內外人已之合豈索之昏渺如禪子哉銑企仰門牆奚啻饑渴無任懷惓莫由宣徹少陳管見上請伏乞裁之幸甚

晦菴文抄續集序

宣德中海虞吳訥氏編晦菴文抄諸體略備意若取其平約者正德中番陽余祐氏編文公經世大訓間采語類則專言治道也今歲夏銑閉戶三月止酒屏事三讀大全集竊覩立言之旨得其憂道之心已乃手錄是編稍釋大旨上合吳氏文抄為一書已載大訓者不出乃自敘曰孟氏以來荀卿之文離道程子之書尚簡至文公粲如也遂探於渾淪細入于絲毛發道若指諸掌闢邪則抉其肺肝蓋文公性既高明濟之沉密心即道義助以剛毅每讀一篇即心目開朗惑解而志奮矣嗟乎道之不行為儒汨之儒之多

爲其端亂之征昔兩漢俗厚事省亡韻書必明理修己必適用虞必樹節山必竭忠雖或者議其故訓之陋君子服其忠信之純降而魏晉惟尚麗詞淸談遂致臣弑君夷猾夏胡僧築點乘隙而入佛圖羅什售訴幻于北達磨曹溪倡心性于南文字益繁議論轉切唐有天下三百年吏治煥乎可述儒道未嘗一日而明也宋興而禪談極矣修頤宗杲開堂説法國老節士皆俛伏歸依之張無垢雜禪於儒改換頭面眞贋不別矣銑考文公荅問其宗佛者什之七八文公潛研童豪硏心髮舌殃若有未信者銑論其世其大戎虎噬切鄰其弱主寄生餠上孰抱長算可安一塵乎學者託身借壁祇圖私計上之耶忽前賢獨任傳道下之鉤致時名自號正宗求其眞空定力死生不貳如元城了齋者凡幾人與銑今取我文公切言眞訣可異先聖者約同志共習之吾人生崇文之代非禁道學守成訓之詳不必旁搜各勵篤實之行以贊休昌之治顧不偉哉嘉靖甲午秋七月癸未後學相臺崔銑謹書

書王端毅奏議後

耿文恪公居太宰有譽公可繼端毅者文恪曰王公孰可當之其在位吾多過其第必見蒼頭范湘也銑先公守延安考滿考功郎中佐持牘上王公曰汝未盡斯人之節邊吏卒自潤斯人約身裕民歲數止征坐是停祿恒餒其妻子公乃自署考曰淸白之操詳明之政次日先公坐辭謝曰某遠郡吏何由辱公之知公曰吾諸子留三原邪郡惟君無問遺爾秋日掄書覽公奏議擊奸守法一介弗苟乃籍上事嗟乎元臣勛名固不以巧辭飾行而取哉甲午秋日相臺崔銑書

劉李氏埋銘

後渠書院諸生規劉生曰正之甫汝喪妻之慟毋乃越於禮歟生曰君童知吾之痒弗閔予之遭格少失父母長寡兄弟踰冠隆偶湯陰李郡倅梅翁見予于渠師第已許女我正德辛巳夏予逆婦歸李氏鼎貴冠我河朔予妻叅袗袛綺二十年一旦妻貧士屢若素安唉糲而節衣纔而綴木豆垂卮年易如新格三姊孟劉叢而翁格叢之妻奉如姑焉仲劉遺三孤無所依格生之妻字如子焉仲劉之女季劉之女將嫁妻傾其嫁來奩具以資捐其貸錢之券予就學于渠計偕于京妻旅居同居者不聞僕婢聲嗟格凡劣愧

鮑子何以有月少君之婦乃嘉靖癸巳十月十有二日以氣疾不幸生弘治壬戌十月朔年纔三十有二所遺三子一女天乎虐哉理内撫孤乎將疇付諸生以其言白洹翁翁曰梅翁乎外舅鶴山太傅從弟子先室恭人謂劉季爲女弟乎嘗慟如劉乇嗟哉何李氏實天女銘曰嗟閫型之猗兮何秋霜之爽兮曷忍汝天之奇兮

少保南莊先生李公八十壽序

正德丁丑秋禮部尚書李公南越者詩上疏乞骸骨至于三 上始命加秩賜禮以歸是時上下恬如海内謐然公慎已信于公議經國武于司馬公歸之再月武節道 上游幸以專政權以富私家北略荒邊尚滯江表大臣欲諫則無階欲罷則非義欲留則日貿天下之怨謂君子曰李公其漢疏廣乎而所係尤大也公自計借入于國門位于端揆常以餘祿資其甥婿庶識教之各修所業公二子續學飭行繼公而仕無累于家之屋擬君子曰李公可爲齊乎仲矣公歸一十年屏居南莊謝賓客却交際往來東阡南陌課僕耕耨取古書一編熟覽深究昔白傅達而既樂朋儕相嚴而感異端公其鍾古挺而自立永發者乎

君子曰允哉乙未元日公壽八十明年秋公將順以徑來鄭宗宰領著鈍翰官詞林侍公行年公安貌祥辭實心具行慕柱靜而履誠者夫靜者中不私誠者行無餘夫助之人乎之公之退期奚淡哉夫靜而誠占王佐之學三代而下之相無聞焉故君子曰李公者蓋未究其用也

復河南鐘司書

陳百戶康奉鈞令來諭僕諸公欲將新毀道觀立後渠書院新清理舊郭官田徵賦俱永俾寒戶爲業夫公鄉不僅禮賓養而作起生徒又矣諸公高義深所欣慕士業有官學而又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抗志古昔修業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士生熙世華靡聚利千百其思以冀必然故近者舉業靡濫經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祀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早失先室一婢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孫甫成童僕自費一飯一蔬一稱一葛所玩古易論語亭下脩竹十箇又愛古人始生非祭不宰雞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辭諸望鈞令勿再布

以勵漁者之妾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彼民矣
士則愚老弍同大慶未由面請不勝愧謝之至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暨配淑人胡氏王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二年詔衆先朝故事舉天下循吏錫燕得知府四人沙河朱公其一以廉選公垂今晉官副都御史田無闢前屋不治楩草舍席門蕭然冥士蓋其考君之教焉其言曰汝毋爲貧操無以家爲慮予一盂飯一裘一葛是外於我何有又曰古大賢遭軻共內抱安天下材竟泯泯皆間汝幸逢時其以立功孝乃父夫父固窮以立子予勵忠以顯考昔子路負米之嗟孫性市衣之汚亦其親之咏貧而然與朱公諱鳳字朝陽本邢臺人後遷沙河高祖諱興曾祖洪府學生祖魁舉明經拜衛經歷贈副都御史父子為朱公自少聞學大義於父每舉而教公垂習德鄉人之救其窘乏報益厚或有持數十金求公辨罪於有司公却之制行以謙退深戒矜伐故鄉人生愛而歿之思配胡氏性寡言笑孝而和弘治丁巳四月一日卒年四十生於天順戊寅九月二十三日朱公獨居十餘年見其子之立乃再納王氏公生景泰丙子八月十三

日卒于嘉靖甲午二月十一日年七十九是年六月二十三日王氏卒以天順癸未正月四日生無子胡氏生子棠胤厚序光卒女一適趙行思孫男七人長性蔭國子生女八人葬以十一月二十二日以胡氏祔墓在邢臺北陳村東原銘曰厥德碓伊嗣若古人有言雖曰未學吾謂學矣

刊陶詩後序

子汲欲爲詩予語之曰三百篇其的也詩發乎情情感乎時治則樂則頌哀則憂則刺亂則慟斯紀以著其匪情匪人也匪則匪情也汲曰後人孰爲詩曰其陶子淵明乎潔身如稽康而安遜係如孫登而平放志如阮籍而法六朝無良才詞浮靡而論玄虛矣陶子出言深觀希志洙泗數百年中斯文而已汲遂刻其詩而識是言也嘉靖甲午九日崔銑識

記夢

甲午秋九月廿二日予左目發翳醫人曰耽書過思故也遂屏事齋居焚香靜坐十日六日中夜熟寐而覺忽憶邵子詩二句寶鑑照形無隱髮纖刀迎刃豈容絲已覺心體明瑩念慮俱泯與大無際是後值見汲生辰三日中處俗務待拜客然以容和豫各有條法

無用排置僕有過亦不動然因知大學所云定靜安
一節主本也慮自居一節研幾也靜而無慮用鮮不
謬蓋天命我者無物不具故我率天者無功不周是
月九日壬寅記

贈楊明甫序

予讀漢史至范萊蕪釜魚之歌曰史雲固食君祿何
貧至此哉今樂安楊君來令我邑廩常之粟庖亦缺
薪嘗遭父喪延奔赦篋以爨蓋我邑路居午逵大夫
士日沓至官餼不足楊君不忍更斂于民輒助以巳
俸況古人仕以爲道祿以供父母又餘則周宗人活
故舊恥私君澤自潤君子固宜貧哉楊君以日之三
分待行旅而以其一理縣務必決於一日中蓋積事
并日則力不周而獘生故常午始晨餐繼燭以治簿
書今甲午冬督羣吏入　覲斯朝廷陟明黜幽之期
其有力挈公道援及微僻者乎而抑塞君於常曹徒
考其細文末績也昔史雲謂王子炳李固爲知友他
日逢子炳於途鄙其都從騎也避匿不見古之君子
以道望人如此況宵僕僕於貴者之門而倖巳寸升
也哉乃酌酒告楊君曰士惟自立則可強自此之外
靜需而順受可也

士翼序

銑也退處相亭之十祺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
文不閱省已復業準古驗今道雖晚聞愚有一得守
之既確居之亦安乃劄記所明稍修章句發揮性道
訓訂經史或申正理或駁陂見名曰士翼蓋以輔翼
典也自愧窮居靡博問而躬行猶未能云爾嘉靖甲
午嘉平節崔銑仲鳧序

何母劉太淑人八十壽序

夫母之於子也成其仕者易安其道者難夫可之起
於仕也猶商賈之乔於貨也古之君子寧棄國偷不
主齊子樂於負米而求違節是故曾參胡顏於鼎釜
顯躬不華於金紼萊婦之戚孺仲焊母之遂隱操予
讀漢史至周磐毛義之篇又未嘗不歎逢時之難而
亮仁孝之心也予友畫懷何公粹夫自少不遊四方
無待三益玄悟深識徹于幾微雅志介守堅于顯文
自直史官至貳宗伯三十餘年半居山林抗禮權閹
仲義明上今年春王體二生索言後渠壽其母太淑
人太淑人剛貞賦性濟治宅心順相封君方訓吾友
今八十年矣康寢和頗聰聽灼視吾友之歸萊田弗
稌於肯甘庠居侃　御夫風日蹔其弟璋力耕瀬志太

淑人樂其子之道而無其家乃誦二生曰天之詩期而已是毋是子自引於無疆植我臣誤銑同無庸祝哉

贈少參郝公之關中序

始銑未冠求友於秦晉之鄙平定郝公一見而合郝公拜諫議奉命往理邊儲而秉廉直逆璫惡其咈意而噬之君子壯其節　天子褒其忠已仲子文範公嗣興爲御史又以諫謫起僉臬司來蒞我汴介潔而明果政立而惠流今春晉參陝藩專守商洛我河北士民久柱良翰重失慈庥列功請留勢已弗可銑乃貢我迂談用咨公德焉夫商洛者關輔之鎭道脫之藪而集而之伏也其險深峻不可即也其地漫渙不可界也其產饒錯不可籍也故守臣不威易欲其久練而習稔之棘則駭緩則佚今承平百餘禩而化猶未洽夫鑑之別貌妍不息而媸不嘗峽之放舟戒斯利而肆乃乖何者此蒞之而無心彼遭之而不億矣民之競其富豪而狃於悍戾者以其技與力可施於官府而移却其衡權也古之人治邊服解盤結伏強暴始困轉盤之艱終收拔茅之效者誠不急於持而急於柔不責得於從令而嚴申於發倡嗣是故道之

用倫安之用靜宜之用平如是而乃加威於強梗者酌鴻范之三德絕甫刑之五瘝故曰此蒞之而無心彼遭之而不億

威縣重修陳教諭祠記

昔者宋迄乾淳之間儒學林起博聞麗思富厥著述朱子作於閩乃慨然遠慕安定徂徠之學之模曰程子不忘此數公也何哉將儒不資於世而文無俟於治歟朱子歿踰言四出然士習俞溺國遂縣矣今乙未春廣平同知丘東魯氏以伻來言曰威縣丞奉提學方公之檄重修陳教諭祠蓋允諸生焦覊等之言祠祭者已十餘禩及閱狀曰陳子名璞莆田人成化丙午以詩來教授病諸生業荒乃辟務傳爲講義令其熟之以求經陳子古朴人也日勵士師聖賢知其東倫之間凡四年遷教國子此士之常行耳士久而思之官無所圖而專禩之再於乎凡爲方子之徒者可以深長思矣夫自漢初傳經越唐迄宋代衍人溢析理入於絲毛訶文抉其肺肝自元至于今學者資之以登仕高者要之以名家括帖乎戕故萌製其章句故覽其文鮮自衷得厚者掩卷輕者發刻而二三英才息振久陋夫經之實吾心也經之文吾行也習

心俗行而擬經可乎故奇聞異學或混於儒浮談棘
句咸稱曰古治是而往將焉所稅駕哉古云文勝捄
之以質質勝捄之以文然與其浮於文毋寧浮於質
予聞方子之教黜茁軋崇雅厚斥浮偽禮敦實玆乃
表質儒訪佚德於乎凡爲方子之徒者可以深長思
哉

陝西按察副使葛君墓誌銘

語曰長筭屈於短日嗟乎功必久而弘時才必久而
累績故人直多艱靡拒天損古志士深悲之吾磁葛
延之父操廉蹈勤約巳奉國而官副使年五旬卒巳

夫其抗志蹤古展藴立名期而勵者將若何而極也
磁又有御史王洋忠清乃延之伍亦早死悲夫吾鄰
生先丁天禍之虐邪延之諱覃祖玘父義母王氏嘗
封郎中及太宜人延之明朱詩正德甲戌舉進士令
欒清三遷官至南京戶部郎中守平陽乃憲陝西延
之有治才理簿書結因要精明立可辦吏不得爲奸
在欒清堪輿家言建署背吉地故令無遷官者宜改
治延之不從減武官濫役民遭其耕不動在平陽辟
盧生又辯其屬之誣皆忤上官蓋其操廉無可指瑕
故遇事斤斤執典天性簡言笑交游毋日兢兢律身

恐越繩墨論者謂宜濟之弘裕然循其習性無變配
張氏亦封宜人五子逢春逢夏逢時逢吉逢辰一女
嫁張涵延之以嘉靖甲午九月二十三日卒生于成
化壬寅正月十四日逢夏爲郡學生著名場屋間將
以乙未十月從葬其父余受託銘墓乃法先漢賢士
文體簡存要略具績郷乘銘曰　彼犀樸樕乃材夏
屋胡短轅者大服四馬葛生屢蹇甫授伊廓而返寘
實嗇堅巳約社恤人瘼而聞韡韡而石截截而詞揭
揭永登白潔

絶句博選序

昔者先王之教稽實正履備物周行者謂之文示類
喻志微風興情者謂之詩夫天運萬化地效各能氣
以滋形雨露主之聲以動氣風霆主之故詩之爲用
也風忌顯質而貴默移今三百篇是也唐人尚興而
失之浮靡宋人談理而失之僻滯邵子蓋曰刪後無
詩云與不得巳唐爲近之是故其言婉其詞適自北
征南山作巳乃誇奇角富迂于興而侈詞嘗讀采薇
之篇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然
則斷腸之言惟託優柔諷使之勸奚必重累哉秦中
友山王公去彼長篇采茲句絶將非重其精渺易於

觀感者邪夫檢曹之細申周召之廣魯詩之頌禓阿
簡之邈故兼録不之僅有若唐之見取世公嗣子滓
谷君三省來守兩郡之無詩也載梓以教而銑達
其末義云爾

贈張長史序

子言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是非辯其
等褒貶稽其徵賞罰要其成是非者道也褒貶者權
也賞罰者治也道明而民趨不迷權挈而上情莫遯
治定而官才弗反失之朝堂則求之野荼於施政則
證諸言故曰衆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諤荼弁之華不

如簡牘之闕有旨哉有旨哉太原張子維國來貳吾
郡明析物之隱堅持邦之軌知通時之變往年事犯
強豪情閟賂聞者毫必下之太守守必俾之張子張
子料事絜情裁而制之傳致於法往年授田不均民
產不平張子受均田之令分疆晝界升高降卑不數
月而七邑截然二跡既薦一考攸明乃進　徽王長
史辭　帝臣而就府僚去煩棘而入省曠郡人咸屈
之欲走牘借留終貳郡之休勢又不可洹野子諗于
衆曰諸君可謂愛張子矣胡不遂其思而計其遠者
哉昔者堯明峻德先睦九族德必倡而後脩倡必衆

而後振周也同姓必伯禽爲先康叔焉訓何哉枝瘁
者本必蹶立孤者行必仆親劣者疎不畏則急將誰
控中將誰恃歟故君欲類其宗人之賊者率以德欲
致其德之樾者教以經欲明乎經之嘖者輔以儒漢
郄東平之求子史者勑其親儒而謫經也故君之於
其宗人也益以財則奢假以權則倚怙以恩則驕大
以地則橫馭以術則疑威以刑則怨機人入則習之
儼豪人間則萌其妄長史乎其保國而親天子者之
攸係哉是故予不敢以尺寸之階較張子

南京工部尚書崔公神道碑

公登成化甲辰進士明年乙巳授刑部主事又六年
弘治庚戌晉員外郎明年辛亥晉郎中又八年戊午
晉河南按察副使閱七年甲子晉山西布政司參政
丁內艱還丁外艱至正德庚午再除河南是年秋再
晉至左布政使壬申晉南院副都御史督糧乙亥晉
工部右侍郎嘉靖癸未晉右都御史遂晉南京工部
尚書明年甲申引年致仕公蓋七十有四公自部曹
至端揆清潔恪厚精究神壯涖事勤敏中夜益辦施
設舉措必歸於矜慎寬淳以庶於教化麤衣菲食一
切安於儉陋性成舒業不爲聲章泯德忘勞不較彼

已天下同推爲鉅人長者公亖藐我朮在吳銑自太
學歸省在省銑待罪史官長工部銑叨南班師公之
德固所多也公之政固所見也弘治初安福劉遜敢
擢強家而折橫藩知武岡州減　岷府祿米爲所構
惡公以郎中奉　旨往勘知州左秩而祿米亦削白
遜誣罪公詞刑父事來一鞠而得遜誣獄即立辯結
要則從寬徒嘗出俸貲買檜植庭中囚候訊者免夏
日之酷在副使出巡部求民所利病爲之罷且舉凡
獄已得候報可止逮其相繫者餘放還封丘田爲河
壞者二萬畝六十年民猶賠租公奏而除中牟田惡

惟邑南萬畝肥然北阻城三面阻陵阜歲瀦水民取
蓮暨魚供稅公相田南有鉄口乃弘之水得入河田
乃歲有秋又鑿城爲孔二置鐵牕泄水城中亦免沮
洳云封丘嘗遭亂軍冊多冒名者公究鉤之實免百
人湯陰常覺收官銀奴竊八十兩以逃覺坐償無從
辦在係歷年妻乞食以食公謂知縣曰吾無能生此
囚必也得藏錢乎即有以掘地得錢者相毆傷來訴
公治罪遂白上官以錢贖覺而釋之溫縣知縣盜庫
金有與援歸盜於高黑哥黑哥庫子也亦係累年家
人被累死公在布政命縣釋黑哥止以追銀完帖上

之省而節取餘銀代輸此二事用意宛轉以情傳律
於乎仁哉往年闔省大戶告事竣布政追餘銀又罰
紙名吝者蓋上楮也公不然吏告紙乏乃取舊冊覆
之爲蒙惟上之意公者乃用省什省七之費辛未薊
寇亂河南守臣議闔省推軍費公謂非計止發省帑
之羨明年　上出內帑十萬金賊平公猶以餘銀還
京師公既廉約精於吏事詳於計算吏胥無以售奸
日夕惟思公之遷去而不忍其嚴在山西太原皆配
雲南者數百人有旨改內地而籍未除有司猶解補
凡往皆無生還者公自爲臣移文雲南憲臣同　奏

去其籍在督糧政草廠於琵山既在城中又附倉級
急易相焚然琵山又據於權人公犯怒取之論者曰
尤難在大司空作器用廠在玄津西既可嚴防且無
參　上供又奏免造海船具數者公既退十年是爲
甲午十有一月九日卒享年八十有四公以景泰辛
未二月二十有八日生公諱文奎字應宿高祖諱三
公曾祖諱士元祖諱瓊父諱榮祖暨父累贈尚書祖
母張氏母劉氏累贈夫人配杜氏累封淑人贈夫人
子五繼先紹先知縣懷忠懷恕學生懷恩女六人壻
熹英王守卿和士傑徐敬郭泮孫男八女七曾孫男

四女二懐恕來鄭乞言曰將以歳丙申二月十有一日葬與杜夫人同兆往年　上命官所域者文曰沂維公先新秦其遷厥世維延相君是生維求其清維直斯繩民曰怙恩訟曰無冤祭積源源人慴我馳人競不吝厥比維宜受爵聿厚德施孰敎及孝聿茂政民思之德士師之聿考茲碑

汝南兵備道題名記

初汝南設憲使分巡再設兵備已病其贅員而并之其官㦯副使㦯僉事是治于申總協兵刑今可知者自劉公君佐而下凡十有六人云顧鋘孔振作題名

將非追曩往續示儆後官者乎夫汝南北土也南接楚黃地廣而饒物豐以翠民萃而錯俗敦而易古稱沃土之人佚詒竊富之方侈靡修貫之才撒朴孱力之家尚競善治者雖選健吏以削其梗尤重循人以正其原嘗聞昔之治汝南者率以嚴猛收理而以溫遜基奬以潔身約用得下而以祟賄潰貫敗職迹之已陳如雲散煙熄實之常留如石屹山峙夫其一念而事之攸成一舉而民之攸墍噫胡其不致慎歟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曰舉直錯枉則民服含是兆圖而區區於末防屑屑於苛察㢢㢢於飭書

故非殷邦宜民之道已顧予方介之眡一物不忤法執之定巨權不橈蓋君佐之徒而尤護細行則越之茲其可永斯琛也已

按察副使永南田君墓誌銘

君諱汝耔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二十有一與予同擧遂業太學勤父毋聞善辭又飭操檢三原馬伯循稱之曰見人之有其而不譽規人之過而溫乙丑人同予擧進士已以憂歸服除授行人選中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閹嗣其所行朝紀聿紊官惟附權潤已勤父挺立其間絕請謁攻詞賦予既

交奮而雅好何舍人仲默每過予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劍者因丈夫許國爵䘏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款殺身無益章士之暴嗟乎嗟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山餓夫夫也然勤父遇事斤斤自信敢斷决値端揆虛位爭進者類御從然勤父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　文等遭　旨斥然不褫職又劾武將時源恃功淫縱遷江西提學僉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譊恣尚請託提學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吹譁徑去善官者先陰訪衆議黍以令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掾試文勤父雅好秦

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纂書勤父病其儕輩
下列又遵　勅諭督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
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及進士某俱上疏薦
又劾知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寃臣及僚惡其侵
官乃共升嘗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謗起共
欲擠入不測淵然止言其乖方他無可摘者占所謂
因疑見褒者與自山西遷湖廣副使管理獄清屯田
修水利摧㢈儲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
四十五年既還亦力田養母杜門譜書爾聲琅琅聞
戶外病六經膚學傳注紛如靡統字稱句品思繹輯

成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詩賦古文集若干卷勤父
父　母魏氏兩取俱陶氏女子二人惟昇女適李華
叟徐夢鶴前陶一女適和順弁以丙申　月　日勤
父授行人在正德戊辰選給事中在己巳治刑科選
江西在癸酉十有一月調山西在丁丑二月遷湖廣
在己卯閱四歲歸嘉靖癸巳三月二日卒維勤父閑
居維十有二年銘曰潔行而剛攻辭而章枘鑿戾只
揆義奚妨彼精斯稗一槩而量返服水南樂此洋洋
伊誰進賢休以君襄歲云趣矣孰訊彼蒼維壽弗長
維閩卬卬維河湯湯維文之昌

賀封君胡公就養序

石陵胡公介夫來佐豫憲分治河北建臺于懷乃迎
養其尊人封君于邸致愛與恭稱甘及滑天倫是遂
是樂其鄉王守而下乃遣薛生與生來索予辭揚攉
以示有位者夫古人重養不以三公易其一日焉爾
故將命授職勢有偏窒則棄忠就孝曰事親日短事
君日長云爾哉胡公外理于公內竭其情不必陳表
酌重書報兩休予聞胡之家爲將蓋世世自用豈靡
豐且哉固以田之入不若祿之腆力之成不若君之
光寵夫子之以祿孝也知所致之必求有之知所有

之必求久之宋薛德訊其子以奏纂其子稍於應則
怒之唐玄暐之母必問其錢物所由來而擲賄於畚
欲加審於要則何免濫於獄屬潔於躬則何旹察其
節兼之二者是三王之士之名也夫父母之於其子
也違則思之思之則憂之憂之如何期全之而已矣
今也欲然滋只日樂子之能理予見父母之所說之
者則益將勉成其所安而勵遂其所厭善發聞而位
乃胥位屢進而養大隆是故尊父可以無怨崔母可
以無問矣夫

胡氏集序

國家以科舉登士以法律理官爲業易能求仕易就
故遂學工文之儒遜于往代洪武文臣皆元材也永
樂而後乃可得而稱數云方天台辭若蘇氏言必道
周孔大哉志乎東里少師入閣司文既專且久詩法
唐文法歐依之者效之弘治中南城羅玘思振頹靡
獨師韓子其艱思奇句偉哉武功康海好馬遷之史
入對大廷文制古辯元老宿儒見而驚服其時北郡
李夢陽申陽何景明協表詩法曰漢無騷唐無賦宋
無詩二子犹節遐舉故能成章李之雄厚何之逸爽
學者尊如李杜焉宣德中河東文清公出學曰復性

旨曰宗朱直道進退足冠一時不屑議文矣今日古
書漸見士操筆必期周漢而昌黎亦見輕也正德戊
辰天水胡子世甫入翰林及銑忝對 國史同隸戶
館胡子方盛年巳聰達能文巳銑出入仕隱胡子升
沉州府嘉靖初銑起長南雍得讀胡子詩因語知友
曰此於何李奚遜胡子在南考功寧藩作亂胡子畫
策截防大司馬用之保國兩守劇郡敕事宜民發中
機宜採義酬言沛沛乎若居膠庠是故宦成而名立
厚蘊而富乃作其詩清以健其文典以暢矩古而不
襲詞婉而意躍如也慈谿孫公德夫長我汴省而案

世甫受其詩協其賢而梓是集孫公剡好杜請益民
省費乃倡兹工也其以范我人歟而策於文苑矣乎
胡子嘗采文清要言且慕且贊汲汲然如欲追而弗
及者其德業不既邈哉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行狀

公諱卿字敬臣號柳泉其先自臨清遷林慮高祖考
諱貳曾祖考諱顯府通判祖考諱麟父諱圖沁州知
州自祖及父以公贈副都御史祖妣兩張氏母申氏
俱贈封淑人公少而穎敏甫十年知州公示以經書
大旨即曉析巳擒文清峻甫十七舉河南乙卯鄉試

弘治改元八禩六兩試春官不利卒業太學祭酒方
石先生謝子異其文每試冠諸生公會天下名士
講學關中則馬理秦偉呂柟山右則寇天叙同省則
方鏜張士隆田汝耔銑亦辱公與友主本六經兼綜
史氏躬行務實佽止臨清王佑以貢至公察其博贍
有行遂及張田二子講易于王氏乙丑會試中式入
對 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公答曰政事之柄握
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廠衛蓋切中時弊 賜三
甲進士大學士劉文靖公覆閱卷奇之選庶吉士正
德丁卯授戶科給事中值劉瑾專政舉壽寧誤拘係

省署有言充信庚午誅瑾革亂法復舊制表忠直放
奸佞悉諫官之言依信公以其僚酌情相宜靡有寃
濫天下望治平焉辛未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移文
內簾主考靳學士奴洩試題於滄州舉人某某受千
金主考劉文肅公驗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點之曰用
戒贓貨已出院公上疏請究之曰縱不實可使大臣
毋受侮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靳公大愧恨
吏部遂以公為大名知府自工科左給事中往是時
劇盜大亂中城大名乃午達之途戎馬充斥又值凶
歲公至郡修城浚隍礪器募兵以令陳智教諭陳栢

睢府味經堂　洹詞卷十一　三六

為總領親閱能否大章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
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去相戒勿入郡中　請留運
米若干斛抹荒得報自散之無餘侍郎王公掌服濟
怒公之專入竟見道樹不伐民安不流乃更稱其才
劉瑾嘗加賦大名已輸於官公遂請作下年正額之
數瑾東寧某自御史傳升僉都御史已除名潛居京
師厚賂閹永求復官撿賊永諷諫官薦之公在工科
同官有及之者公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驚如
卿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壞之邪已而傳　旨復某
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并討羣盜某必欲中公以危法

至大名摘疵索瘢威脅語侵公不為動亦無從得間
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公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上卒
如請御史張某來按治與公同年屢示意索賂公不
內衆因事而怒責之者數或傳張是靳黨假此陷公
以復怨爾未久二子俱敗貞定知府以下皆坐罷公
由是益著名焉[illegible]不偵事指揮桑洪為假官果然
且將趨登萊為變河決恐妨漕公自塞之衆謂瓊乃
河故道水易衝嚙宜請大臣董役兼可分過公恐煩
民河旋疾績毀官莊寺銅佛像為軍器政假教授諸
生撿正文體如劉珂輩進第皆顯名縉紳間乙亥晉

睢府味經堂　洹詞卷十　三七

浙江按察副使溫處兵備孝豐湯氏作亂莫克平者
公至上議曰湯民自知罪大不赦弗一日而忘死則
為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彼必知之
令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曰讐之寔欲存
之以便己況法弛綱頹民畏湯如虎而眇官府如羊
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鬭穴林木蔽
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雨勢
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嶮
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切
素雖桀驁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讐家明

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授諭諜說路放迷誅戎威旣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恃也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明年丁丑改山西提學公發揮理學敦考行詘粹文章正宗以振時文之陋士風興焉而文學彬彬乎被於前矣晉溪司馬弟考下第自稱門蔭竟從杵刑晉溪罷寵方矣袁快恩警者己卯晉參政白招尺兵平陝西回賊之役掠欲要之河上殲之同事者攝乃止　晉國發喪而斧妖民張鉞欲乘虛取會城袁所舉號公先知之有備鉞不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爲鉞黨所攻幾不免乃大索賊衆將多戮公又從容開釋無辜葛毅癸未晉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吳勛造幣于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旣不中程而盈金以道十年不訖工公遊之乃及御史歐珠協公裁抑色料悉易於商杭守查仲道平價他無與也中官奏公及杭守抗違新　命淩忽　欽差有　詔逮公及查守下　部獄治至被鞫公及查守各認爲已罪歐史疏救之公謫鶴慶知府查守歐史俱外調公歸林省親會友飲燕甚適知州公臨別笑語之曰丈夫志在萬里如雲南如履掌興耳至滇見中官

不若權公立而言曰吾不過再倍而已矣中官改容謝過鶴慶民樸而士少文公推誠布化抹撥煩苛均徭平賦通道木利濬豐利開龍潭分水旣溥漾江西至登和地元而耕潤枯榮鮮濟論之土人云惟麗江可疏而灌之然異竟民私之而壅其流公乃移文麗江委官作漾江堰高丈許濶如之沿江鑿渠深濶幾丈旬日而就教誨生徒講大學中庸者再令行鄉約作無願軒蒔花竹日觴咏其間士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公間道可逸公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之女兄衆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公約會兵竟上諭之曰汝兵誠精然頼累　朝恩命而然汝叛　朝廷兵不能殄汝邪汝受厚　恩而忘之矣受汝恩與汝之受　朝廷者厚薄不待較一旦反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限顧畏　朝廷威鎮之耳朝文不有其[redacted]君與其兄何有於戚印事成寧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事內行邪木公感泣出兵三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皆解矣戊子正月晉雲南布政司參政再晉按察使委看平蠻功過賞實當道恐之御史劉臬薦公宜亟召還貳六部贊國大

猷巡撫大同蔡天祐薦公自代曰卿氣量可以消反
覆才略可以理紛結晉福建右布政使拜晉南京太
僕卿丁外艱壬辰服除起光祿寺卿遂晉右副都御
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公歸相臺訪予少石山
齋公憂悴甚予曰今仕宦以漕都爲外臺之最榮公
何憂公曰水流天運同一化機川原攸革久則復然
河可慮也器鈍舟敝財匱功窳工可慮也軍無休期
憊而又耗然帶私貨禁之生亂軍可慮也漸成勢援
罷之不能人懷異向誰任利害官可慮也踵徒私販
收大利而官鹽虧國課不充舟快江潤便則度擾固

險盤穴官莫敢何僇之巢識焉知無人地方可慮也
夫社稷露闕然之憂而君子倚爲磐如之安有是以
拜命以來畢憂已極予答曰既存實心必有善政先
知其憂後事其遠夫弊非一日之積而君求一旦之
効不可君知治疆者乎宜首元氣而勿快一割也公
至淮漕渠塞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汶　公謂六月
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與松石劉　公養和仍
疏黃河故道而固隄毋令走洩未幾漕利　上
錫白金綵段奏除淮揚軍餘無田子粒凡若干兩疏
請餘鹽并鈔關銀賑濟僅畢事而　公卒矣　公生成化

己亥十二月十二日卒以嘉靖丙申二月九日享年
五十有八配王氏封淑人子三元官生充邑庠生女
三婿劉守廉李楝郡庠生崔汲監生季女側室楊氏
出孫男子二人女子二人公姿貌豐厚性度安博接
人包涵和易中有畛域處事安詳平及內嚴繩墨自
幼敏而知學父母所特愛公慕敬之心常　爲吉士
知州公夫婦皆來京邸知州公樂其子之賢手書補
文獻通考十餘卷知州公固鉅人長者太淑人尤烱
福弟豫馴雅有高識一門父子兄弟自可師友公爲
學以古人期志於用世六經外卜筮曆筭僊佛之術

皆明賞罰韓子原道胡子崇正辯乃闢俗儒狂道何
與聃曇本色在翰林與穆伯潛及銑同業每開卷予
及伯潛方直覈致思公即指摘大義得言外之趣伯
潛笑之曰君如奔馬看花焉得香色及二人有悟不
出公所見惜乎歷官之長不及筆之書公在鶴慶文
示諸生可見厥志詞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
繼之六行實行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
科第爲志官祿爲功及幸一第令蹄盡廢名曰舉業
之弊綴砌爲文借偶爲詩拾古人之餘襲一生之力
不足以覆瓿名曰詩文之弊聯宋儒泝伏羲之畫

轉濂溪之圖不反身心但求象緒今文寶其糟粕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造詣精矣皆實學矣今乃忽嘗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怪僻以高而忘其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或有已則不學尊以非人凡人之善曲爲巧詆諸生能如古人之學聖賢可拾階而至舉業資也誌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矣公卒之五閱月子元請于狀公才位德業上以備史牒之采下以垂鄉閭之式謹狀

瞻雲圖詩引

瞻雲何以圖昭孝也圖何以詩張美也夫少艾深厥思存寔修厥觀於是乎弁髮其親在寒士有然者況乎有封土者哉至矣乎吾 趙國枕易子之德也自悼其早孤而盡力於王母是故養鄉曾參之樂病致黔婁之憂殁篤韓嬰之感固人化之 天子褒之南方進人圖之足驗其心之所向然哉蓋由父母發爲善必果以貽厥令名昔有周旦纂德居 上聖文寇終古矣非人之子與河間惠王孰行以匹之哉

文苑春秋序

說者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凡書所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辯也顧命防也呂刑褻也文侯之命亂也王將而伯興故秦誓終也自秦以上爲封建自秦以下爲郡縣封建者與人共天下其威福也公郡縣者君擅天下其威福也專君臣之交禮樂之作風俗之流人才之成是以相遠蓋宇宙之大限也夫善惡有懲則勸戒孔昭紀載皆實則誣僞莫售君子有恃而長其德小人有畏而戢其奸文之修則人樂玩道是敦則書久存由漢而來史紀其事儒闡其義文士騁其智士申其辯然而訛誣害教浮華亡用者錯列而兼存之世之選者非不欲采其簡要用省觀覽也鮮有志夫子而法尚書者隋王仲淹氏出過喪文靡久矣抗志續經其籍亡傳焉後人誅絶之者胡爲乎已甚也銑慨慕其意竊欲取漢帝代楚之書迄于我 皇祖撰著之幾名曰文苑春秋以明文之正以盡代之故是故氣之淳漓詞之簡煩事之經奇理之粹駁言以知政政以觀德而天謀可稽矣棄官林居十有四年猶無暇及也嘉靖丁酉春復讀通鑑與亡是慨乃錄百篇略表作者之志將俾後之觀者因緒以探端玩文而撫質上悟天運之因革下

究人道之終始存惟勞勤佚則驕逸好問者昌自用
者亡豫塞禍源本由治軌庶幾古人修經之遺志云

洹詞卷之十

洹詞卷之十一　三仕集　起丙午至辛丑

古文類選序

序曰由宋而來選者十餘家去取自其所明瀍谷王
公爲天曹郎乃粹而類分之曰吾以便舉子之習振
時文之陋爾尚論則有待也乙未來守鄴明年郡大
治遂梓之以造庠士命予作序夫文可貴乎以華没
本古嘗病之文可輕乎無文不行古嘗修之故質實
而言有爲而作闢元化輔民彝孰可貴也孰可輕也
戰國亂矣棃黎之謝燕惠仲連之却帝秦正矣哉然
秦之傾危李斯之怙禍聖王之戮民也然秦悉從之
利可掠六王之亡夫珍玩取諸四方賢則棄之嗟哉
古今之亡轍相繩非特談秦而已兩漢醇厚士無異
學者之雖泥災異然格王正事罔悖經義晉恭哀安
之誅伐匈奴李固左雄之條政確言哉魏晉浮靡江
統之徙戎裴頠之崇有陸機之辯亡曹元首之六代
于今昇之賛晉欲拯世溺不但歸來之潔身爾推文
者與之豈爲論歟李唐之文麗猥韓柳起而革之昌
黎析理指事正大洞達庶哉貫道之器柳州理既昏
謬詞問能偶困而不修過而不改而自敘抑鬱悱憤
之傾有子長之昌記山畫水蒐自偵耳所謂晚年肆

力者乎然魏玄成陸敬輿之疏所以正君定國勿疵其儷語也宋尚五而諸氏競出安石子固志學相協而宗揚雄介甫文謹繩墨而傷瑨晦自任性命求之無可采也曾氏簡健而核若有聞乎道之槩者歐陽子謂性非所先謂係辭非聖筆三蘇氏和合從橫虛寂而一之然二氏陳政駁謬得失利害宗諸掌上歐之雍容蘇之英發惻然可動乎君也司馬氏踐履為章程叔子道德為用其文宋也其實則孔氏之遺游楊者有矩矱矣陳師道古行艱思乃弋列於張耒秦觀之班何處乎之不休乎夫去程之居近也聞程之

賢翕也而自失之背指之驗不虛矣嗟乎春鳥之音和秋蟲之音傷天示人之聲也晴明則思舒陰晦則思結人協天之氣也是故出之不由衷投之不中款徒豐其幅尺藻其繁華誠文已哉誠文已哉

漫記

洹野子曰宋史濫矣局從而後實談國之臣亂真之儒後猶有稱述之者道其不明矣夫未月治稼柴村雨囊默坐因記他書可證者若干篇

王安石之變法其弟安國諫之不從乃哭于影堂曰吾家今滅門蓋知其必亡宋也

張浚與符離之師李椿告之曰復讐討賊天下大義也必也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已為輿師之凶況藩籬敝儲備薄將多非才兵弱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佚我勞雖得地不能守也李公洛水人朱子志其墓乃力行之士云

張浚出師與高宗克日復中原岳飛曰相公睡語邪遂忌岳陷之而死高宗謂趙鼎曰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復尺寸之土朕寧亡國不用此人浚又上疏言兵高宗曰浚用兵天下皆知之富平淮西

兩敗矣今又生事乃下永州之命史氏皆咎其君之不用浚也非實也

實錄曰符離軍敗浚鼻息如雷魏公有是定力邪果然是其輕民之死宜其敢用困也

商密曰張九成參杲之禪陸九淵又參禪於杲之徒得光云杲謂子韶曰侍郎得此靶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子靜門人詹阜民瞑目坐半月陸子目逆之曰此理已顯矣張以禪語亂經陸以禪定亂德

陸子亦讀書談道乃譏文公言纖瑣鄙其忌心之發邪楊簡欲去意如彼攻時文而取官理政事而著功

非意孰尸之二子務爲大言以高人而不檢其所行
也噫
宋光宗之病心至于子盛作而不知蓋沉潰矣不朝
重華非非罪也宰臣有王曾韓琦焉明舉亡疾昭示百
官請子監國崇朝而定唐順德是已趙汝愚用趙彥
逾之策付於侂冑致禍邦家故中國寖威之兆振不
俏矣於夷狄君子曰寧事之不成不授柄於小人
唐五王失誅三思唐仍亂矣宋趙相吝賞侂冑宋浸
亡矣謀始如轉丸凶終如回天於乎可忽哉
寧宗以樓鑰倪思之言以侂冑首畀金蓋以斃歸自
居金之尊無敵於天下矣寧宗之世金虜衰頹中國
恢復之幾乃不自彊而安於弱夫正法戮奸各國之
政何與於金邪噫宋尚爲有臣與
宋君厚其臣臣存其君國有大政不務審處而先抗
論不求濟事而先綮名神宗求興邦惧於安石而南
度孝宗求復讐惧於張浚而請和史浩而下苟延目
前留正而下有奔而已矣
謝枋得有言宋亡於道學大明之日夫亡漢者梁冀
曹節猶有君子起而存之宋亡於韓史賈丁亡能存
之者蓋漢之明經以修行宋之注經乃衍詞漢士質

宋士浮漢協忠宋爭名

沁州水田記

歲丙申御史趙子張子過于沁張子道其郡之政曰
源泉沸流其或濟之亢圻溢棄田不賴之趙子曰俞
是誠在我迺相其水趍迺物之土宜下知州王良輔
承事道滲泉自柯山南至于張儀祠溝斷之橫木乘
溝空其中引水又南至于交口灌田四千畝道甲水
自溪亭東南至石陀遂鑿石渠至甲里灌田三千六
百畝道清源自亦山灌田三千畝蓋達于官鄭圍水
環流往沁止播毅新田皆種秫畝收二鍾有奇釜
時蔬菖魚鳥白粲清酤樂歲不胡考之休凶歲亦穫
可引生惟古帝下邦國察其隰地之等用賞罰諸臣
巳觀道於廟論之曰如新畬何受厥明令　帝恭巳
以御史巡郡縣迺摘苛細繁文書厲威嚴無言及民
事欽厥趙子知務至聽言立沁不富基夫承且志趍
不引工擾民則知州有勸

書王凝齋李文達起復論後

文達奪情而相非義也然出於　新皇眷倚之篤非
文達求之也羅氏勸　君遂賢之請可矣迺襲宋士
諠嵩之文醜詆何與永樂以來南士柄國文達

起北方又自外祭入司成歿久而昧忌羅氏亦用於巧者敗矣文莊之祭文達特甚其富貴追觀文達豈庶不踰中人夫盡文達之生曾無一善可名乎吁可以驟矣情矣

書周文襄事狀後

文襄其知巧之才邪非可與語裕民之政也民共正賦已竭力矣奚從而有餘米括餘米而曰薄賦則朝四暮三愚弄其民而已餘米豐衍乃奉貴宦結交游修釋子之宮濫費生民之膏血豢人幸寬目前乃忘其厲已而祠之追觀漢臣之富民力農也唐臣之生財善賈也君子弗貴曰君不志道而富之祇以長其侈大如漢武是已況文襄者曷足多哉

錄贈言

弘農陳雲逵字中夫爲蘭州學正以經術六藝造士諸生有餽必却之後爲國子監丞銳卒業而歸先生贈言三章曰日用間須點檢口之所言與身之所行不相矛盾斯爲善學一躬行倫理而不責人之至者莫是過矣二公正處已寬恕待人自不覺其地位高矣三壽張殷雲霄近夫拜南給事中謂銳曰子英邁浮於防檢終身師伊川可也銳行且六十碌碌無聞

從及三逝之誨云爾

贈戴氏序

秋戴子之治杞也重農興學正俗平獄緣飾以文表正以廉未期歲而茂晉御史舉與揚清戴子寔最杞西岡張天秩氏樂其庇民思終厥永專使問其道於我嘗讀文公朱子書告其門人吳氏曰初官受獎可以思懼矣勿使過情而躐進焉夫豈非慮而朱子言之人情譽於抑而放於順肆於譽而救於毀若了之言曰寧抑而濟毋順而溺寧毀而周毋譽而缺夫御者之適折阪也正轡斂紛緩策徐驅安矣忽而肆於康莊而肆騁不迺也是故敬慎以爲居法守以爲用遜讓以爲體虛靜以爲心得勿驕如失勿戚如以退爲本以卑爲安哉今寧是道也可臺可省可卿可相豈不及東魯之士也夫

象山學辨解

宋真希元氏興而朱子之學傳元許平仲氏達而朱子之教行昔之與朱角立者泯如入心之攸向者同天道之攸公者存焉今　聖君在上道祖堯舜寵幸文儒修正典禮銳謂諸臣宜務實德以贊休治乃尊陸氏標鳴鄞之名謂非繆言乎泰和整菴先生羅公

斥象山之謫一言蔽之曰認心爲性茲歲日南至方伯可泉胡子示我涓崖霍氏之辯卓擢而句抉之然後陸氏之爲異端莫遁也夫聖賢著書救辟學開民迷而已諸侯放恣孔作春秋處士橫議孟述七篇夫秦儀傾危陳平剸通猶因之而亂漢莊列罔誕何晏王衍遂因之而亡晉宋人之言曰勿以學術殺天下士夫旨言哉鋭嘗反覆陸氏之辯其談雄其任重然而性之故學之方茫乎無可索也非示譜而臨其針者異其技之徒也楊簡之悟心詹阜民之明理則可駭且異者顏子鑽仰是勞斯能卓爾曾子隨事之察斯唯一貫夫卓爾者狀其立體定理也忠恕者合人已也豈半詞單句可畢功次悟入階界與禪衲伍哉論者曰陸尊德性朱道問學豈其然夫德性猶抗之侯也問學猶修弓矢之利審發舉之巧以求中也合而言之射也夫德性者大之并納天地心之析入毫末包乎小曰大分其大曰小是故學乎此問乎此道之所以凝之與道匪離求厥宗乃異聖者生知而安行之自性達於萬事本生末也學知利行而下自事協於性末反本也故階有級而拾以升陸子謂心即道取足焉蹶矣已篤問學而以非人蟲蚯葛藤慣厥

排詆好人因設僞學之禁從宋之滅朱之教孔之法也若幾於本末之辯無以服象山之心故今而得反之也

贈胡中丞序

可泉公文章名天下政事澤一方民是翰而士依式者三十年茲則晉大都臺巡撫山東吾省伯姚公[illegible]之河滸以伻來鄴伻于廣贈言之義云蓋嘗竊窺我國家之勢有漢之全盛無其彊無宋之苟安類其弱豈非士未才而用之遽政數易而居之泄官速代而責之詳民無澤而役之窮哉夫果實之味生則酸熟則甘今才習文字已係仕籍未悉條貫遂臨民社是食生果也澀齒咋舌可免乎 朝廷下尺紙於四方無不應者然多文具靡存競傷而圖怨女夫俗所未厭聖人不輙改俗所未安聖人不遽行固非可因一人而更歷謀見小便而忽大感外虛闘然之慮而勿恃爲磐如之安也昔子産之相鄭夫子之治魯皆先難而後易政浹而愛生若授牧於恒人而求全於旦夕朝奏夕燕我日道路而欲奏功庶績是子産之未能夫子所不敢也上之責於民者賦爾力爾足矣任其自之非能施之生業與之永計乃又不恤其匱惟

計其富古云馬援刖蹶民劇則敗可謂善喻矣銑文於可臬也久以深知可臬之造道也尊以遜鄉賢聖賢鄉民宜於教化可臬往哉士豫養而正政求舊而枚厲官甄其任受惠民及於貧寡是故一變至道之篇斯有試之文也夫

史記日者傳跋

上之不才如季主所識者信然非士人主孰與治天下邪但昏主亂朝不才專用耳今痛斥之專用日者可乎哉

醉翁亭記跋

歐陽子其慕晉人之風邪漢吏種田蒔蔬効功阡陌夫宋之士習若是故其國之不競歟

贈王君考績序

揚子雲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愚曰此非獨士之疵也亦其驅於時也周養士以仁義而升之以禮信秦啓士以詐謀而取之以法利用其力而竭之伺其備而賊之然其國一敗而莫爲之生也是故忠信所以締乎也進制隆禮退爲異詞所以厲節也聖王拱手堂陛之上而有金城湯池之固者道結人心焉爾昆陵王君元聘甫自署郎而陟太守旋奪名邦而倅小州前胡績之茂後胡叢之疵忽加之膝而忽擠之淵邪匪人竊位顯斥忘直怨元聘之右忠也假大法以復之於君乎何損君之倅州致恭於寮弗恃而敖施惠於下弗鄙而夷周慮於務弗卑而厭茲匪人已屏　朝吉霍被其斥者又俞諫議之請選拔論人元聘適考績元聘其日此升乎哉夫士必自賤而後人賤之故君子正其志則莫敢倚也高其行則莫敢階也守貧賤則富貴莫敢驕也辟寵倖則諂佞莫敢惑也任危難則威勢莫敢奪也夫彼之可軒輊乎我者所謂趙孟之貴也吾之貴彼焉能如之何

贈大中丞喬公序

亨國之君子之長人也有四美焉大規而精密比而簡足是而不更采長而不可同故聯目於網協衆爲一下懷其惠而弗德也人避其威而弗懾也夫惠其所自利而威其所自紾焉得而德之又焉所忌而懾之全斯道者其惟一溪公乎公爲御史來按我汴再遷則爲都御史矣公才具高朗治執體要今晉副留臺治我江表我藩伯之姚泉是之楊帥閫之王合言於銑曰一溪公正我羣吏諭我庶規康我疆土綏我兆人予覽公撫安之文曰按臣是而撫臣未精羣屬

從其是告于按臣而從我撫臣之一得凡我所失者而過思乃或拂民而戾俗宜本屬各上其見共酌而布之下於戲其古大臣之心邪學者改過善止一身大臣改過福庇天下我心一虛彼能畢諮收善於人累功於己悖悖自是者鄙哉孜矣古者帝王之域民有天險焉典禮命討是也有地險焉山陵江河是也有人險焉才能甲兵是也今之險孰淘於江而才之專孰屢於中丞夫穴港泅水鵰張鼠伏者盜之靡帶兩淮海巨鄙鹽徒所據磐如也有司視爲目瘤項癭不可禦已出作私商何便用刼水廣舟利須臾不能逆之然彼之得逞刻吏成之也召商買鹽乃立苛法曲取瓚程淹滯年歲財力俱竭商棄而不至官鹽格而私商售私商售而私積充是以結朋結技恣凶立業來一汪革尚貫大師十百於革者敢謂無其人哉今之理鹽法者安厓黃公予友也安厓慎躬而能任大富學而克施政介以友按臣之心而友安厓彼清其源此閑其委所之慶其永乎哉能直操江而已

入酉書院錫後語

王子晉叔修學于大酉之陽取山之靜養其湛寂取山之奇代其應用取山之峻以抗志取山之列以次

進既優而仕底績而遷海內才夫夫名士詩且文之第山之勝發王子之道王子又自晉遣使至鄭俾予綴詞夫王子之問所以發是也諸子之言所以贊成也予聞之孔氏之教曰博文曰約禮文乃相錯精與觕也禮乃分止豐而殺也顏氏之文自本至於晃曾氏之禮入細窮其變言乎其質則有等言乎其學則有序言乎其事則有先自洙泗至于洛閩未之有改也象山陸氏思以一人而掛千古以己見而易天下其言曰人自孝弟自聰明其自名曰乾坤易簡於是揉寒傳註陸沉精微古聖賢罪不勝誅嘻噫哉言乎昔者夫子之贊易也著兩間之五類一曰天地二曰卑高三曰動靜四曰方物五曰象形是故總之爲剛柔分之爲八卦統之於乾坤夫乾闢而施坤翕而承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曰廣矣大矣其德曰易簡是故一氣自運無爲而主張易也衆形自植至約而事詳簡也乾坤之運息則萬有之生蟣百爲之曲遺則一心之靜胡施哉惡可假是二名以揜其實之權而附於儒之班乎王子所立卓矣所施廓如他日化彼楚野如古魯邦無用兹倡此游言以教德夫

贈高令序

夫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道之操者見折於
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天才乎人而曲以成人
遂於時而違則合身下者其道上身奧者其道貶故
柳茂旬月而爲薪松閱百年而斯棟方枘格於圓鑿
泛鳧乘於流水是以馬遷發伯夷之論董生賦感士
之篇也貧薪者不拾遺金丐食者不視嗟來斥跖之
徒曰盜必慾譽帝之童曰聰必遜可以存性而悟命
矣仁者壽而顏則否聖者尊而孔則違命也參互而
不齊也仁如顏而不貳聖企孔而從吾性也精一而
可貞也不齊者任之可貞者揆之是故原憲詢結駟

之矜于木甘踰垣之醢而況不爲二子邪天以寒者
中人善室栩者避之地以江濤没舟攻楫權者濟之
無來手而待者故君子窮則安通則利所用非窮通
也自得其性焉爾黃次公係而受經張子謫而却
粟賈太傅返長沙而建策蕭長倩起抱關而輔政夫
去就惡可一端而取乎鑑不爲人之妍媸而亂其照
權不爲物之輕重而决其平故蠖之屈者申也龍欲
躍者潛也不厭蹠蹻焉飫繫梗必駭危險方慎坦途
士焉往而非德之資邪冠氏高子英特抗直富才明
政兩邑宜之而沮於臺察夫討高子之望奚所不達

哉天其欲玉高子歟高子善承哉

諫傳

銑聞之東白先生張公曰　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
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涕筆大慟給事
中閩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　景帝聞之改林
爲太子司直郎林欣然自負高遷云今諸家文家謂
林爲忠蓋林後尊顯諱史言相傳爾張公又曰使李公
推慟心於狀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
同死于獄章綸廢虻晚雖貴咸黷貨敗節也
景帝易儲時薛文清以大理丞治餉于潁署狀無公

名予親見國史然爾謝理東太子乃譏文清非也然
本朝士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兩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敏許公墓表

嘉靖甲午春二月十有八日函谷先生許公卒于南
公仲弟太宰松臯公及諸弟發哀　請卹典又以浚
川公銘諸幽研岡公狀其懿兩公之詞美矣備贊哉
函谷長子佑過予又乞予作表予雖極思累其詞何
以尚夫兩公函谷舉進士給事黃門改翰林史氏皆
慊朗明直遇事斤斤斷決讜言宿學聞于一時正德
初裵毅公村正忌於閹璫引怨函谷適倅全州後

𢌿襄毅公喪回靈寶終喪遂不仕起承尚寶又棄之
歸益研磨聖經盡洗相沿之臆言函谷不予鄙相見
必竭兩端語之茲標其三大義附以予所釋者一曰
宋人理氣之分大謬也予謂蓋由不明夫孟子性善
之訓然也善者性之實語性之善如品玉之溫玉有
等如性亦各賦宋人若謂善藴性中而白氣則有不
善又移之造化支漫無以詰之矣二曰聖人以用世
傳心法予謂天地之德曰生人受天之德曰仁故善
愛身者無膚不養善為仁者無物不備三曰聖人之
教務學也在動弗曰靜予謂舜命夔四言和以四樂

奏陶迷九德箕子衍五事孔門益以九容九思舍是
而亂以夷之僻山之畸士之憤言可乎哉自宋及元
學和協議牢不可破密無從隙函谷超然有悟由是
補通鑑正閩書淵性學斥道統申原道參易理詩言
遵聖軌辯抉宿誤投之合乎自然揭之當乎人心予
心服而贊之曰是其邈之洙泗者哉崗大而光實溢
則鳴羣臣薦之賢于　一人遂入翰林守學士旋卿
太常教國子　上初登天位文華左室列三教之師
卽命撤釋衚至是用函谷之書正禩者皇王八師也
南向陪[illegible]周孔二師也東西對向舍釆之辰惟輔

臣及公等九人相事公上章請中和　上說曰以巳
情通天下至治哉公又言孔孟全教治情蓋性靜情
動靜無所施功而動可制欲也晉吏部右侍郎員拜
南戶尚書公潔操貳吏選恤貴裕戶財不幸遽以壽
終享年六十四公諱詩字廷綸先世端緒休遠公先
公襄毅一代元直公少學于伯兄貢士公詔兄卒四
十年每臨諱大慟又學于張僉事張卒于南貧莫葬
世公為辦之完又恤其孤棱事襄毅公雖宦學成臬
臬如也雖謹上冢必傺惻不怡六弟咸矩公而佩其
訓於戲公之耆耄談道乃自其身發之歟

文林郎漢中府推官李公墓誌銘

李氏蓋鄴之望云諱剛者自皋人積官戶部郎中剛
生洪取韓氏生女為　昆陽王妃恩授兵馬指揮長
子文自皋人授瀘州知州李公其季子也諱道字應
元少穎敏知州公授以朱氏詩帥通悟冠入郡學解
剝經傳妙得玄肯鋪衍章句點發奇思孝謹溫裕而
中元朗不流無酒恥無嬉遊曰孜孜焉者講誦而已
憲臣才之子弟從之每小試巳憲臣以其文法七郡
之士命奇不第弘治丙辰貢巳需選家食　趙莊王
眾其　世子必為命世大賢思端翰厚基遂厥峻永

顧寮臣無足友者乃親馭　高鵉訪公于家懇請繪
圖美觀閭里命為今　國王詠詩云虔恭益懋正德
辛未試於銓授漢中推官南鄭民周海溺其女事發
守為餽千金欲移罪于其傭滿公不可論海如法王
端溺民弟政妻殺政滅口託言噬于虎公驗手有刃
痕駁守成案亦論端于死會盜起公率衆禦城卒及
城因俱免盜之戕公素溥化官歎曰是日夜戲戲乏
乏而曾焉者貧官豐積爾道於何有乃致仕還郡
莊王又請授　郡王經公高年身瘦削而神健性樂
文史不倦歲行鄉飲郡守請為大賓闔閭于于其觀

都如也公所教士入官者數十桑旦石永尤著名曉
奇其女之子朴自教之材踰冠取進士　天子與其
對命與登鼎甲者同梓策遂纘學翰林授編修善法
文皇甲申制云公生于景泰辛未十一月十日嘉靖
戊戌正月十一日卒享年八十有八配談氏子男三
人遇陽女為　秀水王妃亦授兵馬指揮遇和遇霖
女二人壻郭清封編修張時茂孫男五人廷輕廷薦
廷美廷用廷宣女六人他壻工正陳爵劉禮南全王
守方宋文吝曾孫男女各一人嘉靖十七年四月十
八日葬于清流與談氏同兆詞曰位則不充德則孔

有為學者師為　王者友荷與今　王崇孝篤故爰
及仲弟臨其喪表載於載　敎史銑也文於千萬年
爰質爾墳

察院題名記

御史橫楊王子涖我河南敬簡亙修綱條具振已見
其行臺之弊且臨淇遷于鎮守故署得請乃新而居
之勤石題名爰自巳始舊石自永樂至嘉靖丙申歷
年逾百吏涖者自曹琰氏至李子伯音鏞及王子凡
百人夫省之建臺以布憲也名之必錄以考類也夫
士之臧否不登諸載籍而名氏不俾之久存則是非

泯如奚施勸沮烈士自厲而莫範奇人孰憚而不恣
邪自帝拱宸極守典不行悉寄耳目於憲臣地近而
任則元重託而信之專理是者可以慎務矣潔以居
身良玉不污公以任法昭鑑無擇直以褆節喬柏無
附介以一衆孤黨朋然後激揚攸中而風動乎羣
寮矣煩文之議徒役于楮可刪也細故滛威徒費乎
時可去也甘言曲承將售其欺可防也善謀法守將
益其實可求也士大夫之進止有義而士之窮達有
定命焉我安義命何與於人或怵於權勢而決其衡
因以徼寵祿斯自乖雅道而已矣古謂紀綱猶血脉

也御史乃危官也銑謂先克三不乃能行三必焉是
故勢擅煩赫不見其榮躬蹈罪辜不為之所迫臨鼎
鑊不憚其威由是剸刮生疵必犯顏也掊擊奸諛必
夫莧也駁達民瘼必究源也相幾而識體誠乎而善
道之斯為憲矣永石垂乎爾

柴村錄

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予如柴村穉家夜宿西齋夢三
原端毅公見訪坐評今代名臣無全璞者公曰心地
乾淨行事自當銑對曰乾淨者聖人無欲也聖則天
公又曰王應韶何如人銑未及對公曰其人苛而無

策朴士至百不恤其死銑曰其志可則也如齊以王
辯學之乎斯美公曰文清公之佐大理王振引之若
辭而不往愈於抗而得禍銑竦然與其言遂宿夫王
公古之大臣也休休樂善曉超掌銓選賢為偏他以
忠諫父廢者王徵黃仲昭賀欽以迂直被抑者周瑛
祁順公皆辟用銑謂桓文並伯晉代主盟齊遂不振
者晉臣讓善齊穉相軋耳昔楊東里名薦士多私所
好古廉老而不相他何樂焉王公不遐遺不朋引明
興以來斯人而已

賀太守王公序

悔齋先生王侯蒞我鄴之踰年治河憲臣賢我侯又
薦其相河之績也舉與以旌用勗其屬我郡貳諸君
如椒稱賀爰授意於予俾詞之予與諸君皆誦法孔
氏者也請援諸聖言可乎予言之為政以德夫豈隳
法禁棄制度如他道清淨之云乎記禮者曰夫人者
天地之心斯遡其原者之言也是故一人一心也千
人亦一心也萬人兆人亦一心也志之所通莫過而
其協者莫被故枹落而響者木瑟而聲出以此感彼
之謂也猶有間焉愠色而見者莫喜宣而附者悍以
此感此之謂也猶有待焉過宗廟而肅聞雷霆而懼

天何意夫何恃故焉切誠怒之心以宣法禁制度之
施已之所未不以先人人之所難必以先已則不令
而從矣夫刑者政之所不能免也君子之刑以止辟
也得其情如疾之我恫也法人之刑以興厲也深其
情欲威之四達也故君子之教無刑而刻人則弱之
不閔我侯之德予嘗誦之曰誠正是故贊邦刑寸兩
郡明而允嚴而克寬莫非二者之用由是晉而藩而
臺而省如視諸掌矣無他達之天下也

許樂菴墓誌銘

許氏受氏而來遐哉赫矣自潁川遷湯陰則勝國時

諱毅者毅生[illegible]載字獻臣號東岡三歲而孤母宋氏
年二十有八孳東岡性依母氏于湖湘宋高節聞者
詩而頌之東岡長辟湖廣行省官至會稽院照磨著
女教經濟錄及他文十餘萬言臨川吳幼清稱之曰
喪親而孝居官而廉東岡仲子有任字可用號圭塘
登延祐乙卯上第官至中書左丞有集百卷諡文忠
功德爛然元人曰公遇國大事身任之不知有死生
正開河東弭盜言如著述詩婉而豪文雅而辯老遇
元將亡抗節愈厲季子有孚字可行登天曆庚午上
第官儒學提舉湯人作雙桂堂傳其過文忠公生禎

國初籍安陽禎生壽生坦坦長子顒字孟敬登景泰
甲戌進士官至南康知府明決富才年格其用顒子
恍字中國博學能文古朴不隨俗流昏于李氏李鼎
貴恍略不降詞色下之常有憂天下之心疾革自吟
曰丹心不泯常憂國白髮無端早上頭竟不第而死
顒第顯邑學生配康氏生樂菴君云君生三月喪父
十有二年喪母君欒欒棘棘每慟殆絕乃依伯母李
氏李又卒乃輟業治東岡故田一夫力作自給稍裕
撥舊廬而弘之作先祠修時祭牲具㪯坦易而質少
俊者過皆服已又縫補缺失與親戚故人歡宴倚席

歌圭塘詩辭甚肖得一座傾耳聽收拾先世譜系遺
文閱𨻶樂菴子復禮登　今上乙未科進士官刑部
主事樂菴訓之曰奉官儉自約身始也理官事自省
私累也復禮循所教官肅爾卽變其聲郡倅來掌縣
發以官房高敞者易其廬樂菴謀于予曰屋雖陋舊
業也吾相自兵興幸而存者如懷幾族邪兒始一官
吾不惠人私乎曰晏子不易宅君強畀之而又反之
載于左史樂菴卒辭樂菴諱懷字思善取劉氏一女
嫁賈大與孫男二人樂菴生于成化癸巳五月四日
今戊戌三月十五日卒得年六十有六八月　日葬

武官先兆予嘗悼中原午爾兵興閭巷至斷煙火
夫邑無世家則上何憑而下何倣與宜其忽靡靡也
趙者許氏之世忝以元人之言及今郭太史質夫之
狀隊事成式采詞合章授于刑部君刻石詞曰欝欝
乎佳哉許氏之藏前洹後岡東岡圭塘有儼其行君
徃宅諸昭其萬祺無傷

贈解太守序

客曰瘠土之民可與行政乎荅曰可必也道以勤是
故攻本務廣畜敗山澤之産官無私焉老與弱者守
之彊與少者作之細大咸修勞來不怠可以富民矣

客曰沃土之民可與行政乎否曰可必也道以儉是故重力農抑趨末市里之競豪無擅焉強與多者衰之弱與少者益之致與禮讓辨別限界可以化民矣昔孟子軍氏當攻戰之世思以其道救天下談故必曰性善稱先王必曰堯舜考其實用田桑畜牧生之世老享帛肉少脫饑寒負戴之代行止之徐教之也推其效則曰保四海此豈高遠難能之事哉自西京以後如是者鮮聞焉何哉溺於文詞惹於功利譬則之燕者南其轅驟愈疾去愈遠行日者愈其長避愈遠矣愈者孟子之持論若此元戊戌冬東平解子佐吉郡之四年矣晉知解州夫解今之所謂沃土也地產鹽而易財商居貨而競息禱祀之瀆制僭侈之濫志古晉淳龐之風變矣解子生孟氏之鄉尚華飾之說以趨晉之頹哉往者吾友張仲修之治解也建學儲書士彬彬乎文近年吾友呂仲木之謫判也舉典正業士勃乎向道矣解子問諸民而永其休都矣哉

贈左丞陳公之晉陽序

漢士有言文章緣飾吏治此非知道者之言也夫黼黻領之謂緣采青黃之謂飾是異物而相成也君子之道異乎是正人之術不外正己而求盡己之學乃既盡人而用覆而示之爲文也制而宜之爲治也言乎其比則爲章言乎其典則爲吏民之爲道也桑麻穀粟以相養君臣父子以相生吏也者行君之令而使民遂乎是也是故田畝市廛之差器用服室之等鄉黨里族之協教牧師儒之聯淑良寄衰之分旌別舉措之屬存誠之心道民之教也閑邪之方防民之政也克己之勇一民之刑也而析之曰法術詞辯末哉末哉中川先生陳公蜀之大儒也爲御史作馬政爲忠使示學則舉典以修言體道而立準爰丞我汴廉而容明而不劇乃登于左乃伯于晉先生之道其西矣乎予少游四方載觀兩都問俗推變歲相降也而晉之美如古者四山谷之邃顓朴而不習晏佚晉有其民勝庠之選質直而不溺浮靡晉有其士禱祠祈報越禮而事神晉有其誠日用交際崇儉而倡義晉有其俗如文之以禮樂其將復唐虞之舊流我聖皇堯舜之仁哉方伯莫乎省者也藩司翼乎民者也尊者不親細褻者不貳志先生往哉太行之麓漳水之東予猶與聞教之暨焉我汴臬泉諸公餞公于河之滸其贈言則銑奉命而述也

愚莊居士傳

居士胡氏諱璿字廷器合肥人先世諱鑑者彰德衛
前所百戶傳至榮進千戶取周氏寔生居士云居士
生三年始能言即行室中器能舉其名呼尊行中夬
鄉人大驚病痘左目眇遂廢舉業從里師授孝經大
學而篤實穎識卓然人表年十五諸父同居異食尚
繁嘖言居士請於父割田百畝別業址屋十餘丈畀
之居諸父感泣居士事父及兩後母迎求所嗜曲向
所便而撰之咸歡父沒痛至則悲終身然矣伯兄欲
各為業居士約分外計金以昏二弟自跨一驛負米
疏如野力穡積金百斤田千畝出其餘周戚之貧者

助人之遲昏廢奔者就橋之中輟者世官故有第乃
又買屋臨市取貰布供後母私費少買武安武安士
樂其為人與友約人養一日居士乃至旬不自炊士
夫過其里必致之廬資厚饌徒者載以馬過二舍乃
返善直鄉人之爭或不經官府尊貴氏兄弟訟累年
矣又赴逮居士遇諸塗陽問之曰子亟役於縣乎畏
姚明府而弗敢越乎兄弟各言實居士邀至家感以
天倫大義皆大哭渝平鄉人指居士廬曰胡子斷事
廳爾平陽張商四人來糴粟約他所畢販來居士合
其賈金有浮然金酸者也雖返乃以大量酬粟足其

浮數他所貸不能償則焚券又十餘事居士好讀陰
隲書小學故事其行出諸此嘗評時苗耀清也詩之
曰任中如育子君欲付何人年五十有八卒配汪氏
有賢行四子季子紹先叔孝著名
史氏曰子之冠矣赴省試友吾叔孝已子違親求仕
叔孝孝義日章及子棄官就養叔孝始仕教職甫滿
考未六十即引疾歸衆留之叔孝曰吾貢而出遂而
反庶稷身耳於維居士有子夫豈景之富孔門鄙之
不得數於匹夫之賢者世人泥奇命妄譽天道謬曰
陰隲未必報也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贈太保謚
恭敏李公神道碑
公諱鐩字時器世家湯陰曾祖某祖某父某俱贈一
品如公官階曾祖妣及祖妣及母申氏俱贈一品夫
人公天資穎敏氣宇端凝接物和易中不可犯智事
羣綮外不欲彰成化辛卯公年二十有五舉鄉試明
年壬辰舉進士廷對以純字獻策　憲皇初政精嚴
公願其終與吳文定八人俱宜鼎甲莫適次也大宰
姚文敏公曰曷以省試名次之遂首擢元公列二甲
之六是後多用為例丁內艱甲午授都水主事管河

治臨清改作板閘易元之朽而泄水者又緝内使私
鹽十萬引沒官丁酉改戶部丁外艱甲辰除刑部晉
員外郎郎中奉 命賑山西饑民多活入流民爲盜
者之窟諭遣還本開渠灌田萬頃民刻石頌德丁未
晉鴻臚少卿諫罷鄧常恩蔭職及毀西山戒壇聚游
手溷男女者又數上言便宜太宰王端毅公賢之再
擬巡撫内閣劉文穆欲用其黨乃怨王公思擠之故
沮公弘治乙卯晉南京太僕少卿丁巳晉光祿卿削
冗濫之奉抗章數工部苛具器用耗財無益庚申晉
工部侍郎辛酉虜入榆林大掠 上出六軍逐之公

兼憲職治餉虜遁還 朝言十事而謂外攘宜先治
内今盛齋醮營燕遊寵他技以雜金紫畜異禽以縻
粱肉此好漸長恐顚正道遠人偵伺以順逆邊方觀
示以勤惰癸亥徙山東視漕上言堤城之壩毋毀洸
河之塞毋通浚泉疏水漕利可復又請禩尚書宋本
俱報可甲子邊臣奏寇雲將有虜宜備之上曰非銑
往不可召公至榻前諭旨公至邊首簡將次廣儲乃
治壁壘飭器械守險隘梁滿濶開荒田舟河流士奮
而踊馬健而風 上謂司馬大夏曰銑果善幹國者
乙丑夏 武皇即位公還 命作泰陵丁卯晉尚書

劉瑾用事惡先朝大臣不附己戊辰公致仕是年秋
誅瑾 詔起公仍掌工部壬申加太子少傅四辭乃
允其第二狀曰德稱位者安寵踰分者危公論宜之
則榮衆指疵之則辱君之於臣在遂其忠毋徒溢其
秩聞者曰鶴山公其以身覺人者乎然是後佞幸益
雜修建大增營山之戲内苑之供造軍器于南織緒
綺于蘇公漁邦課私責民償内外繹騷中原盜起豹
房僧寺鎭國延壽凝翠太素知彌刻畫色累金碧文
石采瓦窮麗極奢甲戌内宮災新作之公雅有心思
計籌詳細量物平價擇舊成新期廉罰堅工諫疏歲

數十上其曰漢文之賢罷露臺而著隋帝之敗開汴
河而致蓋民之所有惟財與力力竭則勢財散則叛
今無微巳顯可又促之屢請姑停他營併成内宮
上或奪俸示譴或問從一二幸閹劉養以太監監各
工公與議不協面叱之養泣愬焉 上乃直公不究
也辛巳 今皇即位改元嘉靖公年七十有五公曰
吾在先朝義不可避難脫禍而去今 聖主興遺賢
進吾納祿讓能其時乎君子曰大臣與國爲安危汚
其身有忝於國古人嘗爲之矣公歸八年春秋祀墓
外靜坐觀書不出戶庭不燕飲撫音樂蓋公性節約

老不渝云戊子二月三日終于正寢生正統丁卯七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訃聞 上輟視朝一日遣官祭葬賻贈諡如制一品夫人鄭氏賢行助公別有志子男三人維先吏部主事繼光運司同知繼元國子生女五人婿良醫周宗國子生元庭桂次銑長史周一元生員鄭在孫男二人汝勛早卒汝助國子生女一人婿胡浸國子生元 張 餘幼汝勛宗子也宜後光充俱末子公命取同祖之支曾孫惟保後勛公易簀前一日銑侍疾公曰吾讀詩五十年每疑魯何以有頌銑曰聖人以著變也風雅皆有變焉公曰頌美其功焉得為變銑曰周頌用諸廟魯頌用諸燕周述先魯禱君周王也魯侯也周之詞典而魯誇非變而何公曰魯無風謂夫子諱親者而删之然乎銑曰此治春秋之例也夫諱者遜詞以盡臣恭而不泯實以垂後戒南山猗嗟桓莊之內政泯矣三桓始牙魯馴不競以亡公曰吾疑釋然是時銑服嬰末禪請歸晨入服舍日旰來赴公嗟乎悲哉悲乎慟哉銘曰伊誰毗國粤惟元寮惟聖作則粤有皋陶降乃吏治庸鄙亦叨 皇祖兆古釐曰六曹大權獨運役使羣豪猗與我公內外宣勞晚正端揆國鑑而樗惟公其

防隄彼洪濤土木丹刻財匱民瘠抗言于章正色于朝怒斥義積瑾楊弗撓曰卿完名 帝詰攸窺人疑公隨易奸是標豈知護本亦務荒包人謂公退彼弋何招豈知濟楫不避飄颻 聖皇嗣立朝廣孔昭譬如積霧見晛書消公還全璧棲鶴之坳耽書晏坐策杖臨泉議白太放恭當可標八十餘年乘彼扶搖銑也綴詞白珉之雕士作贈依允配崧高

百泉題名

嘉靖己亥春三月己巳相臺崔銑隨 駕至衛己事庚午西適于輝辛未往觀百泉謁聖祠弔嘯臺入安樂窩憩湯金臺式鮮佐酒飲泉一勺遂運而歸

赴 召告考妣墓文

於乎我父我母鞠銑育銑教之長之俾明經登科致官大夫在正德丁丑請告侍母之疾而不終在嘉靖甲申棄官養父之老而不久自茲汎掃丘壠服勤稼穡不復有意於斯世矣今 聖天子過聽羣臣之薦元輔之舉召兒翊德 春宮長翰禁苑再贈 闕廷復職文字兒黍 命北上與遷墓下兒之斯行益於時尚未知守其節則可矢若黨附私朋上欺 君父納結廣賂自喪清白逢迎所好以違方直矜挾所有

以妨賢俊則見積愆咎生無類復修我二親之禩矣惟我親神靈右止罔俾失墜

赴召錄

嘉靖甲申秋九月予議禮不合能歸家居十有三年吏部奏准起用又三年己亥二月十四日內閣題准改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三月二十九日部書至四月三日庚子晨辭先祠祭行道而出子汲目初愈送予登車揮淚而別郡老及諸生送至張氏園置酒於梅花下各勸一杯午至宋村予處分農事弟鎰鉞從兄鉞孫士臬瑨李傕保俱送至此未刻孫浴渡漳

水淘揚北岸水淺下船乘馬而濟晚至臨漳教官諸生相延中夜大雨辛丑雷遣僕本還家視汲作李司諫雙壽序壬寅發臨漳泥淖僕夫甚勞未刻至苑浦薛氏驛運使全卿及其二子來候授一餐申刻至魏縣晚過薛宅留飲癸卯雨僕本至得見汲手書題兒親筆僕槐回寄兒三詩未刻赴薛氏驛漳魏接境漳水流之雖苦潦有填淤之利田肥美村連屬麥茂種播民好作室全卿爲予言嘗平瀆淵之友喪途失家中金楊文義得而歸之斯民賢於樂羊子矣甲辰晨刻至廣平縣民雖多田而濟出廣平北行二十里入

肥鄉界又二十里至安寨儼如一縣過滏水五里至曲周肥鄉至縣皖田美屋曲周民居整密其田每畝歲辦租役錢止四十文薄賦故民富且淳也邑令張鵬翼有治聲乙巳午至雞澤城四圍污下秋潦積十里故名澤西行十里過沙河晚至南和丙午早拜宋文貞祠辰刻至任縣和任之交有百泉河堰水灌田稻畦柳塘任之北有漳河泊魚鰕蔆藕民賴之如粟此泊匯入水舟通衛河邑人高繩武來見同觀縣學泮池戊申高生約陳貢士世祿霍氏兄弟同遊河泊泊方廣六十里中有洲民居百家舟行十里抵洲泊

本腴田弘治中水占之民納稅不蠲晚赴謝卿飲己酉早發謝卿送之郭北諸生十里鄉舍酌酒三行未刻至唐山是時　巡幸回鑾縣官督車馬候官道縣若空焉道中遇鄉民託寄書見汲庚戌早至隆平晚至寧晉地甚腴亦有沙鹻者東大陂通任之泊古謂大陸澤也兩澤善匯潦水淺者不越三尺往往有洲開渠築堰咸宜種秔可以富民邑人蔡御史爨來會辛亥早飲御史家晚至晉州州南門枕滹沱勢洶河廣夜訪張都臺璿都臺言往滹上無能造橋者安陽張士隆通判乃創之至今相襄民不病涉又作城南

堤偶秋水大將嚙之倉卒無計張子命刈田中穀苗爲東塞之計亟收穀三斛廼命償四斛并買草御史某惡張子抗禮濟水將北員定提御史曰判官能完之不張子命楫筏比次堤下水觸木輒道御史慚謝張子每取南岸土作北堤水益遠則堤不衝民思張子不忘壬子望五更焚香告天不欺　君不欺人不欺心祝天祐老身及兒汲幸無恙陳奉來二親景拜之辰刻大風揚沙未刻至安平遂憩癸丑早至饒陽餞兩自臨漳至安平田之肥瘠產之厚薄各殊風土樹蓺皆相似魏曲周寧晉稱最然俗尚豐甚大居民

性淳質有慷慨之氣士高者精舉業鮮志吏治罷癈甚撫按間歲至然爲過郵長官或年八十及中病臥牀一年者猶視篆上司檢官豬臧金多空南和有下錢三十七文官多代攝惹翁取火其文卷凡皆古道上游如善用之財可富兵可強士可賢也甲寅邑人僉事府錄事路珍因使過家偕其兩弟送至張氏莊壽昌侯故業賜田尚百頃然垣宇荒落矣未刻過河間晚至新中驛河間控制滄景協右雄趙河海交會夷夏雜居一大都會也自此而北漸近京師染聲利之習民集而鮮恥勁烈使弓馬有燕遺風是夜雨乙卯晴辰刻至任丘弔故相李文康之喪會同年閔氏兄弟丙辰早行四十里古鄭州土城存北高十餘丈自此皆水澤瀰漫數百里至趙浦西來白溝貫澤而東舟航涉焉凡過九橋至雄宋尼橋關也蓋阻水而設以禦契丹晚至新城任丘新城壯哉巨邑越於小郡丁巳巳刻至涿州十里過胡良河三十里過琉璃河晚至良鄉入夜雨幾內自七月不雨至于四月無麥禾是夜雨始浹可大播種戊午雨巳未辰刻過蘆溝未刻至京是夜大雨寓陳氏店辛酉移居司經局朝房壬戌　朝見丁卯謝　恩五月朔入院供職

靜修文集序

伯夷薄周食首陽之薇而死管寧盜視曹氏迄不受爵靜修劉子辟元人之召夫三子者篤念故國義存華夏豈曰山棲谷汲尚沖樂退而已哉劉子則又研精聖典發揮大道聲之爲詩綴之成文雄渾明切不蹈陳言其詞如西山之歌其誼祖春秋之旨予每撫卷太息恨無知者茲應召過雄瞻望靜修之里如起諸九原爲之執鞭欣如也旅次略撰數言門人劉格適倅茲邦託之梓于篇首

秦府右長史梁先生墓表

弘治庚戌春先南郭君守延安入覲已事上言于太宰
三原公曰郡濟荒之後士大夫學無良師焉爾請選
省試中乙榜者署學職三原公曰守言良是命選司
識之且擇其優者往爰諸君懷檄至教諭延長則鄭
人楊懷思善甘泉則宗慶李先生諱健字子乾清澗
則陽城張緯大寧延川則我昕齋先生諱溥字德宏
訓導膚施則廣安蘇森茂之綏德則中江彭萬里偁
亭閬中楊泫惟深先君成賓之俾大教訓十餘年間
延安升第遂與西安可伍先生純心重儀吶言敏行
不為華貌徇詞書朱氏詩發意指物章推字鍊為文

則典舊永味長既教延川先君又令署篆郡宗學以
教他士銑甫成童獲執汛埽之役又署延川縣事平
賦簡訟郝氏起大獄無能決者先生鞫其實悉刑之
其兄弟叩神誣訕旬日兄弟死于瘟任將九年丁外
艱歸鄉里諸生別皆哭失聲服闋晉南監學正再晉
　慶府右長史乞歸養不遂遭母喪後寘鐇叛逆連
矯旨罰贖米四百石人謂以米饋之半賂瑾則免先
生竟輸米兩治喪遵行家禮服闋至吏部宰邃菴曰
此生在晉陽為我賢徒在秦為我良屬在　慶府為
剛傅不以憂還寘鐇無變矣補　秦府右長史先生

操履修潔臨事不苟自　王以下咸敬信念長安李
盤等訓導稷山歲什祭仍粟其妻子以其暇修稷山
志徵賢明典示攻學之矩不幸遇疾而卒正德
正月十有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五生于天順癸未四
月十五日先世本絳州正平人元初徙稷山曾祖某
祖某俱名隱父某楊莊巡檢母趙氏配姚氏子三人
柏學生楷裕乙未進士知濟陽女三人孫男十人女
三人曾孫男四人女二人先生疾革作遺命曰為吾
後者其讀書以明道安分以養德其仕者勿擾民而
剝之勿厚殖產驕惰其子孫先生既歿我妣母立家

教子稷山人各法之屬其家吾友格以惠直治濟陽
身先克約以率下夫世豐而鮮禮官榮而忝智矣吾
友其不汨流俗克嗣先德者乎

蘇氏詩序

往者予居洹野濮陽蘇子允吉嘗我昆吾集今年予
入翰林蘇子示我三巡詩凡若干首踰萬言矣夫其
識典禮悰羈旅標字治悼友情正官常達民隱若是
者詩之質也蘇子可言詩矣詩者文之精本情發志
貴正而和假物申旨貴切而遠託風寓諫貴婉而明
陳器敘事貴要而統若是者詩之則也蘇子咸中焉

詩用以感時以敷治以作善以懲不敏其妙猶風之被草木有默移而無顯功宜漸浸而忌直訐故嘅歈之詞惟託優柔揚推之篇並待重累而或失之綺麗或失之繁蕪或失之剽俳夫當物爲道或乃埊以文句於是乎翰墨日富而達之愈遠也

鈴山堂集序

論者曰天之將達是人也先屈之其將亨是人也先困之君子之自處不然達矣而其未嘗復屈可也亨矣而中未實復困可也大江遊礙於三峽而永河洄流於九曲而廣君子之修也蓄於心以協之天下鑑之古以參之斯世去其所不可不去存其所不可不存則其發爲功煥爲文動四方而垂千禩矣太保大宗伯分宜嚴公蚤冠舉進士第讀書中秘試常冠吾曹自故相李文正而下咸偉其才已直史館竢秩可以契敘而公歸棲鈴山之下卜居介溪之涯結茅植援耽書覆季積辨卉而氣竊閑甘脆而茹糲杼思樂潛爲詩若干首鋭誦之曰清婉而綺不浮其質斯肥於山林者乎居十餘年應召還館已使與藩掌留院教國子貳吏禮之卿遂長南曹如其貳者爲道路所經官當所激條友是酬爲詩若干首感喻乎交際訓

敎乎生徒敷內乎治理爲文若干篇鋭誦之曰辯于體裁而藻思綴衔乎典常而玄倪寓詩其唐之春容文其漢之簡健斯施諸廟堂者乎今 聖皇在位修正禮樂詢咨文儒公被知遇股肱攸屬 聖心之所創作舉儀之所建白畸士遠臣之所條上公隨方而應執矩以裁可可否否允稱德意蕃錫累諭騰章奏謝將續梓之孟子謂造道貴深然後左右逢其原夏哉鋭考古之君與緒椎業隨材而授若夫禮樂必侯儒者蓋分合天人知徹幽明體兼述作敬貫清直一草一因上造下循或張或弛若登偕止故曰明乎郊社禘嘗者治國其如示掌於戯公之文之用至是而大矣哉

雅述序

浚川先生王公嘗作慎言十三篇深探隱化暢發玄旨學者莫不諷誦之先生又出其雅述二篇悼後人之襲迹示行者之廣深修身理國之具循級蹈實鋭學交於先生四十載論心論義商訂微規至忘爾汝不特形骸先生秉介履素摧枉犯難在困無憂在達無樂耽文味道少勉耆化故能闢己塞之路昭不礙之牖爲夫聖哲之訓積充于宇載汗其牛不啻足也

而後賢一出必更有作往往發其未及而救其或陂斯蓋日新之盛德生生相禪而無已也譬之日月麗空代照一爾光景永耀人樂之而不厭焉夫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躁等故忽窮於微眇行忽於疾徐辯徹乎宇宙心荒於日月聽言可聞考實莫然甞讀雅述者宜知切已求要其覺民之旨也

中麓說

孔氏之徒論列逸民曰荷蓧曰長沮斯人也俯晲一世安於鄙賤人不得而名之自宋以還吾徒名矣而字旣字復號新與日增行業鮮聞焉與不得已則以其居而自命者近實矣斯由古之道與章丘李伯華氏家于胡山之下山有三足李子宅其中遂稱中麓云胡山者脊脅之堅也脉發于岱尾亘于海一峰特聳高坪日觀岩壑深限危可避之李子居於斯學於斯蓋以脊德焉豈曰棲清餐秀覽勝供吟而已夫遡脉則立本矣沿亘則知會矣仰特則秉介矣阻於限而防之嘗慎矣陰化成質結之為山形峙地上根蟠地中厚據者大富積者昌君子以立本築室堅其基植禾培其種川者氣之道海者物之歸下而貮海者山所委遠而延勢者水在夾故行不散越聚不崩阤

君子以知會雜而無統聞見博而敝固深習而未貫矜持勞而神智閡夫岡巒蜿蜒而漫培塿盤旋而畢迅而出者遺其類矣突而立者絕其附矣君子以秉介吾不動於察豈其畏乎害無愛於生豈其便乎常邑作城而衛民家設藩而固積若夫壁巖線逕隱澗峭峰一夫揮指萬馬返轡君子以慎防立於禮人莫之敢陵據於德強莫之敢移綿蕞之小可以馴武猛肩贅之末可以折夷貊嗟乎難乎莫如心易流莫如氣心由道寧氣以性用否則沒本或失之空知會或蛟於異介或矜而爭限或滯而隘皆一舉而百廢者也故君子貴中

贈大司徒李公歸蒲汀序

古之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美哉然非所謂精言也仲夏而蜩鳴日南至而鴈北向蕤之秀梅之華則其功漸歛而微以至代謝豈待夫草長木落霜落水結而後見乎夫二儀之賾惟兩而已兩者對立化化無窮天之道曰陰陽爲寒暑爲消長而休咎以其感人之道曰仁義爲仕隱爲進退而得失視其履君子握其環中以制變幾欲動而已道之故智名潔操人靡得而稱焉蒲汀先生李公弱冠對策　天子擢置

鼎甲壯年守學士掌制掄士台鈞邇只乃退而家食
者數年起貳吏部又退然後自宗伯具拜司徒公貴
識高朗履蹈堅直優學供仕才猷充裕今夏又謝司
徒矣然未及者也雨洽田而普澤舟達濟而停橈去
就如脫悔吝奚生銑也往長南雍佩德不類又念先
人之耋得　請還郡既而思曰進退殊遇然莫匪學
也孝弟忠信啟諸人者即其安富天下致吾君於堯
舜云爾顧才劣力弱莫自矩矱求類於古之人唐白
氏樂天可法矣昌讜於元和嘉謨於長慶杭之守香
山之逸不附黨朋不固浮利殆間於德裕而不相然

杯酒留連詩樂諧謔莊士恥聞之其歌鼓缶而儼然
不能終日者乎宋司馬氏君實可法矣自判并州已
陳大計翰林樞府辭而棄之居洛十五年童孺慕名
一日入朝徒備顧留著述通鑑蒐羅典冊究圖治亂
品裁體要交雜異端起而相元祐君子曰再造宋矣
寔矣乎臣模哉難者　聖皇俞元輔之薦還銑翰林
幸復立先生門牆以終教先生不待司徒大夫而下
思公之德不忘乃授簡於銑俾係之詞

賀宮保浚川王公序

粵稽古建官至周乃得而詳云是時區萬國立諸侯
國自爲紀王察其臧否而慶讓之自三公以下理其
畿內千里而已德以師師何密綱也道是肆肆何任
術也秦置郡縣漢因之遂作百代之常舉天下制於
廊堂之上權細詳其米鹽算民及於夫里設左右相
總其要提領疏目御史大夫督其成擊奸糾濫一陰
一陽歲曰章矣一慘一舒化曰樞矣於是創制裁法
防違弭隙而臣各奏其能以進士之品靡得而齊焉
皇祖析相爲六柄專於上都御史之設無更也浚川
先生王公少負濟世之略已究造聖之學入登清貫
出牧甸邑藩臬宣力方鎮經管利刃割不格於盤錯

良弓發咸中於正鵠暨長內臺治禁兵卿士服其綜
覈　朝廷賚其大猷三考陟明加秩太保斯師傅之
德選乎先生益弘任哉公嘗督學內服所成士自大
光祿趙君而下俾銑制言賀公銑辱公之友四十年
論厥富篇詹厥素業允哉命世之儒銑也詮伏山林
研精墳籍古臣之道嘗與聞之蓋上默移而下顯評
貫協情而賤用已一人一心也衆人亦一心也一物
一體也萬物亦一體也血氣貫而周脈絡屬而固志
意合而好惡平而當胥稷之力猶弗曰鄙事而希
禮樂益之處山林曰賤役而暮百揆盡其才而就其

緒譬之舟子或舵或楫或帆或綆中流雖風竟登彼
岸惟和故公惟公克誠君降心以從士聞風而化民
獲怙依國賴楨幹今夫抨落鬱杳步移景隨可謂速
矣然以此感彼有開焉色厲而人畏語妥而人懌可
謂速矣然以此感此猶須也聞儀而瞿瞿過廟而肅
如夫何億夫何飭是故未言而信其其未動而順其
向斯巧格于天世流其澤矣

漫記九條

五月十日 上告事九廟臣銑當陪祀先以子刻入
候是日頭痛體倦又雨甚寒 上至廟門步入又自
太祖廟步至 睿宗寢 聖容恭肅而安甫不畏蓋
臣懌然曰聖人也頻忘其疾祭歸康適矣易曰盥而
不薦有孚顒若聖人以神道設教此之謂也

七月十日入賀 皇子生除藩蔡顯臣銑拜下而出
始覺蒸觸不堪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心方致敬
外物不干也

一日入 朝百官俱青衣角帶小臣肩背聳而行及
辯貌乃驚而遂若他日緋衣補服帶金玉品次自
章卑不抗尊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釋者
曰變化而無為此之謂也夫讀聖經者不得之躬行

從校諸紙上之言抵增頗賛銑入朝有瑕識之以見
凡學莫不然也

客有學張恭恭能立事者銑感焉問張甬川常父常
父曰張壞者多而得者少壞者皆大體得者僅細故
也銑以為然

客問亢龍無首之義答曰皆上九之詞也九五以下
皆賢人之象上見尊龍勿為之首如堯咨四岳以得
舜也天高矣必下交於地萬物以生君尊矣必謙接
其臣萬化以成五以下皆天德也上不可為之首乾
之亢者獨上九爾自五以下皆富貴也又問龍戰答
曰陰極而僭故曰龍小人而疑君者也下五陰良臣
也戰而攻去之若晉臣伐蘇峻宋臣討謝晦月盛掩
日位孫逼君名之曰龍貴君也說其小能久假以權
辯之不早縱使至此若夫陽道之亨豈陰可亢故以
龍戰陽者說矣

成化中風俗儉朴先君為司馬郎銑時十歲尚記先
君賃屋自深巷入轉東土垣小門内屋三間秣馬又
土垣小門入寢三間東三間為客次寢之對有垣及
門小屋二間爨室也弘治中官願治屋然西涯閣老
宅尹天官故第天官又名以賄敗者在陋巷椽柱皆

樸樕小材但稍　厥令椒　召至京大官自造華居
襲石采椽連甍　院價至萬金者李序菴第燕客酒牛出
玉斝相酬金銀不足珍噴香樂極矣其無患乎
詔還梁儉菴司徒徒人丐子相語曰今天開眼取回
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留之宜也西長安有屋一
區價二百金予嫌其敝陋儉菴至即居之但補地塗
壁余愧不及也然余不能久留京故假官署賃民室
而已

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
能文者間有之衆皆恭說必得矣除白　孝皇在位

朝政有常優禮文臣士奮然興高者模唐詩趨韓文
闇老洛陽劉公惡之教人看經窮理弘治末頗知習
左氏史記矣今日士者書則自謂周漢稿詞則自任
風雅然皆六朝餘習講學戒於相襲各擇一義為門
戶敷演令不可破甚者崇好佛經老子曰精於六經
大抵釣名以致利而已其行猶夫人其心之詐則莫
測也

予讀通典西域諸國其金花座及身被寶珠即佛書
自炫者幻人之術即佛書誑世之誕也佛蓋黠胡善
幻服其域之人近理之言中國士以莊列文之傅子

奕
可謂高識矣予嘗迺謂佛為西方上智今讀通典考西域則知之俗則佛乃其國之黠者予昔日之言過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君墓誌銘

清苑有介士曰王氏諱德明字宗周性嚴行方特然
有守貌莊語簡不侵然諾弘治甲子年踰冠舉鄉試
正德戊辰予以史官閱省試卷累首薦君主考右南
士乃第君以九疑封丘知縣是時中官奴康鵬附劉
瑾威横于河南民日遭荼毒自三司以下受鵬頤使
欲黨君為助君不許上司故困君以難平之訟皆理
丁卯鵬子鎧冒祥符籍入試餘姚孫清失官依鵬為

代筆御史董將覺鎧君發其奸猶列上第踰年給事
中陳鼎劾鎧冒籍除名君以賢調嘉善則易權長以
寬包陪抑勢豪以均田稅有餘力又修治學宮惠養
寒士飭武備選用捕賊于桃源主簿李錫死賊手請
于
朝廕其子御史張承仁來按浙大索賂君無所
予為所折抑後御史事敗君名奕奕起在兩縣皆茹
菜衣布無受干謁晉戶部主事散儲理鈔不漁貫餘
再以艱歸改兵部再晉武選郎中出知懷慶連歲凶
君蠲稅已貲散積粟民既安和天休聿出瑞麥瑞
瓜瑞禾疊產一時　上有銀幣之褒晉太常少卿即

貴今官巡撫山西聚於檢身嚴於治吏不得脩釆轎
濫役民確事實抹擦虛乏猾官貪人始不便矣大
同之變提兵境上爲叛撥已事劾僉事孫某棄城脫
難將官御永寧納賄賣關以計擒石州寇常誠心其
黨萬人或戮或釋宗人亂法君治之卒爲所陷罷歸
臺臣數薦之未及用而卒嘉靖丁酉九月十八日也
享年五十有六君始祖元學士王磐謚文忠傳至□
恩者生君贈都御史母楊氏贈安人娶郭氏封安人
子三長開舉人次閔郡學生次文印女二壻指揮謝
從文府學孫女一 葬在城南某以 年 月日銘曰

嗚呼開士胡不永年我文而石可久聿堅

贈郭中丞滋所序

今天下內無宄外無敵刑無重譬之木然根大幹繁
末免蠹生其間故消患於萌止辟於漸惟都御史是
遷是信蓋權㝬尊而不專按臣嚴而速代然也江閩
之交山峻水深千衝雜居商貨之叢則奸生心而欲
擅官守之間則事相牽而競能盜乘其隙以力致富
穴箐竹之茂恃巖石之難攻伺便而出急則避之歲
久勢成噬臍莫救 朝廷設都御史滋之固將合兩
域和羣屬一事權協恭以靖由是可以飭戎旅息爭

訟平財賂化居滯凡皆救之未然非待其積而後制
也盜之生有自矣官取其有而濫用之貪陷之法而
盡鉤之則民瑣然無以生乃知上不恤之而起離志
凡可以避害而苟全者曷不爲也夫舍其室廬之安
棄其桑麻之美甘於鋒鏑之冒樂其竄伏之恐豈其
性哉凡兵之動驅民湯火悴于轉輸竭于治餉算匃
弱以充丁市莊積而完征即不淹歲月不犯秋毫而
先困矣況夫勝敗之難測機會之多局微乎微乎起
於家忽危乎危乎變於立談故無寧乎盜末先爾之
無慕立功一求靜之利民奚盜與康克靜兵載橐而

咸行四境刑即殺而信徵庶生不弭之弭何隙無功
之功斯懋也今 歲汀贛撫臣進官而去 上命銓卿
之薦以通政汝南郭子汝健往東谷子吾鄉之士彥
也達於治亂之權練於經濟之略東谷子往哉神兕
虎於檻中解棼結於觿下才浮於官地限其大作予
述鄉大夫之意頗爲迂談抑以相其永成者云爾

諡傳

弘治乙丑東白先生張公諱銳曰 景帝將易儲命
百官列狀署名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垂泣而已給事
中閩人林聰退而告人曰吾慟而不署 景帝聞之

邇林太子司直乃陽陽自叙高選云林後貴顯諛者
傳之故諸家文集有譽林之忠者先生又曰使李推
涕心於執筆豈不毅然丈夫哉銑少見東岑子譏薛
文清之隨正德戊辰銑與修實錄得見國史文清以
正統己巳起丞大理督餉征苗景泰辛未歸朝壬申
陞南理卿署狀時公不與焉亦無銜名嘉靖己亥秋
寓居詹事後畧者錄之告諸同志

封文林郎彰德府推官葛君墓誌銘

往者德平葛與立倅吾郡以鄉試一人遂以進士來
巳尊人林塘處士來就養予謁君見其貌敦而禮聆

其言質而詞孚歎曰固宜有是子與君間告予曰瑑
也少多病先人經歷公止予學然聞先人之訓涉歷
壽史所得乃知世之長否由官貪賦國殃民卒禍其
身蓋顛其枉直而售彼奸頑者夫蛾以燭明貌而依
之不知焚如之災其頑其孰可止諸吾日以戒子云
爾予曰士之病於聖無欲焉止矣吾郡倅衆脩而密
明幾而決法守所執毋得而高下之君無以念也別
君七年為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有六日卒生成化
己亥正月四日計年五十有九戊戌十月二日葬于
鈞盤之陽八月望與立命其弟來徵銘德吾郡鄉封

固悉君美行如狀君蓋孝義人也父母在遊所向而
就養之出則應期速及昏暨喪斂助其費者少治賈
賚呂氏金誤置其五之餘錙孫氏麥既之得藏金李
氏辭䞈金君皆返之三人不覺其連頓首也晚年人
就其廬居之即華非不逞方與立省解時當道奇其
少而備命有司繼五白金若命之却曰吾邑方饑吾
家忍更捋之遂卒辭君字佩玉高祖士能曾祖亮祖
友才父智爲陽右衛經歷母張氏娶李氏封孺人子
六長即與立名守禮今晉官兵部主事次守易邑學
生次守讓次守貞次守巳幼者守爲女二孫男三人

女一人銘曰民之初生本乎貞淳利者名網維道乃
湮葛父良哉考持操雅維史謨之配古質者

洹詞卷之十一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嚴公神道碑

世有早捐時學用植其業曲事諸父忘義之營臨財
推分動其愧心卒豐而家爲邑華歷若是者謂非孝
與樂于饑乏之數起困仆禮周姻戚弟姪束從並節授
餐不厭煩屢若是者謂非仁與晚遇　恩錫厥章
服志安齊民強而後可惡登府市一就賓飲耄年而
徒不御車乘若是者謂非讓與絶飲簡嗜抱素養恬
古貌秀眉儼與德士有子：不終教厥哲孫早擅文儒

曉躋元輔斯蓋神聽而休之章報于寵者分宜嚴公
若茲已允矣都哉嚴公諱驥字曰廷獻曾祖仲恭
勑封御史大父孟衡官積左轄父璉母黃氏配張氏
子三長雅次海又次淵孫六人曰山嵩峯嶽幽曾孫
二世蕃右府都事嵩者世稱介溪公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翰林學士今　聖皇出治上志唐虞乃於勛相
簡任五臣心膂攸寄機猷是賛介公恭之問大被蕃
寵晉幅面衣之徼　帝亦遍授璉及孫淮贈官如嚴
公自嚴公配張及黃及　俱贈一品夫人銑介公榜中
進士受命譔翰文冢植石銑受公友愛三紀之餘廼

掇巨德廼亂無詞曰　江漢炳靈秀出其羣於維嚴
父懷德握淳昔嚴中世嘗德而屯嚴父贔贔復始苦
辛能直允宗㧕鮮彼貧如農饁蓑乃亨豐年如圃培
廷乃采芳芬燁燁太保早致青雲分典宗秩入秉
帝綸文昭有藙禮廷而仁造厥之對歷此昏晨康侯
三錫廻我縉紳褒而先代封而崇墳銑也作誦千禩
有聞

予在翰林凡三月奇十日承乏遷官十一月至
日至金陵乃檢舊稾裨辦事吏錄之成帙姑記
一時之迹予𡕒年朽材俗巧性拙誠柄鑿之不
相入未能脫然謝去復就閒曹不過月費俸錢
先聖曰邦有道穀恥也其銑之謂歟

南陸志

嘉靖己亥後七月望　上晉臣銑爲南京禮部右侍
郎俟賀　聖節八月十六日　陛辭十九日出都二
十九日至家開書檢舊稾回翔蓑竹黃花間仕情
泊然十月十二日丙子發程攜士桌孫同行官府及
親友餞于郊登舟及亦乘馬顛白目病凡五年不出
今幸愈深以不侍養爲歎予感遺歸晚宿五龍李
西平別其地而衛木道冉楫民治場堆木貯鹽皆

有利年翁付予片上有田河中有船可為富者相對一笑而別丁丑午至濬東大伾西枕衛民物繁縟晩至滑縣城大於濬兩邑地亦沙鹻戊寅至長垣多商販故富己卯望過兩堤至儀封河西徙田可種夜飲張黃門漢卿家庚辰劉中丞大談召予飲又過雷戶部啓東酌數行乘月與中丞黃門步歸寓舘邑多貴官故家多壯囿鄉民言行司作大司馬坊用九百金予歎其妄費辛巳辰刻渡河至野雞岡晩至睢州城中惟南北一街有屋餘皆積水望之一湖陂也壬午至寧陵癸未至歸德自雞岡至此州皆河所役否則

旱十室九饑人皆菜色甲申至石留鎮李守備飛閔知州材送至此同宿店房寧陵公舘廢予宿儒學進德齋石留故有驛亦廢乙酉四更行午至會亭驛正屋亦破見天日晩至永城丙戌大風行四十里至鐵佛劉氏家止前二十里有黃道驛廢夜常有盜予少年聞睢歸名郡也地宜麥河舟通南貨今過之村屯寥落或數十里皆荒墟自城外多野水歸德船渡五里而至門今水涸泥沾歸德雖設守備然法不振欲備十騎護予行不能辦止有四騎永城令劉瑞言兵備取民快守歸德舛錯可駭軍官富皆剝之下故桀

驁不制者貧之餘貧者焉能充役此地北接徐碭南連亳潁一要會也永城民逃竄者皆不能令豪家大概居高閭垣收北能為奴便弓馬喜鬪殺多皆白人名口家將專聽亡命者官以計擒得之則用其家將奪於途而去收債急於納稅予甚不以大刑斃滅十餘家後患不小積弊二十餘年未有經略此者丁亥辰刻至普道民多棲草舍巷陌蕭索不出普道東行皆岡阜登陀下坂四望無人煙故為盜藪日西至宿州大郡也秋無禾冬種麥未甲士此州為南北午衝甚苦廚傳之供戊子午至大店驛驛之東北有湖廣豪

二十里秋水滿店人牧豬食蓬大地栗多者至百口多作醃豬江南客估之晩至固鎮凡千餘家鎮南澮河通商販俗尚馬頭言其聚貨而散之他方也己丑早渡澮橋大風中刻宿王莊館舍敝陋門無關鑰家人皆坐至月出起行庚寅巳刻渡淮至濠梁臨淮令劉仕達來迎劉以御史言事左遷言數日前盜五十人切民劉某家火甲圍而攻之得盜三十餘訊之皆河南饑民也則河南之變將作予曰今無一處無患無一法無弊所賴者在令兩姑爾一事周詳民大利一事草略民之害無窮令謝教而別過二十里至

紅心驛舍辛類席蔽之而寐辛卯行二十里過黃龍
岡午至池河前此淮上驛從來擾岡蝨旅劉參殿司
馬奏准於池河設守備武官統軍千五百人盜不復
至今武官夏忠貌朴質戎士整飭民頌忠廉潔故能
立事出池河十五里過盤山高六七里旋繞而行二
十里山之麓曰大柳驛壬辰行三十里過關山碎石
錯落壁立直上二里許而降則坦途也山之頂北睢
石磴而上有關羽廟又上石磴有小閣三間四望皋
山煙靄蒼然頗有興致未刻至滁州癸巳午刻至東
葛驛舍遊頹子在簷下一飯而行過黃崕嶺晚至江
浦大司馬湛公大宗伯熊公遣使來迎十一月甲午
朔渡江巳刻至南京即謁　孝陵三日丙申上任辦
事計程子家八十里至五龍渡衛又四十里至濬二
十五里至滑九十里至長垣過所大堤路皆邪徑九
十里至儀封三十里至野雞岡渡黃河又五十里至
睢五十里至寧陵六十里由西門入歸德今門外水
潦而溺由飲馬池入東門乃七十里六十里至石留
五十里至會亭七十里至永城自此而南路多岡陀
或升或降非如中原坦然掌上六十里至百善七十
里至宿六十里至大店八十里至固鎮六十里至王

莊田皆稻畦有陂塘瀦水六十里至濠梁渡淮自此
山行六十里至紅心二十五里過黃龍又二十里至
池河三十五里過盤山至大柳六十里過關山至滁
四十里至東葛六十里過黃崕嶺至江浦渡江二十
里至京

自陳疏

臣由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南京
國子監祭酒致仕嘉靖十八年二月十四日欽蒙
聖恩改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本年閏
七月十五日又蒙　聖恩陞今職臣一介書生本無
學術幸竊甲科久塵清貫奮勞未效　新寵洊加
天恩隆厚臣微犬馬之報　世運昌期臣寔朽蠹之
物茲者恭遇　皇上舉行大典考察羣工稽行能兼
良否汰貪競去疲癃振起頹怠激昂事功臣年已過
衰才不適用諸臣之中最當首黜伏乞　待賜罷免
以昭　聖治之嚴臣不勝大幸

本官贈上黨栗氏 道夫

栗生產于戎族而勉貞操生于今茲而慕上古又求
之他邦自燕代而梁自國老而士咸師而友之綴文
倡詩覯者珍焉已息遊于潞脂車于鄴問道于洹野

嗟乎世之負才者挾冊秉毫富厥篇章誰不欲掩宋唐而超秦漢乎知者觀之皆書餅刻果者爾奚以充腹而班核故錄未竟而塵積之夫求其言不究其由步其迹不詳其裏而曰我其古矣是自罔也吾之於人也聞之不如見之見之不如友之名孰與貌之眞貌孰與心之盡惟希古者亦然夫文所以道已而覲物也才者性之能人性之善一也發為兩端曰好曰惡失其性者反之故君子之道四格物者約之內絜矩者廓之外實焉無隙虛焉無滓彼好惡者同於公焉而古無心斯加諸人者當刮垢而鑑空夫濁而水澄鍋之照重淵而辨微須出之揚通理而中物分矣夫天之生才雖木長千霄或窳其服礫價連城或匿之瑕不可以棟明堂不可以器宗廟人之秉才易執玉而忌碎而疕礫舉杯而頹污而黼黻折揖其繢黻于面而奚塗也故君子乾乾以終其身已夫

揚子折衷序

子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道之不明也賢者之過也知言其索隱究理之不可知也賢言其苦節行人之所難能也務其所不可知則妄誕售倡其所難能則詭異與視近必疎履常反略非達之斯畏者也聖人憂之而因襲以訓中若夫探索亂朱鼓偽喪眞此不待教而放之矣昔魏尚浮華晉崇清談中華失道而喪據之姚興佞其胡神譯具文梁衍惑於因果習其法法磨詰淺論轉切徑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楊簡者子靜之徒也衍說訶空蓋無忌憚尚不當惡雖聖亦斥夫久皆絕不傳近年忽梓其書上尊尚之者反陋程朱已朽之物重為道鑴從何人哉登菴公闢陸楊之說滑虛之於陸曰眾人於行其精者而緣數之不類三公中華文其夷乎然從觀楊氏之書其旨二曰心即道曰滅意其援儒

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扶三者之非而其書不足辯也惟天為虛有形皆實虛之所包無盡形之所納有限是故國中寥外其方盈寸心之舍也神明居之圓徹靈覺斯之謂心以涵一理而應萬事此無形理亦無形上與太虛其竅流通而無間渾為一體理即性也喜怒哀樂其實也仁義其德也性發為道民共由之謂心即道可乎人之間居不善心之染也見君子而著其善性不泯也珠溷污溺其光自耀夫心之注擬曰志其營謀曰意志直而意岐皆心也無志曷立無意曷為志以道寧意以道正心而無意其將為槁

未乎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此天之與我者也子思問
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審之奚由子曰由乎
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蓋言心之
妙用無不通也故無不推也能通者神所通者理豈
如楊氏之言哉楊子之父曰承奉者溺事不亂閑盜
不懼蓋習於禪定者一家之學思以易天下而服儒
衣竊儒名乃借聖言之似者文之罪詞片句不審通
揹改頭換面欲向佛家大排場效然也湛子之辯曰
何思何慮在乎致一不識不知在乎順則無聲無臭
言乎天載斯言也學有的進有地終有止夫無意者

衆人也誠意者君子也無意者聖人也無之云者不
以我也一也則也天之載也舜之作歌康哉顯矣欽
衆自如文王代邠赫赫然矣優容固爲學者拾級升
階積步入室水到渠成匯聚行潦乃其凌高縱遠暗
修襲取顧左盼右等非實地譬之即空而見花不食
而覺飽是病也彼楊子者攻課試以取官寵典以
博識白功相之寃爭儒臣之貶問迎使之儀畫宣民
之政發廣搆規非意孰尸之輕詆古賢過乎所好任
同異爲取舍遂取舍爲喜惡斯其郎心是道者邪充
其類則夫子所謂一言喪邦師心自作近於起滅天

地然則楊子之無意其猶自道乎蓋無誠意也

覆朱巷的碑回奏公移

十一月初十日准本部咨准禮部咨該副都御史王
暐奏句容縣有鍾木樹朱家巷係　聖祖所自出之
地久未顯揚今宜照近日表章亮丘墓詔書修理丘
下墳事例建圍環置守護之戶一節合行南京禮部
堂上官會同彼處撫按提學御史看驗　欽依著訪
求的確奏來職隨於本月十一日離任至句容縣會
同各官親詣其地先自本縣西門出行十一里過二
小山道名通德街有一土穴樹根在內原係櫟木西

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指鄉人異之呼爲龍爪今
枯朽八年矣西田一段各衆稱即朱巷故址弓量丈
尺得地五畝西距京八十里見今民楊春爲業自巷
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春一段株木一科木下一
穿故老相傳　朱皇帝家墳弓量丈尺得地三畝過
生荊棘並無丘壟石碑西北古廟一所壁畫神像并
書句容朱安八字椽石香爐上刻朱慶社二十八戶
置凡七十六字職等反覆看驗前地總是一片荒坡
地勢欹斜各衆雖稱某爲巷某爲墳略無遺跡可認
雖稱故老流傳別無碑籍可徵仰惟　皇上大孝冠

百王至仁普四海古帝之毋異代之臣抔土可辯特
敘　恤典若句容此地果如原奏是乃　聖祖千百
年積慶之原　皇朝億萬載興王之基禮意深長事
體重大職等旬月之內竭力訪求止於前所開載未
見的確豈敢信擬扶同自陷於欺罔不忠擬合會案
回咨本部查照具　奏定奪

書參贊行事後

嘉靖己亥秋南京太宰甘泉湛公受大司馬之命參
贊機務公矢諸神明精心竭力以其條石江歐陽公
率其屬提挈宏綱分疏細目達支循本探端發緒凡

閲之　上諭之下興利去害總若干事籍以示我夫
其申　聖謨崇古營屬兵成武率乃自躬省費寬民
協之各署養高年賑困戎逐遊客止火禁勸農桑聯
保伍作義阡堅定業斯蓋相天下之道焉匪直參贊
此邦爾其諸有見天理而放諸有衆者乎昔在商季
一夫肆虐而周代之殷虐故民席寵怙侈酗酒淫朋
周公遷彌于化禮洽刑禁三世始變亡元以夷猾夏
斁我彝倫紊我秩典天地聿閉品彙奚章　皇祖起
而極之其艱十倍於周究其源自於燕安程其委會
於貪縱民彝之所申明　大誥之所懲艾皆自此邦

始今世久熙大弛小弛浸致亂萌私意遏辟非老臣
伊其愛之夫樂未嘗病猶無瞥也化不革心徒爾勞
也公其知本矣乎且竭矣潘氏請推其長之美及諸
民所説以忘勞故[illegible]試銃齎前史悲[illegible]救援
之術[illegible]考其[illegible]非無[illegible]之故[illegible]易曰君
子以[illegible]行[illegible]閭貫緒上而已

贈[illegible]廣衛考績序

夫一心可以事君[illegible]可以作事故位任迭更幽有
位棣職守漸弘持乃定準乃其道之謂也非其榮之
謂也夫君胡爲乎有臣民終焉[illegible]民胡爲乎建長是

估焉衛事上莫若忠莅衆莫若直忠也者循乎正而
冀之直也者因其生而遂之上尊下又流澤而殿邦
臣之身無所利焉予分曹于南稽當世之故則自昔
山棲而遠於時者十六年矣士習日高而文崇益古
不無質殺之歎則願與世之君子及諸躬行敦實既
業俾國有攸賴云司空諸大夫告予以貴溪魏子本
道之賢也魏子之郎虞衡也約財而器中程致山澤
之產而財孔良工以時舉　皇則賚之未虞衡也貳
寧國究源弊而孜備行長則薦之禾貳郡也守均州
檢其狹土寡民巳其溢征贅役言于其上抑中人之

横而削其冗置民則妥之及又壯之葉子乎何其善
於官與其諸一心而專志者哉春正月上旬葉子考
滿大司空署上上大名即眞考而陟之葉子其自此
升乎哉抑良以之剔揚也自發成術行者恐其紐於
中而失勝之機也抑以別浚俗化務不關輪轂偕
方也蹟於蹈何其擇暇不遁是故受命傴僂飛則飴
術君子是以知正考父之有後於宋也

贈劉大理赴 召序

夫人者有生之最靈也養物爲養而任知以致故蔽
體而費百工炊爨而和五味然必羣居而後勝物備

事則有喜怒交爭之變斯制刑罰止辟之典昔者聖
人設卦天水曰訟夫兩其義則上剛下險其象則
內險行健此訟之滋而斷之難也利口巧詞措履如
眞拙性吶言申情如飾朋欺合繳以負一家復部琛
而以掩義屈加以厚勢臨之巨害懈之非夫明慎不
撓鮮不炫矣或者曰刑貴寬以矜民又曰刑貴嚴
嚴以懲亂皆一曲之見而非通方之論也夫賕而舞
桀強而横擅恣作民迷爽視邦憲若是者寬之是逞
翼虎也故陳球治貉人鍾離意界孫並誤宜昌禁遏
害入逮縱其惡而奪壟賡其生而甚責若是者嚴之

是弋宿鳥也故賊殺人放校人徐弘敏辦飴慶夫后之
尊天也刑之炎熖也天不可瀆熖不可邇倉卒震怒
刑釋無從緩要待悟漸可舒解是故勿逆其憤勿就
其威竭誠協恕求公啓志故張季罰犯蹕果朗散楚
獄若夫法有不可泥直有不可遂運權合道移輕就
重若田叔之上梁事用意宛轉虞棘委蛇宣其長者
哉雖然刑者一成不易之術也與其盡也寧餘與其
苦也寧濫昔唐臣謂其國刑輕簡萬姓歸心決於胥
靡其後累遭大變旋起旋殲征伐代有供膳送行杼
柚云空曾無離怨我 皇朝作律惟則有虞平用常

刑削除煩苛五官專司惟刑更立理寺糾正部院自
晉以上皆識自卿以下皆劾海內樂生垂年二百往
正德五年逆閹就捕大司寇怡閒劉公奉 詔獨决
羅罪釋釋無出無入縉紳稱平怡閒公仲子思存嗣
爲御史今年自南通政參議 召爲大理少卿思存
淳明雅敕富於文學頃在御史按治省郡著名允愼
再以養母退而修學焉思存往哉援經補律寵孝翰
忠漢陳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百金之
利勿重比也咸之孫寵及忠代在廷尉既盡仁而俱
位尚書又納忠在于今其鄢陵之劉哉通政五泉劉

子合公卿大夫餞思存江之滸以思存嘗授經於予
俾述其末哉如此夫

趙先生傳

趙先生壽張趙文瑞枏名本以選業太學拜行唐縣
改簿臨于貴贈大理評事巷不書特曰趙先生珍之
也其道可以美已范人則官弗足先也先生姓岸不
羈揮金濟匱者如舍鐘食豆羹或嘆人口患無貲然序
班劉元邑丞汪聰卒尚書居錢而遺歲凶先生衣食
之及歸賚之金三人泣下曰當報大馬力願來時耳
先生考君榮嘗餽貨救饑焚于券不責償一日入谷

中命工采石忽心動亟舁工出與之石墜人曰善有
報又曰趙氏父子協義先生在村居督柴廠大官傳
其才命兼治二府先期辦且明分數無擾誤大臣加
禮在鞏洛間喪城將去民為謝先生曰既不能給之
食乃奪其業何戒無去又發粟以賑河流蕩溢之間
不恒居民爭河堧地鬭而死先生曰爾各一席地乃
指命輕重何居民悟已爭先生先以憂回讓張田有
蝗鄉人環鈐呼天曰寧蝗我田無令趙田蝗我田一
家饑趙田千人望施蝗果息先生卒于鞏民及士嘗
其病而禱及輀車將東泣于途冒雨引紼出境先生

取賜穀陳氏有財行敬其奴二十年如旦夕不私財
自居家守遺孳高從夫在鞏先生卒時年五十二陳
太孺人六十有九卒先生有子曰爾字于南舉進士
南京大理寺正遷溧中知府于南沉毅少言呂涇野
承稱其賢于南字曰爾于曰有章邑庠生
論曰予泉本古州房故多識齊魯士壽張曾湯民殷
近夫與予善二子抗志節勤思鼓古人晚交于南沉
雅如湯民又如近夫負治事才因知其考君之行義
如此於戲魯尚多君子矣

城南漏澤園記

皇上聖知天授裁成古今禮樂之宜正祀 郊壇
宗廟躬修農蠶之 業先天下本務 詔天下興養濟
院漏澤園增置義塚大哉聖人之治天子子萬民如
有死而餓殍莫為收掩即有子貧無地以施封窆乃
捐中野因餧鳥犬鑑為南京俗傳火葬不問尊卑付
諸烈焰化僧則為名化人遊民則備火具道諸葬者因
以取利大司馬甘泉湛公既毀劉公淫祠以法辟僧
及民入其地于官又曰凡有人心者豈其甘於是寔
欲寘無所耆漏澤園日死如 詔旨雖然死者莫可
計彼數十丈之區奚以容乃拔衆冒風雪率其屬授

棄地于四郊果有則請于朝各封界爲阡此在南者最沒官地三十畝一大阡又贍貧田三十畝在鳳臺者十二阡爲地一百四十畝在安德者二阡爲地十八畝後先給民田二十七畝爲二阡其貧田則撥城吏稷承二入辦漁通祀四郊之阡之無祀者凡幾以死之期爲次男子自左隅以次右女子自右隅以次左前列周斯理中列迨下列又起不得凌穴失序各從表識嗚呼爾窮民生而凍餒降有蒼濟死而焚棄闔有漏澤食味被服終爾天年與夫飽鮮著綺者同三泉之錮與夫石槨文梓柾錦含玉者偕返眞於玄壤民無怨聲戾氣沮厲於兩間天乃出至和爲應休見沴伏大哉　聖王之治湛公協于一德古所謂大臣者歟

贈太宰石塘閔公考績序

積文法制城民於矩是謂法守之臣以係邦國者也危詞烈政去民之病是謂抗直之臣以作邦國者也委圖奇中解民之結是謂運幾之臣以弼邦國者也若夫處中拌外定守博量正表於此形范於彼不爲福創不援事首迫之而後律感之而斯應付物以能因人是授此社稷之衛古所謂良臣者焉定故略尺

寸之著而默發乎其淑旦夕之功而曲成無盡世不有整發者乎武而要之其幾播說而滑之其韻和石解知乎氣可鳴之和若如取況人吾同類自毛髮之懸至靈覺之則一此外其身以動之末矣哉非閑其言而不出也非伏其知而不發也不賴乎言與知者存焉爾弘治乙丑禮部進士三百人銑亦厠名石塘閔公爾川張公同邑同舉年才踰冠沉重靜方偉然國器陽明王子數向予道其賢曰聖雖學作允賴於賁如明山二子其希聖也何有石塘公遂總選司尹兩都貳司寇自長再拜天官卿凡公之所蒞人曰務繁雜理公則沛如入曰勢臨莫執公則茂有王良之御若磐臨策委民之發縱送宜括而沖襟淵度仰而望之樂其可親徐而就之憚其難犯噫斯謂良臣哉公貳司寇滿九載而拜尚書今又再考矣久在于南地重事簡論者成謂鬱其才而拘其化也往朝缺銓卿所司累以公名上請而未具拜夫夫知古善植者乎不急其尋丈之檬必須其百圍以棟梗楠則然竿日而華計旬以特乃爛熳樸樕大匠不覡焉昔唐錫綰史稱于佐吏禮秩淹民望益隆政其一日即相沾被弘渥遷其拜命元勛耆士相顧慶賀或減音樂或

表當塵此何待聲色然哉今年春石塘公北上公卿餞之江滸暴儀而賀曰　聖天子其嘉於南卿之來留司政本則大有慶也

贈大司徒桐溪錢公考績序

昔在正德中逆内閹瑾竊弄國權臣氣燄熾西臺御史獨抗風節守臺則擊奸狀郡則飭政聲之嘗炎騰焰靈光特然其一則桐溪公云歟乎　聖皇御極拔擢升賢桐溪公自省臬長貳都憲佐司空又出鎮贛南然後升南司徒公發處明而決執事純而廟董成劑新備豈其谷是故利刃解錯無不告也湍水赴

壑無所遏也及在司徒大齎國計民乎可恤不蹈其費用乎可縮不市小惠諸屬拱手奉條萃工勤力受直夫古言經世必曰儒也後言儒事必曰儒也夫世豈有二儒乎哉在上為道在下為器自微而顯在神為精之形為龍山端而絡財者民之大命也民者國之永基也國非民孰與立民非財胡以生三皇所創宜有神運天巧而未耜網罟是作二帝所通宜有鬼績瓌文而東作西成是秩三謨所陳高世絕塵之言無與焉曰利用厚生懋食化居云爾大學畫治生眾為疾飛祭雞豚中庸致和稱廩厚往重效士祿故乎

賓者陳常道也營利者親賢也自夫媯誕者尚玄虛任解者誅性命于于吾吾靡盍生人一日之用斯儒之敝見輕於世主矣夫今之尚書　皇祖析一相而六之也其職可界其道則一二者用人是也夫子刪書百代獨存秦誓以殷王編取其宏綱求臣一個蓋是人用而天下無遺才矣才集則嘉會夫邦事何窮已知有限恃己自用所周幾何宜任其頹廢而已為君者以此擇相為臣者以此輔君桐溪公無真定嘗薦天下名士佚而在野者然皆當路重人所固忌銑名亦鋟刻中忘己之害而憂國之虛忠矣哉夫由

銑前所言公有相之才由銑後所言公有相之道公今往哉　聖天子閔公之績詩云無以我公歸兮寔南士大夫之情也

沈諫議奏狀跋

大臣雖有言排諫以禮奉其寵利也然必肆其獻使待上之心而後能行之未有甚於汪氏者一時諫官指擊極力而沈君即其一事指摘之尤委而切雖未即置彼於辟奸心惡狀懸之紙上足垂永鑒嗟乎汪氏之權利今安在歟謂尚書汪鋐也

贈太守馮君序

古文有之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蓋言集彼衆善成我一德也人非生知於理必有敝於事斯有礙於行不能無謬夫人之才也以類或通於此在彼則塞或敢於大至細則疎吾則兼有之以延之動感覺之昭以容之虛納見之實散則會曲則全故君子多識畜德大舜好問爲知昔子貢問爲仁 孟在於衛也夫子誨之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時惟衛多賢史魚蘧伯玉子荆者夫子亟稱而且定交祝佗三子之一長足以捄國之危而持君之亂方人而悅不若己者子貢之患也夫用其國之賢之素積而加之

民則咸習而安之而出其學於夫子者捄偏而文陋且夫天之燥濕異氣也地之山川異制也民生其間異俗而剛柔遲疾異情修教因其習敷政襲其宜是之謂以人治人以類度類者乎則天下可坐而理而奚有於一方哉高陵馬子約氏舉進士爲地官下大夫進而守汝南馬子端穀士也而達於治嘗令咸滅下田之稅畜而平浚三橋之匯才而績暨入都獻王觀之訞明而執司大庾之計當而潔馬子之師涇野公也涇野吾友之篤行而窮經抗節而礙約馬子之司徒桐溪公也桐溪吾長之練達而切理明介而齋

捃夫二公之道達之天下也馬子其師之而臨郡也化不息治覩嚴夕辦汝南其將爲漢之潁川南陽歟吾預以慶吾鄉之獲也

荅顧東橋侍郎書

銑自戊戌至今春三辱惠教秖領秖領僕閒居十有六年業勤耕讀閉戶不交人事忽蒙 恩召還翰林供職四月間撫寸效日夕憂愧又以久次遷秩來南其愧猶前僕行能淺薄無所結 明主之知況世路風波反覆不定失楫之舟于河爲届不得開口論胡容放手作所冀保硜硜之介而已今夏當奉 表如

京已事更圖進止蓋心所願欲不在榮名靜中細閱天道轉運造化消長萬物生息吾生進退倚伏相乘知之貴早一旦沾手求免咎難矣前賜一書及論文劄最精當荀子當衆言喧雜之後獨尊吾聖人整明典禮解蔽天論二篇醇粹可玩但性本剛決語多支泛先儒惡其性惡之憤詞列之子雲之下過矣近得息園全集藻思璀璨義旨雅正掊斥妄誕標示忠信切劘知友弗爲面是敘述名德不溢實後今謂之然後得以據士習風俗二疏王寯喬等諸劄痛哉捄危之上丹也誰乎爲聽之不藐者歟自朱子大注羣經尊

者崇為國是誦者習為仕階後儒競相模衍遂成諛
蔑古文則放託歐蘇流於膚萎弘治中二三子思起
文弊慧者談道德以聯之乃至賜詭名賢阡用梵釋
於其行誼不逮常人揚眉竪目居之無忌蹇然其從
機而未必仰讀為文定代此章粹粹之外幾見一人
此論不息亡國隨之微哉微哉乃集命工重輯稿歸
洹上教我小子欲擇數言以冠大篇待成寄覽　國
役靡續相見何時萬萬自愛不宣

黃氏擇善序

吳郡黃勉之氏采國語諸賢之閎言可鑒者別為篇

洹野子題曰擇善而引以序曰周道之盛也君作極
臣承之里有師子弟范之逮其衰也斯道不墜在人
故發衷吐詞忠而無諂直而有體述先王而閔身賢
夫民合曰聖者惡其妨已而閉緘其舌積怨之發所
壽胡極故召公諫防川太子止雍流財生之源也富
衆之欲也制治之術也一人專百人散一家實四野
虛故良夫里革列害闕叉叔寬為風尹鐸寬征而趙
復由御孫慶道儉張老懼辨榛叔向賀貧彼缺之亂
璠之不仁楚圍之匪人子常之會彊宗敵國方視為
魚肉伺便狙險其子不得犧於宗廟乃變化美室大

壁者貨賓寞雖士涖伍舉闕且之陳義則禍宜及之
季文子之節約斯華督巳王爵重授大昏正始穆仲
以孝敬進魯侯富辰知翟女不可后密母却三粲夏
父展忠規非禮叔牙勸用儼而桓公伯單襄公閒臣
語失而料其亂理見先知炎煩著愛敬人心有向乃
遲之驗北胡不喻旋拱相州鵜得之以律醫和得
之以疾展氏得之以祭祀君子見國之莫季卒也廣
厲十化之迭運也不有成已能之貫既用也肯讓惡
其善人而競道衰邪奚是也伯宗用絳之議而務之
謫之讓者壯馳茲拜慶道氏喜其不足占之政者無

怠是朝夕孜孜然求民之瘼而刮剔使蘇悠然求賢
之謨而惠嘗之何相予張引古刺上過改而美實而
良非玩如蛇犴齊王孫圉者何害焉嗚呼先王作邦
經賦各以等衰役勞享之功勞享中事勞享下成可
以足欲而養廉節無所勞者貢財力春秋諸侯叛
下朱干玉戚反覆之因其大夫效之驕侈亡熱富倍
於主卒之身尸宗滅而道擾奪傾軋之風如火燎燎
焚灼斯民流血滿川原積骸比丘阜是故皆自利始
魯至哀公君臣俱微延綿如綫後諸國而存則賴洙
泗之儒講明示向猶有若公儀休之拔葵者齊桓晉

文廟主夏盟威震天下爲狄涇幹嗣伯則其臣之多
讓成之也此德綏衰至絳不替齊代有撫衆國高崔
慶之徒互起五仆賢如晏嬰但傍觀風議未嘗一日
間政焉是故子肥丹稀柏茂草萊眉主不悟借與之
亡嗚呼洹野子曰黄子述三十有二人而當時之故
毋矣

祭穆玄菴太常文

惟公天賦奇稟世飫藝德躬百行之良探千古之願
乃其鼓篋膠庠裴英舍闈歸光成均聲光烜赫經術
稱師文章作伯公乃防其盾寒悔日博竊淆彼春華

發茲秋實瑤籍才以究高堅入孔門而登室一朝通
明舉疑解釋順水浮舟六馭匪疾鈞後發括百矢咸
的若其貌儼舉重沖然太樸含澤韞音淵哉玄默跫
譽不聞喜愠奚色守節介之安妥耻富貴於漠漠陳
古義之謇謇遏時權之落落學士欲進次且奉常掌
甘寂寞譚幡幡而弦俞高阻巉巉而道何却抱疾東
歸衆望勿棄己亥之夏疢戾交作實云易矣乃研大
學宜暢弘猷揹引後覺惟公終身潛于篇籍妙悟微
言存者什一訃聞　朝廷　聖皇悼惜卹典大欻易
名載錫若水等幸同一榜又覩三益悲拊無路拊心

定襄公之盛美無言豈揚嗚呼尚饗

贈午山馮御史序

往年予閒居洹上則聞午山子之教曰義也屏說誕
斥支並敦本崇雅予後　召爲曾禮官及午山子偕
役何容其高明予欽之其溫恭予樂之且相繼爲古
文又得三益焉午山子志不在進而求退舉薦河上
湖之游其進爲聖賢也孰禦予少也承教於父師亦
非安爲人後者然而上擬古人研精典籍紛如錯如
苦其無要也又沒而獨契道員稽書守墨恍乎惚乎
苦其無舉也久之乃喟然曰道無傳矣適哪徒矣將

奚從曰師夫子聖之淑矣顏曾觀矣將奚求曰論
語諷其文如面領至言者其行如目睹醉心察其因
人之教如親誨我夫仁其本也忠信其功也仁吾之
心忠信吾心之固然勿視以爲高而避之勿輕以爲
私而襲之勿視以爲綏而棘之仰而見其茫茫然非
高也俯而覺其淵淵然非卑也日馳驟而旬千里
非綏也惡衣食之恥縕袍狐裘之並立關於道造次
與顛沛之必是厚與愛之或過均於仁乞醯大言之
疚於行過位之勃色師氏之相之純不已也是故無
隱顯無小大無終始跋越之琴韻之而成聲太古

之尊誰匀之而知味故曰可與深造者道也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墓碑

公諱淮照字自遠河南杞人也生而異狀碩首豐背
厚面腰腹方潤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望之屹屹然雄
馬騎劍從遊如俠士性質氣粗疏長者弄甘淡服勤
避沂如不及少習朱氏詩從讀則入室習劍戀
秋作壘為攻擊之狀讀古兵法行如指成化乙酉舉
于鄉後屢上春官弗獲獨行無從荷杖跨驢悉少駁散
丙午選邳州知州河滿荒田公相地勢之宜走涤開
渠抽棘辟畝歲入倍常流民復業蝗不至境上官驗

而稱之弘治壬子河決黃陵治河大夫劉忠宣取公
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卷埽法蓋先於岸上作臺後
密置竹木於上再覆以檾索臺上作埽堅築之長七十
丈高二丈乃推木下埽於水其激流則并下二埽又
以草束土塞其隙河遂東注不溢作堤延袤六百里
公以母喪十日成均分令工匠敢以伏奏功晉工部都
水郎中改繕部采木湖南庚申北虜大入寇大同兵
敗死晉公山西按察副使大同兵備公比伍閱精壯
抽一拔制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執器不強未
能挽牌防矢戰車立藩壘則治武夜則因壘旗鼓號

令聽閱相辨自卒三千與同辛苦又修邊城續斷刻
役外曰大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墩中含小墩或三
大墩守兵五十人小亦得十由是上踰馬勝烽燧不
舉又三年改山東副使管遼陽屯田公又悉究病源
指奪權貴皆受約束立法廢府並市牛耕鑄鏵鈀鉏
劇給愚夫之弗能自具者丁壯與屬城益田若干頃造
則送府恐防射後背公自畫疆界手筆尺寸又欲做
古井田溝遂蓄洩則便耕作蓄則阻馳驟值改官
不果正德丙寅又以急命往管府飭兵虜畏而不敢
至公年七十致仕杞人陳子乙曰公之善兵備也有

四德焉誠使人樂死也義使人生勇也明斷使人不
貳也清儉使人自競也公好農居常出入阡陌時力
美稼任則敏而施之不治貴觀不務苟成纍纍截截
既竭淳德悉聞人之善良每却漁取治河時李興列
其名受上賞同來削之在遼東抑沮朱秀乃賄逆瑾
矯 命下詔獄罰五百粟輸大同公之子倬暨其三
弟俱從公出戰編行伍間倬以勇力好義上官令督
盜河南擒獲奇略可載之史倬子鏊舉進士淳實能
文將大李氏之積而蘊者詞曰唐十三足宣國宏猶
惟食惟兵惟才則修修食伊何服功畝畝藝觀既時

稷積孔阜修兵伊何飭度于我欲易可買惟饑是充殺殺先生生我南杞經略夙成章句寔鄙治經獻策際我明良載弓伏劒克彼陸梁辟田種秔隄障陂敷滅滅者惠尚傳民口引長接短肅隊疏行莫莫者律何戰不攖於維李公厥才孔有為國長城為民慈母拂衣歸來彈鋏長歌河濱釣石寨上干戈土牆及肩糲餐入口哉吐厥苛填茲宇宙銑世先公及公同升惟公雄名聞自過庭銑晚入朝公孫作友文茲玄石期垂永久

潁濱書院記

詩言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培塿之形不齊於視斷釜之險適躓其車高可仰焉終身不厭景可行已竭力不倦故君子師古而獨道裝身以安民夫子嘗之曰詩之好仁如此夫潁濱者宋蜀人蘇叔子子由也當宋之盛譽令績淡今去之四百餘年蜀趙氏春子元來令謂其位子由嘗㳄之其鄉寔產子由也閱志行縣得翠亭故址請于當道立祠焉不踰時成前為門中為祠祠前曰講堂亭曰如如趙君所志樓曰並高莊者參進趙君也蘇子少起蜀應制科以讜議聞于時迨其立朝忠諫淵謨勁節直氣屢挫不折既

久益堅種芋著書居夷如素在孔門其由求之亞匹與蘇子博識兼究二氏言不純師時雜文譏嘗考宋上號立不及者皆宗孔氏美矣乃以崇述二氏蹤居高逸反為陷溺異端君子必從斥之恐學者慕其名高惑於其文養偽糅行標亂厥彝夫務虛而沒其實求勝而適叢害者是者子蓋深惜之趙君邃學明政舉闢名教蓋吏而儒者子聞諸鄉大夫程吉甫云因附末議助君道民也

闡言解答甘泉先生

問曰泉翁之學有格式乎陽明之徒議之矣洹野子曰然學不可以無格式吾徵諸天日月代而恒四時易而不忒神寧道樞運行合度否焉晝夜反位寒暑錯氣人迷而物悖矣又曰泉翁之學有過高乎整菴之記刺之矣洹野子曰然學不可以不高吾徵諸地深夫是施不滯地形山峻崑特凌空即漢故汚沱農桑之沃焦兵避之道無格也無無格也非高也非不高也中焉止矣仰或失前俛或失後仁謂之仁知謂之知夫十仞之城萬戶之宮締觀不極各至所見之勝若夫及肩埤垣一目而洞其中者旋踵去之矣

吳尚書傳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隸戍
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于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
德知縣潔己如水字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賞
行之都御史屠滽檄吳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洽是公
曰廷舉此境奪命宜有地方重事可發令順德擬諸
屠爲修家廟吳公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息一夫不
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居今他邑戍之市舶太監
給銀買葛吳公即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爲式如不中
意請還金且葛害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
惡吳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吳公毀淫祠訟
觀寺以其材作土堤已院署舍及修學宮御史按而
會其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
死吳公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懇
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爲先人辱請
就死吳公爲撤之御史即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
門表不即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
嚴刑不易口是時吳公因服梏手日詣訟所分析所
費無私盜狀上御史大慚命釋吳公弘治丙辰屠入
爲吏部尚書遷吳公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改梧
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薦

趙府味經堂　洹詞卷十二　三二

改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兼鹽法正德
己巳也逆瑾方用事天下鎮守太監驕吳公劾太監潘
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祭解京者非正貢曰貢進
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
上吳公罪鞫之無狀止以杜道同械首吏部前主事
徐進賢某捄之天官張綵取閱其諸辭心賞其能言
於瑾凡械首十二日放歸門充軍拼月赦瑾亦誅晉
廣東副使江西參政討姚源賊用兵凡一年總制臣
數以官拘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吳公雅多知略
勇不避難及逆盤踞首藏決前已數用勝兵茲則
設奇取使不困甲胄出入輕舠諭責解散反爲賊得
奉之入巢周衛羅威劫公求撫吳公如前責諭動色
亡懼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因用其言分而離散輕者
許以利令其傑致賊久遂既比首亦出一鼓平之
晉廣東右布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
[illegible][illegible]除參領西猺獞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略湖
南饑吳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讐公立約
使平又疏六事陳備禦之變當道不用豪反君子
日用吳公也吳之衆無忠矣豪嘗遣使遺天官陸完
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之者其某俱可吳廷舉切勿

趙府味經堂　洹詞卷十二　三三

令其來滌敗還者獲之　今上召爲兵部右侍郎上
疏犯帥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戸部晉右都御史理南
畿折豪强權貴務禁私販止宴工吳公長身而瘠面
如削瓜敝衣帶穿不修潔飭神采英毅志誠雄偉言
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以饑寒
而狎之不較有輒晉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
所居敝陋門巷不容輿飛無郭外田立業之當十餘
嘷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都御史姚鏌爲營辦
靖州土官持金來謝德却不受及是各來弔哭平生
篤友誼貝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在太學南城羅玘

四十餘以貲貢吳公拔其文奇兄事之景喝病殞
僕衰而死吳公爲衣殯之發廁一晝夜十數及景
喝病瘥同登進士第人曰兄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
十後獄中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鄒智疏柄臣奸邪爲
所陷謫石城吏目外吳公資之歸其喪于蜀僚成都
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梁景行直而文吳公與之友宗
烈嘉晉江令返壺山吳公數薦于朝嘉靖初起爲鎮
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清排附重人入閣其族子留者
于官府害里人宗烈繩治之轢其奴政王府長史請
于　王至蒼梧視祭已宗烈亦至嘉薇李承箕世卿

不仕焉爲古文布衣李孔修子長苦攻詩皆所厚善
忠宣公在廣左轄吳公在今王省忠宣館之省衙尺
書稱大夏頌言吳公好讀書無不窺積至萬卷好
文詞及門數彙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
其志簡顯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昏詞奏草煩悉
皆當但未編次爲集卒時年六十有六論曰銑平生
頗留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負才潔修厚行定力鮮
儷也銑嘗謂之曰許久死未知公然若此外公優爲
之嗟乎吳公未食人廣思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
四十年百拜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

拓不憚屈已比干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

杭州知府呂君墓表

弘治辛酉予泥太學廣人梁宗烈與予善宗烈亟稱
永豐呂執邦日明其有氣節能效唐人爲詩已而予
識呂君又得其經學且明究詳會意註外經義簡明
發科無他長語附　孝皇有道之朝卿大夫恬恩耽
寵老不知趨道識鄙之呂君作落葉詩寓風刺曰千
山落處偏於曉一片飛來即是秋又曰天南天北堪
容汝負送多情出御溝都士傳誦壬戌春試整藩公
掄之作魁吳文定升其次卷魯文恪鐸世君名第九

入對策賜第二甲進士八月授南戶部主事分司具
州饑券削究因以拯荒貧民皆受分司賑粥錢多備
稱具力以卹其食不得籍記而勾稽之作義塚以瘞
殍已曰謚祭滋感在任滿以其暇攻詩似唐王維自
題曰近郵官舍清如水更言清水不如其州士曰
無愧詞後遷員外郎又遷郎中又遷州守亦未為封
部士事與呂君欲發諸郎故聞按集花史南縣開曹
也而呂君考覈可嚴中敘典制割裁利在司殺皆其
與發凌厲諸曹罷為務歷呂君移文青難之人皆喜
吾之直而快鐵利之挫也君配書民一齊先生子已

傳之文襲水淡一齋莊敬切實精貫性言化乎家人
迪蹈藝斯而書安人解經書全貢獻呂君得內友之
助士有售欺於名公者致與藉甚乎贈之言呂君卧
林上誦之安人曰是文大有意存焉人炫名亡不敢
露君猶文辭烈日就泯劉吾聞之吾大父云丈曰呂
君語予服其識正德庚午呂君晉杭州知府杭自前
宋來為麗地習尚奢逸遨樂過客闐傳上官供億易
有極限呂君一切裁削志在教化御史張承仁特才
爽使各司獨於君加禮御史他日告予曰呂君不但
氣不降而乃無隙值之甫八月以憂歸丁丑起遊姪

將以君守寧國有仇家之訟君固請終訟歸家其鮮
健險而所告事又糾紛纖緣踰年乃白君無室山水
之間不求仕己卯年四十八而卒呂君大父晟景泰
辛未進士終婺州知府有愛於民因名其君曰婺父
祥舉人封主事母俞氏繼母姜氏娶安人治家政如
君存時二子振武振芳孫一大衍安人有教各業儒
嗟乎古之司刑者兩造俱至三訊即施或懲惡或自
冤不踰時而定示民以中吉也後世有鼠之徒持兩
辭之說淹留歲月兆士桎梏而死富人給獄而貧而
逃誣之囚得志矣如呂君者邦之良民之主所須如

水火而訟久未白以時承之太史未嘗不含憤疾言
於當路者而亦末之何也乎可恨哉

忠毅錄序

武皇在位十年未嗣臣寮莫敢覬覦濠子入侍寧庶人
濠久蓄僭志及是乃厚結嬖幸錢寧及優賢外廷大
臣多與私交者求徵其子成則濠自取之寧寔利其
金賄從以空言相欽國法嚴孰敢干之至戊寅濠固
要一事為結內府貨色龍幾惟財監國者寧言於
上謂濠忠順宜若殊錫遂用幾為聖旨其　諭亦襲
通詞而濠大喜又謀伺　上南巡則請幸其國詩祀

泰和陰騭左右爲助飭先圖是玩好以備供御果中
則挾主威而令天下一旦大位可得也已卯議以三
月上丁變道發罷者臣自郎中以下百五十有五人
伏闕固諍 上命廷杖之或罷或降或仍守職而亦
不果行濠寇平南巡又從之淑稍北上旋即就殲
矣群臣杖而死者十有一人則部主事張埏劉校宗
夏劉黃倪子不之恤曰事君能致其身理固當然嗟
乎史哉諫臣之死者甚夥然皆無益於國君子乃謂
其過中己卯春 駕出則危在旦夕 駕留則宗社
有磐石之安諸臣身死而言驗再逾年 武皇晏駕

全之 神宗授之 聖考表顯忠烈寵賚勛勞正禮修
彙諍實易盡 皇運萬年民樂社稷之休死而成事
古未之有也若乎節義何常爾之則君子旹之則小
人士氣何常旹之則興而效試抑之則阻而默依歲
丁卯逆瑾雖忒諫銳等始貽盲疏不受杖斃 列朝
待臣之禮自是死者相繼又十年有己卯之變然逆
瑾寧彬並屠膾刀斧諸臣之心可以獻于先王 天
子與累欲制贈官錄後士乎士乎其慎明於決擇哉
宗夏之子元要夏錄父事予附未見補作者之缺云

夫人薛氏墓碑

夫人薛氏故刑部尚書括蒼希璉之孫太學生本之
女今右府都督同知庸齋仝公楫之配也夫人生七
卿之家幼而聞詩言見閨範大性孝順聰明爲父母
所信愛相厥宜家節十年氏夫人事舅及兩姑又上
逮祖姑太夫人生翁愛與慈成公盡誠舅府簡公之
喪偶缺蹶乃市特玥以助庸菴三遷都司同知樞府
文武互綽中外宜威日夫人有相之道其恒行則敬
夫不墮約已無怠饗祀先蘋蘩供賓客爰必親治之
不委女御從庸菴守貴州中厲氣遂奄奄不愈有

詔還庸菴于內樞夫人爲治裝勞遂不起嘉靖己亥
十月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子一人天錫某官女一人
歸于都指揮李節大司空章公銘其葬日乙庸菴之甥
宮諭浙山曆文升與乳有世講之誼故再銘于家左
詞曰詩歌碩人聲拊厥宗愛體只本而幹從遂夫人
之先不顯宋宰維相之嫄允如六一爽爽 皇朝薛
有上卿牛起是與夫人有行歸從其良闡協于得言
行惟節式標內則掌樞貴只衣緋鳴琚內朝儀矣文
駟翡車彼濱之府死轉兆起杖而哀周慟而君子北
峰鬱鬱湖水湯湯拱衛一丘萬年固藏

答魏莊渠太常書

僕以去冬至日至金陵卽恩奉問起居遲至此月十七日託毛脩撰附上一書後五日王生持教來至深書深慰僕家居十五年每思當世賢者在南方暨崔公及我莊渠在同鄉則何柏齋在關中則馬谿田吕涇野在山東則穆玄菴但得一著述或他文字遍閲首尾尋繹再三柏齋則居之鄉近細相切蹉者也承示六書精蘊中數字原爲性命立文故辯析深粹若他名物宜因文作訓精緻未一不用沒求篆形別制恐駭見者且書已同文爲下不倍手錄全書見示諭

藏府采綠堂　洹詞卷三　三五

及近世之學僕在家不知其詳今再任一年竊遊兩都一時魏銑少上攻門墨守處高無遜造書群傳察其所由爲釣名利其源久已得計況其流乎年兄謂其處志驕氣僕猶恨其怨也陸象山着實用功固然固然本出禪宗敢爲自大惟其人可敬則其言易以惑人豪釐千里定當早辯作法於陂獘將何極昔夫子之善誘大學之八目循循而進得寸未尺所得雖漸即據實地以是律程氏之言猶有驗而過者僕老矣白首紛如可愢可愢近驗無欲主本克已功夫無智愚無始終坦坦之履上達天德爾六月四日北上

旋軫未卜萬萬爲道自愛

書高川春秋說後

夫尊虞舜又右繼湯武放伐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起變然伐六四氏不以爲已甚道一也春秋主威奪而臣損役政夷而國援無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竊名義主盟天下幾欲改物伯又衰則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刪書與詩又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伯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說者求奇競博乃刻刻於一字未哉未哉吾友高川張子之說破穿鑿舉正大稱說之當吾無以徙易爲也歸於明夫子

藏府采綠堂　洹詞卷三　四一

之志已爾責里克之不立明罪劉單之不預爲一正君而國定要哉其言乎淵矣其道乎

災異自陳不職疏

茲者欽奉　聖旨災異策免大臣　祖宗故事九卿堂上官着自陳來欽此仰惟　皇上聖德昭乎皇天眷祐澤降休祥用章丕治邇者風霾之變寔臣下不職所致書所言卿士惟月者也　皇上仁如天地之育庶物恩如慈父之訓頑子不卽寬流貪罪斥遣尸職待須　聖諭許其改悔各聽陳請全其進退凡有人心誰不感激如臣者才本庸鴑驅策不前年過艾

者精力漸億留都禮樂之司豈可以臣爲貳 聖朝
熙洽之典正當以臣爲首伏乞特 賜罷免以飭臣
工以振治理臣不勝感戴之至

近田記

桃林之南有良田焉太宰松泉公之別業也瀦水爲池種竹成林境幽而聯脉闢而明松翁曰斯田也負郭而並邑猶吾膚體也督耕而視穫猶吾汎掃也夫以遠地者荒及遠水者滋乃疏而經之示其子參軍俶參軍雅秀好文因自名曰近田若茲若茲無忘庭訓云予聞而嘉之間謂參軍曰子知夫近之爲道乎孰爲近曰身身孰近曰心古君子之大父褒叙公也咸宣兩徽直冠中朝鄉之耆艾問曰公之爲士老實已爾何仕而功之赫矣也公答曰吾亦惟老實爲之今太宰學不修身探淵獨妙官不崇舉儒具循義其說近也曰中而勿險了如先二父之言則可踰二父之德矣夫人稟健順而生故實受沖和而育故中焉理咸具不亦實乎一物內滿不亦中乎二者統於心是故施之於日用發之以好惡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其諸近之道歟

山雲亭記

西磐公往者退耕于汾水之曲結廬于鐘山之麓適晝夜之運於陰陽之代驗物生之消長考人事之升降慨然曰古不云乎逝者如斯夫然而有不常然而然有易而不可易微其顯者山之峙也其常然而不易者乎吾以觀其靜焉雲之布也其易而不常然者乎吾以觀其變靜者主之變者賓之靜而生變變而求定相取相反之幾烏有窮焉夫山者閱古今雲者歛須臾吾得立身涉世之要矣公甫召爲少司馬過予而告之予荅曰陰陽一氣也其爲靜爲變一括也氣斂而明斯曰陽氣縮而幽斯曰陰山曰靜然草木生之實玉孕之非變乎雲曰變然瑞而爲卿庇而爲霖亦靜矣是故無變亦無靜有靜必有變人與而作作而倦則思寐寐而夢夢而默則思興焉可以膠局固舉往齊天下之故哉夫定者理也勢則相因而起是故儉而富富而侈侈而貧貧而矜矜而過過而悔則復善矣國與政皆然君子得環中以應執樞柄以轉可以免咎可以經務故曰無欲故靜易之良以山象之嘆乎虛名無藉耤事不嘗誕言胡徽靡詞難憑故曰於我如浮雲西磐謙曰言則美矣請歸而揭之亭

荅李太常伯華書

僕頃在都下匆匆四十日少親誨言及別後二旬從
辱賜問昔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奸
人作偽自謂可以欺世今摘其肺腑懸諸紙上如梟
朝市懲者戒而善者興矣六經之道人可發揮理在
人心不容泯絕萬古之下猶其先也雖晦而明有期
惟是非陳迹一往則深忘止敢留心焉不公于朝則
寄之野楚子欲爲唐一經付之扁有元裕之劉京叔
區區長戎問博采詳載作史類之讀足下革除遺事
用意良苦爲發長歎然其世有可論者堯明峻德先
於九族忠信行於蠻貊孝誼化乎強暴況有位乎此

德日昭彼燮友萬王制剌族不使疏者異之建文務
滅諸親甚悖矣尾大不掉患可虞也處之豈無其道
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國相傾
奚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圖孤挾勢而篡矣豈九伐
之正哉齊黄謀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謝過
陰令起兵于外大很已什未於胡濟鉛拙行詐殆同
兒戲高魏之謀不聽楊本鐵鉉之武略不任李帥之
敗衂不辟政之喪矣含滅亡何適故僕嘗曰諸臣死
國之忠不足贖其亡君之罪也仰惟　足下資禀英
叡持乾堅正天與至顔書不再讀網羅故聞補綴久

娛年早成書使僕猶及見也凡時史君子之詞公而
直朝士之詞矜而真彼小官野士見聽不審況以之
護黨飾正詩之紛紀聞核矣猶謂文達之賄則誣
也徐文靖之虐也而道亦許文清之戍則謗也文靖
代鄉人之賄[illegible]曰金編修讀編修筵
金不足珍尚[illegible]其僞之[illegible]與可知矣故[illegible]
之愧之僕[illegible]經[illegible]二月抱疾過家日來頗劇
少間閱[illegible]述喪何況花[illegible]竹之間仕情泊然麋鹿
出山野性難馴曾草長林一見權適仲因無念也奴
入京買纂草草奉布不盡者手亮之

杜長垣名亭室記

蒲坂杜緒氏之治長垣既底績矣猶存謙恒思厥有
終作亭于大門之左曰拜善作室于右曰幸過曰吾
何敢弛其警也以自敵也吾然哉戒大自小以免
咎也凡語我以善猶饋我餒而肥我肌指我之過猶
餽良藥而去我疾均之益我者焉邑士胡生賢者疑
之曰我侯之昭德美矣人能助侯躬必中理胡得其
瑕而幸之與杜君曰若善若益我者也昔大舜好問
而聖子路喜告而賢夫以由望舜遜矣一克貴已護
缺之心孟子樂而揚之吾生舜之部而仰由之風久

矣愛人我棄日守愚愚故名其亭室以自省而號諸
知已者爾爽皆說謀永斯意用表來官胡生湜來鄴
告我於戲人之愛身也綿裕因時冠服威宜無不致
其誠匪特身也實其玩好勝之精繰行人曰爾其暑
反矣殆置罪矣則謝而更之乃于其心則不若是
寧溺之水而餅援者惟足暗見而貌至謗不知類孰
甚焉夫狐無粹白之皮世有其美弃者衆也火無炎
燎之言人避其威具其實也是故有聞必受非以效
視聽已知必行非以飾觀望心一虛惡天內巳少屈
百姓寔恩詩曰伐木許許言獨之不可恃也

周易餘言序

銑童丱居陝聞蜀蘇氏茂之講易心樂之先君子亦
篤好是經采長明訓裁出手錄及壯仕于京會友縡
習官爲翰林得閱秘書至今五十年銑齒六十有三
憂喜夷險履行處違無一日而不體夫易也先儒解
釋詳矣繁矣好奇者求義於象流爲說誕飛伏內甲
互體五行以從小術無我聖與夫皇羲畫卦文王周
公係詞夫子作翼一也謂易道加詳可也乃曰有羲
易有文易有孔易支矣哉易有聖人之道四今尚象
者無其裁尚占者失其法因夫子之贊明三聖之旨

以貞夫變以正夫復傳是者得於王弼備於程子斯
時宜而易之要也爰述管見于篇以暢三氏之疑者
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君神道碑

君諱裳字公垂沙河人少端潔節爲諸生衣食不續
裕如也正德丙寅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檄府守資
之俾學于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
辦甘脆而食之不往讀宋氏詩誦不輟口乃大明
習明年舉鄉試甲戌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大夫寒約
如一日自號安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

居無舊堂土壁席門自奉常如寒素何無肉食御史
按山東時魯人謠傳曰長齋不嘉靖初詔舉先朝
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高者賜燕等止得八
人君爲第首以清苦與列後給事中劉世揚等舉
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珤而下八人君在中凡在官
錄廣遠嫌堂室如寺妻子甘菲惡君蓋自信乃又窮
經探賾以聖賢自飭謂尊德性道問學其的旨也衍
而爲論士頌其廉知友服其不市名民惠其不取巡
山西鹽法錢塞來求利拒不與有倖人奏討司徒
石公曰爾往從朱御史不汝允也按山東時御史王

相枝閭鑑構下詔獄石抗疏曰　朝廷設御史如齊
民畜貓捕鼠貓鼠相持上人其可助鼠邪疏鑑入罪
下吏得從輕刑又斷　上戒佚遊近儒臣　武皇巡
幸浙司諭大治備以俟君不許後果有重歛獲譴者
人曰如朱公在免此失還　朝又諫止南巡數發人
姦惑之禍庚辰出知肇昌以其故守治民儉而富安
乃發奸鮮鮮以生晉浙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
左轄兩爲副都治河建牙于濟己亥夏五月丙午卒
於官生成化壬寅十一月　享年五十有八君性淳
篤朴直斤斤懇懇目之所見必行言而雖久可覆御

史王璜按浙作不畏勢浙有重人究之璜罷官君以
副使予京直人問璜何如人君曰眞御史也重人衡
丑君之猝也恒山中丞完銘彼逃成徵費何俾子姓
以請予銘其隧乞玄石詞曰嘉有廉臣軒惟循父厥
廉如何冰清蘗苦顛沛晉凌決彼巨坊鉅政殃民憂
厥家邦介介朱生少服家訓自謂參參胡恤祉雪自
反恒縮何往不伸乃剛　天子乃拾俾臣我安其凉
柢民春煦居此綽綽存兹罹罹我作銘章用詔縉紳
秉節登良毗我一人

劉通判墓表

初劉氏曰澄者自臨清來安陽居太保三世有孫曰
潔官至副都御史贈其父朗大父銓如其官都御史
少弟澗繼妻王氏生子曰洽曰格格即劉君字正之
早失父母洽勤恪善辦不曆其業劉君少有異資洽
遣從蔡喬胡子授毛詩復又今來我洹對同諸生講
習君爲文清潤出俗作律詩亦溫婉有體年二十有
五舉嘉靖壬午鄉試閱十七年戊戌始赴銓司選保
定通判保定畿輔大邦民健武尚猛地宜字馬雄完
兩邑各養千馬歲以四百足入僕寺佗亦半之君課
驗如典芻粟貢賓每入馬驗數千金名道途費官恣

乾沒君才令足充費止餘無徵一民歎其創見也在
官數月往沙河督工己亥二月　大駕南狩君當整
車馬及其三軍百官之餼乃或違旬不寐公役不乏
而君得痢疾六月二十六日卒生弘治戊午三月十
二日年才四十有二死之日餘糙米二斛歛則無表
殯則無棺其僚友推官宅賓之乃成喪撫按臣檄有
司遷其柩及妻子于家嗟乎劉生溫雅淳恪臨事周
詳作字雖小必楷與人交遜順處之無慣戾之色
然實於義誠之令自改悔家產不過中人而敦戚好
字人鮮及也仲女嫁張槃宥早死君收育其二孤一

女長各遂昏嫁獨居為置田令三孤力稽助食至
今尚同居伯姊亦貧養之如仲姊嘗以其宅貸處舅
妻白氏割田舅之死即治棺其他求修之問不問遠
近君先娶胡氏繼李氏三娶亦李女子三女一繼李
出君葬無刻銘者今已踰年子子浚請予與為刻石
且曰漢人取士必先孝廉茲風久泯予曰可學生張
承請書之巳工訊日立于墓左嗟乎子悲哉誄蓋不
盡生之美也

孫忠烈公傳

正德中寧庶人宸濠謀陰多計將圖僭逆廼好結納太

夫遂以其威刼省臣持法者衆黨充斥大剥民產甲
民　內宮災言者請建儲濠謀徵其子成則自取之
以珍寶貨錢寵交嬖倖臧賢兼賄廷臣然事重大寧
但以空文相酬朔議濠日恣橫選才飾臣備之孫公
自河南左轄晉副都御史公入江西則觀變究源相
機度勢曰民怨彼刺骨但以誑親怙天威其護衛單
弱叛則操戈麾之惟弋陽寧兵獷悍且鄰婁妃家易
傾募安義招集羣不逞號曰新民舊惡易媚首賊凌
十吳十三閔廿四佃彼田此三者若彼召而用則撲
滅之期難定也遂　奏緩征寬役摘奸發蠹且令所

司縮費廣儲裕其財用又　請立安義縣治設通判
守橫峰防寧人新民之亂又城險要曰進賢曰南康
曰萬年廓而築之曰瑞州復饒州兵備憲臣湖東分
巡者建千撫副使胡世寧發濠僭亂事為所構公直
其冤又收捕豪黨凌居民據客船侵驛役者祿米派
郡縣者橫索無完期公改令以罪米引鹽給之歲饑
濠發穀誑民公亟糴官粟濠見公設猶弭患之密大
不利於己丁丑戊寅　武皇連年狩邊乃置人通途
但跡其罪者報截奪或封號旨　上所遣濠省胥史
多為濠偵伺者是歲江西大水凌十一三賊寧其凶

乘溢濫出沒鄱陽建昌間公調兵勦之餘三賊首遯
沙井去省城二十里公選銳八百人授方略於副使
許逵參政程杲期以九月廿四日俱入府賀　聖節
出其不意自江外掩捕之夜大雨又風不克濟三賊
奔進賢劉源清將考績如京公固留之不聽去已卯
夏　上遣親臣往諭濠令毀[illegible]恭順濠疑反事露六
月十三日生朝糾十四日皆入謝濠列兵堂宛大言
曰　太后密旨取我監國公請頒　密旨濠曰天祚
聘移汝等知之乎公辯其妄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
否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濠怒又問副使逵不屈

命左右收縛二公害之賊以錘折公左臂已遣使下
爲邑曹伯挾此冀畱人至進賢令源清斬伯乘城拒
守三首賊果附濠江西義兵起擒濠于南昌其通賊
至安義悉獲湖東浙西不見兵亂公死事聞侍人阻
之嘉靖初　詔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廕子堪錦衣正
千戸公諱燧字德成餘姚人居燭湖先世多聞達者
弘治壬子以易魁浙士明年癸丑登進士授刑部主
事再遷爲郎中處囚江右多所平反晉福建參政戮
武平戎功大革冒濫自按察使蒞河南公立志以古
人自期謙慎明恕推爲鉅人君子著書講學并公牘
凡數十卷公長子堪自正千戸中武舉一人晉指揮
使仲子墀中書舍人直文淵閣季子陞進士三甲二
人直太史三君才行卓然

論曰大臣受一方之寄得專刑賞實欲其圖大於微
有如濠之不逞者當孫公蒞江西外内臣多昏酣於
賄遺孫公舉剌建白多寢一死烈烈非公志之全然
所設重險明正義飭兵畜用選登才智嗣起者寔藉
茲成故禽濠如摧朽云

患病乞休奏

臣於嘉靖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爲慶賀事到京九

月初三日辭　朝回任本月十一日行至趙州患中
泄之疾調治不痊順路回至臣原籍十一月內患痰
火嗽疾二十年正月內氣壅喘促夜不能寐二月內
卿虛喘逆甚則不食計臣患病之期已經三月之外
若臣在任側該任係調理今臣在途理合具　奏納
祿伏念臣一介愚生仰荷　皇上天地大恩擢臣卿
佐捐軀致命寔切犬馬之心才絀智昏已迫桑榆之
景自得病以來留滯道途尋覓醫藥本望粗完視聽
尚圖補報而臣命窮福薄身困病沉茫無勿藥之期
積有曠官之罪徒生　聖世深負　洪恩每一念生
不勝戰兢愴惻如蒙伏望　皇上憐臣螻蟻之微俾
遂麋鹿之逸放臣致仕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雙谿陝西奏議序

洹野子閱雙谿張子德徵父巡陝之疏作而曰良哉
憲史也夫指滸人之逆將以固　皇室之垣而永鴻
祚者乎陳民瘼之急將以殿國之巨鎮而協多助者
乎揀兵廣儲我留謐原情施刑彼誤釋遁者六軍克
捷諸夷大剗九重弘賚百僚合慶雙谿子略其獲馘
之功辟其失律之譴推美於衆辭已之賞處勝若負
視勇如怯悶防遠圖永於底戢蓋區區相代交綏非

帝王制夷狄之道也予友涇野呂子得請西歸關門守靜嘗世之寧都爲雙谿子不及瓜期先薦名德惟恐進賢遲莫氏澤不濺皆魏成翟璜莫適相也第其薦人爲若漢稱名臣皆曰見上每言當世長者於乎斯道之際久矣雙谿子猶了哉斯人歟

奉訓大夫知壽州李公墓表

先南郭君論吾鄉英傑必曰蓋李壽州其人云博辯雄才於用無不宜雅有大志不輕下於人銳既仕而返乃友公之季子森而公女仲李之子承李李之子滌洧從予學益欽公遺風矣公世居相雖代系巡已

而宗圖尚存十七世父敬母杜氏宣德丁未四月二十有三日生公諱沖字騰霄景泰丙子得舉成化丙戌癸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是時 憲皇初政清明忠諫進規公偲偲斷斷一官允治已以女兄爲藩妃改判均州省祭王某附閹韋同利公列狀告監司王黜而閹緣著房縣寇徐李胡子以醜來寇不克攻滑文領符督餉遂平胡子受上旌以父喪歸既禫 靖王從公授經留數年乃起改高唐民俗浮末公道之農第其勤惰用嚴寺瑞貪縱運官承風虐我民或以追陪死杖下者公率健兒收縛其最桿者按治乃戢暇

日教授會生張天祥焦子最知名晉知壽州上官巡部至境而返曰送迎勞煩毋庸擾賢守爲也未久卒成化乙巳五月二十三日辛年五十有九葬美里正德甲戌改葬楊氏公履勤廸儉一衣十年不易亦不苟於內嚴示人非名勿入中門諸嫂姒非急事不敢過庭下毋溪危淬兄弟入神祠以身禱親沒臨諱必哀娶馬氏一女孫李適祁指揮梁坑側室宋氏子四木林森杰女二仲李適張柱季李適張欽孫曾孫男女十餘人初公柩返自壽至汴有畏宋命勿滯行曰有義命他舟不利而已獨全教子嚴有過則臥不食

諸子持杖請罪乃數責令改森學有妙悟或助予所不逮公歿家貧甚 趙莊王賢 今王割田養其子孫惇舊表廉厭德哉孟李剛嚴有父風雖在武弁家守士規婺止一子倚立盱視必責也承洧皆英偉攻古文章滌篤孝洧樂予文慨然有傳承之志公功業未竟而子及女子子之子咸遵其範不衰諺曰火熄存威樹老傳果睥蘊栗垂定乃繙繙云爾

洹詞卷之十二終